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一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93·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96）

編次摠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擧例科別
史通通釋擧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書本傳後

蔡焯編

編次總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

書本傳後

蔡焯編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偺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偺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蠡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偺父方手裒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殢故紙猶昔耶偺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賀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騣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示偺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嗁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塍衆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旻識簡蕪核直夸浮之辨纇若畫井壃陳緐絕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琱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眥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辭餓古以召鬨聽評興而裒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㪅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譽匿蒙焉何豁譌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廖也漫與也冥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偺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闢侯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橐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干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饋再轂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疇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于胥樂兮南村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偺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葉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顓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其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而納蒐傭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弓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鈗)劉子體正(元與)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嶽)族子啓東(燦曄)錦文(廷炫)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治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猒事毋足已毋隱勞徽同好云乾

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陰又識

別本序三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千寶之于揚雄之楊邪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詆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年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援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瞎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薈萃搜擇鉤鈲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例

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傖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猒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荊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疵積胾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例揔二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二科十別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為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為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縱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乘步後者矣故為之釋以清之釋之為用析節而號其義是賓是主是影是神前後相衡中邊交灌茲為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間有省去不用唯於短說為然自昔漢唐經疏通例墨闕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闕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況史通之為書也草史牢籠全書吐納診塗遼闊節目棼緐則必以見遺之駁者察焉則辯有無礙之辯者通為此設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居大為驅杜之廣儒非等隻難之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偏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映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事祖辭必辭根而其所標識則又書皆舉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傳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實者直注末詳不據不敢寔世共見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剖不根之病及漫與之書也如尚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三國王朗之子書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鈇徐賈一注也位在于蘊二史之闕檢出徐廣字形之誤更有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記採撰篇之沈炯寫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寧陳言都成說部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違之或遇疑似之辭用直截語指之皆是也有此可以便觀書者之索解可以杜好辯者之歧猜

六曰雜按雜按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宜推移且有注混文文混注者於史官篇詔曰脩撰暗惑篇曹公多詐見之并有注非注文并文者於史官篇自歷行事雜說篇蘇代所言見之相厥做居選渠定判此雜按之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獨稱雜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既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叢之類，緐與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踈；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孤而轉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漢失則繆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昌平而曰平昌失則倒昭後略漏昭字言學者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國字徵子篇序漏序字失則脫名班祚土班下衍雖字以其類逆逆下衍者字虛實相酬馬還乘傳實下傳下並衍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凡有四端故應曰失也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作聽瞯改頤面得罪古人莫此為甚本所深惡而豈路之下三條者做此

二曰句之違違亦概詞也句之違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煩之訣在除加丹紛間者不與焉稍舉似之以句繆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憎事類而反舊情者以句倒言則有若稽權濟物

居京兆府乘文義而汲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齋之史誥申左之科缺至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以句羨言則有若犀華裹之條讚沈約之譽衍至不可讀而反棄佳本者凡此又非一兩守之問審辭形之比辭繹全文廣參羣籍甚至決時籍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俟之甘苦中人

三曰節之淆　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總尾亦宜截書志後論不應以或間截編次越篇不應以尋夫截其在外篇雜合斷連岐迕交失者史官篇三正史篇三或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族而雜爲官止神行唯彼節之有間今皆聽然矣至若點煩摘史隔鈔而合片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末件時一讀而兩端可以序敢倒離之斯皆隨方制宜非欲矜己立異

四曰簡之錯　篇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敘傳者是節之錯曲筆中之夫史十行者是字句之錯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篇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準也或遂刊定或竄謂刪具著卷中〇凡所盡心略如前敫閒書總諸科別而體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體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仰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已已孟厚親賢堂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來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劉蕭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為島夷造立諱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信黑獺弒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無類是其史憨憨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劉氏闢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敘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訶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擇摘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締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為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為推奬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由由觸諱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駭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卻一齊拉轉既防褻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憤之由來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撿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涓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天下共見之

求放心齋贅筆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兼字）脩史皆如故（兼脩史以領職言脫兼字則非）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舊脫東字）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還秘書少監【釋】（首叙歷官卽自叙篇所謂三爲史臣再入東觀也其注云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作司）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拈合當職撰史事卽以引起史通之作）嘗以載削餘暇商權（一作確）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籠史通）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通兩引古史古事以見命名所本）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按〕字數今不可定始仍舊本存之）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中宗元是時復辟六年夫）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閒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卽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釋忤時篇）

馬融三入東觀〔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應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忤太后旨禁錮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桓帝時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晉書本傳〕華學業優博朗贍多通盧欽言之於文帝除著作佐郎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

白虎通〔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隋經籍志〕白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字下有義字

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史通目錄

卷一 自卷一至卷十爲內篇凡三十六篇
六家第一
卷二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卷三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卷四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卷五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注第十七　因習第十八
邑里第十九
卷六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摸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卷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卷十一 自卷十一至卷二十爲外篇凡十三篇
史官建置第一
卷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卷十三
疑古第三
卷十四
惑經第四　申左第五
卷十五
點煩第六
卷十六
雜說上第七
卷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駮第十一
卷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通釋卷一

長洲方懋福駿公
南枅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里蔡焯敦復參釋
　　蔡龍孫初篁

內篇

六家（第一〇合起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釋】（二句首提史序）（揭出全書眼目）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爲七而無欠欲減爲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涂也注家認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爲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是爲記言家）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釋】（上原書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爲（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三引古語皆釋尚字名義惟此王肅所云乃與記言意合是爲本處家字所宗）

推（一作唯）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數語數備記言）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範總述災祥（蓋劉五行之說）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釋】（數語以書有兼及記事之文摘）（出言之要自孔子觀書至此總以記言爲立說之主也）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家周書）與尚書相類【釋】（亦是記言類也）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一作其誤）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周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皆屬記言之體正爲家字博其類也〇此節述刪餘之周書）（雖其中不無僞相亂要是本家緒餘故引而附之）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一作迄）漢魏無能繼者【釋】（數語轉遞）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衍）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卷與隋志不合）【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衍諸書）（是後來記言者一家）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釋】（至隋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〇上二家）（亦以類附此下則就二家衍論）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擬當作止）故事雖有（書無有字）脫略（四句言有事無言者不收）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

書不行於代也〔釋〕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斷故言亦斷後世文頗徒以數棄事實上擬記言豈足成書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類史，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亦有以焉。〔釋〕此節論王劭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拾瑣言豈得成史○二節之意謂記言一家止可行於三古後世不必倣為也

〔釋〕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繫引義疏都無交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為其緒餘若衍若邵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胥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而疑書例之不純固哉言也劉說蓋本堯典孔疏○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邵為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鈐〔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汎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肅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王注而業說以為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

為例不純〔漢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荀悅申鑒〕其說同〔鄭氏六藝論〕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勢本自相連因筆如何分記況左右配屬班荀之與鄭戴又各括語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紛配相沿杜預以漢志為誤史通則又以漢志為例遂有為例不純之譏並非

又有周書〔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為據東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

職方時訓〔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方承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辯十二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按〕浚儀王氏紀聞引此序十二氣作二十四氣

孔衍漢魏尚書〔晉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為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按〕後魏後字衍文

王邵隋書〔隋書〕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祕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

守株〔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為宋國笑〔按〕擬篇用其語殆詳

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晁氏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之王肅得此書於孔猛家〔朱子與呂伯恭書〕程氏遺書若又晦暗地卻久後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又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爲嗣〔高氏緯略〕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讀書志〕劉知幾言此書非實錄子亦云〕

春秋家者[illegible]〔此一家是言記事家也止以經文爲界勿重拈編年意致與左傳家混〕其先出於三代[illegible]〔原記事家古名所自〕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illegible]〔此下歷引春秋古名見於諸書者以實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illegible]〔此上歷引衆說總以證明古者列國史記皆號春秋推本命名之由而其爲則皆以記事爲義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illegible]〔此[illegible]孔子所[illegible]春秋[illegible]書法〕〔此記事中寓行千載所謂春秋者皆傚〕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illegible]〔此節帶及編年言記事必繫之年月若晏虞呂陸賈所著事無編繫何得假名然編年意本章不重特緣此以斥諸家耳〕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襃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illegible]〔末節指出後史之帝紀爲近春秋經體是則本家正派特書法未盡善耳〕

〔按〕此春秋舉經不舉傳章意以記事爲主與尚書對舉而此爲確配非尚書強配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之至下章左傳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爲宗法其徵名也以前所稽者爲原始以後所附者爲虛稱其苗裔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爲具體合而觀之家字之原委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者惟在開拓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固是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　至　盡在魯矣〔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得相同〕

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國別唯特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汲冢

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書即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杜序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繫日繫月語見杜氏序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竊〕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書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為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釋】是為編年正家其先出於左丘明【釋】傳為左撰亦曰其先志家之所始也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書作授非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書亦作教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原〕平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釋】首節空疏傳字只作注傳意解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釋】此節貼合左氏處到傳述古事之傳尚未說到編年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史而以經名者至左傳後遂號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釋】二書皆非編年何怨引入以其所載接左連秦為下文業

傳襲本耳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脫一書字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同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釋】樂資采國策遷史為書上接春秋下迨漢初亦名為傳○已上不言編年而編年自見也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古互字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釋】接入漢史其初有紀傳無編年此數語挑下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一有附字左傳著漢紀三十篇【釋】此就荀紀之依左體指出編年二字為全章點眼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當是廣字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有其字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釋】的準者編年也凡異名而同體者悉舉列之於家字乃無欠闕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事待傳而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傳一家為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裴吳何王諸所述撰皆其流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為樂傳荀紀起本猶宋涑水氏採十七史以為通鑑所本者紀傳家而所成者乃編年體也此處觀書略綽定知辨類糊塗。○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家史通曾不及之因思隋唐二史皆不立王通傳至司馬君實為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夸差不實然則書雖存究在依託然否閒況其家所以

推之者越分無禮有白牛谿序曰山似尼丘泉似洙泗更為之作文中子世家以配遷史是其淫名僭號罪甚揚雄法亦在所必斥也

受經作傳〔杜氏集解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樂資晉書無傳〔隋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文也〔又〕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

荀悅〔後漢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紀自序曰撥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敘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為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郭評〕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字非于驗書果然〔按〕語見鶴林玉露謂韻書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喜曰此吾一字之師也

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字之譌也〔宋書本傳〕徐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

裴子野〔梁書〕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

吳均〔梁書〕吳均字叔庠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除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外篇正史篇謂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

何之元〔陳書〕之元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

王劭見尚書家但依所引為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北齊志乃編年體章末所云或謂之志正指此也舊注悉取其所著書謂列一處便使家數不清唐藝文編年類王劭北齊志十七卷外篇正史篇王劭採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云云分體甚明

國語家者【釋】此是國別家惟今封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此二字或作列於或作列為者非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釋】首節謂明國別之體因推稽纂所由兼及注家章句如此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序故即簡簡策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一脫之字策謀因謂之戰國策【釋】戰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疏派故連及之而以兩義疏明策字也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謂國策遷史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因述其後語并標其前作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釋】此節因國策數衍而出在舒元作之殊覺多事在史通引之釋是類推蓋此家述者寥少故及之也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

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此書乃是本家的派國語一家從此止矣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一作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釋】末節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晉以來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

【按】二國均爲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走馬遞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爲家而不可列之爲家而體非正用章末筆叅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脩舊史以垂法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注三國時人見尚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韋曜注〔吳志〕韋曜字弘嗣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宋崇文總目〕昭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爲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闕澤傳或作唐因非

戰國策〔劉向原敍〕所校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隋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

孔衍後語〔唐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持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九州春秋〔隋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書錄解題〕彪記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徐兗青荆揚涼益幽并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官秘書郎

魏都許洛〔三國魏志〕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二十五年至洛陽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如吳志朱桓言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晉宅江淮〔晉元帝紀〕帝瑯琊恭王覲之子嗣位瑯琊永嘉初鎮建鄴愍帝即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依魏晉故事爲晉王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按〕是爲東晉之始建康即建鄴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周魴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釋】此是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史記通古爲體故別爲一家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通作揉〕前後乖舛【釋】此四句伏下遼遠難稽病源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或作家乘恐非〕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一本目字在上〕之曰〔一無曰字〕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一作紀〕【釋】數語遞下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釋】自此節起述後代之擬史記者○本節述通史也梁武貪纂史記之爲勅撰遼闊之編也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譔人誤辯詳後注〕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

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釋】此節述科錄也元暉會纂史記之為亦著此遂闕之編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當作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一無相字從各附於本國【釋】此節述南北史亦綜數代為一書者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釋】已上三節是述案已下出識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一作紀○〔原注〕謂採國語世本國策等〔按〕此注舊在雜言下非時採一作插雜言故故字俗本誤作細書綴於小注末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釋】凡此諸病皆由世代縣隔載記龐雜所致蓋是誡辭非貶辭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釋】結言規撫史記者無其筆力貪其博遠非蕪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為誡令作史者於紀傳家以斷代為正下章漢書家是已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閩人通患率在誇多代遠文龐荒誕滋熾無田甫田詩人所以誡也史通蓋為通史科錄蕪編紛出濫觴寔由司馬故重誡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詆譏遷史誤矣○南北史之為體也析置紀傳越代黏連而一姓數傳多繫家不繫國於畫代為紊例設若八朝各立限斷如承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延壽亦不受此訶矣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昔人所以甄綜古近通為一書者為其時未有彙刊羣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刪是而為廿一為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袠既無篹合之勞亦免離散之患實自斯言發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採訪家人此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是知改人為乘者非魯史舊名史記語見春秋家通史〔梁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又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本文誤以撰人為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通辨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斷限亦曰限斷二字所始見斷限篇注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書謂宋齊魏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為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據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為二史〔通志藝文略〕別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同列良是胡越〔漢書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參商〔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

漢書家者【釋】此為紀傳正家斷代為書始於此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謂孝武帝依太史公語也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釋】彪書初稾猶非全代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釋】漢書全舉西京此二句為本章主句是斷限正式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釋】點題畢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

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釋】（此釋書字名目及體製所由）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釋】（自首至此總言紀傳爲體曾準子長但起高盡莽後史皆仍其斷代之式耳可悟前章致譏非貶辭也）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一作史）止哀公（舊誤作定公）紀年（即竹書紀年）不（一作下非）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釋】（歷觀以下皆論斷之辭○此先推言前史或累代連準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全代者）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一作家）【釋】（唯漢書爲斷代正體）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釋】（此之易對史記之辭）自爾（一作邇一作古）迄今無改斯道【釋】（章末總從斷代處下贊〔舊連下結尾今分出〕）

【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謂之正史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爲功代遠者難爲力有鑒於通史科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夾漈持論有意矯枉其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爲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爲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緝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敘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數所生數萬世糾班史者皆以是爲首〔後漢書本傳〕彪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東觀曰記（〔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書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書補續〔按〕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宜參看）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爲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紀年不逮魏亡（謂竹書紀年年未盡魏衰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照或譏不爲下失）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推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釋】（此六家總結也以配篇序故應另條章立舊連漢書家章末者非是）

【按】是篇如奕者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即以辨史體之家該體故備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尚書）而不著歲序也記事（春秋經）而不詳顛末也國別（國語）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非紀傳）代遠（史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結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脈理連絡史通通部爲全局即此可見

史通通釋卷

史通通釋卷二

內篇

二體（第二○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一作已）闕如【釋】（篇首揭過非編年非紀傳者）既而丘明傳春秋（編年之祖）子長著史記（紀傳之祖）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釋】（既而四語通幅全提）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釋】（已上總爲二體標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馬分創史家千古宗之）惟此（舊脫此字）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釋】（四語又一提下分編年紀傳兩扇各言其利害）夫春秋者（謂左傳也此一扇論編年）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釋】（長卽利也謂其勝紀傳也其所以勝本編年之體自所應有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其人有關國政）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其人無預國事）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衡要故也）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沈冥故也）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釋】（短卽害也是其不及紀傳處也其所以不及亦編年之體自所不免也）史記者（擧史該漢此一扇論紀傳）紀以包擧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一作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釋】（此其勝編年處故長而利也亦紀傳之體自應有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涉及項事）則云語在項傳（高主項賓故）於項傳（涉及高祖）則云事具高紀（項主高賓故）又編次同類（如屈賈曹荊）不求年月（謂時代）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釋】（此其不及編年處故短而害也亦紀傳之體自不免也○兩扇利害皆對較而出）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釋】（前幅分扇立論此借寶語一詰詰起二體合勘）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釋】（此八句只就寶語一駁以下申明之○駁左單駁編年文若偏詞意塞互勘也）向使丘明世爲史官（一作而非）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身隱位卑者）晁（古作鼂）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文煩事博者）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嚴鄭郭黃）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晁董劉谷）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此是掉句）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一作事非）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釋】（至此一數言設使左爲漢史仍用編年則如上所云不載既不安載之又費力）（有不得不變爲紀傳者矣）故班固（以固閱遷）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釋】（四句數過變爲紀傳）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舊作保恐誤）之有踰本（恐當作紀）傳【釋】（此數語抵前駁干寶一長段言世又有厭迂闊而褒翦截者則又轉而效編年焉由是觀之改來改去遂不出此二體也○互勘之文止此）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

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紀傳）而副以干紀（編年）宋書有徐沈（紀傳）而分爲裴略（編年）各有其美並行於世【釋】（結尾平收）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釋】（徵應借詰之詞）

【按】此篇與六家頂接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先分論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後合勘其兩行不得偏任而廢一以左荀等字當編年字觀以班馬等字當紀傳字觀會此替身乃得緜解自後祕省勅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或問替身云云何謂也曰錯舉多書總歸二體蓋揭二體之兩行非評諸書之優劣也其利害短長體中應有亦不妨兩有非此利彼害之謂更非利優害劣之謂但謂二體既立一以詮歲時一以筦事行國史乃無偏缺耳舊評不會作替身字看遂皆拋體而議書體兩書煩臆揣都錯。干寶一節能因單得互才是善讀書人。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綱維羣史。人言自袁機仲樞紀事本末出史體參而三矣余曰亦從二體出非別出也且降史書爲類書法不參立故其書不由史館不奉勅亦編

荀悅張璠（見左傳家皆編年體）

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得遍觀祕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左傳襄三十〕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杞梁妻（〔左傳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即杞殖）

柳惠不彰（〔左傳僖二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疏處）

賈誼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

曹沫荊軻（〔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衛人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前漢嚴鄭（〔王貢龔鮑傳敍〕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勢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

後漢郭黃（〔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閎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不載故史通二人合舉）

晁董對策（〔漢書鼂錯傳〕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

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弘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寵展意無所依違）

闕單（〔未詳〕大抵是當日方言渙散不振懦之意盧照鄰釋疾文云草木扶疎兮若此予獨蹣跚）

今不自勝擬即此二字之別寫也〔集韻〕舉他干切〔擬〕今俗亦有闒闒謙謙之語

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虞預傳〕預字叔寧〔唐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

干紀卽干寶晉紀見左傳家

徐沈徐爰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一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高祖勳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卒諡曰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外篇正史篇

裴略卽裴子野宋略見左傳家

載言

第三〇此篇以下皆就紀傳一體中分條著論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糺通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載也一作記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泥古太甚迮尚書家已論之釋首節推原記事記言古體本不相合以引下文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釋至左氏則言事兩收矣然非傳體無隱越之患其勢自可兼行也此上下轉遞之文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或議作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尚通或作止錄言罕逢載事釋自此到紀傳約舉事端載文辭之篇以發論端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一作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作序次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一作紛擾古今是同釋承上言以長篇夾入敘事中閒者苦之偪起本指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一作唯言無獨無獨舊作獨無誤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釋數語揭本指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謂收出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當有書字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者也二字於文勢當有對下段亦當有書脫釋此段制冊章表等皆朝典須奏之言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據前例亦當有題爲某書之文疑脫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釋此段詩頌書論等是詩人著述之言夫能使一無使字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釋以上二項爲一節意謂當於書志秩中加立載言一條也昔一作晉誤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一多左字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釋此借寶言以見酌更舊體成例可援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按上二篇標列史體已備自此而下別出己議也彼編年一體緒無雜出而紀傳則名類多門商榷宜審是篇蓋就列傳而言方銓事狀忽夾長篇未免文氣隔越故設此論嘗竊計之就如賈生董傳方朔馬卿未作要官無他政蹟其生平不朽正在陳書對策詩頌論著等文設檢去之以何擔重且使此冊果立幾與摯虞流別同科即劉於載文篇亦言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不且自矛乎況乎後世著述如林彌滋轇轕矣此論不可行

韋孟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戊荒淫不

違法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遷其詩或曰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

揚雄出師[按]漢書揚雄傳載河東長楊等賦及解難解嘲等詞太玄法言等序而無出師頌[案]莊引文選趙充國頌云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文選充國頌後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為雄耶

馬卿封禪[按]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見上好仙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賈誼過秦[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褚少孫所述之文錄之三篇之一[又]按史通所舉過秦諸篇或置傳首或出傳後或入傳中或附贊內非一篇何其意取有關成傳類藝林法當採入文中者用示擇言之闕耳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其書有十二紀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首原紀字來歷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二句喻言本紀法立而分定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自及司馬至此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猶言門類既定而疆理猶言界畫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數語總案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秦莊襄王下書同作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此下言自名之而自亂之據周秦起案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遞代之義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先敘平論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其書不兩番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不甚繁矣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此正駁之而文義側注周之先事少卷促耳秦末帝前卷長另立何亦嘗稱乎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大業未就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未成君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二句言豈等於諱名而奉尊稱者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即勝廣輩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漢書勝廣項籍同傳句盡準以為言霸王者即當時諸侯如彭韓之類其號正同也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前節就帝王上世追尊駁之此節就身未成帝者駁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二句正出命名的旨上無歷制自得紀年方許題為本紀名義相符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連莽案劉據光武紀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此下節與皆摘後史之不符紀例者○本節就開代言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韋曜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即下文戾園也逮伯起魏收之次魏書書字脫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諸本錯作圃虛謚閒廁武昭欲使百一作下世之中若為魚貫此節摘魏書追尊為言○已上摘紀就本紀字言名義發揮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則本作則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著作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魏淵為唐諱改非源注下同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舊注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末節反從紀體

（主論體似春秋之經事上提綱書其大者雜載他錄則裒夫可謂搜羅條貫）

[illegible]史記索隱釋本紀曰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其於列傳篇又曰紀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元紀其時事也似此析義則凡混假是名如項羽前附秦年後附漢年全與本身無與不待辨而其非灼然矣裴世期論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繫其本系故曰本是則劉說之所因歟。傳項於州吁無知初看似過細按其意特以未成君等之耳非以逆例也或曰魏武權假漢年紀是乎曰帝魏爲文者勢所必然猶晉三祖也尊創業也非是則唐高宋太之先世矣莫譏於元魏稱謂篇斥之。孫和元晃一條斷制嚴明濮議與獻議聚訟可息。自此至題目篇條疏抽論皆是紀傳體中之體例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差弗曰毀隃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稱甚簡[附]蓋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敘止十五世疎脫甚矣）

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

無知州吁（[左傳]莊[八]齊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公田而反賊入弑之立無知九年雍廩殺無知[又]隱[四]衛州吁弑桓公而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權假漢年（[魏志武帝紀]紀年起漢獻帝初平元年盡建安二十五年）

陸機晉紀（[晉書本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載機二紀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爲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敘論以存幾三祖謂所追尊宣帝號景帝號文帝耶也）

弘嗣吳史（弘嗣韋曜字即韋昭也見國語家[吳志]曜傳孫皓即位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殆因曜之書歟）

伯起魏書（[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魏書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薨於東宮即柩諡曰景穆高宗即位追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理天其戾園之悼歟[按]此紀繼太武紀下是僭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

戾園（[漢宣帝紀]武帝戾太子納史良娣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武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閺鄉邪里聚爲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

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隋本字彥淵唐諱爲深）

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一無當字）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評]（首標世家總敘名義之故已下皆卽遷史搜瞰）案世家之（一無此四字易一其字）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一作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

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一作古集內屢見此語並作故而名實無準【釋】既立世家一門陳勝最難安放故作第一駁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三晉田齊之先猶帝紀之上世也又當有田齊二字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原注〕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釋】第二駁本是三晉田齊總駁而田完題上獨缺齊字故多一層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緜緜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一作官天朝不臨方域漢初不盡然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一多爵字非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釋】第三駁專舉漢封爲言○隨時二字具有通識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釋】落到班史廢去世家事勢當然正是爲時所轉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吳益蜀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此論於蜀未允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釋】自漢而後代多分據宜若可用然亦不決詞也第但近或作今誤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或作冊誤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釋】末以舍馬從班結之

【按】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子長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夫臣人而亦君人者自茲以降去古益遠藩徵封耗史無世家時爲之也隨時之義四字乃持論主句。三國南北朝體勢相埒各爲一史理事當然宋之遼金亦猶是也晉十六國載記統之唐之藩鎭是不一姓凡此諸朝都無置世家處獨唐末五代十國擅世廬陵遠法龍門繼列茲體比於揚益魏虜之云似較變當亦時之適逢也然設以十國擬諸載記亦殊妥協。帝魏則傳蜀帝蜀則紀漢蜀不得與吳例故獨不可世家。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愚謂史記乃從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敘後系獨長至十一傳安國而與己同時繼以子卬孫驩而止厥後褒成褒亭宗聖奉聖崇聖恭聖紹聖褒聖衍聖之封與世無極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顛撲不破史通糾史於孔子無綴詞其亦有會於斯歟宋史襲歐諸國世家夾置傳內名類雜糅

三晉〔史記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五世晉獻公賜趙夙耿晉悼公立趙武續趙宗晉頃公年趙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子且必有代晉懿公年趙襄子與韓魏滅知氏於是北有代南有知氏襄子卒獻侯立卒子烈侯籍立韓魏趙皆相立爲諸侯〔魏世家〕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萬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晉文公令武子犨魏氏晉悼公任魏絳政其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趙韓列爲諸侯〔注〕世本曰都斯也〔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子宣子徙居州子貞子徙居平陽

（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子武子武子子景侯虔與趙魏俱得立爲諸侯）田氏（〔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按〕完之後九世爲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使使言周天子天子許之田和立爲齊侯列於諸侯）葭莩（〔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莩者葭筩中白皮至薄喻著）去太去甚（〔老子〕無爲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子顯編魏虜（〔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子顯齊書〕列傳第三十八題爲魏虜）牛弘周史（〔隋書本傳〕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祕書監拜禮部尚書弘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按〕弘撰周史本傳缺書〔隋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弘撰亦見外篇正史篇〔讀書志〕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蕭詧（〔後周書〕蕭詧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詧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詧與搆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詧爲梁主貢以江陵一州之地詧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詧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巋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巋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倜儻善弓馬二年隋徵入朝廢國自詧初即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按〕詧於後梁周若題以世家實爲宜稱）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釋】（此篇論列傳也其以本紀並提者何蓋紀傳之爲書其中有表有志而言者皆約舉兩端以名之故並提以析其義也一則紀以配經傳以配左以羽詳略之倣分如本節所云也一則傳無他體淆論偏與本紀出入宜審義例之各當如下文所辯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舊篇作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脫一事字）皆作傳言（年從秦漢便是傳體）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史記此三紀皆無年）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書作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羿世無君）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謂羿）方之駢拇難以成編（謂蚩尤）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紀體尊嚴）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古析字）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多當時事盡入篇中）紀名傳體所以成嗤（一作蚩）【釋】此段（所言本紀篇先已論過似乎複出而非也在紀言紀惟議體置此篇乃詳研紀文實皆傳體去名存實定合收還盡彼篇難有書君騃國之言而於論項之處未暢斯旨留此盡之也）夫紀傳（一作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或作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從君之年）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用其國年）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釋】（已上兩層皆是借紀則傳先糾史記次及范陳年許他人者反不入傳年由我紀者反以傳名皆失實也論傳例之失至是止）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舊有耳字）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一作南）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釋】（單行傳體可以不論合傳寄傳變體也故抽論之合傳謂二人合事非儒林循吏之類寄傳謂別列傳頭非部平沮撥之類）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一作多）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釋】（附出謂附見傳中因合寄二項偏類及之）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

廡皆附庸自託得廁（書有於字）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善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鄧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釋】（徵附出之可傳引證登之可徵）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一作問）死無異（一作遺）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釋】（自茲以後至末寫情尤遠果可片端不朽矣須揚屬辭多徵後徵靡乾然底柱）

【按】初謂列傳宜無紊例之患又疑史通何多牽涉之辭久而後知其解也括出本紀連爲互文透頂直指曰紀者紀年也年仰他人者雖紀實傳年得自主者雖傳實紀片言折獄紀法定而后傳例清焉迨乎文勝益流甚者騰聲獄吏幾謗書其或免寧實錄之靡慚篇後發藥又是傳者通病子長之倡傳首也曰非附青雲爲施後世子元之嚴傳例也曰生無令聞虛占篇目舉意故縣賜言隔遠國史體尊可使夷於家乘哉

后羿（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案蚩尤諸侯號也〕）

范后妃紀（范蔚宗後漢書以皇后紀敍曰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其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傳編屬別傳各依列傳）

陳志孫劉（陳壽吳志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孫亮改元三曰建興五鳳太平孫休改元曰永安孫皓改元七曰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冊天璽天紀蜀志）

蜀志先主傳曰先主傳先主乃曰魏文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劉豹等上言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上尊號二十大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後主傳後主傳改元皆不用三日建興延熙景耀炎興二主傳並一書

餘耳勝廣（史記漢書並傳雨人合一傳）

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首敍四皓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客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書劉平等傳序云中興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鄉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紀季入齊（左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以三邑爲附庸先祀不廢杜注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季以酅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史通以附出傳之附庸言附者猶附庸之附也

鄧平紀信（漢書紀信傳附見鄧平附見項籍傳）

沮授（後漢書袁紹傳紹遂以沮授爲監軍奮威將軍安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城令而紹將發長子譚爲冀州授諫紹曰將軍之舉此不可以爲法也紹不從及紹將南師授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紹不從授以袁紹爲大將軍入臨官渡不肯爲降）

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敬洪隨洪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出城在紹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復見殺）

見殺在昭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史通通釋卷二

史通通釋卷三

內篇

表歷（第七○表以世系年月爲行文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一作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通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釋】（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舊本作歷）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一作睹）馬遷史記則不然矣（一作夫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釋】（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一有乎字）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紀世家之間觀者往往越過）既而班東二史（原注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遷到後史效之勦住○已下疏論）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至一統之世則不必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乎（一脫乎字）【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駁真屬可怪）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不爲十六國立表亦闕典也）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代單行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今本既有故斷自三國言之）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爲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爲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出爲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血）

（原所因書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書起周代〔按〕厥踵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大義見于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唐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僞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韋昭卽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纂纂有所懷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帝代年歷（〔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期五行星算地里醫術著帝代年歷推如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諡貞白先生〔通志略〕作帝王年歷）

書志（第八○序○論天文論藝文論五行後論○五項書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一作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提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書作東觀日記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代史記又曰考）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無之字）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名色更改不一）於其編目（書作文非）則有前曰平準（史記中名）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中名）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郊祀（漢書中名）爲宗廟（後漢有此篇名然非纂類名）分禮樂（漢書中名）爲威儀（隋志之禮名禮儀）懸象（魏書作天象）出於天文（漢書中初名）郡國（後漢改名）生於地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一層志中條目同事而異名）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無此也）百官輿服謝（謝承）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無輿服也）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闕去宋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漸有增加○已上三層爲一大節畫綵諸史中獨書志一門命名條目析補目多故特數而出之）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轉遞）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中幅三條）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一（有篇字）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則也中後同）

【釋】此爲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大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在續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日記緣知迪功家所叢史通有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續漢名之畢竟作蔡邕句爲是今用續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函羣大意天字指躔度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代言）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

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言史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氣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一作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釋】（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日也）素魄（月也）之躔次，黃道（日行之道）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徵應複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爲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倘既並時，復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爲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異則恆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昭代，乃爲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舉孝廉爲郎）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爲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遞到）（後史函下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

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按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漫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按此節單折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按結到單錄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硎谷灰燼蒙照蘖殘有幸心焉陳苑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祕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錄（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闊眉半額（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見左傳成九年）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鬭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書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數說）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按首節領起天人不相雜糅之意）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一作梁一作京並非）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按此節申事休咎不相符應之證）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按三句提起後文盡指董劉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一作谷誤）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按欲奪之先予之是開筆）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按數語急轉是正奪之）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侯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

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昊或作）穹垂譴厥罰安在採賾索隱其可略諸[illegible]（此以咎徵無應諸所事之指其可略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言字）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人而）失其事何得茍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illegible]（備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歎者䉵而闕者簡舒向筆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諸於略之中勢有雜者舒遂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畢五行家大致統之已下拈條摘緻折）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陳之見滅乃莊王事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及楚靈王之時且王滅陳）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始僭號文王以後世世稱王楚嚴始作霸耳）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書序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乃高宗五世祖也今志以爲武丁時事又本書序作亳而志作亳都○書序今在尚書中）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晉悼公之後晉大夫專晉國四大夫以事公遂爲晉國大夫殺君案晉世四大夫與晉厲公同時月丁巳日食在成公下非晉悼公也此志作昭公大月○在下志亦見五行志）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十三年春二月公下秋十二月三家世官殺嫡立庶…）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illegible]（此段駁其任意遷就）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鶩著青（一作素）色（疑脫偶句四字）負蠜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向以爲蜚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二叔故蜚至也）鸜鵒爲夷狄之鳥（原注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案周官鸜鵒不踰濟以水爲耳事見之在志中下）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illegible]（此段駁其狀物不實）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晉以爲日中有伯之象又以爲魯晉衛宋之君見殺○又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以爲夜中者爲中國也又以爲南方之地也又以爲晝象外夜象中○又劉歆以爲晝象盛暑而星中國大夫○相生相反之說又有今按自越以下至此亦向歆之說內有不同上書故又以爲秋八月并八字今詳此條遂移之）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illegible]（此段駁其占論岐迕上三段皆是斥五○行志之不足況）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書）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

理絕河漢案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不）精審也[illegible]（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此以寬後史者甚班志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一作鸞）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illegible]（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董以前事先見之明附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為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或作智）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書（一作言）受嗤千載也[illegible]（辭一作誠）

[illegible]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數其文博而奧其說龐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遂史不志天文

麟鬭鯨死（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illegible]太歲在酉乞鄰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如災有自來之理）

周王決疑（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卜而龜熸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祀利以擊衆是熸之已其事武王順天地犯妖而不龜對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不書驗入矣謀以齊世家為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折麾沉水衆懼公笑曰往年覆舟之戰麾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軍崩走）

梟止涼營（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鵩集賈舍（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服似鴞不祥鳥也誼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江璧（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匹庶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以弘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覽聖朝一日此異乃王太后葬之應）

桂樹黃雀（漢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按〕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並見五行志）

春秋恆事應咎徵（秦人歸讀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朝書者五鄭七晉聘書十一楚三皆所稱恒事也其閱災咎不總書）

宋氏百篇（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鐘（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呂氏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鐘然有聲懼人之聞之遽自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裨竈（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為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此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求成二字行草相類也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illegible]借前一項衍出後二項皆非實言也解在後夫圓首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皃古貌字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覩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illegible]因天衍人是一項然技流豈反失於歷象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所稱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illegible]因文衍言是一項然謬譌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illegible]此節是經籍之文盡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眾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illegible]此節乃總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附稱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illegible]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鄴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高齊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國號代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於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鄴都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illegible]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三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此二字本倒刊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一作

（輪）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此下舊本另條非）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辭）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一統之都）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朝）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記北朝）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都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姓族）記（記一統世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族）中原有方司殿（疑當作選）格（記北族）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氏族有考）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者舉其始作）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方物有考）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知幾顧爲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尙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志兼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怉動釁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鄭探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略術數略方技略）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之云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有據[藝文類聚相術篇]陶弘景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書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遂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齊頌魏都〔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吳京〔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辛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使來必模寫宮掖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卬竹筇醬宛馬巨雀並見史記大宛及漢書西域二傳

郯子〔左傳昭十七〕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籍談〔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以屬國士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日釋老志

漢三輔典〔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畤廟明堂宗廟郊社庫廄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二卷鄭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按〕此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丘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卷〔按〕注云肅代時人其書後出非劉所云

三輔決錄〔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臺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趙勢進權余晝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寵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治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僧孺撰

方司選格〔唐志譜牒類〕後魏方司格一卷又柳沖〔傳〕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地育銅鐵唯磨礪青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恣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爲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曰吾能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御史中尉關右大使

史通通釋卷四

南枰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參釋

孫　淮音德星

姪孫　鱗房表

內篇

論贊（第九○論贊論後贊論總稱末論）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
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漢書）荀悅（作）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
盛曰述揚雄曰譔（句未的詳註中）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
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抱朴子）史官所撰
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
歸論贊焉（書論贊者作一脫贊字無爲字）[redacted]（首撮史傳之論贊異名爲發端案）夫論
者（一失三字）此[redacted]（此下先言史論）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
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謂非每傳）
（皆有）司馬遷始（或作）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
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自必有記史論始）夫擬春
秋成史持論尤（當省）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
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redacted]（此推史論之始自）一作無
（史記所必非闕理也）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無
味承祚儇（一作）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
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
良可詠也仲豫（荀悅字）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
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
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

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就獵儷中所取如此非以爲準約也）孫
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字）之務
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巵無當曾何足云王
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
仁（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
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
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redacted]（此節）
（說諸論品其諸下大宜論實取書總）（所謂無稱傳）文省（下作）可知（單已足單詞）如太史公曰觀張
良貌如美婦人（書本有耳字）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
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
石建之浣衣（此句漢書作浣衣石君非石）君子非之楊王孫裸
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謂文省可知者（書脫者字）也[redacted]（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爲史論上乘準的在此）及
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
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
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redacted]（此闡轉言失之複與支者後史大事然也）
贊（○此上言論分論下言贊）馬遷自（自一字無）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
其意（在文自仿序徵之體後）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在敘）
（傳皆四言之後文）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
有一章（此分始綴自）事多者則約之（字一有以下同）使少理寡（一作）
（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也一字無）[redacted]（此節贊亦到是史議發）
（之案）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
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

北齊書脫齊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爲多論贊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誡可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强文爲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敕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爲論贊揚雄嘗作嘗撰

劉昞〔北史〕劉延明傳延明敦煌人凉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昞字也北史避唐諱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

臧榮緒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按〕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晉書〕鑿齒字彥威爲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以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按〕炎興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爲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爲祕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王隱無當〔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可以盛水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詳正史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洒〔贊〕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按〕表餌之術實疏班論非過

范美隗囂〔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剋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

（已茂乎向使榮無聖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一作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
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敷暢厥義（即書序詩小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
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
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爲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
猶存經序之遺）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
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入）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
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
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以示舉班之準）爰洎范曄始
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
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繁縟是尚自范而開）若
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
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
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
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
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一作如）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
戲（班固作）解嘲（揚雄作）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
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猒聞老生之恒說也
【釋】（此言後史宗范爲課相習成套數見爲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夫史之有例猶
國之有法國（一有之字下同）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
非莫準【釋】（此下言史例）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
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爲體左後中絕）唯令升（干寶）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
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一作逮）躡其蹤史例中興於
斯爲盛若沈（沈約宋書）之志序蕭齊（子顯齊書）之序錄雖皆
以序爲名其實例也【釋】（此言例之爲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
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
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
之美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長要皆自出條理者）夫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政非）駿（華嶠字）班習
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也）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以剽掠爲能
風斯下矣）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例摘文）案
皇（舊作唐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
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釋】（例文者不一準）又案百藥齊
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
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釋】（例文又不一準）此並
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句束上）又（一作及）晉齊史例皆云
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一作令）編同列傳以戒牝
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
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
謂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摠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
附出之例及摠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
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
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

而不明

劉江王貢（注江貢見後漢劉傳篇首其革處止次翁傳首劉王不及 江革字次翁臨淄人貢禹容下）
（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初中 前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
（大夫前漢書傳贊稱江生之數言 行者欲以江革上史大夫之詞得）

濫觴（家語三恕篇孔子曰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按〕濫觴以謂始出〔王〕）

（之誤多用後人）

七（文選七發七啓七命枚乘七發劉廣七啓左思七諷崔自 〔按〕文心雕龍七辯崔駰七依傅毅七發張衡七辯桓麟七說）
（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有七激七釋崔瑗七蘇七激七引七章諸名）
（召〔又〕諸名而列七嶽七七章七考七〔又〕〔按〕崔瑗七傳名七）
（七蘇非七）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氏左傳序非聖人之能修之是也〔杜〕）

鄧粲（晉書本傳粲長沙人以高名著元帝時晉紀十篇〔按〕元明二帝紀中宗肅宗元帝明帝）

（帝明）

道鸞（南史文學傳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二十一年時年三十五歲之日汝以年實人有）

（資書人廟號烈宗〔通鑑〕魏明帝紀曰宗孝武皇帝紀末）

仲密明月（北齊書高仲密傳高慎字仲密附見其兄高乾傳中光字明月律光傳〔按〕斛律光百其齊）

（父字明月律金律光傳字明月後魏人皆以字行其書之不傳之文內亦以病不）

（史通似誤）

畫蛇（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

題目（第十一題目有二義全書統名一題篇帙諸名一題）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

檮杌志乘[redacted]（如說先日之類者前半古自成其古名○志祖要祭云首言說統名立說）自漢

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

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

踰於此焉[redacted]（言史書記紀略四者是爲後史正名）至孫盛有魏氏春秋

孔衍有漢魏（一說脫魏字一作續）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

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

未達從時之義[redacted]（擬古求異皆可不必上羅列名目得失並率○已）權而論

之其編年月（一日字多）者謂之紀（荀紀袁紀或作記非）列紀傳者

謂之書（前漢後漢書之類）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

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

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數）歟[redacted]（此二號上言體）

（唯荀紀班書所名爲正餘皆强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爲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

（中又綱目矣○論統名止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

諒無恒規[redacted]（此下析言諸名篇帙）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

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

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

[redacted]（史遷題篇之失有然）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

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redacted]（班史題篇

之失有然）子長史記別捌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興書）易志

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redacted]（何法盛改易名亦屬無狀）

（篇）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

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篇）

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

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一作賴非）後

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晉書定故曰唐初新晉新）始以十六國

主持〔一作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書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可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釋】〔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書王譌〕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置譌〕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一脫此二字〕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一作二二〕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者字〕也【釋】〔魏收更爲己所斥諱多綴名目尤可嗤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愼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志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爲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我敺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纂業初名〕

外戚命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爲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外臣傳之後尤爲失之文亦應加弁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莽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

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二句轉局）夫（一作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其殆侵官離局（或作局）者乎【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之來斷代自班始故首及之）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或作目非）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或作不誤）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釋】（東班書引後史）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一作途）宋史則上括魏朝（曹魏）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難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寔正史篇互參此議彼敘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合此可知史志無缺）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一無之字）（下同）所交綱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劉表）呂而已若（一作至書論作各）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謂漢）不涉霸圖（謂曹）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一有有字下同）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中車府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自爲太師）之鷩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志皆闌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字）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

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建高齊猶漢之前舉後策耳約書無改如收之推隆獻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朝非胡兼五胡言也）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武元太平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架）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東晉）北吞諸僞（匈奴羯徒河氐羌等）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氐苻羌姚）趙（匈劉羯石）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齊書跨歷往代徒增可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舊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複敘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濫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若夷狄本系（四字載句書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盤）瓠高句驪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鬭徙居諸如此說（一多者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一無之字）者曾不知前撰已著（一多而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騁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一有之字所聞〔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截前史者後史不知裁限全錄舊文尤爲斷贊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文賦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之字許也

〔按〕國史紀傳爲正紀傳斷代爲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爲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爲嬰立紀耳魏收銓敘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爲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爲過者亦是誤解與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傕汜遷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通訾之

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爲塹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從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爲

沈錄金行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獻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祜善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曆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方水之正位實符魏總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又注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即此

校年論地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溫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爲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寔嗣是爲前涼嗣是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與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所謂校年不接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用列子語注見雜說上篇

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登經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爲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范曄枝葉其說

鱉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鱉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鬭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與廆二部馬鬭相傷廆怒渾曰馬畜也鬭在馬而怒及人邪琉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修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戎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

編次第十三

（晉史賈謐請從秦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文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宜求整離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一條言史記龜筴是志體宜歸書例不宜入傳例）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一作出附）餘親（一作譜），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高祖弟交）從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疑當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荊（高祖從父）兄代（當作趙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王吉）京（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歟宜以類繫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債），尚曰（一作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年）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一條言莽元宜章而班史莽傳亢紀莽年其失甚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亡當失位）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僭，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劉益州牧劉焉璋也），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鵰鶚一也，何大小之異哉？■（一條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為建例失矣）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吳均紀鬱林可議）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齊帝）廢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東昏元）而尊中興（和帝元），顯義寧（恭帝元）而隱大業（煬帝元）。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一作未）為格言？■（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狗興朝於前代此下末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或分）（章易是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傳例顯），表志異體，不必（必一作不須）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書沈志）（二書後入易置矣）。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一條言紀傳相接舊史間兼便表志不妨文後史多不然○已上分斜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

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戚而先夷狄漢書老子與韓非並
列史記賈詡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弘漢書傳贊宜居武宣
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一作中並漢書○如
斯外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
詳之[illegible]末復擧以此未盡者
[illegible]錯擧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
苟非大段創通郢能有此卽事分撥○鬱林固昌
邑之續蕭爨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
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
其亶鈞入關先王上獻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
升傳作紀非舊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
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
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
奭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尙
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
篇正史篇云曄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
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
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
太板
逃責帝王世紀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
責臺
祚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鄗
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受命
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鄗南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惡視左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
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
庶杜注惡太子視其母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爲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卽位改元隆昌春月之閒恣意淫亂鑠
軍蕭鸞定謀使蕭諶等領兵入宮與接出西弄殺之黨卽閒帝
穎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修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
孫弘傳贊按公孫弘傳贊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因歷擧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寔蕭梁丘
夏侯等二十四人一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封
侯故國業當世爲按本傳所畢歷述諸辭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
千石博士等共議俻當收載禮志中故日枉入玄成傳又按新唐書韋縚傳墨列一時朝士祭寡
要服等謚正仿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衍一
云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
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
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illegible]首引
聖經爲慎重名器之謂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眞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
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
不其慢乎[illegible]類擧二事皆旋起旋誠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爭盟晉楚
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閒雖勝負有
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
賊也脫一也字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

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或作若方之於七國非）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晉宋）而並霸（〔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為比）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而蔑統作最為顛倒）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五胡）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各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王非）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釋】（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之趙杞存其國謚可也而竟等崔苻）（亦非得實）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猶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廟號止可及操）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朝誤）梁簡文兄弟（〔原注〕兼言孝元帝也）齊（北齊）武成昆季（〔原注〕兼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淪）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字最為濫號相仍嗣世古不慮魯魏晉而下淪濫已極特論不磨）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元魏）起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篇名）襲其虛號生則（一少則字下同）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謚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過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節以謚號言勿混）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舊作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舊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此四字）皆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所作）頗慕（一作纂）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勝）成篇題（〔原注〕音第）若王晉（王隱晉書）之十士寒儁沈宋（沈約宋書）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一脫魏字）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關依宇文故）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卽晉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作伊誤）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難誤）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靡）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北魏之指斥嬉謔真成罵札夫）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

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
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贊爲述之敘聖鄉董賢
也而曰董公惟亮苑贊之言季孟隗囂也至一譌上一脫去曰
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
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爲玄德裴引魏室則目
文帝爲曹丕夫以淫董賢亂隗囂之臣忽一作總隱其諱正
朔之后反一作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
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變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按〕公功吏士皆
逐韻也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
才猶且一作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
標格云爾〔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準○此條
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
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
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
目創名駮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
蜀寔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
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輩遠矣○傳曰至敬無
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
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謚前遂爲世典禮
時爲上毋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稱宗一
節可作廟謚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按〕二志誤創等字辯詳雜說中篇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己曰君赧王時趙
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感經篇
成穆兩帝〔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乖威
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宗因襁褓之姿用母氏
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諱殿內
埋錢以爲私藏天下騷然朱氏之業自此衰矣〔齊明帝紀〕高宗明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姪
猜忌亟行誅戮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光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反者侯〔後漢袁術傳〕讖書言代漢者當
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
養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
曰欲買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乃鼠也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注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
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郟敖〔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
之郟敖〔杜注〕郟敖楚子麇麇史記楚世家作員音雲〔按〕
十士寒儁〔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帝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諂佞閒阻
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所害〔周文帝紀〕魏
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爲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
東陽驛〔按〕以孝武爲出帝魏收目之云爾
原氏阡〔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冢廬初京兆尹曹氏葬
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按〕仟通阡

史通通釋卷四

史通通釋卷五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首引闕文不補之義領起採撰宜慎之旨)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書作授誤)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釋】(此節提出丘明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蹐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一作雎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一多始字)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體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遏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應劭撰)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撰)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尤苦謂汚衊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加誣諸)遂云(一多司字)馬叡出於牛金(原注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叡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謬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人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剖斲一作劖斷)蓋亦陰過之(一無之字)所致也【釋】(此節言范書既假沈書多誣至魏之穢史借詞汙衊身受殃修所深惡在此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裴榮撰)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搜神記(干寶撰)之徒其所載或恢諸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書作唐)朝新(或作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一作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一無於字下同)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釋】(此節言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精所規在此也〇下皆撒摘)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郡國記也)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譜諜書也)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此節言偏狹之志乘宜擇)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王本注疑脫不字)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一作篇)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此層言一時之詭傳宜擇況古今路阻視聽壞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承前後言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承有無言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此層言舊說之舛訛宜擇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盛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末節繳上三層為採撰者致誡

■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啓石〔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覆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脩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啓母石云化石啓生地在嵩北〔按〕縣府言禹通轘轅關望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啓云云[illegible]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複之一微也

伊產空桑〔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侁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居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逢訖身於月是為蟾蠩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

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法言

皇覽〔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注〕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徧略〔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劉杳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

五儁〔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安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困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祕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嘔血【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魏書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沈炯罵書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按】陳書沈炯【傳】炯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頗絶好河北檄署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爲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檄爲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檄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檄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魏收草檄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歲梁也【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邵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邵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砰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審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藜欲早早草先生蒺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公明方朔同時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夔一足【王註】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犬吠雞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爲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爲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牽文搭史○己上爲載文起因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一多故作者三字譬如一作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釋】數語仍從文引入下乃遺及史之所載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二字譌許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一無而字下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一脫諸字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一反爲載文表式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

自戾五曰一概【按】〔揭出五失之綱失字貼載者說〕何者昔〔一無昔字〕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一作加〕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此字〕所謂虛設也【按】〔其一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恪之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句以兵形勝負言〕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有至如二字〕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强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一作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鸛鵲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並當時誥檄中語〕此所謂厚顏也【按】〔其二舉當敵而言忌勝則數彼英強張詞則僞爲誥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古者國有〔一脫此二字〕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按】〔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恩意近史所載盡出文人是假手也〕蓋〔一無蓋字〕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諸字〕斗筲下〔一作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按】〔其四舉駁下而言讞靡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夫國有否泰世有汙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一作古〕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國非〕福不盈眥〔或譌作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按】〔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汙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一無此二字下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掇自起居〔起居注〕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按】〔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若乃歷〔一作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一作本〕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一作諧〕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按】〔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拈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恐書有皆可二字〕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

邪篇上中下分篇故曰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舊作家誡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訐沽直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一作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示準的言文必似此自昔當登載耳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一無之字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一作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釋】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舉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失大半皆纂亂褊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敘事爲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相披視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愳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颺言之作撮其艷句用備荒穀以爲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爲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穀鄭衛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

兩都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

劉備吾儔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高歡不死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斲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恒以冬月中河推冰

智昏菽麥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謂吳以劍謂蜀也再按讖昧玄黃定是宇文謂高語未觀其文俟補

古詔命厚齋紀聞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按此可證不假手之說

第五倫讀詔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龐萌後漢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敘傳〕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為徵蓋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諸葛表〔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即此表也〔又〕六年〔裴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王昶誡〔魏志〕王昶字文舒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啟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彫蟲〔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釋】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之家〇儒宗者即訓詁為主之書是注家體也

正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舊二字倒〕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釋】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外增補事蹟是注家之撰體〇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釋】此節列史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〇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觀後文論斷自分曉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釋】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為雜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論斷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字〕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此論松之之注三國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一作搜〕覽【釋】此論陸澄之注前漢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之注後漢〇依前所列此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已通〕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

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此論孝標之注世說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舊訛楊之璅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王四人雜志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設訓者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見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總結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釋】末仍收繳經注與前文應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爲主此三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摭遺錄別爲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校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

楊正衡注晉書寶苹董衡注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鄭玄傳〕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駰史記集解敘注〕索隱曰駰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駰採經史及衆書之目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敘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摯虞注趙岐三輔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即陽羨風土記見書志篇

常璩華陽〔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爲味臣實頑乏顧慙二物〔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困學紀聞〕其書不傳

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世說見尚書家〔梁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荊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圜〔周書〕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隋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侯景之亂〔新書唐志〕並作蕭大圜撰世怡豈即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

羊衒之見書志篇〔按〕雒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注

萍實〔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見尚書家

何休〔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爲梁冀草奏李固頗爲正直所羞

因習第十八〇一作因習上與下篇同題分次〇習實襲通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大意反對因字）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莊四）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昭三）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釋】（此節指遷史書卒誤因之失）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王一作）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荀悅字）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宜書太祖至建安初封武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況班固身爲漢臣體更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爲非者爲參取其文識之）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謐二書謬因今字之失）何法盛中興書劉隗（一作魏誤）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榮緒）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譌）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臧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爲（一無爲字）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卷中）（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一脫則）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失〔按〕此實題目篇後綴意同其論太泥）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無丹徒人句蓋據劉宋祖籍而言）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二句頂父子）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二句頂君臣）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斥南朝爲島夷至如南士來歸等傳并且不能自因矣）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爲僭盜故阮氏（孝緒）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書作符）姚等書別掓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依（一作同）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釋】（此節僞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

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混定晉人遺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一譎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按〕此節言勝國拒命之士與代被以惡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總結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一多者字）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疎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晳混舉則蒙○僞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鍥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荊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幷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闢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史記廉藺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調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墜也〔廣韻〕契刻也

曰薨曰卒〔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晉書〕劉隗字大連遭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入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爲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奔仕魏者魏書島夷其君父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季札諸樊子光是爲闔閭於季札爲子行也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諡策長沙桓王虞翻爲孫策功曹

田苑裴段〔隋經籍霸史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爲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爲燕尚書范亨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涼記十卷爲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　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按〕田苑句錯舉十六國書劉石句錯舉十六國姓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篇〔又按〕苻舊作符有參證語亦具正史篇

杜宇〔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氏女利宇納以爲妃自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越絕本事〕絕謂句踐

時也賁其內能自約外能繞人也有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內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璽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晉書〕虞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卷後梁蕭詧也見世家篇

韋耿〔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

欽誕〔魏志毋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遣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誕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吐氣耳

王謙尉迥〔隋書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闕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勅萬尉遲迥字薄居羅〔又按〕師古敘謙迥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熲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記知名〔按〕篇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邑里第十九〇或作因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惟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一少云字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魏建安中分猒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謂生或作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原委詳明得之實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字一作其乎屬下句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二句有譌脫文亦可省【釋】此層爲貼身引端從晉家東渡僑置紛淆起議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二句入唐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指現在事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原注〕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述現在事承譌置之遺而書里襲舊詎云得實且人無定質舊譌作所因地而化故一無故字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左非唯一世四句謂南北互徙本專而言不蒙南渡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舊譌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一作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釋】此層卽申透上意通三層爲一節自訴書里從實而反招時議爲可怪也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竸卽競字或說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原注〕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

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志著書之舊體矣釋此層推出病根為晉宋俗尚門緒故因習如此豈得為體要乎又近世有班秩不著一多姓字非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釋此層亦從上意申出以當時口號謂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通兩層為一節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一作得序失者焉釋末仍綰到本身慨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爲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江首歐陽寓穎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獺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晉地里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為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為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荊揚三州則凡立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參不勝錄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善注蝨麝頸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屬南陽郡

應邵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邵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横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館引蕭鄧賈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庾高楊必以郡稱文繁類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通釋卷五

史通通釋卷六

內篇

言語第二十(○謂口談之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一作立)訓臯陶之(一作矢)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三古時口語)周監(一多於字)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成十三)子產獻捷(襄二十五)臧孫諫君納鼎(桓二)魏絳對戮楊干(襄三)是也■(春秋時口語一層)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間太后穰侯)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連言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為言語舉似其類由渾樸而流婉而譎辯皆是變聲而出非若其後世假章札以為工者)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數語總挈自漢及隋變口陳為筆達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此下必有闕文蓋此二句所謂忠言可辭者宜有數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作比)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單承酬吳答虜也)是以歷選載言(一多而字)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之後)無足觀焉■(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而並譏遞降亦且無多)尋夫戰國已前其(一脫其字)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書謂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書作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一無其字)梗槩者也■(此節雖專舉左文卻是統論首幅用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由僭飾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作襲)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奧事同一作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此節正遷到後史載言皆藉古詞飾成)然自(書多晉字)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褒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此處南北轉側)其於中國(中原也謂北朝)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襄十四年見探賾篇)學如郯子(昭十七年見書志篇)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崔鴻)修偽國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書脫一字)書必諱(舊作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北涼)乞伏(西秦)儒

雅比於元封（漢武元）拓跋（元魏）宇文（北周）德音同於正始（魏文）
（元）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釋】（自此節起側注北朝諸史摭其國語文以古辭失實
較多乃是爲情所土）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一作也○王邵齊志宋孝王關
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
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
此而推過史臣猶鑑（當有形字）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
明鏡也【釋】（此與下節譏貶時論皆貼北史說）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
眾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
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原注〕如周
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
子破爾朱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
君懋編錄故得權閱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則（舊誤以）董狐南
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釋】（上節謂王宋記言得
實則賞之本節謂周史記言失真則罪之時情惡實好華類如此也）近有燉煌張太素
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
隋後略凡所撰今（說作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
效古而書其難（此二字一本作雜字）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
棄可勝紀哉【釋】（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詞者以例之見時尚之難反）蓋江芊
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左傳文元）漢王怒
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史記留侯世家）單固謂楊康曰老
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
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
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役夫豎儒）不失清雅而下
之兩句（老奴寧馨）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
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
驚其質夫天地長久（二字一本倒）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
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
秋之俗戰國之風亘（一作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
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推出時情
坐病由於矜遠謗近遂至取麗遺真是欲使天地無古今矣豈不謬哉）蓋善爲政者不
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
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
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末節正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藁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
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
意者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屢惜其遺落
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
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
此語可概此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河北
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
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
既退詔閤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因觸
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
史法也
弄丸飛鉗（〔文心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子序〕蘇秦張儀受捭闔
之術又受轉丸胠篋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通）
折檻（〔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叩頭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勅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餞焉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王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後日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駑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不能答

鶉賁〔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鸜鵒〔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山木〔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皤腹〔左文四〕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原田〔左僖二十八〕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混通

裴譏孫盛〔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中國〔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敕云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為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觀中國名士為誰答是也

楊由聽雀〔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出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按〕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為太泥死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為占者史書集不書鳴省文耳聽字無害苑

介葛聞牛〔左僖二十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張太素〔唐書張公謹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單固楊康〔魏王陵傳注〕魏略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為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為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陵過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衞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衞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鈞樂廣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婿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通雅〕寧馨俗語詞今讀能亨亦云那向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徐音，音在語前故當言徐舊作餘音誤 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徐音也 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足句也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釋〕首借文句起止助字 引出史之浮詞蓋用詩家比興體也 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墻，則且以不君為稱；宣二 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此猶語端 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僖二十七 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

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史記酷吏傳）所謂論事之助也（此猶句助）〔釋〕（二層所引似於語前語後各有浮出之文而實非有泛溢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書作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釋〕（此段領下）

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去聲○謂語前）加字不愜（一作快非○謂語後）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釋〕（以發言加字二句分摯下文）

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史通每多礙眼醜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誤作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一作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爲語前失中之證然執論賢字觭甚且冥浮詞不倫）

又云（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一事爲語後不倫之證而所言亦帶攙擬古豈在笑貌間哉○二節以證前其實雖可刪）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釋〕（此五句束上起下）

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詆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諸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不通皆竄亂所致非其實也）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一無言字〔按〕此句當作人惟一格）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釋〕（此節擧百藥德棻之浮飾）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靡沮或作磨涅俱未穩此二句竟可省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即累字或作類後多有之傚此）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與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書作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一作藏誤）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眞（一作直誤）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釋〕（此節擧魏收牛弘之浮飾）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原注〕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原注〕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

知見嗤有識【[illegible]】(此總繳二節之文乃斥浮正文也)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一作名)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一作讚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原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涙下閨中長歎雖語多(贏也)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illegible]】(此以高士傳論爲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

(正史亦似贊及)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鏡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語見左傳文十三)【[illegible]】(結慨自寓)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歧辭也而先之以徐音足句最爲理致周圜但篇中所摘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不容殊趣而有若三論二評失則岐矣浮矣又云輕塵曲粉無取雜施而假以遂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況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閑刊而去之乃純錦也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巧宦(〔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閒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後遂習用之)

摩笄(〔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爲摩笄之山)

知韓信賢(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蓋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冰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卻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非止拈義之滯也)

隕穫充詘(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

屠伯(〔嚴延年本傳〕巧爲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皞(〔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實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爲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年以概後也少皞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蕃漢高(〔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孛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得回(〔周書〕元偉字猷道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爲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周弘正來聘(〔周書〕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造夐後請夐至賓館弘正贈詩云云〔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于)

（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弘正詩真率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絳父卿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
（謂之楚兩龔王莽既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日嗟）
（序薫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雜〔按〕叙事皇甫謐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歌秋婦（〔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
（謂閨歎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鳧脛（〔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敘事（第二十二〇序一章尚簡用晦妄飾三章〇題下注與行本小異）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
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
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從敘
事大意寬起提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
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春秋）疏通知遠之旨（尚書）
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
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指
（舊作複謀）深奧誥（一譌詁）訓成義（尚書）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春秋）
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舊譌作矣）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
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一作鑑）既而馬遷
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
先曰五經次云三史（一有故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釋】（此節
推尚書春秋爲敘事祖法舉馬班二家爲史體宗法）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
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
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
俗涉乎委巷（其言凡字亦可芟）垂翅不舉懘籥無聞（如杲日星寢也）
遠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
羣（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
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
善者蓋亦（一有無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二字
過書）而晉宋殺青又（一脫又字）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
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釋】（蒙上意從一經跌落一史以追於後史之遞降）
然則（作然而用）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
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舊無之字據下漢書偶句書有之）蘇張蔡澤
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筴傳
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
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其中多辭文故）
（然見亦過錄）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
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
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
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釋】（此節
轉局起敘就史漢拈示大抵文貌有殊都因事狀非一强欲同之不能也）故揚子有云虞
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
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
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
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
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洎（一作自）秦漢已下條貫
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
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
斯【釋】（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尚駁雜以好就事敘事）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
無愧古人而世人（一作之）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
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

屢鄙且幾原(子野)務飾虛辭君懋(王劭)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當作侯尼于)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釋〕(此節蒙上說下才透指意世人以飾為工以實為陋不知史固貴實錄不尚虛詞也偏主北朝)

(挈起三論)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於下(舊本次行有右敘事篇序五字非劉氏自署也今創之後三條倣此)

〔按〕此一章敘事之敘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敘事寧實無虛寧今而真無古而贗彼浮議之為譽為誑不足徇矣苞籠後三注射北

四微顯闡幽(〔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灝灝噩噩(揚子問神篇之文)

賀六渾(〔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覼縷(覼本作觀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覼縷〔晉書臧燾傳〕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覼)

(奏傳從敘顯也〔金壺字考〕文序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一無要字)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釋〕(本章言敘事尚簡也起便提明)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作然而用)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釋〕(以二經標簡體之大源)簡始

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舊多必字)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一作必)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一多言冗二字)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釋〕(以近史書不簡之流宕○以上通章總冒)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釋〕(敘事之體四別盡之四句提綱)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襄三十一)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釋〕(繳第一句)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僖四)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紀)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繳第二句)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輅(傳作路)藍縷以啟山林(其誓曰其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繳第三句)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太史公曰讚曰是讚論二字點眼處)此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書例)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釋〕(繳第四句)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用一省三)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

何遽之字若人又禮記云（……）面哭之……

夫死而子罕哭之……

……

正　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原注此九字今本無）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原注）

（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皆有之……）

（……此也……）

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illegible]（……）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原注禮記中魯人……）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僖十六）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illegible]（已上……省　正）其有（一無有字）反於是者若公羊（當作穀梁）稱郤（傳作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穀梁作御下同）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書作字誤）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illegible]（已上）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有一字）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illegible]（……）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此三字……）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王注云諸本作……）盡去而塵垢都捐（一作）華逸

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illegible]（……）

[illegible]右一章言敘事尚簡也四別二流指證簡法得間入微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敘事不二之法門行之維艱識法者懼○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詁之○論古考言貴設身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臧之兩晉南北之八朝其所載記太半皆駢章儷句嘲己譁世之篇展卷爛然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束之窄隘之途所謂矯枉者直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權輿（……）

成雷折（……）

（……）

籃路藍縷（左傳宣十二……）

（……）

衛青傳（史記……）

（……）

孝文紀（漢書……）

（……）

魯人以為敏（左傳……）

（……）

眇禿跛（〔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云〔公羊成二〕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按〕史通所引是穀非公傳寫誤）口中無齒（〔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按〕句上無年老字〔又按〕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一筌一目（魚豢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之迫隘不若原文之警簡也〔按〕魚豢之言本淮南說山訓）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按〕文兼使郢人運斤事故曰不能語斤）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呂覽本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心神思篇成語）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一多曰字）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釋】（本章言敘事用晦也先反說然起）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釋】（已上是閒勢）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釋】（此層亦是挑剔之文）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釋】（此方點出章旨又將顯字剔晦字晦之云者意到而筆不到也）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釋】（總挂在晦一邊）夫能略小存大擧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一作三非）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釋】（正提用晦作起筆）昔古（猶云古昔）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德盛民戴皆見）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憂國忘家皆見）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虐民憤皆見）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凶懲公心皆見）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一無者字）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舊作斥非于文不順當是斥苦之譌）其說也【釋】（此節從尚書指出晦法）既而丘明受（舊作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政會可知）邢遷如歸衞國忘亡（安集可知）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此下諸本多譌詳注在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勇悶可知）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感悅可知）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釋】（此節從左傳指出晦法）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倚任可知）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史記項羽本紀○敗形可知）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專業可知）翟公之門可張雀羅（涼態可知）則其例也【釋】（此節從史漢指出晦法正文扣住）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一作史）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舊脫之字）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舊本作承祚誤）受責於少期（〔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原注〕王邵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此支言舊譌大言）非不幸也【釋】（此節撥盡後史簡且不能更何處說起用晦耶今試取諸史讀之信有八代之衰之歎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傳類思多昏滯費

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釋】此節雙縮雙收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原注〕國語三國志晉諸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姸媸甄其善惡此下似脫句夫讀古史者明一作闡其章句皆可詠歌對晦而言故須求明也明字勝觀近史者悅一作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意無餘蓄推言句可悅耳悅字勝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釋】結是長言咏嘆之法〔舊本二章裝柄儷要義猶可通隱晦直無理矣敘事正貴明顯而顧反之果何說乎且隱晦豈文家美詞而與簡要對舉乎決是妄塡故削之

【按】右一章言敘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詞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唯以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敘事至此豈復望之五經三史後哉故止得前幅舉似如尙書左傳史漢數條愜合章旨向後著語便丛一鍼何也如所云不隻皆雙及處道子昇受責取譏諸注祇從煩省比量移置前章背面亦得此則反拈互勘取道稍鬆亦彌見晦法入微無文對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愼辭哉斥苦〔莊子逸篇〕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辭謳歌爲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蓋竭力求及之意晉盜奔秦〔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如歸忘亡〔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犀革至挾纊〔左莊十二〕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路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又宣十二〕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本文於則有之下一本云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拊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創去援廟桷六字以宋人醢之蕭瀆六字塡之反覆參觀二本皆謬何也宋章言用晦所引皆含蓄句法此條神趣只在手足見如挾纊兩言而多贅冗文全乖晦體謬一也史通一書純用偶體此條與盜奔邢遷作配而當添援桷則體不均改綴蕭瀆又義不屬謬二也〔再按〕援桷事見襄二十八此六字似是犀革改本失則彼文自餘美之句則緣後人夾注傳寫混入致益乖謬耳既僭刊之仍列異本原文於右難者曰三軍挾纊八字不太割截乎應之曰如歸忘亡八字不連綴上文否不知牝牡〔王訓故〕〔鄭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處道〔晉書〕王沈字處道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按〕本文句下原注本引裴評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爲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爲魏志而三文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傍頭面全失矣亟是正之不俾多事云子昇〔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書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釋】本章論敘事妄飾謂假古名以飾今稱也首原比體所由興作開局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記作假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亦作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誓作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釋】此節說到假古爲飾自漢初始而史亦因之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

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
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
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釋】（此承前言諸名雖飾猶皆切當）
況是雜書無關國典也如魏收代（元魏初國號代）史吳均齊（北齊）錄或牢
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
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
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
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不關史冊之文）則可施於簡冊（謂史）則
否矣（一脫矣字）【釋】（此折轉言若收均任修國史恣行誇飾則妄矣）亦有方以類聚
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一作真）獲曹咎之
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拈事猥褻）其事相
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
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
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
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此亦未允）【釋】（此與下節皆兩層轉折○此言諸所比擬
王崔為得若盧李則過飾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
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轊（當作槥）
子長（當作孟堅）所書魯始為髽亡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
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
案裴景仁秦記稱符（世說注引裴記本作符）堅方食撫盤而詬
王邵齊志述（一有受紀二字一有受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
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藥）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
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
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一脫令字）學者何以考時
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釋】（此以制物言亦兩層轉折若撫盤等皆有徵若
盤帽等則不必假古為飾矣）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

言多醜俗（一作孔醜）至如翼犍（舊有魏字）道武原（舊作所非）諱黑獺
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一譌草）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考二
史皆不諱）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
皆列（一譌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
定況齊亡（注語甚明舊譌愁山）之（或譌定）犢彰於載識（〔原注〕杜臺卿齊記載
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亡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
灌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
示後【釋】（此節乃推到無可飾者如犍謠讖等諸名色不能飾而諱之亦飾也）亦有氏
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舊譌去方紐而留于又譌去萬
而留千）或止存狄而除庫（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舊作存扶而除厚非）求諸
自古罕聞茲例【釋】（此因諱而類及之此雖非文士為政然當時操史筆者固有僞從
攷之習也）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
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
今之所作（一多者字）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
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
為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釋】（結言史亦尚文
但虛設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敘事妄飾也通旨歸結在此為元高
宇文而作歷詳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員不可欺
一言服物之制通稱不必變一言名號之傳謠讖
不容揜所爭在借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語篇
同意論者不審幾疑提塘邸抄彈詞賓白亦可班
之國史矣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
用左傳哀七年會鄫語又見雜說中篇佛貍入寇注）
元日會萬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有差）

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剄

慕容沖〔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爲王拂枕席

邢卲喪子〔北齊書〕邢卲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遺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郭評〕子才喪孤不傷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千人李廣不曾豈爲虛引故事

漢初立轊〔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注〕應劭曰槥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轊轊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槥孟堅所書

魯始爲髽〔左襄四〕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髽纚黑繒也紒音計〔疏〕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弔也

作河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實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

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衆而

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幘爲冠〔北齊方伎晉傳〕子洛字受洛于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于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亦同而弥志亦無考矣

翼犍黑獺〔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

字媸名鄙〔舊注〕尨降八凱中一人蒯聵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姓複從單〔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今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方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與万紐于同〔愚按〕勿忸無所据而万紐有据疑魏志譌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切姓苑有之

史通通釋卷六

史通通釋卷七

南杅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　吳縣張玉穀蔭嘉參釋

姪　燽暉啓東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一作步）武方稱連類者乎【釋】（篇首言品藻果尤難時地不相及而人可類聚也）史氏自選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韓非子老子）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麄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節總冒）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通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過鄧三甥（騅甥聃甥養甥）請（一作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莊大）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訾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訾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一脫丹字）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舞陽居末（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荊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事詳史記刺客傳）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欺乎【釋】（此節糾漢書古今人表）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一有仍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釋】（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傳遷已下皆言傳類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兩言罪過）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釋】（列女傳一則）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綿禱周孔者之意）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亦是誦述禮法者）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誤作百字）也【釋】（高士傳一則○已上二書非國史蓋類而及之）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

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爲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原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凡斯纂錄豈其類乎【按】此節收歸國史謂沈蕭令孤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一無事字列在方書句有脫字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賞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按】此節推到作者識鑒應前作轍夫一作夫能申藻鏡一多區字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敍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銷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恐是篇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載顏蘧乃譏其冒收揚葦也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但此二字連用未詳所本

伊霍〔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紀〕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敍云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左僖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犨爲戎右圍曹魏犨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又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去之〔又〕士會見敍事用晦篇

江充息夫躬〔纂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讒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楊王孫〔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臝葬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願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妻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按傅玄詩〕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兩言最允劉殊失平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

曹娥〔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爲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晉隱逸傳〕夏統曰曹娥碑過梁宋國人爲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辨命論曰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靡顏膩理哆嗚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

（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
劉卜（〔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眞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
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元嘉三十年劭齋帥張超之
手行弑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南齊恩倖傳〕紀僧眞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眞事之愈謹
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眞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眞與左右拒
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眞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眞作珍誤〕諱謂道成也）
王頍（〔隋書文學傳〕王頍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投漢王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
文帝崩舉兵反多頍計也楊素至蒿澤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又庶人諒傳〕高祖幼子
漢王諒字德章出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頍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
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頍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爲民絕
屬籍）
龐萌張邈（萌見載文篇〔魏志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爲盟主使太祖殺
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
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閒自爲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
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許郭（〔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
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晉書〕裴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第二十四○直書一作直言誤）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
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
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
由（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字）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

【釋】（泛從直道不伸說起）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
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
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一作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釋】（此點到作史者直道彰則爲惡者懼矣振起下文）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
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
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
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
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一有於字）
（下同）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
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
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
本以茲避禍幸獲兩（舊作而誤）全足（舊作是誤）以驗世途之多
險知實錄之難遇耳【釋】（此節暢言古道既遠醜正實多作者畏避詭隨爲通篇正
眼）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
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晉）在歷史氏尤多當
宣（懿）景（師）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
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
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
葛走（舊有生字）達之說（疑脫干令升亦斥以六字）抽戈犯蹕之言歷代
厚誣一朝如（一作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
歟【釋】（此節實拈晉初一事人多曲諱得習干而彰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
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謂元魏）
王公箕裘未隕鄴城（謂高齊）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
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一本人字作之謂二字）歟
【釋】（此節用盧遷見貴胄方多二子不阿其上世也○已上二節總斷眞道難行發意）蓋烈士
狥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

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彊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按】末句浩然增歎自寄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迴史筆表襮直材非黏論也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是爲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難與說曰也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爲於可爲二句揚雄解嘲中語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

書崔弒〔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弘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麚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湛郄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譖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注見斷限篇

謂曲見屈〔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懿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決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劍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晉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然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第二十五

夫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按】首用論語親以曲而直者翻起此處曲字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作讎誤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按】此與下節標出二種曲筆○此種偏私意見之曲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下字或很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按】此種是賄賂之曲也○其言憤激意己對著說收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謂前人說過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

暨■（上二隸標作提頭此數語舉下）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即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此指後漢之曲誣更始也）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一作仵）而書（之一多字）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者也■（此譏蜀志之曲誣諸葛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一作世）無聞至公國自稱為（一作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元…）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二…晉…出之此乃…魏收誇抑之曲其文）未了夫史之曲筆誣書（句）不過一二（句）語其罪負（一作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王本作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藥字）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一作懷者）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書多以字）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加此一層仍是刺魏其曾百藥曲推非本意所屬）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謂於邵所著諸史無所指實）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專加一層亦是刺魏非讚邵也收書劉之所深惡故重斥）（之刺魏之文至此方了）（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一本錯簡在鑒識篇彈射矣之下）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在曹）晉初之諸葛毌丘（一作毋音貫）（在晉）齊（在曲）興而有劉秉（一作…）袁粲（在宋）周滅而有王謙尉迥（在周）（隋）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此節羅舉諸史之曲凡前朝末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此節說到當時勅修前史仍不免曠徇貴冑之曲也）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沈約）宋書多妄蕭武（梁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倒置斯為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隱衷）

■昌黎人禍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

意斥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者讀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紀相因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疑案正自可存。○史通歸美王邵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蓋觀齊亡之讖書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膩辭褻匿瑕地勘召怒深矣彼隋書一傳懸詆其著書而獨牓其諂語果盡生平耶邵卽末云佳士史亦豈無憎詞李安平敘崔浩被誅皆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而爲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伯起則擯之伯起者尤工爲飾者也所擯在飾卽所進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述貶甄［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賤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陸機虛張拒葛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宜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按］厚齋［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之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遂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卽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

明皇所定［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卽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

蜀無史職［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羣烏墮江水［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父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北史］李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元

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爲伯喈所歎故以爲字焉

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

（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

諸葛毋丘（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徵知徵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又按〕通志略毌丘以邑爲氏無貫音）

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迥（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未詳）

蜀老猶存（未詳〔按〕困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釋】（篇意論鑒古不明之失首以明者難遇領局）況史傳爲文淵浩（一作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一作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釋】（從鑒人擧歸鑒史）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一作體非）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釋】（此節以左傳言其辨駁之久由於具鑒者少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原注〕王充顧虎文義決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一作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釋】（自此已下以班馬言○先列平論）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一無所字）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此二事又於暗惑篇論之）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釋】（一條論馬對鑒者立說是駁張非抑馬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識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軌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一作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王）爲孺子史刊攝政（一作正）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句必有誤詳此句當云各有世家）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釋】（一條論班亦對鑒者立說是駁劉非揚班也○右通史漢爲一大節）劉祥撰宋書序（一脫序字）錄歷說（一作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草盛銳一作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疑當作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

【釋】此節列諸晉史，亦劉鑒者說，亦是敍劉非優劣諸史也。（一本此下入前篇夫史一段，恐非。）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一作七）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一作狀），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一無若乃二字，止有乃字）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殁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末節，仍以鑒識難遇，成恨通全篇。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鑒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之書人，鑒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錯。簡二百字持此判之。

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

五霸見詆（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公羊……而行於世。）

膏肓墨守（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賣餅太官（魏略：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幹共辯析長短。）

王充著書（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

張輔持論（晉書本傳：輔論司馬遷、班固云云。【按】所論凡五則，中丞……）

褚先生補（史記集解：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為國子博士。【按】傳不載其論史曲直之文。）

野雞（漢書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巧心拙目（語見文心雕龍。）

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撰宋書，譏斥禪代。……【按】……）

徐廣（見左傳家。）

文舉公幹（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

子雲長卿（漢書揚雄傳：……司馬相如……）

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

杜侯訓釋（晉書杜預傳：……又參考眾家，謂之經傳集解。……）

老莊遭值（漢書……）

太玄逢平子（……張衡……）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釋】首節標出述指之得失見探賾大意昔夫子之刊一作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此四字書脫今補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一事譌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莓一作莓皆譔當作煤而掇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傳者集內凡三見並作儁者當由書儁譌傳作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傳諸爲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一無而字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傳本不略此但據時勢折之耳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舊多以字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甚多正辯在此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一作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

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釋】此一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略取證左荀之說都爲未的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一作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一作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一作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氏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言如此或可云發憤之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一作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一作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一作分爲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一作爲謗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言此等乃爲被刑而發耳若項紀豈關怨刺乎【釋】此一條探葛洪以表善人蔑高位臆揣夷羽之位置說亦未的也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是未嘗抑魏者劉主地謂門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

王可比少康光武（以宗室言）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以功烈言）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亦不似黨蜀者）是則（壽之意）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此下書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夫之）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釋】（此一條探李德林論陳志之說殊爲不確○下條另段同事別書）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一作趙）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此二字一作倘字）而就也（僅諷之作祇有短篇從無巨帙）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此六字書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王命論亦止一篇非如晉書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理不當然也或說爾作耳非）【釋】（此一條探檀論晉書其說亦非）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平）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或作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官）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

陳之志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追出詞鴻心曲）且東晉之書宋齊（一脫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釋】（此一條探出收之義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爲最妄者○條探盡此）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此云探賾貼論史者說）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釋】（告後人無惑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其形容字書云賾通嘖然則探賾者探衆論之嘖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逭於子元之掊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爲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總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稚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孔叢居衛篇宋樂朔圍子思既免曰文王困牖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又按〕孔叢子先儒多以爲僞病其雜也書有夫子子思問答〔高似孫子略〕以晉繆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竟舉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比兩說相持錄

以存參

攫莓〔呂覽任數〕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而食潔而後饋回曰嚮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按〕史通明用此事莓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隋經籍志〕漢帝始置太史公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按〕志蓋本之衛宏漢儀注今見史記如淳注其說然史官建置篇詳之〔又〕周禮小宰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史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駒支〔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詰朝之事爾無與焉對曰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長狄〔左文十一〕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墨翟〔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作論略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經句

李稱陳壽黨蜀〔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予元以為是道鸞之語而難說篡又有黜晉不取曹干孫檀之說則亦非盛不用也

瞻烏逐鹿〔後漢郭泰傳〕陳蕃竇武為閹人害泰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見載文書

崔鴻十六家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崔氏祖官〔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實慕容傳無其語意祖載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史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史通通釋卷七

史通通釋卷八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苻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摸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運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脫考字)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集內殺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擬當作皆)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稱我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殺)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襲忘亡第三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征)魯以行(一作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建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仿王正第四則)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論之文可用之史法則非體)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舊有至匈奴招陵五字脫也)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懸謂此似無妨○已下饒評)昔(一本謂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則字一多其字)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一脫士字)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實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面字)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

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恐於字之譌）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一無而字）魏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一作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舊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釋】（此段總挈貌異心同意）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釋】（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為式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公字）薨於車（桓十八）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又字）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舊衍徐字）江湛（舊無湛字）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芊敖則下曰叔牂（一作子臧一作臧並誤）前稱子產則次見國（當作曰）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舊誤作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傳論語敘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善人君子（四字迂泛恐有誤）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蕭方等（一脫等字）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彰美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與眷通同顧之義一）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子字）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十一）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二）夫不言攀舟（恐脫擾字）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敘事片言該全形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

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釋】結到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蘧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敍一人名封字諡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苻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幷注凡引苻秦事並從竹符苻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貌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爲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用其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爲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周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并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愚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通仍不紀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爲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複

蒼梧人【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注有謝承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按之原無謝承二字因證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撓

姓孔字仲尼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淵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之殆於傾倒劭之入弑湛直上省劭遣窗受害意色不撓【宋書】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假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鄭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日字以配下日叔牂之句

桓玄敬道（〔按本傳〕玄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即以史通作故實可也）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張長史乎（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矣暢字少微）蕭方等（見稱謂篇）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皝將終謂儁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琡書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槊血滿袖（〔北齊帝紀〕尒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釋】（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垂大有關係者乃書之也）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亦不與後文辭貼）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是爲首截）但自（一無自字）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釋】（總提中截三節）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駁勿麤看）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頓挫作）苟目（或譏作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簒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一無此字）數家見之矣【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乖違處論書事之失）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

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節中頓挫)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非關軍國興亡者)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節中頓挫)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啁)謔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馳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一作抃)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說誕諸邊論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略見無妨○已上三節疏爲中截)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截)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或作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釋】(後寫符瑞爲四煩之一)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字疑威之譌)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釋】(常朝入紀爲四煩之二愚謂有事入覲卿臣子亦當書)若乃(一作乃若)百職(一作辟非)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後大抵皆然)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備載爲四煩之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而字)乃敘其名位一二(一作一或)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贅錄世官爲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總繳書事四煩後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

黃能熊一作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見後篇元凱注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圖其說是餘文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殊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釋〕末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援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戒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識司馬見探賾篇此處多採一句

傅玄貶班〔晉書〕傅玄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閎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狗處者人也

呑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呑鳦卵而生契〔殷本紀〕簡狄爲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鳦

啓龍漦〔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褒神化爲二龍王請其漦藏之櫝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褒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爲褒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璧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容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圯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也圯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

〔按〕圯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籍說中有盧江目橋爲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持螯〔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臛痂〔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牀上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不事崖檢舅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剌紙方寸帖者舅枕以刀子斲之有相去八九尺百斲百中舅長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卽死〔按〕傷贅卽瘤也

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麕〔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

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秦畤呼韓邪單于稽侯㹢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砮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即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寧夏郊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謝綽宋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闕法戒之人當見史冊為說觀夫文籍肇楙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尚書春秋有闕開端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賾舊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呑舟過為迂闊者【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宗道一作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宣二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〇此處載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有字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

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句中千作千無亂字減字）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illegible]（此段補闕書書盧運書是實拙皆有闕因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辭）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illegible]（近史謂庸）（惡皆小亦書不足示戒矣）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illegible]（近史於事書謂品亦書不足示勸史）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譽所不該（謂闕能還）不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illegible]（單收後半不必事傳者一載）

[illegible]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褒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公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餘墨煩勞

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左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散宜閎夭（按散閎二人周初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為疑疏矣）

由余（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左僖十三晉人來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奚亦無名

蠡種（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日伐吳不勝棲於會稽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不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四年）（使與居軍伐吳越吳三）

曹沫（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書盟柯手劍曹子穀梁名左傳則名曹劌又皆無功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者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對賢良策）

甯戚（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南淮南作商歌高誘注述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書互異識以備考）

田穰苴（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術

薄昭 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帝封太后弟昭為軹侯又見淮南王傳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 酷吏傳僕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顏駟 〔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遭武〔注〕漢武故事孝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駟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擢為都尉

史岑 〔參〕雕龍〔選〕注雕龍云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字子孝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與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 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特敬之及宣王起兵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猶別營在闕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顧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 遍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幾特舉出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史通云名重許洛地亦合

何楨 〔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龕最憚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充字文通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 〔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支從容曰何至相苦邪〔按〕許掾卽詢也字玄度劉惔嘗云清風朗月恨無玄度苟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郗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 〔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徐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暉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雖榮之數素琴明鏡嘗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淑晝臥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寧如夢

董祀妻蔡 〔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 〔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

鮑照 〔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為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學多作鮑昭

三叛 〔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 〔漢書〕樊酈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歙當作傅周蓋七人中敘功惟傅寬周緤事最少也

許慈 〔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為博士與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其矜己妬彼至於此

虞丘進 〔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 〔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謁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北史〕憲作儁

燕石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

見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

齊竽（韓子內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據覈宜慎）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案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論談（一作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一作是）文章（句評疑有譌字）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釋】（一層評劉峻）孝穆在齊有志（一有於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層評徐陵）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一無觀字）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釋】（一層評劉炫○上分敘四人見如此名才留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至此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儷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謳頌之文蕭繹江淹直（一作完）成銘贊之序（序字似當作筆）溫子昇尤工（一作書）複語盧思道雅好麗（作儷字用）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譏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當有值字）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訛作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一作共爲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其字）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一無也字）【釋】（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所取風尚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昔傅玄（或作穀非）有云（一脫云字）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傅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歎豈獨當今者哉（一無當字者字）【釋】（末以古語證之眼在拘於時句數時情所尚積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為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為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之時值唐初運遶彰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敘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䫀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觀其敘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為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撿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為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已為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叛外自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伷伷實無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敘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又書為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辯自敘篇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年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敘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盜賊蠭起教授不行乃自為贊曰通人自敘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兩散殆及餘齡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闕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佩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按〕詩虔州八境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沈約為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魯望二遺詩序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為最守山東指此也

羅含 〔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日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瑯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 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拔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弘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 蕭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 〔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溫子昇 見敘事篇

盧思道 〔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除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 〔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心生文辭高下相須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成對

江總 〔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

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踳駮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踳駮魏都賦謀踳駮於王義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駁駮義亦可借後世書有作踳駮者踳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升庵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即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傳玄有言傳玄見書事篇其言卽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所譏者非是

陳尹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閻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會

杜馬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意致譏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郞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楊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叔與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爲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郞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郞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乎一字無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釋】此以賦體自述而遂開敘體者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此則敘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讀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釋】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遂爲後代所宗〇已上是原始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緜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釋】自此乃項接史公開出議論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一作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一作每見其失者矣【釋】此爲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述本朝而亦追敘遠代此習一起摯仲成風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譌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己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言自敘之過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嫌自衒王充醜詆所生是過出情理之外者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所誤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經作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舊無之字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與巽通

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見一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恐誤或當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乃本篇正諷爲自敘誇尚者進規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蕃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當作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舊訛作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烟先約烟一作約先後非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詔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末節極之於冒承非鬼而諂精其鑒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傅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踵事以浼身證祖爲失體以誇尚妄承爲進規核而辯迨後官局分編序傳之例遂廢。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晉宋因之賈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粱有令僕者爲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閥閱嫁娶取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爲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爲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按】庾信哀江南賦自敘氏族較詳

相如自敘爲傳【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如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

（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按]此紀史記全書也而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之）

遠徵近錄（[按]漢書敘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答賓戲終之時則明帝承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按]相如傳相如自梁歸臨卭令王吉為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卽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上虞[按]書頑餘惡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子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敘（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鄭古曰雄之自敘譜牒稱揚侯蓋疏謬也牽）

（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典論自序歷述平生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棊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敘未見）

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頭第陶字叔真王數客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紈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言法也）

（月旦私法也[按]隱生許劭之好議論自敘之行或是其人歟）

葛洪（抱朴子自敘余抄撮衆書撮其精要[illegible]或曰玉層丞卑不如全璧答曰泳貝[illegible]）

（蚌登荊山者於玉而弃石余猶撩[illegible]之[illegible]犀象之角牙采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illegible]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illegible]）

（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illegible]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illegible]曹之後非曹之）

（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為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內馬祖（[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為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敘雖別有所祖也侯考）

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為氏漢有曰戎字威卿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約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爛言有異未詳所本）

眞律寧楹（未詳）

胄纂伯僑（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舊作錄遠略近誤）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舊作患誤）者久矣【釋】（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譌遠與通議牴梧）及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並史議原文）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並優劣論原文）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甚書作非恐誤）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釋】（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先舉干張兩議以啟辨端）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

諸亦猶（古由迺）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釋】（揭勢字是篇約的）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釋】（此下對兩錄分辨）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譌言）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一作遠非）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書日皆作書國又傳者作儒者並誤）此（一作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勢也）（況左亦有不能約之時千之言豈定論乎）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譌在京兆下）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以為不如馬亦豈得為定論乎）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采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即後漢書也）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於班史此蓋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語詳於二（一作或非）國（蜀志最短何以云然恐兼書所撰益

都耆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已上皆循序推出）夫論史之煩省者（一無者字）但當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骨論當否不論多少詢篇論也）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恥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不衷於一也）從可知矣【釋】（此節更就干寶所論之二書搜討其義言彼所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今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後來同譌）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皆有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謬乎故曰論史

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釋】後節更從煩一邊指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興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爲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斡旋前論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見言語篇

天駭〔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乃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旆〔宣十二〕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晝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祕

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錄爲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刺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之類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鄢陵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鄢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爲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玄宋祖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

爲秦開蜀〔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疑想間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揀所兩有汰所兩羨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爽也二本大小書雜亂之謬誤錄後

〔本一〕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衍字子顒著齊

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又一本〕議者苟嵘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註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衍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兩極始悟不禁爲之解頤〕

史通通釋卷九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〇雜述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舊作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舊作皆）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釋】（篇首所列皆謂紀載正書用以托起雜述）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寶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標出雜述家數開自此類）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釋】（落到後所論列者）權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後同）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先舊別其門類）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以偶句刪）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當作帝）紀姚最（舊脫最字）梁昭（舊脫昭字）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短述之書但記近事而非全史）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掇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巵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噱之書略供史料止助談資）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郡邦耆舊之書視史家譜錄）高門華冑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釋】（此謂門冑先烈之書此史體爲牒）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譽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二字恐譏當云高士）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能補前史缺遺乃貴）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謂搜採怪異之書足當外史勸誡乃佳）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已上十條書四十種各依其類而舉其概）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

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譔故著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辯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或作炳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遐年增歲益闕此爲之起疑）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隋則其錄猶（一作雖非）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寶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失前莊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或作煉）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莊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土名俚鄙之戒居志館者擇之）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一有故字或作於字疑皆衍）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一譌論）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釋】（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寸物產根株似非無益）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覼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拈出史字作眼雖諸書不以史名亦皆史之雜流也又以不悉數者括其餘）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一脫然字）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流別出近史者以該之）蓋語曰眾（一作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蘩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釋】（至此統編全篇先將雜家一拘）然則（作然而用一作主）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欲）博聞舊事多識其（恐當作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羸其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袪猥者閑文紀猛以濟

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爲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曠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閱本草別錄劉曰班固惟記黄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書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等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者多顔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羼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尤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　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卽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謏[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劉省之字耳　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　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劉才篇　盧子行知己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斗文字[讀書志]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　顧協瑣語[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卽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　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也　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　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　汝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志]斐作裴　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　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諜[漢書]揚雄傳卽採此爲之其說詳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殷敬撰　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　陸宗系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梁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爲八篇　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卽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誤耶　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攷　徐廣孝子傳[新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　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　劉義慶幽明錄[隋唐志]並云幽明撰錄二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荊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篇　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　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會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闌入

都邑簿四種 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爲葛洪或是別本　陸機洛陽記[隋唐志]一卷　三輔黄圖見書志篇漢三輔與注　建康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 [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横憲字也　[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羲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昞 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贊正史略頌三篇

朱贛闞駰 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　[北史]闞駰燉煌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

撰十州志廣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職一作識）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編）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眞（求眞二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一無特字）爲難遇者矣[illegible]（迂從讀顧意嫌出史職之辭）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秉直者）編次勤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勤巨圖者）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徒多聞者）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illegible]（以三層實其事若是則遠在得人專任不在微局監領矣全處起讓○已下鮮領局居局二集流永扶發）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illegible]（此下論領局之弊落出近世故事）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或誤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河間獻王）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illegible]（此推設領之始卽就初設扶出不籍來）既而齊撰禮書（書作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影和士開）指撝馬鄭（舊作南董）（亦因國史相承而誤）之前周勃張飛（影徐世勣）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illegible]（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爲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觀其說本章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職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强作解事）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尤二字）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勲（一作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一作大無字）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摛管操觚歸其儀（一作準）的斯則可矣[illegible]（作一切折）

（筆情轉歸）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illegible]（正寫官貴）（無文虛高廣之歎）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一作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一作笑）可爲長歎也[illegible]（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數古之士不樂就職夫領局之弊至此勸）（佳）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illegible]（入此一喻作上下轉層領）（局居局俱含）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帶領局者）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illegible]（此層業領局者卸入居扃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徼佚也遂緣清禁閉置史曹）（職勤致同匿沆爲偷閑冥窟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惜彼典刑者乎[illegible]（就虛循故事頓宕一筆）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一作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illegible]（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僚屬句卽撤歸領局者運筆又捷）是以深

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推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闕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爲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眞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眞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

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成四】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祕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

河獻淮南【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王安好書致賓客詳自敘篇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與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馬鄭注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太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遇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附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庭方亞【按】二字連稱于志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近也

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丘明避時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許伯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釋】直敘起不衍世系是自敘著書體非史家敘傳體也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釋】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自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釋】四語略頓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遂其本願旅一作旅非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閒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雜靡不兼綜矣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一脫有字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舊脫為字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疑當作事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羣言中有定主矣及年以已通過一多而字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倒用有味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舊誤作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嘆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一脫姚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一脫致字驚末一作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欲謨也【釋】此節敘到欲出手眼釐定羣史志擬春秋姑為前却之詞既朝廷有

知意（恐音字之譌）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原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一作中年）會奉詔預修唐（疑當作國）史及今上（中宗）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言字）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作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作害）志不遂（害志用左氏郁黑黜傳語）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此方敘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作史通以罷本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敘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一作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眾【釋】（四句上下作紐）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主談埋）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轉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徵據）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主博洽）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主辨材）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一作錯非）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典語主評品）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一譌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釋】（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節當）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一脫固字）以納諸胸中曾不慸（音蠆或誤作蔕）芥者矣【釋】（此節總括諸書與史通相為吐納訖出著書本領）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一脫此四字）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一脫此六字）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遂欲上擬春秋與前迴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此下又專以子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辭遠也）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未作史通前見志氣）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史通時見功力）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

妄故作解嘲（漢書作嘲）以詶（一作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唐書本傳不著）以拒之其似三也[illegible]（第三層在）既作史通後見主張揚雄少爲范踆（漢書作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作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illegible]（第四層通前後時情）（而言見知著自書）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一作特）以自慰[illegible]（總結四似）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illegible]（末一層似却如以疑爲信今時後日闕世只在微心從劉面顯意○自昔架）一（徽士至此一重一擬難景無遽）

[illegible]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敍亦不全乎敍傳也而專乎敍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況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識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瘢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撼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局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纂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末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飾爲深誡也而瑣噱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爲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餙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詞古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譏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東海徐堅（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就質疑又賞其文章與實錄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試倣暨屢遣諭堅堅不許帝大韙集賢觀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勝以修其體堅瑩見讓命撒之曰君子烏取多尙人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朱諸人曾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探擇加詳）牙期管鮑（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

書設吾於何選擇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書敘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嘗閱其業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權重宰相古聖君賢臣所以長懼也

沛國劉允濟〔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第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義興薛謙光〔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沖〔舊書本傳〕行沖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腊膎腜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矣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沖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為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沖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雜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請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舊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曆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變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相其取士信臨財廉為國名將云〔按〕所事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末及之

覩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烈解

法言論衡揚雄法言見論贊篇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敘〕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聽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其難矣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書志也

典語〔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家道轗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慸芥〔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慸芥〔李善注〕刺鯁也〔字典〕亦作慸又作蔕蔕芥之蔕顏師古音蔕果蔕之蔕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興乎〔陸續述玄〕雄之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宋咸序〕法言者蓋時人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為之注

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　亡

紕繆　亡

弛張　亡

〔按〕三亡篇書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應更有餘篇書閱章宮講山堂考索紕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文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冊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史通通釋卷十一

鄧　凱濟美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施　鼎龍文參釋

王廷範五福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第一〇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節可尋）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發端庸淺）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釋】（原史之所爲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落想故曰庸淺）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俱弒父者）之與曾閔但（一作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釋】（析出有史之功用）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補】（末總括其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儱侗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之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舉意出辭頗淺庸近俗宜可芟薙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遠徵古來史職之名以及王朝侯國彙敘之制）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一無蓋字）趙鞅晉之一大夫爾（一有猶字）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一本之字重二）義也【釋】（此歷徵古昔史臣姓氏略見於史傳者王朝侯國皆有）然則（作然而用）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釋】（四語統繳下言諸職中太史尤重也皆就太史一職言之）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呂覽作內）史向摯（依呂覽作向摯舊本作高摯誤）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宣二）崔（襄二十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上文所引皆不書年此三字疑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

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釋】徵諸古籍凡述史事皆稱太史可見諸名銜中太史尤爲專職也此處當分節舊本連下便少斷制

【按】此當爲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爲截其前統徵史官名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爲漢法緣起也。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爲節從古先發端舊本劃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說文原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儁注〕風俗通曰沮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衞恒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据而言已郭黃諸本曾不如採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硜硜辯駁太似不必

孔甲尹逸〔舊注〕歸雲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言勳惟實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

伯嚭司籍見書志篇籍談注

趙鞅直臣〔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

終古向摯〔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左昭元〕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博學章〔漢藝文志〕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釋】跟前太史談下徵諸漢初職專記載最爲隆重其後漸輕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一無以字著述爲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一作窺天器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釋】申明上意謂記載反屬他職而本職反專占候矣

【按】此爲第二節愚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爲界前用遠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爲定當也。史通通部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意綦重焉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爲太史公而史記始作故太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後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蘭臺東觀著作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沿革之關鍵也。馬貴與象緯考序本此

武帝又置　至　行文書而已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臣瓚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

兼掌歷象前註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安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註曰掌天時星曆〔註〕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曆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褚劉馮揚知史務〔史記孝武紀〔註〕〕韋稜曰褚顗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爲博士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嬖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云〔按〕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張單王高知占候〔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又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餘見書志篇王立未詳〔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爲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註〕魏略曰太史推步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此其義也

〔按〕此爲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紛更史既載之故劉亦及之柱下五史〔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一有者字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此當有者字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舊誤謂著作任著作之務也時未立著作之名故謂字誤竟無它稱

〔釋〕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太史公書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子山於史未見成書然能爲哀牢立傳亦可以驗史才矣史通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註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局屬員之專稱

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史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論衡佚文篇〕子山爲上計史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爲雲南永昌府

東觀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原註〕改佐著作郎爲著作佐郎〔釋〕此上述設官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祕監職思舊誤作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爲祕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釋〕此層通之以兼掌見才難之意若中朝曹魏西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專稱東晉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隋志作撰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一作陟誤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釋〕此層標舉名其職者以諸之

【釋】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舉其名銜證當時職制耳

中祕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省其大著佐一人八人述同本文〔隋百官志〕祕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學士

束晳〔晉書本傳〕晳字廣微漢疏廣後也王莽末去疏之足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召晳為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史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云云〔按〕寶生譌作寶山正史篇書本如此今刊正有姓

劉謝顧許〔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傳〕善心字務本以策高第授度支郎中稱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釋】起四句總領蜀吳及諸胡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內篇第二十五言之詳矣【釋】已上記蜀吳歸命侯書皓侯字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〇此二國所書本此處節偏隅也僭字貼吳蜀說識段非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義門本有李字他本無與西涼二一作三非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舊作孫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舊作郎恐譌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一譌作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舉五胡十六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謂偏僭朝也

【釋】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偽最為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評不知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謂顧子失毋

王崇許蓋陳壽蜀志併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顧云志稱所稱果何志耶或謂壽又撰蜀古志僅載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則夫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為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仍亦絕無其人也雖置之以後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取此立論然漫襲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丁不推尋也竊嘅讀書底裏求到地者天下鮮矣

郤正為祕書〔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見模擬篇

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為祕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疏留之皓召瑩還為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即位後入東觀令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晉書本傳〕處仕吳為東觀左丞餘見書志篇後論

公師彧見晉書載記劉聰時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

劉慶見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事〔最書崔鴻錄甚〕有云命西曹撰集閣內外事付宋纂書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故此云蜀李也[晉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暠起靖恭堂以議朝政立泮宮增高門學士事委之門下[按]劉云二劉記當在其時也）南涼郭韶（[晉載記]南涼[傳]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祕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所[按]舊本作郎韶疑即郭韶也但本傳與晉書錄略皆不載國紀祭酒官）和苞（見晉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爲平輿子[隋經籍志]漢趙記十卷和苞撰）董統（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缺其人[按]公師彧以下皆證諸國有史官也事當具十六國春秋而崔本已亡但與正史篇十六國一條互證之略可見矣）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或作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知如御史如雜之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祕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參史下同未詳）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前廢帝元或譌作晉）以來三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釋】（此上徵其建置）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或譌置）史曹及洛京之末（孝文遷洛）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謂部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郭本注以纂僞易之）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釋】（此層述其任用）

【釋】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譯則國語傳偏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寓褒貶焉

元魏史臣（[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祕書監在從第二品中）崔浩高閭（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閻士早孤文才儁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爲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流稱爲二高）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頓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以纂僞易谷纂僞字穎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按]本節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括偉傳之文其中儁偉並撰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釋】（統述三朝如此）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名諡（當作號）雖易而班秩不殊【釋】（宇文襲古周官）故抽述如魏收之擅名河朔（高齊）柳虯之獨步關右（宇文周）王邵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釋】（各舉其人以徵之）

【釋】第八節述高齊宇文周而幷及於隋也。前辨職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觀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硏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注]內命謂王朝之臣）柳虯（[周書本傳]虯字仲蟠不事容飾遇婣王元季海徵爲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虯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爲監誡也漢魏以還密爲記注無益當時縟事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與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然祕書總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虯爲丞始令兼掌焉）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隋書文學傳）穎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贈穎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撰鑾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劉炫（見覈才篇注）（又隋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著書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弘甚善其言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無而字）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釋〕首述國典敦崇史職密近清華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泄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爲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閱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按〕此注一本混作大書非是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一作始）成虛設（此四句與制詔中雖居史職不得輒閱見所修等句之意）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語意不甚清晰恐有譌字）〔釋〕中段述事局之大概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釋〕末亦譏舉任職之人○此獨善惡兼舉由其胸中皁白積而不化一涉筆輒露乖角是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敘盛典則備其辭敘事局則略其概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末融小注論之矣○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館通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

鸞渚鳳池（卽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晉間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晚出左掖卽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微省兩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在南則尚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李仁實（舊唐令狐德棻傳）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爲當時所稱仁實頓丘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

敬播（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許敬宗（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牛鳳及（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迄弘道爲百有十卷〔按〕此書唐藝文志不錄宋晁陳鄭馬諸公亦莫之及大抵其人其書見棄於有道久矣

又案晉令（書名）著作郎掌起居集注（集集而注記之）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釋〕本節另述起居注一職首述晉制則兼編舊籍○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一作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釋〕至元魏則專掌當時記錄佗多他官兼職耳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是外史）宜立起居（是內史）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釋〕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正員至煬帝乃始專置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卽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

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一無者字也〔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二字恐當作載言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恐是籍字之譌王本作因之以成功即依義門訂本一無即字一譌作命字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釋〕找此一層特爲此官作注腳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筆者開局纂脩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專掌侍朝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正詠是官也以其與泛稱史官者職有攸分故曰述附於斯

庾崔虞蔡〔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濬祖脩區寓圖志〔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祕書郎煬帝疾其媮直弗甚用〔又文藝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郎左舍人右〔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如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

令狐德棻〔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周隋事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呂才〔唐書本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諧契即召直弘文館帝病陰陽家書多偽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援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本傳闕書起居官

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候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當自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真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

褚遂良〔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稾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顧胤〔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祕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修國史智周監莅致仕卒年八十二

張太素凌季友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釋〕就詩指出女史之古名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此十二字舊本無之必是脫文無此十二字不成語矣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釋〕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記則可見女史之置職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又以兩漢禁中撰述爲證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於天官此疏猶存此意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找以隋世奏置不行結之〔舊本此處連下節非〕

是

■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古有證据卒莫興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羅識議卓絕。攷唐志內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典聞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所謂錄內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不設也

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本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顧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其文與隋經籍志起居注述語略同再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二句是總統究結變置之文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脫穀梁赤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以官非史職而史有成書者撰焉

■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爲總收八句另一截是爲以不詳詳之義復遺餘矣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本音上聲■卒篇於同

■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二流匯爲相須成業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晳亦融洽如畫沙如連璐而論文於兜羅收裹處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此八字是末節之主案劉後漢曹魏志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一作劍論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糵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一作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借二史所列逸籍二人爲附名起劉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僞相雜是非眞僞指列名言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一作以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書本〕既而自歷行事僞其所長則云某代者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復賜若干良諸如此說往往而有遺使讀者皆以爲名實相符功實相稱○此段一本作夾注一本作正文〔按〕若作正文其文複沓無理作夾注者亦誤既非疏體又無別義亦無既而二字起法細玩之蓋是初本如此後來役戲今本失於坐汰編書者混經其間實乃羨文耳

昔魏帝有言一脫言字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書作則効歟■引言取義譏其無實盜名也末節蓋慨憤之辭

■此爲篇尾末節其言仍與自敘忤時一合相熟處難志習氣如此。節內細書反覆研辨悟到失汰羨文私喜得解自謂有功古人。論史必原職史之官猶買珠弃買其匱也故首外篇焉其爲體也主考稽其爲文也主敘述與史家職官志同方爲杜鄭馬三通發軔。通觀之有提有束有挨編

有抽𢍰元元本本一氣呵成爲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並逸〕

列名史事未詳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嗜酒能嘯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

魏帝有言（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史通通釋卷十一

史通通釋卷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書注總十八條四字按之不合刪之）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疑當作傳蓋指注經者）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疑當有倚相二字）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一作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釋】（已上是原始之文）爰及後古（一作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而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造唐虞已上之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釋】（此略言荒遠無稽不足證據蓋是徵掠之文）

【按】第一節爲正史發端是裝頭體不作正文用。舊本有右說三墳五典一行是以無徵不信之書爲史家首項殊與節末文義自相違反矣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後做此

伏羲氏（至）言常道也（並尚書孔安國序文）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已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一無案字）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釋】（數語提清尚書原本）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一多孔字）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一本作固據漢書作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釋】（一番斷嚮）古文尚書者卽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遷字舊譌在故字下）屢訪（一作採）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原注謂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釋】（又一番斷嚮）晉元帝時豫章（一多王字）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或作宮非）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孔穎達作方興隋書方字在下）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隋書作杭）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原注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敘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

（成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按]誤合五篇者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當作博）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釋]（至此所述始為定著今本）

[按]第二節述尚書也史通卷首六家冠以尚書春秋為史家之祖故茲敘列古今正史亦必從二經起元本節雖次第二實正史之初節也顛末依据節節詳明自此節始

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惠壁藏（[漢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

隸古字寫（孔序作隸古定[閻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隸即今之真書）

伏生歐陽夏侯河內女（[漢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隋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馬遷屢訪（[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王肅梅賾（王見尚書家梅見鑒識篇[按]此節所述內篇中多已散見合取漢書藝文志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并孔安國尚書序孔穎達舜典疏互證之則其文皆具矣）

劉炫（字光伯隋大學博士見嚴才篇[又隋書本傳]自為狀云禮詩尚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著有商書等經術議百餘卷）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一謂作所）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書字）十二公行事[釋]（已上言春秋之經已下言傳）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釋]（述傳先揭左氏）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釋]（次及公穀及鄒夾而就四傳中抽存公穀二家）平帝初立左氏遠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用）逮（一無逮字）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釋]（後卒事歸左氏）

[按]第三節述春秋也而必牽連傳家者春秋與尚書不同尚書義具經中春秋事詳傳內故原經者必原傳其說已著於六家也傳凡五家而舉一（左氏）冠四（公穀鄒夾）併四歸兩（公穀）抽三（左公穀）剩一（左氏）則專以左傳為主中主焉五傳顯晦不以優劣言但以乘除言考古之體則然。尚書春秋傳在六家篇只辨家數在本篇必求原委一略一詳各適分際。本節又為編年體立根腳

丘明恐失真（[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

公羊穀梁〔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隋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

鄒夾〔漢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公孫弘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儒林傳〕胡毋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又〕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穀梁蔡蕭議置〔按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戾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召問韋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李封〔後漢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為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為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鄭興父子〔後漢書本傳〕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預注見鑒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按】雜述諸書為國語作引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一小篇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按】述國語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政作楚漢春秋九篇【按】此述春秋已後書本連迄於漢初諸書下段

【按】第四節介在二經之後史記之前作上下束峽蓋正史以二經為發原之祖以史記為別子之宗法應分別標舉舊本此節與下一連殊失斷制

百二十國書見首篇左傳家百國春秋注

左丘明至末多採班彪傳略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舊本脫國字今照班彪略論補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一讓作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一本二字倒置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按】已上正原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原注〕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按〕王本此注作大書元成之間一多會稽二字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古本脫等字今本於等傳下有其龜策日者五字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按】此述書成已後事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一作糾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按】此述後人糾舉事

【按】第五節述史記也攷班史藝文志原本七略未立史部以太史公書附著春秋之後至隋經籍志繼經標史史記升居部元遂為定次故須如此列

節也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皆班彪傳略論之文）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十篇未成等句（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晏語原無龜策日者複句有張守節別引則之）譏周六句（譏周見模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舊本之文譏周原句如此也）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班彪傳作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固本傳作殷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釋】（原首作漢書緣起）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作僞褒新室又一本新室作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釋】（此正述作漢書）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按書作）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一無尤字）不類本書【釋】（此述續補事）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一無遂字）與五經相亞【釋】（此兼及注家也）○（已上皆言前漢紀傳體）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一無體字）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祕書給紙筆經五六（一無六字）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舊作本誤）傳並行【釋】（此另述荀氏編年紀）

【按】第六節述班氏漢書及荀悅漢紀也文雖煩簡不齊卻是二體並舉舊本但以說漢書三字作標段括一放一既於節意不全且使史體偏缺矣內篇之首云四家久廢二體角立豈忘此提唱耶

太初後闕（二句用彪固本傳原文〔章懷注〕太初武帝年號）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藝文志史岑見本集人物篇首馮段肅見後漢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其言鄙俗（并前好事者等句亦採撮班傳之文）雄歆美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王莽傳〕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樂茂成天功發得周禮以明因監非聖哲之至歆能若致〔楚元王傳〕王莽篡位歆為國師）採其舊事至建初乃成（參用漢書敘傳及范書彪固傳之文）坐竇氏事（〔固本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畏憲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曹大家（〔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之）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集九章算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注解二十五家（〔師古漢書敘例〕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按〕爵里文穎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悅服虔應劭並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著代

（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晉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
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臣瓚
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爲于瓚而水經注書引及之乃薛瓚也見李衎筆記跋）
荀悅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序〕撮敘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粗舉凡爲
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異（班固傳作異書本作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
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illegible]
（歷述後漢書纂輯層節是爲第一層）自是以來春秋考紀（此句書本作春秋世三字）
（王本世字下空一字）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
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或譌作允）雜作
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元）訖乎
永初（安帝元）事業垂竟而珍尤（一作等）繼卒復命侍中伏
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
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illegible]（第二層）至元嘉元年（桓帝元）復
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
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
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
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illegible]（第三
層）熹（舊誤嘉）平中（熹平是靈帝改元）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
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
志（本傳作十意）會董卓作亂大駕（此二字一本脫）西遷史臣廢弃
舊文散佚及（一無及字）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
君子自永（一作本誤）初已下闕續[illegible]（第四層）魏黃初中（文帝元）

唯著先賢表故漢（一脫漢字）記殘缺至晉無成[illegible]（自漢訖魏以無
成二字作一勒）泰始中（晉武帝元）祕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一作）
（說一作作今依彪傳）綴其所聞起元（傳作於）光武終於孝獻錄世
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傳作貫）庶事爲紀志傳
凡八十（依本傳書作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
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或作後漢誤）書帝紀十二（或誤作三）皇后
紀二典十（一作十典又以三譜置十典上）列傳七十譜三（嶠本傳作三譜序傳）
（目錄）總九十七（或誤作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illegible]（入晉以來彪嶠
兩編爲第五節大層）自斯已往（已往猶云已上總前而言也舊作後非）作者相繼
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
而遺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所存惟三分之一也）[illegible]（此八句總前又一勒〔按〕已
上所述編年語少紀傳語多要是二體雙勒也節內四族五家二句勿滑過）至宋宣城太
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
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
十志亦未成而死[illegible]（紀傳總結到范書止）先是晉東陽太守袁
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或誤作十三）
篇[illegible]（編年總結到袁紀止）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一作袁范）二家
而已[illegible]（二句事結二書爲本節主層束勒）
[illegible]第七節述後漢諸史也亦紀傳編年二體並述
自漢中興下暨劉宋時閱四朝作者尤夥故其敘
述源流較他史倍煩
始詔班固（至）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班固傳之文）
春秋考紀（漢書敘傳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彪〕固本傳
章懷注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用成語也書本王
本皆譌脫失考）
劉珍李尤（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

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本謝承書作李充充在獨行傳無撰史事注乃引傳為證不考之甚

伏無忌黃景〔後漢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邊崔朱曹延〔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駰傳〕孫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才美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覈才篇曹壽〔按〕壽字世叔即娶班彪女昭者也〔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按〕五人著作互見諸傳曹壽無傳之文

雜作后傳〔後漢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匽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以博園尊為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傳遺不敢有顯專之心安思閻皇后諱姬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為皇后延光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先本晉傳也

儒林崔篆〔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

順帝功臣　及　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倫用樹膚麻頭始造為紙者

馬蔡楊盧〔盧植傳注〕〔典略〕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位至九卿蹇登臺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覈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植傳〕植與日磾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誅王允收邕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乎允不從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邕前著作紀志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秘書丞司馬彪　至　續漢書　文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　至　九十七篇〔晉書華嶠傳〕所載篇目正同見二體篇〔又按〕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錄之風藏之秘府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府參軍遷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以謀反誅在獄中與諸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此中情性旨趣不得盡其意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illegible]其所數云云

十志未成〔陳氏書錄〕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曄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彪書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為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誣〔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經籍考〔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闕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攷

後漢紀〔晉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見賞後出為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先有張璠後漢紀者前於左傳家見之宏即採擷其紀為之也〔宏紀自序〕大史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周備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今因而代遺事略舉綱紀所論未史區區注疏而已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衞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一無監字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撰一作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redacted]此一段原魏志起本曾魏世所撰者此下本屬入蜀志起本而蜀無史局勑撰之書故闕之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一作峻字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一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一作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一無召字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redacted]此段原吳志起本亦吳有國時所撰至晉受命

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前但述二國此云三國者據陳所撰書為言也)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闕)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釋】(此段述陳壽撰志并其書出顯之事)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一作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一作紀)傷於簡略乃命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一無世字)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釋】(末段述裴注相輔而行)

【按】第八節述承祚三國志也馬班而後史家之作高簡無如此書然簡失則略非得西鄉注輔之徵事考言減趣不少故後段特詳裴作前於補注篇以煩蕪刺之而於此必以注本全之論取嚴文取備也。曲筆史官二篇深斥蜀無史職之言謂陳壽厚誣其君相然觀此節蜀志之先獨無撰著又似壽言未必盡誣意或官局雖存而勑修不預與抑子元尊崇史體回護武鄉姑為斡全之說歟

衞覬繆襲(〔魏志衞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誕璩沈籍該玄(〔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王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王即位與著作　王沈見敘事篇晉書本傳云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注〕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年二十為郎中著魏書〔晉書傅玄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魏志之繆襲否俟考)

吳大帝至召瑩續史(大段皆華覈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韋曜薛華三人並見史官篇其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並見覈疏吳志皆無傳)曜終其書(〔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部韋曜吳書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著作陳至寫其書(與陳壽傳同文陳書見漢書家)夏侯湛(〔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異聞錯出(〔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羣書凡百有餘種其錄之魏事者則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荀勗文章敘錄曹瞞傳魏武故事褒賞令漢魏春秋典論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語等其錄蜀事者則有王隱蜀記周蜀本紀陳書益都耆舊傳又蜀記常璩華陽國志郭冲五事張儼默記諸葛集等其錄吳事者則有張勃吳錄吳沖吳歷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環氏吳紀會稽典錄等其統錄者則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後書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英雄記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陸機晉惠起居注晉陽秋晉諸公贊陳留耆舊傳徐衆異同評高士傳文士傳列士傳神仙傳列異傳文章志等又有諸名臣列傳名族世譜名人集等多不可悉數也所述皆異辭故言異聞錯出)裴松之補注(見補注篇)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一脫)(郎字)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一作留)王銓(一誤作鈐下同)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書誤)(作書晉)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郭作文)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訴(書作斥誤)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

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illegible]自節首至此所述盡西晉
而止晉江左史一有官字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王韶之書
在檀道鸞上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八
書作大撰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
一家首尾該備[illegible]此層述東晉書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
東西二史合成一書[illegible]此三句述兩書始合皇家貞觀中有詔
以前後晉一脫晉字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
勑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或作書說數十餘部兼
引爲史十六國書爲紀一作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
記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
者皆棄其舊本內有編年體并棄之矣競從新撰者焉[illegible]歸到唐初
重修晉書遂爲行本○自此本定而晉缺編年矣故一體準行
[illegible]第九節述唐修晉書也敘舊本詳敘新本簡與
後漢史相類○上起三國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
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氏光始有
通鑑之作而後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
功偉哉○晉之後宋齊正史外尚有裴吳二編年
卒亦失傳
陸機東晳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後注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東晳見史
官篇撰帝紀十志
王銓并子隱及虞預並見二書及曲筆篇
私錄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
干寶晉紀見左傳家〔按〕干書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
鄧孫檀王鄧粲見序例篇著元明紀十篇孫盛見論贊篇著晉陽秋檀道鸞見序例
篇撰續晉陽秋王韶之見雜述篇〔宋書本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
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

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起是遠兩帝也其
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
何法盛宋書無傳〔隋〕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按〕法盛書
有掠取郗紹之說附見雜說中篇
臧榮緒〔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
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爲揚州徵爲主簿不到
貞觀纂錄〔舊書房玄齡傳〕貞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
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
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
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略〕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
眾手晉隋二書是也
晉史十八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
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盛劉謙之王
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錄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
雜說篇有曹干孫檀皆不之取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勑修之始羅致擇
書言
十六國書詳後第十三節
宋史元嘉中文帝元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
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
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爲
一家之一無之字言孝建初孝武元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
生或謂山下同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孝武年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
孫山蘇所述勒爲一作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
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廢帝
元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illegible]已上原宋世所撰至

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書錄作緝）史始（一脫始字）
自義熙肇號（晉安帝改元）終乎昇明三年（宋順帝）為紀十志
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illegible]（此述沈氏宋書○已上言紀傳
體）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
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illegible]（此述裴略係編年體）由是世
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illegible]第十節述劉宋二史也紀傳編年兼舉○江淹
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
之梁陳齊周四朝皆無志以為欠事不知實無缺
也斷限篇云宋史上括魏朝隋書仰苞梁代已見
其端矣惜此節不另詳宋史之所該不若後十八
節補述隋志之為明備耳及晚明太倉朱明鎬著
史糾嘗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
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補此節之遺改不
改姑勿論而使觀史者怳然悟志體之皆全洵讀
古破迷一快語也明鎬字昭芭老布衣見梅村集
蔡焯云

何山裴孫蘇（何承天〔宋書本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故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
撰國史山謙之見徐爰傳裴松之見補注篇〔又本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
孫冲之見臧質傳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亦見徐爰
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
啓聞誅〔按〕高闍者輿沙門釋曇相誣為亂者也）
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史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
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
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
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

沈裴（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
先著十（一作其非）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illegible]
（已上原齊世所撰○此下當有文云）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
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宋順帝）之年盡永
元（東昏）之代（此八句諸本脫闕今據本傳補入寧冒安縱之讖不敢陳率丁事也）為（此亦
補字）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illegible]（此述子顯齊書）
（○已上述紀傳體）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
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
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
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
所撰並傳於後[illegible]（此述吳均書係編年體）
[illegible]第十一節述南齊二史也亦紀傳編年兼舉○
已上二節攷隋唐志裴吳二書並入編年部而史
通內篇之首亦以附左傳家不與沈蕭本同門以
此知宋齊兩代亦二體兼舉惜此二書後竟廢亡
愚是以歎五百年史體偏缺也

江淹十志（〔梁書本傳〕淹字文通起家南徐州從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冊并典
國史〔鄭樵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為也〔按〕
〔隋志〕江淹齊紀十三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為條例為王儉所駁所撰十三篇竟
無文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
沈約齊紀（見二體篇〔又本傳〕所著齊紀二十卷）
蕭子顯撰齊史（啓撰諸句見梁書本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蕭
顯啓撰等句遂與沈約混為一書而本文二十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凡十大字如何著解且其後又有與蕭氏所撰並傳之語根從何處來耶蕭傳有期文齊書非逸史
其為脫斷灼然無疑故敢斗膽補入）

吳均齊春秋（見左傳家）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元帝元）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謂加功於前人所未完者）但既當朝務兼知（一作修非）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釋】（此段述梁史之作其功未就）（舊本此處與下段分節未是）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宣帝元）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一作且[illegible]）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釋】（此段述陳史之作前功亦未就○兩史皆姚察未竟之業也自隋文帝五句已梁陳合撰矣）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王本作述）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釋】（此合述兩史之成成於姚氏父子繼述之功也○二代亦缺編年書○敘二代史事至此猶未了越至北齊周隋三史後另節丁之）

【按】第十二節述梁陳二代之史也二史皆前代未成成於本朝又皆父業未就就於子述故用變例合述之體看節末一段自明編者不察率意劃裂其非元始分支益信

沈周鮑謝撰錄（沈約慶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爲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遷給事中撰史如故〔唐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昊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

（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爲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岐出）陳史顧傅所修（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傅縡〔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儉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唐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數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領大著作〔隋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姚察（并子）思廉（姚察見題目篇〔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救秦王府文學王胄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昊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昊隋志作謝吳）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劉淵）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封號）和苞撰漢（脫一）（〔漢〕字）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釋】（前趙匈奴劉氏史第一揭過公師彧書以和苞所撰作勸）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舊無二字）石事集爲（舊無爲字）鄴都記趙記（一作紀）等書【釋】（後趙羯種石氏史第二揭過徐王等書以田融王度等所撰作勸）前燕（慕容廆皝儁暐）有起居注杜輔全（疑詮字脫旁）錄以爲燕紀後燕（垂寶盛熙）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幷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釋】（前後燕鮮卑慕容氏史第三第四揭過杜董等書以范亨等所撰作勸）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南燕二主名）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

令仍撰南燕錄六卷【釋】（南燕亦慕容氏史第五揭過起居注以南燕錄作勒）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書（一脫李字）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釋】（蜀成實人李氏史第六以常璩所撰二書作勒）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苑通）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一作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釋】（前涼安定張氏史第七所述撰人凡四唯此無專勒）前秦（苻堅）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祕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一作南）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一作始）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釋】（前秦氐人苻氏史第八揭過趙淵等六七人書以裴景仁所撰作勒）後秦（姚弋仲）扶風馬僧虔河東衞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釋】（後秦羌種姚氏史第九揭過馬衛等書以姚和都所撰作勒）夏（赫連勃勃）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眞興（勃勃元）承光（昌元）之（一無之字）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一脫燒字）【釋】（夏國匈奴部赫連氏第十其史無存）西涼（李暠）與西秦（乞伏國仁○此下誤衍北燕二字）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此下當補累經遷轉今並失傳八字）【釋】（西涼狄道李氏第十一西秦鮮卑乞伏第十二二國史亦無存）段龜龍記呂氏（後涼）宗欽記沮渠氏（北涼）失名記（書本宗欽記謬粘秃髮脫去沮渠一家今點史補此大字）秃髮氏（南涼）韓顯宗記（書衍呂字）馮氏（北燕）唯有此（書譌此）三者（本有四種其一失名故云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後涼氐會呂光第十三北涼盧水胡沮渠蒙遜第十四南涼托跋秃髮烏孤第十五北燕信都馮跋第十六四國皆有史而一失名并作一勒○從上所述皆爲崔氏春秋起本也）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一譌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魏世宗宣武元）求諸國逸史逮正（一譌至）始元年（亦宣武元）鳩集稽備而（一本有以字一本而作已）（屬上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此三字譌作十）卷鴻歿後永安中（魏莊帝元）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釋】（歸到崔書都爲一集始成通行定本）

【按】第十三節述十六國春秋也雖不得並於正史而嚴疆分据地亘川遼戎馬交馳事關江介其書顧可廢哉顧崔氏書自宋史藝文志馬貴與通考皆已闕載至明乃有屠喬孫之本賀燦然序之曰晉記流行崔書放散遷之博考旁稽綴遺搜逸爰訂斯編吁何其不學也屠果博聞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原數謹循纂體顯號補亡各於正史載記之餘人見書其人事見書其事而條疏其下曰某人見某書某事見某書豈不卓爾大雅功高津逮哉乃計不出此而匿所自來掩非己有舉一切眞書胥變而爲贋書愚因是歎書之厄焚棄者猶小竄亂者甚焉盲出者又甚焉明穆神之際是已時則有若豐坊之魯詩世學矯語傳經王某之天祿閣外史偽稱蓄古紛紛仿傚僞種朋興若屠氏

者其爲晉出猶在陰陽形影間視彼諸家差當末減耳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彥鸞之舊是說也余猶疑之

十六國史（史通所記諸家零雜短卷書時已多刊落無從蓋引然知尋節中諸所勾勘恰與隋唐二志歷歷相符〔按〕隋志前趙則漢記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後趙則趙書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又二石傳二卷二石僞事二卷唐志作六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前燕則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僞燕尚書范亨撰南燕則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蜀成則唐志有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華陽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隋志有涼書十卷燉煌實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志作劉昞景即劉昞也前秦則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杜惠則在後秦則隋志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夏則唐隋二志皆無書西涼西秦二志亦無書後涼則二志皆有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北涼則二志皆有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著撰人據本文及史當即是宗欽南涼則二志皆有托跋涼錄十卷撰人缺今作失名北燕則二志皆有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並云魏侍中高閭撰而魏書韓顯宗傳有撰燕志十卷之文與本文合恐即與高閭合作已上十六國史史通人書俱缺者惟夏與西涼西秦也而二志亦此三國無書其餘雖失名互謚皆合於此願得讀書細意之業有）

崔鴻十六國春秋（見採撰篇〔又〕魏書本傳子子元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鴻任屬記言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按〕附記前秦之姓晉書載記曰蒲洪以其孫堅初生背有艸付臣又土之文改姓苻而世說識鑒篇注引車頻秦書曰蒲洪詐稱讖文改姓苻言己當王應苻命也堅生背赤色隆起若篆文其說與晉書異〔按〕車頻言徵苻命背篆不言何文而頻乃前秦時人則姓當爲苻宜可信晉書後出艸付五字自別有本亦安知非竹付之譌耶世徙以固史爲正然頻書幸留片羽孝標亦在唐前韋不足書互證之實耶附記之亦足廣異家也又古本鮑書說苻堅任仕徙竹雖艸頊竹頭古人通寓祭義固不相奸也）

附錄（〔按〕屬氏不著撰錄書名難據以爲正諸更其歸趣非無本史通此節所列人氏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不與史事者一人今就屬書有者附見之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亦拈出之）

（前趙公師彧書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爲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篇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祕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爲大將軍右司馬諸議朝儀勒器之作晉諸公敘贊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苻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遣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任德著南燕錄六卷蜀成常璩亦作據屠錄與稽莊等篇所記略同前涼索綏字士艾燉煌人初舉孝廉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劉昞屠錄與點煩篇略同前秦李威字伯龍苟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後苻堅見其事慙怒著作郎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整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爲堅著作郎精度敏達信佛法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後秦姚和都仕至左兵尚書撰秦紀十卷記姚萇時事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爲勃勃虜拜著作郎褒淵不知何處人自云書仕苻堅堅敗仕姚興父子弘滅入夏爲太史令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羣言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撰涼記十卷已上名見屠本者凡十五人又別見者范亨見魏書崔浩傳下節杜及之古輸宋書有傳馮翊池陽人裴景仁見南史及世說注韓顯宗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蓋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者俟續見補）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一脫唯字）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太武元）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書作閭讜）鄧穎晃繼（一諱繼）苑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書脫三字）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史字疑衍）書敘述國事無隱所（一無所字）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illegible]（此述魏史初時事）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一有中字）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illegible]（此述續修事）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

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書脫王字）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一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官私謂官本私本）所撰盡於斯矣【釋】（此述分體撰次等事○已上皆在魏世）齊天保二年（顯祖元）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令一作）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一作陸）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釋】（此述正撰魏書）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一無有字）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武成孝武弟世祖謚也王本改作世祖書成非）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爲穢史【釋】（此段加一層評論）至隋開皇勑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爲真東魏爲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勑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釋】（此帶述魏澹書而以世尚收書勒住）

【釋】第十四節述後魏書也其初但作編年體其後專行紀傳書○公最不滿收書故加多一段評泊然亦以托起勑改耳本處勿黏看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事見直書篇〔又〕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瑞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按〕鄧穎即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模即附允傳中本文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爲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難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爲紀傳（〔李彪傳〕彪字道固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光卽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爲穢史（通十五六行以北齊魏收傳劉諡之事語咸具矣其間所稱引諸人邢巒字洪賓中書侍郎尚書王遵業著作佐郎溫子昇見敘事篇暉業魏濟陰王新成曾孫四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睦仲讓不著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尚書郎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愔字〔北齊本傳〕尚太原長公主尚書右僕射封開封王）

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

魏澹顏辛更撰（魏澹見本紀篇〔又隋書本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

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闕一卷并目錄合
九十二卷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本傳〕字介隨開皇中太子召爲學
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隨書本傳〕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
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楊素別撰〔隨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
十卷別撰事見下
潘褚歐陽〔隨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
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後主緯元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
名曰黃初傳天錄或謂爲祿改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
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
後亦後主元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
注記釋述齊世撰述逮一作迄於齊滅隋祕書監王劭內史
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
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
今世間傳者唯十大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
至開皇初一有又字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舊作
已上送官藏之祕府釋述隋時續撰王志編年已成李書紀傳未竟皇家
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
演爲五十卷釋至唐初紀傳乃成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
家云釋高齊史二體並東○此節與後周隋二節事皆未了
按第十五節述北齊史也當時兼有二體迨後王
志廢矣
祖孝徵祖珽字也其人淫穢貪取〔北齊書本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
文林館續監撰書〔按〕黃初傳天錄是珽所創起居實錄書名以比魏文受禪錄獻武也或誤從傳字
載句讀作去聲遂改錄爲祿疑是年號時實無此元也

陸元規名見祖珽傳
陽杜祖崔陽休之〔北齊書本傳〕字子烈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爲光祿勳
監國史杜臺卿名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書侍郎祖崇儒〔舊注〕珽族弟也武平末
通直常侍崔子發〔隋經籍志〕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
王劭李德林王劭齊志即左傳家所引之書〔按〕十六卷唐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
探賾篇
百藥見本紀篇李安平注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祕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
色事有可稱釋周世初著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追撰
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王本作抵梧釋隋時續撰
皇家貞觀初勑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共
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釋至唐初乃成宇文史但有紀傳無編年
按第十六節述後周書
柳虬見前卷第八節〔又周書本傳〕大統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
牛弘見世家篇
德棻文本令狐德棻見前卷十節又詳後〔舊唐書〕岑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
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
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
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
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釋隋之正史
本無撰業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
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釋
至唐方經始撰定唐業由周隋而起故牽連周史東之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第十七節述隋書也。宇文周史本無編年隋
雖有王劭書止錄詔勑等爲記言體亦非編年類

也故二代皆一書歸東

王劭書（王劭隋書卽尚書家所引之書與齊志體例殊科閱者辨之）

王胄（隋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唐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

師古穎達（舊唐書顏籀傳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解屬文太宗卽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上謂梁陳及齊周隋四節所云）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原注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一脫爲字）五代紀傳幷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釋 已上統括五代紀傳卷目）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釋 此層另述五代志明隋書之志非專志隋也）

按第十八節乃總括五代諸書之詞此五書事垂往代史定熙朝志入一家典稽五族故另詳之。初閱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鶻突（晉後唐前唯有南北各四朝無五代之名也）及閱是篇翻檢令狐德棻等傳乃始爽然蓋其時入史唯南之梁陳北之齊周隋是唐修故也禪語有云上元卽是正月半因自笑平生經眼不經心處不知凡幾只坐繙書溜滑耳

五代紀傳（舊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續無乏於時而節牘未編炎涼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勑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玄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玄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幷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

五代史志（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諸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作李延壽傳則云補崇賢館學士受詔同敬播修五代史志而于志寧傳但云預修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韋安仁則無傳嘗用史通語證補之（陳氏解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按）陳氏卽本史通立解也夾漈志略亦然）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隋恭帝元）武德（唐高祖元）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釋 述本朝國史二體並陳○已上爲編年起本）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一作書）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釋 已上爲紀傳起本）龍朔（亦高宗元）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一作卿誤）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高宗初元）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一作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

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一作世)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武后九年)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高宗末元)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謂家狀)罕能自遠(謂遠於俗一作達非)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四語皆謂家狀所敘)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撤去之也)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按】(此一長段中具三層許飾而誣李直而年促牛冗俗而亂緯以推出重撰緣由也)長安中(武后十八年)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按】(此正敘重撰事八十卷是紀傳體)神龍(中宗元)元年又與堅(一無堅字)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爲三(或作二)十卷【按】(此三十卷是編年體)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稾猶有憑焉【按】(二體舊本連並播下節非)

【按】第十九節述本朝國史而以當職手撰者終之。須知所云八十卷三十卷者正如王隱之晉書干寶之晉紀山謙之之裴松之之宋史草創起本爲後來史局之藁底耳非完書也修本既行其書遂佚往代皆然說者乃謂知幾詈譏訶解撰著不亦寃乎。敘古今正史畢

創業起居注(舊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和武德元年歷黃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讀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與冊事)房許敬等立編年(〔舊書房玄齡傳〕房喬字玄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撰播並見上卷第九節〔又播傳〕與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爲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姚長孫等撰紀傳(姚思廉〔新舊本傳〕闕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三人傳並稱書監修國史〔文苑劉胤之傳〕永徽中累轉著作郎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封陽城縣男其從孫即知幾也楊仁卿無傳〔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按〕唐二書凡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亦可當史注)猶張衡之蔡邕(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按〕史通是語蓋反辭以況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李仁實(見上卷第九節)牛鳳及(無傳與前卷第九節參看)朱敬則徐堅吳兢(三人並見自敘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可作知幾本傳參補〔按崇文總目〕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其本更加筆削云此正與八十三十之數相合但總目統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兢皆可與此處本文參證)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一作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按】(得此二句得正史二碧溆字)

【按】第二十節乃通篇總結。讀此篇須將二體篇處處印合。史通一書皆議論體獨史官正史二篇屬敘事體觀其所述自史漢而下悉援序傳原文至梁陳以還咸舉見聞所接全書談史安可不辨史曹全史就評安可不綜史部議論敘事相須爲用是二篇者雖外篇之壓卷實內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盡於是

史通通釋卷十二

史通通釋卷十三

外篇

疑古（第三〇舊注十一條或作十二條今刊去）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釋】（以記事託記言發端起議）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此皆言也）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言則世多）（書知）其於事也則不然至（一作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書有以字）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釋】（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事略領局）（也）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二傳釋言爲多）擅名於（一作後）世又孔門之著錄（一作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又以左氏論語證之）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釋】（落到尚書記言略事是篇主）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釋】（篇局至此截其意總爲諱惡伏根）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原注事已成不復可解說）又曰遂事不諫（原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引經爲諱）（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屬先儒所釋也）

（惡發揚）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之下同）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舊脫言字）學者無（一作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釋】（至此落出略事之故意在諱惡是本）（序立言之指）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釋】（此五句見疑古大意）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卽修春秋）（也以春秋爲周禮書法故云然）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舊作語誤）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原注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釋】（定禮三項用他經陪證之）斯驗世（郭作世別作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則世史餘詐益無疑矣隱對後）（條近古莽雄桓玄司馬等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釋】（專歸到尚書）推者難詳（一作該）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一作評）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爲疑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尚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

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據竊之詐偽爲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爲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靑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焉假號汲壙之荒爛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聖且蒙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蓋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學無術以文害志恣行橫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不揣檮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爲名官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按〕名清上古人名

御龍拜職〔史記夏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嘉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

后羿寒浞兩見左傳〔又竹書紀年〕帝太康居斟鄩敗于洛表羿入斟鄩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伐斟鄩殺之二十八年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奔夏世子少康生在丙寅年乙酉少康奔有虞甲辰少康使女艾諜澆乙巳伯靡殺寒浞少康歸于夏邑

蒲姑伯陵〔左昭二十〕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舊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轅固生傳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隱閔非命〔左隱十一〕羽父請殺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閔二〕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惡視不終前見編文後見惑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或作峻下同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民或作臣誤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或此譌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一但譌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脫一矣字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嬗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爲後此諸條作引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渾沌之沌左作敦讀如沌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少一于字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書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疑脫堯未傳子句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譌於帝者得

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一脫古字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嬗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嬗局至元明始轉然後僞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謂文身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一作負重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當作遷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無者字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也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至蔡傳以陟方作升遐解而又援竹書帝王之沒曰陟為據或又以漢書注掘土為坑曰方為方字之據若爾則只如竹書書陟已足即綴一方字尚可強通而復綴之以乃死何耶蔡云猶言殂落而死也殂落下添而死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句法畢竟孔傳為正但以大禹謨受終之文抑之是時禹攝帝位久矣舜不應更事觀巡恐謬古經此等處當闕疑

趙遷〔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趙世家〕秦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滅趙

徙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帶引此句蒙前條說下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書謬作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文之殺季四字羨文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舊衍此字篇前舊衍後字言之詳矣此條前後並無文丁殺季之言故知本文句字多羨夫唯益與伊尹見一作受戮並一無並字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猶通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晉安帝改元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按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蓋舉稱亂殺身者以為世鑒

益為啓誅〔黃補注〕案竹書紀年啓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啓殺益事蓋瑣語中載之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又〕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季歷〔按〕文丁即太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又〕晉書束晢傳引紀年之文亦作文丁也〔再按〕本條除領句皆言上殺下之事妄人不解文義并不考文丁為何人遂乃改丁為王耳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廣州刺史桓玄舉兵反元興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

（辛江陵五月晉獲湯遷斬亥赴鄱盤洲乘輿反正）湯誓序（書本誓誤作誥又脫序字）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句止此括周書之文）此則有異於尙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一作合）夫（當有周字）書之作本出尙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一作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僞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矣卽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覈彼輩之魄亦盡態矣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在逸周書第大十大其略曰湯將放桀士民奔湯國中虛桀請湯曰君有人請致國湯曰否士民惑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何必君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桀復請湯言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桀徙于會又曰國君之有也湯不能止桀而復請三千諸侯曰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湯讓務光（〔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作瞀〔讓王〕篇湯將伐桀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尅之以讓瞀光曰吾子何不立乎辭曰吾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惡得）（無罪陳琳句謬引）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一作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一作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寬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興之罪而爲之辭也

陳琳檄（〔文選〕爲袁紹檄豫州〔善注〕魏志曰陳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至是乎伯對曰書云）（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舊脫序字）云殺武庚（序云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案祿父卽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一作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一譌議字）（爲於義二字）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民）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當作申包胥）向若隕讎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按此條傷魏晉而下諸末造鮮義旅也寧爲高貴鄉公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生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豈祇爲殷頑雪涕而已

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伐殷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申包胥〔左定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師乃出王卒復國若作伍胥於本條不切矣〕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尚書序〔舊脫序字〕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二句序文〕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一作曾〕無愧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某〔書名闕一爲其〕書曰朱雀云云〔朱雀句當有本文云云字誤〕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一作設也〕其疑八也

按此條亦提破司馬擧昭爲例前操後裕等皆比於一科

九錫六馬〔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荀勗猶謂人臣〔晉書〕荀勗字公曾晉武受禪拜中書監〔按〕諫昭之語本傳不載〔世說〕方正注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良史書著佞倖傳蓋其人媚賈賊晉者也是其前諂馬傾曹可知〕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書名恐誤當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一作懷〕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蔿見〔一脫見字〕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姘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拈尚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知幾一以後世情事揣之詎足與辯夫亦心惻於隱太子之事乎

呂氏春秋〔按此句定誤嘗取其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縱觀之曾無一語及太伯事者試抽吳越春秋覆之乃遇其文今錄於左〕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蒞政〕衛伋〔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太子娶齊女而自取之生子壽子朔伋母死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按〕事見左桓十六伋左作急子〕楚建〔左昭十九楚子生太子建王爲之聘於秦費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二十年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太子建奔宋〕雞斷尾〔外傳周語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爲吳太伯（晉士蔿語見左傳閔元年）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左作蔡）蔡叔夫豈（舊誤其）不愛王室故也（昭元）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皆君奭序之文）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一作誠）而周公自以不誠（當作咸假用左氏語）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一無之字）敕淮南（此下一增明帝二字）寬皁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一作其）義薄矣而書（舊作詩）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爲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爲此說者於隱巢之間喋血之變或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敕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入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雜奏所犯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寬皁陵（後漢書光武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驕奢有告延作圖讖祝詛事顯宗特加恩徙爲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屈法王會莫悔今貶爲侯後幸九江見延以喜以悲復爲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釋】（十疑皆在尚書之世也此三句點出）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一作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釋】（數語繳完）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一作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一作三代非）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釋】（加此一層明指出後來篡奪諸代互相推勘之旨大意言遠古諱略猶且異聞錯出況若後代姦雄繼使上生彼世其諸逆節數見疊殘又當何如哉）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一脫之字）篇吾取其二三簡（一本此下有而爲累文與近古同焉九字詞義未亮一本無此九字）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一作哉）【釋】（末段與內篇抑馬揚班同意誠著述家無騖荒遠也）

【按】此十疑後跋也不入條數。此等書怒其非聖無法而嚴爲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爲解者曉人之辭也徒駭其拂經橫議而出我巾箱剩語與之講是對非則癡人之辭矣浮翳障日日豈瞑明促促焉起而詈罵之傳稱魯人爲敏其類是哉

史通通釋卷十三

史通通釋卷十四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朱庭鑄葆林　許卓然脩來參釋

姪思學洲士

外篇

惑經第四○題下篇中舊皆有注或作二十條或作二十二條皆未允今併去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民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作然而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舊有之字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按首言至聖不拒人辯難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按此言願獻疑義○已上總述遺經而言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末借詩易折歸春秋一本連下非

按此亦序也但自表作之之由不參別意所言聖人胸次見地高明

案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喻通後同者有十二舊亦連下

按惑經專主春秋通分二截曰未諭曰虛美此四句爲未論諸條作總挈也○經何以惑爲傳惑也爲傳惑曷爲言惑經傳主事經主義義權也事物也有物於此雜然而集吾衡吾受而權之而等者敧焉變者膠焉失在物乎失在權乎曰在權春秋事同書異事異書同故惑在經矣曰惑經是乎曰惡乎是經由聖而作聖不可知惡能知經不知而爲之辭是非聖也然則奚而不斥也曰無庸也事形何常義類何盡惑而辯聖人弗禁雖然傳實惑之聖人筆經不筆例傳者例岐而經岐自傳者注者各以意爲鋼而春秋一經自此多事矣曰歐陽子言之矣捨君子而從聖人捨君子者捨傳也捨傳可乎曰吾不奪子以可吾將竊子以能子能比十二公之傳而捨諸乎將擇而捨諸也擇而捨諸則子奚擇而捨之非聖不可捨傳不能十二未論之云吾以過而存者存之○十二未論不得與疑古同科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一脫禮字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照春秋世次當作鄭楚及齊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原注〕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君夾敖哀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鄭伯髡頑卒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按〕舊注三弒與本文經文並皆失次今依春秋世次列之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或刊作擬指非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

所未論一也

又案齊乞荼一作野幕之戮弑一作事起陽生楚比靈一作乾谿之縊弑一作禍由觀從原作灣書誤〇〔原注〕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按〕此注舊在捨其親弑之下今移此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舊脫卞字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一脫以字沃庭俾廢鑪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曷一作不書弑乎〔原注〕宜書云闕弑邾子其所未論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弑君事故連類言之。乞先召寇比遽稱王皆法所不逭知幾多此一惑由墨守杜注故

趙孟貶爲人〔宣二經〕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注〕晉趙盾興諸侯之師長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傳首孔疏〕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子長者稱伯所以別也如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

杞伯降稱子〔僖二十七經〕杞子來朝〔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

虞班晉上〔僖二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傳〕先書虞賄故也〔注〕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楚長晉盟〔襄二十七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人以爲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注〕蓋孔子追正之

齊鄭楚弑以疾赴〔哀十經〕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故不書弑〔襄七經〕鄭伯髡頑卒于鄵〔注〕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昭元經〕楚子麇卒〔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反不討賊〔宣二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嗾夫獒焉鬭且出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藥不親嘗〔昭十九經〕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凝脂〔中華古今注〕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燕國所生〔舊書崔仁師傳〕凝脂猶密秋荼尚煩〔按〕蓋謂刑峻

齊乞楚比〔哀六經〕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傳〕陳乞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公戰於莊敗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不可以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昭十三經〕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楚子次於乾谿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盟于鄧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皆疑於免罪春秋而書之以爲弑主〔按〕悼公卽陽生安孺子卽荼比卽子干黑肱卽子皙棄疾卽蔡公〔又按〕觀從作常壽誤筆也

邯鄲圍池魚及〔莊子胠篋〕有魯酒句〔郭注〕楚宣王朝諸侯魯後至酒薄宣王欲辱之不辭而行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梁得圍邯鄲〔精波雜志〕張無盡一表有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以池仲魚爲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不主姓名說

邾之閽者〔定三經〕邾子穿卒〔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旋小便廢墮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縣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衞因桓恥一脫恥字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或作夫君子三字皆誤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

一無也字無乎字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原注〕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舊無此三字今補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按已上二條傳注互有爲君諱之文故亦以類舉

滅衛不書〔閔二年經〕秋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爲之諱

召王稱狩〔僖二十八年經〕天王狩于河陽〔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隱其召君之闕欲明晉之功德

再與吳盟不書〔哀八年經〕吳伐我〔傳〕吳人盟而還〔又十三年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辛丑盟〔按〕二傳注並見節內

公及戎盟〔桓二年經〕公及戎盟于唐〔按〕注無恥戎之文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一作也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此條因入讙以叛之下杜注有略家臣之說故舉雖賤亦志爲案以賤例賤以書剔不書

以地來則志〔襄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以濫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入讙無聞弓玉獲記〔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欲去三桓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注〕不書略家臣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以名書書字舊在以名之上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改爲殺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原注〕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諭例皆倣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按已上二條以子臣連舉子之卒從書名不書名起疑臣之殺從及字混弒字起疑。北平本書及其大夫節端云文義甚明不必致疑愚謂準之後史則疑生焉後史凡於預君難者必書曰殺某官某否則曰某官某死之未有統臣於君而云及者

般野以名書〔莊三十二年經〕子般卒〔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注〕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三十一年經〕子野卒〔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

惡視云子卒〔文十八年經〕子卒〔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前詳編次篇

弒君及大夫本文已詳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哀公混入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舊衍與字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猶云此何爲者是繳上之詞國家之一字衍事無大小苟涉嫌

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論八也

【駁】此條專指爲本國諱言

隱桓戕弒〔隱〕十一〔經〕公薨〔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桓〕十八〔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經〕〔注〕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經〕邾人戕鄫子于鄫〔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昭哀放逐昭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季氏反兵逐公徒公出奔〔經〕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注〕諱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者〔哀〕二十七附〔傳〕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按〕哀之出非逐也且在經後惑經不惑無經者蓋章經對之病屬

姜淫奔般夭酷〔莊〕元〔經〕夫人孫于齊〔注〕內諱奔謂之孫般夭即子般卒

送晉葬與吳盟〔成〕十〔經〕晉侯獳卒公如晉〔傳〕公如晉晉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與吳盟見前

爲齊止爲邾敗〔僖〕十六〔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七〔經〕公至自會〔傳〕淮之會齊人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又〕二十二〔經〕及邾人戰于升陘〔傳〕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注〕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盟不至會後期〔文〕十五〔經〕諸侯盟于扈〔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不書諸不國別序諸侯〔文〕七〔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後至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諸大夫

晉春秋及紀年二書畢竹書中之目故句內與字是所詳見春秋家及申左後注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此句經文伯于陽古本複此三字今本並脫者何公子陽生也〔原〕〔注〕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一多書之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自經文已下至此並公羊傳文夫如是一有闕字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論九也

【駁】此條駁公羊也惑經何以駁公羊以其有孔子語故及之

伯于陽公子陽生〔昭〕三〔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十二〔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云云〔注〕斷三字問之孔子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按〕公羊自創爲何謂犯父命出者奪其國如哀二晉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而不言衞是也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二十五楚納頓子于頓其出奔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爲誤而創爲說曰史不可革可謂臆說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百二十國書悉如是殘缺乎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謂定六哀元之間其於許事必有闕文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論十也

【駁】此條兼經傳爲說

其間行事不書〔郭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圍蔡之許男即元公成也子元失考〔按〕春秋闕書劉摘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駁劉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當作宗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謂魯事詳於晉亦在晉未見春秋前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

〔原注〕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此夫至此二十八字誤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一無者字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就他國赴告說亦是連類。通觀十二未諭除陳乞楚比外皆不能無疑劉氏惑之爲得爲過然滋之惑者傳實爲之注又附益之劉氏護其子而譴其母是爲不知類耳

晉滅三邦〔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滅霍〔注〕三國皆姬姓不以敗告不以弑稱不以敗告者〔左隱十一〕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也不以弑稱者卽篇首齊鄭楚弑君而以疾赴之事也宜名不名應氏不氏不名如隱七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如莊二十五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又如宣十經齊崔氏出奔衛傳言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之類是也不氏如成十五經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春崩夏聞秋葬冬赴〔按〕句不過言赴聞踰期耳春夏秋冬字不必泥如僖八經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云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是卽崩聞之不以時也至諸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會書不書葬緩葬遠葬闕月之文而赴不以時竟無的攷

凡所未諭其類尤猶作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按〕此數語束上之文也不應入正條之數舊注有十三條字非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一作知指實推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此是虛美總挈。十二未諭皆自出之疑五虛美則摭舊說以爲翻案未諭猶婉約其辭而虛美則公然指斥是直罔知忌憚矣法當絕之勿使並進者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墳出一作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一作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剌殺其大夫曰殺一脫殺字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原注〕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其師出隕語晉春秋也按紀年二字恐誤今其書無此文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一多能而二字殫說矣一無矣字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按〕此條摭太史公書爲談柄書有筆削之言遂尋出家書同文及存而不正以爲翻案

曰止曰剌曰殺〔隱十一傳〕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又僖十七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注〕內諱執皆曰止〔成十六經〕剌公子偃〔注〕魯殺大夫皆言剌取周禮三剌之法〔又公羊僖二十八〕

（傳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外殺曰殺多不勝之辭）

執行人（〔昭二十三〕〔經〕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注〕執行人譏晉執使人）

鄭棄師（〔閔二〕〔經〕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東〔注〕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筆削四句（語見孔子世家）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一作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章）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按此條摭左氏郲黑肱傳爲談柄傳有勸懼之言遂尋出誣罪赴亡承告無革以爲翻案

執滕子（〔僖十九經〕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傳〕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按此言罪在被執者而僖傳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則所罪實在執者也時宋襄又執鄫子故曰二國）

弒郟敖（見首篇）

又案（舊脫案字）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疑當作弒）而不隱（宣二）南史執簡而累進（襄二十五）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原注〕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弒（或作殺非）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〇主被逐也〔按〕有七作有五者是視不得當君哀出非逐且在經後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按此條摭孟子亂賊懼之言爲談柄因尋出弒逐缺錄使有逃名以爲翻案

晉司馬侯（〔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堂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云云又見六家春秋章）

甯殖出君（〔襄十四〕〔經〕衛侯出奔齊〔注〕不書逐君之賊從告〔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怒孫文子曰弗先必死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又二十傳〕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譏作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記作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倒一本罔作）亡褒（史記多忌字）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按此條兩摭論春秋之成語爲談柄而假還言以翻孟案也其意以爲辭微則非任罪者

孔氏著春秋五句（史記匈奴傳贊之文）

又（一脫又字）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一脫班字）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一作也）

按此條談柄强扯漢書微言二字以當左氏婉晦之旨遂舉晉楚兩事證其未絕繆甚矣况兩事並與婉晦不倫似此翻案尤成詭辯

江乙（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絀之無何乙母亡布言於王曰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為盜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為而不以是王其察之）

徵言絕（漢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按語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誤作云）

按此十餘句專東五虛美詩辭也

孟子語（見風俗通注見疑古篇）

昔王充設（一作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一譌作破）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按此數語總結全篇與前節俱不入條數。夫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不揣憃愚竊奉子言為信春秋者據魯史之文直書之雖孟子云作恐亦得之傳聞也愚又竊以修正諸經之說出自列禦寇孔安國述之而寖盛於七緯家言以為有刪有定今一一考之皆未見其然夫子惟大易有傳推明觀象觀變之方而亦非有所作也夫子所以功在萬世者當是之時羣言爭鳴聖道堙塞夫子於百千哤雜之中表舉六籍以授七十子之徒諸不在此科者屏不使進由是學者得不岐其所往而經由此正統由此一焉夫子舉而表授之卽先王之六籍皆一聖人之六籍矣固不必刪之定之而后為功也夫子之教具之論語於易曰學於詩書曰雅言於禮曰執曰約於樂曰知曰聞（獨有樂正一語亦止整次詩篇）至於春秋且靡有言焉故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則諸言作云作云者其後起之騰說歟。又思之論語之言史者亦有二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玩此二言則春秋之不輕改作益明

問孔（王充論衡凡三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其言甚誖）

申左（第五〇郭本序與文作兩片最合諸本橫分皆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初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釋（首原三傳行世獨左氏最後）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一作讓）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哤聒（舊作龐聒或作聒龐並譌）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舊作至誤）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也）至（一脫至字）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滯莫得而申者焉釋（次述本文）（論者之低昂以引下文）必揚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釋（此句揭出本指）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一作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一有亦字）末世口

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國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自但自古至此證舉諸家評論紛競如此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或譌文不足觀也〔釋〕譏遍評左諸說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所字疑列之於後〔釋〕結到申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哤聒〔蜀都賦〕讙譁鼎沸則哤聒宇宙〔晉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哤說文曰聒讙言也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侍中賈逵章句〔又本傳〕肅宗特好左氏傳詔逵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出三十事又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在秦為劉氏〔按〕左文十三年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漢書〕高紀贊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奔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陳元〔後漢書〕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元詣闕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讙譁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提二句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當有則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問以辯義義之□者曲以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按〕此條缺三字諸本皆以臆文連下或妄增別字今並作方空格俟後徵此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釋〕一長據韓宣聘語原本周禮立說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十字文義方足今脫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釋〕二長據魯備文籍史官廣見立說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釋〕三長據聖人稱許親從膺授立說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舊誤作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一無者字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舊誤作言既而先賢耆舊〔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恐當用此二字舊作班馬無涉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皆版本模糊後人妄填之過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釋〕一短以高赤之生時地不如左氏為言〔按〕本節正與三長隱括相對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此字疑是之二字之譌加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一脫錄字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業一作筆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釋〕二短以二傳載語得之傳聞不如左氏所載有內史馬父實評為可徵信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

美其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舊作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釋三短以二傳載文出自胸臆不如左氏有源有委○已上二節用意略同歷歷相衡此前已闢出義論矣猶未徵事舉義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此四字舊止一字又誤作麋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昭元及公穀舊止作公羊非作傳重一作不非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釋四短拈出事實以確稽局見爲衛見二傳考事之疏略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與漢書句稍異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釋五短拈出義例以後人用公羊決事爲說見二傳研義之不精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此下有闕文當補曰斷然可知釋此四句是總上語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此上皆闕文今補爲

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舊作惑經篇載之詳矣釋此層引下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一作必彰眞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九字肆筆拂經且自害志刪之乃無語病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原注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一脫弒字隱桓昭哀通經後之傳爲言然哀字終屬假借或誤作襄叁非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一作代成聾瞽者矣釋自尋斯義至此申透三傳之中專當用左之故也局至此截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釋此又是提筆更撫他書合二傳博勘以相證取總見功高於彼○下分記事記時二語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舊誤作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按出檀弓原注失今補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一譌堂○原注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睢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舊衍其字哭於陽門

（書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書衍）（齊字）桓（書衍所字）滅春秋爲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傳作正）大夫皆執國權（原注出穀梁傳）【釋】（已上六項徵記事）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平（書作昭諱）夫人（原注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書衍王字）葬馬（原注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一無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劉向七略按舊作七錄非）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原注出劉向說苑）【釋】（已上大項徵記時○通記事記時二篇各大條皆兩兩屬對其中衍字法在必除非任意裁創池順文讀去）（自論章法此處當先著四語槩括如記事之淆譌與下四句配今缺）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槩括記時之淆譌可悟上片之缺）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釋】（推左氏爲功之博至此歟如二傳之簡約爲能逮此乎○以下總對二傳作束）然自丘明之後迄于（一作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寖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錄辭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書作勖）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原注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爲師範（一譌作晉紀○原注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釋】（然自丘明至此原左傳久隱而得顯）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或作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中史公不見左傳之說不相照顧）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一作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釋】（末引孔語遷文仍歸到聖人傳授作結）

【按】局內兩層前專後廣所徵年事詳明大致皆與二傳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赤非申左於聖經也莫誤會○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臣弒奪史通此處最喫緊故三國賊君而以疾赴則詰之再三衛輒拒父而以國據則衷之論語是持世大閑○尋斯義之作一段謂左承聖囑藏顯互彰則左之功孔實總之矣再觀故孔子曰一段舉出授受證據歸到功由孔經則向之惑今悉解之矣此知申左一篇是惑經回向文弃是懺悔文○是書譌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評家訓家居然點句罔出疑情幾於沒文理憒字數者可異哉

司鐸火（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授經之託（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周內史（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閔馬父（昭二十二王子朝作亂二十六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爲）

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韋注〕言君所作則為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於最後句補注之

公穀依違〔左〕昭元〔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聞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公穀〕經楚子卷卒俱無傳不見弒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左傳作麇

成方遂〔漢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叱收縛曰昔蒯聵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卜謂曰子狀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卽詐自謂坐要斬

雋引公羊〔公羊〕哀三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其義與夫子不為必也正名相違反

其言河漢〔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晉霸屠岸　此言國末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攻事也〔宣十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

魯儁馬驚　此言戰方獲儁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莊十〕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傳〕凡師得儁曰克〔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遇邲兩棠　此就邲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說也遇邲卽前宣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邲鄭地〔按〕今開封府鄭州東有地名邲城是〔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晉鄭在北乃反云南失之遠矣

睦晉覘哭　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覘伐非情也〔襄二十七〕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時宋子罕方為司城〔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平侯曰民悅殆不可伐也

滅項為諱　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僖十六〕會於淮〔十七〕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再盟失政　此則繼霸失政之岐其說〔襄三〕夏盟于長樗〔又〕單頃公及諸侯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按〕時則晉悼方繼霸為盟主〔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秦穆荊平　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僖十三〕晉乞糴於秦〔十五〕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文三〕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按〕秦穆見春秋魯僖文之交〔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士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為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慚遂退舍〔按〕秦女卽楚平為太子建取而自取者事去秦穆時逾百年矣

韓魏楚莊　此言一後一前事不相及〔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復韓魏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駰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三國

列子鄭穆　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又有仲尼名篇蓋其書擧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略〕所校列子定著八篇皆殺青書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豈書稱孔子者人反在前乎

虢公簡子　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虢紀不錄俱早亡〔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曰血脈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虢君聞之出曰幸而舉之扁鵲屬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間人于時虢亡

久矣

欒書晉文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謀移前世也〔成四〕晉欒書將中軍〔六年〕欒書救鄭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注〕武子欒書〔按〕在晉景年〔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文公景公之祖

荀息晉靈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說移後代也〔僖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齊于次又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文選西征賦注〕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上書求見曰臣能纍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卽壞九層之臺〔按〕孫息卽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又按〕今本說苑無此條史云知幾子取著續說苑廣向所遺而刊落怪妄今豈其刊本邪又曾鞏序更有不全之說見雜說下注〔晉世家〕靈公獻公曾孫

汲冢書見春秋家〔又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取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劉歆作五原守〔楚元王傳〕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讓之諸儒皆怨詆歆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

王接荀顗〔晉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束晳述而成之陳留王庭堅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按〕荀顗傳中無汲冢書語

志在春秋四句〔公羊何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史通通釋卷十四

史通通釋卷十五

外篇

點煩第六○煩或作繁文內並同○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九字可刪宜創雖七敘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此二字一止作居字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一少勢字易悉釋揭出丹黃點示之象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釋援出成式可仿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一無煩字上原注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一作如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是非苟誣前哲釋結明所以鈔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眞點去文留譬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爲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召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數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一有必亡二字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而字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加一作移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啓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之字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史無此三字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皆古本有皆字史內無皆字不謳謌此二字一作之字按一作之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內不之等七字并入此一句中故加皆字以該之則其下謳謌二字亦當作之字也丹朱而謳謌舜已上堯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舊脫年字三十舜年以下等字古本有俗本創堯舉之已上舜紀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卽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

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謌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二十複出之文見舜紀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帝字照史補)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書衍曰字)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清晝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初字照史補)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史補)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史作戮)者也項氏世世(史有爲字)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況文內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呂后(郭誤作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史有女字)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史無此三字)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郭脫如意二字)類我又(史無又字)戚姬幸常獨(史無獨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史無此三字)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原注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溷爲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劉意蓋謂并可不點矣而史既有之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幷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見加不見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史無此十字皆細書溷入者)景公卒糾之(此二字史作宋)公(據上易糾之字則此公字亦宜省)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此下史有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九字)父公孫糾糾父公子(郭脫此二字)褍秦(史疊褍秦二字)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節首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在所點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十二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

此失元公會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
重復入字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
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
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史無
之字下同)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宮字)制曰下御
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郭脫守字)尚書令
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
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
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
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
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
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謹字
郭史補)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疊三字郭史補)臣賀等議曰(史無曰字)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
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憃(史作憧音義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
時臣青翟臣湯等(郭本此上脫二十二字)昧死請立皇子臣閎
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痕如此但此一篇所
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
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句意過當有誤)故漢
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閒者陰陽錯
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
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
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衞於
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
章宮衞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
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
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衞於
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衞士各令就農丞相
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
皆做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
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諸本作云誤)主者施行而已
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
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
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嗢噱(或作唱數或作唱噱並誤)而已必
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
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

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敍錄霍䟽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敍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史無以徵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照史改舊誤作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此七字史作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刊正郭王本並倒）不絕也（舊脫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史作俶音義同）儻之畫（史有策字）而不肯仕官（王譌作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照史疊趙字）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軍字照史補亦作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或作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史衍下同）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今齊湣王已益弱方（或脫方字）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衍）王爲帝秦必喜罷兵（王衍而字）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有仲字下同）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字照史補）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史作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史作且）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有國字）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既字）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者字照史補）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一脫爲字史又有久字）居此重圍（重圍史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一作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史作噫嘻）亦太（一脫太字）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烏（一作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譌作矣）吾將言之云云（依例當有云云字舊脫）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各）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

舊多而字 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云云 云云字亦舊脫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 舊脫秦軍二字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 照史疊魯連二字諸本脫 辭謝者三 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 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舊譌致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 二字舊脫 傳曰 依劉當有曰字今補 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 二字亦依劉補 謫 謫字史作乃以二字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 史有行字 聞長沙卑濕自以爲 史無爲字 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爲長沙 史有王太二字 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 長沙疊字一脫 卑濕自恐 恐字史作以爲二字 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 二字脫照史補 無狀哭泣 二字脫照史補 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 舊譌二 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 氏一字脫 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 決嫌疑以下六句古本有俗刪 多驗云云 二字亦依劉補 詔召 召字照史補 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者字照史補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譌作與照史改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 一作其 悉而 一作以 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 史疊醫藥二字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 皇字史脫 后八年 舊多中字 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 諸本慶字作已字 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 論字補 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 史譌音 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 史有所字 明歲即驗之有驗 之有驗三字脫照史補 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 諸本脫即字嘗作常 以爲人 史有治字 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 史有所字 臣意年盡三年 二字脫照史補 三十九歲 歲一字脫 也齊侍御 御字脫照史補 史成自言病頭痛 頭痛或誤作也或誤作邪 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 (原注)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此十一字諸本皆與標數併寫愚意移作尾注爲是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爲此廢卷也竟東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 一譌位 後 詳文義當有後字諸本脫 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 一多公字非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

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諸本作每照史改）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作從照史改）遂不聽（聽字史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脫所字）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鎭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卽其詠史句不應此處先提恐是羨文）聲既清會（會字照史補）詞又藻麗（麗史作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諸本譌頃照史改）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　從桓溫北伐（史作征）作北征賦皆（皆字照史補）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衍桓字）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或譌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譌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諸本衍便改二字不成語）移韻徙（諸本譌從照史改）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史有溫曰卿思益之六字）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　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郭脫宏字）自吏部郞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舊譌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郭譌眾）就左右取（諸本作以照史改）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史無此六字而歎字下復重出亦恐羨文）時人歎其率（或作卒）而能要焉（〔原注〕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禮劉蓋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羨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卽加字處其下複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凡在坐者皆稱之及門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聟卽古婿字）誰坐此席者吾當婚（或作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魏書作肅然不如湛字勝）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郭脫昞字）其

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昞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檢核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撿章句最繚繞者爲條總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葢舉正史首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彙爲一書疊見複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疵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究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禮按史記內所摘三王世家一節劉氏纔點出九而歸類卻疎何也專條當日殆倉卒得附擺注家疑時漢初作諸錄卷式十宗可議禮書一節皆二十題目誤爾何煩不煩亦云又張晏注以爲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卷十五

史通通釋卷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〇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連斷多○外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闕一字脫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弒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弒者以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弒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按子我即闞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二傳所載謂公穀所載之經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謂經獨爲謬歟謬猶誤也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爲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殺心龕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邿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一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書譌作吪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一字衍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哤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龐聒此又作吪聒並哤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

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猶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强爲立名亦由〔作猶〕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一有又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一無者字〕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則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已通〕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僞〕〔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按弒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疑失其倫怪之

許止弒〔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丁郭〔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親形像事之如生〔氏族箋釋〕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盡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按〕何休亦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中客四字〕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稱矣且又無謂史通往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畱圖蒙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食魚飧〔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

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無一本在文丁之上）一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譌厲王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卽乘之流耶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一作史）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竹書晉文則出自本國也）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張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太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爲害理觀本傳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云疏剌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爲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羆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羆而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按〕晉春秋卽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一作徒）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此處有脫字）當然（諸本幷脫當然二字）則知（一有太字）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堅又云非是）

按或疑此爲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子止之語曰晉史叢冗最甚〔又〕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騖爲豔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諸議曹嘉之撰〔又〕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記哀帝孫盛撰〔又〕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伏）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

釋（本條皆論敘事法起筆提醒）

何虛譽之甚也（舊本此處分條非）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文字）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摘論敘事一）（〔諸本此下分條又非〕）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一脫詔字）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釋（摘論敘事又一）

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釋（應轉劉揚）（一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爲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觀鬬者也

向雄皆服（〔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譌作宮）重加編勒秖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爲正

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敘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卽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誣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嘗有据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一無之字下同）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惦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爲苑白猗卓之閒闌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堯切音翹舉也）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羞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

司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一作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一作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卽以報書攻自敘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一少之字）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此項招客說下陵一作秋誤）共集異聞擬書

荀孟（此句後說成書）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爲辱）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提四）

（句起論）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爲例就事例中先徵人事爲言）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釁弧箕服彰於宣厲（據傳在宣王時）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武（書作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入人事中）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舊衍責字）者哉【釋】（究合魏贊）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對徵）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徵興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逆相乘）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爲氣數王）必如（一有太字）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一作其不）【釋】（至此折到魏贊）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議字）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徵是爲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末復引類作餘波）

【按】不信禨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爲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

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僖十〕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晉薦饑秦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檿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同略

徵褰與襦〔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諸見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久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嬀後莫京〔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鸑鷟〔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中陽蛟龍〔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前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已上皆贊語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一作各諷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驂非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此三句參用疏語志內無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一作積有數年○已上皆志文見中上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游鳥舊作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墮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攖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烏集〔按〕國策有烏集烏飛之文而此處則用烏集為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人晨夕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一作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一字衍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按〕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繫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

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悋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右字）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體狀大似鍾嶸書品數言改爲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贊而爲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一字有）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徑字作用路）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賈書本遷史所據然事語往往有不同者）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作去都字一）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一作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皆可至韓王信都更不應承譌去都字也然所言都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卽如後條所論司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辯之

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不作路字解）

酈生初謁（[按]史記本傳初敍沛公略地陳留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敍沛公召生及入謁據牀洗足生長揖數沛公語次敍沛公屬生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敍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敍酈生入謁事幷載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卽此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爲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容齋三筆]陸賈書當時事多實史不合觸古屢辯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本條辯語闕）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卽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若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一誤沿及史通然攷言亦欠了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傳功臣侯表或作韓申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精其失直鈎再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王韓文且叠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据也滕灌傳可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著者卽以其所著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此在藏山之書原無不可班氏奉詔勒爲國史既皆以名書而萬石君題獨留口號亦失檢也至若郊祀之襲封禪司馬遷貨殖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敍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一有也字）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一脫初字）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敍如此（此句傳後本有之因論銓敍全法故兼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爲三可合爲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爲自敍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

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作）尋（一無尋字）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釋】合兩條其序曰其自敘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爲文之體盧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敘爲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敘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敘（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爲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敘如此一句）故世莫之知

【釋】東方傳之爲自敘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歿等語以爲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爲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作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韋賢（誤孟）冠首並其失也

【釋】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爲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懵甞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

行事甚寡

韋賢（〔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詩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一傳而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一作弒）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理字）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釋】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一概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母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見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敘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注〕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書作遷固後人因易地句寓易耳及使上下不相顧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恐當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卽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鑒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殁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釋〕言在班氏書述之則是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紀越收之則非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爲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爲隗囂作卽與先漢不相及矣若敘傳家追稱厥考則雖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尙也此種鉤畫明晳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卽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孚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按〕漢書敘傳敘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敘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

史通通釋卷十七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六條○舊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者）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王海言法盛書竊之郗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况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王海（南史徐廣傳曰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為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兼本故遂行何書）輇才喜賣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一作氏）屬慕容涉漢（舊皆譌作沙漠）而（一譌作西）南地歸司馬遠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一譌作竭）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疎而劉之所鄙尤在張勔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為人亦有信手志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漢緣沙而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摶撦冷僻逞詭臆而衒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叢書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鳳化大行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占朔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磐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叢書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皝子雋取薊自薊遷鄴雋于鄴十一年秦來伐拔鄴滅徙暐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又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強虎嘗兵挫於西棄甲而遁〔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暐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鄧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苻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勔（〔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緬撰〔按〕緬史通作勔或當時二字並行也）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illegible]）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通一作遺）而收（書有真字）流俗怪說[illegible]（此節原意則謂飛鳧事所載始在搜神然則怪書非矣正史猶之可也）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illegible]（此所原始飛劍條事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爲正言則非然三十國史猶非正體國史也○已下揭出正史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illegible]（節意所厭在此正史）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illegible]（不復言搜神記更問風俗通矣）何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illegible]（不復言三十國春秋更何問異苑矣）遽（一作誤一作撻）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一無者字）乎[illegible]（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如此故作史貴識也）

[illegible]志怪奚必去諸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輕意有隄防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爲體尊而其爲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援取則猥江璧門樞褒以可稱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識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卽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紀三年引方等論目但云蕭方誤創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第二子第二名之共字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創等字〔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稱方爲萬再誤萬爲萬考異之尊良未易言）

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誤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書論晉書前特引增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者字）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illegible]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爲無特設爲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僞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爲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以史宬爲徵信仍以遜國爲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作以）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君）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云不載殊費解若云元后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氏同例矣又與下句牴牾）安得輙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呂后字）之事（此四句文義亦不可曉）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一作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事反葬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引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一本失此注）〔釋〕（所糾在此警端也）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誕放約勤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苑說鈴之流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臝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一條）

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一作繁）撮要實有其力〔釋〕（首提略字其意以爲略則煩文宜省）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一作節非）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非）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史作耀）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論斷一）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論斷二）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一作宜非）異同（論斷三）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四）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下）兼復文理非工（論斷五）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一作草藁）本未宣行（論斷六）〔釋〕（分論）

至此畢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銓一作擇〕豈非蕪濫者邪〔釋〕似此不得以略名矣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爲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騖博者尚之如踈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人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蠱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上後知驚惋頻檢嚴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弑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爲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尋陽還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因感而會爲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注篇

罪許耀詞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先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夥於裴故史通云爾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原注〕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飾宋實不競則收書仍之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罕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此二字一作求字非改〕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書飾言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諸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釋〕南士北奔多爲北婚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自登之陣反懷〔一作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駁拒婚止此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有或字〕奴耳〔原注〕出關東風俗傳○一本失此注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

魚目而笑明月者也【釋】統以收書多於沈書作東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貍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貍自率大衆渡河曰自頃歲成民阜當東還吳會以盤遊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燾自彭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蒹葦造筏聲欲渡江遣使以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味燾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世祖〔魏書島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潁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夤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著烏巾儒服赴江畔歸屬徒步腳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宗僕射愉之孫散騎緝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臠〔晉謝安傳〕安孫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晉陵公主婿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敍論紫蓋黃旗運在東南〔按〕語本江表傳〔又〕魏書李平傳平子諧為聘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郡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魏收　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沈約　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僞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淆訛傳會之習愚甚韙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言語敘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魏書〕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沖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諸讖著論以明之〔按〕行沖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讕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操鄙纂著固無取乎黯黷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三條〇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一譌邛一譌邙史作芒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

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鞌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爲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略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荅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與六宮別可饋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有識者曰天保爲一大人只十其不過十乎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爲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人生有死但憐正道幼人將奪之耳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等八月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孝昭紀云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歎乃密殺之後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譬帝在晉陽亦見焉乃講武以歡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事見上卷

秦納重耳〔僖二十四〕秦穆公納之

欒盈起〔襄二十三〕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欒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邙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率衆援高仲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明日復戰西師盡銳來攻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怯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兄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騎槊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殖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狗地至恒農而還〔按〕芒山卽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塡塹南引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承光帝至鄴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本齊人此事敘齊後主當更有致語發削必多

城濮鄢陵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鄢陵之戰在成十七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地

敗于鞌〔成二〕晉郤克師陳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爲充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恐作役夫爲允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釋〕文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舊注〕謂長爲藏蓋爲姚萇諱〔按〕偏舉諱名輿本義無涉非原注也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史氏歸而諱之失其真矣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籍通〕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居瑣細言有分寸如今之〔一無之字〕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在俗傳口語〕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王劭作〕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益〔一作益獵〕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實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癖矣

處士王孫〔後漢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芊而勿敬江芊怒曰呼役夫〔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爲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

橋爲圯〔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傖〔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爲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搶反爲所敗笑曰幾爲虜嗤〔北史僭燕傳〕鬪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愼詞家言儂們我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混輕之常呼爲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張良傳〕豎儒幾敗迺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爲汝史記云吾翁卿若翁漢書云吾翁卿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己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庾敳傳〕敳子數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感慨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爲華稱

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注〕杜宇曰鱉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辭段韶曰西羌關通齊育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易臣爲奴史無正據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諸奴切竊貴幸北史藝術傳云齊文襄曰我家羣奴猶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也又北史王昕傳云帝怒舍人李文師以賜崔子順爲奴鄭子默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其子爲之奴何無也此又降辱諛嗣之詞皆非正謂朝臣言

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遏淫有娠太原王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爲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稱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大家去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嘆兒郎偉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

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專糾百藥北齊）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卽稱謚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祖）爲文襄改世祖（誤作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釋】（因避一諱而失者）又（舊誤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紊時代而失者又一）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盡）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末復總慨）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紊時則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眞之概也至首尾言墜蘽塗拂舊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己而去其籍者恭愼君子戒之哉。愚綜覈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譌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捐燼之爲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爲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齊書〕武成帝元湛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爲雅立論）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他字）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釋】（始於令勅倣古因而史筆從風）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梁諸書）存茲典實（謂規倣尚書之體）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卽其（一有書字）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句（據文義佳句恐是往句之譌謂無復原初實語也）【釋】（此層申論上意而本指所糾乃在上下文）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述一作術通）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釋】（是節糾令狐主書）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注。關右倣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貌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美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虬（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見世家篇）

隋書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一作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漢一作非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

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詔惑夫（一多史字一多人字）載言示後（一多世字）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一作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一脫古字）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有徵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爲純臣矣但袁充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抹煞而獨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美新最穢班史不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爲飾說人盡醜之令與袁充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充兩傳（〔隋書〕王劭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上表言符命云云有人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爲字又撰皇隋靈感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也袁充字德符陳滅歸國頗解占候領太史令時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奏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者矣〔按〕此所錄袁充詭辭也〔又按〕北史房彥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蓚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門無雜賓據此劭固名流所推重也彥謙玄齡父時所稱素儉無私者）

李斯坑穽（〔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還洛陽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廼制爲縢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舊有其字）敘錄煩碎（此處當補）（及其自編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方得文義清暢行本缺）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劾之罪又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隋書本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猶數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臻顧盼久之方悟）

王邵思書（〔隋書本傳〕邵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白邵邵依前閉目何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

史通通釋卷十八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脩來參釋

華南枝居敬

蔡龍孫初篁

外篇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數語總爲公孫靈運兩傳贊論作挈[王本此處截條非]）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減通）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此言公孫傳贊闡及得人也[王本此處又截條非]）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泛談文體也）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總束兩贊論之適分[此下舊皆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爲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爲公卿表跋取沈論作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可見印板之中亦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飇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藥北齊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段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爲言但其中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敘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按]漢書創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并沒去之爲闕事耳）

幸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庭後提婆改姓穆氏[按]後主紀但書以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文并頌后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爲不言亦未詳何意）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訴之懼罪遂招延鄰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爲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後又還闕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所云擁數州地乃入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齊史者緣父及之也通以爲百棄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誤作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

雄文心作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助〔一本此四行截附文領起大意前一條不連下段非〕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重句渭濱熟事何人不知以此判宋武亦失平【釋】此層亦引下之文其所主在周書也更一作又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原注〕案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音詞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稱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違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神武也音詞舊訛作晉嗣稱之舊作因之亦訛【釋】四句周齊並提意側在周而牛弘作周史王劭作齊志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層舉周齊二史相衡見周史偏多雅句必非本語矣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則爲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不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媿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層以下專〔一本此處斥周史之多飾截分非〕世稱近史編語〔原注〕謂言語之語也唯周多美辭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末就時論之稱周史者折之〔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腳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人誚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鵩鳥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鄉淵二句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昭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特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慚恧〔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鵩鳥之辭〔賈誼鵩鳥賦〕鵩鳥數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封滄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

載言亦同於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稱讓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遷之降而愧寡誠安世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諱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儻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爾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關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節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趣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齊並非字名舊作姓名皆語舊作語皆趙聲對舊作避聲對今皆刊正假有辯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我子互句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辯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跡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原注〕江陵去建業地闊數千里以宣德太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篇可見或書成幷部虛云孝靖之敕〔原注〕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勸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頓盡則知無復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此注舊編在後注之下誤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卽帝位皆數十年間事也大功德日盛稍進累遷足驗遵容不欵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及卽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載之愈形其僞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書成幷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卽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文字〕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閑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邵者〔原注〕隋史每論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王劭特帶銜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達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

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裁緝

別傳（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雖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釋】（三爲王后是駁案主句）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釋】（已上言春秋時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剌【釋】（此言戰國時無其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卽居其後矣）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釋】（節尾推類言之）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爲後文作冒〔舊本此處截條非是〕）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或譌作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因）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烏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一作夫）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末又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姓譌後條言事理傅會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卽申左篇秦穆女爲荊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婧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續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爲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數

宿瘤隱形〔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逢以爲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

懷嬴〔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一作譏之矣然則作然而用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卽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餙事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唯聖人爲不雜

鞭宓妃〔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與彼洛神旣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鱉水名也亦作鼈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爲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產地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劉昞所產地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誤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昞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闕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昞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一誤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譜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覿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黃本補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按此闢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

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爲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觀一麗人於巖之畔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者爲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獨見其末學也〔舊本此下連後條郭本此處截〕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鼈競長蚿蛇相憐鸒莊子作學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一字衍並可引爲眞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釋】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爲一通闕楷未綴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擒鷸蚌〔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不肯相舍漁者幷擒之〔天祿識餘〕雨謂闕口或改雨作雨非〔愚謂〕作雨者不惟失義且失韻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爲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其流甚多〔秋水篇〕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於是鼃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鷽鳩見逍遙遊〔又〕鮒魚見前薄周孔〔嵇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釋】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卓哉當爲輓近世掩襲作僞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實直〔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一無人字)殆後來(一脫來字)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二字誤入以爲之下)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作傳)中斯爲謬矣(一本無此二句)

[按]決陵此書爲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爲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提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爲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聲遂以音譌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之字)學者談稱(一作講)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一多則字)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其所是)(一本此條截)又(一無又字)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而廢百)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釋](此言徒多者遺無主見)(一本誤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顓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爲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不行綴(一作贅非)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挂誤作蛙旒誤作紐)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憼可證向諸疑惑果非質言長纓紫服(〔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鄒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公曰諾於是境內莫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舊作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一層與起後文)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按〕鄭舊作鄰)太玄(二守帝筆玄主數不衡人)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釋](又一層與起後文)夫以宣尼叡(同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所謂者在此)

[按]此本爲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爲也〔按〕莊卽注之所謂嚴卽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輿所云蜀漢恰合書作鄉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子雲參聖語本陸績述玄已具自敘篇注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閒求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邵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箔通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一作此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恐誤亦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口才筆才〔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朱據據曰爲我賦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成而後坐〔王訓故〕王隱晉書云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才史通所謂或卽二書之言而誤記耳元瑜孔璋〔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富〔按〕元瑜阮瑀字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一作如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按〕此並於梁元復同姓名錄去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以卷帙爲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卽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研神辨茗酪撿今本梁陳紀傳

原不錄恐姚氏前别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諱一作諱一作譔不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謝承後漢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所字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原注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嗣者一無者字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齪齪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見范書亦有傳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

史通通釋卷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一作志非）類聚區分（一作別）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撿舉錯誤如所指遺脫複沓淆訛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傳會尤為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所在用便標撿後仿此）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上）出史記而不（或作下誤）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列他書而踵事續叙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魯三字此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

曼滿語（左傳宣六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舊譌作齊）侯于周（在志中上）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弁判語如讞然此一事

班志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宅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原注嚴公即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注舊在後今移置首見處）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疏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恒（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間隔越其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在上志中）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爲軼例此以連綴左氏爲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珮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鷸冠（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傳作宴下同）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在上志中）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言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所行耳）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一作止）出奔北燕（在上志中）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亡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明多一字）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卽高子容）華定（卽宋司徒）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逗漏處

子容專司徒侈（傳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爲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按司馬侯卽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在上志中）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一作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悛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游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災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釐鄭僖也有原　犂在雜駁篇）公十年冬大雨雹（今志作雪霰　唐初本作雹隕）戴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

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在志中下〕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一脫已字〕【釋】〔已上專指志中釐公〕十年至專釐之敗一殺而言〕又〔一改作入非〕此科始〔一脫始字一作又字〕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一作終〕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並在志中下〕分散相離斷絕無趣【釋】〔此層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曰爲大雨雪及雨雹殞霜至蜚鳥死一長片千六百字而言〕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釐十年〕首尾紛拏而〔舊脫而字〕章句錯糅〔此統指全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實未剖疏剖疏之須兩截看前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雨雹以爲之的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雹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評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數傳寫不準流轉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胥歧迕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即移爲雨雹之解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脅也〔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並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並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即前條所述恒寒事內之文〕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原注〕始云元鼎二年又續云元鼎三年案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一脫者字〕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註上〕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一有可字〕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匡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茍責威烈以妄施爵

賞坐貽妖孽豈得謂（此三字一作謂得二字）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一無矣字）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按】撥時勢以立言非撥亂也。此爲通鑑綱目之所託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爲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爲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覘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搘撐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妾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敍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陳書紀〕九錫詔云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一無大字下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在志中上）案大（舊衍大字）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一作常）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一作感）應斯豈非爲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按】傳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科立意稍岐然仍入肯綮。志言某眚之罰定作某應此爲真傳會是科兩大雩於年睽罰異之間糾其繆幽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原注舊在此）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舊譌作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之（舊脫一之字）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一作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並在志之上）案此說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此年戰之占）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一無以字歡一作欣）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原注〕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一作倚）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母姜與戰事對勘說）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一有者字）也

【按】此亦撥扶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非之以爲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乘丘〔又十一經〕公敗宋師於鄑〔杜注〕乘丘鄑並魯地鄑子斯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在志中下以下並同）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並志內釋無冰）（之辭）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照志改舊作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衞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一作愉）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一多貸字）與乏困（此二字或作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釋】（述志止此）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讖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然以違反爲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弃窮於傳會矣岷圃黃氏叔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在志中上）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一多之字）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說之辭班志脫書所應）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成）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者止記災祥不摭符應弃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廬陵司天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眭孟（〔漢書眭弘傳〕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郞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瞿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爲郞）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在志下上）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一脫九字）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一少前字）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一無人字）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作猶）從大（一少大字）司馬而升（一作登）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點耳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二字劉補）未生（二字今依志補）二（依志改舊作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在志下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一作恒）數前後有定準（此何待言毋乃累筆）至於（一無於字）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作猶下同）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卽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鋤所平卽王氏受命之應也【釋】（此上爲本志補占此下合前條比論）又案班云（一作志下多以字）小女陳持弓

者陳卽莽之所出（此語班志所有）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此意班志未言）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此獨無故爲摘補云爾然在班爲闕例在劉爲小言蓋亦墮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省

陳之出田之宗（〔莽傳〕莽下書曰予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又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注〕孟康曰胡王追王陳胡公敬王追王田敬仲）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志作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鬭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傳作周內史叔興）盛言其必應（並在志上下）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宅說以兹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知嫂五字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一失此注）而班志尙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爲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最直截然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毋亦蹈自矜魁博之誚乎

沙鹿梁山鷁蜚龍鬭（〔左僖十四〕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山名〔又成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又僖十六〕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又昭十九〕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叛散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曰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壅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哭之道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襄士象也董說略同〔又〕六鷁退蜚過宋都劉歆曰爲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鬭於鄭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孼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能無患以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一作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同鶂）退飛是也（在志下上）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一有劉字）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尙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釋】（此就風占所遺進難）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述雨氂爲災（在志中上）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在志中下）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釋】（此又摘出二事之未盡者進難）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當作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一作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釋】（此更搜出本書所有彼載此遺進難）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款三而前二款款從宅出後一款款在
自邊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滕
車僨〔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雨氂〔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為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謠亦見趙世家
烏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鸇〔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郳侯之館而死〔按〕郳宋地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亢陽為旱〔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殭殺之咎當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瘈志作猘狗華臣出奔陳在志中上又云宋
公子地書讀作它下同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
以蕭叛在志下上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原注〕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
由鬭雞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
於獲鴈鄭弒書作殺萌於解黿郄傳作郤至奪豕而家滅
華元殺原作煞一作烹羊而卒奔此亦一謠言白黑之祥羽毛
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
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瘈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
愚以此段科眼尚未猒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
氏闌入非妖似更快爽也

瘈狗〔左襄十七〕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
雞傳介〔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鶴乘軒〔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獲鴈〔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使為司城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黿〔宣四〕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子公靈公弒
奪豕〔成十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飲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予謀誅三郤
殺羊見模擬篇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志本狗
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凌儀王氏
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
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
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輒引北史當之
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輒引南史當之自餘雜
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
出之誚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鄭是不云國語之一也又其他如言不從之徵三科語火沴水之徵穀洛之鬪其謬亦同志中屢見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譌一十九或譌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illegible]徵遺四科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illegible]數語提下言既號五行徵應宜嚴矣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一作難與狂不應豕爲禍桃李冬花多一無多字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並下〕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下上〕隕石〔下下〕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下上〕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中下〕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中下〕孝景之時大旱者二〔中上〕昭成二代大雨水三〔中上〕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弩擊之皆狗也〔中上〕又鴻嘉中狗輿家交〔中上〕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中下〕皆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行本不同者皆熙史改此乃一作皆非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熙班傳補舊脫蕭曹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舊脫熙傳補否則蕭曹亦馬遷並時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illegible]已上皆謂志應逗漏不齊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崩誤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舊作成非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一作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illegible]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又失之鑿也

[illegible]此條柬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

○班氏志五行糾轕曼延都爲五冊雖嗜古之士覃未盈卷輒已神惛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粃稃粒中自獻如攤一本律以准皆各例裹出支非穿穴爛熟安從措手嚮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爲雜駮體決定不作科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嗤點前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恐不見水端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囂嗸者○後史志災祥咸知刋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至未暇也皆從漢書班彪傳之文〔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蜮爲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蜮之曰蜮猶惑也

麋爲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志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爲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大人皆爲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象七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之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

叔服郕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祀滕來朝郕伯來奔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閒五國趨之內城二邑亢陽失衆

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蠡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易邑輿役宣公六年蠡劉向以爲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〇〔原注〕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繁十五條〔按〕此注的是原文雜

駁雜不越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志中上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隱三射王中肩桓五楚絶苞茅僖四觀兵問鼎宣三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一無爲怪二字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〇從周衰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本志師古注〕會葬葬僖公賜命賜以命圭爲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衞地

變雅爲風〔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一誤作子札下同殺召伯毛伯志中下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一譌作云無冰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顏注立說

今春秋至未達其說〔本志師古注〕王札子卽王子捷召伯毛伯皆周大夫其下卽今春秋五句之文

去無冰三載〔按〕宣公之年盡於十八今自宣十五下距成公之元凡三年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弒君楚嚴王〔原注〕嚴卽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志上之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叔時一譌作取譏愧叔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一脫又字案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一脫次字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一作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評云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三滅之言爲不審夫旣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而復封其繼亦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亡子元此條殊無不審之言也〇宣十一滅陳本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赴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按〕卽如此注王本全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貫入之亦不原所出之一端也左傳烏有此贊哉

陳爲楚滅者三楚始滅陳卽宣十一縣陳事〔注〕滅陳以爲楚縣〔昭八〕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哀十七〕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楚子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

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

（爲郟敖公子圍弑之而自立是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志無始字此用師古注語）兼地千里（志下）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久（舊譌又）傳（亦用師古注語）歷文成繆三王（一作主）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原注〕釐卽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也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自（一無自字）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志中下）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駮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機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近楚故懼而會盟）

荊尸（〔莊四〕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注〕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楚始稱王（〔楚世家〕楚熊通伐隨隨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令我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按〕此楚始稱王與文也評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三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爲子時父名之不久便除之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雜駁諸條皆不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喙長可謂辯乎）

殺赤立宣（見編文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子遂者襄仲也公子赤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志下）案釐一（無案字無釐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耳（一作爾）然則（作然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在一作存書贊二云字）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尚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志下）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本志師古注亦云）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一脫伊字）戾讒太子痤（一譌座）而殺之（〔原注〕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原注〕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志中下）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一作華元奔晉）倶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成十五華元曰吾爲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昭六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志中上)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志下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一無前字)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湨(音讀如葛)梁之會諸侯(一多不字)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湨梁而五月地震矣(志下上)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原注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志中下【釋】雜引志文止此眼在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大夫執權君不能制等句)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湨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先折去董劉之說)然而穀梁謂(一作爲)大夫不臣諸侯失政(穀梁傳作正前注同)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一作知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宅說多肆奓(陟加切或誤作大多二字或改作侈並非)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釋】(原出董劉之說蓋本二傳之而甚之)

【按】所駮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湨梁二盟蘇黃門轍以爲合禮趙氏鵬飛以爲尊卑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

雞澤之會(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湨梁之盟(左襄十六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甯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

二傳爲說(襄三〔穀梁〕會雞澤下郎注中云云又十六會湨梁下郎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湨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

奓言(〔字書〕奓言猶夸言也〔唐陸贄傳〕奓言無驗)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一有其字)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志下下)案(一脫案字)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爲州滿事具王劭續書志〔按〕續疑當作讀)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一作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駮之誅四大夫一駮也莫敢

責大夫又一駁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駁也。細審之劉爲此駁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郤（〔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州滿（〔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具王劭書無考）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貴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鄰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時）三駕（〔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晉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城北〔秋七月〕伐鄭會于蕭魚〔注〕此三駕也）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一無于字）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一無之字）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志下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共）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釋】（此層爲正駁）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舊衍云云二字）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層代考時事僉見彼強附之拙）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釋】（此層爲抽駁）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詩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簒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釋】（後以優劣三傳結）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注亦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筦在春秋年

衛弒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越滅吳（〔哀二十二〕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其下劉向占牽及三家逐昭公之文）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劉向占亦及三家逐魯昭）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似脫爲字）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志中上○章述一占括上三災）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

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字也本爲叔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失出○鬷成與昭隔世三五糾不及此亦更失枯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下志下〕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穎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非子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鉤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穎〔外傳鄭語〕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爲道也〔東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云誤〕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下志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四誤〕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下作七同誤〕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舊誤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日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雖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上志之〕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禆竈之說乎禆竈之說〔一脫此五字〕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一脫此四字〕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者字〕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爲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說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禆說而杜注別爲一說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禆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爲楚縣而書曰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爲名

招殺偃師〔昭八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史通通釋卷二十

外篇

暗惑第十二〇十四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無人字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一有夫字夫髮經炎一作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左僖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一作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茍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舊脫云字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一無之字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刊正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又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窊舊作窳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著想滯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眞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一作也昔陳焦既亡累年吳志亦作六日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顧或譎類一改遂使竹帛顯書古今或作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又是滯語豈有片言不接

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按此滑稽耳駮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不錯覆思敘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兒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節首二句小異其文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諜〔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一作昭）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同史記文）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謚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喚弄巧成拙奚自首眼不見史記爲一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爲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舊作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年字）長無子毋爲（此二字作欲更）一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舊作之）有若嘿然無（史有以字）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史有之字斷句）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言語誤）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同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口此判不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仇一作〕忌〔史漢作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子房之〔之一字無〕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讎〔一作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聚一字脫〕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國一作圖〕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

○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爲之說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爲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爲詭辭諷諫又一妙會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爲〔左傳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

鷹鸇之逐〔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所難之指文中紀足云云字擬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爲雅飭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一有曰字〕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一作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竟〔一作徹〕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黄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恒〔一作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

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宅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一作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傳檄恐當作轉致）

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儻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盡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毋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爲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幷州調伋爲幷州牧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文）

晉陽無竹（〔困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爲竹報平安則難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疑辯總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人一字無）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二字亦贅一本止一云字亦衍）

難曰昔孟陽臥（一作坐）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脫恐字）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蓄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舊作讕或作闌並非）言凡（一作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綴注節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綍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殊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左莊八〕齊侯田于貝丘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

信殺紀

又魏世諸小書（一譌作事）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二字贅○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一多使字）檐瓦皆飛有踰（舊作喻）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驕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彼為解詞此為詁詞

文鴦（[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四彈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鴦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頗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見父（史有停甌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作婁）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或作餧）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一作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堪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川貸犬待客並其類也○張堪舊作張湛貸犬或作貸米並誤）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敝）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一脫當然二字）繆矣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并子）威（[晉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先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布被脫粟（[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弘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於）

是朝廷疑其矯焉弘闊之數曰寧違惡賓勿違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亦作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史有賭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史有將字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一本酒字在二斗上然後臨穴史作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史亦作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舊誤作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一作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支則飢膚外博況乎溺情犹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苦其煩絮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譌作人以其志操本一作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間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

舂相〔檀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一作盧誤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五十以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其文較核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第三改元徐州未清時事耳子元黏看在此疑端從此生有魏受命凡四十一作三十誤五年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陳留卽常道鄉公後謚元帝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武帝初元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一多大字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年字一在五六下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頻仍么麽竊發[illegible]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膠泥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毌丘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

篇多顯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遏僞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爲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沂徐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爲徐州別駕在呂虔等事後從討毋丘儉是爲司隸校尉時非爲別駕時〔補〕按虔傳守徐在魏文明間任別駕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寇當謂此）

凡所駮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楯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一作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一無又字）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爲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爲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犁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爲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爲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汲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中宗初諡孝和）韋武弄權母媪（一作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原注〕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因（古本有因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埽凡經三載（釋上述忤時緣起）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釋滿肚不合時宜具在與蕭一牘本篇之作只欲錄存此牘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鑒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苞）張（未詳）宋齊應籙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當作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一作頤）彼泉（諱淵作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釋牘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釋文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卷重脩則天實錄三十卷參互活看）貽彼後（一脫後字）來者何哉（釋轉到撰進不爲起下）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提五不可是全篇柱樁）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絶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范(曄)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謂劉向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或作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則取多員遂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釋】(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籍公令近須史臣自採能無闕略稽時)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同齚)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長縮遲回矣)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

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自主張近則側徵監修專承牽制無從下筆)竊(一作切)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一作創立紀年一作脫編字)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奏(一譌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一作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科指詮無配派誰獨承當廢職奚咎)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略一東勸)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轂手切(一作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書作誑)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一作責)者正爲此爾【釋】(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勸忤時正旨已盡起此)抑又有所未諭(古通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脩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勤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寔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並一(脫並字作弁)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宜監異數先以陪員)

（挑起）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釋】（轉入自身）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躋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姧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釋】（就本身作甘投閒散一跌卽指番次在後守司東都時）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卽前所云辟召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景）明公既位居端揆（本音上聲）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眄（一作聘）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揩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節剖明賁有專歸禮無加異之故）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輙）敢方於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釋】（援古爲況申足上意）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淸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讀如蔕）芥於心者乎【釋】（此節又拓開自占身分）上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己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讀尾結歸辭退）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道長至此歸杜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敍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蓋緊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敍相表裏自敍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爲內外篇之殿器鑒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爲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爲神州拜洛受圖聖歷元年召廬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爲中宗還京衞也）

蕭至忠（〔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還復爲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爲宰相〔舊書〕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脩史卿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又見莊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

論〔又杜氏左傳序〕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即杜度也〔庚肩吾書品〕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疑實譏漢紀無涉及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爲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乃知此處伯度是李非杜也注書不可率意如此

公理以爲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著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又

史局通籍禁門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困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敍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皆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爲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首於權利書諷陳廷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張尚書〔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窮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又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崔湜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勵廉爲時議嘉仰但不能拒退坐貶

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按〕即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無傳其名附見岑羲等傳

惟寂惟寞〔揚雄解嘲〕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然亦未知是否愚謂此三人官不甚著本文亦未舉其名不必彊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鉸鉸恐即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慙

彈鋏積薪彈鋏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爲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刻鵠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爲言〔王禹偁詩〕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齊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內傳節採今不錄）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內篇卷尾有注）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傳又節採自敘之文全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錄）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脩則天實錄三十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云冕而韈不當云跣跣者祼足之義不可通蓋仍舊書之誤也）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攬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公冊命

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定（舊書作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書作履）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旗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旁挂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近代故事不可謂無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屬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屬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豈可假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當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瞽見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直句宜留猶須二字）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字脫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六子之序案舊書迅後迥附傳越次）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子滋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闕貞元一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貺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又有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事一卷滋著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獎語有於儒門案此至性王祥僞行起孝敬而不務會）（志積歲年而問息）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作殿）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二卷）（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爲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彙（新舊書傳不著字）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贊以蔭

仕爲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廚驛豐給楊炎薦彙（當作贇）名儒子（書有孫字）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史韓滉表贇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贇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贇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歛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敏（稍餘〇〔舊書〕彙有集二卷〇贇自有傳）迥（傳亦不著字）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迥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文）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郞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還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十五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邯鄲書目〕劉迅作大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諸而著其目惟易是闕而不敘〔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劉眘虛略曰道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曰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殿直清有識尚根言埕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眘虛惜不槪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數眘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卽迅耳眘虛必其別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自稱遐叔遐叔華字也又何云獨孤耶〔又〔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眘虛江東人爲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卽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爲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抑是升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卬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論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譏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還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聲實大宮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也自邇釋其書且數過乃始籒其爲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屛誕幻詭誣可見）故其爲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纆（觀疑古惑經等篇寄慨篡奪叛逆可見）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爲嚴歛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

固其符也訶人以爲悅而能享是哉愚故曰知知
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傖父起龍書
後

光緒十有九年小春之月五世孫錫齡甫鑑庭重校
敬印

史通通釋

讀通鑑論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讀通鑑論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第二卷 漢高帝 惠帝 文帝
第三卷 景帝 武帝
第四卷 昭帝 宣帝 元帝
第五卷 成帝 哀帝 平帝 王莽
第六卷 漢更始 光武
第七卷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附殤帝
第八卷 順帝 桓帝 靈帝
第九卷 獻帝
第十卷 三國
第十一卷 晉武帝泰始元年起
第十二卷 惠帝 懷帝 愍帝
第十三卷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第十四卷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第十五卷 宋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第十六卷 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第十七卷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第十八卷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第十九卷 隋文帝 煬帝
第二十卷 唐高祖 太宗
第二十一卷 高宗 中宗
第二十二卷 睿宗 玄宗
第二十三卷 肅宗 代宗
第二十四卷 德宗
第二十五卷 順宗 憲宗
第二十六卷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第二十七卷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第二十八卷 五代上
第二十九卷 五代中
第三十卷 五代下
卷末 敘論

衡陽王夫之譔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遊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黄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

相去不但若齊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槼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幷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瀁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覸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義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

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慴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謞焉俄頃之閒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袽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愼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櫟陽逮蘄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咎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竄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閏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筍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讀通鑑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為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剏之英君皆席以為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貲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為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為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為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為天子君臣相貿期而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為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即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膴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為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為懷王己且為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為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

兄弟也追而迫之到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愿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刓印不與者甚己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勤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弒君之賊非人弒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爲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曰言心而以名爲心曰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胄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昪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黥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奠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骈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忮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蠭蠆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斷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忮人不黜而能

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熒。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斬而生其忮基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刓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蠹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尚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尚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齏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閒也。

漢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略。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尙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囂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爲自誣以收其利。然其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温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匱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忮。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綦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始終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闌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劉內地者也。飢鷹猘犬。不畜之樊圈。而軼之飇飛獸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驅甫脫而息

貫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頹靡而之於泯亡矣。惟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父而誶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與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刺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爛於習而物之給於用耶。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屨。集於公卿之門。非其必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熒而戴其異志。抑何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戴。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即其歆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爛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愜。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

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懦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為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為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為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

言違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亞之戚、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彊。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閒，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苶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倘能自彊以爲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彊也。豪傑大族，摧折彫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輦轂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懟，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爲虐甚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爲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雛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踶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違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覺，覺而匿不以聞，不爲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窮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

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屬，爲之羽翼；而詭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惟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爲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爲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値其時，乃欲矯草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

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爲矣。此高帝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玆。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顯庸爲釁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圮。俗學苟容。人心趨靡。彝倫日斁。漸潰以益流爲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臧綰。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特也。前此而爲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遑。違乎時。違乎道矣。

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暱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産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即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竇武佹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雛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闕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讋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靡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

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譏間。此之謂不信。盎之險詖。推刃鼂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盎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卽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類而害與盎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撟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為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為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啓。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啓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為柄。而撟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僞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違。初終貿。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僞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戊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謠。取疚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翕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歆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僞而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遽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凋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導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斁。而禮樂之必興。怵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勢鬱於耳目之間。而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絫之閒。考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臥。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誣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冲。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慙。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黃老之

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顧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宂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塗之遺制與。抑論之，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爲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即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變陰陽、興教化、敘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鄰國之不輯，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宣，斯得之與。閣臣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審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爲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爲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邢侯雝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緘口於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畏彊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詘於情，而廷臣挫於勢，故其後王安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啓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

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爲不測哉？布之悻悻於罷去，而仰詰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爲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愼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慚也。如其慚邪，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爲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爲贄，況乎其猶欲希誼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贄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弗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竇參爲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顧誼之爲學，駁而不純，幾與贄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削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削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僕妾之智也，贄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贄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贄。是何也？誼年少，憤盈之氣未履艱

也。而性之貞者略恆疏。則本有餘而末不足。斯誼與贄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雠其能。習於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贄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贄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紛亂。於誼為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贄之閒。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淩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為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聽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贄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贄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為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姦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菽粟紵漆魚鹽果蓏。居贏以持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魚鼈。圈牢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貧者力以致之。而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傭。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利。相千萬而無算。即或貸力於貧民。而僱值之資亦僅耳。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天地之產。限人巧而使為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於豪彊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自煮。茶之聽民自採。而上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為黃稗於天下。或曰。鹽可詭得者也。茶之利猶夫耕之粟。而奚為不可。曰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為經。貢以戶口為率。法圮於兼并。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以生如粟也。制於粟而不制於茶。即有斸山之勞。而亦均於逐末。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為苛。惡在一王之土。食地之力。可任狡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為之裁制邪。抑末以勸耕。獎樸而禁姦。煮海種山之不可聽民自擅。而況錢之利。坐收逸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為國姦蠹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為爭奪之釁端。乃或為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弄兵戕殺而不為禁。人亦何樂乎有君。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為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莫有外焉矣。如以利則榆莢綫縵尚矣。殽雜鉛錫者尚矣。然而行未久而日賤。速敝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苧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為利。以利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為質。可以致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為寶。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既僅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習賤之者也。自人制之範以為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制粟帛材蔬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敝壞而為

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務一時詭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亦未有既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焉，而無用之銅化爲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閒，以饒益生民而利國，國之利亦溥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一出於上，而財聽命於上之發斂，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殺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精。通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偷俗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紀不斷。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刑，免於討足矣。責盎請斬丞相御史，愉人之心不可窮詰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己，而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逞，面欺景帝，迫鼂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顯矣。盎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委，非必其軼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傅說之命，周公之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所其無逸，未嘗貶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爲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爲萬世法。斯其爲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術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焉，裁其衣服而風俗即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即敦，削奪諸侯而政即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幸非縱欲偷樂之主也，其未免於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奚而不復，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讎其說，文帝幸不爲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惡得有君哉！

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之耽，博弈之好，奪其欲而教之，且反脣曰：夫子未出於正矣。況天子之子，淫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羅於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閒，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況其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之艱難，作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遹立一文武以爲之鵠，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爲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閒相蒙以僞，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從也。故賈

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戮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誠如是。其笞辱而不怍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乎。身爲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歷於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淸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卽唾其面。詛呪之作在窮簷。而不敢至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爲士大夫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己。而何不可禁己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爲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爲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嘗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爲恥者也。是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辱聽命而不慼。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爲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爲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君卽逆而吾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以爲君。臣不知媿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爲臣也。故有盤水加劍。聞命自弛而不可捽抑。臣之異於子。天之秩也。人性之順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尚可懲也。高忠憲曰。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故沈水而逮問之禍息。魏忠賢且革其凶威。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爲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爲漢痛哭。亦何以異於孤秦。而論者若將黥刖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十年之間。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惛惛也。誼之言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爲是殆三代之遺制也與。三代之衆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可奪。有涯之宇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徵之詩與春秋傳。皆踰五百里。亦未嘗狹其地而爲之防也。割諸王之地而衆建之。富貴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於非辟。以易爲褫爵。此陽予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讎之相逼。而相縻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嬴政李斯。而秦陽也。誼陰也。而誼憯矣。漢之剖地以王諸侯。承三代之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滅之鐙。餘一燄。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卽爲漢謀。亦惟是鞏固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怵然以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怵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怵然驚。庸人之情。不參古今之理勢。而惟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

害義而啓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公子胥鑄諸荆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劓刃。以衝成王之胸乎。於是而誼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之終叛也。皆以爲誼言之中也。誼昌言於廷曰。安且爲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爲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推爲讎而慮之。以殺機往者以殺機報。爲天子司天下之生殺。日取天下而慮其讎。蔑不讎矣。甚哉誼之不聞道而衹爲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盭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揜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閒。今日之梁淮陽。卽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閒。以塞漢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己之昆弟則親之。信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制之。逆於天理者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弗以梁淮陽爲蠭蠆而讎之乎。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略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後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翦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爲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繇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非仁智不足以與於斯。而誼何爲焉。

鼂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寓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腹裏。而可行於塞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尙異。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踰嶺以窺內地之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彊也。土著者制其吭。則深入而畏邊民之擣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綏撫無術。必反而爲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徙。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遂爲丞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地誠磽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爲甌脫。而移塞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吏於邊者。非羸貧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遷補之茸吏。未有能入而爲臺諫郎官者。未有擢而爲監司郡守者。以日暮途窮衰颯之心。而僅延轡紱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爲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輕傜賦以安之。通商賈。教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豪雋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爲北狄用。以乘中國之釁者。可以保之百年。邊日以彊。而坐待狄之自敝。故曰錯之言偉矣。特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於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克矣。

入粟而拜爵免罪。鼂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爲失計也。非

謂爵可輕而罪得以貲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之粟也輕齎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以趨苟簡之利便而金奪其粟之貴則寧使民勞於輸官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亞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彊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金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彊豪富賈也難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爲賦役之制人所自占爲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爲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盡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壯多墾厚收饒有贏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斂粟及彊豪濫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奪金之貴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充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爲輕齎折色天下益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爲敗亡之政而已矣

肉刑之不可復易知也如必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惡未可泯也則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晏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惟吾制是行而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憯孰甚焉抑使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斬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毀支折體之人積焉天之所不祐也且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爲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減等已論而復有笞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固書所謂怙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師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惡於欺者終不覺而讎其慝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子弟能訟之所司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匿也而惡用自告爲小人爲惡而揜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怍赧也孰爲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減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爲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猶有未斁不較瘥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幣帛饔飧牢餼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衆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

簡略。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徼。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卿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爲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畝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恩義之精意。相沿以晦。而若強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苟其爲方喪。則郊可攝。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奚病。弟子之喪師也。羣居則絰。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爲君喪。有事焉而攝吉以行可矣。昏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不與焉。則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祭固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蓋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溢分以爲物情之難堪。非三代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諸侯爲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殺矣。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社。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帝統而輕之。皆昧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唯夫嗣君者。雖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性之無可殺一也。同姓之諸侯王爵。則古諸侯也。自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者也。宰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雜用。推布帶繩屨之禮而通焉。特非涖祀。則降采而素焉可矣。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惟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己以聽於家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僭亂爲憂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爾。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疆臣內擅。諸侯得而問罪焉。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予奪。非朝廷所得意爲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下。統四海之治。總萬方之賦。兼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聽命。而莫有恆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望自不足以相涖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伸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嬴政之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之短喪。遂以施行於萬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變也。纖禫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

不懷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閱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賈誼晁錯。日畫策而憂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啓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是誼與錯之憂。文帝已憂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恆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為動靜。而恆苦於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幾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黃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詫為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憯矣。嗚呼。謀人家國者。可不慎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讀通鑑論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爲鍼銼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爲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銼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爲於天下，卽以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叛，信之而禍，亦起。苻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魄，惡能強哉？惡能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自斃，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爲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鼂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彊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卽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爲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亞夫委之敝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情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斁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閒，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雖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算貲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閒，亦惡足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

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毁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濟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菲薄賢智輕側陋之心閒居嬴而揖進之哉

班固敘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鷹鹿袪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霑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粱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殫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寧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爲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爲政之患聞古人之法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爲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惟鄉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

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懼。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達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僞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詭僞淆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鯀殛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眞僞。不與從事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濫而罰者寃。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爲交託營護。而摘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駑競乘。而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僞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彊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敝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爲。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

鄉舉之法。與太學相爲經緯。鄉所賓興。皆鄉校之所教也。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共貫。雜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眞。惟同條而共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醇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醇。而能禁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淆之。於是乎士氣偷。姦民逞。而生民之禍遂極。皆仲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割裂鞶帨而無實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心惡習。睨徑竇以徼詭遇者。不猶愈乎。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

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訐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己。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繞。山之所蟠。合爲一區。民氣即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炎海。自合浦而北。至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爲噓吸。風氣相爲噓吸。則人之生質相爲儔類。生質相爲儔類。則性情相屬。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者。培塿高下之

恒也。未能踰夫大行殽函劍閣黽阨之險也。若夫東甌之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尤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雖犬相閧。田疇相入。市買相易。昏姻相通。而晝之以爲化外。則生類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閡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愼乎。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殥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劃天地於山海圍聚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愁。當亦內媿於心矣。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書曰。宅南交。則交阯且爲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苗裔。先王所以封懿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土。賦不可均。如安所云貢酎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无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置兵屯戍。甚則興師襲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惜而大傷。明王之所賤。而抑豈仁人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勤之豢之馴之撫之。而登其用。顧使山園海遶天合地屬之人民。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爲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雲之民。晝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歆漢之功而厭宋之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辯。明者所弗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亡實。相似也。然而異焉者。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端賊道之說也。黯之自爲治也。一以黃老爲師。託病臥閨閣而任丞史。曹參之餘智耳。而抑佐以傲忽之氣。其曰奈何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爲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苟且與民相安而已。內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窒其欲。而無仁義以爲之主。則愈窒而發愈驟。況萬乘之主導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患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樂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涵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其筋骸。益以彊固。以忻豫滌其志氣。益以清和。則其於欲也。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闇也。何憂乎欲之敗度而不可制與。故救多欲之失者。惟仁義之行。而黃老之道。以滅裂仁義。秕糠堯舜。偷休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宿曠野以自詫無災也。黯挾其左道。非侮堯舜。將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又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謂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致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僊。黯實有以啓之也。莊助稱黯輔少主。賁育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大節。而察宏之陋也。主少國疑。惟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公几几於有踐之籩豆。沖人安焉。充黃老之操。汎兮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黯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傚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束伍嚴整。斥堠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

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衆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爲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易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爲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畛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旦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固圉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於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率一法以爲衡。而固執之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降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閫外之見與。

王恢言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而勝敗相貿。夷狄貪驚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全代之安者。代弗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即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震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爲敵。方新勢且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沮。天下既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勞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也。漢都關中。而匈奴迫甘泉。東漢都雒陽。而上谷雲中被其患。唐復都長安。而突厥回紇吐蕃乘西墉以入。宋都汴。契丹攻澶魏。卒使女直舉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在。鄭重以守之。彼即睨是爲中國全力之所注。因殫其全力以一逞。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榱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輳也。其朵頤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繇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有餘者。惟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蠻之悍。雖不及控弦介馬之猛。然其凶頑奰發而不畏死。亦何憚而不爲。乃閩嚮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得滇黔邕桂。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養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爲之震疊。中國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勞。亦不失守以土崩。滇粵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直蒙古之都燕。所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爲者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效大可睹矣。威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略。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天下之憸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徼武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悖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夫人未有樂爲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爲不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邇。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爲之動。迨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爲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是。遂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尙相習。習而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患天下之

無善言也。患夫天下之爲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患夫下之動上也。以諤諤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目熒耳易。心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尙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爲心。不求嘗於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爲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

徐樂土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響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爲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沈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壟。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寶宇。社稷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國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蠹蝕亦歷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甯。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彝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圮壞而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敘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蜚芻輓粟。百姓靡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迨其爲郎中。被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遂力請於武帝。排衆議。繕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漕運山東。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罪。河南之興廢。自相攻背。如此其甚。由是言之。辨姦者豈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曙矣。武帝兩聽而不疑。其爲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爲列侯。決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誼之說至是而始讎。時爲之也。當誼之時。侯王彊。天下初定。吳楚皆深鷙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熸。偃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爲安榮。偃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侯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帝之衆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爲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氏懲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弘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奬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雖然。逆彌甚者失彌速。微公孫弘。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誣民啓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沿漢末嫉害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操師之以殺孔融。奪漢室。朱溫師之以殲清流。移唐祚。流

波曼衍。小人以之亂國。是而禍延宗社。韓侂冑之禁僞學。張居正沈一貫之毁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横行者也。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人之不淪胥於禽獸者賴此也。前禍雖烈。後起復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揜之乎。游行之譏。祗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汲黯責公孫弘布被爲詐。弘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大而摘其小。細矣。黯非飄細過以訐人者。黯之學術。專於黄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會史爲桎梏。以名教爲蹄衡羈絡。爲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黯之言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弘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爲詐。堯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階。黯固以爲詐而不足效也。弘起諸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弘之詐豈在此乎。黯沈酣於黄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爲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與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剄於宮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成皐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衞青敵。而欲儌幸於刺客。安卽反。其能當靑乎。卽刺靑。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弘雖不任爲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爲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敢以九族試雄主。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士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僄士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固高煦宸濠之所不屑爲。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辨士之游辭。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釁罅。而乘之以逞志。乃既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爲竊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爲者。一如嬰兒之以莛擊賁育。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恩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爲徒也。讀劉安之書。可以鑒矣。

張湯治獄爲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貿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遇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爲他日免脫計耳。已而爲安畫反謀矣。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荊棘之諫。侯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讒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湯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爲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廷。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佯狂瘖疾以避之。又不然。直詞以折之。弗能折。則遠引自外。而不與聞。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寧。則一塗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賊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幾死。無與亂以偕死者也。

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邊民之寇擾而使之安。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

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啓其漸。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禹之治九州。東則島夷。西則因桓。南暨於交。北盡碣石。而堯舜垂衣裳之德。訖於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動而勞之。以是聲教暨四海。此聖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漢武撫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討匈奴。南誅甌越。復有事西夷。馳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絕域。天下靜而武帝動。則一時之害及於民。而怨讟起。雖然。抑豈非天牖之乎。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卽天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強通之。固為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雕涼之餘矣。若夫駹也。冉也。卭僰也。越巂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駤戾冥頑不可嚮邇者也。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騫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闢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筑昆明。垂及於今而為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為。迫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卽其失也以為得。卽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啓。人為效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滇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石敬瑭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直。冀州堯舜之餘民。□為□□。卽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焉以廓風沙羶壇之宇。使□□若□□哉。

武帝游宴後宮。閱馬。嬪御滿側。金日磾於數十人之中。獨不敢竊視。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託孤之命。非細行也。蓋日磾非習於君子之教。而規行矩步。以閑非禮者也。不期而謹於瞻視焉。不期而敦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視者勿視焉。勿曰細行也。神不守於中。則耳目移於外。而心不知。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卻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甑。才足以解紛。勇足以御敵。而介然之頃。莫能自制其耳目。豈細故哉。君子黈纊以養目。琇瑩以養耳。和鸞佩玉以養肢體。兢兢乎難之。而恐不勝於俄頃。貞生死。任大任。而無憂戚。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哉。諸葛公年廿七。而昭烈倚為腹心。關羽張飛所莫測也。武帝舉日磾於降胡。左右貴戚所莫測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測久矣。諸葛公之感昭烈。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哉。神氣之閒。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乃既有言矣。則昭烈之知益審。而關張之疑益迷。日磾之受知。非有言也。故武帝之知深矣。衛霍之見知。猶衆人之常也。心持於黍米而可以動天地。自非耳食道聽之膚流。豈待言而後相知哉。

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飢民也為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邊因以實。此策鼂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為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為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為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為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以名譽動人而取文士。且也躋潘岳於陸機。擬延年於謝

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軒輊失衡公論猶絀焉況以名譽動人而取將帥乎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者也流俗何知而爲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爲之扼腕浸授以國家存亡安危之任而萬人之揚詡不能救一朝之喪敗故以李廣之不得專征與單于相當爲憾者流俗之贊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繫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廣出塞而未有功則曰數奇無可如何而姑爲之辭爾其死而知與不知皆爲垂涕廣之好名市惠以動人於此見矣三軍之事進退之機操之一心事成而謀不泄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廣之得此譽也家無餘財也與士大夫相與而善爲慷慨之談也嗚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譏僅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行士大夫之口嘖嘖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僨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擊之陳餘以違李左車而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青何以奏寘顏之捷則置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擊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爲將槩可知矣廣死之日寧使天下爲廣流涕而弗使天下爲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爲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與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獲譽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恐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鉞以軀命與勁敵爭死生樞機之制豈談笑慰藉苞苴牘竿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慕者所可任哉

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譏不可避而必爲國除蠹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衛也雖然食其祿不避其難居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屏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爲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已不可逸也非與爲仇讎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惡張湯允矣君任之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既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抑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固請爲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何爲者邪引國家之公是公非爲一己之私恨干求持權以幾必勝氣矜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靳尙之用楚國危亡之界也而黯豈其倫哉悻悻然屬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

張湯治囚導官見魯謁居之弟陰爲之而佯不省姦人詭祕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非所能測矣姦人挾此術以讎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曾君子而爲之乎周顗弗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慘矣哉王敦之罪不加於導身爲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翕固張顗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知其蹈張湯之回遹爲此術者小以滅身大以僨國是以君子惡夫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曰不出戶庭无咎密也密者愼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謂也祕而詭雖無邪而犯神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之篤大。非武帝獎之。弗篤也。弗與懲之。繼義而篤者相踵矣。義既誅。大臣弗敢篤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嘗試也。義誅而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後求僊之志亦息矣。無有從臾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壬戢。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日流行於兩閒。而以怳忽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矯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託焉。佛老之教雖詖也。然其始教未嘗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於鬼神。而並悖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誣者亦有之。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託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入中國。老未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證之。故駁儒之妄。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繇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為符瑞。其後為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嗚呼。陋矣。武帝之淫祠。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兒寬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孫卿之流相為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而滅裂極矣。沿及於讖緯。則尤與違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裂其防以啓妄。佛老之慧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聖教。其罪復奚逭哉。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為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託也。天下之喻微辭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寧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為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貞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籬自固。不猶愈乎。

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古今之通弊盡此矣。中國之形如箕。西極之山。箕之膺也。南北交夾連山以趨於海。箕之兩脅也。其中為汙下平衍。達於淮泗之浦。箕之腹與舌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下而平衍者。土燥而輕以脆。蓋墳散沙壥。自高迤下。而積以虛楊。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豫審其易歸於海之地。而惟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倚北山之麓。奪濟漯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紓豫徐之災。河偶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焉。非禹可必之萬世者也。南岸本弱也。日蝕日薄而必決。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尚浚。而可強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強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尚欲回使北流。其愚不可瘳矣。徐豫兗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漯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自河陰而東。南迤於徐。北迤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奪。受其奪。則惟意橫流。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脆。不宜於稻粱。抑無金錫楩柟竹箭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

姦。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蓋中國之陋壞也。然則河既南而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濡霍而迤於江浦。抑河所必不能齕蝕之者。後世弗庸治也。棄數邑之汙壤。并州縣而遷之。減居者之賦。俾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之虛籍。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肩貨賄。戀田廬。以疾呼而相撓也。孟諸數也。濮泗之野。牧豕之地也。爲萬世之利。任其爲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有爲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汙下。多爲渠以分釃之。而盡毀其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氾濫之時。河自於徐泗曠衍之浦。盪滌而有大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如其未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俟之後世。其猶愈乎瓠子宣防。數十年之塗飾。爲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爲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逮問者幾千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固欲求明慎也。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辯。非被枉者不能白實受之冤。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居明慎之功。謝虛加之責。而天下絡繹於徽纆。明慎不知止而留獄。酷矣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失入之弊。不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即其失入也。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纖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贓吏蠹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心已悛矣。奚必廷指之而後快其所朘削於弱民者已失而固無望其復得。安居休息。而凋殘之餘。尚可以蘇。復驅之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迫之追呼之擾。困之旅食之艱。甚則拘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菫幸生。而又食之以附萴。哀我憚人。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臺諫之任。風聞奏劾。巡察之任。訪逮豪猾。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得無留之旨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爲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況一有司而任數不可詰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橐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圈豕。夫不才之有司。豈以盜之賊民病國爲憂哉。畏以是爲罪譴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惟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衆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以時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爲功。而不獲無罪。人將惟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爲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恥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僞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

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後世浮屠竊之，以誘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惡。然充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迨其死無可徼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驅愚民，脅君子，而道遂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爲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賀陰德之說是也。賀逐盜而多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並生之情也。而賀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市沾沾之恩，而懷私利之心，王莽之詐，賀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爲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陰德稱之，小人懷惠，壞人心，敗風俗，流爲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息。近世有吳江袁黃者，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夫亦知王賀之挾善徼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謫，充戰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吏有罪一也，使爲吏者惜官箴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壻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崇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爲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爲之隕涕，漢即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

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而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有是心，爲是言，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爲情立大法，謹大防，以爲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喪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濫於他也。因是而慕神仙，營宮室，侈行遊，若將見爲游刃有餘之資，可以惟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即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舒兒寬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郛郭，而昧其精嚴，無能徹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惟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爲小人假紹述以行私之口實，則武帝之爲此言也，其賢矣乎。

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爲解散也，豈繫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爲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氂旋誅，姦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氂而爲相也，則武帝狎寵姬任廣利，而爲之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揜，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

于出塞，陵自衒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以訛傳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從，奔韓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汚，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媿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託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為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殊，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逢帝之欲而為彌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為履之貞也。桀詢馬瘦之責，而曰聞上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廄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為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惟見己之不何失。小人畏罪徼寵，視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審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惟我為子故盡孝，惟我為臣故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磾，天性近之而特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不知桀也，且不知光日磾也。知人之難，惟以己視人，而不卽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讀通鑑論卷三

讀通鑑論卷四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漢昭帝

金日磾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况桀乎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弒后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鎭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厲熏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憸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覃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晉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驚不再世而卽絶元昊之凶有寧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爝火在積薪之下日吞其僞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蹙人浸衆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既騰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黠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蠭蠆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况其與狄爲徒而蠶噬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閒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既勞師絶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塞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鴆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訐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辯行僞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即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即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寧。艸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遑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粲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搦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紹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己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則覬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貿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貿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貿賞。又何怪其妻之爀后而子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傳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顓愚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殆是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弑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緜不以配帝而擯祀族之惡。吾弗從與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己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興。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共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舉發。特荏苒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雖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

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詖。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愼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

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淸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其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愼。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阱。卽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寃民亡益也。惟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猷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慝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蟊蜮。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卽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慝。世不恆有。苟不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蹙也。律簡則刑淸。刑淸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其擿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伏。雖避去。且有疑其緩者。而讒賊閒起。同朝離貳。子弟不謹。竇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笑貌之閒。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基。溫恭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

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與與則雖功覆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忮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爲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虔矯刻覈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脈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蠭涌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彊忌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淩之誠有罪矣乃驕以橫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彊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鷙擊富彊而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爲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藉之少年遇事蠭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爲安樂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即於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爲陰憯伺人之過而齕齧之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餌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爲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馭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敞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即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識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孱且愚險阻至而惘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違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

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鈙者責之以張敞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閽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嚮皆此儔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淸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寡恩苛細以傷民氣之褊夫而流爲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憖唐宋以前詔祿賜予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削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輗而天下不足以治況三百年而僅一軒輗乎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飼猪彼將曰救死而不贍復奚恤哉

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爲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爲狂疾語笑昏亂何爲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爲之也然而虧禮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強奚用此穢亂辱身之爲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義元成聞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於死且擁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爲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啓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閒也

趙充國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可攖敗之不憂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恆爲之敝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定彼豈足以敝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掠奪我芻糧闌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黨而援之者益信其必興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洊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促而糧日竭兵連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而堅持之不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恥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徒不能故羌禍不絕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爲宋之元昊大則爲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爲動不然漢其危矣爲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

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烓廚之意計。而爲國謀。庸主遂信以爲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怠於輓輸。忌邊帥之以軍興相迫窘儆之有司。長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昧徼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爲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民顯矣。甚矣國無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誤也。憚數歲之勞。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數十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國果虛。民果困。盜賊從中起。而遂至於亡。以田夫販豎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陸沈之。哀哉。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餘美。龔遂黃霸尹翁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廣漢敞霸皆任術而託迹於道。廣漢敞以虔矯任刑殺。而霸多僞飾。寬嚴異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壽以禮讓養民。庶幾於君子之道。而爲之已甚者亦飾也。翁歸雖察而執法不煩。龔遂雖細而治亂以緩。較數子之閑其愈矣乎。要此數子者。惟廣漢專乎俗吏之爲。而得流俗之譽爲最。其餘皆緣飾以先王之禮教。而世儒以爲漢治近古。職此繇也。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隨。以濫禮文之緣飾。精意易以相蒙。兩者各有小著之效。而後先王移風易俗。緣情定禮之令德。永息於天下。救之者其惟簡乎。故夫子言南面臨民之道。而甚重夫簡。以法術之不可任。民譽之不可干。中和涵養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如廣漢者。弗足道矣。繼廣漢而興爲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於霸延壽翁歸。循其迹而爲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敗。或以僞譏。何爲其致一時之感歆。反出廣漢下乎。雖然。亡其實而猶踐其迹。俾先王之顯道。不絕於天下。以視廣漢與敞之所爲。猶荑稗與五穀。不可以熟不熟計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惡。效在一時。而害中於人心。數百年而不復。亦烈矣哉。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誼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臺城。宋徽結女直於初起。而囚於五國。輔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復搖也。漢之於匈奴。豈晉之於齊。均爲昏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蘇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黃霸以興化條奏郡國上計而民頌之。蓋霸以賞誘吏。而威以罰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爲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傳記有言之。以張大聖人之化者矣。而詩書所載。孔門所述。未嘗及焉。故稱盛治之民曰士慤女憧。言乎其樸誠而不詭於文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不可望庶人。猶大夫之不待刑也。聖人之訓。炳如日星矣。孔子沒。大義乖。微言絕。諸子之言激昂。好爲已甚。殆猶佛老之徒。侈功德於無邊。而天地日月。且爲之移易也。夫聖人之化。豈期之天下哉。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

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草野無知而從容中道於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誘之民且塗飾以自免是相率為偽君子之所惡也漢之儒者辟淫而義詭流及於在位雜之以為政霸之邪也有自來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質而使安其分斯以為盡人物之性而已矣

耿壽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術也後世無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為青苗故曰非法之難而人之難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諸侯各有其國其地狹其民寡其事簡則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嘗行者以生生之計寬民於有餘民自得節宣焉不必上之計之也上計之而民視以為法視以為法則憚而不樂於行而黠者又因緣假借以讎其姦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為計耳雖提封萬井之國亦不能總計數十年之豐歉而早為之制也郡縣之天下財賦廣而五方之民情各異其能以一切之治為治乎然則常平之制不可行與曰常平者利民之善術何為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鄉之賢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無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齊一天下者也壽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東上黨太原宏農之粟於京師而已矣

宣帝臨終屬輔政於蕭望之其後望之被譖以死而天下寃之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羣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忌其名而訐其小過以陷之死丙吉賢相也則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留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迹其所為蓋攬權自居翹人過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為小人之所挾持而拂衆矯名抑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宣帝之任之也將以其經術與挾經術而行其偏矯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禍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議論與則華而不實辯而窒固君子之所惡也主父偃徐樂豈無議論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異蓋宣帝之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樂聞人過以示察者也故於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託家國之大其不傾者鮮矣

元帝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固雅意欲為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宏恭石顯以弼主於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豈徒由其道而遂以勝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國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行非常之事可定衆論之歸而不倚人以為援若夫進賢以衛主而公其善於天下則進之在己而舉錯一歸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餘而不急試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賢士大夫感知遇於吾君而勉思報禮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之進自拔以其彙而不肖者不敢飾說以干於身為君子於國

為大臣。恃此道也。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嘗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羣小清政本為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乃其所為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聽之。華龍聞其風而欲附焉。□□□□□□□□□□□而楊興諸葛豐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則此數子者。必懸朝廷之祿位以引躁進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訟其直。以擊恭顯。身為大臣。國是不決。乃借資於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禍。嗚呼。四子者果捐軀以報上。獨立不懼。而奚以此闒茸附和之宵人為哉。懸汲引以誘人。利則從。害則叛。固其常也。況乎風相煽。譎相傳。一時之氣燄。小民之視聽且駭。而況孱主孤立於羣小之閒乎。故朋黨之興。必有敗類以相附。而貽小人之口實。使為君子者。遠爵賞之權。泯交遊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進以攻排。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惡得而乘之。狄仁傑且以制諸武之凶。李沆終不受梅詢曾致堯之惑。大臣之道。當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雖孱。恭顯雖橫。亦孰與相激而令宣帝之業隳於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鄧通。困之而已。韓魏公之逐內豎。逐之而已。何所藉於羣不逞而為之羽翼。司馬溫公任二蘇以抑王安石。而秦觀張耒以狹邪匪人緣之以忝清流之選。故終絀於紹述之黨。楊左廣結臺諫以抗魏忠賢。而汪文言以無賴貲郎竊附以召禍。浮薄之徒。一得當於君子。而使酒狂歌。呼盧謔傲。以嗣蕭艾蘭茝之音。其氣羶。其燄緣。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元帝詔四科舉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蓋孱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鯁。而以柔惰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國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雖然。有自來矣。極重必反者。勢也。文景武昭之世。賢不肖雜進。而質樸未亡。君子無赫赫之名。而小人亦無難見之惡。氣矜如汲黯。名勝如賈誼。人主甚器其材。而終不顯。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洎刑名聚斂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為尚。而天下翕然從之。於是而沽名衒直之士。矯為人所不能以自旌。氣燄足以凌人主。而人主厭其苛覈。非但貴戚宦寺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偽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趙充國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餘年而羌人復反。吾故曰。難乎其為繼也。當充國時。求戰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競者。閱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後起之胡雛。未嘗躬受挫抑。將曰。漢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於我。前人無能為而受其困。我別有以制漢。而漢窮矣。藉令充國未老。天子終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銳師以繼之於挫折之餘。而辛武賢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國之功。而內實私幸之以偷安。故馮奉世曰。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彡姐驕狂而驟起。實有由來矣。於是而奉世之決於進討。功不可泯。韋元成鄭宏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羌之初起

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萬全之道也過此而彡姐踵亂非先零比矣一起一敗而不能無疑畏焉已燼之灶狂燄一熸而資不給勝則前敗則降習先零故事而無致死之心是其必當剗除也明甚故奉世決於大舉合六萬人以擣之於初起蓋與充國之策異術而同功奉世不可師充國之守充國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時度敵而善其操縱其道一也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爲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幷則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紇宋之元昊已也迨乎東漢幸而都雒耳使都長安廟臣師元成鄭宏之說葺關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懲漢其亡於羌乎奉世覇之于始張奐段熲夷滅之于後羌乃不能爲中國腹心之患其後雖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垂至於今二千年秦隴河岷階文之閒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猷遠矣馮奉世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於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因時而動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繹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兒寬之勦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禹與衡不以爲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奬爲禹衡之罪過矣元恭所以優游不斷者惟其心之不淸幾之不愼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爲恭謹節儉亦惟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卽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尙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爲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稱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擾而外收絶域之功乎君子出所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爲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卽不悟猶可以保其大綱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荏弱之哀公惟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爲之防夫豈不達於時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爲矯枉之論導之驚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二子有所不尙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雖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縱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罪罪二子也

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

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爲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已。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爲是肖其大綱耳。亦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可以萬計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爲之綱維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於餘卦邪。東震西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敘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爲術也。立典要以爲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措晉大有於其末。垂至於今。鬻技之卜師。相因以斷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爲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貞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於人。妖者獲罪於天。妖尤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衆耳衆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眚。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艸木之有妖蠥。人民之有疴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銖累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弋獲之妖人。以是取顯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挾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逭者也。

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舉行。卽使偶試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堯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災不在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敝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異狀。況天下乎。剛柔異人也。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裁。濟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脆者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之瘠也盡。以南之文責北士。則學校日勞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則邊疆不救。危亡其閑。損乃以益。殺乃以生。簡乃以備。一視爲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僞。而唯考課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天下者。房爲之開先矣。塾師之教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敝梏。四海九州。彊智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脛以續鳧。其不亡也。何待焉。蓋房之爲術。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聖人之教。且恣其削補。道

無不運也而房無不方大亂之道也侮五行而椓二儀者也鄭宏周堪從而善之元帝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巧辭自以爲之惑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長權其短令整齊瓜分如弈者之局廚人之飣也此愚所以聞君子之言而疑也而況房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石顯僅逞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斲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爲篡弑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其所由來物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耽燕樂爲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以史丹之諫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賢臣以匡正之幸傅昭儀而遲回於山陽遘重疾而忽忽不得已聽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受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任鳳也既爲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搖搖於廢立之閒者幾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義規元帝而非必與成帝結親心所竊竊然憂翁翁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元后隨其所憂倘之及所與竊竊然憂翁翁然私語而計者亦於元帝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專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已者豈復憂佗日之擭己乎嗚呼於是而知叔孫舍之不貸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已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爲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天人所不能違而翁嗇以相保呴沫以相憐私憂過計貪天功爲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元宗知張說之姦懷其潛邸之恩而不能遠以召均垍之逆況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自非攘功擅權之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爲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闇主亦其暱愛山陽而憤然不恤之咎與故曰隱伏之咎肇於不測也

讀通鑑論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歸禍始於欽之黨姦，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於社稷之臣，其視張放、淳于長、史育之導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篡，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於有爲，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於國家，不得自達於上，不獲已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於巷，所謂救失火而不暇問主人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於鳳已成乎專偪，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有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於愛天下。忘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於天下，而先伏於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魯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有不測之術哉？齊人厭，郈費墮，季斯一受女樂，而即決於行，無所凝滯，而必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功業，而逌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盛，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爲，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爲其荏苒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因季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尚惜無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於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爲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愼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即可與有爲，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賈捐之、楊興、婁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爲之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於天矣。論者徒見其吝璽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慝哉？今有殺人者，流涕祖免而撫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舉國柄而授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恃權，武帝拔霍光於下僚，與降胡廄吏等，非緣后族也。其既也，則以廢闔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於史氏，元帝之於許氏，以恩澤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爲之邪？五侯並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異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内主於宮中，亦豈能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稾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淳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爲人，非能險鷙於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狄、婁。元后則寵劉氏之宗社於其黨，悅而以授之私親，遠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脅哀帝，而蠱在廷之心，縱董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梟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

一詁。撟則使之撟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虧。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於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爲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豶豕之牙。吉。牙可豶也。而呂武以之凋勦。狄仁傑豶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泣逃天下後世之誅。而誰信之。不然。莽之慝毒。無有於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莽其能戴之沒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王氏。而論者猶寬之。蹢躅之孚。且以孚後世而免於史氏誅。亦險矣哉。

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倏廢倏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徼福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於貢禹。而成於匡衡。所持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立者。義也。誠所不至。不敢瀆焉。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於其所不廢之祀。而能以誠格之乎。執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何但七世以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之侈。妃嬪之衆。服膳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一能汰其所餘。以合於三代。而後議郊廟之毀未晚也。且三代之靳祀於七世。豈徒然乎。抑創法者自開國之君守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僞。非祖宗立之而後王毀之也。自漢以降。百爲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泯焉。而獨於祧廟。致嚴於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斲其本也。況古之祧也。於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祧。幾於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遽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但以其文也。

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閒以指摘。則君之聽不熒。而言乃爲功於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於進言有未得者。故成帝雖感而終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挾以上搖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並立。宜援近宗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於向者。樞筦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姦而自任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頡頏而並論。以爭衰王者。頡頏而並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頡頏之名。而王氏張。彼將曰。天下非彼則我也。況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互相盈虛。則外戚反釁而相譏。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皐禹之任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傅說。文王之任閎散。皆非懿親也。周道親親。而周召以庸。管蔡以誅。師尚父呂姜之父。且以佐燮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繫無賢。而必曰援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王之道哉。向於是而失言矣。以爲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情。以爲博選宗室之賢。則歆之黨逆。向且不能保之於子。而況他乎。成帝悟而不終。羣姦閧而不憚。未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

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爲尊者諱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既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彊。曰思翦艾以圖安。而紈袴膏粱。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碁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遽不爲贊治之臣乎。

老之戒在得。至於老而所需於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亂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爲己得。於是瀕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有生人之氣也。慮及子孫。而行尸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朱雲欲以齒劍而不懟。夫人爲不善。而貽怨於子孫。誠不可爲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奚患哉。且夫禍福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按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憂子孫。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瘳矣。成帝不輯折檻。以旌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黨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以榮寵。因爲之羽翼焉。與欽之誤合於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異矣。顧於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藥石。可以起漢於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長昌邑之罰。而內讒趙李外庇張放淳于長之私心。有所恧縮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妒之妾。飲食倖臣之家。加賦重歛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遺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自日以寢。而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忘軀憂國之臣。與姦賊爭死生。而無救於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者合文武爲一塗。故分論道之職爲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於一相。漢置相而閫政專歸於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馬參司空司徒之閑。冀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乍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帥任國政。武爲尙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爲執政。敦詩書。說禮樂。文之於旣武之後。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於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卽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獷夷大盜。爭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

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為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為兩塗，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遑何武之說，不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楊敞、韋玄成、匡衡，名為公輔，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敝，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

子曰：所損益可知也。

成哀之世，所可任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進，尋丈之閒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籠。即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宏，何武之授王莽，屈於時之所尚，而不得不為之羽翼，無他，王傅二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淳于長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后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尤出諸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之變，鶩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族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免乎？武與丹浮沈於積陰之閒，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為女主效妒媢之功，其不被顯戮，幸爾。嗚呼！至於成哀之季，而無可為矣。君子慎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負咎於天人也，必不可浣。莊生曰：遊羿之彀中。謂此時也。遊其彀中而死，為君子之徒也；遊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哉！

哀帝

人之能為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唯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唯無所恥者，國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為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唯恐緩而改圖，一如乞者之於墦閒，唯恐其餕之不餘，而遽長跽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為吉，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冥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為廷尉，則承王莽之指，鴆殺許后，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為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為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還歸故郡，抗定陶王之議，奪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蕩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為，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譎其迷國罔上，陷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詭合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既乘權，去賢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既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弒父與君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驁悍之彊臣，而容厚顏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尚可行也而不可久。師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復古，且豪彊之兼并者猶未盛，而盤據之情尚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彊者終不能禁其兼也。至於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

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爲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以爲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爲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做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於秦封建廢而富貴擅於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教而心自生智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於柔愚而獨自擅於九州之上雖日殺戮而秪以益怨彊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民而使困於田於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於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義中正爲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怨爲迂遠之過計矣況乎賦役繁有司酷里胥橫後世愿樸之農民得田而如重禍之加乎身則彊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彊豪無挾以相幷則不待限而兼幷自有所止若窳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業以歸於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傅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二氏之榮枯舉朝野而相激以相訟悲夫當傅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乎王根王立之驕橫而推莽耶其言曰喜傅氏賢子譏論不合而退百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於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乎王莽王仁之就國而天下多寃王氏者傅喜幸而未敗爾莽之廢吏民叩闕而訟寃賢良對策而交獎僞謙所誘人心翕歸而賢者不免且較喜而彌甚喜之賢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豈繄無人可託孤寄命者唯區區王傅二媼之愛憎是爭嗚呼率天下而奔走於閨房之嚬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爲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爲本權移於婦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爲爲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歷成哀平之三季環朝野而如狂所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尋而已其他皆所謂人頭畜鳴也尋推陰陽動靜之義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於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陽陽從陰履霜而冰堅豕孚而蹢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尋之言言人之言而别於禽獸也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尋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尋非其人也陰之干陽其變非一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陰之干陽也尋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於人者也

顧其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貶死。燉煌爲天下笑。則亦以陰干陽等於婦人之煽處。爾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豕。奚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矣。其變繁矣。其辨嚴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無一而可苟焉者也。

治河之策。賈讓爲千古之龜鑑。而平當之數言決矣。當言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鯀所以殛禹所以興。而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患。而盤庚奮然依山以避災。無他。唯無總於貨寶而已。細人之情。怙田廬之利。貪瀕河之土。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沒於子孫。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要君勞民。以陻塞逆五行之敘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簣。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於廷。名溢於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肖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易爲侵牟。民夫之貨傭。乘威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災。河濱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姦胥。交起以贊之。爲危詞痛哭以動上聽。宜乎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天下於河。言滿公車。牘滿故府。疲豫兗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谿壑。而一旦潰敗。胥爲魚鱉。而但咎陻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古今之異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繹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以觸其害耳。貪退灘淤田。民有其土。而國有其賦。鋒端之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猶是民也。徙之而於國無傷。其愈於陻塞疲役之貧勞困斃。與潰決之瀑蕩淹溺也。孰爲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鯀之覆轍。君不明。而貪功嗜利之臣民。積習而不可破。平當之言。賈讓之策。縣巨燭於廣廷。而昧者猶擿埴以趨也。不亦悲乎。

谷永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譏之正者也。耿育請揜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慼。譏之不正者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豕之正者。凱風之不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妒之嬖妾操刃以絕祖宗之允胄。而曲爲之覆。天子之子。不死於妖嬖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於齊。哀姜遜於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爲嫌。昭儀之惡。宗廟所不容。況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乎。甚哉育之言悖也。曰。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爲未然之迂圖。其孰信之。育若曰。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嬖。是哀帝本不與於篡弒之謀。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嚴黨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逭矣。解光問罪之爰書不伸。趙氏宮官之大罰不正。宮闈肆毒於社稷。而莫之問。故元后黨王莽以弒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者。乃謂其合春秋爲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賈繼春賓之以讎其庇李選侍之姦。清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也。

鮑宣七亡七死之章。隙漢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論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於國又未有劉裕之功。輕移於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唯民心先潰於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

哀帝之暱頑童。縱其鬻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續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淳于長。王氏之先驅也。傅遷董賢。王氏之勸駕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嚆矢也。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道。女直蒙古之倀鬼也。而非君之溺於寵樂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揚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以及四海之民。豈遽能以片餌誘嬰兒而輒棄其母乎。故宣陳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於劉向之欲挽橫流而堙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事之臣。增闇主之疑。而授姦臣以傾妒之口實。皆此繇也。宜言愼選舉。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於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問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衆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偪上有嫌。而朋黨之謗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宜能以疏遠片言。取必於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況庸君佞倖權姦交亂之天下哉。進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於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爲之也。又況宣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於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唯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遠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即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提攜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閒耳。非伏之三歲。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爾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抉。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輕於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曹爽。劉裕之克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謀。頳顏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偃息談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於平蕪蔓草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爲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祿謀云。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權。此漢室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爲伏莽之戎。外而孔光爲翼戴之姦。武僅以孤立之勢。撲始然之火。旣處於不敵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於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祿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更相稱說。武舉祿。祿卽舉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之譏。則氣先餒而惡足以勝之。祿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欲爲祿之詭隨矣。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心不可質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沒於寵辱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水濺沸鬵。欲息其燄而燄愈烈。非直亡身。國因以喪。悲夫。

平當彭宣。皆見稱於班固。宣未可與當並論也。當臨受侯封。臥病不起。以固辭之。知世不可爲。鬱邑以死。可謂知恥矣。當之在位。丁傅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異於王氏。則當逡巡以死。而不忝無實之封。於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爲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爲國賊之內主。此正宣肝腦

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爲全軀保妻
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倘足爲人臣子乎龔勝邴漢且猶
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况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
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慭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
險而止率天下以疾視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平帝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
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即移於莽以全威無缺之天下未浹
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闇主而未即亡故桓靈相踵而不
絕下有權姦而未即亡故曹操終於魏王司馬懿殺曹爽
奪魏權歷師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
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唯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
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旦潰以無餘故
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
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於丁傅而訟之
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
不知莽之何以得此於天下而天下糜爛而無餘如疫癘
之中人無能免也環四海以狂奔氾濫滔天而孰從挽之
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爲之而蠱天下之風
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
其貪頑故莽自以爲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爲舜則舜矣周
公矣舜矣無惑乎其相驚如狂而戴之也當僞之初起也
匡衡貢禹不度德不相時舍本逐末興明堂辟廱倣周官
飾學校於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爲僞之魁而劉歆諸人鼓
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溢爲五行災祥之說陽九
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死而言傳天下翕然

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籌而禁不能止故莽
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
劉向實爲之倡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
於妖也子曰無爲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
勝邴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
之以悖道違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
故孔光諸姦施施於明堂辟廱之上而不慭莽之將授首
於漢兵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爲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
有道聽於人國無道聽於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
世之大法而後儒稱天稱鬼以疑天下雖有世主以矯之
使正而人氣迷於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即令上無闇主
下無姦邪人免於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嘗
生於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僞儒詭其文而昧其
真其淫於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章章矣近世小人之
竊儒者不淫於鬼而淫於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爲
門庭以無忌憚爲蹊徑以墮廉恥捐君親爲大公無我故
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萍散波靡不數月而奉宗社以貽
人較漢之亡爲尤亟焉小人無憚之儒害風俗以陸沈天
下禍烈於蛇龍猛獸而幸逸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於
定論乎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即不必允
協於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竊者
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
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浹於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
緣飾而增其華者也是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爲
經世之本於是而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

能自顯。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爲君子之道。在於此而無慙。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尙明矣。封建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趨時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國。各制其國。而漢之王侯。僅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畝之稅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盡免之。小人無能竊也。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其害己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於是者。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也。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繼之以刑者也。然而竊倣之而即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於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世有損益。初不使後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闊遠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於僞。不但僞以迹也。並其心亦移而誠於僞。故小人之誠。不如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乎虛者也。故善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陽嚴詡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爲官。任穎川守。謂掾史爲師友。有過不責。郡事大亂。王莽徵爲美俗使者。詡去郡時。據地而哭。謂己以柔徵。必代以剛吏。哀穎川之士類。必罹於法。此其呴沫之仁。蓋亦非僞託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歡心。而與人相暱。爲之熟。習之久。流於輭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覺。蓋習於莽之僞俗。日蒸月變。其羞惡是非之心。迷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淚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僞而詡不服。欲謂之非僞而詡其能自信乎。嗚呼。僞以迹而公論自伸於迹露之曰。僞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樂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澌滅盡矣。故天下數萬蚩蚩之衆。奔走以訟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盡無其情。而俱爲利誘威脅哉。僞中於心腎肺腸。則且有前刀鋸後鼎鑊而不恤者。蔡邕之歎董卓。姚崇之泣武曌。發於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誠於僞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藥石之所能攻也。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玄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士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主相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玄感壽輝山童。皆挾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讎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當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導諛。上天之神。虞舜之聖。周公之忠。且爲羣不逞所誣而不能白。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於魘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早隕於漸臺。然則勝廣玄感山童壽輝

者。天貿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祟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者也。不走而死。義尤烈哉。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悸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寧。此心之動。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幾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為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天下以竊者為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為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為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蠭蠆之幸不至前。無事求諸水草之藪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柏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埽幕南之王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偪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更悖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為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耳。豈可以為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饟。以困匈奴為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霆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偷安一時。而禍在弈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為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方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偽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臣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工於術也。其得與龔勝齒哉。視紀逡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詡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辟。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即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咸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生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

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郅惲引天文歷數。上書王莽。令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惲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惲故持之盈而發之無憚耳。惲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為君子所必斥為怪而不欲語者也。怪士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惜之。大經不正。庶民習於邪慝。流俗之論。以怪為奇。若此

類者衆矣。

讀通鑑論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後漢更始

爲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爲名而奪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驁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閑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所動也愼之哉

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與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軼且扼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躕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豕塉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攖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賁而艱難萃於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乎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

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䮧。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卬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閒。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刁子都。通鑑注云。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都。今從之。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據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挖其虛。顧欲長保故宮之富貴。以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躑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爲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即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爲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爲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盈廷譸誂之論。則塞顛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虛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濮。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竇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抉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餧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

不卽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之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衆而無紀外威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愼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忘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閒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胥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翺翔桀驁以需時王郎蠭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辠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旣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衮鉞而無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貰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

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鎭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葸畏而與人相爲駔儈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宣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諂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寧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爲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卬暴貴。軼遽背而即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恆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覥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爲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苑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違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恂馮異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爲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爲者。唯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蔕也。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諭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瞀。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皦皦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

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聽新主之自爲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節爲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誘而耿況寇恂從臾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弇親將而來稱帝之議弇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揜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即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衆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己晏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爲己効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己猶擁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擿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爲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尙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赤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鄉新野宏農近在咽頰之閒寇叛接跡而相爲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亙東方爲陳汝眉睫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即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況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彊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曹操慮袁紹之難平而卒與爭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與勢之所湊人爲之效其羽翼天爲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熸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寧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閒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爲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

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
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
制猝。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
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
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
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興。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
名義無所伉。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
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爲漢室之胄。未見
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搖。則智力不足以相屈。
故更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策羣
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鬬。而光
武以道勝焉。卽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
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
容鎭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驁彊梁之
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著定如此
也。而光武之規模宏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
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
誓誥爲虛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
不爲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寒海內之心。而不永戴之哉。
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
小疵而大已醇矣。

赤眉之棄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
夸掠。固不以安定爲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
其有可潰之勢。躡其後以蹙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
河決癰潰。容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
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
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
違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爭。何昔之怯而今之急也。然光
武終能遏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曾不恤歸師勿揜之戒。塞
決河而斂潰癰。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
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卽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
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幾於頃刻。非
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
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
也。則惡用史爲。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
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
之衆未集。猶資之以爲用也。已而劉茂集衆十餘萬而降
之於京密。朱鮪之衆且三十萬。而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
擊檀鄉於漳水。降其衆十餘萬。於鄴東五校之衆五萬人
降之於羛陽。餘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
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尙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
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衆。蓋延降劉永之餘。王
常降青犢四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
受降者。指窮於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
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恆患寡而亟奪人
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
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靜。而亂世之民爲甚。當其
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
也。迨乎相習於戎馬之閒。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驟喧呶。
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於伍。

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餉也盡勤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牧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荀悅徒爲藻帨之文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後起者其何徵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髣髴其大端則徵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惰歸而自得其安全民無懷怨怒以擴之不齒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靡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斂之而有餘矣蓋其覩文匿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亦惡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顓頑用敵國禮失御囂之道矣是以失囂囂者異於任狡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歃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顯爲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卬謝祿同逆達其情疑之以義正名之爲君臣而成其初志囂將以爲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置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囂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忌我今猶是也奚以委身而稱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戴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囂比者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屬其猜忮矣

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事守而不殄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死則服之免官而代爲之恥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楚郡劉平遇寵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傾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吏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爲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爲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興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競而不能成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斁也延及後世黨議興而惟恐人之不離告訐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爲羈絡於淸宮而徧縻九州之風馬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以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爲也三代以下唯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已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竇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命爲徵彪與融處亂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然而所據者在此況其他之瑣瑣者乎仲尼沒七十子之徒流風日遠舍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信參焉劉楊造讖楊之讖以惑衆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迷皆緣之以釀亂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恐非此而無以動天下刻畫五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迨魏晉而始衰

害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以前。民用道而已矣。陰陽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千年而濂雒闡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摶穆修者。冒三聖之顯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也。其殆京房夏賀良之餘燼。乘風而一熻者乎。

疑信相參之際。人有隱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豁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祕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擿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詘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己而無如己何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為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懦。此非權術之為也。恃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合離得失之數。仰聽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草澤者有異。而光武遠矣。昭烈習於儒而淫於申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闌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愚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者。面無毀容。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道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蕭道成之唯利是徇也。光武則可謂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舍。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草澤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為後戒。而興者且為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險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為之主者。眾所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膂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為之君。是兩者可待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羣策羣力而御之。謀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乃端坐苟安。待人之起而投其隙。所待者而賢於我。則我且俛首而受制。所待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鷸蚌漁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為天下雄也。擁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卽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蠭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

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視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獲已而廢君臣之義者也。故子曰隱者也。隱之為言。藏道自居。而非無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光何視為滔滔之天下而亟違之。倘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為之臣邪。禹皋陶何為胥北面事堯。而安於臣舜邪。若

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悉驁之氣，施於君臣禮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奚辭焉。黨聞春秋報讎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而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黨藐乎小矣。王良應召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尙不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憑高以爲尙，則比之无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歙使隗囂，憤然爲危激之辭，質責囂，欲刺之，而囂不能加害，史稱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敬愛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爲篤樸誠於雄猜狙詐之前，則且視爲迂拙而見詘，以巧馭巧，以辯馭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盡之慧，敵多方之詐，固不勝而適逢其怒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翕固張，薄爲訾而厚爲責，有溢美溢惡之辭焉，乃無定情而驚其詭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覆按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詞，而信義可以不失，歙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咥，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獎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牽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擅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史豪彊，易避就以雠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閒，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勸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雠效者接踵焉，而又多與以進取之塗，蕩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唯官省而難容，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廉恥與焉，且也民當墊隘之餘，偷安以自免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暴橫恣睢，惡顯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網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草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闊遠，而事爲不詳，正以綏不寧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法善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於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塗，以倖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冑，俊秀之子，亦且隳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爲之員，廣爲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率之風，流爲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彊暴不足以逞，而匿爲巧詐，豪民日以磐固，而玩法自便，則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長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袽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夙而無以待變，是則弁官以愼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

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冗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定，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餘，徼幸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滌，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竇融之責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彊弱論，我居彊而執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偽作以惑衆而亂益滋。唯融之為言也如此，囂雖不能聽，而已愴於心。心愴而氣奪矣。秦隴之民，聞之固將怨囂而不樂為之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為此言也，則非以是為制囂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囂也。何以知其然也。使融而操此以為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漢終始，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偏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徼幸樂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患不相傅致也。於是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武聽元而黜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鄙所自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斁，其不亡也幾何哉。大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日與酬辨，而奚患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乎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既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為姦，而督察遂不容已。媚疾苛覈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訐者，未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內朝外朝之問，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侍黼扆，無隙以下比而固黨，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鷙攻擊之為，然而面欺擅命之愆，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為哉。況大臣者，非一旦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為侍從者，日與之親，其任方面者，以其實試之功能，驗之於殿最，而延訪之，則擇之已夙，而豈待既登公輔之後乎。唯怠以廢政，驕以傲人，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恃糾虔之法，以為不勞而治也。於是法密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乘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隗囂獨保首領以終，囂之所為，蓋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子純弗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囂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於更始之敗，而葸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葸。於是而毀家存漢之心，不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鄭興、馬援、申屠剛去之而不留，來歙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遠矣。惜哉，其不奉教於竇融耳。卑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蹙而無聊

之爲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媿於馬竇而恐笑其不夙也葸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爲乃以善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爲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歙刺傷口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爲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出可爲能吏入可爲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宰輔諸將亦各安於軿輪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爲盛焉

苟爲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右大臣得爲居間而解之藉其終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暴君貶竄誅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唯上之怒有已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閒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身與名俱喪遠及子孫族黨交遊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鯁之臣亦遲回而慍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敢言者爲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儁雖私而抑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吏功成爵定亦未聞驕倨侈汰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之乃郭伋以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弈之閥閱以昌言於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勛貴盈廷未有忿疾之者伋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畝若是士惡有不言言惡有不敢哉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鎭撫之也獎遠臣以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驤猶以鼎鐺見責曲折以全直臣而天子不能行其意伋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勛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壓之於成都述糧日匱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我此其勿庸勞師亟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心徼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然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後籠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驚於可見之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出于頻出于頻者其明哲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蹙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汚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地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㶏而先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賄以免則尤可醜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爲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絜其孤芳哉

晉平公喜其臣之競而師曠譏其不君爲人君者欲其臣之競無以異於爲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

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訐以興訟獄而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駤戾以翹其過而爲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蕃起天子亦何恃以齊天下使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共驩不和於舜禹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爲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爲延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亢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爲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而賓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瞽師樂器葆車輿輦漢廷始復西京之威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爲視若戎狄亂賊而拒以死邪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惘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晏則述存什一於千百俾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倜儻之士也斥述爲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圮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鐘律遂亡乃者南都陷而渾儀遂毀使當世而有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費二王之硜硜以拒之也

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讎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無容覆勘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建武中梁統惡其輕請如舊章甚矣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繇殺之者異有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爲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拳勇有餘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槩之而無殊乎然而爲之法曰察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猾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爲證佐贓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啓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清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彎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射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類也猝然之忿怒彊弱殊於形體要害不知規避不幸而成乎殺者亦過之類也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減死之科刑官消息於心而盡其情理之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愼赦過之典法不黷而刑以祥存

乎其人而非可豫爲制也。夫法既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則法其不行矣乎。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天子之廷。於是而有失出失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既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位祿而全惻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法。夫有司者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麗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篤賄。廷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瘼。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已也。而亡慮也。雖減死而五木加之。犴狴拘之。流放徒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

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彊則相拒。弱則驚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惡盜之情。而奚縱之。唯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駭之以匿。吏畏不獲而被罪。而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大盜以起。民以之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牧守令長畏愞選怯不敢捕者。皆不以爲罪。祇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除舂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議。以昭穆禰元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爲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出爲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已。故尊定陶爲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稟。外無所承。唯己之意與人之扳己而繼人之統。此唯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爲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誣所後者以無命爲有命也。況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功討篡逆而復宗祊。其生也與元帝之崩不相逮。而可厚誣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爲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爲己所後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視組紺以上而尤親。尊者自尊也。親者自親也。人子不敢以非所得而加諸親。故組紺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追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皇稱而已。後世之禮。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爲法。而貴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刻畫以求肖。成周節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亦奚不可。所難者唯祫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先臣後。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崇濮王。張孚敬之帝興獻。同其紊大分而傷彝倫乎。若純與浮之言大宗。則尤謬矣。大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斷而支庶興。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爲大宗。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也。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遞相衍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爲重而絕其私親。天子

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爲抑唯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圮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純與淳不考於周禮合宗與位而一之於周且悖而況漢乎疏漏寡聞任氣以矯時王之制其與歐陽修張孚敬之說異失而同歸矣

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懲往以貽後顧命太子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唯陰識陰興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爲莽之恭識雖不僞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乎飲堇而幸生復飲以冶葛卒使竇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昏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臾之者自郅惲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寓其不滿之意矣東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鳲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爲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興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爲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荊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不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漢之通西域也曰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徼功幸賞之實而爲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爲匈奴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徵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傳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翱翔寢處其地而莫之敢攖若是者曾可以爲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亙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爲有無而決之矣夷狄而爲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如無能害而徼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爲黠夷笑王□□之愚其流毒慘矣哉

光武之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宜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彊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爲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阯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愍其老而不聽其請往援固請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爲愉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爲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爲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爲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爲義

精矣有進而趨時未往而先倦非趨也有退而趨時已過而猶勞非趨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之謂與

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改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尙之全軍僨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焉馬援持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長折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以還何其易也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尙馬援之日早已無難慴伏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勞之衆與蠻固爭蠻冒死以再覆我軍雖飢困而勢已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臣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燄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屬階之人死不償責矣

漢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戎心以乘我也狎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姻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泆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閑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呴沫狎媟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我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委順而趨新焉迤及於千歲以後而忘其爲誰氏之族矣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柰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

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養以六經之教得其理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閑起之豪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爲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奚以知佚榮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傅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爲懿親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命者也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讓惡可以爲帝王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陳之以詫諸生施施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抱君子謀道之憂者聞斯言也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爲帝王師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祿之得失唯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胄子身教立誠心喻德威著塞蒙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區區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爲成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奚以愈於張禹邪故曰能自得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興與

以祖妣配地祇於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歉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淪五典斁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削僭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飢者食寒者衣散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遜代天以奠兆民而相

天地之不足則臣子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爲與天通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爲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爲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以爲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爲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弑母而無忌人君垂家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於后族徒爲逆亂而又奚裨邪故曰亂之亂者也

讀通鑑論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明帝

明帝卽位之元年。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以次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爲定制。迨後靈帝時。蔡邕從駕上陵。見其威儀。察其本意。歎明帝至孝惻隱之不易奪。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邕於是乎知通矣。夫云古不墓祭。所謂古者。自周而言之。蓋殷禮也。孔子於防墓之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其云古者。亦殷禮也。孔子殷人也。而用殷禮。示不忘故也。然而泫然流涕。則聖人之情亦見矣。殷道尙鬼。貴神而賤形。禮魂而藏魄。故求神以聲。坐尸以獻。是亦一道也。而其弊也。流於墨氏之薄葬。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過墓而生哀。豈非夫人不自已之情哉。且夫謂神既離形。而形非神。墓可無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夫既無不之矣。則亦何獨墓之非其所之也。朝踐於堂。事尸於室。祝祭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孝子之求親也。無定在。則墓亦何非其所在。始死之設重也。瓦缶也。既虞而作主也。桑栗也。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以爲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豈繄形之所藏。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墓者。委形之藏也。孫者。委形之化也。以爲非其靈爽之故。則皆非故矣。以爲形之所委。則皆其體之遺矣。事尸之禮。以孫爲形之遺。而事之如生。乃於其形之藏。而棄之於朽壤乎。夫物各依於其類。不得其類。則以類求之。形之與神。魂之與魄。相依不舍以沒世。則神如有依。不違此也審矣。孝者。生於人子之心者也。神之來格者。思之所成也。過墓而有哀愴之情。孝生於心。而神卽於此成焉。且也是形也。爲人子者。寒而溫之。暑而凊之。疾痛疴癢而抑搔之。事之生平。一旦而朽壤置之。曰有尊形者在焉。其情恝。其道過高而亡實。莊也墨也。皆嘗以此爲教。而賊人惻隱之良。雖爲殷道。自匪殷人。何爲效之哉。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於禮之中。而不傷仁義。百世之後。王者有作。前聖不得而限之矣。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執古禮以求合。抑情以就之。易之屬也。情有所不忍。雖古所未有。而必伸。戚之屬也。守章句以師古者。又何譏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郡守入爲三公。循西漢之制也。而尤不待內遷而速拔之以升。其後邢穆鮑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奬郡守。使勸進於治理。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則得也。若以善三公之選。則有不責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綱也。天下者。郡之積也。卽事而治之。目與綱並舉。而不可有遺。卽道而統之。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詳簡之殊也。以郡守纖悉必察之能。贊君道而攝大綱。則瑣細而虧其大者多矣。五方之政。剛柔之性。異於天。磽瘠之產。異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則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去其郡之病。以與其利。而民心悅矣。遂以藥之於天下。是強山國以舟。澤國以車。徒爲病而或足以斃也。然則郡守果賢。固未可坐論淸宮而平章四海。況乎名之所自成。實之所自損。黃霸之賢。且以鶡雀之欺爲鼎足羞。況不能如霸者。而遽以宗社託之乎。是則旦郡守而夕三公。廟堂無廣大從容之化。其弊也飾文崇法。以傷和平正直之福。非細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於治道。未可爲

後世擇相法也。

宗均去檻穽而九江之虎患息，其故易知也。人與虎爭，而人固不勝矣。檻穽者，人所與虎爭之具也。有所恃而輕與虎遇，蹈危而不覺，虎與人兩斃之術也。均之令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無恃以不恐，則自遠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姦可矣。故其論治謂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亦以雞豚視姦，而姦者詘，與天下息機，而天下之機息也。文法之吏恃文法以與姦競，而固不勝。廉吏恃廉以弗懼於姦，而姦巧以傷之，惟其有恃也。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挈大綱，略細法，訟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奚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挾持者宏遠矣。劉先主諸葛武侯尙申韓而蜀終不競，包拯海瑞之悁疾，尤其不足論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殺。笮融課民威飾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於鋒刃。梁武帝捨身事浮屠，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邪說暗移人心，召禍至烈如此哉！浮屠之教，以慈愍爲用，以寂靜爲體，以貪嗔癡爲大戒，而英融梁武好動嗜殺，含怒不息，迷乎成敗以召禍，若與其教相反，而禍發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量一移，反而激之，制於此者，大潰於彼，潰而不可復收矣。浮屠之說，窮大失居，謂可旋天轉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則惟意所規，無不可以得志。習其術者，侈其心而無名義之可守，且其爲教也，名爲慈而實忍也。髮膚可忍也，妻子可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絶之，則憒然一決而無所恤矣。又其爲說也，禁人之欲，而無所擇，於是謂一飲一食、一衣一宿，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至於窮極無厭，毒流天下，而其爲貪染，亦與寸絲粒米之貪同其罪報，而無差別，則旣不能不衣食以爲物累，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而不可爲乎？迫持之則舉手揚目而皆桎梏，寬假之則成毀一同，而理事皆可無礙。心亡罪滅，而大惡冰釋，桀逆凶悖，無非夢幻泡影，一悟而悉歸於空。故學其學者，未有不睚眦以快於一逞者也。桎梏一脫，任翺翔於劍鋒虎吻，以自如一眞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卽獲法身，操之極而縱以縱，必然之勢也。英何憚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而不納叛怒鄰以驅民於鋒刃哉！趙閱道張子韶陸子靜之不終於惡，幸也。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則已禍人家國矣。

讓國之義，伯夷泰伯爲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爲節，而漢人多效之。丁鴻逃爵，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允矣。而猶未盡也。漢之列侯，非商周之諸侯也。古之諸侯，有其國，君其民，制其治，蓋與天子迭爲進退者也。君道也。漢之列侯，食租衣稅而無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義，臣從義，從天子之義，非己所得制也。古之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國自如。漢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則不得復有其封，國非己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祿，唯己意而讓之也。且君子之讓國，非徒讓其祿也。叔齊之賢，王季文王之德，故伯夷泰伯以保國康民興王制治之道德勳名讓之。若祿則己所不屑，而可以非分之得汚弟，爲愛弟乎？鴻弟盛而賢也，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如其不能，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祿食者，簞食豆羹之類也。讓者小而受者媿，商周之義惡可效之後世乎？讀古人書，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鮮不失矣。子曰：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受列侯之封。分祿以與弟。斯得矣。侯豈嬀所得讓者哉。

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紀明帝之世。百姓殷富。曰粟斛三十錢。使果然也。謀國者失其道。而民且有餒死之憂矣。一夫之耕。中歲之獲。得五十斛止矣。古之斛今之石也終歲勤勞。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婦子食於此。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鹽酪耕具取於此。固不足以自活。民猶肯竭力以耕乎。所謂米斛三十錢者。盡天下而皆然乎。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訛傳之也。使盡天下而皆然。倘當平糴收之以實邊徼。以禦水旱。而不聽民之狼戾。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當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詎使粟死金生。成兩匱之苦乎。故善為國者。粟常使不多餘於民。以啓其輕粟之心。而使農日賤。農日賤。則遊民商賈日驕。故曰粟貴傷末。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太賤之後。必有餓殍。明帝之世。不聞民有餒死之害。是以知史之為溢詞也。雖然。亦必有郡國若此者矣。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

廣陵王荊。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歎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與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姦人乘之以告訐。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楚獄興而虞延以死。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意至深厚也。而不保其生。寒朗曰。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則臣民之為寒心者多矣。作圖讖。事淫祀。豈不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鞬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為。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於兄弟之間。致其猜毒而不相舍。聞睦之言。亦可為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

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撓亂其喙息。以詭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豔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為妄乎。發穴而攻螻蛄。入沼而捕鰍鰷。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威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述竇憲殷勤之意。而羨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立言也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辯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章帝

陳湯幸郅支之捷。傅介子徼樓蘭之功。漢廷議者欲絀而勿錄可矣。介子湯無所受命。私行以徼幸。既已遂其所圖。而又獎之。則妄徼生事之風長。而邊釁日開。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則無謂矣。恭之屯車師也。竇憲奏遣之。明帝命之。金蒲城者。漢所授恭使守者也。車師叛。匈奴驕。圍之經年。誘以重利。脅以必死。而恭不降。夷師之屯。其當與否。

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不亦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勿屯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而視忠於君者如芒刺之欲去體何也鮑昱之議是已然猶未及於先帝之命也山陵無宿草忿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怨懟君父以寄其惡怒於孤臣倫之心路人知之矣倫之操行矯異無孝友和順之天良自其薄待從兄以立名而已然是詎足爲天子之大臣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剛柔質文皆道之用也相資以相成而相勝以相節則極重而必改相制而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閒非即有安危存亡之大則俟之三年而非需滯於是而孝子之心遂國事亦不以相激而又墮於偏明帝之明察誠有過者而天下初定民不知法則其嚴也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章帝初立鮑昱陳寵急矯先君之過第五倫起而持之視明帝若胡亥之慘而已爲漢高章帝聽而速改焉將不得復爲人子矣人君當嗣位之初其聽言也尤不容不慎也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而或不得逞先君沒積憤懣以求伸遂若魚之脫於鉤而唯其洋洋以自得斯情也各爲謀國而實挾怨懟君父之心幸其死以鳴豫者也爲人子者奈何其殉之且君而尙寬弛與則人臣未有不悅矣君而尙嚴察與則人臣未有不怨矣故察吏治精考覈修刑典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幸先君之沒屬望於新君解散法紀以遂其優遊嘖有煩言無所顧忌立心若此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譽過聽之病成乎忘親而可不慎哉明帝之過於明察也非法外而加虔劉如胡亥之爲也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其法是其情則過其情過其法固是也即令大獄之興擢於囚隸者有迫待矜釋者焉章帝自得以意爲節宣姑即事而貸之漸使向寬以待他日則先帝之失不章嗣君之孝不損而臣民之禁忌樂育亦從容調變以適於中無或驟釋其銜勒以趨於痿痺俾姦宄探朝廷之意旨以罔戒於吞舟今陳寵之言曰蕩滌煩苛之法帝之詔曰進柔良理冤獄皆惟亟反明帝以表異君若臣相勸於縱弛一激一反國事幾何而不亂哉故剛柔文質道原並建而大中即寓其閒因其剛而柔存焉因其文而質立焉有道者之所尙也懷忿懟而遽更張之如攻仇讎如救暴亂大快於一時求逞而不忌其弊也又相反而流以爲天下蠹爲此說者佞人也明主之所放流者也此道不明唐宋以降爲君子者矯先君之枉以爲忠孝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法紀亂朋黨興國因以敝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聖人以示子道也而君道亦莫過焉矣

稱毋后之賢至明德馬后而古今無異詞讀其詔若將使人涕下者后蓋好名而巧於言者也建初二年大旱言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姦人邪說言之而罔所愧忌亦至此哉夫人不從上之言而窺上之心以爲從久矣言者之無媿忌有致之者也章帝屢欲封諸舅后屢卻之受封已定復有萬年長恨之語人皆以謂封諸馬者章帝強爲之非后意也乃后沒未幾奏馬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且有死於考掠者同此有司而與大旱請封之奏邈不相蒙也姦人反覆以窺上意則昔之請封爲后之所欲後之劾治爲章帝之所積憤而欲逞明矣是以知帝之強封諸舅陽違后旨而實不獲已以徇毋之私也車騎之威丁寧戒

責。而操國之兵柄。討羌以爲封侯地。第五倫爭之而不克。兵柄在握。大功既建。復飾恭儉以要譽。此王莽之故智。后所屬望於諸馬者。將在是乎。東京外戚之害。遂終漢世。而國繇以亡。自馬氏始。后爲之也。故言不足以徵心。譽不足以考實。馬后好名而名成。工於言而言傳。允矣其爲哲婦矣。哲婦之尤。當時不覺。後世且不知焉。以欺世而有餘。可不畏哉。

論守令之賢。曰清愼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然。持之以爲標準。而矜之以爲風裁。則民之傷者多而俗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愼。則察物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夫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愼。愼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圖。於己不浼。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於心不逸。非顚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我而不息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滅焉。名實之相詭久矣。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議者反以爲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衒其由廉小謹勤勞之迹。豈有子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官坊。而不學則三者之敝。民愁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爲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

納諫之道。亦不易矣。君無爵賞以勸之。則言者不進。以爵賞勸之。言者抑不擇而進。故納諫難也。抑有道於此。士之有見於道。而思以匡君者。非以言餌爵賞也。期於行而已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即所以報士。而爵賞不與焉。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之謂與。且夫進言者。繩君之愆而匡之。則言雖未工。而知其爲忠直之士。心識其人。而以爵賞繼其後。其失焉者鮮矣。若夫所言者。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之。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其言允洵可行矣。而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此而以爵賞酬焉。則佞人雜進。而奚保其終哉。抑其言是矣。其人非不肖矣。因其言之不諱。而置之左右。使旦夕納誨焉。上既唯言是取。人且引言爲己任。而欲終其敢言之名。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已。而毛舉庶務之廢興。以爲言資。將有事止於此。而言且引之以無窮。非姦而斥之姦。非賢而奬之賢。事不可廢而欲已之。事不可興而欲行之。荒唐苛細之論。皆以塞言之責。而國是亂。故言者。可使言也。未可使盡言也。可使盡言也。不可使引伸爲無已之言也。斟酌之權。在乎主心。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給。爵賞之酬。其可輕乎哉。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補外吏而試其爲。非無以酬之。而不引之以無涯之辯。官守在。而賢不肖抑可徵焉。庶幾得之。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祏。故必有豫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即於咎。太甲顚覆典刑。而終還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而易之以安宗社。亦詎不可。古之人何弗慮。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天下雖危。宗社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之說行。則後世暱寵嬖而易元良爲亡國敗家之本。皆託

之以濟其私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啓無窮之亂萌道盡而固可無憂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彊羣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揜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發於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沖質蠡吾解瀆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爲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故立適與豫教並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又奚容億計哉

不測之恩威無常經謀略之士所務也謂足以震人於非所期而莫敢不服雖然豈足恃哉張紆守隴西羌人反其酋號吾首亂入寇追而生得之紆釋之遣歸已而迷吾寇金城塞紆與戰敗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納降紆以毒酒殺之戰而獲則釋之降而來則殺之紆以是爲不測之恩威也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幾百年而後定一生一殺不可測者如是也彼將何據以爲順逆之從哉戰而禽禽而釋何憚乎不戰勝可以逞敗猶可以生也降而來來而殺何利乎降降而必死不如戰而得生其不決計相尋於死鬬者鮮矣故恩威者必有準者也在己可白而在物可信也感其恩者不渝畏其威者不可犯乃以服天下而莫敢不服倘勿輕言不測哉

西漢之衰自元帝始未盡然也東漢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禍非元帝啓之帝崩而王氏始張竇憲之橫章帝實使之然矣第五倫言之而不聽責主訟之怒形於言不須臾而解周紆忤竇篤而送詔獄鄭宏以死諫知其忠問其疾而終不能用若此者與元帝之處蕭張宏石者無以異而元帝之柔柔以己也章帝之柔柔以宮闈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託仁厚而溺於牀第終漢之世顛越於婦家以進姦雄而隕大命帝惡能辭其咎哉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爲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閒脂韋嚅唲以解乾綱惡在其爲長者哉范煜稱帝之承馬后也盡心孝道乃合初終以觀之帝亦惡能孝邪馬后崩未幾而馬氏被譴有考擊以死者矣是其始之欲封諸舅后辭而不得也非厚舅氏也面柔於馬后之前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非忘母恩也竇氏欲奪其權面柔於哲婦之前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於母氏柔也於諸父昆弟柔也於牀闥柔也於戚里柔也於臣民柔也於罪罟柔也雖於忠直之士柔也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讒者也柄下移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和安二帝無成帝之淫昏而漢終不振章帝之失豈在元帝下哉

明帝車駕屢出歷兗幷冀豫徐荆之域章帝踵之天下不聞以病告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供億有禁窺探有禁踐蹂有禁能禁者乘輿也不能盡禁者從官也不可必禁者軍旅也臺隸也天下惡能不病也天子時出巡游則吏畏覺察而飾治治可舉矣乃使果有循吏於此舉大綱而緩細目從容以綦乎治而廢者未能卒舉且無以酬天子之省視於是巧宦以逃責者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以徒擾吏民天下惡能不病也光武之明以立法二帝之賢以繼治豈緊不念此而樂爲馳驅以病民者何也光武承亂而興天下盜賊蠭起己亦繇之以成大業故重有疑焉冀

以躬親閱歷補罅整紛而銷姦桀之心以是爲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乃國用耗於芻粮小民狎其舉動羌禍一起軍興不給張伯路一呼於草澤數年而不解蔓延相踵垂及黃巾之起而漢遂亡盜賊橫行以喪天下前此未有而自漢始之然則厚疑天下而恃目擊足履以釋憂徒爲召憂之媒亦何益乎有虞氏五載一巡守歲不給於道途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歷三傳而昭王以死四傳而穆王以荒封建之世天子之治止千里之畿則有暇以及遠五服之君各專刑賞之柄則遙制而不能然且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害況以一人統天下而耳目易窮自非廓然大公推誠以聽監司郡縣之治未有能消天下之險阻者也又況樂酒從禽遊觀無度如順桓二帝之資以爲口實哉

和帝

議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誰爲此言者以貽禍於無窮矣鄧訓力破浮議保護諸胡免於羌難羣胡悅從訓乃專力以攻迷唐而迷唐遠竄智矣哉楚莊吞舒蓼而後滅陳破鄭敗晉於邲夫差棲越於會稽而後大敗齊師會晉於黃池冒頓破東胡而後困高帝於平城苻堅吞慕容捲河西而後大舉以寇晉蒙古滅金滅夏西收欽察畏吾兒南收六詔而後舉襄樊以亡宋夷狄之起也恆先幷其醜類而後及於中國中國偷庸之士猶且曰夷狄相攻吾利也地益廣人益衆合衆小而成一大猶疥癬之毒聚爲一癰也屢勝之氣益壯習於攻擊之術益熟得利而其願益奢我且斬馘自得以爲虎鬬於穴而不暇及於牧圉也禍一發而不可收矣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則撫其弱抑其彊以恩樹援以威制暴計之上也力不足以相及閑其相攻也而憂之修城堡繕甲兵積芻糧任將訓卒以防其突出策之次也聽其蹄齧以增其彊幸不我及以緩旦夕之禍坐斃之術也其尤烈者激之獎之助之以收兼弱拾殘之餘利不知戎心之熟視我吭而思扼之也悲夫庸人一言而誤千古有如是夫

南單于降漢光武置之西河塞內迨和帝之世竇憲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亡其餘種於除鞬請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漢之定令南單于反北庭驅逐於除鞬而安其故廬此萬世之長策也於除鞬不得立而漢亡一敵送南匈奴反北庭統一匈奴而南單于抑且以爲恩乃若陽以施大德於南虜而陰以除中國腹心之蠹戎心不啓戎氣不驕夷風不淫於諸夏判然內外之防無改於頭曼以前之舊劉淵石勒之禍惡從而起哉夷狄闌居塞內狎玩中國而窺閒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資中國之姦宄以爲羽翼而後足以逞使與民雜居而禍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動於獷悍慆淫苟簡喙息而畏禮法之檢束亦大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古之聖王憂之切故正其氏族別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風俗維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於鄉化而利行之也廉恥存風俗正雖有不利而固不忍於禽行以不容於鄉黨夷狄入而雜處焉必且與之相市易矣必將與之相交遊矣浸乃與之結婚姻矣其衣其食其寢處其男女蓋有與愚不肖之民甘醉飽便馳逐而相得者矣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棄捐與禽獸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則且詫爲新奇大利於人情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爲贅

疣然而彊力不若也安忍儇利不若也則君之宗之樂奉而率從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女奚之釀也必擇其酸醅而去之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絕之惡其引樸子而胥淫也禍莫重於相引而相害者爲輕害知禦引不知避也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其言曰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計之算扞禦北狄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

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爲三公何敞韓稜爲尚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竇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衆宦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衆帝其危矣揆所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竇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唯與閹宦居非憲能創錮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有舊矣三公堅持匈奴之議而不能違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主也尚書郅壽抗竇憲而自殺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西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懲焉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沖人孤立於上而權臣制之不委心膂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疑之滅德甚矣哉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非僅爲己計也英敏有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己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信小人君子且疑而小人愈懼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公輔無權中主不勝其勢而代言之臣重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展坐則秉筆之宦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皆可疑胡獨不疑吾子孫之智不逮而暱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爲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墮則習尚猶端而邪正不相爲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莫能自效而必不攀鄭衆以有爲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衆雖有成勞而尚存檢柙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清因張永以誅劉瑾楊漣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大臣不能絕內援以有爲又惡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高拱張居正之廢興一操於馮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憯乎

朋黨之興其始於竇憲之誅乎霍氏之敗也止其族類之同惡者而不及其餘王莽篡而伏誅王閎其族子而免他勿論已竇憲之卽法也竇篤竇景郭璜鄧疊之同惡誅之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罷之可也班固之怙勢而橫竄之可也盡舉其宗族賓客名之以黨收捕考治之黨之名立而黨禍遂延於後世君子以之窮治小人小人卽以之反噬君子一廢一興刑賞聽人情之報復而人主莫能尸焉漢唐以還危亡不救皆此之繇也可不悲乎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然則中材之可移者多矣無所慕而好善無所懲而惡不善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一人也出而欲仕仕而欲速非能擇惡而遠之抑非必擇善而忌之也人主不能正於上大臣不能持於下授姦邪以奔走天下之柄使陷於惡無抑內媿於心乎捐廉恥迷禍敗徼一旦之利

祿。以蹈於水火。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爲喜者也。錮之以黨。而蹙之以窮年。竇繁有徒。亦且聚族延頸。待國事之非。而乘之復起。迨其後也。憤毒積。而善類之死生。縣於其手。而唯其斬艾。國亡人而人亡國。自臣子之迭相衰王。釀之。而君亦且無如之何。此抑可爲痛哭者矣。邪黨之依附者。戚里也。宦寺也。宮闈也。乃陳蕃之死以竇武。亦戚里也。司馬呂范之貶以宣仁。亦宮闈也。楊左之殺以王安。亦宦寺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戚里宮闈宦寺之名。以加君子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者直。則直用之。奚黨之有乎。舜之所誅者共驩耳。而告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何爲不濯磨以自新邪。張酺曰。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言憲懷伊呂之忠。比鄧夫人於文母。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以此思之。君失道於上。大臣失制於前。使人心搖搖靡定。行不顧言。言不顧心。如飲之狂藥而責其狂。狂可惡。而飲之藥者。能勿疚乎。君子當思有以處之矣。定國者一人。非天下之自能定也。憤姦邪之馳騁。快誅殛於一朝。博流俗之踴躍。其反也。還以自戕而戕國。捶鐵者戒其反覆。任人之宗社。曾愛鐵之不若。而亟反亟覆以折之也。

章帝命曹褒制漢禮。不參羣議。斷自上裁。而褒雜引五經旁及讖緯以成之。和帝之加元服。亦既用之矣。張酺奏褒擅制破亂聖術。而廢之。褒所定禮。遂不傳於世。亦可惜矣。褒之引讖緯以定彝典。其說今閟見於鄭玄。如號上帝以耀寶魄之類。誠陋矣。若其雜引五經以參同異者。初未嘗失。而酺以專家保殘之學。屈公義以伸其私說。其不能通於吉凶哀樂之大用也。庸愈乎。秦廢三代之彝典。制氏戴氏后氏僅傳其一曲。而不可通之於他。未可執也。且卽其存者。而猶有不可執者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仁義之蘊。中和之藏。彝倫之敘耳。夏殷周治法相仍。而猶隨時以損益。況郡縣之天下。迥異於三代者哉。卽以彝倫之不易者言之。父子均也。而漢唐無自出之帝。不可強立。王侯無社稷之守。長子之喪。不當上視君父。君臣均也。而令之於守。掾屬之於守令。國相長史之於侯王。生殺廢置。統於天子。令共之誼。自異於三代侯國之臣。兄弟均也。侯王無國。公卿不世。孝秀登朝。士農迭爲興廢。宗子不得獨尊。支庶不得終賤。夫婦均也。同姓而婚姻不通。乃同一姓而所出者異。周齊楚鄭之各有王氏。非本支也。周宗之支。周魯滕邢孟仲臧南周同姓也。禁異出而不禁同祖。非其本矣。秦獎節婦。而出妻再適。不齒於人倫。舅姑視父母。以正家綱。而答拜之儀。且適驕其悍婦。然則彝倫之損益。得五經之精意。而無嫌於損益多矣。他如覲聘之禮。田獵之制。相見之儀。饋贈之節。郡縣行之而情固不浹。事固不洽。是必通變以審天則。窮理以察物宜。由體乎幽明之故。斟酌乎哀樂之原。使賢者可就。不肖可及。以防淫辟。以辨禽獸。而建中和之極。用錫萬民。固必參五經之大義微言。以出入會通。而善其損益。雖或有過焉。可俟後之作者。繼起而改之。可勿慮也。若夫專家之學。守其故常。執閟見而迷其精意。亦惡足尙哉。褒之禮吾知其必有疵也。雖然。吾知其必有得也。應劭蔡邕之所傳。語而不詳。永嘉之後。夷禮雜附。而天道人事。終於昏翳。惜哉。使褒之禮而傳也。辨其失。存其得。考其異。驗其同。後之人猶有徵焉。張酺

以迂執之說致其湮沒。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自宋以後。律呂毁而九宮之淫樂興。冠冕廢而袍韠之□服濫。九獻亡而酹酒之野祭行。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穎。明廢曆元而棄天紀。徑以爲直。便以爲利。人之且淪於□□也。悲夫。

東漢不任三公。三公因不足任。上失御而下遂偷也。劉方張奮。亦有名譽。自致大位矣。乃於和帝之世。因仍章帝之柔緩。弗能有補。所詑爲敢言者。爲梁氏報怨。吹求竇氏。以迎帝之私情而已。亂先帝夫婦之倫。逢嗣君寡恩之惡。舍舊趨新。犯神人之怨恫。而樹援於后族。是尙足爲天子之大臣乎。帝手詔曰。恩不忍離。義不忍虧。三公讀此而不媿以死。非人也。夫當竇后生存之日。竇景橫逆。何弗一言匡救。而必待后之死。乃踐蹂之如斯其酷邪。竇替梁興。而東漢遂大亂。三公爲宮闈妬爭之吠犬。而廉恥掃地。固其人之不肖。抑漢以論道之職。爲養尊處優之餘食贅形。休戚不相共而無以勸之也。則光武作法之涼。不能謝咎矣。

班超之告任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也。然繇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死。寬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卽民卽兵。幷甸之賦。師還而仍爲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爲民害。故師之象曰。容民畜衆。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貪酒嗜色。憰猾淫酗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其不禁而兵爲民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堙井。俘虜掠奪。有所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逐盜之兵。所克皆爲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而自有餘逞。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爲難也。無已則唯達其貪饕淫蕩之情。重其纍犒椎牛酤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之。而民其不病矣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矜名而邀士大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足以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徇淸市德。斬刈壯士。以要盈廷之薦剡。求兵之以軀命報斗筲之粟。欲其弗爲獸散也。其可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淸議者。必亂之政也。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無所容其毁譽。爲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闢異端者。學者之任。治道之本也。乃所謂異端者。詭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毁大義者也。非文辭章句度數沿革之小有合離。偏見小聞所未逮。而見爲異者也。六經當秦火之餘。非漢儒則愈亡逸。不可謂無功。而專家以相競。不可謂無罪。善求益者。樂取其所不及。以徵所已及。麗澤並行。競流以相度越。而匯於大川。朋友講習之功。所爲取諸兌也。見善而遷。如風之下流。如雷之相應。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所爲取諸益也。漢之諸儒。各有師傳。所傳者皆聖人之道。所散見也。而習氣相沿保其專家。以相攻擊。非其所授受者。謂之異端。天子聽其說而爲之禁。不已陋與。徐防位三公。天子所與論道者也。道論定。而爲天下則。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說。坐

以不修家法之罪。離析聖道。錮蔽後起之聰明。精義隱而淫文昌。道之不亡也幾何哉。宋承其弊。蘇王二氏之學。迭爲廢興。而詖淫以逞。延及於今。經義取士。各有師承。塾師俗士。拾殘瀋以爲密藏。曾不知心爲何用。性爲何體。三王起於何族。五霸興於何世。畫地爲獄。徽纆不解。非是者謂之破裂文體。因而狂迷之士。請以雌黃帖括。沈埋烟霧之老生。從祀先師。世教衰。正學毁。求斯人之弗化爲□物也。惡可得哉。

善言天者驗於人。未聞善言人者之驗於天也。宜於事之謂理。順於物之謂化。理化天也。事物人也。無以知天。於事物知之爾。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靈。天之則也。漢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災祥。順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挾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違天。無所不至矣。和帝之世。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有司無以塞咎。舉而歸之兄弟諸王留京師之應。嗚呼。天其欲使人主絶毛裏之恩。蔑鞠子之哀。忍忮以逞陽剛之威戮乎。亡周者六國。彊秦魯衞。終安其分。亡漢者前有王莽。後有袁曹孫氏。而先主猶延其祀。亡魏者司馬。亡晉者劉裕。亡唐者朱溫。又降而孤立無援。異類乘而滅之。兄弟何尤焉。當和帝時。宗支削。外戚張。此正所謂陰逼天位。離火下燔。明夷之世也。而顧責之天子僅有之兄弟。讀和帝之詔。有人之心者。不禁其潸然泣下矣。妄人逞妖誣之辭。援天以制人主。賊仁戕義。而削社稷之衞。乃至此哉。夫日食有常度。而值其下者蒙其咎。抑惟懲忿思過。以避陰陽之沴。反諸心。徵諸事。察諸物。無往而不用其修省。惡可以一端測哉。雖億中不足取也。況其妄焉者乎。

安帝殤帝附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泰伯亦云。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不著而民不興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矣夫。慶之廢。章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母以誣死而不怨。怡然與和帝相友愛。而篤其敬竇后。沒。和帝崇梁氏之禮。慶垂涕念母。欲求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繈褓之子於民閒。而無所窺望。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時。兄弟以相讓爲誼。劉愷丁鴻皆聞東海王彊之風以起。然而逃匿顛沛。效伯夷泰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苛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悍后之旁。優游輦轂。徐就藩封。執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膺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爲心者也。慶之所爲。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之安於廢也。母氏固存。而不失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荆。假之以稱亂。無抑彊有可乘之閒而判乘之。安帝以赤子臥天下之上。而無有繼慶以起者。慶有以弭之也。非彊之所能逮也。唐宋王成器委順於玄宗之世。其近之矣。乃元宗以戡亂之大功雖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干。非若慶之以私愛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夭。慶子祜終嗣天位。人所不知。天佑之矣。

延平之詔曰。郡縣欲獲豐穰之譽。多張墾田。競增戶口。不媿於天。不畏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罪。庶幾乎仁者之怒矣。墾田之不足爲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蕪而思墾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

與吏雖竊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勸不能勸也病而不甘食者慈父不能得之於子無亦防其強食而噎焉耳必欲勸之墾也則無如任其墾而姑不以聞之縣官也張墾田而民愈不敢墾欺天罔人毒流原野而田終以蕪國終以貧此孝宣之世竊循吏之名者禍之所延而貪君利之糾以罰而害其弭乎若夫戶口之增其爲欺謾也尤甚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民以相傾則以小惠誘鄰國之民而歸己國遂以彊非四海平康之道也郡縣之天下生齒止於其數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實於此者虛於彼飛鴻偶有所集哀鳴更苦非可藉爲土著也曷抑問所從來而知增者之爲耗乎不然抑將析人父子兄弟而賦及老稚虐莫甚焉貪君以爲利酷吏以爲名讀延平之詔知章和之世守令之賊民以邀賞者多矣張伯路之援棘矜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未有不亂者也鄧后之視馬后也爲尤賢馬后賢以名鄧后較有實矣厚清河王慶而立其子詔有司檢敕鄧氏家門非過遣鄧騭兄弟還第皆實也宜乎其賢無以愈也然而聽政十年國用不足至於鬻爵張伯路起於內羌叛於外三輔流亡天下大困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蓋后之得賢名者小物之儉約小節之退讓而已此里婦之炫其修謹者也所見所聞不出閨闥其擇賢辨不肖審是非度利害一唯瑣瑣姻亞之是庸故任尚屢敗而不黜一得罪於鄧氏而死不旋踵徙民蹙地唯鄧騭之意而人不能爭其尤忮害者杜根成翊世進歸政之諫而撲殺於廷則擅國暱私糜國於無名之費以空國計人不得而知者多矣張禹尹勤梁鮪徐防張敏李脩司馬苞馬英皆以庸劣之才取容鄧氏而致三公袁敞錚錚而早不能容則崇佞替忠上下相蒙以釀亂而不自覺者多矣嗚呼后之始立以賢名后之終總大政以賢著干愚賤之譽而蠹隱於中蝕木不覺陰始凝而履霜亦孰知堅冰之至哉故獎□賢者非良史之辭也事□□者非忠臣之節也司馬溫公歷鑒於漢唐而戴□□□以行其志佞者爲之說曰毋改子道豈非過乎

利之所在害之所興抑之已極其縱必甚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僞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爲往復而防之於早以無不利智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知者則立法以遠害不知則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樞機在此矣永元之後降羌布在郡縣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迎段禧之役徵發羌騎諸羌犇潰因結聚入寇而隴右三輔并益皆殘殺破敗內亂乘之漢因以衰制之不早火鬱極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數也中國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險覆中國中國之得勢而驕則巧以漁其財力戎狄之得勢而逞則很以恣其殺掠此小勝而大不勝之固然也役其力雖役矣侵其財雖侵矣僨帥墨吏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領妻孥之早已在其鋒刃羈絡閒矣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貪猾者幸快其須臾之意欲刑罰非所畏也或且獻其佞說曰何事苦吾民以獎異類如汲黯之言矣力可役財可侵大險之伏不敵小慧貪猾者何知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迨及鬱極而熺蒙其利者死骨已朽而後生食報於毒亦痛矣哉故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旅獒之戒白雉之卻聖人之慮非中主具臣所測也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賞者封國受爵之錫命也刑者五刑大辟之即市也天有恆經王有恆政順天以不違其溫肅之氣王道之精微也而夷狄盜賊之主逞喜怒而不爲之節則干天而傷民然其爲義止此而已進忠賢者引之若不及賞軍功者勸之使復效秋冬不舉萬一溘先朝露王者之心惻矣賢者功臣之心亦沮矣若夫聽訟斷獄易固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留獄者法之所爲大擾也留以俟秋冬而枉者直者交困於心而不能釋怨且繇是而深而變計滋起矣且其留而待時也將拘禁之與徽纆叢棘之苦劇於笞杖逮連證佐浸以賄而游移其初心若縱之與自知不免幾何而不逋也故夫子取子路之無宿諾諾不宿獄不留矣唯大辟抵罪已定囚之以待秋冬緩死而不拂天之和氣肉刑未除劓刖宮墨有事刀鋸不可戾溫和之化王者之慎慎以此爾夫豈流刑使即三居扑刑旋施教誡縱證佐於南畝省簿書於掾史之謂哉月令非三代之書然其曰孟夏斷薄刑孟夏正陽之月也可以斷刑則春夏之餘月可知矣魯恭之言有得有失言治理者不可不辨若响响之仁緩之乃以賊之以是爲順天而愛民豈理也哉哀矜清問則四時皆春不徒以其文也

和安之世漢所任將者任尚也軍安得不覆亂安得不極也尚嚴急而不知兵見於班超之說而猶不僅此章帝以來歷三世而國事屢變竇憲威尚則爲憲之爪牙鄧騭與尚則爲騭之心膂憲敗竇客皆坐而尚自若西域叛亂北邊喪師漢法嚴矣而尚自若尚者一後世之債帥也平襄之敗死者八千餘人羌遂大盛而不可制尚翺翔漢陽者三載坐視羌人之暴罰讁弗及復以侍御史將兵於上黨還中郎將屯於三輔保祿位怙兵權而不懼尚何以得此哉其輦金帛以曲媚宮闈戚里者可知矣然則其嚴急也乃以漁獵吏士而爲結納之資也三輔殘國帑空并涼益土死不收徙不復羌人力盡而瓦解尚乃起而與鄧遵爭功以死天殛之也尚之誅也贓賄千萬以上憲與騭所爲護尚以稔其惡者在此矣債帥之興其始於東漢乎而鄧騭之爲漢蠹賊可知矣□□聽政而內外交寇其所繇來亦可知矣

盜賊之興始於王莽之世莽篡天下相師以寇攘而抑劉崇翟義以草澤起義先之未足開盜賊窺天之徑也張伯路一起而瀆海九郡陷沒孫恩竇建德黃巢方臘李自成踵興而四海鼓動張伯路實爲之嚆矢焉三代之盛大權在天子也已而在諸侯矣已而在大夫矣已而在陪臣矣浸以下移而在庶人矣郡縣之天下諸侯無土大夫不世天子與庶人密邇自宰執以至守令所爲尊者榮富而已其他未有尊也十姓百家相雄長而莫能制豐凶不能必之於天貪廉不能必之於吏風會移之怨毒乘之欻然狂起抑將何法以弭之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謂上下之分相絕而無能陵也易國而郡縣易侯而守令矣安守令也有體嚴守令也有道守令之仁暴天子之所操也其次廷臣之所衡也其次省方之使所糾也非百姓之所可與持也贓吏興上下蔽天子大臣弗能廉察激民之重怨而假民以告訐之權制守令之黜陟誅賞是進庶人而分天子之魁柄不肖之吏弱者偷合於民彊者相仇而競豪民視守令如雞豚可豢也可圈也可許也斯可殺也而何弗可稱兵以脅天子也盜之所以死此而又興彼也易曰上天

下濁。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乘君子之器者。無大別於小人。侯王豈有種哉。人可梟岸以制守令之榮辱生死。則人可侯王。而抑可天子矣。察吏不嚴於上。而聽民之訟上。搖動人心。而猶謂能達庶人之情。非審於天綱人紀者。莫知其弊也。陵夷天險。而授之升。立國者尚知所懲乎。

國帑屢空。軍興不足。不獲已而加賦於民。病民矣而猶未甚也。以官鬻錢穀而減其俸。民病乃篤。鄧后婦人米鹽銖絫之計也。後人師之。視爲兩利之術。狂愚不可瘳矣。萬不獲已而加賦也。抑必有則。吏方苦其不易徵。未有能因而盜者也。獺不飢不可使捕。鷹不飢不可使逐。誘取其錢穀於前。而聽其取償於民。客子之以生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訥澀矣。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屨糲食凍老餒幼以爲國效功也。則為能禁飢鷹餒獺之攫而無厭哉。乃人主且曰。吾未嘗加賦以病民。民如之何而不急公。上下交怨。而國必亡矣。三代之世。方百里之國。君卿大夫士。世食其祿。下逮於胥史者數百人。饔飧幣帛車乘芻糧。奔走於四方而有餘。一郡之大。或兼數圻。祿於朝者幾何人。官於其地者幾何人。守衛繕修。公私交際。所資於民者幾何事。今之天下。其薄取也。視古而什之二三耳。而古之民足。今之民貧。古之國有餘。今之國不足。下不在民。上不在君。居其閒者。爲獺爲鷹。又使飢而教之攫。金死於一門。而畢賤於四海。則終歲耕耘。幸無水旱。而道殣相望必矣。無野人莫養君子。上節宣野人之餘以養賢。而使觀人朶頤。以惟攫取之巧拙爲貧富哉。鬻官爵以賤之。減俸以貧之。吏既賤而終不肯貧。廉恥墮。貧窶相迫。避加賦之名。蹈朘削之實。愚者之虐。虐於暴。君曾不自知其殃民。民亦不知也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

漢之彊也。北卻匈奴。西收三十六國。未數十年。羌人一梗於河湟。其志止於掠奪。未有窺覦漢鼎之心也。而轉徙五郡。流離其民。僵仆載道。如孤豚之避猛虎。悲哉。誰爲謀國者。而彊弱相貿至此極也。任尚債帥也。鄧騭紈袴也。□□□□也。□□尸於上。紈袴擅於廷。債帥老於邊。三者合而亡國之道備焉。幸而不亡。民之死也。誰恤之哉。天下未有□□制命。而紈袴債帥不興者也。未有□□擬於上。而干戈之慘。不流於天下者也。故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氣相召。禍相應。而龐參之邪說。始乘之以懾縮消生人之氣。可不戒哉。

鄧后爲鄧氏近親開邸第教學。而躬自試之。史稱之以爲美談。漢武開博望苑。而太子弄兵。唐高開天策府。選文士。而宮門蹀血。天子之子。且以召難。況后族乎。諺有之曰。□□□□□□。俗子通文則健訟。詩書者。君子所以調性情而忠孝。小人所以啓小慧而悖逆者也。故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不然。三代王者。豈以仁義禮樂吝予斯人。而內不及於宮闈。外不私於姻黨。何爲也哉。鄧后之約飭子弟也屢矣。其辭若足觀者。乃豫章唐檀告其太守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則后之寵私親以蠹朝綱可知矣。假之兵權。復假之以文教。先王經緯天下之大用。一授之匪人。國尚孰與立也。言治者。知兵權之不可旁落。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未知治道之綱也。一道德。同風俗。教出於上之謂也。

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是以君子慎乎其始之也。西域通

塞初無當於中國與匈奴之彊弱。乃自張騫始之。班超繼之。中國震而矜之曰。吾以斷匈奴之右臂。於是匈奴亦因而曰。是可以爲吾右臂也。迨安帝之世。羌寇起。隴西隔絶。涼州幾棄。匈奴於是因車師。攻殺後部司馬。又殺燉煌長史索班。蓋至是而西域不可棄矣。公卿乃始欲閉玉門。絶西域。置河西隴右剝牀及膚之禍於不恤。班勇力爭其不可。勇之策賢於其父超矣。非勇之果賢也。時異而勢不容已也。乃超之出。無撓之者。而重撓勇。勇策不用。漢師不出。匈奴寇抄不息。沈氏因之而亂。害極於鄧隲之庸憒。而禍始於張騫之挑引。故曰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也。鄭於晉楚。非果繫重輕。而楚爭之。晉因爭之。晉爭之。楚益爭之。疲天下之兵力。百餘年而兩皆無據。高歡宇文泰之玉璧。朱友貞李存勗之楊劉。一旦而以存亡繫之。非其存亡之果繫也。力盡於此。而餘地皆虛。徒使其土之民人。蹂躪而殆無遺種。皆始之者貽之。孰有能包舉與亡勝敗之大。而游心於餘地者乎。易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凡見可據者。皆非據也。游士炫其謀。武人張其功。後欲已之而不能。故君子必慎乎其始之也。

穎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宜城山中。爲酒家保。積十五年。后死乃出。或問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爲根之知交者。應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卽不相半。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唯大勇者爲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適然者也。非此而必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可不愼所依乎。好苛禮而不節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者。貌愿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爲容者。皆不可依者也。可弗愼邪。

處士之徵而不受命者多矣。或志過亢而不知時者也。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或覬公孤師保之尊。而躐級以不屑小官者也。吾於薛包。獨有取焉。包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己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嘗規畫天人。謂己有以利天下也。漢徵之而拜侍中。非其事也。固非其志也。包曰。吾以盡吾門內之修。天子知我。徵我以風示天下。而德不孤矣。吾未嘗有匡濟之心。而何用仕爲。奚以知其然也。以包之所爲。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閒。非襄楷郎顗樊英窺測天人。舍己而求諸人者比也。而漢之授以侍中。抑非其道。侍中者。出入諷議之臣也。當安帝之世。外羌戎。內盜賊。外戚阿母宦寺。交相煽搆。此大人搏捖斡運見功之地。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非天下有不可爲之時。而非包敦篤修能所堪之任也。則漢任之固不以其道矣。善處包者。使分司徒之教職。而任之庠序。則得矣。不則使治一郡。以興教化。撫貧弱。數其潔己愛物之德。治績懋焉。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包之以死乞免。度己量時之道。允協矣。豈志亢名高。薄小位而覬公孤者類哉。龍有潛也。有見也。有亢也。孔子知不可而爲。聖人之亢也。伊呂之與。大人之見也。包之終隱。君子之潛也。潛者非必他日之見也。道在潛。終身潛焉可矣。

安帝之不德豈至如昌邑王賀之荒悖哉立十五年矣鄧后寵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杜根請帝親政而撲殺之視天位如置棊任其喜怒后之惡烈於呂武矣伊尹之放太甲未嘗他有援立示必反之也昌邑王之不可一日爲君霍光之不幸而又幸得宣帝之賢也且昌邑既廢始求宣帝於民閒未嘗豫拔宣帝而後廢昌邑也鄧后以婦人而輔以碌碌之鄧騭予奪在手唯意所授瀆大倫玩神器君子所必誅勿赦也鄧后死王聖李閏乘權而亂政繇安帝之不君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乃抑稽聖閏之得以蠱帝而逞者誰使然也十五載見郊見廟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鳴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誰依邪易位之傷辱與死接踵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潛消內釁則免己於死而固其位奚暇擇阿母宦寺之非而不以爲恩哉宦寺之終亡漢李閏江京始之也而實鄧后之反激以延進之也

建元中守相坐贓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持平之論也抑書曰刑亂國用重典從重以挽極重之勢施之亂國亦詎不可哉人之貪墨無厭罪罟不恤者豈其性然抑其習之漫淫者不能自拔也身爲王臣已離飢寒之苦而漁獵不已愚之不瘳何至於是斥田廬藏珠玉飾第宅侈婚嫁潤及子孫姻亞族黨艷稱弗絕則相尙以迷雖身受歐刀而忘之矣妻妾子女環嚮以相索始於歡笑中於垂泣終則怨讟交加而無一日得安於其室則自非卓然自立者且求徽纆叢棘之不加於身勿寧他日之繫項伏鑕以偷免於旦夕也一行爲吏身爲子孫之僕隸驅使死辱而莫能逃乃伏法以還彼且擢爵銜寵施施自得不復懷祖父之慘傷嗚呼孱柔者內偪於淫威甚於國憲亦大可矜也已故貪墨者其人也所以貪墨者其子孫也拔本塞源施以禁錮之罰俾得謝入室之偏讁亦詎不可哉爲子孫者雖擁肥稟立而士類弗齒卽甚不肖忘情仕進然世嘗恥與爲婚姻人士羞與爲朋侶守令可持法以相按治仇怨可抗顏以相報復則子孫先怵妻妾內憂廬讙之夫亦可藉手以寡怨於百姓則非但弭生民之蠹賊且以旌別善類曲全中材而風俗亦繇之易矣惡惡止其身非此之謂也三代世祿士不憂貧雖貪而無爲子孫計者先世之澤不可自一人而斬也

治天下之綱紀非徒以其名也其實在其名雖易綱紀存焉其實在其名存獨爭其名奚益哉宰相之任唐虞之百揆合於一周之三公分於三其致治者非分合之爲之君正於上而任得其人也其合也位次於天子其分也職別於專司然而雖分必有統之者以合其分要因乎上所重而天下之權歸之天子乎以一心而躬親重任唯待贊襄則一也自漢以後名數易而權數移移之有得有失論者舉而歸功過於名夫豈其名哉操之者之失其實則末繇以治也西漢置丞相而無實權移於大將軍故昌邑之廢楊敞委隨而生死莫能自必東漢立三公而無實權移於尙書故陳忠因災異策免三公上書力爭言選舉誅賞不當一繇尙書兩漢之異丞相合而三公分然其權之上移於將軍下移於尙書同也晉之中書監猶尙書也唐之三省猶三公也宋以參知分宰相之權南宋立左右相而移權於平章永樂以降名爲分任九卿而權歸內閣或分或合或置或罷互相爲監而互相爲因若其所以或治或亂

者非此也。人不擇則莖輕。心不爭則事礙。天子不躬親而旁撓之者。非外戚則宦寺也。使大將軍而以德選。則任大將軍可矣。使尙書中書而以德進。則任兩省可矣。丞相三公其名也。唐虞殷周。不相師也。懲權姦而分任於參知。下移於內閣。懸在參知內閣之不足以擅權而懷姦也。上移於大將軍。而僅以寵外戚。下移於內閣。而實以授宦寺。豈其名之去之哉。實去之耳。天子不躬親。而日與居者婢妾之與奄腐。不此之防。徒以虛名爭崇卑分合之得失。亦末矣。爲公輔爭名。不如爭實。其爭實也。爭權不如爭道。非勵精親政。而愼選有德。皆末也。熒惑守心。而翟方進賜死。地震而陳褒策免。其時獨無天子乎。

周之進士也。雖云鄉舉里選。而必貢自諸侯與卿大夫。非諸侯與卿大夫。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已而大夫執政。士之仕也。必於大夫。非大夫。未有能達於諸侯者也。漢之辟召自州郡公府。非州郡。未有能達於三公者也。非三公。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魏晉之選舉中正。司九品之升降。非中正。未有能達於吏部者也。隋設進士科。而唐以下因之。益以明經學究童子諸科。與太學上舍之選。學挍歲貢之士。逮及任子掾吏。皆特達而登仕籍。士無不可自達於天子。而猶有依附權門。失身匪類。墮其名節者。此尙何所委咎哉。周末之政在大夫也。聖門之賢。亢志陋巷。顏閔而已。冉有之失身季氏。子路之失身孔悝。夫豈有康衢之可繇而邊邪徑哉。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無畇畇之隰。則阪田雖磽。而不能已於穮蔉。故自隋以上。淸直端潔之士。限以地。迫以時。失身於薦辟之匪人。而不免於公論之彈射。士之不幸也。古之不今若也。楊伯起之剛方而躋之者以鄧氏故吏爲其罪。鄧騭辟震而震不能辭。時使然也。崔瑗之持正。欲說閻顯立濟陰王。不能見顯。因陳禪以進說。禪不代達。猶以顯累。終身被斥。瑗受顯之辟召而不能辭。時使然也。夫二子。皆有求路不可奪之節。而浮雲之翳白日滅輝。自非蟄龍屈蠖。學顏閔而終潛德。遭世末流。亦將如之何哉。後世貢舉法行。舉主門生。雖有不相忘之雅。而一峯之於南陽。念菴之於江陵。抗疏劾之。而不以爲嫌。然且有別託蹊徑以呈身邪黨者。使當晉漢以上。其不爲郗慮賈充之躬任弑逆者幾何也。覽伯起子玉之始終。爲之深悼。而士可以不恤其身哉。

人之至不仁。而欲賴以爲寵。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爲援。天下之至愚。成天下之大惡。終陷天下之大刑。其能免乎。人主卽至愚且忍。未有不欲其子爲天子者也。其或有所廢者。必有所立。類皆私嬖妾寵庶孽。而要亦授於其子。安帝僅一子爾。旁無嬖庶。年甫十歲。性猶婉順。而惑於宦寺。忍棄之鐘下。而不恤己之無苗裔。此誠古今之至不仁者矣。奄人之崇惡也。毒螫善類。攻異己以行私爾。卽至傷及元良。如伊戾趙高之爲。亦陰有攀附。仍不舍其君之子。而但逞於一時。王聖江京樊豐之瑣瑣懷忿於王男邴吉。而怨及國本。吾君僅有一子。而敢摧折以瀕於死亡。此誠天下之至不祥者矣。而耿寶無知。喪心失志。徇至不祥之人。行至不仁之事。惑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賴其寵祿。而附險毒之奄妾以爲援。帝死未寒。寶先死於閻顯之手。與聖豐而俱燼。嗚呼。不可與爲父子者。必不可與爲君臣。不可與爲君臣者。必不可與爲朋友。寶也。顯也。京也。豐也。歧首之蛇。還自相噬。而閻后亦因以斃。按順帝雖納周舉之諫復朝閻后而數日後閻

后輒崩其死於見迫可知史諱言之耳不仁之尤不祥之甚未有能終日者也。劉授劉熹馮石之爲三公。緘默不言。辱人賤行。身逸鈇鉞而恥心蕩然矣。

讀通鑑論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後漢順帝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爲善。而庸謭之臣。無能成其美而遏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鍾下也。順以全生。羣姦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爭功而免官就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諒虞詡之諫。逐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淸吏治。非不明也。樊英黃瓊郎顗。公車接軫。納翟酺之說。廣拓學宮。非不知務也。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淸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朱倀之流。皆衰病瓦全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詡。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爲當時之傑。區區一龐參爲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庭物望。遽爾歸之。則其時在位之人才。槩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以也。夫豈天於季漢之世。吝於生才哉。才爲而不適於用。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權之激之成於女謁宦豎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豎僉人。互相起伏。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權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國。俯抑恤己。淸謹自持。苟祈免於淸議。天下方倚之爲重而不知其不足有爲也。則桓焉朱倀之流是已。近世葉福淸賀江夏之以其激焉而爲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采草野怨讟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大而張之。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授中主以拮直之譏。而小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諫臣大抵如是一則傷宿蠹之未消。恥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爲。季世必不可以復挽。傲岸物表。淸孤自獎。而坐失可爲之機。則黃憲徐穉陳寔袁閎之徒是也。唐宋以下無其人矣激而爭者。詳於小而略於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瓌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繇來久矣。豈一旦一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爲善之君。而終無與宏獎而利成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豎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今古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弊。而導其說則足以蠱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黷后尸政。寺人阿母。窮奢極侈。以蠹國。私人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民之貧也。豈婚葬之靡之哉。融避不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未殄滅之孝慈。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攤絳帳而縱欲。皆此念爲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恥之精意。豈褊夫陋人之所知哉。昔者殷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淫僻之行逞。茅束死麕。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關雎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宜淑女也。肅雝之車。穠如桃李。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崇閨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

摽梅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而勸封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之忍禁其民。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非禮也。喻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物爲哀而傷其生也。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衾紟絞。鬠笄抗席。殷奠三虞之威。不以貧而殺焉。唯夫嬴政之後。竭天下以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自不至於土親膚。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氏無父。而桐棺之制。戕仁寡恩。以臞民於利。孟子斥之爲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用吾情。何所用吾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蔽錮人子之惻隱。吝餘財以畜妻子。融也其能免於梟獍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棄禮。則贅壻不知恥。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啓淫亂。葬欲速而趨簡。則旦在堂而夕在野。委骼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齧其未冷之骨。其極也。競相索而鬻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劚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爲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恆畜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負。雖其勝也。以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瞵之亂。九真交阯之小釁。而在廷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微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危哉。唯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真交阯之人曰。吾之於中國。猶蟲蚋之囓也。置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賢二千石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吾其如中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亡疑。而私相語曰。九真交阯。猶蟲蝨之囓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定也。無有能搖之者也。使桀驁思逞之人。無所施其技擊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將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萬里。則浸假大臣殫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即有權姦。亦無敢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真交阯。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嗚呼。梟雄之初起。未必即敢小視天下。而睥睨之也。殫天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梟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日苶。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真測其茬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注者以金注。未有不自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藺之連兵遽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關早失。廷無人而貪功者撓之。無餘威。無餘祚矣。悲哉。

梁商之策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教令。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訏謨也。佛貍之彊。而不能拔盱眙。完顏亮之衆。而不能渡采石。其衰可待。躁者不能待而自敗耳。故楊鎬王化貞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驅除之於威極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聚人者財也。金粟足以相贍。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威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

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其時而遷負蕩平天下之大略者尙其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爲美談楊鶴陳奇瑜熊文燦遙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爲此爲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起滕撫追剿淨盡而江湖始寧則撫盜之爲盜囮審矣胥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惟其意敗則卑詞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邪夫失業之民隨桀猾所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染指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爲戢順之民亦終不可得是寧以撫求其柔綏哉改紀暴政愼擇良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順也弭盜者愼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喬用之交阯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矣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淥於非逆非順之交翺翔而終思矯翮抑且弭之豢之寵而榮之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綏梁冀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桓帝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弒李固兩欲立淸河王蒜而不克終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冢宜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以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互角視權之輕重爲憑藉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唯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唯其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爲人臣而可云爲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毋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己者之德而損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於民間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矣然此豈可以爲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目送之曰鞅鞅非少主臣（此是景帝周亞夫事文誤用）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芒刺則二子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鴆毒已入其咽故爲人臣而以爲天下得人爲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爲毋后者不敢擇也爲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心外戚奄人無扳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爲從違故劉子業之凶

淫。而沈慶之有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爲天下得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次而無敢擇焉可也。廷和行其所無事。而世宗曰。以門生天子待朕。亦鞅鞅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爲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挾母后。以讎其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稔。卒與蒜而俱斃也。哀哉。

讀崔寔之政論。而世變可知矣。寔以德教除殘爲粱肉治疾。申韓之緒論。仁義之蟊賊也。其後荀悅鍾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諸葛武侯劉先主決行之於上。君子之道詘。刑名之術進。激於一時之詭隨。而啓百年嚴酷之政。亦烈矣哉。司馬溫公曰。慢則糾之以猛。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於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嚴猶可也。未聞猛之可以無傷者。相時而爲寬猛。則矯枉過正。行之不利。而傷物者多矣。能審時而利用之者。其唯聖人乎。非激於俗而毗於好惡者之所得與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豈若此哉。寬之爲失。非民之害。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甚。漢之季世。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者。豈民之遽敢爾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鉗天下。而任貪人於郡邑。使虔劉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積雪之下。哀我憚人。而何忍言猛乎。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之緯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爲進退者也。今欲矯衰世之寬。益之以猛。瑣瑣之姻亞。佌佌蔌蔌之富人。且日假威以瘥其貧弱。然而不激爲盜賊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曰。未嘗束民以猛也。憔悴之餘。摧折無幾矣。故嚴以治吏。寬以養民。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而猶未也。以漢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殛以快一時之衆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即以施之殃民病國之姦。而勢且中潰。寔乃曰。德教除殘。猶以粱肉治疾。豈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爲正也無德。其導民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而尤勝鄙哉。寔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且夫治病者而恃藥石。爲壯而有餘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資粱肉以繼其後。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粱肉。而攻以藥石。未有不死者也。當世之季葉。元氣已滲洩而無幾。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倘欲操砭石擣五毒以攻其標病乎。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天其欲以此時刈孑遺之餘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鶗鴂爲之先鳴乎。

張奐卻羌豪之金馬。而羌人畏服。爲將者能不受賊餌以受斃於賊者。鮮矣。豈特中國之盜賊哉。敵國之相攻。彊夷之相偪。而未嘗不爲賄以餌邊將。故或以孤軍懸處危地。而磐固自安。朝廷誇其堅悍。有制寇之勢。乃不知香火之者。饋問之往還。日相酬酢。而人莫之覺也。其事甚祕。其文飾甚密。迨其後知受其餌。欲求自拔而莫之能免。夫爲將者。無幾也。而朝廷何以制之哉。中樞不受賄以論功。司農

不後時以吝爵天子不吝賞以酬勞庶有瘥乎唐高祖不與突厥通則師不可興石敬瑭不與契丹爲緣則反不能速卽不爾者鬻國而貪盜賊夷狄之苞苴爲武人相傳之衣盋能無敗亡乎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裁及其身若夫虎方咥而持其爪虵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爲然而崔琦獻箴干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更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人內不知有己弑君專殺鳶肩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是虎可持之無咥虵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暴揚於庭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詞施之狂狡何爲者也冀之爲冀如此而已矣藉其爲王莽與則延琦而進之與溫言而誘使忠己琦且爲楊雄劉歆身全而陷惡益深矣故若冀輩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爲忠直也則謂之至愚也奚辭

桓帝之誅梁冀也一具瑗制之而如擒鼠於甕冀亡賴子耳誅之也其易如此然而舉國無人帝不得已就唐衡而問中人李固杜喬死君孤立於上以聽狂童之驕橫若胡廣之儔固不足道乃舉國而無深識定力之士亦至此哉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懸利以黨士大夫之心而如霜原之艸藉藉佗佗而無生氣國不亡也何恃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皷篤其忠貞乎奚待單超等之鋤冀而後揚王庭以呼號也能勿媿焉否也

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魏桓徵而不至非忘世也知亂之未訖也桓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知本之論也梁冀之橫也人知病冀而已矣冀誅而天下遂若沈疴之去體黃瓊爲太尉陳蕃爲尚書令范滂按察冀州無知者想望新政嗚呼冀之生死烏足繫漢之存亡哉冀之誅殆痎瘧之得汗而解也伏邪在桓帝之膏肓而內豎之以熇而攻砒也天下無能知者瓊與蕃且不知而況蚩蚩之望影以對語者乎以桓帝爲君而漢無可復爲之理勢其本撓其末乍正而傾愈疾故權姦之殛非必國之福也況乎帝之誅冀爲鄧香之妻報其登屋之怒而非以其貪濁枉殺之凶於而國哉然則陳蕃之薦五處士爲不知時而妄動乎曰此未可以責蕃也蕃既立乎其位矣苟可以爲焉則庶幾於一當植正人於君側君其有悛心乎亦臣子不容已之情也然而固不能也故五子者愛道以全身斯可尙也

亂政不一至於賣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也古之天子雖極尊也而與公侯卿大夫士受秩於天者均故車服禮秩有所增加而無所殊異天子之獨備者大裘玉輅八佾宮縣而已其餘且下而與大夫士同昭其爲一體也故貴士大夫以自貴尊士大夫以自尊統士大夫而上有同於天子重天之秩而國紀以昭秦漢以下卿士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而猶不使之絕也舉之以行進之以言敘之以功時復有束帛安車之徵訪之以道上下有其大辨君子小人有其大閑以爲居此位者非其人而不可覬抑且使天下徼幸之徒望崖而返卿大夫

士且有巍然不可扳躋之等臨其上以爲天子者其峻如天而莫之敢陵賣官之令行則富者探囊而得狡者稱貸以營且市井而夕廟堂然則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計營求於天而倖獲之也而立國之紀掃地而無餘古之詔祿下逮於府史胥徒而皆浹日以代耕民耕以養吏而上制之上斂民以養吏而民不怨吏知己之養一出於民而不敢復漁獵於民且士唯其不謀利而貧也是以貴而既得所養矣抑謀其喪祭冠昏之資而士以安故以天子而養士不以士養天子天子制民之財以養士而士不求養於民彼之揭金粟以奉一人之欲非其義也且非徒邀其榮也失之於天子而得之於民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上弗能禁焉且貪人之取償於倍利者禁之殺之而終不厭縱千百賈於郡邑以取償於貧弱民之生理不盡者亡有也國無紀民無生黠者踰垣而冀非望弱者泣隅而幸災禍故曰國未有不亡者也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日滋求如前漢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復得矣石虎高洋之國貧而用汰不屑也唐僖宗之猥賤宋徽宗之驕奢皇甫鎛裴垍之牟利蔡京賈似道之骫法不屑也孰其繼桓靈而自亡者也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也夫緄亦惡知蟻穴之決而氾濫迄於千載乎緄之請也以將帥出師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而誣抵乎罪使與焉則以箝其口而無辭以相傾然未幾而緄竟以軍還盜復起免官則其爲此也何救於禍而徒決裂防閑使內豎操閫外之權魚朝恩童貫盧受張彝憲小以敗而大以亡緄之貽害烈矣哉漢至此已無可爲矣無往而非宦官之挾持也南北軍之唯其頤指所僅存者疆場之軍政皇甫規張奐幾伸幾詘於宦官之手而猶自行其權藉於師中緄更引而受之以利器蹇碩之爲八校尉魁也熟嘗其肯綮而取必於人主以威中外循故事以行之而迺然矣夫漢事不可爲矣竭其忠貞繼之以死亦何懼於謗譖不然引身而退耳防之愈密縱之愈甚業已假監軍之權而生死成敗且唯其意旨他日者忠臣元老欲去之而不得緄胡弗思而懼禍之情長以倒行至是乎推禍原而定罪首緄不得辭矣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彊天下張奐皇甫規段熲皆奮起自命爲虎臣北虜西羌斬馘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滅幾無遺種疆莫尚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爲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爲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揜人情以歸往閹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爲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尙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彊亡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爲殺自相殺則自相儆矣自相儆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彊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彊

彊之婁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蓋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非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醇。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己獨逆焉。則無以自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繇發也。舍其不忍之真。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羞惡之心。則戢其狂愚。徐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惰四支。暱妻子。侵以自媮。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仁不仁。豈恥不恥之能辨。存亡者哉。苶然而甘於猥賤。憒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恥。而後天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攝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惰心也。知其有恥。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之。以徐俟惻隱之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無恥心者何也。弒父與君。皆介然蹶起。忘亂賊之名爲可惡者也。惰四支。暱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恥者何也。殺之而已矣。

巨姦之蠹國殃民。而自伏其法。不足以爲大快。於國之存亡無當也。左悺自殺。具瑗貶。侯覽黜。非桓帝之能誅之。非楊秉之能取必於桓帝而誅之。罪已踰涯。自滅焉耳矣。三凶去而宦官之勢益張。黨錮之獄且起。曾何救於漢之危亡哉。外戚滅。宦官興。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偪。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姦。事已顯著。而後摘其罪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能之者。有以能之者也。無堅識定力爲天子除患。則雖曰陳堯舜之道。而固視之如夢囈。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豎爭存亡。亦晚矣。快一時之人情。去三凶而若拔牛之一毛。不救其亡固矣。

桓靈之世。君道澌滅。而臣之諫之也。亟探本以立論者。唯荀爽乎。當其時。荼毒生民。而椓杙正氣者。無如宦官之甚。乃宦官之於人主。亦何親而過信之。且其聲音笑貌之無可悅者。夫人而知厭惡之矣。而人主暱之。若乳子之依母也。何故。非豔妻哲婦之居閒。則宦官之不敵士大夫久矣。內寵盛而後宦官興。密邇於宮闈。而相倚以重。溺君於晏寢。而視聽以衰。付詔令刑賞之權於宦官。而牀第之歡。始得晏閒於娛樂。非然。則聲音采色。肥甘輕煖。人主自可給其欲。而何藉此嚬笑可憎之刑人爲邪。爽之對策。直斥而切言之。女謁遠。奄權自失矣。故曰探本立論也。

黨錮諸賢。或曰忠以忘身。大節也。或曰激以召禍。畸行也。言畸行者。獎容容之福以墮士氣。言大節者。較爲長矣。而猶非定論也。人臣捐身以事主。苟有裨於社稷。死之無可辟矣。闇主不庸。讒臣交搆。無所裨於社稷。而捐身以犯難。亦自靖之忱也。雖然。太上者。直糾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其次視大權之所倒持。巨姦之爲禍本。而不與之俱生。猶忠臣之效也。然一姦去而一姦興。莫之勝擊也。若夫瑣瑣之小人。憑藉權姦而售其惡者。不勝誅也。不足誅也。君志移。權姦去。則屏息以潛伏。而蕭條竄匿。亦惡用多殺以傷和哉。然其流毒於天下。取惡於士大夫。則瑣瑣者。易激人

怒而使不平賢者知之則以爲不勝誅不足誅者也乃諸賢之無所擇而怒無所恤而過用其刑殺但與此曹爭勝負不已細乎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匡君之邪而不屈其節也膺嘗輪作左校矣非以擊大姦而刑所擊者一無藉之羊元羣而已既已詘於時而被罔則悔向之攻末而忘本以爭皇極之安傾夫豈無道焉所與伉直之流搏殺以快斯須者一野王令張朔耳宮賈張汎耳小黄門趙津耳下邳令徐宣耳妄人張成耳是何足預社稷之安危而憤盈以與讐殺者邪侯覽也張讓也蟠踞於桓帝之肘腋而無能一言相及也殺人者死而誅及全家大辟有時而隨案即殺赦自上頒而殺人赦後若此之爲倒授巨姦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語隻詞揚王庭以袪禍本然則諸君子與姦人爭興廢而非爲君與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乎擊姦之力弱而一鼓之氣易衰其不敵凶慝而身與國俱斃無他舍本攻末而細已甚也直擊嚴嵩而椒山之死以正專劾魏閹而應山之死以光黨錮諸賢其不得與二君子爭烈焉無他岑晊張儉之流有以累之也與

靈帝

桓帝淫於色而繼嗣不立漢之大事孰有切於此者竇武任社稷之重陳蕃以番番元老佐之而不謀及此桓帝崩大位未定乃就劉儵而問宗室之賢者何其晚也況天位之重元后之德豈區區一劉儵寡昧之識片言可抉邪持建置天子之大權唯其意以爲取舍得則爲霍光失則爲梁冀矣武以光之不學冀之不軌者爲道社稷幾何而不危欲自免於赤族之禍詎將能乎哉武也一城門校尉也非受託孤之命如霍光之於武也所憑藉以唯意而立君者太后耳宮闈外戚之禍梁氏之覆車不遠宦官安得不挾以爲名哉夫武也既不能及桓帝之時諫帝以立儲之大義抑不於帝崩之後集廷臣於朝堂辨昭穆別親疏序長幼審賢否以與大臣公聽上天之命儵以爲賢而賢之武謂可立而立之天子之尊若其分田圃以授亞旅而使治則立之唯己廢之唯己朱瑀惡得不大呼曰武將廢帝爲大逆而靈帝能弗信哉漢之亡也亡於置君而置君者先族武不蚤死吾不保其終也獲誅奄之名以使天下冤之猶武之幸也夫

忠直有識之言亦無難聽也庸主具臣不能聽毀而家亡而國也誰其哀之竇武以椒房之親任立君之事踵梁冀之所爲雖心行之無邪與梁冀異而所爲者亦與冀奚別錄定策功封聞喜侯靈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盧植說之曰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昆蟲皆喻於昏旦而武不能用悲夫其自取覆亡也夫欲秉國均匡社稷誅宦豎肅官常也豈不侯而不足以立功即庸臣之私利計之榮其身澤其子孫抑豈今日不侯而終掩抑其大勳貽子孫以貧賤哉則盧植之說引而上之可以躋善世不伐之龍德推而下之亦詐功謀利者之勿迫求於一旦而致傾仆之善術也而武不能且欲引陳蕃以受無名之賞蕃固知其不可受也惜乎不知武之不足與共爲社稷之臣也

竇武陳蕃殺而漢之亡必不可支矣陳蕃老矣而誅權豎安社稷扶進君子之心不爲少衰惜乎不知擇而託於竇氏也然則竇武其非賢乎曰武非必不賢而所爲者抑賢

者之道雖然武卽賢而固不可託且吾不能保武之以賢終也故重爲蕃惜也武之可信爲賢者以其欲抑宦寺以奬王室且引李膺杜密尹勳劉瑜而登進之然此豈可決其必賢哉單超之殺梁冀也舁黃瓊矣用陳蕃矣徵徐穉姜肱袁閎李曇韋著矣天下固嘗想望其風采而屬望以澄清然則有所誅逐有所登進矯時弊以服人姦人用之俄頃而固不可信蕃已老竇武方內倚太后外受定策之賞而蕃又惡能保其終乎漢之將亡也天子之廢立操於宮闈外戚宦寺迭相爭勝孫程廢而梁氏興梁冀誅而單超起漢安得有天子哉而蕃所託者猶然外戚也則授宦者以梁冀復起之名旣無以正天誅而服受戮者之心且天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滅而不適有正故張奐亦爲王甫曹節所惑欲自祓濯而終不免蕃之託武非所託也明甚然且以老成之識昧焉而不察者時之所趨舍是而無能爲也嗚呼以三族之膏血爭賢姦之興廢社稷之存亡者豈易言哉不幸而無如砥之周道率繇之以行志則亦埋怨於江潭山谷之閒齎恨以沒焉耳毫釐之辨不審而事以大潰賢人君子駢首以死社稷旋踵而傾若以膏沃火欲滅之而益增其燄蕃之志可哀而其所爲亦左矣是以君子重惜之也

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苟其相欺無往而不欺法之密也尤欺之所藉也漢靈之世以州郡鄉黨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之禁選用艱難而州郡之貪暴益無所忌司馬温公述叔向之言國將亡必多制若夫開國之始立密法以防欺未卽亡焉而天下之害積矣今之爲制非教官及僉巡驛遞不親民者皆有同省之禁此漢靈之遺法也司馬温公曰適足爲笑誠然有可笑者名爲一省而相去千里者多矣名爲異省而雞犬相聞者多矣同省而聲聞不接異省而婚媾相連豈天限地絕一分省而遂不相及哉此適足爲笑者也或爲婚姻或相對治情相狎過相匿所必慮也而又奚必婚姻對治之相臨乎展轉以請託更相匿而互相報夫豈無私語密緘之足任已非婚姻已非對治矣藉手以告曰吾無私也而交通請屬之無所憚此又適足爲笑者也夫防之嚴而適以長欺旣良然矣若夫捐禁而鄉郡可守尤有利焉自賢者而言之南北之殊風澤國土國之殊壤民異利士異教遙相治而見爲利者或害教以正者或偏審土之宜以益民視習之趨以正士則利果利而教果教矣自不肖者而言之酷以墨者之無忌也突爲其寇讐而翩然拚飛於千里之外無能如何也卽罷斥以歸休而身得安子孫得免無餘慮矣居其土與其人俱當官則吏也歸里則鄉曲也刑罰科斂之加非以其正而鄉人可報之於數十年之後則惴惴焉一夫勝予不肖之情戢焉害亦有所懲矣夫王者合天下以爲一家揭猜疑以求民之瘼而行士之志法愈疏閑愈正不可欺者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恃區區之禁制也乎三代之隆也士各仕於其國而民益親亡漢之稗政奈之何其效之

嗚呼世愈移而士趨日異亦惡知其所歸哉靈帝好文學之士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樂松等以顯而蔡邕露章謂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賤之也自隋煬帝以迄於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貴重崇高若天下之賢者無踰於文賦之一途漢所賤而隋唐宋所貴士不得不貴焉世之趨

而日下。亦至此乎。夫文賦亦非必爲道之所賤也。其源始於楚騷。忠愛積而悱惻生。以搖蕩性情而伸其隱志。君子所樂尚焉。流及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諷諫亦行乎其閒。六代之衰。操觚者。始取青妃白。移宮換羽。而爲不實之華。然而雅鄭相雜。其不詭於貞者。亦不絕於世。夫蔡邕者。亦嘗從事矣。而斥之爲優俳。將無過乎。要而論之。樂而不淫。誹而不傷。麗而不蕩。則涵泳性情而蕩滌志氣者。成德成材以後。滿於中而鬯於外者之所爲。而以之取士於始進。導幼學以浮華。內遺德行。外略經術。則以導天下之淫而有餘。故邕可自爲也。而不樂松等之輒爲之。且以戒靈帝之以拔人才於不次也。繇是言之。士趨亦何嘗有異哉。上之用之也別耳。於是而王安石之經義。雖亦末耳。而不傷其本。庶幾乎華實兼茂之道也。元祐革新法。而並此革之。過矣。若王鏊錢福之淺陋。陶望齡湯賓尹之卑陋。則末流波靡。而非作者之涼也。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極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而志士崇業以單心。亦可於此而審所從矣。

論爲子爲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爲計。雖君子亦不能爲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爲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爲此論者。無人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爲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爲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爲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勢不辟。雖死不轂。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爲乎甫到官。而卽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彊寇在肘腋之閒。孤城處斗絕之地。奉衰老婦人以徼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爲之計。當鶡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禍。終而以黨賊逢誅。皆意氣爲之也。何言之。曰。合刑賞之大權於一人者。天子也。兼進賢退不肖之道。以密贊於坐論者。大臣也。而羣工異是。姦人之在君側。弗容不擊矣。擊之而吾言用。姦人退。賢者之道自伸焉。吾言不用。姦人且反噬於我。我躬不閱。而無容以累君子。使猶安焉。其猶有人乎君側也。君子用而不任。弗容不爲白其忠矣。白之而吾言用。君子進。姦人之勢且沮焉。吾言不用。姦人不得以奪此與彼之名加之於我。而猶有所憚焉。邕苟疾夫張顥偉璋趙玹蓋升之爲國蠹也。則專其力以擊之可耳。若以郭禧橋元劉寵之忠而勸之以延訪也。則抑述其德。以贊君之敬禮已耳。而一章之中。抑彼伸此。若將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張者。爲

國謀邪。爲君子謀邪。則抑其一往之意氣。以排異己而伸交好者之言耳。庸有聽之者哉。漢之末造。士論操命討之權。口筆司榮枯之令。汝南甘陵。太學之風波一起。而成乎大亂。非姦人之陷之。實有以自致焉。同於我者爲懿親。異於我者爲仇讐。唯意所持。衡而氣爲之凌轢。則邕他日者幸董卓之殺奄人。而忘其專橫。亦此意氣爲之矣。橋元劉寵之不爲邕所累。幸也。而君子以相形而忝廢。朝廷以偏擊而一空。漢亦惡得不亡哉。

鮮卑持趙苞之母以脅苞。苞不顧而戰。以殺其母。無人之心也。賊刦橋元之幼子。登樓求貨。元促令攻賊。以殺其子。亦無人之心也。母之與子。若是其均重乎。非也。使苞之子爲鮮卑所持以脅苞。苞不顧而擊鮮卑。則忠臣之效矣。不以私愛忘君父之託也。而苞則其母也。賊所脅元以求者貨耳。貨與子孰親。而吝貨以殺其子乎。或曰。元非以貨也。賊刦質以脅人。法之所不可容也。夫一區區登樓之賊。殺之不足爲國安。縱之不足爲國危。法者司隸河南尹之法。非元之法也。而元何怙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史氏之言曰。元上言。凡有刦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財貨。由是刦質遂絕。史之誣也。樂道之以爲溢美之言。以釁元絕恩之咎也。友兄恭弟。慈父順妻。苟有刦其親以求貨者。法雖立孰忍恝置之而不恤。雖嚴刑禁之而必不從。則謂刦質永絕者。非果有之。爲誣而已矣。充橋元之操。藉其爲趙苞也。又奚不可也哉。

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是乎庶人可淩躐乎天子。而盜賊起。嬴政之暴。王莽之逆。盜始橫焉。然未嘗敢與久安長治之天子抗也。至漢之季。公孫舉。張嬰。許生。始稱兵僭號。而無所憚。積以成乎張角之亂。盜賊輒起於承平之代者。數千年而不息。秦之盜曰悲六國之亡。莽之盜曰思漢室之舊。盜者必有託也。然後可假爲之名。以聳天下。而翕然以從。至於角而無所託矣。宦寺之毒。郡縣之虐。未可以爲名也。於是而詭託之於道角曰吾之道。黃帝老子之道也。乃至韓山童徐壽輝曰吾之道。瞿曇之道也。微二氏之支流。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趨之若流。甚哉。二氏之殃民。亦豈其初念哉。而下流必至於此。故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過計哉。雖然。二氏之以邪淫而終以亂也。非徒二氏倡之也。爲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君子之言人倫物理也。則人倫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虛無寂滅也。則虛無寂滅而已矣。無所爲禨祥瑞應刦運往來之說也。何休鄭元之治經術。京房襄楷郎顗張衡之論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響。亂六籍而上動天子。下鼓學士。曰此聖人之本天以治人也。於是二氏之徒。歆其利。而後曰吾師老子亦言之矣。吾師瞿曇亦言之矣。羣然興爲怪誕之語。以誘人之信從。而後盜賊藉之以起。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挾之。罪魁戎首。將誰歸哉。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盜賊挾聖人以惑百姓。天子之權。下移於庶人。所挾者亦移焉。而盜賊氾濫乎數千年而不息。禍亦烈矣。端本之治。治佛老而猶非本也。儒而言災祥言運會。妖之始也。三代之聖人。殺而勿赦者。而後之君子。從而尊之。以加一倍之小術測興亡。使與通書正蒙相雜。以立教闢邪者。容勿辯乎。

用兵之道。服而舍之。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皆以此而綏天下。唯其爲友邦也。王者以理相治。霸者以威相制。理

伸威勝而志得。滅之不義。屠之不仁。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復競。封建圮。以庶人而稱兵抗天子。豈此謂哉。朱儁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賞附以勸來者。此後世之權術。不可與三代並論。故以曹操之猜。而關羽之降。非其誠款。操猶聽其來去而不加害。或者乃欲於盜賊敗困之餘。乞降而受之。其不然審矣。敗而誅之不可勝誅。而姑予以生。使知懼而感我之不殺。或猶知悔也。且非可施於渠帥者也。殲其魁。赦其餘黨。自我貸之。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予以降之名。抑將授以降之賞。猶然尊高於衆人之上。而人胡不盜。以黃巾之徧天下也。不數年而定。漢雖亡。不亡於黃巾之手。則朱儁之所持者定矣。不可以三代之法處秦項之際。況可以處逆民之弄兵。以抗國而毒民者乎。庸臣懦將釀無窮之禍。有識者勿爲所亂也。

孫堅之欲誅董卓也。張廷珪之欲殺安祿山也。論者惜其不果而終以長亂。張讓等爲蠹賊於中。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朘削於國。微卓而漢必亡。微祿山而唐必亂。夫豈二豎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何進不召卓。而卓何逞。玄宗不寵祿山。而祿山何藉。逆未著而以疑殺人。且不勝其殺矣。是故後事之論。懲其末而弗戒其本。智者所弗尚也。先主勸曹操殺呂布。而爲操勁敵者。先主也。孫堅之沈鷙而懷遠圖。夫豈出卓下哉。張溫弗假以威福。而使卓相制。非無意計焉。不幸而卓惡成。未可以咎溫之不豫矣。

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唯傅燮乎。討黃巾而有功。趙忠欲致之。而予以侯封。燮不受也。當其時有軍功而拒宦寺。非直賞不及焉。還以受罪。故盧植辱於檻車。王允幾於論死。皇甫嵩奪其印綬。燮拒忠而忠弗能挫。憚其名而弗敢害。燮之德威。讋權奄而制之也大矣。燮之拒忠也。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守正而不競。安命而不爲已甚之辭。坦夷以任天。而但盡其在己。自以雅量沖懷。適然於寵辱之交。而小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漢陽也。曰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方且自遯以引身之不早。而不待引亢爽之氣。以自激其必死之心。夫如是。豈小人之所可屈。又豈小人之所可傷哉。若燮者。託以六尺之孤。正色從容而鎭危亂。植也。儁也。允也。智勇形而中藏淺。固不足以測燮之涯量矣。故知燮非徒節義之士也。允矣其可爲社稷之臣矣。

王芬欲乘靈帝北巡。以兵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卓擁彊兵。專征討。有何進之召爲內主。廢辨立協。在大位未定之初。協慧而欲立之者。又靈帝之志也。然且不旋踵而關東興問罪之師矣。芬以斗筲文吏。猝起一旦。刦二十二年安位之天子。廢之而立疏族。力弱於卓。各逆於卓。人之問罪也。豈徒如卓而已乎。況其輕躁狂動。而必不能成也乎。曹操料其敗以止其廢立之妄。非其智之過人也。較然是非禍福之殊途。有心有目。無不能辨也。夫芬之狂。何以迷而不覺也哉。陳蕃之子逸從臾之。而襄楷以其術惑之也。故有積憤者。不可與圖萬全之術。挾技術者。不可與謀休咎之常。陳逸有不戴天之恨。身與俱碎而不恤。閔其志可也。而不可從也。若襄楷者。昂首窺天。而生覬覦。君子之遠之也夙矣。此擇交定謀者之不可不知也。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位尊矣。權

威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陳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宏農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尸位而爲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死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禍。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荏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姦賊之雄猜。自倚族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爲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唯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

輕重之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宦寺之禍。彌延於東漢。至於靈帝而蔑以加矣。黨人力抗之而死。竇武欲誅之而死。陽球力擊之而死。後孰敢以身蹈水火而姑爲嘗試者。然天下之盜蠭起。指數之而挾以爲名。四海窮民。受其子弟賓黨。濫大官大邑以朘削無餘者。皆詛呪而望其速亡。誅殺禁錮之子孫。宗族不與共戴天日。而願與並命者。日含憤以求一旦之報。士大夫苟非其黨。不獲已而俯出其下者。畜惡怒以俟天誅之期。桀紂幽厲以聖帝明王之冢裔。正位爲天下君。而卒至隕滅。況此無賴之刑人。其能長此而無患乎。故極重而必返。夫人而可與知也。夫既夫人而可與知。則一旦撲之。如烈風吹將盡之鐙。甚速而易。必矣。陳琳曰。此猶鼓洪爐燎毛髮。曹操曰。誅其元惡。一獄吏足矣。而何進若持方寸之刃。以擬猛虎。其呼將助也不擇人。其撓敗也無決志。袁紹以豪傑自命。爲進謀主。且憂危展轉。而無能爲計。而遣鮑信募泰山之甲。丁原舉孟津之火。甚且召董卓以犯宮闕。進之心膽失據。而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袁紹憂。其智計之優劣。於斯見矣。所以然者。進以外戚攻宦官。人懲竇氏之禍。無爲傾心。一也。進之所恃者何后。舉動待后而後敢行。以婦人而敵宦官。智計不及。而多爲之蠱。二也。袁隗身爲大臣。而疲庸尸位。無能以社稷自任。三也。郭泰盧植。初起於田閒。任淺望輕。弗能爲益。楊彪黃琬。無以大殊於袁隗。四也。袁紹兄弟。包藏禍心。乘時搆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五也。曹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動。視何進之迷。而但以一笑當之。六也。皇甫嵩蓋勳。顧名義而不欲狂逞。進躁迫而不倚以爲腹心。七也。具此七敗之形勢。以誅宦者。而固非其所堪。雖欲禍之不中於宗社。其將能乎。夫內懷奪柄之心。外無正人之助。若何進者。不足論已。已往之覆轍。爲將來鑒。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於威。受餌於利。人心所不戴以爲尊親。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積以歲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滅其亡。皆旦夕之閒。河決魚爛。而不勞餘力。智者靜以俟天。勇者決以自任。勿爲張皇迫遽。而驚爲回天轉日之難也。存乎其人而已矣。彼曹操者。固亦嘗晏坐而笑之矣。况其秉道以匡。夫不爲操者乎。□□

□□□□□□□□□□□□□□□□□□□□

史紀董卓之辟蔡邕。邕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此殆惜邕之才。爲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始執國柄。亟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除公卿

子弟爲郎。以代宦官。弔祭陳寶。復黨人爵位。徵申屠蟠。推進黃琬楊彪荀爽爲三公。分任韓馥劉岱孔伷張邈爲州郡。力返桓靈宦豎之政。竊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徵。豈其禮辭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此言也。且使卓而言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爂發之詞。而亦何足懼哉。申屠蟠不至。晏然而以壽終矣。袁紹橫刀揖出。挂節上東門。而弗能迫殺之矣。盧植力沮宏農王之廢。而止於免官。逌然以去矣。鄭泰沮用兵之議。巽辭而解矣。朱儁黃琬不欲還都。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辭。未至如數子之決裂。而何爲其族邪。狂夫之言。一怒而無餘。卓之暴。市井亡賴之讕言也。而何足懼邪。邕之始爲議郎也。程璜之毒。陽球之酷。可以指顧殺人。而邕不懼。累及叔質。幾同駢首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餒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固貞人志士。義命自居之安土也。宦官之怨憤積。而快志於一朝。髡鉗之危辱深。而圖安於晚歲。非懼禍也。誠以卓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於知己也。於是而其氣餒矣。以身殉卓。貽玷千古。氣一餒而卽於死亡。復誰與恤其當年之壯志哉。君子之立身。期於潔己。其出而事君也。期於靖國。恩怨去就。非有定也。禍在宮闈。則宮闈吾所亟違也。禍在閹宦。則閹宦吾所亟違也。禍在權姦。則權姦吾所亟違也。推而至於僭竊之盜賊。擾奪之夷狄。皆冰炭之乍投而沸。薰蕕之逆風而辨也。所疾惡者在此而又在彼矣。氣運移而貞邪忽易。違之於此。而卽之於彼。是逃虎而抱蛇。舍砒而含鴆也。能終始數易而不染者。其唯執志如一。而大明於幾之無方者乎。而邕不能也。始終之怨毒。宦豎而已。此外而篡弒之巨慝不辨矣。非不辨也。己私未忘。而寵辱之情移於衰老也。則一往之勁直。爲足以定人之生平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介於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日新其義而硏之以幾。其尙以邕爲戒乎。

申屠蟠徵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衰老惛迷。孰不知者。而何謂之幾邪。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卓之徵咨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答。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白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尙於物無徇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穰穰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校。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參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矣。此安土之仁。所謂卽體以爲用者也。蟠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答知之也。而淺人猶謂之曰知幾。若邕與爽。其僅謂之不知幾也與。

讀通鑑論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獻帝

有虓闞驚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覬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爲張角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殲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猶可以爲數十年人民之君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禍亂爲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駕馭之主然後萌不軌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未有或爽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劫帝西遷以避之使乘其播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長逗屯於河內酸棗躊躇而不進其巽懦無略者勿論也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若此無他早懷覬覦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幸漢之亡於卓而己得以逞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獨有天下乎既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勿得遲疑不進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爲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參張溫之軍事討邊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羣帥而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掃除宗廟修塞諸陵不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慚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興而疾思弋獲者也漢高之入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耳項羽弒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剏業之永天所佑也董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獻帝莫能馭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夷袁紹降劉琮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攘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僭號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驚悍之勇乘閒抵巇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妄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誠有假借古人之名義信以爲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乍然之心者固非僞也王莽之於周公張角之於老聃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尉之職東歸合衆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角黃巢方臘可以剏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爲之矣誅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邕之

應董卓召而歷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弒天子廢大臣誅夷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斃死於原野邕乃建議奪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舉三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綫之日從容而自衒其學術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為元后也猶恐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漢亡宜矣此則人怨神恫陷大惡而不逭者也以情理推之邕豈但愚而已哉邕之髡鉗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邕蓋欲修怨於靈帝而豫窒其稱宗之路邕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乎董卓曰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邕固曰劉氏之祖考不足復算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則亦愚而已矣

韓馥袁紹奉劉虞為主是項羽立懷王心唐高祖立越王侑之術也虞秉正而明於計豈徇之哉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廢靈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劉虞之賢必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為虞計於是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主者而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衆庶者也或曰馥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弒而為弒君者所立則正其為篡梁冀弒質帝而桓立董卓弒宏農王而獻立獻不正乎其為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為主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春秋之法以譏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與聞乎弒者同乎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焉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漢不可一日而無君帝自以明了動卓之欽仰宏農廢㧞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燄且固曰劉氏種不復留則舍己以延一綫之祀是亦義也而況其在幼沖乎袁紹還董卓之怨以怒帝其為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遙起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嬖寵之怨而不忌其弒主之逆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為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已復獻帝可無慙於踐阼矣視晉景督定而尤正焉而何容苟責之也

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為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為彭越盧芳以自罹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為人先驅身殪家亡而國與俱斃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閒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將連屯以僭處未有舋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則昔之從與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為而欲乘之以偪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信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

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兗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兗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尙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戢矣紹擁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兗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雖遇高光之主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爲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因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者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世爲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爲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爲所歸故种師道衰老無能爲而金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擁衆梟張耳昭烈且爲之下而況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沙疏遠之守爲客將於中原始繇術以立大勳而速背之則術必懷惎毒以撓堅之爲進與卓爲敵而退受術之掣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爲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荆州也卓之命也衆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袁術之隙而爲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戴漢而固未有瑕也與術比而姑從之惡足以病堅哉

管寧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寧爲全身之善術豈知寧者哉王烈爲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寧不爲也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爲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爲憂而愼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捖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閒陰以爲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惟此爲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卽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寧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爲禍福所不及而利用乎邴原持清議而寧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責略而不足論者也白日之耀非鐙燭之光也寧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

王允誅董卓而無以處關東諸將雖微李傕郭汜漢其能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也曹操獨進滎陽雖敗而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糞除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相輔於內傕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視允乎區區一宋翼王宏傕汜且憚之而不敢加害於允而況操與策也允之倚翼與宏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

而又以驕氣乘之。不亡何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而召操。則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進客而卓主矣。允之誅卓。無假於操而威大振。操雖姦。賞之以功。旌之以能。綏之以德。束之以法。操且熟計天下。而思自處。故王芬之謀。劉虞之議。必規避之而不敢以身為逆。當此之時。衆未盛。威未張。允以談笑滅賊之功。臨其上而駕御之。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軌乎。策方少英銳之氣。誘掖之以建忠勳也尤易。而奚患召之為後害哉。允非其人也。智盡於密謀。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馴擾之。加以驕逸。而忘無窮之隱禍。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不能免矣。東召孫曹。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則二袁劉表公孫瓚。不足以逞。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而曹操亦無藉以啓跋扈之心。天下可定也。況李傕郭汜之區區者乎。

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誰遣之。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闕。种拂戰死。夫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宋翼王宏。駢死闕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獻帝遣之。傕汜遣之也。關東諸將之起。以誅卓起。傕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闕。以報卓之讐為辭。呂布東走。而傕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為和解之迂說。亦其雖為卓報仇。而於關東。則均為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為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為太僕矣。皆傕汜以求免於關東之善術也。嗚呼。日磾岐為漢之大臣。而受賊之羈絡。以聽其頤指。其頑鄙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瓚表。雖懷異志。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厄。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畢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答也。故遣日磾岐者。傕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閒。覥顏以囁嚅者。為傕汜效也。為天下賤。不亦宜乎。

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阬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徧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雖然。陶謙實有以致之也。謙別將掩襲曹嵩而殺之。謙可謝過曰不知。然使執殺嵩者。歸之於操。使臠割而甘心焉。則操亦無名以逞。乃視嵩之死。若獵人之射麏麛。分食其肉。而不問所從來。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且操之讎謙也。以報私讐。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李傕郭汜稱兵向闕。殺大臣。脅天子。人得而誅者也。謙首唱誅逆之謀。奉朱儁以伐逆而戴主。傕汜以大僕餌儁。以牧餌謙。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見矣。知其弱。懼其餌。儁雖志義不終。而謙自可奮興以致討。乃聽王朗之謀。邀寵於賊臣。而受州牧之命。則欲辭黨逆之誅。而無所逭。操執此以告天下。而天下孰為謙援者乎。蓋謙之為謙也。貪利賴寵。規眉睫而迷禍福者也。然則曹嵩之輜重。謙固垂涎而假手於別將耳。吮鋒端之蜜。禍及生靈者數十萬人。貪人之毒。可畏也夫。

國家積敗亡之道。以底於亂。狡焉懷不軌之志。思獵得之者衆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為君。大臣不成乎其為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後不軌者公然輒奪而無所忌。關東起兵以誅卓。而無效死以衛社稷之心。然固未敢逞其攘奪也。至於卓既伏誅。王允有專功之心。而

不與關東共功名可收以爲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爲賊者弗能制而關東之心解矣允以無輔而亡李傕郭汜以無憚而訌允死而天下之心遂爲之裂盡李郭殺大臣脅人主關東疾視而不問馬日磾趙岐之庸鄙受二凶之意旨以和解行而實爲逆賊結連衡之好然後關東始堅信漢之必亡於是而曹操上書之情非復滎陽之志矣孫堅卽不死而不保其終策以孤立之少年走劉繇逐王朗殺許貢跳躑於江東矣張邈陶謙呂布劉備互相攻而不戢矣二袁之思移漢鼎以歸己又顯著其跡矣環視一獻帝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閒以無難紾其臂而奪之嗚呼遲之十餘年而分崩之勢始成天下何嘗亡漢而漢自亡倘孰與憐之而輿下泉苞稂之思者乎王允非定亂之人也馬日磾趙岐則手授天下於羣雄者也漢之終亡終於此也亂天下者託於名以逞其志故君子立誠以居正而不競以名則託於名者之僞露以敗而君子伸亂天下者並其名而去之不忌則能顧名以立事者雖非其誠而志欲伸無可爲名者莫能勝也管蔡內挾孺子外挾武庚以爲名非無名也自不可敵周公之誠也項羽立義帝而弒之並其名而去之矣漢高爲帝發喪名而已矣而天下戴之以誅羽之不義使義帝而存漢高之能終事之也吾不敢信然而以討項羽則有餘故胡氏曰與其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爲之維持也大矣袁紹不用沮授之策聽淳于瓊而不迎天子於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聽荀彧迎帝以制諸侯夫無君之心操非殊於紹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紹而紹不能勝操操之勝也名而已矣雖然名未易言也名而可以徒假與則紹亦何憚而不假淳于瓊曰今迎天子動則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故曹操遷許以後外而袁紹恥太尉之命內而孔融陳王徽之制董承劉備伏完金禕交起而思誅夷之入見殿中汗流浹背以幾幸於免與紹之恣睢河北惟意欲爲而莫制者難易之勢相懸絕也苟不恤其名而惟利是圖則淳于瓊之言安知其不長於荀彧哉假令衣帶詔行曹操授首於董承伏完金禕之手則授彧之謀豈不適爲瓊笑而非然也出天子於棘籬飢困之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卽忠義之士懷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尚且疑且信而不決於從也瓊之情惟利是圖受天下之惡名而不恤紹是之從欲不亡也得乎名與利相違者也實與名未相違而始相合也舉世騖於名而忠孝之誠薄舉世趨於利以舍名而君臣父子之秩敍遂永絕於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絕之秉彝於三代之下者也夫子於衛輒父子之際他務未遑而必先正名蓋有不得已焉耳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袁曹操皆受命於靈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惟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爲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是以屢出而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爲不颺於王廷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望乃著於天下以義揆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二州其始不正故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爲左將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託非其人矣而非過也何也既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命制自操者義不得而

受也。結孫權而分荊，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傕、汜以安獻帝，紹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焉，徒與袁術、呂布一彼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閒，惜哉！

張巡守睢陽，食盡而食人，為天子守以抗逆賊，卒全江淮千里之命，君子猶或非之。臧洪怨袁紹之不救張超，困守孤城，殺愛妾以食將士，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何為者哉？張邈兄弟黨呂布以奪曹操之兗州，於其時天子方蒙塵而寄命於賊手，超無能恤，彼其於袁、曹均耳。洪以私恩為一曲之義，奮不顧身，而一郡之生齒為之併命，殆所謂任俠者與？於義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為之者，未必不託於義以生其安忍之心，洪為之，巡效之，而保其忠，於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凶歲之頑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戚，而人之視蚍蜉也無以異，又何有於君臣之分義哉？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則姑降紹焉，而未至喪其大節，憤興而憯毒，至不仁而何義之足云？孟子曰：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夫楊、墨固皆於道有所執者，孟子慮其將食人而亟拒之。臧洪之義，不足與於楊、墨，而禍烈焉，君子正其罪而誅之，豈或貸哉！

董承潛召曹操入朝，操至而廷奏韓暹、楊奉之罪，誅罪賞功，矜褒死節，而漢粗安。惜哉！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失之於先也。當斯時也，漢之大臣死亡已殆盡矣，天子徒步以奔而威已殫矣，從官采梠餓死而士大夫之氣已奪矣，故董昭謀遷帝於許，倘懼衆心之不厭，而卒無有一言相抗者。若當董卓初誅之日，廷猶有老成之臣，人猶堅戴漢之心，劉虞懷忠於北陲，孫堅立功於雒陽，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勳非董承從亂之比，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效董卓之狂愚乎？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試為之，為之已晚，而無救於漢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觀於此而益為允惜。誠可惜而已矣。

范增之欲殺沛公，孫堅之欲殺董卓，為曹操謀者之欲殺劉豫州，王衍之欲殺石勒，張九齡之欲殺安祿山，自事後而觀之，其言驗矣。乃更始殺伯升而國終亡，司馬氏殺牛金而家終易，故郭嘉之說曹操，勿徒受害賢之名，而曹操笑曰：君得之矣。有識者之言，非凡情可測也。人之欲大有為也，在己而已矣，未有幸天下之不肖而己可擅賢而自大者也。苟可以大有為，則雖有英雄，無能為我難也。苟未可以有為，則何知天之生豪傑者不再生也？待獺以毆魚，待鸇以毆雀，此封建之天下為然爾。起於紛亂之世，而欲成大業，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業，忌英雄而殺之，偷勝天下之庸流，以為之雄長，則氣先苶，而忽有閒起之英豪，乘之於意外，則神沮志亂，而無以自持。若此者，曹操之所不屑為，而況明主之以道勝而容保無疆者乎？盡己而不憂天下之我勝，君子之道，而英雄繇之不能勞勞於君子之道，而足為英雄者，未之有也。

劉表無戡亂之才，所固然也。然謂曹操方挾天子擅威福，將奪漢室，而表不能興勤王問罪之師，徒立學校，修禮樂，為不急之務，則又非可以責表也。表雖有荊州，而隔冥阸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愈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任，而表

出自黨錮，固雖容諷議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爲紹用，表非戡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閒，義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閑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爲表，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爲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殺之愚，故天下紛紜，而荆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土以降操。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襲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邀官爵醼樂之歡於曹丕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遨遊，亦惟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

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衆矣，孫堅以戡亂爲志者也，劉焉妄人也，而偷以自容，劉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略，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飾僞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倏彼倏此，惟其意之可爲發，旦暮狂馳而不能自信，惟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嗾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觸之斯鬭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寧，而布先殪，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殪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恆而已。人至於無恆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度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恆之人，遠之惟恐不速，絕之惟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勇小信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者通此義以知擇，三人行，亦必愼之哉。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爲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爲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池之民，苟其貧弱，亦惡能食利於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匱之，鹽則或懸絕於千里之外，而必待命於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於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於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爲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於力農之民，何如取給於天地之產。鹽政移於下，農民困於郊，國計虛於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衛覬曰：鹽國之大寶也，置鹽官賣鹽，以其直市犂牛，給民勤耕積粟，行之關中，而民以綏，彊敵以折，施及後世，司馬懿拒守於秦蜀之交，諸葛屢匱而懿常裕，皆此爲之本也。覬之爲功於曹氏與袁祇均，而覬尤大矣。

韓嵩智而狡者也。劉表舊與袁紹通，而曹操方挾天子以爲雄長，紹之不敵操也，人皆知之，故杜襲繁欽王粲之徒，日夕思歸操，以取功名，嵩亦猶是而已矣。嵩之勸表以歸操，明言袁曹之勝敗，而論者詡其奉戴漢室過矣。嵩之欲詐許也，迫而固持之以緩，其與表約曰：守天子之命，義不

得爲將軍死先爲自免之計以玩弄表於股掌之上堅辭不行而待表之相強得志以歸面折表而表不能殺亦陳珪之故智而嵩持之也尤堅表愚而人去之操巧而人歸之以中二千石廣陵守遂珪之志以侍中零陵守遂嵩之志珪與嵩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繫之矣二子者險人之尤也豈得以歸漢爲忠而予之

董承受衣帶詔與先主謀誅曹操乘操屯官渡拒袁紹之日先主起兵徐州勢孤而連和於袁紹勿論待人者不足以興即令乘閒而誅操紹方進而奪漢之權先主董承其能制紹使無效操之尤而彌甚乎不能也然則此舉也亦輕發而不思其反矣董承者與亂相終始無定慮而好逞其意計者也前之召操與今之連紹出一軌而不懲弗責矣先主亦慮不及此而輕爲去就何以爲英雄哉夫先主之於此則固有其情矣其初起也因公孫瓚因陶謙雖爲州牧而權藉已微固不能與袁曹之典兵於靈帝之世與於誅賊之舉者齒故旋起旋躓而姑託於操及其受左將軍之命躬膺天子之寵任而又承密詔以首事先主於是乎始得乘權而正告天下以興師曹操之必篡心知之矣袁紹之爲逆亦心知之矣脫於操之股掌東臨徐豫孤倡義問以鼓人心乘機而興不能更待紹不可連而連之姑使與操相持己因得以收兵略地爲東向之舉而有餘以制羣雄先主之志如此而已初未嘗倚紹以破操而幸紹之能戴漢以復興也董承种輯亦惡足以知其懷來哉故許先主以純臣而先主不受也其於獻帝特不如光武之於更始而豈信其可終輔之以盪羣凶乎故連和於紹而不終未嘗恃紹也操即滅紹即勝先主亦且出於事外而不屑爲紹用先主之東操心悔之而不懼紹遙應之而不堅亦已知之矣他日稱尊於益州此爲權輿特其待操之篡而後自立焉故不得罪於名教而後世以正統加之亦可勿媿焉

曹操東攻先主田豐說紹乘閒舉兵以襲其後紹以子疾辭豐而不行紹雖年老智衰禽犢愛重豈至以嬰兒病失大計者且身即不行命大將統重兵以躡之亦詎不可而紹不爾者紹之情非豐所知也操東與先主相拒而紹乘之操軍必驚駭潰歸而先主追躡之操且授首先主誅操入許而擁帝紹之逆不足以逞而遽與先主爭權故今日弗進亦猶昔者擁兵冀州視王允之誅卓而不爲之援其謀一也豈徒紹哉先主亦固有此情矣紹之興兵而南來未集兵未進雖承密詔與董承約抑可姑藏少待也待紹之進黎陽圍白馬操戰屢北軍糧且匱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乃徐起徐豫之兵亟向許以拒曹之歸操且必爲紹禽而先主遽發以先紹者亦慮操爲紹禽而已擁天子之空質則紹且梟張於外而逼我孤危將爲王允之續矣惟先紹而舉則大功自己以建而紹之威不張紹以此制先主先主亦以此制紹其機一也夫先主豈徒思誅操而縱紹以橫者乎兩相制兩相持而曹操之計得矣急攻先主而緩應紹知其陽相用而陰相忌可無俟其合而追應其分先主惡得而不敗紹惡得而不亡此其機與紹緘之於心非董承之所察而田豐欲以口舌爭之不亦愚乎

張魯妖矣而卒以免於死亡非其德之堪也聽閻圃之諫拒羣下之請不稱漢寧王衞身之智足以保身宜矣嗚呼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

尉丞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奪其精魂然而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愚矣哉陳嬰周市之所弗爲張魯能弗爲張魯之所不爲而呂光杜伏威劉豫明玉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驕駢首就戮而悔之無及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且自矜也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袁紹之自言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長安大亂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紹之亡決於此矣夫欲有事於天下者莫患乎其有恃也已恃之矣謀臣將帥恃之矣兵卒亦恃之矣所恃者險也而離乎險則喪其恃而智力窮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久據而上六出乎險矣智非所施力非所便徽纆之繫叢棘之置非人困之矣山國之人出乎山而窮於原澤國之人離乎澤而窮於陸失所恃而非所習則如蝸牛之失其廬而死於蟻故袁紹終其身未嘗敢跬步而涉河非徒紹之不敢其將帥士卒睨平原廣野川陸相錯而目眩心熒莫知所措也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澤而用澤之智力己無固恃人亦且無恃心而無不可恃此爭天下者之善術而操猶未能也西至於赤壁東至於濡須臨長江之浩瀁而氣奪矣則猶山陸之材而非無不可者也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爲所用者多矣其終彊而奪漢者居四戰之地恃智恃力而無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驕怠也然則諸葛勸先主據益州天府之國亦恃險矣而得以存又何也先主之時豫兗雍徐已全爲操之所有而荆揚又孫氏三世之所綏定舍益州而無託焉非果以夔門劍閣之險肥沃鹽米之數爲可恃而恃之也李特睨劍閣而歎曰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夫特亦介晉之亂耳使其非然則亦趑趄李順而已董璋王建皆乘亂也豈三巴巖險之足以偷安兩世哉

荀悅仲長統立言於紛亂之世以測治理皆矯末漢之失也而統爲愈悅之言專以繩下而操之已亟申韓之術也曹操終用之以成乎嚴迫之政而國隨亡統則專責之上而戒慆淫以濬政教之原故曰統爲愈也悅之言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也顧其所云正俗者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則固防天下之胥爲小人而督之也故曰申韓之術也統切切焉以奔私嗜騁邪慾宣淫同惡爲戒誠戒此矣越軌改制之俗上無與倡而下惡淫蕩哉漢之亡也積順桓靈帝三君之不道而天下相效以相怨非法制督責之所可救而悅何僅責之於末也雖然統知懲當時之弊而歸責於君亦不待深識而知其然者也而推論存亡迭代治亂周復舉而歸之天道則將使曹氏思篡之情亦援天以自信而長其逆故當紛亂之世未易立言也懲前事之失矯之易偏避當時之忌徇之不覺非超然自拔於危亂之廷其言未有不失者也悅爲侍中矣統爲尚書郎矣而且得有言乎哉

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其後先主命關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沒公自出祁山以圖關中其

略定於此矣。是其所爲謀者。皆資形勢。以爲制勝之略也。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衆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關羽之覆於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即前而與操相當。羽其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餘。以敵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褫。而惡能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爲疑兵。使彼拒我於宛雒。而乘閒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勝之一策。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爲長策。規之於數年之前。而恃以行之於數年之後者也。敵一測之。而事敗矣。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爲英雄。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荊州之兵利於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踰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姜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託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爲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

身任天下之重。舍悖信而趨事會。君子之所賤。抑英雄之所恥也。功隳名辱。而身以死亡。必矣。欲合孫氏於昭烈。以共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共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子敬以借荊資先主。被仲謀之責而不辭。諸葛欲諫先主之東伐。難於盡諫。而歎法正之死。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然二子者。終守西弔劉表東乞援兵之片言。以爲金石之固於心。而不能自白。變故繁興之日。微二子。而人道圮矣。且以大計言之。周瑜關羽。競一時之利。或得或喪。而要適以益曹操之凶。魯葛之謀。長慮遠顧。非瑜與羽徼利之淺圖。所可測久矣。兵之初起也。羣雄互角。而操挾天子。四面應之。而皆碎。此無異故。呂布倏彼倏此。而爲衆所同嫉。袁術則與袁紹離矣。袁紹則與公孫瓚競矣。袁譚袁尚。則兄弟相讎殺矣。韓遂則與馬超相疑矣。劉表雖通袁紹。視紹之敗而不恤矣。皆自相滅。以授曹氏之滅之也。今所僅存者孫劉。而又相尋於干戈。其不內潰。以折入於曹操也不能。則魯葛定交合力。以與操爭存亡。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晉文合宋齊以敗楚。樂毅結趙魏以破齊。漢高連韓彭英布而摧項。已事之師。二子者。籌之熟而執之固。瑜與羽交起而亂之。不亦悲乎。

仲謀之聽子敬。不如其信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違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或曰。操漢賊也。權亦漢賊也。拒操而睦權。非義也。夫苟充類至盡以言義。則紛爭之世。無一人之不可誅矣。權逆未成。視操之握死獻帝於其掌中。則有閒矣。韓信請王齊之日。竇融操遲疑之志。亦奚必其皎皎忠貞。如張睢陽文信國。而後可與共事。使覈其隱微。以求冰霜之操。則昭烈不與孔北海同死。而北奔袁紹。抑豈以純忠至孝立大節者乎。故孫劉之不可不合。二子之見義。爲已審也。其信也。近於義。而

可終身守者也。先主沒。諸葛遽修好於吳。所惜者。肅先亡耳。不然。倘其有濟也。乃其無濟矣。二子之惇信。固以存人道於變故繁興之世者也。

赤壁之戰。操之必敗。瑜之必勝。非一端也。舍騎而舟。既棄長而爭短矣。操之兵衆。衆則驕。瑜之兵寡。寡則奮。故韓信以能多將自詫。而謂漢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荆吳。操之破紹。非戰而勝也。固守以老紹之師。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於吳。則左矣。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饋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氣愈壯。欲老吳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衆幾半之。而恃之以爲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衆。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爇。而人皆駭散。荆土思歸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積此數敗。而瑜之明足以見之。即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爲官渡之紹矣。知此而兵之所忌與敵之足畏與否也。皆可預料而定也。

黃權王累嚴顏劉巴之欲拒先主也。智在一曲。而不可謂智。忠在一曲。而不可謂忠。奚以明其然也。張松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因張魯以取蜀。誰能禦之。諸欲拒先主者。曾有能保蜀而不爲操所奪乎。亡有術也。鍾繇之兵已向張魯。危在旦夕。而璋以柔懦待之。奪於曹必矣。與其奪於曹。無如奪於先主。則四子者。料先主之必見奪以爲智。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非智也。四子之於劉焉。豢屬耳。非君臣也。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瓦沸。焉勿問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先主雖不保爲漢室之忠輔。而猶勤勤於定亂。視焉而愈也多矣。戴非其主而怙之相依爲逆。而失名義之大。非忠也。然則張松法正其賢乎。而愈非也。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於會襲之。忍矣哉。君子於此。勸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則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

論治者言得言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言其所自失。故牘滿冊府。而聽之者無能以取益。張紘將死。遺牋吳主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斯言抉得失之機。於居心用情之際。聞之者而能悟焉。反求之寸心。而聽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鮮矣。夫人之情。不耽逸豫。天下無不可進之善。不喜諛悅。天下無不可納之忠。然而中人之於此。恆諱之也。樂逸豫矣。而曰圖難者之迂遠而無益也。喜諛悅矣。而曰責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反諸其心而果然乎哉。偷安喜諛。一婦人孺子之愚。而遠大之猷去之。諱其偷安喜諛之情。則利害迫於身而不知避。其迹剛復者其情荏苒。急取其柔情而砭之於隱。然後振起其生人之氣。而國治有本。非汎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聽之若忘也。奮恥自彊。而矯其情之所流。雖聖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荀彧拒董昭九錫之議。爲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譏其爲操謀篡。而以正論自詭。又豈持平之論哉。彧之智算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習之已熟。而深悉之。違其九錫之議。必爲操所不容矣。姑託於正論以自解。冒虛名。蹈實禍。智者不爲。愚者亦不爲也。而彧何若是。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

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雖牿亡而不喪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或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爲之謀耳雖然初起而即委身於操與華歆王朗之爲漢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異矣楊彪世爲公輔而不能亡身以憂國邴原以名節自命而不能辭召以潔身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焉其他則皆幸先主爲劉氏之允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然則或所媿者管寧耳當紛紜之世舍寧而無以自全乃或固以才智見而非寧之流亞久矣季路冉有聚斂則從伐顓臾則爲之謀旅泰山則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至於大惡當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禍未成而荏苒以爲之謀聖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弑善惡固有不相揜矣且或之爲操謀也莫著於滅袁紹紹之爲漢賊也不下於操爲操謀紹猶爲紹而謀操也漢之賊滅其一而未嘗不快則或爲操謀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稱霸王之圖以歆操則懷才亟見恐非是而不爲操所用也則或之爲操謀也亦未可深辠也試平情以論之則或者操之謀臣也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寧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幷此而以爲詭焉則誣矣

春秋之法諸侯失國則名之賤之也失國而又降焉賤甚矣此三代封建之侯國則然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天子且不得而輕滅焉爲臣子者有死而無降義存焉耳劉焉之牧益州漢命之命之以牧未嘗命之以世焉死璋偷立乎其位益州豈焉所可傳子而璋有宗社之責哉先主圍成都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猶長者之言也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於彊爭暗者暗於變詐而豈果昏孱之甚乎其不斷者不能早授州於先主而多此戰爭耳韓馥之於袁紹璋之於先主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皆可謂保身之智矣其屬吏悻悻以爭氣矜之雄以毒天下何足尙哉

吳蜀之好不終關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羽守江陵數與魯肅生疑貳於是而諸葛之志不宣而肅亦苦矣肅以歡好撫羽豈私羽而長昭烈乎其欲並力以抗操匪舌是出而羽不諒故以知肅心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猶與相見而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答而悻悻不忘豈盡不知肅之志氣與其苦心乎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曹操臨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兩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爲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尙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爭以制操耳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忮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諸葛不能力爭之隱無與體之而成謀盡毀矣肅之死也羽之敗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金禕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伐魏使其克焉足以存漢乎不能也幸而不敗又幸而殺操爾朱兆之死拓拔氏乃以奔竄而見奪於宇文非但如董卓之誅獻帝一日不能安於長安已也故董承之計非計而伏完爲甚至於金禕而尤甚矣雖然至於金禕耿紀韋晃之時更無可以全漢之策

而忠臣志士指三族以與國俱碎，雖必不成，義憤之不容已，亦烈矣哉。於是而孫權之罪，不容誅也。懷憤嫉於先主而請降於操，操無忌矣。關羽出襄鄧，向宛雒，而懷忿以與孫氏爭，操知之而坐待其敗。曾天之下，爲漢臣者，惟三子之不恤死而誓與獻帝俱殉社稷耳。其他皆貪忿以逞者，忠臣志士無可俟之機，而又何擇焉。

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故韓信之稱高帝曰：陛下能將將。能將將，而取天下有餘矣。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張、趙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閒，而恃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國之閒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釁於吳，爲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忮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而魯肅之計不伸也。然則先主豈特不能將羽哉，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吳，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以曹參之故舊百戰之功，而帷幄之籌，惟子房得與焉，不私其舊，不驕其勇，韓彭且折，況參輩乎。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驕羽，而遂絕問罪曹氏之津，失豈在羽哉，先主自貽之矣。

讀通鑑論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三國

國之亡有自以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衆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懲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暴撲火於原而燄發於烓竈雖厚戒之無救也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速滅以國祚計之漢爲永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就死窮民空國以胥溺盜賊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騁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爲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掃除之權國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禁闥未嘗與民相接惡從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節間行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爲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大夫之貪暴爲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紈袴之子刑餘之人知諛而已知賄而已非諛弗官也非賄弗諛也非剝民之膚弗賄也則毒流四海填委溝壑而困窮之民無所控告猶栩栩然曰吾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爲利而嫁禍於我以爲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篡曹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奬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爲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爲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爲不可至而忽爲不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醲賞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爲法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曀霾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秉燭爲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斬取之華冑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隲而進退之亦未甚爲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即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即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即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溢所有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

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校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傅說之築。膠鬲之賈。託以隱耳。豈草野倨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誶母者。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為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當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即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王邑王尋百萬之衆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為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慙於祖考也。而先主異是。其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荊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己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己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弒。而己可為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為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為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讎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即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荊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讐。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為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羿篡四十載。而夏復興。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既殂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之能急此也。司馬溫公曰。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為漢帝之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伐吳之舉。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心必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尚可相諒。而先主之志異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彊。終欲自王。雄心不戢。與關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迨猇亭敗矣。先主殂矣。國之精銳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與公志合者亡矣。公收疲敝之餘民。承愚暗之冲主。以向北方而事無可為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惟忘身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嚮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尚全。氣尚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灑於許雒。而徒流於猇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強之哭者不淚。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伸。宗澤遇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一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皷千秋之遺憾與。

楊禺之諫諸葛公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寧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為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先主之

初微矣。雖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屢挫屢奔。而客處於荆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荆據益。曹氏之勢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爲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費禕蔣琬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炎陳羣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軍不治而惟公治之。民不理而惟公理之。政不平而惟公平之。財不足而惟公足之。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纖微。以爲訏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爲於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爲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義所可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龐統法正不卽於溘亡。徐庶崔州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險。無得閒焉。領袖羣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爲也。公之泣楊顒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稱兵者已盡。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丕亦自知一篡漢而父子之鋒鋩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搖。而退息乎巖險。孫權覲望曹劉之勝敗。既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擁江東以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乃拒魏而自尊。樂得鄧芝通好。以安處於江東。繇此觀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處未安。弗獲已而相爲扞格也。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共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敵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爲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赤壁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收蜀爭荆而姑且息也。是以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殄其血允。上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爲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狡也。先主之愎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愎尤甚。先主甫卽位。而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敵篡逆之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閒。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立國之始。宰相爲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雝。雝者允爲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寧靜。尙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尙。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雝者鮮矣。寡言慎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衒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燿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惟李沆爲近之。而雝以處兵爭之世。事雄猜之主。雝爲愈矣。故曰。允爲天子之大臣也。雝旣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惟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

正魏之彊而終於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

魏之亡自曹丕遺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爲文學掾豈夙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剷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掃烏桓而懿無其功操迎天子於危亂之中復立漢之社稷而懿無其名魏有人懿不能奪也魏之無人曹丕自失之也而非但丕之失也丕之詔曹真陳羣與懿同輔政者甚無謂也子叡已長羣下想望其風采大臣各守其職司而何用輔政者爲其命羣與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則雖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爲魏藩衛久矣以羣懿防真合真與懿羣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故魏之亡亡於孟德偏愛植而植思奪適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漢高意移於趙王唐高情貳於建成宋祖受母命而亂與子之法開國之初所恆有也而曹氏獨以貽覆宗之禍天不佑僭人而使並峙於時以生猜制天之道也藉其不然釁雖開於骨肉必不假秉政握兵之異姓持權以箝束懿親漢唐宋爭於室而姦邪不興於外豈有患哉魏之自取滅亡天邪人邪人之不臧者天也

兩敵相持而有起兵於腹裏者以遙相應見爲可恃恃以夾攻內應者必敗勿問其爲義也爲賊也皆不可恃以冒進者也其爲義也忠臣志士孤憤蹶起而成敗非其所謀且其果懷忠憤者一二人耳其他皆儌利無恆相聚而不相攝者也若其爲賊也則妄人非分之圖假我以惑衆而亡實者耳如之何其恃邪彭綺亂人也借爲魏討吳以爲名而實賊也其心恃我之援而已欻然而興虐民罔利而欲恃以爲應援彼敗而我之鋒亦挫矣彼可恃也奚用我爲彼不可恃矣而抑安能爲我之恃乎侯景不足以難魏適以亡梁擁大衆據爭地者且然況烏合之一旅哉岳侯恃兩河忠義以伐金使無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與俱潰也孫資諫曹叡之應彭綺明於料敵矣

諸葛公出師北伐表上後主以親賢遠小人爲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主失國之繇早見於數十年之前公於此無可如何而惟以死謝寸心耳賢臣之進大臣之責也非徒以言而必有進之之實公於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亦既進之無遺力矣然能進而不能必庸主之親之庸主見賢而目欲垂猶賢主見小人而喉欲噦也無可如何也雖然尚可使之在列也至於小人之親而愈無可如何矣卑其秩削其權不得有爲焉止矣愈抑之庸主愈狎之愈禁之庸主愈私之斂迹於禮法之下而噂沓於帷帟之中庸主曰此不容於執政而固可哀矜者也綢繆不舍信其無疵可摘而蠱毒潛中於肸蠁之微嗚呼其將如之何哉故賢臣不能使親而猶可進小人可使弗進而不能使弗親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舉周公且困於流言況當篡奪相仍之世而先主抑有君自取之之亂命形格勢禁公其如小人何哉歷舉興亡之繇著其大端而已何者爲小人不能如郭費董向之歷指其人而無諱也指其名而不得而況能制之使勿親哉以一死謝寸心於未死之閒姑無決裂焉足矣公之遺憾豈徒在漢賊之兩立也乎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略者相踵而興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迨於子桓之世賈詡辛毗劉曄孫資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叡之汰抗仲謀孔明之

智勇而克保其磐固孔明之北伐也屢出而無功以爲司馬懿之力能拒之而早決大計於一言者則孫資也漢兵初出三輔震驚大發兵以迎擊於漢中庸詎非應敵之道乃使其果然而魏事去矣漢以初出之全力求敵以戰其氣銳魏空關中之守即險以爭其勢危皆敗道也一敗潰而漢乘之長安不守漢且出關以擣宛雒是高帝破項之故轍也魏惡得而不危資籌之審矣即見兵據要害敵即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雖孔明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資片言定之於前而拒諸葛挫姜維收效於數十年之後司馬懿終始所守者此謀也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無敵於天下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擣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奇取三秦三秦之勢散拊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異是非堂堂之陣直前而攻其堅則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長安耳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地魏且以爲是乘閒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則敵氣愈壯而我且疲於屢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見漢兵累歲不出而志懈卒然相臨救援未及小得志焉彌旬淹月援益集守益固即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況魏之全勢哉故陳壽謂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誠有謂已而公謀之數年奮起一朝豈其不審於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免於疲民邪夫公固有全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後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爲守焉耳以攻爲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彊誠收之以爲外蔽則武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擣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定算在此矣公沒蜀衰魏果由陰平以襲漢夫乃知公之定算名爲攻而實爲守計也公之始爲先主謀曰天下有變命將出宛雒自率秦川惟直指長安則與宛雒之師相應若西出隴右則與宛雒相去千里之外首尾斷絕而不相知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闇而敵彊改圖以爲保蜀之計耳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語也

武侯之任人一失於馬謖再失於李嚴甚哉知人之難也闇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即以明察爲所蔽妄者不足以知而端方者即以端方爲所蔽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略果毅者短長相閒瑕瑜相雜多不能純察之密待之嚴則無以自全而或見棄即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矣於是而飾其行以無過飾其言以無尤者周旋委曲以免摘言果辨行果堅而孰知其不可大任者正在於此似密似愼外飾而中枵惡足任哉故先主過實之論不能遠馬謖而任以三軍陳震鱗甲之言不能退李嚴而倚以大計則惟武侯端嚴精密二子即乘之以蔽而受其蔽也於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見矣以治天下則不足以爭天下則有餘蔽於道而不蔽於才不能燭司馬懿之姦而荀彧郭嘉鍾繇賈詡惟所任而無不稱矣

城濮之戰晉文不恃齊秦也恃齊秦則必令齊掠陳蔡而南以牽之於東秦出武關下鄀郢以撓之滎陽之戰高帝

不恃彭黥也。恃黥布，則當令布率九江之兵，沿淮而襲之。恃彭越，則越勝而進，越敗而退也。善用人者不恃人，此之謂大略。吳人敗曹休於石亭，諸葛出陳倉之師，上言曰：賊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其無功宜矣。恃吳勝而乘之，吳且退矣，失所恃而心先沮、氣先折也。蜀定吳交以制魏，此諸葛之成謀，計之善者也。雖然，吳交之必定，亦惟東顧無憂，可決於進爾。及進而所恃者終在己也。我果奮勇以大挫魏於秦川，而舉長安，吳且恃我以疾趨淮汝，不恃吳而吳固可恃也。己未有必勝之形，而恃人以逞，交相恃，交相誤，六國之合從所以不能動秦之毫末，其左驗已。石亭之役，賈逵以虛聲怖吳而吳退，吳望蜀之乘之，蜀不能應也。陳倉之役，張郃以偏師拒蜀而蜀沮，蜀望吳之牽之，吳不能應也。兩國異心，謀臣異計，東西相距，聲響之利鈍不相及，聞風而馳，風定而止，恃人者不敗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鄰，修德者不恃鄰；學必會友，爲學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創業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者，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是也。帝后之尊，天之所秩，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諸其親，則大統正而天位定也。其曰篡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則褻義而戕仁矣。所後者以承統而致其尊，因以致其親，義也；所生者以嗣統而屈其尊，不能屈其親，仁也。親者與心生，以生其心，性之不可揜者也。故古之制服，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期，不問與所生相去親疏，即與所後者在六世祖免之外，而必期，且必正名之曰所生父母，未嘗概置諸伯叔之列也。抑此猶爲爲人後者言之，若宋英宗之後仁宗，孝宗之後高宗，固以爲子而子之，則所後所生父母之名各正，而所生者並屈其親。若夫前君之生也，未嘗告宗廟、詔臣民而正其爲後嗣子之嗣也，未嘗修寢門視膳之儀，立國儲君副之位，臣民推戴而大位歸焉，則亦如光武之於南頓，位號不可僭，而天倫不可忘，何得遽謂之私親而族人視之也哉？天下所重者，統也；人子所不可背者，親也。爲天下而不敢干其統，則天下之義重而己之恩輕；雖有天下而不可沒其生我之恩，則天下敝屣而親爲重。導諛者獻追尊之僭，矯異者沒父母之名，折衷以順天理之固然，豈一偏之說所可亂哉？

國政之因革，一張一弛而已；風俗之變遷，一質一文而已。上欲改政而下爭之，爭之而固不勝；下欲改俗而上抑之，抑之而愈激以流。故節宣而得其平者，未易易也。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尙，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下奔走如騖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爲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爲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琰、玠殺，孟德歿，持之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太和之世，諸葛誕、鄧颺浸起，而矯孟德綜覈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爲，而若或師之，且刓方向圓，崇虛墮實，尤不能如李、杜、范、張之崇名節以勵俗矣。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爲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壅已決之水於須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獎之以名者，以勸其

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而相取。各所不至。雖爲之而不樂於終。此慈父不能得之於子。嚴師不能得之於徒。明君不能得之於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於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於矩矱也。則古先聖人何弗圉天下之躍冶飛揚於鉗網之中也。以爲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鬱而勃然以欲興。則氣亦蝹蜦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盡棄其質。以浮蕩於虛名。利者爭託焉。僞者爭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惟其所汎濫。夏侯玄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晉。五胡起。江東僅存。且蔓引以迄於陳隋而不息。非崇質尚實者之激。而豈至此哉。桓靈激之矣。奄豎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猶未甚。桓靈奄豎。不能揜其名也。孟德琰玠。並其名而揜之。而後詭出於元虛。橫流於奔競。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壺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勝。董昭欲以區區之辨論。使曹叡持法以禁之。其將能乎。聖王不作。禮崩樂壞。政暴法煩。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已矣。

魏伐遼東。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謀國之一道也。與隋煬之伐高麗。唐玄之伐雲南異矣。隋唐當天下之方寧。貪功而圖遠。涉萬里以徼幸。敗亡之釁。不得而辭焉。諸葛公之愼。司馬懿之智。舍大敵而勤遠略。其所用心者未易測矣。兩敵相持。勢相若而不相下。固未得晏然處也。而既不相爲下矣。先動而躁。則受其傷。弗容不靜以俟也。靜以俟。則封疆之吏習於固守。六軍之士習於休息。會計之臣習於因循。需之需之。時不可徼。而兵先弛。技擊奔命。忘生趨死之情。日以翱翔作好而墮其氣。則靜退之禍。必伏於不覺。一旦有事。張皇失措。驚憂朒縮。而國固不足以存。況望其起而制人。收長驅越險之功哉。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先主殂。蜀未可以圖中原。孟德父子繼亡。魏未可以幷吳蜀。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諸葛之略。司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測也。或曰。習士於戰。有訓練之法。而奚以遠伐爲。嗚呼。此坐而談兵。誤人家國之言耳。步伐也。擊刺也。束伍也。部分也。訓練而習熟者也。兩軍相當。飛矢雨集。白刃拂項。趨於死以爭必勝。氣也。非徒法也。有其法不作其氣。無輕生之情。而日試於旌旗金鼓之閑。雝容以進退。戲而已矣。習之愈久。而士愈無致死之心。不亡何待焉。訓練者。戰餘而教之也。非數十年之中。目不見敵。徒修其文具之謂也。

武侯遺令。魏延斷後。爲蔣琬費禕地也。李福來請。公已授蜀於琬禕。而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權亞於公。而雄猜難御。琬未嘗與軍旅之任。而威望不隆。延先入而挾孱主。琬固不能與爭。延居然持蜀於掌腕矣。惟大軍退而延不得孤立於外。楊儀先入。而延不得爲主於中。雖憤激而成乎亂。一夫之制耳。延之亂也。不北降魏。而南攻儀。論者謂其無叛心。雖然。豈可保哉。延以偏將孤軍。主帥死而乞活於魏。則亦司馬懿之屬吏而已矣。南轅而不北駕。不欲爲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權而惟其意。成則攘臂以奪漢。不成將舉三巴以附魏。司馬懿不得折箠而馭之。其降其否。亦惡可諒哉。楊儀褊小之器耳。其曰吾若舉軍就魏。寧當落度如此。是則即爲懿屈而不慙者。令先歸而

延與姜維持其後蔣琬談笑而廢之非延匹也於是而武侯之計周矣故二將訌而於國無損不然將爭於內敵必乘之司馬懿之智豈不能閒二亂人以捲蜀而何爲斂兵以退也

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誠淡泊矣可以質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對僚友可以示百姓無待建鼓以亟鳴矣且夫持大權建大功爲物望所歸而懷不軌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儲於家者也以示豆區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餌腹心之蠹以結藩鎮之歡胥於財而取給季氏富於周公而魯昭莫能制焉曹馬劉蕭皆祖此術也誠淡泊矣競利名者之所不趨而子孫亦習於儒素不問其威望之重輕而固知其白水盟心衡門歸老之夙圖矣乃武侯且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粟以負陛下一若志晦不章憂讒畏譏之疏遠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嗚呼於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難矣後主者未有知者也所猶能持守以信公者先主之遺命而已先主曰子不可輔君自取之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豈能無疑哉身在漢兄弟分在魏吳三國之重望集於一門關張不審挾故舊以妬其登庸先主之疑蓋終身而不釋施及嗣子之童昏內而百揆外而六軍不避嫌疑而持之固含情不吐誰與諒其志者然則後主之決於任公屈於勢而不能相信以道明矣公乃諄諄然取桑田粟帛竭底蘊以告無求於當世其孤幽之忠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復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難乎於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不及仲謀遠矣仲謀之於子瑜也陸遜也顧雍也張昭也委任之不如先主之於公而信之也篤豈不賢哉先主習於申韓而以教子其操術也與曹操同其宅心也亦彷彿焉自非司馬懿之深姦則必被掣曳而不能盡展其志略故曰公志苦而事難也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

得直諫之士易得憂國之臣難識所不及誠所不逮無死衞社稷之心不足與於憂國之任久矣若夫直諫者主德之失章章見矣古之爲言也仁慈恭儉之得奢縱苛暴之失亦章章見矣習古之說而以證今之得失不必深思熟慮殷憂鬱勃引休戚於躬受而斟酌以求寧亦可奮起有言而直聲動天下矣魏主叡之後一傳而齊王芳廢再傳而高貴鄉公死三傳而常道鄉公奪青龍景初之際禍胎已伏蓋岌岌焉無有慮此爲叡言者豈魏之無直臣哉叡之營土木多內寵求神僊察細務濫刑賞也舊臣則有陳羣辛毗蔣濟大僚則有高堂隆高柔楊阜杜恕陳矯衞覬王肅孫禮衞臻小臣則有董尋張茂極言無諱不避喪亡之謗詛至於叩棺待死以求伸叡雖包容勿罪而諸臣之觸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漢武唐宗不能多得於羣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繩糾然而阽危不救旋踵國亡繇是觀之直諫之臣易得而憂國之臣未易有也高堂隆因鵲巢之變陳他姓制御之說問陳矯以司馬公爲社稷之臣而矯答以未能然則魏之且移於司馬氏禍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隆與矯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當其時懿未有植根深固之黨未有榮人辱人生人殺人之威福而無能盡底蘊以爲魏主告無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識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爲曹氏徘徊四顧而求奠其宗祏也遠乎魏主

殂劉放孫資延大姦於肘腋之後雖灼見魏之必亡而已無及矣以社稷爲憂者如操舟於洪濤巨浸脈察其磧岸洑渦之險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則折旋於數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適其所泊而止豈舟工之智若神禹哉心壹於是而生死守之爾若夫雒陽崇華銅人土山之縱欲勞民與夫暴怒刑殺聽小臣毁大臣躬親細務而陵下不君此皆見之聞之古有明訓而依道義以長言之則不必有體國之忠而但有敢言之氣固可無所畏避而惟其數陳者也抑豈足恃爲宗社生民之託哉

陳羣上封事諫魏主輒削其草楊阜觸人主之威以直諫與人言未嘗不道袁宏贊羣之忠而譏阜之播揚君惡夫阜激而太過誠然矣以羣之削草爲忠臣之極致又奚得哉宏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非知道之言也君父均也而事之之道異禮曰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隱者知其惡而諱之也有隱以全恩無隱以明義道之準也君之有過也諫之而速改改過之美莫大焉稱其前之過以表其後之改固以揚其美之大者也諫而不聽君過成矣卽不言而臣民固已知之矣導諛之臣方且爲之飾非爲是弭在廷之口而諫者更爲之揜覆於是而導諛之臣益無所忌而惟其欲爲且已諫而不聽庶幾人之繼進也小臣疏遠望近臣之從違以爲語默近臣養君之慝而蔽下之知則疏遠欲言之士且徘徊疑沮而以柔巽揄揚爲風尚勸忠之道喪於唯諾之習孤鳴無和雖造膝而爲痛哭亦無如怙過之主何矣韓愈氏非知道者擬文王之詩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而爲此言也則飛廉惡來且援爲口實以惑紂而信比干之死爲當其辜矣亦何憚而不殫其斮脛炮烙之慘乎若羣者以全身於暴主之側孔光温樹之故智也謂之曰忠而同君父於一致袁宏惡知忠臣之極致哉

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離妣於祖亂乾坤高卑之位固不足道矣妄自祖虞而以廢禘譏漢尤不知禘者也自漢以下禘之必廢也無疑也三代而上君天下者數姓而已天子之支庶分封爲侯各受命而有社稷其後一族衰微則一族之裔孫以德而復陟帝位無有不繇諸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推創業之主而上之始受命而有社稷者其始祖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又推而上之則固有天下者也而高辛是也是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也世有社稷而爲君代相承而譜牒具存雖歷數十世而雲仍不絕則所自出之帝雖遠亦猶父子之相授淵源不昧而後此之有天下者仍還其前此有天下之故業以示帝位之尊不越神明之胄非是者不得而干焉此封建未墜之天下道固然也秦雖無德而猶柏翳之裔受封西土可以繼三代而王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得矣至於漢興雖曰帝堯之苗裔而不可考也陶唐之子孫受侯封者國久滅而宗社皆亡帝堯之不祀久已忽諸高帝起田閒爲亭長自以滅秦夷項之功而有天下徼家世於若存若亡之餘懸擬一古帝爲祖將誰欺欺天乎自漢以下之不禘豈不允哉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皐陶也老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澤所已斬道所不嗣歆所不至以名屬之以文修之漢乎其不相及久矣當其側微不知其有所祖也序其譜系不知其必爲祖

也。且遠引而祖之。仁人孝子之事其先如是而已哉。郭崇韜垂涕汾陽之墓。梁師成追訟眉山之誣。爲婦笑而已。魏主叡其何以異於是。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爲毀譽。上以好惡爲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於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齊之。故申韓之說。與王道而爭勝。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習其事。未嘗懸黜陟以擬其後。蓋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課人。必使與科條相應。非是者罰焉。法誠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廢矣。而有過於法之所期者焉。有適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勝也。時之有盈詘也。事之有緩急也。九州之風土。各有利病也。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豐凶而限之。可爲也而憚於爲。不可爲也而強爲。塗飾以應上之所求。天下之不亂也幾何矣。上之所求於公卿百執郡邑之長者。有其綱也。安民也。裕國也。興賢而遠惡也。固本而待變也。此大綱也。大綱圮而民怨於下。事廢於官。虛譽雖騰。莫能揜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舉矣。故曰擇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課人也。論官常者曰。清也。愼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愼弗勤而能清也。詘於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爲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愼不勤。其罪易見而爲惡也淺。弗清矣而愼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規利而避害。夫乃爲天下之巨姦。考課以黜陟之。即其得而多得之於勤愼。以墮其清。況其所謂勤者非勤。而愼者非愼乎。是所謂孳孳爲利。蹠之徒矣。清譏者。似無益於人國者也。而國無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實而後以法飾之。周官周禮關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術數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盧毓劉邵師之以惑魏主。不能行焉。必也。雖不能行。而後世功利刑名之徒。猶師其說。張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

魏主叡授司馬懿以輔政。而懿終篡也。宜哉。法紀立。人心固。大臣各得其人。則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可不亂。何庸當危病昏瞀之時。委一二人。錫以輔政之名。倒魁柄而授之邪。周公之輔成王也。王幼而未有知識。且公之至德曠古一人。而武王之信公也。以兩聖而相知也。然使無輔政之名。則二叔亦無釁以搆難。而冲人晏然矣。漢武之任霍金上官也。上官逆。霍氏不終矣。輔政之名。由此而立。而抑安足師乎。先主之任諸葛。而諸葛受命。當分爭之世。而後主不足有爲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後主而別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之諸葛。以聾後主之心。若夫魏主叡無子。而非有適長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惟其所擇以爲後。當其養芳與詢爲子之日。豈無賢而可嗣者。愼簡而豫教之。迨其將殂。芳之爲子已三歲矣。可否孰知。而教訓可夙。何弗擇之於先。教之於後。令可君國而勿墜。而使劉放孫資得乘其篤疾。以晉姦雄於負扆哉。爲天下得人者。得一人爾。得其人而宰輔百執無不得焉。已既無子。惟其意而使一人以爲君。不審其勝任與否。而又別委人以輔之。則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於篡弒乎。漢之自旁支入繼者。皆昏庸之器。母后權姦之爲之也。非若叡之自擇而養之也。彼憒憒以死。無意於宗社。而委之婦人者。無責耳矣。而魏主叡何爲者也。宋仁宗之授英宗。高宗之

授孝宗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有二君之愼豈至忍死以待巨姦而付以童昏也哉故宋二宗之立嗣允爲後世法也輔政者危亡之本惡得託周公之義以召禍於永世哉

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傅嘏譏晏外靜內躁皆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異己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而厚植人才於曹氏也盧毓傅嘏懷寵祿慮子孫豈可引爲社稷臣者乎籍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馬懿而惟言莫違爽可不死且爲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簒謀之已成而後與立異劉毅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爲也魏主叡之不知人而輕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顧命矣晏與畢軌鄧颺李勝不與爽爲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之以漸晏一旦蹶起而與相持激懿以不相下之勢而魏因以亡夫曹芳以暗弱之冲人孤立於上叡且有忍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集者無敢踰司馬氏之閫閾救焚拯溺而可從容以待乎懿之不可託也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爲功於閫外下新城平遼東卻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以效尺寸既赫然矣懸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手而能保其終者哉王敦無逸微之功故溫嶠得制之於衰病桓溫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寄孤豚於猛虎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鎭智者無所用其機謀力與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無權一二直諒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線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責之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早附劉淵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銛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固司馬氏之書也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黨爲良圖公論沒人心蠱矣

蔣琬改諸葛之圖欲以舟師乘漢沔東下襲魏與上庸愈非策矣魏與上庸非魏所恃爲嚴險而其贅餘之地也縱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何也魏與上庸漢中東迤之餘險士卒所憑以阻突騎之衝突而依險自固則出險而魂神已惘固不能踰閫限以與人相搏也且舟師之順流而下也逸矣無與遏之而戒心弛一離乎水而衰氣不足以生必敗之道也先主與吳共爭於水而且潰況欲以水爲勢而與車騎爭於原陸乎魏且履實地資宿飽坐而制之於丹淯之湄如蛾赴燄十撲而九亡矣劉裕之泝河渭以入關中王鎭惡等以步騎馳擊而舟師爲其繼非特舟師以爭人於陸也姚泓恃拓拔氏爲之守拓拔氏不爲泓守而泓弛其[illegible]故獲利焉非獨倚舟師之利攻人於千里之外也諸葛之出祁山以守爲攻卽以攻爲守知習於險者之不利於[illegible]且自固以待時變特不欲顯言之以息衆志耳琬移[illegible]防遂弛鄧艾陰平之禍自琬始矣琬疾動而不能[illegible]懿方謀簒而未暇故蜀猶以全不然此一[illegible]旋踵矣

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illegible]紹南折劉[illegible]再屯田陳項壽春而終以吞吳[illegible]定天下之本圖也屯田之利有六而[illegible]戰不廢耕則耕不廢守守不廢戰一也屯田之吏[illegible]所屯以爲己之樂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illegible]則情不固有室家則爲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戰歸而息三也兵從事於耕

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淩轢而嗌齕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爲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邊徼束伍部分不離其素甲冑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調發符旦下而夕就道敵莫能測其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勝則退有所止不至駭散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藁之取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諸葛公之於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雖然有其地有其時矣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交爭之地棄爲甌脫田皆蕪廢也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閒地廣人稀羌胡據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而皆草萊也非是者可屯之地畸零散布於民田之閒而分兵以屯之則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奪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敗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屯之於戰爭之時壓敵境而營疆埸以守爲本以戰爲心而以耕爲餘力則釋耒耜援戈矛兩不相妨以相廢若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雜處民閒使食利於耕而以戰守爲役則雖有訓練鉗束之法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樸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無兵故惟棗祗鄧艾諸葛可以行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無與衛國此屯之必以其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異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

史稱管寧高潔而熙熙和易因事而導人以善善於傳君子之心矣世之亂也權詐興於上偷薄染於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幾窮窮於時因窮於心則將視天下無一可爲善之人而拒絕惟恐不夙此焦先孫登朱桃椎之類所以道窮而仁亦窮也夫君子之視天下人猶是人也性猶是性也知其惡之所自熏知其善之所自隱其熏也非其固然其隱也則如宿草霜凋而根荄自潤也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即乘其天良之未喪何不可與以同善哉此則盎然之仁充滿於中時雨灌注而宿草榮矣惜乎時無可事之君而寧僅以此終非然將與伊傅而比隆矣嗚呼不得之於君可得之於友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薦紳可得之於鄉黨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父老可得之童蒙而又不可得矣此則君子之抱志以沒身而深其悲憫者也友之不得君錮之鄉黨之不得薦紳熒之童蒙之不得父老蔽之故寧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焉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忍爲焦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

形可以徵神乎曰未嘗不可也神者天德之函於地者也形者地德之成乎天者也相函相成而不相舍神之靈形受之形之靈神傳之非神孤盪其靈於虛而形頑處也譬之笙竽然器洪而聲洪器纖而聲纖矣譬之盂水然器方而水方器圜而水圜矣造化者以其神之靈摶造形質而氣以舒斂焉榮隨氣而華黯衞隨氣而理隨氣而亂內而藏府之精粗外而筋骸之勁脃動靜語默各如其量而因以發用則明於察形者可以徵神固矣管輅之評鄧颺何晏而言皆屢中知此而已矣然則神可以化形乎曰奚爲其不可也其始也天化之天之道也其後也人化之人之道也天之道亭之毒之用其偶然故纖惡偏全參差而不齊人之道熏之陶之用其能然則惡可使纖偏可使全變化而反淳人莫難於御其神而形其易焉者昧者

不知曰。一受其成型而與之終古。其不知道也久矣。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榮衛隨養以移。而內而藏府。外而筋骸。隨之以移。況動止語默。因心而繼斂。因習而率循者哉。鄧颺之躁。徵於形之躁也。不可驟息。而息之以靜者。颺可得而主也。何晏之幽。徵於形之幽也。不可驟張。而張之以明者。晏可得而主也。豈有他哉。一旦而知躁與幽之爲不善。操之縱之。懲艾於俄頃。習之制之。熏成於漸次。則二子者。金錫圭璧之章。再見而驚非其故。輅又安能測之哉。乃若二子者。終成乎幽躁。而使輅言之終驗。其蔽一也。一者何也。曰驕也。老莊者。驕天下而有餘者也。絕學以無憂。與天而爲徒。而後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廢人道之能。然。故禍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地承天而受化。形順神而數移。故管輅之術。君子節取焉。而不恬之以爲固然。人之有道也。風雨可使從欲。元氣可使受治。況在躬之榮衛藏府筋骸與。從心之動止語默哉。

王淩可以爲魏之忠臣乎。蓋欲爲司馬懿而不得者也。爲懿不得。而懿愈張矣。齊王芳。魏主叡之所立也。懿殺曹爽。而制芳於股掌。其惡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漢昭亦無如之何。而可責之芳乎。淩誠忠於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閉門拒主專殺宗臣覬覦九錫之罪。抗表而入討。事雖不成。猶足以鼓忠義之氣。而懿不能篤禍於楚王。以錮曹氏之宗支。使斂迹而坐聽其篡奪。而淩欲廢無過之主。以別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之者。而終以盜鈴。則使淩得志。楚王彪特其揜耳之資。操此心也。惡足以感人心而使效順哉。名義者。邪正存亡之大司也。無義不可以爲名。無名不可以爲義。忠臣效死以爭之姦雄。依附而抑必挾之。以曹操之不軌也。王芬欲立合肥侯以誅宦官。而操審其必敗。勿從也。袁紹欲立劉虞以誅董卓。而操惡其徒亂。勿從也。名正而義因以立。豈特操之智。遠過於淩乎。天下未解體於弱主。而己先首禍。心之所不安。裁之所必遠也。劉虞賢矣。袁紹弗能惑也。合肥侯聽曹操而安。楚王彪聽王淩而死。非獨自殺。且以啓禍於宗室。胥入司馬之阱中。亦烈矣哉。嗚呼。亂人假義而授人以名。義乃永墮。而禍生愈速。如是而許之以忠也。則沈攸之陳霸先皆忠矣。王淩之心。路人知之。無以異於司馬氏。而益以愚者也。

曹操之篡也。迎天子於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呂布劉表劉焉羣起以思移漢祚。獻帝弗能制。而操以力勝而得之。劉裕之篡。馘桓玄盧循東滅慕容超西俘姚泓。收復中國五十餘年已覆之土宇。而修晉已墟之陵廟。安帝愚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蕭陳霸先。功不逮操裕而篡焉。則不成乎其爲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雖篡有天下。而豈易易哉。司馬懿之於魏。掾佐而已。拒諸葛於秦川。僅以不敗。未嘗有尺寸之功於天下也。受魏主叡登牀之託。橫翦曹爽。遂制孱君。脅羣臣。獵相國九錫之命。終使其子孫繼世而登天位。成一統之業。其興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非天下之可妄冀而得也。曹氏之毆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羣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

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為萑葦之寇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而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搢紳以迄編甿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驩然欒盈之汰人且歌泣以願為之死況懿父子之謀險而小惠已周也乎王淩之子廣曰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可謂知言矣故曰得乎邱民為天子逆若司馬解法網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則乘苛急傷民之後大有為之君起而蘇之其為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禋祚者乎三國鼎立曹劉先亡吳乃繼之孫氏不師申韓之報也曹操不足道諸葛公有道者也而學於申韓不知其失何也

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圖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巴蜀漢中之地險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雖然嘗讀常璩華陽國志其人之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有閻圃劉焉驕怠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主所用類皆東州之產耄老喪亡而固不能繼蜀非乏才無有為主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圖此也疏矣勤於耕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薰陶之道未之講也蔣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士也舍維而國無與託敗亡之日諸葛氏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參謀議者僅一姦佞賣國之譙周國尚孰與立哉管仲用於齊桓公死而齊無人商鞅用於秦始皇死而秦無人無以養之也寬柔溫厚之德衰人皆跼蹐以循吏之矩矱雖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氣以即於瓦合尚奚恃哉諸葛公之志操偉矣而學則申韓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貽百年之用鳶飛魚躍各適其性以盡其能夫豈申韓之陋所與知哉

何晏夏侯元李豐之死皆司馬氏欲篡而殺之也而史斂時論之譏非以文致其可殺之罪千秋安得有定論哉當時人士所推而後世稱道弗絕者傅嘏也王昶也王祥也鄭小同也數子者以全身保家為智以隨時委順為賢以靜言處錞為道役於亂臣而不怍視國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動於心將孔子所謂賊德之鄉原殆是乎風尚既然禍福亦異天下之圖安而思利者固必褰裳而從之祿位以全家世以威而立人之道幾於息矣嗚呼此無道之世所以崩風壞俗而不可挽也雖然有未可以過責數子者存焉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進天下之士也不以禮利啗之法制之奴虜使之士生其時不能秉耒而食葛屨而履霜也無管寧之操則抑與之波流保其家世已耳故昶與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兢兢門內之行自求無過不求有益於當時士之不幸天所弗求全也狂狷罣於網羅容容獲其厚福是或一道也不可以漢唐宋數百年戴天履地栽培長育之人才忘軀捐妻子以扶綱常者責之也施及宋齊以降君屢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皆此焉耳歐陽永叔傷五代無死節之臣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亦過矣王彥章之忠匹夫之諒而已矣況余闕乎

諸葛誕之起兵討司馬昭也疑賢於王淩毌邱儉而實未見其愈也儉與誕皆以夏侯元之死不自安而徼幸以爭權使其克捷其不為劉裕之誅桓元不能保也且誕之討昭何為也哉無抑不欲魏社之移於司馬氏矣乎魏而亡

亡於司馬。亡於吳。無以異也。吳豈爲魏惜君臣之義。誅權姦以安其宗社者哉。誕遣其子靚稱臣於吳以起兵。則昭未篡而已先叛。以叛臨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馬昭以討叛之名。而惡得不敗邪。使其成也。司馬昭之族甫糜。曹氏之社早屋矣。悲夫。借敵兵以討賊者之亡人家國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禍無窮。誕實作俑。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寅相繼以逞。而可許之爲忠乎。

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爲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惜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惟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姜維之力戰瀕敗而不止。民胥怨之。然其志苦矣。民憚於勞而不知君父之危。所賴以啓其惰心而振其生氣者。士大夫之公論耳。其論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顯然以秦子魏。以韓燕視蜀。坐待其吞噬。惟面縛輿櫬之一途耳。夫漢之不可復興。天也。蜀之不可敵魏。勢也。無可如何者也。故諸葛身殲而志決。臣子之道。食其祿。終其事。志不可奪。烈於三軍之帥。且使人心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無亦括囊以聽委之天。而弗助其虐之爲咎尙淺乎。夫民之不息。誠不容已於閔恤矣。譬之父母積疚。僕妾勞於將養。則亦酒食以勞之。和煦以拊之。使鼓舞而忘怨已耳。若恤僕妾之疲。廢藥食而聽其酣寢。有人之心者。以是爲惻隱哉。當周之時。黃皓陳祗。蠱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勸節儉。飭守令以寬廉。使民進而戰。罷退而休息可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奄宦。爲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惟周。而馮道末減矣。

王沈刺豫州。下教陳長吏得失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寬猛者。給穀千斛。規己寬猛之宜而賜之穀。猶之可爾。陳長吏之得失而賜之穀。險士猾民。競起而誣訐其守令。禍可勝言哉。蓋沈者司馬氏之私人也。司馬氏以好士恤民之虛名。收辨士而要民譽。每下不情之令。行溢賞以誘天下。而沈爲之役。故其教令如是之濫。未容深責也。陳廞褚䂮入白沈曰。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韙哉言乎。可推以盡明主用人聽言之道矣。拒諫者古今之所謂大惡也。亟取人言。而貪廣聽之名。其惡隱而難知。乃公孫彊因之以亡曹。主父偃因之以亂漢。宋之中葉。上書言因革者。牘滿公府。而政令數易。朋黨爭衡。熙豐元紹之閒。棼如亂絲。而國隨以敝。近者民本輕達。賤士乘以希榮。姦相資之肆惡。一夫遽登省掖。而天下亟亡。嗚呼。以賞勸言之害。較拒諫而尤烈。抑如此哉。然則瑱纊之塞與明聽之達。聖人兼用以應天下。抑何道也。曰。善聽言者必其善於擇人者也。人而善與言雖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與言雖得。有不善者存矣。唐虞之廷。或吁或咈。交相弼違者。惟其爲禹皐稷契也。夫禹皐稷契視君之失。若疢疾之攻於心。視民之病。若水火之迫於肌。而視言入而受祿也。若穢惡之加於鼻也。何俟於賞以勸之邪。故君子之聽言。先舉其人而後采其言。必不以利祿辱賢者之操。而導不肖者以猖狂無忌也。察吏有常法。効吏有常職。不獲已

而登斥姦訟枉之言然非害切於國民而痛切其肌膚則告訐之宵人耳誅之可矣一與一廢一張一弛進臣民而酌其可否既已無疑矣而猶爲異說焉斥之可矣言雖甚當不授以官其效雖登必進以禮大臣坐論日侍於燕閒諫諍有官各責以言職非是者雖或兼容並包而必厚防其生事啓釁之傷自匪僉人惡有舍閨門子弟之職置四民耕讀之恆業官守愼修之紀旦揣夕摩作爲曒曒炎炎之論以動人主而僥幸顯名之與厚實哉舜之耕稼陶漁而取人爲善人無所利於耕稼陶漁之夫而言之不善者鮮矣其爲帝也以耕稼陶漁之聽聽天下之言則惟禹皐稷契無私利之心如深山之野人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嘵嘵之士使以訐爲直乎囂口舌以希利賴者小人也塾師也禍福惟其妄測文義惟其割裂得利焉而情盡矣此求治者所必遠爲學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涖下節嗜欲遠宦寺勤學問公好惡則小人之利病國事之得失觸之而自知非不待言也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賞之而政刑亂朋黨興廉耻喪風俗靡自非姦雄之媚衆以竊國幾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

後主失德而亡非失險也恃險也恃則未有不失者也君恃之而棄德將恃之而棄謀士卒恃之而棄勇伏弩飛石恃以卻敵危石叢薄恃以全身無致死之心一失其恃則匍伏奔竄之恐後捉之於蹊徑而淩峭壁以下攻則首尾不相顧而潰故謂後主信巫言而失陰平之守以亡國非也陰平守而亙數百里之山厓谿谷皆可度越陰平一旅亦贅疣而已李特過劍閣而歎劉禪之不能守艸竊之智乘晉亂以苟延爾譙縱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蹶然而起熸然而滅恃險愈甚其亡愈速矣然則諸葛公曰益州天府之國其言非乎彼一時也先主繼寡弱之資而無尺土舍益州而無自立之地乃其規畫之全局則西出秦川東嚮宛雒皆與魏爭於平原而非倚險以固存也迨乎關羽啓釁於吳先主忿爭而敗吳交不固仲謀已老宛雒之師不能復出公乃率孤旅以嚮秦川事難而心苦矣況蔣琬據涪城姜維據漢樂頗當守戶而天日莫窺不亡奚待焉漢高起自漢中旋下三秦急出成皐是以瀕危而終勝光武定都雒陽曹操中據兗州皆以無險爲險也周公營雒至計存焉而或爲之說曰無德易以亡聖人既無私天下之心抑豈欲其子孫之速亡乎周遷雒而不絕之系其亡尤難於夏殷亡之難易不在險之有無明矣

司馬昭進爵爲王荀顗欲相率而拜王祥曰王公相去一階爾安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驟聞其言未有不以爲嶽立屹屹可以爲社稷臣者馮道之勞郭威曰侍中此行不易亦猶是也炎篡而祥爲太保於晉威篡而道爲中書令於周則其亢矯以立名而取合於新主大略可知矣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深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矜大臣之節則太保之重任終授之己也無疑歷數姓而終受瀛王之爵道固遠承衣盋於祥也不吝於篡而吝於一拜不難於北面爲臣而難折節於未篡之先天下後世不得以助逆之名相加萬一篡奪不成如桓元可以避責全身免於佐命之討計亦狡矣以此推之汲黯揖衛青而曰使大將軍有揖客豈不重乎黯之情亦見矣欲以此求重於權臣而可謂之社稷臣乎司馬昭郭威雖逆而固非

朱温之暴。可以理奪者也。使汲黯而遇梁冀。王祥馮道而遇朱温。抑豈能爾哉。若夫社稷臣者。以死衛主而從容以處。期不自喪其臣節。如謝安之於桓温。狄仁傑之於武氏。亦豈矯矯自矜。以要權姦之知遇乎。

讀通鑑論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晉泰始元年起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瑯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慚。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閎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衒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殽。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媟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即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

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雠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愼。覆軌已昭。後世尚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圜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玄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玄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紺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玄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圜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圜丘方澤之大祀。玄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媟天。黷祀惑民。玄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與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祖逖之在雝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遠略。與叔子等。乃逖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鎭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逖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逖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逖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逖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碁逢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競。而斡離不撻嬾兀朮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萑葦而僨起哉。故曰。逖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逖有雝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

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弒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紞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郎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訿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與道德墜名世之風邈矣僅一管甯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擬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頹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

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懃乎愛兄而怒則紾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食藻井綺疏金楹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杜茅苄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撤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

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
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
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
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
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
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
尚蓋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
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
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
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寧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
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也。寧以行
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
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
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
皦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寧之
不若此也。寧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
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無妨以
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
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
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
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
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
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
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
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
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
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
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
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
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
己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見疑。而窺其
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
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
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
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
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
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
不生。無有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
王渾曰。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
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
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
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窺中國文
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啓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
若曜若猛若宣。挾怨以求逞。能旦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
罪而剪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
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濬欲任淵以平吳。
縱虎自衞之術也。李憙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
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皦憂淵之匠

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餘也。河湟之閒。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遲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閒。使我不軌之士民。教猱倀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憙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珧。不得賄而惎淵。故李憙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傅咸之忠。荀勗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勗之說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閑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閒。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敘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不靳。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黃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長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賤之士。末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氾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所立。卽使傅咸任之。且不能挽頹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悻悻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況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

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爲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祕。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允。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詐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很。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洒南鄉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泰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衅甲櫜弓。示天下弗用。泰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與煬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閒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修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擬茨茵。女子修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弢。天下以爲寶。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幷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唯恐其不險。力唯恐其不競。日進陰鷙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柙。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獷狡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敝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唯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敦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

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略，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即不用矣，後世且服其早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猱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己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即不用，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荀勖馮紞間之耳。勖與紞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黷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即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無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臥榻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勖與紞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即廢，晉不必亡，勖紞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擠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勖紞之姦，迸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荀勖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憙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十一

讀通鑑論卷十二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紞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閒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隳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斡旋於已亂之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尙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慚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承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㐌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饑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麤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豢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麤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㐌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即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威其得勢也威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而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亙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還徙無恆後世為流民為山寇皆是也瀍澗以東井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藪淮夷也商雒淅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宜歙嚴處島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為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為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為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為流民為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為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為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為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為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為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夔鄖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為之君相裁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其尚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為陳蕃之為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為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既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為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惟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為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為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為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苶而能有為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為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沈於其閒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為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為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貰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為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為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為賊鵠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誄頌以為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伏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為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於不材之樗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為美為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適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冑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匡己而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為天下侮奚足為累而效不才之樗為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為尙者其惟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即不然而為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惟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為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即欲披之以為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為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廞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為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馘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

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曙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敝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既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靳準。無孑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憯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訌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冏也。乂也。穎也。禺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爲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各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禺騰越交訌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爨爭之日。晉室紛紜轇轕。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臲卼之中。而酒食相縻。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瀠洄於漩澓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瑯邪之全宗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惟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帡幪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禺。禺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禺攻越。亦不爲越攻禺。而但移書以責其罷兵。正也。禺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閒。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闕誅禺。亦正也。張光者。禺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禺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瑯邪南還。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鎭之以靜。慮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弒之人者哉。惠帝之爲司馬越鴆也無疑。越弒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惟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弒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瑯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僇。司馬穎司馬禺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禺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汶之主。以速即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鴆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即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埶。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

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瑯邪王鎭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迫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惟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爲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東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爾而不足以競乂穎顒越之交相殘殺闒然而前頹然而熸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彊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既折既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陘北不亦愼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於所事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後世僇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僨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畫雒而困其必斃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陵而遽逼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衆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而不恤自齕之還以自斃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而惟王衍庾敳謝鯤郭象胡毋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掣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瑯邪視聽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

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驕山簡雖慢自不敢亢鈇鉞而坐視瑯邪輸江東之粟餉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惴惴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為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斁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為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蟊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賤之而規為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闌入我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視之其忿忮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為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為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為得勢有司於是以籍束驅除之為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讎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蠢山簡闇荊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弢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卽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雒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還而公卿止之為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還壽春而周馥為公輔矣還倉垣則苟晞為公輔矣從還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十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甕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為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譟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為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愍弱瑯邪孤王浚撓之其勢不振琨雖慷慨而舊為賈謐司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勒是以睥睨之知非己敵而孰其聽之使琨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畏鬼神

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犁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秉江東之政陳頵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韙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頵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爲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吏民之相尚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顗庾亮顧榮賀循之流皆雒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祗承而固皆引去於是虔矯束濕之人挾自寒流以各逞其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卞壼陶侃固端嚴訪詻之士也導固引壼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窳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變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褊人憾前圖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尚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翹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利徼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類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泆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頵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鋩爾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褊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雒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支庶猶全於漢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鴝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萇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文明禮樂之慧命

明矣天固惜之抑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爲賢殷飾女以進於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諂佞者排擠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旣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娓娓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卽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贊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强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吶奪之者喧豗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顔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顔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飾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毁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卽至雒聰一踰河而卽犯關中長安孤懸於一隅互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蝸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顗等之中道而遁非葸怯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爲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爲奧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爲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卽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爲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陜而與雒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閒二虜之不敢卽犯輦轂明矣疋綝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逋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處危地以僥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夷狄亦何嘗不畏中國哉人所脅戴之共主一再爲其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懼也苻堅自將以趨淝水高緯親行以救晉陽皆以自速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爲孤注而諂人長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擁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爲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

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足聽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興而未戢豈孤立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頵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刓印而韓信陳平閒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如張吳乃以效於我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守頵之說抑無以斂躁動之人心而使順於己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爲尙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爲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爲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衆志不爭其爲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皋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韓信請王終奪之而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之位其下愈責己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扳援而上以競責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縣於刀俎爲鳶睨其肉骨奮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敗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盛德之事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綝之所扳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爲倫穎冏越之爭繇王導諸人有觀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帝之詔實則索綝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人爲輔而恬然惟綝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綝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擁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王僻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曾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詔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閒。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衆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奠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宏矣。宏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效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成功於荊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任侃而侃且爲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貞邪亦既較然矣。侃之不得爲純忠。帝啓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爲敦之爲。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握重兵。鎭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凶頑不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可以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亦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燿爾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糾我錯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入[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illegible][illegible]以所短。則悃愊自好之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illegible]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illegible]忠。必不能勝當前

之愿縮。我即受之。而彼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瓘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東晉元帝之（自此至陳凡僭僞諸國事但附六代編年下論）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爲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喁喁然願得主而事之，人心爲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其道也，天下方喁喁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喁喁矣。如其遽自信曰天下固喁喁然願得我而爲主，則天下之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奬勸聯絡之詔以縻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奬勸聯絡之情辭縻天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僞讓之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爲謙讓也不能，其情疑，其氣囂，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賈疋等扳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容廆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幾於盡矣。琅邪擁衆而居江左，削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聞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即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磾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則人不容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即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實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即此而人心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推戴無功者生其忮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淩，皆末流之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承傾危以立國，倚衆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日陵日夷，而伏篡弑之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靡軀非其所恤。然君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而恐不逮。即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待主權既尊、國紀既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即

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迫求之以拂衆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所迤。唯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爲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爲天下僇。亦終以不保其血允。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爲此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擬之。恐爲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爲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是而汴晉之閒。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即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而既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既已使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得其宜。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效死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智。信方北面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爲其偏裨。則名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爲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爲之長。一一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逖之使頭願爲之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爲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逖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即不隕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宏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彧以是死。而不能避不韙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操之不可終任。人具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智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既

定遼東。欲以瞻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清世難。翼戴王室。廙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不爲屈。疑爲已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廙有可因以效忠之牖。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廙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一念遲回。忘廙之能用己。而己不能用廙也。則且如荀彧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知夫是音之非魑魅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拔末繇。力窮志沮之日。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日而即能致於彼。畜之牧之。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憂閒諜也。閒諜之往來。恆於岐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則岐徑四闢。而閒諜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私徑蕪。則閒諜之出入阻矣。且閒諜者。非必畜不軌之志。以走險者也。私市通。岐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狎。則因而玩死以讎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之者絕之。逖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贍財用。杜姦人之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顗而不可揜。論者摘之允矣。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忌。藉其篡立。導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即愚。豈曾此之不察哉。乃導之澳涊兩端。不足以爲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導者。以庇其宗族爲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也。盡己所可爲。而國家之刑賞。非己所得而私也。當其時。紀瞻卞壼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爲天子之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其閥閱之素威。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情。未有不陷於惡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各爲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繫國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爲。無不可推也。上而君。降而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物。非吾所得私者。不得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爲士。農習爲農。黠者戢之。弱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躍冶之子弟而予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逭哉。

明帝

明帝不夭。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惴惴而崩。帝以幼沖當多難。舉動偉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爲司徒。聽之也。導本可爲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爲君子。使浣濯其同逆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爲下計。區區爲難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略。從可知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冀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冉閔之亂。吹枯折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稱兵犯闕。王導荏苒而無所匡正。周顗戴淵之死。導實與聞。其獲戾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蓋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逞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勢迫於家門之隕穫。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丞戴淵周顗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卞壼郗鑒之讜議。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郗公愛子。死而不哭。卞令力疾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怙慝而欲蓋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少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亂。況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羕王導卞壼郗鑒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竇梁之顯責。亮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治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

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此之謂無為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為而固無為也。誠無為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初定之日。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豫持之矣。故三代千八百年。非無沖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末受命而不遑。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鴟鴞之詩。而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令嗣之承統也。豫定弈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竇梁擅國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啟羣爭。不然。主幼而國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潰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夷狄之相攻。或為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為利。相攻久而相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瀕。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也。昧者乃曰。外寧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卞令忠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黃老而實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偪。叛臣內訌。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卞令執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慴。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之砥柱。然充其所為。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陻之。鯀績之所以弗成也。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驟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南之化。游之於芣苢。安之於摽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為王道。而實為申商。不覆人之家國者無幾也。故卞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阨勒於成皋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攜歸之氣。求歸不得。亦實建德之

爲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己，姑爲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實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爲難易之數者，宮闕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磬乏，乍然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收拾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贍其生，不待上之贍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擾也，莫之擾則民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已。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帝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徙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回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衆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卞壼、溫嶠以共濟艱難，寶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悖，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揖盜以入室者也。以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悖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先於沖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偪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敬之不衰，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平大難者，郗鑒、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壼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劾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擁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己不能非諸人，況庾亮哉？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

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爲妖。禽蟲爲蠥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爲□□□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爲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寵□□而禍亂極矣。論者不察。猶修言之。謂盜賊爲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即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爲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儒。鬻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至教乎。昧其精意。遺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爲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爲已成。故□□盜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雍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雍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覲諸侯於太廟。即廟前當扆之堂也。辟雍者。雝水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爲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囿沼相閒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爲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爲欹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猱冠猴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庠序校異矣。一大樂而夏濩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祗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敗類之儒。惡能以此媚□□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瀆聖而囂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牿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袗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寧之色。則斬於市。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而姑自蹤踔。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途。而去順即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皝所忌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沖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答拜。爲諸侯

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侯禮不槪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宁立而不坐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蹌此三代之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廝可惡之惡聲施於詔令廷杖鎖拏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衆威服西域有兼秦雝之志疏請北伐莫必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以中國爲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所爲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爲特所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讎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爲太師壯終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壹其心執其義守其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不閒壯之志卽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困者未嘗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爲侮卻壽之爵祿金帛而壽不以爲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爲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竝峙若紹也濺血湯陰徒爲仇讎之宴主死則朱紱酒食爲其葛藟而懸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爲抱志以先亡者悲也

顏含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爲之筮含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將知何者爲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爲從井救人而已不知義以爲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

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爲人所不可知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凶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羞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横天塞地不能自已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尙弗能盡知也而況凡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逮也舍庶乎其與聞此矣出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鯨鯢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濊貊西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百年此基之矣何也虎與皝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如箕坤維其膺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奧區爲神臯焉故裔夷者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卽天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卽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臯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而亡游鱗於沙渚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之入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聰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筌之蹄之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愼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仗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結羣小以閉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凶悍雖不減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仇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違爲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晉之外逼輕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掤肭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爲定論史氏侈爲訏謨是非之舛錯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略中原之議苟有生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袒導者詘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下胥以爲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

□□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卽令桓温功成而篡。猶賢於戴□□以爲□□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廆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爲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爲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爲異類。蓄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睠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之。俟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衆曰。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己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皝謀深而日以盛。除虎得皝。且不如存虎以制皝。觀其後冉閔之亂。慕容遂有河北而爲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晉不王皝。皝且自王自帝。而奚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之餌。衆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尙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虎者。不恃皝也。則皝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呼。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皝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己罪狀而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皝不死。慕容氏不亂。苻堅不起。吾未見晉之不折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後。非爲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而臨夷陵。楚乃失鄢郢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巴蜀既失。橫江而中潰。方衞首而中折其腰膂。未有不殞者也。李昪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吳璘捍之也。孟昶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隴。而欲定關中則不得。扼秦隴以保全蜀。而遙衞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警。待桓温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温爲之。雖非忠於晉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言。紀其功。亦奚必深求其心哉。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愼到蘇秦張儀者。卽時所尙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而獎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枵以致敗。謝寧靜以立功。或以

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簡固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弗容自異。故陶侃卞壼郗鑒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三。四君子者。自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隲。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傳不足以庸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

慕容翰不安於國而出奔。則固以所寓者爲所託矣。始依段氏。沮段氏之追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既歸於燕。即說皝以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蓄尾潛鉤。窺伺其舉動而指畫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歸。而皝急殺之。非徒皝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皝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爲之效。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與共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溫以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險也。皆不足以託社稷。而抑爲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面折冰之廢子立弟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爲晉患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怙之。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王昱持之。以爲唯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姦雄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既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唯庾氏之是競。晉之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爲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計。而宜興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目笑而心鄙之。拜表即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師以繼其後。則溫軍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惔誠慮及。而胡不爲此謀也。蓋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皆虛誕亡實。而苶然不振者。惔即爲此謀而固不聽。徒爲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志不能行也。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

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翳戴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閒□□□之名。而恧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萑苻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侈擁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怙無恥以爲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宕佚之使習而安之。將奚及乎。

辛謐可謂得死所矣。歷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爲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廉。享松喬之壽。非徒效忠於晉。其爲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犬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襲壯宛曲以明心。辛謐直言以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也。或曰。謐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謐固知其不聽也。不聽而生。是爲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以存。可哀也夫。

蔡謨之諫北伐。爲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爲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爲言。計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導。浩之才不足以制溫。迫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心。而貽姦雄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之不可縱。佚忘自彊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爲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爲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爲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擯之而使成乎坐視。嚮令東西並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說之。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密謀之。制勍敵彊臣於尊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苻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爲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冉閔而懼也。健孤而畏冉閔之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彊。中立而無寗居。睨晉之弱而可誘以爲後圖。受其餌則爲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爲吾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健而欲羈襄也。浩力不足。智不逮耳。其謀未甚失也。拒之羈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孰聞之。襄述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襄爲浩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一入關而即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爲也。則二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爲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爲令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能制之。則予之奪之生之殺之。而惟吾意。不能用矣。而欲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逆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爲不可制也。惔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紙書而即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惴惴然相恐於廷。若猛虎之且咥。溫乃見人之疑我之篡。退必無以相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與。篡逆之志。始奰發而不戢。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溫必篡矣。虎不攖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躡。不撲則不螫。不避則不觸。豈徒溫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爽不爭顧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爲廢立。制之有道。用之有方。則溫嶠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軍灞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驁而立國未固。襄甫颺去。乍集平曠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收功。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匱而還。其復雒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偪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既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爲。建業擁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荊襄挾重兵以爲彊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荊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即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懸軍深入。爭勝於讎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荀羨東出山茌以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苻姚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攖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衂。曾不知以一旅翼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偵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

協於温以成將就之功，則温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愚，荀羨之妄，會稽之闇，懷忮以居中，欲温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温兩捷之威，有以起苶之氣，讋凶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惟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既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悱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追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靳焉，而況其人乎？戰國交爭，毆步卒以併命，殺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毆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殞而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呴呴然相聚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也，其途非一，而毆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尚於此焉變哉。

衡陽王夫之譔

哀帝

桓溫請還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還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鎭雒。然後請還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爲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擧國驚憂。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興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衆。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雒。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還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寧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寧。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彊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鷙。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逼以相吞。而惟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彊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旣而欲服期。是已。江虨執服緦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緦乎。爲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棄大綱而違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虨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爲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詘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爲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保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苻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堅惡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夷狄華夏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

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尙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澂。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旦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衒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凌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爲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爲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爲商。可以養廉。嗚呼。曰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爲之聵。目爲之熒。心爲之奔。氣爲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溷厠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夷之亂華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爲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奕

慕容暐罷蔭戸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戸爲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戸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痡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彊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爲己有舊矣。故暐從悅綰之請。糾擿還郡縣。而舉國怨怒。然暐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既非罷蔭戸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故苻堅假仁義以動衆而席捲之。則悅綰之言。亦憾其不夙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爲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以給天下之用而衞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閒而爲蠹賊者。中涓也。戚畹也。債帥也。勳舊也。皆頑民竄卒之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若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淨言胥動者何哉。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曾不如慕容暐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愼於始。且不能持於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允料之驗矣。允曰。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昱。不能自彊。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可滅金。因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皐亭潮落。禰門颶發。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溫而舉燕。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爲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

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娣。倘能安於位以有為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為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為天下僇。晉宋如合一轍。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予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之逆。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紿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為。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為不足有為而不歸晉。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貴耳。慕容垂奔秦。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苻堅之不欲殺垂。猛豈能閑之。而徒為撓亂。忌其寵而已矣。其誓三軍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紿無知之稚子而陷其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為瑯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漢然不相為援。蓋其惡溫而忌之夙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慕之而猶擁立之。以為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弈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弈。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卽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覥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等死也。為晉恭齊順之飲酖。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力為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為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惟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立。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

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劉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慷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爲深憂矣。劉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虓虪而在葛藟。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者。無劉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而弗能躍冶。雖決裂而成乎篡。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爲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嗟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並忘其嗟。而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汲。笑駡集於厥躬而不恤。簿尉一天子。百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塗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旦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爲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謀天下者曰。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旦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悱。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沒身也。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母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沖。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爲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桓溫雖死。揚豫江三州之軍事。桓沖督之。沖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沖特不爲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郗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沖非姑順巽以縻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沖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日。沖固與相得而爲所付託者。何不可以規溫而使守臣節。則沖之無以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既亡。而或說以誅逐時望。沖不聽者。不能也。非不爲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決於誅逐。沖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遽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爲名。以引大權歸己。而沖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爲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

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桓溫之辟。雖爲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皆以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沖之黨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與己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爲相。其僭帝制以濁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審經以爲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違。不獲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愼言權也。

太元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稗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爲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爲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爲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爲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爲天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窳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彊豪兼幷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爲有力者之兼幷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彊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幷而兼幷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荆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彊。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屬。交受制焉。亦在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彊而幹弱。是以權臣窺天而思竊。庸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趨建業也則易。王敦桓溫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困於平陸。守險之長。詘於廣野。庾亮桓溫之所以出而卽潰也。謝

安任桓沖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訏謨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謨猷之訏遠者與江北河南之衆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嚮汝雒而汝雒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荆而自督揚豫北府兵彊而揚豫彊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衆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僄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宏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為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帥之彊而不知自彊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敝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破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覯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覯武不可覯不可覯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苻堅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足以亡其為狄道者奬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誚之其適足以亡也則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愒其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尙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謀謀非可豫設而為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苦與共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而適以僨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人之謀者也至於騎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不敗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為之師自非市井亡賴竄身干進之徒孰樂為之弟子官為之制妄人嘗試焉秖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無實用若此類者衆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瘳一至此乎

桓沖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沖而令其無功媿死其勢可以盡削桓氏之權以奬晉室然而為此者自以父子各位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必假手桓氏以啓釁主昏相妒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利孺子之口而況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為差愈於元而可免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尙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儲為國之柱石者沖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謗而桓氏亦無所

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勢矣。量不宏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惘於大臣之道。安不能免於責矣。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夙也。不此之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

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略。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好問其至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塗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誕。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短以疑其長。亂國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鑑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略而大詳者。有名汚而實潔者。有迹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真。信之篤。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播擧以矜其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讒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讒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曰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己過而問人。以聾爲聰之道也。徐邈責之曰。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讒諂並進。可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閒之。然其沒也。猶有郗鑒王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名。而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與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既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卽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堪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檃括以正之。崇其位望以止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用而皆可正者也。安弗能養以戢其驕。授之昏湎之主。以導於散。於是乎輕僄

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嬗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蘧伯玉死以爲歎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興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爲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尙乎威力猶一致也絀其威力則威力既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爲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爲蠃蠃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淸之淸者非淸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以永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喙喁汙薉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竇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彊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興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爲榮寵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泓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濟白子孫爲□□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遑恤我後哉溧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鏊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安帝

國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有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輿子之法定於立適二君者皆適長而豫建爲太子宜有天下者也藉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淩越而爲彝倫之斁雖然爲君父者苟非寵嬖孽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選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嗣也衞瓘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僞以欺武帝而武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暑飢飽者之爲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戕無百年之慮矣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已王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爲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爲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昏昏授天下於聾瞽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功在社稷言卽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恤而不爲君父

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之手也。則何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爲。而周章失措。則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於下而忘言。即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脣。大臣塞耳。惡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論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淸君側之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隗協亮爭者。貽彊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黷。灼然爲晉之蠹賊。孝武雖與同昏。既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爲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爲養姦之淵藪。天下靡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奧窔以交熒。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而何憚於彊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允以危言動之。國寶即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箠使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邪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鄉非曹爽之游詞。在廷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即桓元之蓄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爲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尙以苟容。晉更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弒。至唐而後定。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

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酋。害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閒。互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覲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愈無寧日矣。自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土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疑爲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爲委餘者。在彼爲奧區。經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爲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未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土。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土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悍爲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

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徼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尙有所顧忌乎拓拔氏虛六鎭不爲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者棄其國寗有爽與

天下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於情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其書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謀謀不足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不足則倚鬼倚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釋其憂勤智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自驕兵敗身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巫覡之說終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炙轂其書汗牛天下多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請鬼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而死於桓元段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者死之徒也與鬼爲徒而早近於死況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是者見絕於天未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段業竊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於鬼而死也固宜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而誤國不亦愚乎凝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羲之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爲賢者且惑焉郭京以陷城屮甫以喪師金御史聲秉大節以不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壬遁奇禽也火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戢矣

論史者之奬權謀墮信義自蘇洵氏而淫辭逞近有李贄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莫三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諂君子之訦慭曰未可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讎以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則諱之而不言故溫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爲晉社稷之臣也何也嚮背無恆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呂布後有劉牢之勇足以戡亂而還爲亂人嗚呼豈有數月之閒俄而爲元顯用而卽叛元顯俄而爲桓元用而卽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讐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牢之殺元而牢之之禍晉益深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暴君之刃而已無可譎也其定亂也可爲則爲直詞正色以衞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義也死不死命也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所祐故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易豈不可與權者哉秉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以成託身失所而爲郗超欲自免焉則爲溫嶠加之以反覆之無恆則爲牢之嶠成而牢之敗牢之死而超生天之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爲準而已矣奬譎詐以徼功所謂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狐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爲功於天下也不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鹽破之於丹徒破之於郁洲蹙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元操逆志於上流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朝王凝之謝炎以庸劣當巨寇若

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晉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卽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破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祗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爲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爲天之所不棄必矣。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郤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節。豈可概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徼功之劉穆之傅亮謝晦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畜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己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閑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蕩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爲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爲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惡容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尙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擁北府之兵爾。牢之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卽有不軌之心。何必不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顧忽懷異志以附元。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唯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敬宣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荊江徐兗丹陽。以爲鞏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冀得少安。牢之乃於斯時欲起而奪之。不克。而爲元所削。衆心瓦解。尙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宣且昏焉。又惟劉裕見之也審。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粲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一理以忘衆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燄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僞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閑世之英傑。能見幾者。如此而已矣。豈有不可測之神智乎。

三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糴。孫恩阻亂之餘。遂至塡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紈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然。固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懸於荊江。上流有變。遏抑而無與哺之。則立槁耳。自晉之南遷也。建業擁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託。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忍。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爲元后父母者。惡容不汲汲焉。夫人聚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粟恆不足。猶荊湘土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宅務不遑。粟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籌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粟於荊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儉取其粟。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既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遏糴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

賭者得栗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遏糴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餒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爲得計矣又惡知己既竊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己他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乘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

桓元將篡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相率奔燕棄故國而遠即於異類爲劉裕蕭寶寅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汙下之計爲藏身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爲棄人於兩閒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所必避也禍即不及而豈忍爲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於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爲裕而元不足以爲裕憂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圖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追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爲晉用而若爲元用爲元用而實爲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元亦無以測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測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既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唯浹歲之閒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雖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憂危沓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鄉亦唯爲其所可爲爲其所得爲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顛沛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宣雅之舍己所必爲則雖懷討逆之心而終入於幽谷矣英雄之略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綱裂地維圻之日而無疚媿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歆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姦賊而北面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郗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爲戮而猶無獎之者上有獎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謐世爲晉臣居公輔之位手解安帝璽綬以授桓元爲元佐命元臣位司徒此亦華歆郗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社以復謐以元司徒復率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王法以誅之當無俟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鵠立於百僚之上則其崇獎姦頑以墮天下之廉恥也唯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即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爲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即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閑喪檢而席榮寵爲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唯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爲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爲逆臣悖子矣則獎之以忠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唯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爲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爲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

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𢝉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漸以觸其羞惡之真。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璽綬，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覿而不慙，則恥先喪於上，而何望其下乎？裕之不戮謐也，人心風俗之禍，延及百年，唐黜蘇威，而後老姦販國之惡習以破，惜老成徇物望以為悖逆師，禍將自及矣。

李昪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為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人亦豈好為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為可為而為之，見為可言而言之，則孰遽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寧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醲；逆己者，憎之而罰濫。罰濫既已大傷乎人心，賞醲則得者自詑其邀取之工，而不以為恩，不得者抱怏邑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昪之戒諸子曰：從政者，審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閒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以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昪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昧者以為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蓋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也，世之言恩者盡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害義。秦政以剛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為師，苻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為恩，況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昪未嘗學者也，而冥合於道，學豈以文哉？梁陳之主，旦墳夕典，而身為僇，國為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昪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諂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峥嶸洲之敗，元且誅殛，乃叛元而降，挾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黨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曾不赧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為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謐為三公，而人喪其恥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裕何無忌按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尤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謐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謐之辱人賤行，疲懦無能為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共逆者仲堪也，繼為元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恣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亟，天下之淪亂如沸羹，愈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並誅桓允。前此桓氏滅，而允以沖之子獨免，謂沖忠耳。桓溫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彊，荆江氣折，沖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蠍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為祥麟威鳳乎？謝元破苻堅，而沖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

慕容超。鮮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爲彝倫之準則。超母叚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太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逞言大燕七葉重光。奈何爲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盡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興。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即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之視天下也。猶草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跖之分。豈相縣絕乎。離乎跖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直。亦許之孝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暐之亡。亡於苻氏。苻氏其讎也。姚氏非其讎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爲其所俘係。超乘亂而有青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彊弱相役。而固無首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宋高豈其然乎。況乎其未嘗割世守之土。輸歲幣以自敝。僅以工伎之賤者。易己罔極之昊天邪。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爲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即欲迎其妻而自屈。亦異於人之爲妻而屈者。慕容備德隨垂反叛之日。超母方娠。苻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竊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爲超娶平女。則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爲平女而屈己以迎之歸。亦厚道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逞矜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夷之驚戾者也。不可與岳鵬舉胡邦衡同日並論也。

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互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事是君而爲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爲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爲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爲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割據之主。不足以爲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爲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譏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徙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爲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義也。而□□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勢其神明。殫其智勇。爲天分氣。爲地分理。以絕□於□。即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奉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城濮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溫抗表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瀆君臣之分也。溫不奉命而伐之。溫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氏世載凶德。以亂

中夏晉之君臣弗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溫以責裕一時之義伸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伸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遽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污此土而君尙得爲君臣尙得爲臣乎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暴蕭寶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日導之以南侵於家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偷視息於人閒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義憤如漢劉信劉崇蹀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祊斯則尙矣若其可以待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仇讎之首不難斷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徼幸乃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賊爲逆罪可勝誅乎國璠之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旦暮俟其亡者而遽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廉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丕之篡劉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鴆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氏幾無噍類豈操懿丕炎之凶慝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將引□□□□以蔑我□□者也而□□之士亦不爲之抱憤以與矣紀季以酅入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讐也寗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也

劉裕之篡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逞之士遊於帷幕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爲姦雄矣既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知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以僭奪而操有踞鑪著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愼動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己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以可疑而懾之以可畏則且謂天下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郗超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獎之以飲射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蔑宗周鬭羣雄誅夷親臣斬艾士民皆不逞之士譬其攀附之私以渝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蠭起朱溫之爲梟獍敬翔李振導之也石敬瑭之進□□桑維翰導之也乃至女直蒙古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幕求榮者窺測事機而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爲捭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故婁徹馬周不遇英主不値乎世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報國解縉言雖可賞必罷遣歸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深之也誠畏之也

開創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蹕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爲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僑居客土以依我亦

足念也。而卽東以法制。概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然。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土王土。而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婭。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則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閥閱。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既託迹其地。恃其財力。以相給衞。乃視爲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爲天下所不平。又甚則劉焉私東州之衆。以離西川之人心而速叛。豈徒國受其敗。彼僑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而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璲。而東諸侯皆叛。驕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勿能革也。江東所以不爲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捍篡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溫之法。省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

崔浩智以亡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知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卽民之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違順。則秉天以治人。人之可從可違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而身之得失繫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繇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而福。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求之理。吾知其復。絪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徵爲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爲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可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惑。難矣。然而知此者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媟鬼。則但譽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敬授民時者也。及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徼福於妖妄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己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逢迎僞主。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禽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鵲知戊己。而不知風撼其巢。燕知太歲。而不知火焚其室。風火之撼且焚者。天也。戊己太歲。象數之測也。蜮能射而制於鵝。梟能呪而食於其子。鵝以氣制蜮。子以報食梟。天也。妖而射。淫而呪。鬼神之妄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禍福之機。禽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爲君子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漢。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泓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脣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興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

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詬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弗慮其夾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愚以自亡興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韙矣空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寶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充世未破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爲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陴之人皆見爲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縣於一決怒則果怒懼則果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闚而我往參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爲無故之勞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憂而欲人憂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爲我怒爲我憂也弗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爲人憂怒以輕犯人者則必妄人也妄人先以自斃而奚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聶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爲邢與狄戰吳爲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槩先亂吳國蔡亦終滅於楚恃人而忘己爲人恃而損己皆愚也君子不入井以望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嵆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顔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己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況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審此自彊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即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晚也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鉞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太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盧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人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冀依附之以取利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衆曰吾且爲天子矣可以榮人富人而操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爲誰勞死爲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待之凱還之日其媿懼而死者智不逮也因是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薨司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況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閒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爲天子而爲之効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弑也篡猶非其大惡也

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王沈毛傳之獨留豈繫不有思歸之念乎西征之士一歲而已非久役也新破人國子女玉帛足繫其心豪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欲留經略者裕之初志而遽改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雒陽捍拓拔嗣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雝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勳

愈大威愈張晉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丕在鄴而漢獻遙奉以璽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擅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蓋當日之貪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裕欲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弒裕之初心亦絀矣裕之爲功於天下烈於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如操遠矣操方舉事據兗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後而丕與叡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俠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故胡藩言一談一詠搢紳之士輻湊歸之不如劉毅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爲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謝晦皆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遠處於外求以制朝廷而遙授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反面相距之憂此裕所以汔濟濡尾而僅以偏安草竊終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馭才之道也身殂而弒奪興況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操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姦雄爲然乎聖人以仁義取天下亦視其人而已矣

恭帝

赫運勃勃徵隱士韋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恒也祖思不免於死凡尸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徼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閒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譬諸游羿之彀中諴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甚而與死爲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聖人哉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己而已君子之於人也無所傲無所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敦其敬信敬者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乎生死之塗而自若恂慄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閒也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即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以諂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爲道其與死違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諂諂而死蹈乎死之道也即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舍其自立者以憂天下而徼幸乎免者爾又惡知祖思之恭懼非陷莊周之說以戒心於羿彀而增其葸怯哉乃若祖思之竊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世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既至而不受祿以隱爲顯名厚實之囮蹤之徒也中夏無主索虜羌胡迭爲雄長而桓溫劉裕兩入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曰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甯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操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莫爲之先容者與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遇哉

人之不肖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也雖弗能改猶知媿焉而匿其不善次也以其相形忮忌而思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忮忌之者猶知彼之爲賢而歉己之不肖則抑其羞惡之心銷沈未盡橫發而狂者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忘媿視賢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弗聞焉若弗見焉進不知改退不知忌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梟禽獸矣非但違之

不遠矣。劉裕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怨而衋然傷心者乎。通國之變。盈廷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佐命。身是晉遺臣。悲歡固不可同。則已置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媿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蘭自芳。蕕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揜。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忌之者。嗣是而劉彧蕭道成蕭鸞蕭衍相襲以怙爲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論不議之科。爲其所爲。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爲其寬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操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蕩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元亮之悲。豈徒爲晉室之存亡哉。

讀通鑑論卷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爲愈矣未見其劣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訖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攘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掇拾之也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爲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殄絕劉氏二十餘世之廟食古今所盡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宇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跡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惟劉氏耳舉晉人坐失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撻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嬴政統一六寓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肩哉唐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爲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氏之手且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北爲□□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爲君顧抑撻伐有功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唯宋氏猶可以爲□□主也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爲神人之所憤怒者惡莫烈於弒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弒則自宋倡之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酖夫安帝之無能爲也恭帝則欣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決於弒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挾之以興故欲爲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嗚呼躬行弒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弒躬行弒而欲其臣之弗弒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侯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允又何怪乎夫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茸不自振之情爲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赦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嗟歎與而妄慮起妄慮無聊而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

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衞瓘也。是可與謀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李勣。皆鷙賊性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主之失。未能深知素勣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矣。太子不足爲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惟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祊燕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尤如雞鶩。而惟其騶礫。若夫身爲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唯所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爲。吾卽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尙恐其窺測淺深而乘隙以逞。況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愼者幾也。至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營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簒而弒者。有欲有所援立而弒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弒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憨不畏死。遂成乎弒者。若夫身爲顧命之大臣。以謀國自任。既無簒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訾。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檢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遽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遺詔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弒之。抑取無過之廬陵而先陵蔑之。至於弒逆已成。乃左顧右盼。迎立宜都。處心如此。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爲之首。而謀之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爲心術。而不可測矣。佹而彼焉。佹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閒隙。蹈險以爲樂。而游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惟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爲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爲功。晦且師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子。側目廬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心魂數動。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憯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爲萬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爲變計。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惘於品藻哉。使文帝督荆州。以王曇首王華爲參佐。而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衆志

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尙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年尙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荆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爲宋用。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孱薄亂於外。闇主尸位。寇擾相仍。王謐之流。黨同幸免。廉恥墮。志趨下。國之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暠頡頏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闖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爲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槩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爲臣。進則不必爲晉盡存亡之節。而其不可亡之世守。則孤立而攖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溧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爲壟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

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欒書士匄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寧。其說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掣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裔。無他。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婼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爲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爲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唯弒君之罪。爲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則將相比以謀全。而蠹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爲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

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居上流擁徒衆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爲賊以行天討凡民有心無復爲之效死者黨孤而自潰矣於帝得乘權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況業已爲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沖則昏闇耳國事一委之宰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圖簒逆者旣以餌天下爲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充謝安亦唯內戢彊臣外禦狄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貪鄙如司馬道子又弗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隳風俗壞於斯極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豪邁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於親民也劉穆之傳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瞀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緒則更不得高拱穆清以養尊貴而況羨之亮晦殺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親延訪則虛縣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姦保大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繇此昉焉雖然以是爲君人之道則已末矣國之大政數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緖之委也則不勝其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瑱纊以下問錐刀子女之淫慝與民競智而撓之者益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密明敏之過終之以惛求以起百年之頽靡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難乎帝之遣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各言利病斯可謂得治理矣親臨聽訟暫爾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訊牘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執體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寧況天子乎

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末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爲拓拔氏所有幷劉石慕容苻姚乞伏赫連沮渠馮高呂禿髮之宇而合於一固將挾全力以爲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裔之未入中國則憂其相倂而合旣入中國則患其離冗而不適所治不患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矣奮勇以滅慕容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泓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施蓋二國旣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勃勃死而昌無能爲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憚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蓋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興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之流不足以有爲惜哉

拓拔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賞賜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

患貧。豈惟其不當患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天之時。地之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嗇於用。則崔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姦易知也。一則誘君於吝者。其姦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爲我吝。君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心。必不以帑藏之實。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姦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委沓。且使其君並不知有餘不足之實。猝有大兵大役。饋饟賞賜之急需。皆見爲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爲此者。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爲眞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非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問。姦人且暗竊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專聽姦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實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徒親戚貴寵之竊以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湮沈塡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溢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吝之說爲之。亦孰知導吝之情。爲竊國之祕術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喪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爲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未亡。劉裕未簒。而先發其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輩不足以簒。一如桓溫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爲已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爲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折腰。如是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揣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交上下。必遵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禮也。知其爲督郵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之於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者。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亢。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下之禮。性也。非但不可逃也。亢而悔。則蔑禮失義而不盡其性。過豈小哉。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則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愼。誦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詞。有如是夫。

攬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也。言煩而競。詭出而相違。莫可端倪。而惟其意之所嘗以恣其辯。惑人甚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爲然而然之。偶見爲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可爲其附會之資。而說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瀝

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強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則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尤不可禦矣若或鼓之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羣囂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已者也既自已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盪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俘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羣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為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為可伐則曰不可氣之為風也倏而南倏而北氣之為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調之為暄清之適者因乎時而已矣言之善者調其偏而適以其時崔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飄寒有衣襦暑有箑也拓拔燾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撼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擴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縮兵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宏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劫趙之任趙葱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為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葸巽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摧抑英尤而登進柔輭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為之坐痿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事始收驍健以鼓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雒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劚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中使自相殘劉而不問文帝入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之士區區一檀道濟而剷已擬其項領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雝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有瑰瑋之才不折節以趨荏苒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固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其墮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為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之姿外有方張之寇獎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為之志四顧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及其敗也抑歸咎於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攖也愈以衰矣

闒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幄帳以禦蟲蠓。薄絺疏綌。使弗能入焉。則鼾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戰爲守者。善術也。以守爲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略而以畏謹爲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愼。於行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櫛比株連。以外蔽而安處其中。則心爲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愼矣。若夫懼以愼者。一與一相當。虔矯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碁布爲能愼也與。不戰而愼。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

滑臺陷。青州沒。宋師熸。而拓拔氏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夏講和之始也。宋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捲江淮也易矣。顧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憂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讎。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顧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彊。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焉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爭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心解散。冀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爲辱而喪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衄。而情不競。惴惴危慄。得和以無虞。而煥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歆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贅設而聊以逍遙。尙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憊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惟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悼哉。

拓拔氏詔舉逸民。而所徵皆世冑。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尙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盧李鄭之姓著。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與帝王之統緒並行。而自爲興廢。風尙所沿。其猶三代之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卽天敘天秩之所顯也。堯求人於側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賢於屠釣。而太公固四嶽之嗣。降及於周衰而遊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嬖驟起之臣。善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横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商鬻儈胥史之徒。起而爲大倫之蠹賊。誠民志之所不

順也漢高起自田閒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冑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温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冑而登三事列清要天下咸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為國所恃賴至於文及甫程松之為敗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直蒙古更主中國而北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禍以護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埽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糞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焉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清之將謂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則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逕隧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塗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錢刀囂訟之聲習而聞之役父誶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實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温惡清流之惡名世與無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於不毀乎

吏民得告守令拓拔燾之制也拓拔燾自謂恤弱民而懲貪虐以伸其氣自以為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為夷狄駤戾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奈之何世主不擇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必非愚懦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式守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猾脅守令以橫行守令且莫敢誰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敢有或為喘息者哉若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爾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肉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逆大倫裂大分也獎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堂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患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吾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紈袴貲郎胥史駔儈得以邀墨綬銓選不審而輦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秉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鬻劾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教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興宦寺張戚畹專佞幸進源濁於上流汚於下其來久矣腥聞熏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弗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為

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

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魏晉以降元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教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琅邪而東還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為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為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為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闞駰劉昞索敞師表人倫為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為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允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醇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口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亙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弒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為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不忍為權臣所屠割相獎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己興豈不早憂姦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辭也惟對之號泣而無一語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劉湛卽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篡奪之心乎卽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面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椁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敝之在山麓水湄而人思掇之也謝靈運范煜彫蟲之士耳俱思蹶然而興有所廢立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王敦桓溫死而不成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傳亮謝晦徐羨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煜猶不恤死以思償興惟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厎夫舉之無難也范煜之志趨無常何尙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猶倚先人之功業而煜儒素之子弟耳一念快快而人主縣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佹得也靈運煜之佹失也一也大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

敢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寳曰位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慎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卑廉遠堂高知言也夫

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入聲外內句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卽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絜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爲占而不知以學爲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无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爲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廣兩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而筮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爲利之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爲吉以禍天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之爲不善行且爲天下憂故易不爲小人謀而爲天下憂戁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遏小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知此者鮮矣而高允能知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爲筮卜之書非學者所宜學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顧出允下也

厤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後此者爲一行爲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時傷周厤之疏也厤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既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也秦以建亥爲歲首置閏於歲終簡故亂也厤無可簡者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異於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參合於經朔精密於前人天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聰明以時而啓惟密以察者能承之拘葸之儒執其習見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爲之謗毀蒐瑣之士偶得天明之一端自詡其神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爲簡捷皆妄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以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備者不可略也略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之所惡也郭守敬廢厤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厤元廢則甲子何所從始奚以紀年而奚以紀日邪近乃有欲廢氣盈朔虛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月者是天垂三曜而蔑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矣知四時寒暑之且更矣舍之而以中紀歲非據厤之成書而人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爲閏以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知晝夜何可廢也備古之所未逮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古法廢則自我而且絕此通蔽之大端君子之所不敢恃己以逆天人也豈徒厤法爲然哉

王元謨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之也今從千餘歲以下繇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而動遠略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

二者盡之矣以勇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後於口而餒於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進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抳吭抵虛聲左擊右陽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爲用唯夫呼吸之頃或斂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眄非沈潛審固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發而心不及動辨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東手瞀於死生而噤無一語也必矣元謨之勇大聲疾呼之勇也其謀雖鳴而竊畫衾捫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抵掌掀髯琅琅驚四筵之衆今亦不知其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況又與江徐文墨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觀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奮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俘姚泓罵姚興而興不敢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過亦此而已矣皆元謨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遂言之反諸中而無一虛靜靈通之牖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事與謀違倉皇失措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之妖誕興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爲論說以惑後世而戕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輿尸坐而論兵者之謂也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狠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後世之史益薉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之興廢荒隅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爲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閒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薉而詰汾力微之薉迹猶有傳者皆浩之追敘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興也若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濂其能無媿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虜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使後王無所□以□其□後人無所□以□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正之無徵而正之濂之罪延於終古矣

生人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

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爲。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尙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然。元凶劭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爲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宮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闔之於帝。不可乎。言以召禍。於此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讋之也。風稜峻削。嶽立而爲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時。元凶尙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率也。將士之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衆。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荏苒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淑之於義曙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掣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去官。決於一念。而唯己所欲爲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爲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思過半矣。

晉宋以降。國法圮。大倫斁。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卞壼桓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靦顔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慼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尙存也。元凶爲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晩乎。固自謂得視王謐。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梟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天良警之。人理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攜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綫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澌滅興亡之故。繫於彝倫。豈不重與。

孝武帝

勢變情移。而有无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庸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改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甚害。爲同類所歛恨而不顧。以是爲自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爲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鑠誅義宣。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劭棄南岸。單騎南奔。上表勸進。斬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孝武未言之隱。削剝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葛藟之恩。利非在己。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爲先自我發。而人不得挾短長以議己。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詫爲工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授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泯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浸不若此。而以篤懿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自害。奚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定。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解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卽疾入乎狂。義恭之狂

也無以持物而自奠其居也君多忌而寡恩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啓忮人之釁矣義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謝不敏翩然而去之養疾邱園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焉有餘矣而何事導君以殘刻而己爲不仁之倆哉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爲孝武獻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惟其欲爲功以固榮寵也而違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益其慝斂衆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彝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喙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網羅翱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子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爲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嫗擅國而召亂以亡徒以椓杙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爲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爲防者也周之過其厤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惟是樂以友之而內治修國政不紊彼爲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儷而視之如仇讎是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將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可治也邪內教之修尙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爲榮故先王勤飭以躬桑濆種之儀勸獎以亞獻饋籩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患其幽閟深宮如圈豚籠鳥之待飼而其志寧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箴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爲患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馭之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唯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惘悵而不得其術也

源賀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濬從之而獎賀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爲存亡生死者也古者寓兵於農兵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有東山焉於雅有杕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貴之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彊者戰守以衛農相爲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穫之粟而不以爲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爲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也乃使犯鈇鑕之刑爲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爲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曾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鹵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閫外之算爲國干城一旅而敵百萬烏合之衆罪人無行苟免而無憖雖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賀之說塗飾以爲兩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爲僉伍皆祖賀之術而建之爲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墮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

見拓拔氏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

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戴明寶、巢尙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變。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爲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卽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時考之，春秋簒弑相仍，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汙己，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興廢死生不能自保，蓋嬖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稗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爲人主所親幸者，率多邪佞貪讒，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姦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恃爲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也。豐年穀賤而多黃稗，陂澤魚賤而多臭腐，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繇以良楛，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清流，世族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鬱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澤。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卽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喩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爲佞幸，適以破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摧抑而使習於汙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尙，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日，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孝武以近臣閑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旣波之後，則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讎，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夫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擁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速發於同姓之操戈，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波濤觸乎崖石，逆風而歕薄，亦至此哉！揆厥所繇，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宜縣逆劭之首於都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劭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宮闕，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齒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衆意他有所屬，臣子之道盡，雖不爲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而不我釋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怵惕之忱，厚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旣服其仁，而抑知大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而先卽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波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旣偃蹇於逆劭之世，我旣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也。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

飆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尙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於嚮背。夫孰與我爲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亦消。即有妄動之狡童，而義誅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乃孝武忮人也。甫一踐阼，而殺其弟鑠，視諸父昆弟若人可爲己之爲，而削奪禁制，以亟掣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不自保之情，啓其覬覦，徒樹荊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啓戈矛於外。惜哉，孝武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薄惡。天子之位，猶可獵也，孝子之實，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度之紈袴也。岱咸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原，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怍，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祕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爇鑪炭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有不可事，畫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彊豪者殺之，是黿鼉之相呑，而鯨鯢之相吸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爲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爲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亢厲以嗜殺爲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敝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嗣是而毒劉之禍以減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息，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萬狼之搏噬乎。

前廢帝

沈慶之縛綺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劭，何其決

也。及子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蔡興
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
待暴君之鴆，又何濡輭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
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
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
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
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干、箕子，豈不能剸紂之
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弒其君
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干之？如興宗之言，
取青溪之鎧仗，率攸之輩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
使爲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且以之而傾，而慶
之已允爲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嘖嘖之言，豈知
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己與孝武艱難
同起，嗣子敗類，而遽以其血染刀劍，天良囧囧於心，安能
與阮佃夫、壽寂之同爲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刃，司馬
懿解曹芳之璽，桓溫奪帝奕以與簡文，劉裕弒安帝以立
琅邪，皆假伊、霍以爲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弒蒼梧，
蕭衍之戕東昏，皆已弒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
行於南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
其門，撲子業之洊凶以解朝野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
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衆望聿歸，且有騎
虎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繇汝者，劉氏之宗
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爲莽、操乎？
進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
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
則箕子、比干先慶之而愚矣。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
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薛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
萍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薛安
都而使疑懼，猶末論也。帝與子勛爭立，而盡殺孝武二十
八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亡幸耳，尚能撫
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勛故而遷忿
怒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勛而
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瘖瘵，奚更待
重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
子業死，明帝與子勛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勛兄弟爲尤
正。明帝據非所有，逞甚毒以殄懿親，寧賫假子而必絕劉
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汙，審於害者逃之若驚，尚孰與
守國，而不亟颺以飛邪？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
亦酷矣；至於明帝而抑甚焉。其後高湛、陳蒨相踵以行其
殘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
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
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勔之失，殆跫然空谷之足音矣。殷
琰在壽陽，畏明帝之誅，已欲降於拓拔氏，詳曰：「今日之事，
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衽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
知此，不爲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弒，宵小挾
怨毒而弒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扳之以立，爲賊所立，
乘閒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勛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
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討賊而爲神人主，一子
不肖，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勛之位也。應子勛而起者，

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皎皎初心豈自誣哉夫既以名義爲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爲先君爭嗣子之廢興義也爲□□爭人禽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奚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氣欲爲君子勢屈而不遂其志抑還問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氣之所激勢之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兩全之際損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許之爲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使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公爲難而重其悁悁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若禽獸而已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徙義徙而不傷君子之素則合異於同而無媿於天下詳曰本効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也

宋以金贖劉昶於拓拔氏其情慝其志憯矣懷不肖之心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人不可罔也如斯夫何言乎其情慝也昶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也明帝既殺孝武之子以洩其忿媢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回昶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昶以揚孝武之惡懷慝而故爲之名也何言乎其志憯也休仁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既深休仁自解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鴆禕與休祐休若無毫髮之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昶才非休範之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畏其在外且挾彊敵之勢以入爭其養子姑召之歸使其反邪鴆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憯也於是而魏人知之矣昶亦知之矣亢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以全昶而昶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惟恐不夙人其可以罔乎哉論者乃曰贖昶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惡已著而不可揜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爲教也離人倫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何爲其篤信之纂弒而居天子之尊□□而爲□□之主德薄才菲自顧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慝負慙叨竊而覺夢魂之不怗始或感冥報之我祐繼或冀覆餗之無憂於是而佛氏宿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縻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之徼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富者亦惑溢分之榮膴所自致而幸災眚之不及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爲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也於是而浮屠之爲民害也不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貧弱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爲民害讀楊衒之伽藍記窮奢競靡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浮屠氏其疾藜矣然則拓拔燾之誅沙門又何也彼乞靈於僊鬼事異而情同皆懷歉於人而徼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揜敗以爲功置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爲烈焉

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汝之爲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寇也無所不至玩弄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唯我所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爲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荀伯玉爲之謀使輕騎挑魏之游兵而遽以警聞繇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簒弑之基故揜敗以爲功匿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擇人而任之既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位也拓拔宏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而恐爲人所簒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濬幾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宏幾死其手故宏年甫二十急欲樹宏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己鎭撫之猶恐人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羣臣爭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爭以爲子推辭而陸馛源賀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爲辭也此二主者皆彊智有餘事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宏好黃老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避位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其託於淸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制之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所繇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爲申韓機詐興而末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冢嗣以奠社稷乎惟豫教而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傅以輔之學以成德以修而授益以固奚事此哉或曰宋高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爲太祖之裔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唯共時唯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爲爲人之學爲人而學學乃爲道術之蠹世道之患升俊有常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旦命而夕飭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立僞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門也如歸禁之不止何容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爲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勤而勸之也還以傷農方其恪共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攜車騎喧豗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援剔墾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役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圻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省其獲而以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則可弗省督胡爲委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饁哉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爲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惰窳之罷民其撓亂紛紜以使民無甯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尙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極於四百餘

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旦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後廢帝

紂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戮。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爲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枝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干天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衞之者。此其爲獨夫也奚疑。而可爲天子乎。然且幾陷建業爲天子。甚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爲。而人思爲之。其賤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爲邑宰者。何足謂爲大寶哉。草芥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爲之。爲之不克。而爲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爲之克而終爲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皆獨夫也。道成弒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熱。爲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輿丁文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稱於宋。止此三數人。而援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成。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猶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羣雄。而有討董卓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焉。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俘羌夷。蕩妖賊。夷桓元。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姦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胠篋之盜。媚一褚淵而已。晏然正南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固足以篡。無他。唯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爲之者也。前有道成。後有霸先。五代有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而篡奪亦將息矣。未有天之所子。人之所君。而人思爲之者也。君子於此。遠之唯恐不速。陶宏景其知此矣。唯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目笑而心憐之已爾。

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爲矜恤。嗚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宏重用大刑。多令覆鞫。以自詫其矜恕。而囚繫積年。不爲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哀哉。民之瘠瘐死於犴獄者。不知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明愼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卽或明愼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入之罰。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夫人之情僞。不可揜於初犯之日。證佐未集。其辭尙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複理之。移審於他署。而互相同異。犯者之辨。且屢屈屢伸。而錯舛益甚。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留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顚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不亦慘乎。如是以爲矜恤。亦嗜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而圭□□。王侯將相。皆其種類。羣起於馳逐之中。儦儦俟俟。以爲羣友。則一人富貴。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依倚勢門。互相煽虐。非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其噬搏。危與共其誅夷。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合族之蠭集。待食於將吏。衆爲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懲之。而門房之敗類。橫逞益烈也。罷其誅。不禁其朋從之

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順帝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詘，則士相習於茸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宋自孝武迄於明帝，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爲之狠毒以聞之，人皆惴惴焉旦夕之不保，而茸靡圖全之習已成。其不肖者靡而之於惡，以戴叛逆、戕君父而不媿，則褚淵之流是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敗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即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秉是已。粲與秉孤立而思抗悍驁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無容深求者。粲聞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秉以軍旅一委道成，授之以篡逆之柄，且置勿論，徒其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處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虐，安成之巽愞，皆道成所不以置諸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爲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祊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歧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捐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爲嫌，以深謀爲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釀成雝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啓其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興宗之死，無可爲宋惜者，興宗存，則爲袁、爲劉，否則爲謝朏而已。史稱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咎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苶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馭下者，其下懾焉而旁流，剛化爲柔，直化爲曲，密化爲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爲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

讀通鑑論卷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唐曰州今曰府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褻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恇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強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汙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荊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寧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曰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媟。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書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闢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弒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昶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衆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偏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角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肭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詘。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昶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昶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昶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敝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昶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即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讎新君以戕舊君。旦比肩而夕

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第炤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篡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閨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汙，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志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各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詑，幸而先塡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紈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淸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撩蠭屯之寇盜，未有不衂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不滅。縝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縝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允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賦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賦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祿也，枉

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贓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贓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氾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己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騖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摶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躋之羲文周孔之閒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沖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沖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

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強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沖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沖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罟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沖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裏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淳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閑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偏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醵酢多有非穀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雠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糶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糶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筒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與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

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騖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閑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猶有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閑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怚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顧其父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即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賕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遷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戍而文舉以不與知句免治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絶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絶而爭辨五德者鮮惟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尚元殷尚白周尚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詧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詧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昪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槃者云然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囂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嘵嘵者爲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資者也夫惟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子以柄而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逭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蕭猶迥別矣而優柔恇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寶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

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宋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姦賊之叵測。而賓賓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憎志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朞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裂繒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隋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致鬱林之惡。以揜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薉媟。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三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訐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已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忮害之謂也。殘忍忮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寧。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惟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㺄瀁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爇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抑甚焉。蕭鸞之弑鬱林也。謝瀹與客圍棊。局竟。遂臥而不問。虞悰聞變。但曰王徐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斅則託疾吐噦而去。謝朏出爲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爲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若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淸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惟若瀹悰斅朏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

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惟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閒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閤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冑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郄鑒卞壼桓彝之流。秉政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身以宏濟其艱危。乃及謝傅薨。王國寶用事以後。在大位者若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惟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廛田於祖父。而即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僞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僞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當時亦孰不知其僞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僞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豢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閒。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圜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舉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惟

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為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為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為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為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偽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漢儒附託之文具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壻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為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祕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為內應於義既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以為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為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朓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誠哉其可悲乎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既已為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閒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慝而欲相告至其前而默然已退榮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朓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煜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槩以加朓也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為道不待冥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滋甚惟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逵其以銷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允為尚書令敬則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尤危矣崔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惟日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況君子之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閒而不必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與相知而曲為之護亂君亂臣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為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亦不待冥而始抉也持己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己何知焉是

故揚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爲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昏之虐非蒼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甚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之名當扆之席未暖今將之械已成謝晦一啓戎心而接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祏也劉暄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惟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爾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顚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擧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顧不偉與於是而蕭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圈豕旋攖立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孟景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景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璝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爲輕重也乃景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景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爭乎景且爲劉毅穎胄且爲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景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寧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惟衍差爲近正者有二穎胄怔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而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擧事欲淸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穎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順帝蕭鸞立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己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禪也又有閒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胄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掩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謚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狂頑而欲師道成鸞之故轍死而其歷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讀通鑑論卷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允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奬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絶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宏不知自媿強與納交己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位秉大政傳此鬻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祏劉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又皆爲大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簒者則沈約范雲於齊無肺附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祓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霾雨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蓁蓁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萌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絶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朏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朏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朏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耶朏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朏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朓死而勢衰朏終隱而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朏戒弟瀹以勿與齊明簒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朏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簒而朏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朏不出而見絶於當世則闔門之內相迫以不容朏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爲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惟其所遺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傳亮而翦其子故梁廢王亮為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屋其社餒其鬼殲其血允不問而可為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何其愚邪或曰人為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既得而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為君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寧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承廢而不膺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怨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為厚自賊而賊世庸有赦乎

緹縈吉翂之事人皆可為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撾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即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儻其撾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皓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翂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為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為周公曹丕自以為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傚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偽而堅者無所憚而為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翂之為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為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為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為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紆勿切）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為而信之哉工於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為之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

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
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
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
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
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
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
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
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徼名利則學雖統於
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
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
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
圮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
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
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
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
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
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
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
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
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
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
既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
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
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既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
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
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
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
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
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
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
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
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
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
張居正亟起而陻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
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
是固然也卽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
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
俗釀盜賊篡弒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
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
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
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
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
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
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
已矣則其淸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
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
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
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
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傅之翼者比
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稗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雠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慝終不覺其爲邪哀此下民其尙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爲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鳩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忮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爲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嚅諾氣使之然也呴呴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爲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爲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得將將之術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宏景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盧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爲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鍾離之勝功侔淝水豈徒二將之能哉（擲盧作塞係韋叡事瀛中屬景宗獻）

梁制尙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爲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譌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夥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怨而廢事若必嚴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爲其屑爲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病國殃民如尸蛀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

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焉。訶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違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爲國民之大害也。惟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銜其慎而讎其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爲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而已矣。析大綱以爲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於目而熒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慝者。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闊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爲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爲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閒。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暅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惟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蓋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彝倫攸斁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摘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其髣髴。則永墜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醇。亦豈能爲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懋者。正名其爲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誤。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爲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綏也。仁義之以爲體。孝弟之以爲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棄之。其絕可懼也。有能爲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尚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

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辟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賈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弒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爲梁武而弒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冀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盡泯之秉彝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褫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謚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赧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以視楊廣朱溫爲差矣已有慝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慝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爲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壅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爲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爲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湮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爲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彊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憯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圮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圮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圮終不能入而先爲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尚自免於敗亡乎

僨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贓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袁翻李崇憂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驁闒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汚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爲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擇善地以易奏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爲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爲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庤而或疲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而已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爲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

遂因之以爲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苶。其情偷。苟且狠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爲。而爲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唯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鎭爲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以南。民習於寇擾。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荊揚徐豫之土。蟣封其垤。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疇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閒。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爲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事無礙之教焉。五無閒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皈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唯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損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爲之。越三界出九地。翛然於善惡之外。弒君篡國。漚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駁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皆逍遙淌瀁自命爲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尙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即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后亂於宮闈。彊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尸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爲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熒之。將何據哉。惟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雠其貪僞。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藻鑒。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唯操成法以獎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採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

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爲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勅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寧。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僄悍之氣。暋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鬬。行數里而不見與鬬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仗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中持議者。唯恐其深入則必從與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一則乘時徼利。而擥兵柄者欲詑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唯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得矣。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彊。而國因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彊弱衆寡虛實之數較然也。彊可以壓弱。衆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授之掠奪。惴惴然驚。悻悻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僊欺嬴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僞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爲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不可以僞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嫗殺子弒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爲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孑然一人。趨蹌而拜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螘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爲可據而挾之以爲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爲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

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為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己徼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己藉以興歡興而己且為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為近正矣為魏謀為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即為歡固不如歡之狡悍以虔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焉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為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昶為宋王蕭贊為齊王以為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為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昶蕭寶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雒陽為拓拔氏固有之雒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六鎭亂冀并雖皆為賊藪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郢青南荊南鄉而歸己元悅元彧羊侃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即未能盡復中原而雒陽為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淪沒之恨恬然為之漫不知恥浸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雒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髡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為中國之君臣忘其為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為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齕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逡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懵不懲而乘之以徼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唯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熒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之閔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為君而挾之犯闕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為榮之君乎孑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以己為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攸廢死元煜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褰裳而就之恐後高歡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為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聞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煜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

棄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高拱雒陽為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為天子。自信其能為天子。信人之以己為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為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為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為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為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為將相大臣矣。爵祿賤。廉恥隳。其苟可為天子者。皆欲為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塗。而定民之志。所以戢躐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殲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穜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僞。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彊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為國之楨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為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閒。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雝。養老興學。所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為猴矣。不亦可為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猴羣。而必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為之哀也。故讀詩書禮樂於□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者為正乎。曰。君子所辨為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為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贅疣也。善見之在鄴。高歡之贅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為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為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亶以躁薄為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為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即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為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徼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煜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嘗奉以為君者。而皆弒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亶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為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

修之賊也兩俱爲賊而君子屑爲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拱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弒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弒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繇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弒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爲君而曹操挾以爲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己爲賊而欲弭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況修與善見而屑爲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絀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爲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偷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鬬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土不服之人高歡西擊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圮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簿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稱賢矣以實求之一觴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誚已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异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异亟用刀鋮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鋮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宏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淸嚴一時稱治虞嬌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爲申韓庸沓之傷反爲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淳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非以窘罣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异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蹙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勸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尚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氾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之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為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奚足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熺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翺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為言以父母之愛為貪癡之本障則既全乎梟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為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為桎梏以君父為萍梗無所不為為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為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匪□嗚呼烈矣是正宏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為國民之蠹賸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為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汩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為舍浮屠而惡元談未為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為

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僞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啓其晦不能深造而乍與相即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與相即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爲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佛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爲駢麗爲輕虛而皆僞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繇衷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淫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爲功也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僞也私與僞橫行而亂惡乎訖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繁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爲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淫曼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篡弒無氣而人屈於禽□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波者乎俟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爲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爲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卽聽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滅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貪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釁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固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鍥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纊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

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琛之格言而爲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圖存保國者尚以察察爲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爲蕩血氣自衰智不爲耗衛武公之所以爲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胄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爲誣救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紿許以執景傅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爲腹心旋以景爲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啓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與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爲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爲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爲涸也且其中歲以後薰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既已違於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爲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爲也恍惚而變遷以洩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朱异謝舉之熒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之爲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爲內主矣夫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惟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蠭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蔡景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譽也詧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敎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尙婦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啗之而豈其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鮮仁則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爲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癡愛之障也以衆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呴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梁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賞房超棓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棓以捶殺屬請之使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旣為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橋舉其汚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詬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厲以為能請託絕而賄賂益濫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靈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為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彊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為兵而徒以厲民彍騎雖改而莫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忮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蹀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瘅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驅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為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斲其醇謹之良相習於競悍虔劉之慘亂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為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為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為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為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幷天下乃興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衆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尚不支勢不足以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衆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擁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氐之地雖耕鑿之氓皆習戰鬬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泰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為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旦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為彍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

之老婦。宛轉於縲絏。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殪而兵日竄。徒死其民。而救如綫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屬農而衹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衹以蕪其土也。故衛所興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他族。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爲磽土。天下皆是也。可弗爲永鑒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因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太守張嵊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嵊不閑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既無畏死之心。自可與賊爭一旦之命。而嵊不爲也。慮夫爲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徼幸於僥勝僥敗之閑。神無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執而捐生已矣。此嵊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既知必死。則崛起於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爲也。既不欲爲。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爲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嵊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早正乎位。而得若嵊者以爲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紿之。而武帝耄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擁儲貳之虛名。張嵊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爲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爲也。天亡梁也。無能爲則不喪己。而永爲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爲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嵊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陵湘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速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詧。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爲宇文之先驅。江左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爲者之所恃。固已。曹操據兗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爲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不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潰。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甚亡也必也。故非英

雄特起。視天下無不可爲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以內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卽殺其弟慥矣。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衆以受署。而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攻之。舍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卽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處成都。爲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憯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荅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譔著而觀之。搜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爲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爲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爲。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爲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爲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爲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爲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比。固不失爲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爲君子。無怪乎爲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爲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矜斅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爲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靑苗者。經且爲蠹。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忮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啓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鑪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

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尙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鎭京邑可以有爲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爲梁主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闌入使其成也則蕭詧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爲中原留一綫之日也僧辯既遣裴之横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爲君而淵明爲賊矣乃之横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其以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唯虜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爲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爲之鼓厲信友不能爲之奬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尙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惟王莽宇文泰爲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僞蘇綽導之自以爲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爲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爲周公諂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四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獾獩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劓於漸臺泰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泰之不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泰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篡聖人豈不慮焉而五經之文無防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檻虎宋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於異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爲司寇攝相事之日必以誅三桓爲亟而何惡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搆亂者王恭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冑皆憤起以與

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草野非無桀驁之雄慴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侯景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嶺表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蠻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駸駸爲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握符分閫爲重臣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爲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陳寶應奮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膂力者皆嘯聚其閭井之人棄農桑操耰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彊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即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之擾爲小而篡弑之逆爲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治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寧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也魯之末造三桓之子孫既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彊臣爲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衡陽王夫之譔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為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誅取天下。𤞞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以覬得天下為心。功既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戴託孤之命。遂啓逆心。非不立功。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天下。天下已亂。見為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既無功矣。蓄姦謀以從人於弒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為禪者。朱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為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蕭詧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為君。淵明稱藩於高氏。以蔑君之遺孫。而擁虛號以為君。皆非君也。宇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為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怒於隋者。則以□□代□□。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為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為誅弒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禪。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唯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然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其道。為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篡燕。齊宣王興師伐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詧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宗社。詧者。琳之仇讎也。而詧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卽□。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為盟主。二三其德。荏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illegible][illegible]視之。不以為人類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詧。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縻縶於梁。梁徵之為司空而不至。何為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既為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之邪心。夫豈不能。既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為主。一人之身。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尚可許為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

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即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湓城以稱帝大敗於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為君也忠而死為父也孝而死非為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為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口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為人非至愚者不然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絜其初終以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矜異之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為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篡逆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甯陶潛是也矯厲亢爽恥為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也閑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則韋敻种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其高下可得而覩矣敻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己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子者尤相肖也此為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按种放之召始見於太宗世衡之見在後未知有譏否

文帝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為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貲以脅陳高祖殂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而得巴蜀蕭詧爭而得江陵其術兩讎復以試之建業其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己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己捲土而奉藩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為宇文氏傀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昶蕭寶寅之迷也仲雍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大周祚則委贄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己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為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甯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為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閒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為人所顛倒一閒而已身死則為陳昌國危則為蕭詧昌不仁而文帝安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

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届。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己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爲死。生有所爲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爲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詧引宇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爲吾大讎者。宇文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簒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既偪而內復潰。琳乃首施兩端。偏奉表於二夷。覲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爲□。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徨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奬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簒。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也。瑒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簒弒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簒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瑒可以無死。而又爲誰死邪。若此者。瑒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宇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初無異致。瑒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爲義。而圖功徼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爲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爲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充。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爲亂賊。居簒弒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爲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爲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弒之。晞不自爲榮膴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唯恐演之不成乎簒。何爲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奬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又奚讓焉。然而晞憯不畏疢。以爲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簒奪之風。已成乎隧。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爲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彝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弒君父如獵麏鹿。簒國如掇蜩蟬。無有名此爲賊而驚心動魄者。晞固曰。吾爲其所應爲。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爲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拚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爲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爲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爲猛虎。一以爲嬰兒。一以爲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爲大浸稽天。而可不溺也。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罹於凶。則唯失己而謂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迪留異以作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寺。危言不屈。寶應縱火焚寺以脅之。威亦熯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如寄者。豈不戒

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嶽立千仞而不以寶應之凶悖爲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度佯狂閔默以順之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爲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興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爲者奚惴而不爲可言者奚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凋喪之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即不可恃而死生有命何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虞寄之可爲君子矣歐陽紇反於廣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祖以畏葸爲赫連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爲朱溫所怒而死崇呼橐駝爲山鹽王以譏溫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也

儒爲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爲徒因以欺人而自欺也甚矣養老之典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宇文邕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蕭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知明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爲老更否邪雖然當東漢之初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弑父與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宇文氏曰糜爛其民以與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煢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譏詐傾危之士左袒宇文護以弑其君乃靦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掇拾陳言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敎孝尊賢之道也儒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爲君子儒者其然乎文王之養老孟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興於伯夷太公之前也且其爲伯夷太公而後爲國老桓榮李躬何足以稱而況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於尚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略而推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賓賓然夫我則不暇也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侯安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縶以長鎖鼠竊而逃仍爲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輔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敕入相府麾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爲者身爲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漫同兒戲其爲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此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衆者也道以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即其臭味導之得之者其精神也陳高祖一偏裨之才耳任之爲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爲天子其僅足以致拳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矣徧求其時而無其人僅一虞寄而出爲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生之人主不成之當世不尚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王氣之將盡也爲之主者氣先疲也所知所志所好所惡不出於類則人胥奔走於類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

盡而已矣。

宣帝

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號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隋下唯論陳事則列卷中陳隋皆中國之君南北分疆義無偏勝也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爲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毒衆連兵。暴骨如莽而不止。匹夫匹婦訐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旁營。孝寬可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築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撤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而其所爭者亦敗。悁悁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閒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靈於尺寸之土。則又豈徒工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戢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爲斯人之困以自困。將有旁起者。坐而收之。匹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爲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

爲五行之說者曰。熒惑之精。降爲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熒惑者。以熒熒之光。熒熒之智。惑人者也。火之光。熒熒而已。煬之而興。撤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闇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日月固不勝火。大明有耀。不足以熒熒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惡其有煬之者也。童謠者。熒熒而惑人者也。是之謂熒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隆爲童之謠也。善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無其隙。韋孝寬密爲童謠以閒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爲童謠者。皆姦人之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祕於童稚之口哉。鸜鵒之謠。師己造之。爲季氏解逐君之惡也。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卽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閒姹女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惡而葸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智。喋喋於娃鬻之閒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戮。又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惡知非楚人之反閒哉。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可詢也。出其所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譌言。不可聽也。先爲之成言。必其熒熒而惑人者也。祖珽之姦。高緯之愚。孝寬之詭。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畏也哉。上愈察。下愈譎。愬譖不行。而童謠興。惑乃益不可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竄於小豎之口。可爲痛哭者。豈徒高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尚書王洽戎政李邦華搜簡軍政官忌之爲童謠曰殺了王洽敵人容易殺了李邦華走破敵人韓播令上聞洽被誅邦華削奪軍政益紊以底於亡

中國輸歲幣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氏市。宇文畏其爲高氏用也。歲給繒絮錦綵十萬以縻之。

高氏亦畏其爲宇文氏用。而厚賂焉。夫宇文與高於突厥。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彊。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狄之始禍也。宇文高氏。朘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不可也。而後世篡竊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不惜悉索之於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奚不可邪。此啓惰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殫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吞吸。日銷月鑠。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但此也。方其未入中國之日。已習知中國之富。而使朶頤久矣。中國既自亡。而揖之以入爲主。其主臣上下。皆固曰。此畇畇之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錦綵佳麗之炫目。繁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即得。取焉而即盈。昔之天子。奉我而如不及。今爲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淫虐婪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爲荒郊。周黎爲道殣。皆宇文氏之毒。延及千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赤子何也。所爲推禍始而爲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爲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爲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伸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爲。非所可爲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緯雖必亡。吳明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擣鄴幷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否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敝於兩淮。徒爲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齕耳。宇文之決於滅緯也。韋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與陳氏共爲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爲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爲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爲而尙可爲也。爲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衆。氣益張。昔者齊爲陳蔽。而今則陳受周衝。去狐狸而鄰豺虎。則他日者。既下巴荊。以乘上流。臨江介而擣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是滅齊適以自滅。不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郢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即無能奮興以決圖荊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我以暇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吳湘廣之力。尙可爲也。計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爲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爲而不可爲。爲其所不可爲。以自詫。禍已及。乃跼蹐而自縮。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尙可俟他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於此闕焉。意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極。豈三年之愛不逮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詘也。殷道立弟。國恆有長君。則冢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周道立子。而沖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也。即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在位。以周公之忠。二叔之流言。且不可遏。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傚周公之難而

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端不得以獨存時詘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爲治也則其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詘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官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一人總己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壹冢宰已總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尙書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詰四海無誰何者三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挽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爲孝此後世之詘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爲天下僇詎可不言而唯其所爲容容自保者且以誤國而召疑叛況其爲竇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況其爲司馬懿傅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己也不得陶侃且怨不徒祖約也煢煢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任其不畀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遠天子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衰麻之節苫廬之禮遵前典申罔極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唯天子而不得不詘爾翟方進妄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怙權而喪其心豈能託以爲辭哉

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侮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既與我異爲端矣不相淆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汙趨利暋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屑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惡之異端亦從乎君子之後而惡之不敢謂君子之惡非正也惟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爲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子窮其所歸斥爲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禮樂爲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詫於天下曰爲道術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爲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況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爲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固有君臣之義也宇文滅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埽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僚且死且竄其比閭連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漠然無一念之悲閔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氏之墦閒以是爲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況君

子哉。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敢干。君
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康齋陳公甫。
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慎乎。
強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徹
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
文邕殂。宇文贇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
矣。為兵家之言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未然也。誠知彼
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徹可以當宇文憲韋孝寬乎。
蕭摩訶任忠周羅睺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
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珽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
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知之而又何以戰邪。不可以戰而
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加與。曰。善爲國者不師。非不
師而即善也。爲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
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
之以益其勢。則尚可爲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
初則爲自棄。在陳之末造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咸憤激
以圖存。有死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
齊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蕭詧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
偷存而銷鑠之。劉宋吞廣固。擣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
然使固本圖安。而尚可爲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
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侔大將覆全
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苻堅拓拔佛狸爲大戒。
而遽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用。一潰
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
奚以辨大姦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則勸其主以殺人者
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甚矣。仁絕於心。心絕
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迷不復。而
後敢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然。雖懷忮忌而挾私怨。不
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贇殺其叔父。則於滅
宇文以戴楊堅也。何靳而不爲。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
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贇之不肖也。宇
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
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
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
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
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溢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
也。甫二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掇。贇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濫
殺。惟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
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浹歲而已。邕果有德在人心。詎一
旦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熲。李穆
皆能有以自立者。翕然奉楊氏而願爲之效死。堅雖有后
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偏施也。抑未有大
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
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
位中宮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
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
其爲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
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
豔稱之也。爲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
粕。震矜之以藻帨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邕。幾於聖。而
禹湯文武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

如斯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

尉遲迥可以爲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正乎其位楊氏雖逼闡未有失德也迥乃奉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迥爲之不忌迥之志可知矣迥可爲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擁者皆欲爲堅之爲迥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迥也王謙亦一消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彊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理衡之而已矣王淩諸葛誕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況迥輩之紜紜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堪而迥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三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迥之所能競乎[自此以後北朝事歸隋論]

高熲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熲以不伐喪班師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彊弱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竫而未遑外禦權下隋以紓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無已高熲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馬消難之在陳有戒心焉熲之南侵聊以禦陳非能有啓疆之志也既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甯又挾沙鉢略以入寇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晏坐以全力固封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葸怯柔巽纍其虛愒惶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熲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人之國而無慭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社不以爲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閔人之喪而不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當危而懼稍定而忘君甍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彊敵壓境君臣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甯也知其且亡而迫於不容已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熲以偏師深入攖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欺其煢弱挾驕以徼幸猝與困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俟時故隋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仁義之心不吾弁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爲也於是而君驕臣怠解散其憂懼愒然以自即於安信使往來禮文相匹縻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失守於一朝不寄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令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熲且進退無據而荼然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後主

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激則必逢其怒大臣雖嘗救而不能免能免矣且以免爲

幸而言爲徒設況大臣之媢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菽麥不辨之主從容乘牖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大臣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亡矣則爲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危而縱欲以敗度傅縡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遲之十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尙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默之節不如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失臣節矣縡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爲其以身試酲人之暴怒邪其情忿其言訐惟恐刃之不加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爲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爲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廣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客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箝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更速也贏瘵者浮火方張投以梔芩而斃逾速二子之以自處而處人之宗社無一可者也

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爲恥不能死而不以死爲憂行其志以免於慚名教未亡於心也陳亡袁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衰服以臨周羅睺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愼置酒長歎而謝基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姚苻高氏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擁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其恥心者非暴君篡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死不足以爲其節累且陳氏之爲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毅然以名教自盡也不尤賢乎

讀通鑑論卷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覈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爲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斁倫不自知也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爲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弑奪攘之謀爲內聖外王之大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爲是歆其榮寵者衆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闇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卽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奪人爲節用以小惠爲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僞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爲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卽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有流俗之淫與偷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其相沿也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而後安卽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之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卽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爲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曆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教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曆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閒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麗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不疑卽可知其爲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爲上服之尊建爲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閒而不過尊之以爲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卽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爲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卽爲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卽爲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閒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

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啓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爲杖改杖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梟之磔之轘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齧齦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憯乎隋一天下蠲索虜鮮卑之虐以啓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惟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領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宂府史之考課升斗銖絫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堙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郎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讎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權下擅而事亦宂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大繇衆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賾而曲成乎亹亹者也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末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概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閘有啓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潦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冱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特其一委之水聽人偷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蕪穢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紓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

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追促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閘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汎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即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蠹蝕而不可食也。且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耶。抑貧富之有差耶。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違計他年。均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勸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甘之。不應。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寧而訐訟興。何義之有。而惰窳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束於法以應令。稂莠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名。抑何爲者耶。況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糶以濟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賈。禁賃傭。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民之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道殣者。此其人自絕於天。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損勤苦之民。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不節之惰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損己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況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子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敝穎禿。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獎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恤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鄖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生。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

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弃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獨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內。戈矛逞而天性蔑。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蠭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孝者。非可立以爲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惟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父之重。則惟在我之好惡。爲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篡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彝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曖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熟訾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既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脅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則雖日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無他。心之相召。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亦危矣哉。故藏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政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况欲以空言爲求亡子之鼓乎。

周禮鄉則比閭族黨。遂則鄰里酇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詳其使何人爲之也。就農民而爲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氓。非所任也。其黠而可爲者。又足爲民害者也。且比鄰之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既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舍其耒耜而即與於班聯。不已媟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見君。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惟然則可士可大夫。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淫泆於其鄉。庶幾不爲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但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害炳然。豈待再計而决哉。成周之治。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爲大經大法。以正天下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缺略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下。銖絫以肖之。王莽之所以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正。百家而置里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攫貧弱之民也。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於威佔畢之中矣。悲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况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爚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而多其吏。以漁民而自尊。叢爾之鄅。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未死者不知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奚若也。况使鄉里之豪。測畜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擁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寡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頗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導人心之貞淫者。有心

動而爲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爲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韶夏之音而奏之遂足以教其亡乎不可得也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爲樂者於是而知志氣之交相動而天人之互爲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妥之樂爲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妥之樂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惟帝任詐以取天下晛悍妻狎逆子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妥衰亂慆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既成之後以志之貞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慝之君流之天下而下無乖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直蒙古入中國毀棄法物而樂承亡惟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閒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惟天動以感人而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教俱無可爲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留憾於無窮也天不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無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詠歎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爲虔矯桎梏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遂淪於亡亦志氣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經矜其小辨激清繁鐃引哀怨以趨偷薄亦惡知其所底止哉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也自修其不容已而人見爲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倘矣絶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爲之言也非聖人以之如以薪煬火以勺斛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僞矣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僞以應之上下相率以僞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夫爲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至於內行之修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夫豈持此爲券以取民之償哉自漢襲黃卓魯之見褒於當代於是有僞人者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僞者應之遂以自標而物榜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士不絶於策至於三國迄乎梁陳豈無循良之吏而此風闃然時君之所不尚褒寵不及僞人茶然而返耳至隋而蘇威剽襲六經之膚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詑治定功成之盛始獎天下以僞而辛公義劉曠詭激飾詐之爲艷然表見以徼榮利公義則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宿廳事不歸寢閣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遂以獄無訟之虛名遷美官而傳於史冊嗚呼當是時

也君臣相戕父子相夷兄弟相殘將相相傾其上若此則閭巷之民相惎相仇相噬相螫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取美譽弋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逮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繇言而重爲僞人之欺耶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尙政者不足於德尙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上下相蒙以僞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燄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爲也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爲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爲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爲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爲之所哉惟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寧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三河地少人衆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惟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惟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耶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斂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闢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違而亟登之版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歉而實籍其戶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欲奪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泰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匄免之口故曰惟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衆而不亂夫豈患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以威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說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大抵其爲亂政無疑矣先是官置公廨錢貸民收息誠稗政也於是蘇孝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者而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

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汙萊郡縣之天下合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爲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調除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之乎貴賤無差予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乎有此耕而彼穫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隸胥隸橫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閱數十年而農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放公廨錢以收息所以毀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人義利之疆畛不可亂耳力耕者亦皇皇求利之事也故夫子斥樊遲爲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爲不素餐之大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俾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迪君子於正道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乃導之以與稼穡之夫爭升斗於秉穗乎蘇孝慈者知公廨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其貪而非三代之時循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爲邪隋文帝錙銖之主也以爲是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歆然從之溺古之士且以爲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制宜民者盡舉以授民而作賦庶有瘳乎

文帝猜疑御下芟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譯盧賁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虞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至於賀若弼高熲李德林倚爲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下吏幾死熲除名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卒比附逆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可不疑信其所必不可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惟素之不可託也爲最非但熲弼德林之不屑與伍即以視劉昉鄭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斬之自有兵以來惟尉繚言之惟素行之蓋無他智略惟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惟以殺人爲事者更無其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弒乎猶知子之不可弒父而己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狐媚以結獨孤后而爲之羽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赤猶晚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醇習之不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惟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輕乎

太子勇耽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以徼上寵釣下譽聲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聽悍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廣惡未著勇德有愆之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奚以辨之哉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麼大孝耳婦人喜囁嚅呴沫之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懵焉天下有孝於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己終

未嘗求廣之過。纂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譖。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不仁。不可揜矣。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若夫人。所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禍且相及。而固不可訐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恩。即其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之術。若直訐其陰私。以激吾之譴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己。而忿戾以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况同生兄弟。均爲父母之子。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倘可信爲大孝。而可以生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蹈而出。終不訟廣之見誣。而摘其隱慝。然則使勇嗣立。隋倘可以不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與其澌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奪其兄之孝子。古今無有讒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爲可託之人。兩言而決之有餘矣。

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共者。謂其斂耳目口體之淫縱。以範其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爲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熒。導天下於淫曼也。非謂不留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儉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即不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爲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爲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制也。盜邊糧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貪。誇富彊而惟恐不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而已矣。是下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積絲絮。以橐於閭井者之情。而奚足爲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爲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采鋪池。裂繒衣樹。皆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怪乎。若夫賢者之儉。豈其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耳目不淫。心志不惑。澹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欲。君臣父子。相競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爲誨奢之媒審矣。夫惟大吝之後。乃生奢男。豈儉之謂哉。

文帝之察也。肘腋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僞。籠天下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僞人相取狎焉而不自知也。王伽者。天下古今之僞人也。罷遣防送之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卻。當爲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桀驁不軌之徒也。伽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詭僞。前乎此者。未聞伽有威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旦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僞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衒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爲之下詔。曰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

為雖令矣參等乃子宴而赦矣帝已為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為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以異惟然故楊素偽忠而帝且曰吾有忠臣逆廣偽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將曰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忠亦素而已矣孔子之綏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聖賢哉飾以為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畜逆者方伏刃以擬其項領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弒國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夫聖人者同於人者也為創見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偽焉秉正者所弗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惟不容焉斯以為堯舜之智與

煬帝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獨稱煬帝曰逆廣以其與劉劭同其覆載不容之罪且時無夷狄割據不必伸廣以明正統

牛宏問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事不濟炫答以古之文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為其所繇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追證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朦朧游移上下相蔽不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人之所以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勞也苟求無摘而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乃府史之所以宂多而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者競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官者纂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周禮之所以可為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篆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士既以學為業以仕為道則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以久安長治而政不稗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繇於此士則既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為命士進而為大夫皆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雠姦者十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也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權也大者舉其要小者綜其詳而莫不繫於宗社生民綱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淳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刀筆之猥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遺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斥其姦而旋即罷相其可畏而不可挽也如此乃舉國家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螘壞哉參佐清談而濁流操柄愈免小失而愈釀大憂然後知周禮之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曙於先王立教之本而長言之以垂為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為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以才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遠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過則猥末踼躇名節不立而抑不保其身則漢朱儁皇甫嵩隋之高熲賀若弼是已嗚呼士苟無卓然自立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集而縈之則雖以儁與嵩秉正以匡亂者尚困於董卓而不能

立義以捐生況頽與弼乎當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爲之主推獎以盡其用則憺而中爲而成心無顧恤而目空天下可爲也則爲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時還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爲銷謝苶然一翁媼之姝暖則誅夷已及既不能奮起以蹈仁復不能引身而避禍昔之所爲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悲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頽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弼輕楊素韓擒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處此者乃不能知也不能處也囁嚅於李懿何稠佞幸之側以訐廣之失其所指摘而重歎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徵散樂而已厚遇啓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訐其小進不能抒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刃悲哉曾頽與弼之錚錚而僅與王胄薛道衡雕蟲之腐士同膏鈇鑕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頽與弼自問於十年之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紈綺老妻弱子縶累相嬰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心徒喝喝嘖嘖於匪人之側禍之已及則瘖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哉倘與蕭扶義以行且不能保於既衰之後況二子之區區者乎衰矣而不替其盈惟方剛而豫謹其度制其心於田廬妻子之中身輕而志不靡則迨其老也伏櫪不忘千里之心以皦皦垂光於白日而亦奚至此哉君子者非以英豪自見者也然於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彌逝而氣彌昌非頽與弼之所與也然觀於頽與弼而益知所戒已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彊南渡海俘殺流求則空國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況唐太宗以英武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兵以加蕞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耶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固圉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彊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國即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孟昶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樁雖繫之其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彊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慴而降服争媚以交攻抑不如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高畏女直而忍稱臣之辱大讎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尙知愧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盗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

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縣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閉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衆。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衆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閒。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無相屬。曾無險阻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衆。昇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爲寇於秦也易。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迨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辯。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爲疥癬。而自倚其彊。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閒。進可以徼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憚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卽且之毒也。而困於蝸。其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惟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萊。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曰。以元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熲賀若弼而既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尙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陁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自殪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元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爲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蠭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惟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將敗。乃攝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爲君。賊衆亦不以盆子爲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號者。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爲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爲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齕。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宏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爲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捋采既劉。萌櫱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爲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寶之竊甚矣。然而虛攝其名。尙不如其無名也。既曰帝矣。曰王矣。爲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卽殘忍顚越。鄙穢足乎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蚘豕自居。惟

其突而惟其蠻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斂束暴人之虔劉而翕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實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爲之衰減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僞者愈於無兇崛起於厭亂之餘以乂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熲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冑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己以奪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爲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縱酒納賄託於汙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爲崛起之資夫人君卽昧於賢不肖之分爲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僞爲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雜其姦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爲人君者惟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尙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轢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爲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緘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以餒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斂民之粟積之窖窌鬱爲麴塵化爲蛾蠓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秕睨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雒口興雒回雒黎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爲李密

聚衆。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徧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給其窮奢。尙有贏餘。以供李密唐公之撟散。皆文帝周於攈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召奢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貴五穀者如是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飢。靳枵腹者之饔飧。奪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糴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殣於道。豪民逞。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惛不知。猶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彌甚。李氏雖爲之臣。然其先世與楊氏並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推之主也。則遞相爲王。懲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公幸全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狐媚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爲非。而以有所授受爲得。上習爲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丕僞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奪周。成湯秉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爲天子。若夫曹丕之篡。則王莽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天下之勢。一離一合。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入□也。沙陀及捩臬雞先之也。不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亙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秉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絃改轍也。數未極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何足以制其狂流哉。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允。乃至宋人資女直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爲劉武周用。以襲己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躪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杲。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疏於謀而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爲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盈而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慮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足以深也。矢之發也。脫於彀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

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無其愼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繇心而生言。心之不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繇言而成事。繇事而心益以移。則言爲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爲可爲而爲之。未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戢也。李密之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嘗如嵇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搉耳盜鈴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任祖君彥怨懟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爲紂。而睨代王侑爲懷璽面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怍。而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人欲正人心。而亟正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止。言之有怍。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尙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蔑彝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極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不忘隋之悃愊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賓之。其享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逞。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爲何許人。卽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詖無忌之游士。史稱莫知所之。蓋亦自此而死耳。非能蠖屈鴻飛於圖功徼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爲隋氏世臣。假令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哉。項羽。楚之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山之墓。則天下叛之。楊廣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割之如雞豚。以密之很。於是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殪商辛。執子嬰。乃祖君彥忿懟之讕言。非密之所能任也。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爲人君而斬刈之者凶。業已爲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者。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洪客險詖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劉劭。非但紂匹也。執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爲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戈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爲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縱委懦。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懸紂首於太白。未知其果否也。卽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

戾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決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閒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誼不已過與

擇君而後仕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爲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殤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尙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弒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麥孟才沈光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弒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能得人心而頓異於宋齊以來王謐褚淵恬不知媿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存四海一王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庭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僞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君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夫

讀通鑑論卷十九

衡陽王夫之譔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躁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爲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非純乎爲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甚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羣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爲之守太原禦突厥而弗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雒郛環海無尺寸之寧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爲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爲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鎭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弒楊廣於江都廣已弒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弒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爲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寧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縣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弒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爲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羣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箠以御梟尤而繫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爲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爲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即毒衆臨戎而神人罔爲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爲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尙誰歸哉慎於舉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已熸而將熄之楊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僞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慎爲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邴元真單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

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爲奇計。鄙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關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己抑無可恃之勢。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既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爲。尚誰爲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爲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羞其所爲。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豈有他哉。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爲輕。詭輕爲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擁二萬人以降唐。密之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閉關來歸。爲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爲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密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衆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爲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閑冗之文吏。而司進食之褻事。使執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閒。嗚呼。此大有爲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怙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菹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無很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爲者。不足以與於斯。

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爲亡賴賊。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未爲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宵則燿。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

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僞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啓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勣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僞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爲是可以卓然自命爲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爲高祖之所矜奬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爲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爲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爲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俯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諒多聞之士皆自僭僞中祓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爲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

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爲匪人則風教廢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爲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爲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翺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爲彊險不足以爲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爲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僞步鼻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也似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爲道之莫尚者而導世以偷汙爲彝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猶姑息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杲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惟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己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杲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杲以西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

里克寗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爲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與之相邇。賢姦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杲。始於掠奪攫竊民而嗌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梟桀飲博之徒。苟可爲而無不可爲。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螘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爲耰粗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何憚而不殺越平人以希富貴。況當初定之天下。衆志未寗。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篡者。成而爲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僭成而速敗。爲桓元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爲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鈇鉞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貰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貿貿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杲。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擁衆十五萬。寇幷州。鄭元璹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爲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朒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顗之功必成。而鄭元璹之說必讎矣。夫突厥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縶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爲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於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突厥者。詐之而不爲不信。乘之而不爲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輕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涖之以三公統攝

之者。層累相仍。而分治者率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奬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爲。此綜核之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副其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以倒爲飾。苟求無失。而敬天勤民。對時育物。揚淸激濁。移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以變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譴。相爲緣飾。以報最於一人之聽覩。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略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畫諾坐嘯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長之度。彼此相參以互濟。與夫淸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眞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豈循名按實。緣飾故倒。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所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參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爲塗飾以下委於諳習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夫郡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納無諷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即有爲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痿痺。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責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僨於邊。所必然者。刑與禮爭而教衰。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事無以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香。口不擇味。背攤重纊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爲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奕之中。而不肖者。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淸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聞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者。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審。聯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鑒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爲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

也禦其害協其居坊其彊以淫撫其弱以萎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爲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茶漆竹木樓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爲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卽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豢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爲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閑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租二石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厤淸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而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饟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取也薄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俯仰皆出貨賄以譽糴於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汙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爲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爲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吸齕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爲撙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爲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餫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軀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齎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恆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吏抑盡廢本色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糴以應非時之誅求自非姦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爲己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誰爲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勦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爲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殣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爲墮淚則三代之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覲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走

千百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瘃飢羸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囿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參古以宜民。唐室租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廢矣。

古者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爲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恆爲農。雖有雋才。觖望之情不生。賞罰施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逮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盛衰。於是陳鮑高國欒郤趙范且疑忌積而起尋戈矛。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閒。而蹀血覆宗。亦人倫之大斁矣。法與情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逮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憯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誼以摧抑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於是乎仁心牿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骫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勝詰。然則除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典鄉郡。刺鄉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爲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異優人登場。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既闋。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惻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漸滅盡矣。故官於其鄉。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爲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之無以自效。君不爲士謀安。士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掣。甚矣。其昧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買臣衣繡之榮耳。況如鎮周之加刑罰於父老子弟而憯莫之恤乎。

謂高祖之立建成爲得適長之禮者。非也。立子以適長。此嗣有天下。太子諸王。皆生長深宮。天顯之序。不可以寵嬖亂也。初有天下。而創制自己。以賢以功。爲天下而得人。作君師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謂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抑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討賊后以靖國家。隆基自冒險爲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睿宗初不與聞。而況宋王。則宋王固辭。而睿宗決策可也。太原之起。雖繇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嚮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爲之辯。勇者不能爲之決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翅高祖。處此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泰伯之成其至德者。豈徒其仁孝之得於天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倫修內教於宮中者。其養之也久矣。詩之頌王季也。曰則友其兄。王季固不以得國而易其兄弟之歡也。王季無得國之心。而泰伯可成其三讓之美。一門之內。人修君子長者之行。而靜以聽夫天命。故王季得國。猶未得也。泰伯辭國。猶未辭也。內教修而禮讓興。讓者得仁。而受者無疑於失義。邠人之稱太王曰。仁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唐高祖之守太

原縱酒納賄以自蔵。宮人私侍而嘗試生死以殉其嗜欲。則秦王矯舉以奮興。一惟其才之可以大有爲。而馳騁俠烈之氣。蕩其天性。固無名義之可繫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開國之休。使遜心以聽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之不能式穀其子。既如此矣。而所左右後先者。又行險徼幸。若裴寂之流而已。東宮天策。士各以所知遇爲私人。目不覩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猜而亟奪其惻隱。高祖若木偶之尸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後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飾文具以強民之謂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聖之所以聖。賊之所以賊。反身而誠。不言而喻。保爾子孫。寧爾邦家。豈他求之哉。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於禍亂者。立適之法。與賢之權。皆足以召亂。況井田封建之畫地爲守者乎。

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効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異焉。而未爲殊異也。傳曰。食焉不辟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生之。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也。性不隨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糾。齊侯命之。徵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即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況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使唐高而蒙篡弒之禍。徵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廷。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奚足爲之死邪。爲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胥爲君之子也。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爲宮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爲適主。而隨之以爭。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彼。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荀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爲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事之。無傷乎義。無損乎仁。奚爲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異於管仲者何也。襄公弒。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敗。仲囚於魯。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建成世民之含毒以爭。久矣。知其必有蹀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慝。抑不能辭宮僚以去之。欲徼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偷矣。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請見。尤義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得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羣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惡足以及此哉。

太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人即喪心失志。迷惑之尤者。長短虛實。大小有無。清濁得失明暗。皎然分晝於前。知則知之。能則能之。眇者窮於視。跛者困於趨。惡得誣其心之所未喻。而謂多聞善慮者之不若己哉。然則謂人不己若者。抑實有不己若者在也。太宗曰。煬帝文辭奧博。是堯舜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魏徵曰。恃其雋才。驕矜自困。以至覆亡。然則煬帝之奧博。固有高出於羣臣之上者。不己若誠不若己矣。而人言又惡足以警之哉。夫人主之怙過也。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諫者矣。有以憑勢淩人

而拒諫者矣。然忠直之士。卓然不撓。雖斥竄誅夷而不恤以言黜。而暴君不能奪其理。則身雖詘而道固伸也。且恃位而驕。恃威而橫。浮氣外張。而中藏恧餒。迨乎虛憍稍息。追憶前非。固將曰。是吾所不知不能。而終不可誣者也。則諫者之言。或悔而見庸矣。惟夫多聞廣識。而給於辯者。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言者不憚其威。而憚其小有才之辯慧。言之大則以爲誇也。言之切則以爲險也。察情審理。擬議窮年。而彼已一覽而見謂無餘。引古證今。依類長言。而時或旁徵之有誤。則自非明燭天日。斷若雷霆者。恆惴惴焉。恐言出而反爲所折。抱忠而前。括囊而退者。十且八九矣。且夫堯舜之是。彼且是之矣。吾惡得以堯舜進之。桀紂之非。彼且非之矣。吾惡得以桀紂戒之。彼固曰使我而爲人臣。以稱說于人主。吾之瑣瑣鑿鑿以敷陳者。更辯於此也。彼誠不我若。而愛我若父。責我若子。爲笑而已矣。天下雖大。賢人君子雖衆。誰肯以強智多聞。見屈於我。而不捫舌以自免於辱乎。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謂人不己若。而其危亡必矣。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興也。不然。太宗之才。當時之臣無有能相項背者。惟予言而莫違。亦何所不可乎。嗚呼。豈徒人主哉。士而賢智多聞。當世固出其下。則欲以取擇善之益也。難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所以大也。雖然。人知其能與多矣。問之雖勤。且欲告而中訥。則問爲虛設。而秖益其驕。惟若無若虛之情。發於不容已。而問必以誠。然後人相忘於寡與不能。以昌言而不怯。太宗之問孔穎達也。幾知學矣。乃固以多能有實自居。而矜其能問。亦何足以測顏子之心哉。孔穎達不能推極隱微。以格君心。太宗之驕。所繇未戢也。

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蓋太宗之所以處之者。得其理矣。高祖欲彊宗室以鎭天下。三從昆弟之屬。皆封王爵。使循是而不改。則貴而驕。富而淫。邪佞之士利賴之。而導以放恣。欲彊之適以貽其災。而必至於翦。晉宋之所以自相戕滅。而終於孤立也。太宗從封德彝之言。而曰天子養百姓。豈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以公天下者。卽以安本支。而勸進其賢能。德彝佞人也。於此而幾乎道矣。爲天子之懿親。妾媵廣生。養遂不患其不蕃衍也。遠於十姓百家。雖犬錐刀之鄙猥。不患其無可進之材也。而彊慧者得勢而狂。愿樸者溫飽而自廢。於是乎非若劉濞司馬倫之自斃以亡。則菽麥不分。如圈豚之待飼而已矣。夫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塗。旣免於槁項無聞之憂。抑獎之於德業文章吏治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彙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爲多士之領袖。以藩衛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並起。而恥以紈袴自居。亦無有夔天吠日。覬大寶而干甸師之辟者。施及於今。隴西之族猶盛焉。不亦休乎。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富貴者。其可以非所宜而長有之乎。制之有等。授之有道。而後欲貴者之果能貴。欲富者之果能富也。義之至。仁之盡也。大公行而私恩亦遂矣。然則周道親親。而文昭武穆。施及邢茅蔣胙與畢召之裔。皆分茅土。豈非道與。曰。此武王周公定天下之微權。而千古之未喻者也。古之天下。人自爲君。君自爲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尙。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惟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

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卽一而漸一之也。春秋之戰亟矣。而晉魯衛蔡曹滕之自相攻也鮮。卽相攻而無掬指舟中。焚夾侵海之虐。當其時異姓庶姓。猶錯立於外。而同姓者。不能絕援以自戕。此周之所以親親。而親親者。非徒親也。實以一姓之興。定一王之禮制。廣施於四海。而漸革其封殖自私。戕民構亂之荼毒也。至於漢。六國廢。韓彭誅。而欲以周道行之。則七國衡山淮南之禍。骨肉喋血而不容已。然則人主卽欲建本支以鎮天下。亦無如節其位祿。奬其仕進。公其黜陟之足以育才勸善。而祐子孫之令祚。以鞏固維城。奚必侈予以棧櫪之豢養。假借以優俳之褻龢。使之或僨而狂。或茸而萎哉。鄧禹享大國之封。且使諸子各分一藝。以自立。會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爲道。將使人競於婞修。而授子孫以沈溺之具。亦仁過而流於不仁矣。是故親親之殺。與尊賢互用而相成。惟唐爲得之。宜其宗室之多才。獨盛於今古也。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爲盡聽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爲諫議大夫。房元齡杜如晦爲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羣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爲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姦私。或因時而爲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爲得失。然而有待於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上得詰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黨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棼而事愈圮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內匡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貞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宏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閉細政。繩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徒自媟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而其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之得失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徵聲逐色。奬諛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修墜。則六官之長。覈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鷙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熟慮之訏謨。非繁稱曲說矯

舉異同於俄頃者。所可詫風裁以決定者也。故天子虛廣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築舍之時。官各有其守。政各任其人。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立一成法以啓爭端。可爲不易之經乎。

旱飢而赦。以是仁民。非所以仁之也。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亦既知之矣。而貞觀二年。以旱赦天下。信道不篤。知不可而復爲。非君師之道矣。夫赦亦有時焉。而可者。夷狄盜賊僭據上國。蚩蚩之氓。脅從以徼幸。上不能固保其民。使羣陷於逆。則盪滌而矜全之可耳。旱飢之民。流離道殣者。類不能爲姦惡。而姦惡之徒。雖旱飢而固不至於餧瘠者也。如曰。衣食不足而非僻以起。則夫犯者在未飢以前。固非爲飢所迫。而奚所恤哉。省囚繫以疏寃滯。宥過誤以恤惷愚。止訟獄以專農務。則君上應行之政。無歲不宜。而不待旱飢。至於旱飢之歲。豪民擅粟以掠市子女。游民結黨以彊要糴貸。甚且競起爲盜。以攘殺愿懦。非法不懲。非刑不戢。而更縱不軌之徒。使無所創艾。以橫行郊邑。又豈非凶年之大蠹哉。蠲逋欠。減租庸。所以救荒也。困於徵輸者。樸民也。蠲免與赦罪。並行於一紙。則等樸民於姦宄。名不正。實不符。亦重辱吾衽席之赤子矣。不雜赦罪之令於蠲租之詔。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權。而時君不察。曰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天其樂佑此頑民。以賊凋零之孑遺乎。體天心以達民隱。非市恩之俗吏所得與焉久矣。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庀其事。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迪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以集而權弗能擅。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愆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諫。參差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興。而國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旨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體不傷。惟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徹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從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宮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徧及九卿。而唐之雜判。專於中舍。其得失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修之職。以待舉行。固有一成之見。而執爲不可易者。假有大兵

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其不相協而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歷中外通衆理而待枚卜之選者也兼知盈詘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雜判而駁正之足矣何用詢及專司之官以生嚚訟哉如有議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自可復陳利病以更爲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豫爲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繇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心而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大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羣臣競朋黨興機密洩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爲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雜判駁正愼之於前而畫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爲兆民之患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韙矣

讀太宗論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堯舜之止此也以視成湯武王其相去無幾矣乃其斁彝倫虧至德雜用賢姦從欲規利終無以自克而成乎大疵讀史者鑒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氣者發以噓物而斂以自攝其心者也聞見之善啓其聰明而隨氣以發斂其發也洩其藏以加於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己有餘而不忍物之不足則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瞖而矯之以正子不忍於父臣不忍於君士不忍於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於天下後世於是而言之功大矣若夫受天命作君師臣民之責服於躬載於一心則斂氣以攝聰明而持天下於心以建中和之極故曰湯武身之也身正而天下正不以言也故仲虺之誥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獒召公言之也無逸周公言之也而湯武無言以自鳴其道而詔羣臣推而上之大禹皋陶益稷各盡言以進堯舜而堯舜執中之訓迨及倦勤遜位之日道不在己而後以詔舜禹然則堯舜惟不忍於後世禹皋益稷伊萊周召惟不忍於君而不容已於言下此者雖躬行未逮而進忠於上亦不必以言過其行責之其忠也即其行也今太宗之言非堯舜湯武之言而伊萊周召之言也任堯舜湯武之任而奪伊萊周召之言以爲己言則下且何言之可進而闢善之路窮蓋太宗者聰明溢於聞見而氣不守中以動而見長者也其外侈其中枵其氣散其神瞀其精竭其心馳迨乎彝倫之攸斁至德之已虧佞幸外熒利欲內迫而固無以自守及其衰年而益以氾濫所必然矣嗚呼豈徒帝王爲然哉自修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爲眞儒也況揚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故嘗論之言言也曰愼曰後從曰訥曰訒曰恥曰怍聖狂之辨辨於筆舌可畏也哉

夷狄之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盛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無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偪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

至頡利而衰。既分為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絕。夫豈特夷狄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況恃彊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為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為之長水草。後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為中國幸邪。其族衰。其地無主。則必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灌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為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撫之。貯糧磧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為憂。存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釁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糜財毒衆以守邊。割地納賄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內之說為訏謨。豈久遠之大計哉。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譌。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為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荀卿性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鮮聞者矣。惟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彝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況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為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於春秋之世。弒君者三十三。弒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歲而無之。蒸報無忌。黷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譌。象鯀共驩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於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蹠戾相躡。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宣淫長佞。而後民爭為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

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爲君。魏徵爲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辮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爲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促而霸統何長。霸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腥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爲之。如暑之望浴也。尤易於隋唐之際哉。

太宗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此知本之論也。夫惟窮凶之主。淫虐無擇。則雖以虛衷樂善之君子。陳大公無我之言。而亦祇以危身。非此者君之拒諫而遠君子。洵失德矣。諫者亦惡能自反而無咎哉。凡能極言以諫者。大抵其氣勝者也。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氣勝則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則其理窒。上以事君。下以涖衆。中以交於僚友。可其所可。而否其所否。堅於獨行。而不樂物之我違。惟如是也。乃以輕寵辱忘死生。而言之無忌。其賢者有察理未精。達情未適之過。而執之也堅。其次則氣動而不收。言發而不止。攻異己而不遺餘力。以墮於媢忮而傷物已甚。則人主且窺其中藏。謂是嘵嘵者之但求利己也。其言不可奪。而心固不爲之感。奚望轉石移山於片語乎。惟虛則公。公則直。惟明則誠。誠則動。能自受諫者。所以虛其心而廣其明也。諫者之能此者鮮矣。事上接下。其理一也。君不受諫。則令爲而臣民不從。臣不受諫。則言爲而天子不信。位不可恃。氣不可任。辯不可倚。理不可挾。平情好善。坦衷遜志者。早有以動人主之敬愛。而消僚友之疾忌。聖而周公。忠而孔明。用此道也。婞直予智。持一理以與當宁爭得失。自非舜禹以芻蕘之道待之。其不以啓朋黨而壞國是也難矣哉。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亦易見也。所以格之者。天理民彝之顯道。人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人之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當。下逮於工瞽。而言無不效。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求以勝物。進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心不能自信於是。則匿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而言之。吾亦能爲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其心。交相讁而秪益其怨惡。如能隱忍以弗怨惡足矣。奚望格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凊。視膳處之卑湫之大安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公主。敕資送倍於長公主。此豈事之失哉。其憯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教。以思動其惻悱也。乃周言不聽。決駕以行。於徵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后而後勉從。使后而如獨孤武韋也。徵死矣。人自有父子。人自有兄弟。一念之蔽。忽焉不覺。直辭以啓之。以自親其親。豈難知而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愛者也。卒不能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徵之起也。於羣盜之中。事李密而去之。事隱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餘於才而未聞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已之媿疚。奚可得哉。夫大人者。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隱慝。賢主樂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斥爲田舍翁邪。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而非滕口說以聽凶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言治者而亟言權。非權也。上下相制。以機械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以儀秦之狙詐。行帝王之大法。亂奚得而弭。人心風俗。奚得而不壞哉。王伽之詐也。與李參朋姦而徼隋文之賞。唐太宗師之。以縱囚三百九十人。而三百九十人。咸師參之智。如期就死。嗚呼。人理亡矣。好生惡死。人之情也。苟有可以得生者。無不用也。守硜硜之信。以死殉之。志士且躊躇而未決。況已蹈大辟之戮民乎。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縣有令尉。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因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爲之淵藪者。太宗持其必來之數以爲權。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爲券。縱而來歸。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誰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人之中。非無至愚者。不足以測太宗必赦之情。而徼幸以逃。且當縱遣之時。爲此駭異之舉。太宗以從諫聞。亦未聞法吏據法以廷爭。則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爲盛治。或詫爲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王道平平。言僻而行詭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蘇洵氏樂道之曰。帝王之權。懸烈於洪水矣。

傳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之義。何義也。適庶明。長幼序。尊卑別。刑賞定。重農抑末。進賢遠姦。貴義賤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義也。知此則讒賊不足以逞。而違此者之爲讒賊。不待擿發而如觀火。舍是乃求之告訐以知之。告讒告賊。而不知告者之爲讒賊也。宜其迷惑失守。延讒賊於肘腋。而以自危亡也。人主明其義於上。以進退大臣。大臣奉此義以正朝廷。朝廷飭此義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覈之有觀察採訪之使。裁之有執憲之大臣。苟義明而法正。姦頑不軌者。惡足以恣行而無忌。即有之。亦隱伏於須臾而終必敗。奚事告訐乎。告訐興。則賞罰之權。全移於健訟之匹夫。而上何貴有君。下何貴有執憲之臣哉。且夫爲人告訐者。洵不道矣。而愿樸柔懦之民。能奮起以與姦頑爭死命者。百不得一也。非夫險詖無憚之徒。惡有暇日以察人之隱慝而持短長。操必勝之術。以與官吏豪彊角逐。忘尊卑。輕禍福。背親戚。叛朋友。吏胥脅其長官。奴隸制其主伯。正春秋之義所斥爲讒賊。必杜絕其萌孽者也。知其害而早絕之。則讒無不見。賊無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與天下相守於法紀。吞舟漏網之姦。其得容於政簡刑清之日者。蓋亦寡矣。太宗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上封事者。訐人細事。當以讒人罪之。而其時吏不殃民。民不犯上。韙矣哉。

銀之爲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得與錢布粟帛通用於民閒。權萬紀請采銀宣饒。而太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爲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於銀。夫銀。藏畜不蝕。鍊鑠不減。藏之約而齎之也易。人習於便利。知千百年之無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於民。而厚利存焉。庸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奚以明其然邪。銀之爲物也。固不若銅鐵爲械器之必需。而上類黃金。下同鉛錫。亡足貴者。尊之以爲錢布粟帛之母。而持其輕重之權。蓋出於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之。殆於愚天下之人而蠱之

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也。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則上積其盈，以寵致耕夫紅女之絲粟，而財亟聚於上，民日貧餒而不自知。既以殫民之畜積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民采，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則貪惰之民，皆舍其穡事，以徼幸於詭獲，而田之汙萊也積，且聚游民於山谷，而惟力是視以取盈，則爭殺興而亂必起。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成。即幸不亂也，耕者桑者，戮力所獲，養游民以博無用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嗚呼！自銀之用流行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賫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驅車，銜尾載道，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爲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鏹，即以錢而力盡於十緡矣。穴而入、篋而胠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不爲。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劫商旅者，俄頃而獲千緡之值。是銀之流行，汙吏箕斂、大盜晝攫之尤利也，爲毒於天下，豈不烈哉！無已，杜塞其采鍊之源，而聽其暗耗，廣冶鑄以漸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爲主，遠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匱而賤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戢，尙有瘥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貿遷者，以安民於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節其淫也。旦斷諸山，夕煅諸冶，徑寸而足數十人之衣食，姦者逞，愿者削，召攘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惟銀也。采礦之禁，惡可不嚴哉！權萬紀之削奪，有餘辜矣。

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約與秦、隋銷兵、宋罷方鎭之意略同。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而特勞天下之農民於番上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婦人輕移唐祚於宮闈，李敬業死，而天下靡然順之，無有敢伸義問者，非必無忠憤之思，與力不能也。唐之亂亟矣，未有三十年而無大亂者，非能如漢、宋守成之代晏安長久也。非元宗罷府兵、改軍制，則安、史、懷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釁起，唐久爲秦、隋，惡能待懿、僖之昏亂，黃巢起而始亡哉？府軍之制，散處天下，不論其風氣之柔剛，任爲兵與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碁布於隴畝，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季冬習戰，呼號周折，一優人之戲而已。三百人之團正，五十人之隊正，十人之火長，編定而代襲之，無問其堪爲統率否也。尤可嗤者，兵械甲裝，無事則輸之庫，征行而後給之。刃鏽不淬，矢屈不檠，瞔燥不潤，雨溽不暴，甲斷冑穿，刀刓弓解，典守之吏，取具而止，倉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莫能詰也。甲與身不相稱，攻與守不相宜，使操不適用之頑金，衣不蔽身之腐革，甚則剡攙竹以爲戈矛，縩敗紙以爲盾櫓，其不覆軍陷邑者幾何也？狃爲故事，而應以虛文，徒疲敝其民於道路，一月而更，而無適守者無固志，名爲有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實無一卒之可憑，故安、史一擲番兵以渡河，而兩都瓦解。蓋天寶初改府兵、易彍騎，而因循舊習，未能蠲積玩之弊以更張也。後世論者，泥古而不知通，猶曰兵制莫善於唐，則何如秦、隋之盡銷弭，而猶不驅農民以淪死地乎？詳考府兵之制，知其爲戲也。太宗之以弱天下

者也欲羈天下以自羈則師唐法焉可爾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殄絶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爲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居内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奕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爲幸乎時爲之則人安之時所不可爲非貪叨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敝而不願也馬周曰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毒害見存之百姓寧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稍有識者固聞之而寒心也故夫子之論治參魯論而居其一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郲鄖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杞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有不可復行者矣況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強人而授之國爲天下嗤而已矣惡足辯

貞觀改服制嫂叔夫之兄弟之妻皆相爲服變周制也古之不相爲服者禮傳言之詳矣嫂不可以母道屬弟之妻不可以婦道屬所以定昭穆之分也嫂叔生而不通問死而不爲服所以厚男女之别也唐推兄之敬而從兄以服嫂推弟之愛而從弟以服其妻所以廣昆弟之恩也周謹乎禮之微唐察乎情之至皆道也而周之義精矣雖然抑有說焉禮以定萬世之經則必推之天下而可行盡乎事之變而得其中者也有人於此少而失其父母抑無慈母乳母之養而嫂養之長而爲之有室則恩與義兩不得而忘也生藉之以生死則恝然而視若行道之人心固有所不安矣在禮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者也而或曰同爨緦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其不忍不爲服必也有人於此少孤而兄養之已而爲之納婦自納釆以至於請期稱主人者皆兄也既娶而兄猶爲家政之主未異宮而兄死其婦視夫之兄有君道焉且兄而居長則固小宗之宗子也合小宗之男女爲之服而弟之妻獨否一家之所統尊顧可傲岸若賓客乎繼父無服者也同居而爲之成室家立親廟則服期夫之兄可爲小宗而成其家室以視繼父之同居而異姓者奚若抑義之不得不爲服者也禮有之子思之哭嫂也爲位而哭不容已於哭也可爲之哭則可爲之服君子惡夫涕之無從而服之不亦可乎上古之世男女之别未正昭穆之序未審故周公嚴之於此而辨之精後世男女正而恩禮暌兄弟之離類起於室家之猜怨則使相爲服以奬友睦之誼亦各因其時而已禮曰時爲大百王相承所損益可知也聖人許時王以損益則貞觀之改周制可無疑已

自言兵者有使貪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岑文本引黄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貽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爲邊外屈哉敗其軍拔其城滅其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恆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裨偏裨以之懟其主帥兵以之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定不旋踵而大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致寇亡國者不

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寧民而定國乎。漢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樊噲屠狗者。能明此義。乃以平項羽之怒。而解鴻門之戹。項羽不知。終以取怨於天下。誨盜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於獄。宋徽王全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之言。皆亂人之言。爾岑文本惡足以知此哉。

太宗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則前此固有劾之之法。而戴州所部有犯者。御史以劾刺史賈崇。亦循例以劾之也。此法不知所自昉。意者蘇威當隋之世。假儒術飾治具以欺世。其創之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久者。周失道而後魯失之。魯君失。而後卿大夫無不失也。上者端本清源。歸責於天子之辭也。民有大逆。君踰月而後舉爵。自艾而已。治之不隆。教之不美。天子不自懟恧。而以移罪於刺史乎。民犯大逆而劾及刺史。於是互相掩蔽。縱梟獍以脫於網罟。天下之亂。風俗之壞。乃如河決魚爛而不可止。隋末寇盜徧天下。而煬帝罔聞。刃加於頸。尚不知爲誰氏之賊。皆蘇威之流。置苛細之法。自詡王道。而以塗飾耳目。增長讒賊者致之也。懲貪而責保薦之主。戢盜而嚴漏捕之誅。詳刑而究初案之枉。皆教之以掩蔽。而縱姦以賊民之法也。必欲責之上。以矜民之散。亦自天子之自爲修省而已。下者其何責焉。

小道邪說。惑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辯。未有能息者也。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與非奚準乎。理也。事也。情也。理則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末俗庸人之情。易以歆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事有適與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爲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爲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惡之情。不足以相勝。故孟子之辯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日。以增益。且託爲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本。宜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猥不經之說。何足定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人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以年命而使配耦非其類者。僉曰。才所定也。厤官乃以贊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徵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蔑彝倫。背天理。干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觀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爲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刑當其辜。勿與辯也。然且貪懦之俗。徼幸鋒端之蜜。苟延蟪蛄之生。日嚮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暴骨如莽而不收。爭奪競訟。以求得爲君師者。倘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傎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市。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用。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以時。授以制。則葬法詘矣。然而有挾術以嚮利者。殺其首。竄其從。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

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閒，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感天下，亦已末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辯，誰令聽之。

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起於宮闈，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褚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姦，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靖國焉。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聖人拟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竄，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欷歔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或曰：立適長而不能賢，擇人以輔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臣，無有過魏徵者，固以師保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爲建成之宮僚，效既可覩，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即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興，徵爲袁淑而已，紇干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廢東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竄也，光武之爲君父者，無媿也。太宗蹀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猱以升木，竄逐其所寵愛以徇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陷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救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覬之心，迎立已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慎之也，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慙德也乎？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佞者之辯也。太宗不能折之，遽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德之極致，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以爲仁，不忠不可以爲恕。仁者，愛之理也，而其發於情也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之仁，廓然曙於情之貞淫，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即發其不忍之情，則與嘔喣呴沫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陰德易以陰用，而用以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推己以及人，仁之牖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也。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所不欲，以勿施於人，而不推其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不踰矩，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奪己之聲色臭味，而使不集於康，固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屈己之道，屈天下之情，以求免於人之怏悒，皆可曰恕，而以縱女子小人僉壬讒佞者彌甚。忠也者，發己自盡之謂，盡己之所可爲，盡己之所宜爲，盡己之所不爲而弗爲，而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籲以請，涕泣以干，陳其媟狎之私，以匍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壬讒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己於義利理欲之情未定，則見爲不可拂而徇之，以恣其姦邪，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疑者也。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臣，殃及子孫，禍延宗社，長孫無忌惡足以知仁恕哉！挾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明有所困，忠有所詘，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雛其邪，此

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懸絕於聖王之理也。負慝而畏人知。揜之使不著。以疑天下。小人之僞也。其猶畏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則猶天良之未盡亡也。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則使天下猶疑於大惡之不可決爲。而名教抑以未熸。無所畏。無所揜。而後惡流於天下。延及後世。而心喪以無餘。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者也。史臣修高祖實錄。語多微隱。若有怵惕不寧之情焉。夫人皆有之心也。且以示後世與宋太宗燭下斧影之事。同其傳疑。則人固謂天倫之不可戕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揜。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世而無慙。顧且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誰欺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不奪管蔡之封也。季友鴆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與己爭立而未嘗有劉劭之逆。貽唐室以危亡。而殺之以圖存。安忍無親。古人豈其口實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討也。鴟鴞之怨。東山之悲。有微辭。有隱痛。禍歸於商奄。而不著二叔誅竄之迹。東人之頌公者。亦曰四國是皇。不曰二叔是誅也。過成於不忍疑。事迫於不獲已。志窘於不能遂。言詘於不忍明。天下後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惡。觀過而知仁。公之所以無慙於夙夜也。若夫過之不可揜。而君子謂其如日月之食者。則惟以聽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獎天下於戕恩。況太宗之以奪大位爲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於自敕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既大書特書。以昭示而無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殺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亦曰。吾以家故殺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殺兄弟也。身與家之視天下也孰親。則兄弟援戈矛以起爭田廬絲粟之計。而彊有力者得志焉。亦將張膽瞋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啖。皆聖賢之徒。何憚而弗爲哉。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導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萬世之下。豈無君子哉。無厭然之心。惻隱羞惡。兩俱灰燼。功利殺奪。橫行於人類。乃至求一揜惡飾僞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

隋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固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羣雄。李世勣程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楊廣狠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略矣。太宗自克白巖。將舍安市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勣無忌。豈不知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還延何也。惟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勣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嚮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即令功墮師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勣無忌。亦何憚而次且哉。苻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啓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佛狸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區區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宇維繫於

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勣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詆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爲準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

劉洎之殺。謂褚公譖之者。其爲許敬宗之汙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留守西京者。房元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焉。非固爲宗臣負伊周之獨任也。兵凶戰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卽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疚。元齡之項領。且縣於洎之鋒刃。而況士廉以下乎。又況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脅衆。子罕奪宋公之柄。用是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顗戴淵。無所稟承。猶無擇噬。矧洎已先言於當宁。挾既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殺之權。以誅異己。欺太子之柔。惟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洎卽不言。抑必有其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有是言哉。或曰。洎謹卽行誅之對。剛而戇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彊臣者。惟其很耳。戇者。很之徒也。無所忌而函之心。乃可無所忌而矢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惟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詑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謹卽行誅。目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威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巽輭之沖人乎。使褚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處方興之勢。而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扶王室。洎雖狂無能爲也。曰。人之可信以無妄動者。惟其愼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爲而爲之。朱泚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傅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閑而廢宋高。皆愚戇而不恤禍福者也。藉曰。洎爲文吏。兵柄不屬焉。范煜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洎之無他乎。使伏其辜。非過計而淫刑審矣。

星占術測。亂之所自生也。史言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誰爲此祕記者。其繇來不可考也。太白之光。羣星莫及。南北之道。去日近而日奪其光。去日遠則日不能奪而晝見。五緯之出入。厤家所能算測。而南北發斂。厤法略而古今無考。使有精於步測者亦常耳。而太史守其曲說曰。女主昌。與所謂祕記者相合。太宗不能以理折之。而橫殺李君羨以應之。李淳風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以決其必然。武氏之篡奪。實斯言教之也。凡篡奪之禍。類乘乎國之將危。而先得其兵柄。起而立功以拯亂。然且遲回疑畏。而不敢驟。抑有彊幹機智之士。若荀攸郄慮劉穆之傅亮李振敬翔之流。贊其逆謀。而多畜虎狼之將佐。爲之爪牙。然後動於惡而人莫能禦。今武氏以一淫嫗處於深宮。左右皆傅粉塗朱狠媟之賤士。三思懿宗承嗣輩。固耽酒嗜色之紈袴。一彊項之邑令。可鞭笞而殺之庸豎也。乃以炎炎方興之社稷。淫風一拂。天下歸心。藏頭咋舌於枷梏薰灼之下。莫之敢抗。武氏何以得此於臣民哉。天下固曰。前聖之祕記然也。上天之垂象然也。先知如淳風

者，已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淳風曰：當王天下，武氏曰：吾當王也。淳風曰：殺唐子孫殆盡，武氏曰：吾當殺也。嗚呼！搖四海之人心，傾方興之宗社，使李氏宗支駢首以受刃，淳風一言之毒，滔天罔極矣。甚哉太宗之不明也！正妖言之辟，執淳風而誅之，焚秘記，斥太史之妄，武氏惡足以惑天下而成乎簒哉？有天下而不誅逐術士，敬授民時，以定民志，則必召禍亂於無窮。人有生則必有死，國有興則必有亡，雖百世可知也，惡用此嘵嘵者爲。

以利爲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爲。故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爲恩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爲恩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爲恩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馳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券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還李世勣爲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爲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惟利是懷，一奪予之閒，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爲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勣何能爲者？高祖不察而許爲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爲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爲武氏用，惟世勣之視利以爲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爲世勣所窺見，以益歆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疊州，唐惡從而亂哉。

衡陽王夫之譔

高宗

房遺愛狂騃。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荊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爲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尙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蓋亦衞高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衞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絀。太宗旣知恪之可以守國也。則如光武之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爲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資其識以成其斷。唯無忌者。高宗之元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雉奴弱。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旣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己。而欲勦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夾輔之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寵。終亦必亡者。皆其所憯焉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問非其人。而不保其愛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豈徒君臣。父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爲擘固之圖。太宗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憯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竄。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蔚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徵。褚公未易任其無患。恪且死。罵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爲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奚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繹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摘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爲快。而不慮其僨興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爲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速。瞋恨先形。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明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旣熟察其凶險之情。則不宜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欲謫之於蜀。徼抑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徼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爲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頳顏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函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公之言。爲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

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淩乘以逞。明乍啓而可蔽。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佞倆畢見。可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忌。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爲也難矣。而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威之不可繼。而因閒抵隙。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舒。庶乎其有濟矣。卽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愼重以持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得也。高宗以厭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福也。雖然。廢后大事也。惡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卽倏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卽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無能害於國。凶於家矣。悍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悻悻不能俄頃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審。愚亦甚矣哉。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曰。后之不可爲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以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怨。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法。與天下共黜之。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牖而納。佞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無所發而蘊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機自阻。其終廢也。社稷以寧。卽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搏噬。劫羣臣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躁率而幸成於一朝。喪身殃國。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身爲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儀忠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爲道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彊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姦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宦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唯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興。不忍於先。則無恆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磯。沸膏之灕水。譖愬甫及。而顏赬耳熱。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伉儷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裏之愛。長孫無忌渭陽之情。聞譖卽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卽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卽不忍於心。高宗之絕其天良。惡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噂沓背憎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盈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於天倫。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

居重馭輕。先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伉乎天子。故縣內之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爲家。奚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尙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涖之。亦足以戢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

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頑陋獷戾，而詩書禮樂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漁獵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唯其所爲，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揭竿冒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擢，惡不降罰，俾其貪叨恣日暮塗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修，其能遙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芟薙棘夷，谿峒威服而恩撫之，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棄不理，授之卑茸猥戾之有司，以敺之於亂，溥天之下，特有此蠹賊之區宇，是亦可爲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其重外也。內雖不綦乎重，而必不輕也；外不重，則永輕之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問，治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則貪爲之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清華，則鄙夷之而不屑爲。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銓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爲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綏，民勞不復，迨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粵，昔者亦荒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爲文教之邦，何獨邕、桂、滇、黔、階、文、邛、雅之不可使爲善地乎？不勤兵而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爲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尙奚疑焉。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遣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縣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徧，而餒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即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霑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黨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爲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婦子，餒死而不顧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獧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采橡梠、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實，固未能厭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而不散，失業以相嘯沓，掠奪與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即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奠其居，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術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爲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而急逐貪昏敖惰之吏，天子不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壻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而使怒則撾殺之。顧於其姊病，爲之煑粥燎鬚，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爲姊煑粥，其可得乎？」藹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堪流涕。繇此言之，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

子與壻。非果天理民彝之絶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已之慈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唯夫沈鷙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戚而目已怒。淚未收而兵已操。梟獍之雄心。不可復戢。彼固自詫爲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則不恤其君親。柔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而似孝友矣。非徒似也。利之所不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世勣之於單雄信。割肉可也。爲姊而燎鬚。何所吝邪。利無可趨。害無可避。亦何爲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爲仁者之言哉。籍甲兵戶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爲己罪也。太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答。事未可知。姑爲兩試。抑知太宗之不以此爲嫌也。年愈老。智愈猾。高宗問以羣臣不諫。而曰所爲盡善。無得而諫。知高宗之不以己爲佞也。則以黨義府敬宗贊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祿。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孝哉。至於此而不容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爲鄙夫爲盜賊。爲篡弑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辯矣。實則不可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襲。小有損益。而大略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淳而聽於世族。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庸。求路之賢。魯衞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長官。朝廷不置冢宰。蓋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勢不得復爲建屬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郡者法嚴明。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亂也。三公州郡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胥怨激。而盜賊蠭起。則法敝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掾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爲之死。死而爲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爲公斂處父之據成不墮。祝聃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爲忠而無忌。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子者。一唯長吏之市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姦。抑無考覈之成憲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則唯采取名譽於州郡。於是虛譽日張。雌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成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敝而改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窮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爲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一得。夾糅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窒也。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己。而士自以

其學業。徼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寺府州之衆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感於私門。於此不讎。自媒於彼。廉恥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鎭各樹私人以爲爪牙。或使登朝以爲內應。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韋莊孫光憲之流。皆效命四方而不爲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得與於選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絕人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束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準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進之法。固魏晉以下。人心事會之趨。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之長焉。於彼而見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盛恃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繇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竄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僨亂者也。庸醫雜表裏兼溫涼以飲人。彊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中宗（僞周武氏附於內）

中宗嗣位兩月。失德未著。而武氏與裴炎亟廢而幽之。三葉全感之天子。如掇虛器於井竈之閒。任其所置。百官尸位。噤無敢言者。武氏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大臣秉道而天子以不傾。卽其懷姦而猶依天子以自固。惟其任重而望隆。交深而位定。休戚相倚。而情不容不固也。而高宗之世大異。於是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尙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爲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進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無有一人爲高宗所篤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賤。於此極矣。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太宗所任以輔己者也。貶死黜廢。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祿位以令終。唯懷姦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韓瑗來濟杜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較無覆餗之傷。而斥罷旋加。幸免者亦託於守邊以免禍。若其他竊位懷祿之宵小。勿論李義府許敬宗之爲通國所指數。卽若宇文節柳奭崔敦禮辛茂將許圉師竇德元樂彥瑋孫處約姜恪閻立本陸敦信楊宏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溫王德眞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者。皆節不足以守筦庫。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詭遇。競相踵以贊天工。至其顧命託孤。委畀九鼎者。則裴炎劉景先郭正一二三無賴之徒也。嗚呼。惡有任輔弼大臣如此之輕。而國可不亡者乎。夫高宗。柔懦之主也。柔者易以合。然而難以離也。乃合之易而離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疑者己心之所自迷。人情之所自解者也。剛而責物已甚也則疑。柔而自信無據也則疑。兩者異趣同歸。以召敗亡一也。剛不以決邪正。而以行猜忮。柔不以安善類。而以聽讒諛。猜忮生於心。讒諛與於外。於是乎人皆可相。人皆不可相也。人皆可斥而可誅也。爲大臣者。視黃閣爲傳舍。悠悠於來去。而陌路其君親。不亦宜乎。孟子曰。王無親臣矣。無親臣則

不可以為父母。裴炎片語之失意而廢中宗。如捫蝨於褌中。復奚恤哉。夫相代天工。天之所畀。人之所歸也。天下不能知其姓字。逆臣不屑奉為蓍龜。豔妻宵小。怙長存之勢。以役驟進驟退之鄙夫。談笑而移宗社。一多疑之所必致也。審察亂源。可以知所繇來矣。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甯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禺禺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謳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褻而未遽墮也。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為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敗。則亂賊之燄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襲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為動衆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姦。窺覦閑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州。向金陵。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為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為忠憤之言。而即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衆。無有一夫焉為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墮於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為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唯孤情之在兩閒。焄蒿絪縕。百斂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羣不逞之徒。託義以求盈。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雛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倍蓰而無算。且謂豫王立而己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秉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為。則進而窺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承其富貴。豈意一為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己而為捷足也哉。其請反政豫王也。懿溫之心。天下後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甔石之儲。似清。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伷先忘死以訟寃。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璽紱。以更授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己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讎。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姦之詐窮。後世佐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於萬世與。

將各有其軍而國彊，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淺，國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皆此繇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爲愈矣，然卽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旣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悖以僭叛者勿論已，卽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埸，而養寇以席權，恧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餫，情事之所必有，而爲國之大患。天子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資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爲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與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傳有之曰：將得其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愎；居朝端，習淸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尙而勉爲決裂；且柔和之士，固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爲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餉之難，近寇之薦紳冀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爲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衆非其衆，故雖武氏之猜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閫立效之元戎，殺之流之而不敢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爲矣。非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競，則將可無兵，而唯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老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爲召募，不得不授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忮臣所不容已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精於擇將，愼於持權，天子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新進喜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之將將，唯西漢爲能，然豈武氏所可逮哉！

涉大難，圖大功，因時以濟，存社稷於已亡，而無決裂之傷，論者曰：非委曲以用機權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大正以自處於不撓而已矣。以機權制物者，物亦以機權應之，君子固不如姦人之險詐，而君子先傾。以正自處，立於不可撓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故所謂社稷臣者，無他，唯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漢者，忼慨英多而蕩軼於準繩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周顗、戴淵密謀匡主而死於王敦，幾以亡晉，夫亦自有咎焉，憤而或激，智而或詭，兩者病均，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雖有奇姦巨慝、殺人如莽之氣燄，而至於山喬嶽峙、守塞不變之前，則氣爲之斂，而情爲之折。嗚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聽，樹虎臣於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巽入之深機，以得當於武氏，而後使爲己用。考公之生平，豈其然乎？當高宗時，方爲大理丞，

高宗欲殺盜伐昭陵柏者。公持法以抗爭。上怒洊加。而終不移。及酷吏橫行之際。爲甯州刺史。以寬仁獲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貞之獄。密奏保全坐斬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餘口免之。此豈嘗有姑徇委隨而與世推移。以求曲濟之心乎。其尤赫然與日月爭光者。莫若安撫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是舉也。疑夫輕率任氣者亦能爲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卽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興。氣雖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競起而撓之。非心服於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躕而前卻者也。故曰。赫然與日月爭光者也。繇此思之。唯以道爲心。以心爲守。坦然無所疑慮。其視妖淫凶狠之武氏。猶夫人也。不見可憂。不見可懼。請復廬陵而樹張柬之等於津要。武氏灼見其情。而自不能違。豈有他哉。無不正之言。無不正之行。無不正之志而已矣。或曰。公苟特立自正。無所用其機權。則胡不潔身不仕。卓然而無能挽辱。乃姑事之而後圖之。則抑權也。而非正也。曰。武氏無終篡之理。唐無可亡之勢。天下憒憒。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無賴小人。淫昏醉夢。而結市井椎埋之黨。逐聲狂吠。庸人視之如推車於太行之險。大人君子視之。一葦可杭之淺者也。秉正治之而有餘。何爲棄可爲之時。任其淪亂。以待南陽再起。始梟王莽於漸臺。而貽中原之流血乎。天下無正人而後有妖亂。叢狐山獠。足以惑人之視聽。武氏亦猶是而已。範我馳驅。無求不獲。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機權之足云。

夷狄之蹂中國。非夷狄之有餘力。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也。中國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貪其利。貪其功也。貪其貨賄。而以來享來王爲美名。於是開關以延之。使玩中國而羨吾饒富。以啓覦掠之心。故周公拒越裳之貢。而曰德不及焉。不享其貢。謂德能及者。分吾利以賚之。使愛吾豢養。而父老子弟樂效役使。以不忍叛也。不然。貪其利而彼且以利爲餌。惑吾臣民之志。則猝起而天下且利賴之。以不與爭。且其垂涎吾錦綺珍華而不得遂者。畜毒已深。發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直皆始以貢來。而終相侵滅。其必然者一也。貪不毛之土。而以闢土服遠爲功名。於是度越絕險。踰沙磧。梯崇山。芟幽箐。以徼奇捷。不幸而敗。則尾之以入。幸而勝。而饋餉相尋。舟車相接。拔木夷險。梁水凌冰。使爲坦道。蔣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來。審矣。故光武閉關而河湟鞏固。天地設險以限華夷。人力不通。數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灰。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國之形勢。東有巨海。西有崇山。山之險。不敵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數萬生靈於海島。而示以巨浸之可凌。然後倭卽乘仍以犯中國。垂至於嘉靖。而東南之害爲曠古所未有。巨海且然。況山之巘實以行。相躡以進者乎。劃夷天險。以啓匪類之橫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害同。而出於貪君佞臣不知厭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爲唐患。禍止於臨洮。則專力以捍之也猶易。武氏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道以擊之。陳子昂曰。亂邊羌。開隘道。使收奔亡之衆爲鄉導。以攻蜀。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其言偉矣。事雖暫止。而此議既出。邊臣潛用之以徼功。嚴武韋皋雖小勝。而終貽大害。明而熟於計者。見終始之全局。洞禍福之先幾。可爲永鑒。然而後世君臣猶不悟焉。天維□地□拆。有自來矣。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

才。篤焉周而頡頏姚崇。以爲大臣可矣。其論開閑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攖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爲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爲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游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繇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嚮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游藝其能雖姦慝以移九鼎乎。夫人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爇之。其體必戾。乃武氏以嗜殺之淫嫗。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目塞而闇。耳塞而聾。其足以挫生人之氣。更甚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獎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鍼石以養癰。而後成一痿痹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闇。以壞人心毒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不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瞶瞶之陰邪。

策貢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市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說是已。雖然。勿謂貢士之策。異於漢武之策問賢良也。貢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涖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於南宮。而所拔者。緘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庶乎不疑不褻。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賢愚雜而人數冗。故授之所司。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冒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重爵。敬天秩。獎人才。而示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迄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唯恐士心之不戴己。而奪有司之權。鬻私惠於士。使感己而忘君父。固懷姦負慝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纘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與大臣爭延攬。以籠絡天下。顧使心膂猜疑。互相委卸。不亦肆乎。天子而欲收貢士爲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繇替也。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功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傅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囮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旦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

詛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蠱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壻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至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逸民之名，君子所甚珍也。商周歷年千歲，而魯論授以其名者七人，則固與湯武頡頏，爲不世出之英，流風善世，立淸和之極，非其人豈勝任哉。辭祿歸老，保身家，要美名，席田園之樂，遂許之爲逸民，則莽可爲周公，操可爲文王，朱泚黃巢逐無道之君，可爲湯武矣。武攸緒者，武氏之族，依逆后而起，無功可錄，竊將軍之號，冒安平王茅土之封，與攸暨等乘武氏之篡，攙袞冕而南面稱孤，凡六年矣。唐之子孫殺者囚者，殆無遺類，而攸緒兄弟以皇族自居，不知此六年之內，何面目以尸居於百僚之上，而猶自矜曰恬澹寡欲，將誰欺乎？官歷衞而位侯王，雖極天下之多欲者，亦厭足矣，猶曰寡欲，將必爲天子而後爲多欲邪？蓋至是而武氏之勢已浸衰矣，三思承嗣淫昏而非懿操之才，武氏知天下之必歸於唐，而意已革，踰年而中宗召返東都矣。攸緒畏禍之且及，引身以避禍，席安榮尊富於嵩山之下，免脫祿產之誅，福則與諸武共之，禍則全身以違衆，就小人而論之，三思承嗣之愚，猶可哀矜，而攸緒之狡尤甚矣哉。使三思承嗣而爲曹丕司馬炎也，攸緒儼然以懿親保其社稷，其肯就峯陰溪側，冬茅椒而夏石室乎？予之以隱逸之名，名何賤也！以法論之，免其殊死，可爾，流放之刑，不可曲爲貸也。

知人之哲，其難久矣。狄公之知張柬之、敬暉，付以唐之宗社，何以知其勝任哉？夫人所就之業，視其器之所堪，器之所堪，視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視其志之所持，志不能持者，雖志於善，而易以動，志易動，則纖芥之得失可否，一觸其情而氣以勃興，識以之而不及遠，才以之而不及大，苟有可見其功名，即規以爲量，事溢於量，則張皇而畏縮，若此者，授之以大而枵然不給，所必然矣。夫以宗社之淪亡，而女主宣淫，姦邪窺伺，嗣君幽暗，刑殺橫流，天下延頸企踵以望光復，此亦最易動之情矣。則欲立拔起之功，以反陰霾之日月，似非銳於進取者不能。狄公公門多士，而欲得此義奮欻興之人，夫豈難哉？然前此者，李敬業、駱賓王以此致敗，徒以增逆燄而沮壯夫之氣，其成敗已可覩矣。故雖有慷慨英多、捐生效節之情，公弗與也。張柬之爲蜀州刺史，奏罷姚州之戍，瀘南諸鎭一切廢省，禁南夷之往來，敬暉爲衞州刺史，突厥起兵欲取河北，諸州發民修城，暉不欲舍收穫而事城郭，罷使歸田，公於此乃有以得二公之器量，而知其可以大任焉。持之不發者，藏之已固也，居之以重者，發之不輕也，斂之以密者，出之不測也，不爲無益之功名者，不避難成之險阻也。故武氏任之而不疑，羣姦疑之而不敢動，臣民胥信其舉事之必克而樂附以有成。善觀人而任之者，於此求之，而失者鮮矣。

讀文王世子之篇，而知古者天子諸侯之元子，日侍於寢門，而損益衣食，皆親執其事，無異於庶人之父子，天性之恩，既不以尊位而隔，孝養之禮，抑且以居高而倡，乃當大

位危疑姦邪窺伺之日受顧命傳大寶亦相與面授於衽席之側德不偷而道立道不失而禍亦消皇哉弗可及已後世子道之衰豈盡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宮嬪多嬖寵盛年已逾邁而少艾盈前於是不肖者以猜妒懷疑即其賢者亦以嫌疑爲禮太子出別宮而朝見有度侍立有時問安有節或經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離析毛裏之恩虛擬尊嚴之制戕性斁倫莫之能改故其爲害也父子不親而讒閒起嬖寵怙權而宦寺張秦政之於扶蘇晉惠之於太子遹隋高之於太子勇坐困於姦賊召之不爲召誣之不能白殺之不能知而禍亂極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絕父之慈禁子之孝尚安足與問禍福乎無已則如崔神慶之請於武氏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降手敕玉契以防姦慝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可廢之典也神慶之言此者慮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其人雖不肖其言之爲功亦偉矣不然夜半一人傳呼而太子蹈白刃以瘖死何從而知其眞僞哉後世人君處疏暌疑貳之勢防姦杜禍建爲永制可也

罪者因其惡而爲之等也而惡與罪亦有異焉故先王之制刑惡與罪有不相值者其惡甚而不可以當辜其未甚而不可以曲宥酌之理參之分垂諸萬世而可守非悁悁疾惡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武氏之惡浮於韋氏多矣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醜聞而無不思按劍以起韋氏之惡未如是之甚也然以罪言則不可以韋氏之罪加之武氏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憤釋人之怨遂人惡惡之情者也所以敘彝倫正名分定民志息禍亂爲萬世法者也故唯弒父與君之賊自其子之外人皆得而殺之苟其爲梟獍矣則雖他惡無聞人無餘怨而必不可貸玄宗起而斬韋氏於宮中允矣凡唐室之臣民嘗以母后事韋氏者無不可手刃以誅之若武氏則雖毒流天下殲戮唐宗惡已極神人之怨已盈而唐氏之臣曾改面奉之爲君者不可操刃以相嚮況中宗其子而張柬之其相乎無已則錮中宗於房州廢豫王爲皇嗣之日猶可誅也中宗歸而受皇太子之封矣柬之奉太子以誅幸臣非可殺武氏之日矣遷之別宮俟其自斃行法如是焉可耳許柬之以殺武氏且北面而夕操戈奉其子以殺其母而曰法所宜伸也亂臣賊子因緣以起何患無言之可執而更孰與致詰乎惡武氏者責柬之之不行誅求快惡惡之心而不恤法之伸詘又何取焉唯加以則天皇帝之稱而使三思等仍竊祿位則失刑矣文姜非躬弒而但與聞哀姜與弒而所弒者其子春秋不奪夫人之稱許齊桓之討哀姜而不使魯人伸法則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氏明矣以上皆武氏時事

武氏遷於上陽宮姚元之涕泗嗚咽以是出爲亳州刺史張柬之敬暉惡足以察元之之智術哉武氏廢二張誅而諸武安於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疢疾而不悟其不能長此清晏也衆人不知而智者先見之矣元之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張說方在闘功濟險之日百憂千慮周覽微察早知五王之命懸於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試其戈矛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故其後五王駢戮而元之安或持正以居功或用智以祈免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爲而通識之士不尙婞直之節其不相爲謀也久矣或曰蔡邕一歎而受刑元之弗慮智亦疏矣曰邕不與誅卓之謀而

元之贊興復之計。五王雖怒。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元之何惴焉。邕受董卓之辟於兇鉗之中。而王允不因卓而顯。元之雖見庸於武氏。柬之固武氏之相也。元之之無憚。而稱武氏曰舊君。武氏豈但元之之舊君乎。不得執以爲辭。苛責以蔡邕之罪。元之所熟審而無嫌者也。夫其詭於自全。而貞槩不立。誠不足爲忠矣。而五王際國步之傾危。誅二豎子。廢一老嫗。謀定崇朝。事成指顧。非有補天浴日之艱難。乃得意以居。環列相位。裂土稱王。鳴豫以翺翔。心志憯怚。則以視大臣孫膚引咎之忱。陰雨苞桑之計。道亦褊矣。廢其母。立其子。姦人未翦。宗社飄搖。不可涕也。亦未可笑也。又惡知元之之涕。非以悲五王之終窮。而唐社之未有寧日也與。

狄公之與張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貞焉。故志相輸。信相孚也。中宗初復。薛季昶曰。產祿猶在。草根復生。而柬之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以斯言體斯心。念深禮謹。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繇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中宗之不可與有爲。而不知揣。非闇也。趙汝愚曰。社稷有靈。當無此患。人臣爲其所可爲。而謹守臣節。不與天子爭威福之柄。知此而已。其不濟。與社稷之不幸也。榮辱生死。又何恤焉。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如是之甚乎。春秋已富。會正位於受終之日矣。乃既斬二張。復誅諸武。王鈇在手。唯己所爲。無所待命。懷貞事主者。自怵惕而不敢甯。固非薛季昶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劉幽求曰。三思尙在。公等終無葬地。成何等事。而早以葬地縈其心乎。絳侯之盡誅諸呂。文帝尙在藩服。而國無君。非中宗不違咫尺之比也。然絳侯且不免對吏之辱。而幾不保。中宗而果有爲也。柬之不待天子之命。廣行誅戮。又足以保其勳名乎。乃其淫昏如彼矣。其後三思伏誅。且割太子首以獻宗廟。宗楚客復起而亂唐。相王幾不免焉。則諸武雖誅。未見五王得免於走狗之烹也。均之不免。而秉臣節以蒙大難。不尤無疚於心與。論者惜季昶幽求之言不用。而嗤柬之之愚。其愚不可及也。豫謀禍福者。不足以見貞士之心久矣。唐多能臣而鮮端士。於柬之有取焉。所以與狄公有芥珀之投也。

李日知魏元忠唐休璟韋安石。當武氏之世。折酷吏之威。斥宜淫之魄。制凶豎之頑。懷興復之志。張揵伐之功。皆自命爲偉人。而爲天下所屬望者也。及其暮年。潦倒於韋氏淫昏之世。與宵小旅進旅退。尸三事之位。濡需於豢養。殆無異於鄙夫。嗚呼。士之欲保名義於桑榆。誠如是之不易乎。義者無往而不與人並立者也。旦取之而義立於旦矣。夕取之而義立於夕矣。天下服之而己亦樂以自見。夫然則可辱可窮可死。而無所息。故曰。怯夫慕義。無不勉焉。若夫立乎險阻之餘。回念疇昔。而復自歎其昔之危也。則百鍊之剛。必有繞指之柔。相爲終始者矣。武氏之殺人亟矣。殺愈慘而人愈激。激以爲義。非必出於僞。而義終不固。迨乎武氏已老。殺心已滅。韋氏繼起。柔姦不酷。激之也不甚。而義之不固者。潛消暗餒。以即於亡。於是後起之英。已笑其衰頹。顧夷然曰。此吾少壯之所嘗爲。而今不爾者也。則一苶然以退。而不可復興矣。故君子養之以靜。持之以堅。審於大小輕重之宜。而參終始於一念。無激也。斯無隳也。知柔知剛。百夫之望。夫乃謂之精義。以利用而志不渝也。

唐自顯慶迄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接

跡。昏主死亡而不悟。嬖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懿僖。宋之徽欽而絜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速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矣。雖然。尤惡其相激相反而交爲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忮毒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爲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概反之以洩其忿怒。推以及於言語文字之不合者。皆架以爲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箝口絕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宋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韋之世。自長孫無忌褚遂良以忠蒙誅夷之禍。亦憯矣。然殺是人則禍盡於其人。爲其所汲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曩怒。而猶綽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永徽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變易。武韋所自爲異議以亂典常蠹衆志者。喪祭之虛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疆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殺君子而不蔓引其類。故斬艾雖憯。而陳子昂蘇安恆李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抒悃昌言。而無所詘。乃至守正不阿。效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王方翼吉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以立功名。乃至楊元琰張說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下以一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不亡也。或摧之。或扶之。兩不相掩。而天下猶席以安也。夫小人之毒。不可撲者。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慼者。莫甚於與小人競氣。武韋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得其欲。而自安於小人。君子自靖其猷。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之毒淺。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毒不烈。所固然矣。夫名者。君子之寶也。氣者。小人之恃以淩物者也。君子惜名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己。而亦飾說以干譽。然後公忠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弋獲。一旦得志以逞。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祿位。招致私人。而朝廷倏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乍伸。義激氣矜者。抑用其術以剗絕敗類。數十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息。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取邊疆安危之機。小民膏血之資。旦此夕彼。以各快其施。如痎瘧之炎抱火而寒履冰也。嗚呼。鍛鐵者屢反其鉗椎。療病者疾易其梔附。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宋仁宗。賢主也。呂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相激以爭。而石介以詩受斲棺之僇。流波所蕩。百年不息。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而蔡確亦以歌詠論刑。免役非殃民之稗政。而司馬公必速改於一朝。維州非宗社之急圖。而李文饒堅持其偏見。雖君子之乍升。亦且以斂怨而妨國家之大計。況小人之驟進。唯人是苛。唯政是亂者。又遑恤傾危之在旦夕乎。唐武宣宋神哲之可與有爲也。顧不如高宗之昏闇。中宗之狂惑。觀其朝右之人。與邦國之政。而可知矣。國無黨禍而不亡。爲人君者。弭之於其幾。奚待禍發而無以救藥乎。

臨淄王之誅韋氏。不啓相王。豪傑之識。有闇合於君子之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勿敢專焉。正也。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成乎事者。不疚於心。則君父雖加以

尤而不避。唯豪傑以心爲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靖乃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而理無不協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爲聖賢者有矣。未有無豪傑之識。而可爲聖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柔巽。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岌岌矣。宗楚客葉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奪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嫗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謂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寧無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顚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遲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孝子之道也。即一事一念而言之。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哉。是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爲也。生於蕞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遊者。王琚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天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韋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焉韋湊斥之爲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蒯聵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弒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聵爲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旣不成矣韋氏之行弒在重俊死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弒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爲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如蒯聵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聵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爲之末減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廢韋氏討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申生自靖而不得謚爲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茍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戢乎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室矣蠅蚋不嘬生而嘬死有以召之也而況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逭矣唐欲奪蘇頲之情李日知銜睿宗之命至頲家諭之日知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疚曰斯言也胡爲而至於我之前君不我諒我之爲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爲子可知矣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敦趣不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爲之辭以冀苟留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奪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舉念蕃幼元之參劾其猶贅辭乎子曰女安則爲之奚足辯哉喪親若蘇頲者可矣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芟夷嚮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闇而不能庇其生母憯而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哀伊誰相惜凋殘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在同氣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之藹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尚含惡怒而未發竇懷貞以遠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爲之結黨俄而遷侍中矣同三品矣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

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衰老庸沓而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以弭湜羲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之一妹正國法以擯斥之睿宗之心戚而羣姦之計得矣無懷貞湜羲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姦在位翟茀方涉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偕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竄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爲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並列而不相妨寔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俌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爲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俌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爲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俌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鷙以詫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守之心故景伯俌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御史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爲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闕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爲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爲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俌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元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尙威嚴糾虔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官馭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爲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儀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亂法養姦以病

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害於國，果賊於民，則先王既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律，取悅於衆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瘢求，察人於隱曲，聽憎民無已之怨讟，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摘，辱薦紳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芥之聰明，立難攖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爲寶，以無爲爲正，言治言學者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惡是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人之竄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矣。唯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貽辱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欽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宇櫛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衆惡，害未及人，咎其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詘矣。徒爲繁密之深文，終以沮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姦，而祇以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唯簡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逡巡，早塞其嚴刻之源，在挏法者之善爲斟酌而已。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如上言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爲君子者，十九而爲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揜已。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黨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爲，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實乎爲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爲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矰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己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乎！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薰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聶興，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於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爲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共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爲薰蒸之氣所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驚，福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爲之易其臧否，色爲之易其顰笑，趾爲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屈而揚方興者，無所不用。與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賤可惡

君子遠之必夙者唯此隨風以驅隨波以逝中淺而不知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歸之位習尙已然弗能速易惟有杜門卻迹寗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亂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禮時急於用而言財乃至教興道顯而相倣以談性學皆中之淺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違時則反脣相詆而不遺餘力者也乍與周旋容其旅進一爲其所顚倒欲不病於而國累於而身敗於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馬溫公失之於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齡唯早曙於此也故清節不染於濁流高蹈不傷於鉗網其詩曰弋者何所慕無可慕也鴻飛之冥冥所以翔雲逵而爲羽儀於天下也

唐多才臣而清貞者不少概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於沒世而寗靜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愼清而愼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乂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韙法制雖詳而承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覊臾才臣以不得有爲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於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雲屯結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異於是勁者自彊愼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爭也故璟與姚崇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愼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礙崇之設施九齡超然於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不與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爲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故其淸也異於漢宋狷急之流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而但爭涇渭於苞苴竿牘之閒也嗚呼偉矣楊震也包拯也魯宗道也軒輗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耀卿之閒能勿金躍於冶冰結於胸否耶治無與襄功無與立徒激朋黨以啓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廣益於國者抑有道矣士之始進也自非猥鄙性成樂附腥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爭託其門庭以自處於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爲臭味於是乎和平之度未損於中而激揚之情遂移於衆競相奬而交相持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衰之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衆志而但分流品爲畛域以概爲廢置夫豈抱淸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而弗能挽也於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遠矣其身不辱其志不黜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儉德而不以此歆召天下奉名節爲標榜士固無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矣嗚呼士起田閒食淡衣麤固其所素然矣若其爲世祿之子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交讁之憂讀先聖之書登四民之上則不屑以身心陷錐刀羶薉之中豈其爲特行哉無損於物而固無所益亦惡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淸流之譽聞乎天下之事自與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藝者資其材彼不可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於君下逮於物持其正而不厲致其愼而不浮養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賴有淸貞之大臣磽磽者又何賴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

學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驕且吝亦人道之憂也

姦人被發而誣發姦者以罪其罪不貰兩俱有姦而因人之發還相爲發則後發者之罪姑置勿論而先發之姦罪在不貰誠彼之有姦也奚不早舉其罪以論奏之而待已壓已彰乃相反噬乎京兆尹崔日知貪墨不法御史李傑糾之日知反搆傑罪勿論傑罪之有無也傑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訐傑而寬元宗納楊瑒之言釋傑而竄日知允矣雖然有説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貪暴御史之所必糾御史汰縱於輦轂尹亦習知而執官守以論劾之假令傑敗官箴藏姦宄以下撓尹權知日知之必擿己愆而先掇拾其過以鉗制之將亦唯傑之搏擊而捫日知之舌乎則楊瑒所云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者亦偏護臺臣之黨而非持平之論也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搆傑而減固也而傑罪之有無抑不可以不察傑果無罪則日知既以貪暴抵法而益之以誣賢之惡加等之刑不但貶爲丞而足蔽其辜若傑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糾日知故而概不加察今瑒不辨傑罪之有無但以護臺臣而護傑且當開元之始羣賢皆有以自見而傑無聞焉傑之爲傑亦可知矣瑒爲御史臺存綱紀而不爲朝廷別賢姦非平允之論也天子虛衷以詳刑則姦人自無所藏姦士人正己以匡世則小人自弗能置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搆一切之法彈壓天下者也

君與臣爲讟則朝無章朝無章則邪佞玩而巧讎其慝故聞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則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揆法無所飭君讟其臣而以資淺人之慶快慶快者淺人也乘之以交讟者姦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鄭銑郭僊舟投匭獻詩述游僊之旨以媟上聽按法而竄殛之或姑貸而斥罷之允矣堂堂爲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飭法懲姦止邪乃度之爲道士聊與之讟以供淺人之一笑然則貪人聚斂而賜之金粟淫人勸藏而畀以少艾乎且銑與僊舟奉勅而爲道士矣惡知其不栩栩然集徒衆建樓觀采鉛汞以鳴得意而獵厚利哉元宗之爲此聊以讟也小人得天子之讟而以讟爲榮無知者競榮之未數年而張果葉法善邢和璞輻輳於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君可以讟其臣臣抑可讟其君交相讟則上無章而下無忌蕭瑀大臣也太宗聽其出家亦讟也此唐之所以無政也論者快之謂足以懲姦而警俗國憲官箴法律刑紀皆可不用而以讟懲姦天下其誰警哉淺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稱久矣

姜皎與誅逆之功元宗聞宋璟之諫放之歸田下制曰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其於劉幽求鍾紹京胥此道也徇國亦爲其所可爲者而已過此未有不以召憎惡於明主者若遇猜忍之君則里克甯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節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脫誤）

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姦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於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規目前之損益者則固莫測其爲而見爲重有損如宋璟發大府粟及府縣粟十萬石糶之斂民間惡錢送少府銷毀是已散粟於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爲仁之惠君與民市疑

不足以為義之宜。以粟易錢而銷毀之。徒取值於民。而無實於上。疑其病國而使貧。一旦為之不可測而可駭。庸主具臣。聞言而縮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寶求之。夫豈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萬之粟於待食之人。不費之惠也。下積惡錢。將隨檄壞。上有餘粟。將成紅朽。而兩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於國者。則尤非淺見禍衷之所易知也。惡錢之公行於天下。姦民與國爭利。而國恆不勝。惡錢充斥。則官鑄不行。人情趨輕而厭重。國錢之不能勝私鑄久矣。惡錢散積於人閒。無所消歸。而欲人決棄之也。雖日刑人而不可止。發粟以收惡錢者。使人不喪其利而樂出之也。銷毀雖多未盡。而民見上捐十萬粟之值。付之一炬。則知終歸泯滅。而不肯藏。不數年閒。不待棄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惡錢不行。則國錢重。國錢重。則鼓鑄日興。姦民不足逞。而利權歸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萬粟之資。暗償之而贏餘無算。又豈非富國之永圖乎。乃當其時。愚者不測也。吝者不決也。非元宗之倚任。姚崇蘇頲之協恭。則環言出而詘笑隨之矣。司國計而知大體者之難。小人以環堵之識。惜目睫之錙銖。吝於出而急於納。徒以削民斂怨。暗耗本計於十年之後。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穫。為盜而已。為乞而已。盜與乞其可與託國哉。

黃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禮父在為母服齊。以體黃帝之精義。而正性以節情。非聖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婦以亢夫。而改為斬衰。於是三從之義毀。而宮闈播醜。禍及宗社。開元七年。勅五服並從禮傳。乃士大夫議論紛起。各從其意。迷先聖之典。逆時王之命。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傷哉言之而無能知也。知之而無能信也。信之而無能從也。聖人不足以垂訓。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錮人心悖天理者。莫甚於俗。莫惡於膚淺。而姦邪悖逆者不與焉。有如是哉。姦邪悖逆之壞法亂紀也。其惡著。其辨不能堅。勢盡情窮。及身而止。無以亂天下後世也。俗則異是。其始為之倡者。亦懷姦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氾濫。則見以為非。而亦有其是也。見以為逆。而亦有其順也。其似是而順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為歸也。夫人之用愛也易。而用敬也難。知情者眾。而知性者少。於養也見恩。而於德見憚。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議禮於大庭。入而謀可否於妻子。於是而父之得與母同其尊親。亦僅存之法紀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齊而母斬。又豈非其所可為所忍為者哉。於是親繼父而薄繼母。怙母黨以賊本支。茫然幾不知為誰氏之子。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為有德。猶且自詡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人之不□也幾何哉。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聞見以歸心。潛心以體性。順性以窮理者。不能喻也。膚淺以交於人倫。十姓百家。浮動之志氣。違天理而與姦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惡莫大於俗。俗莫偷於膚淺。無量之歎。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嗚呼。人道之淪亡。吾不知其所終已。

論魯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不謂元宗之能及此也。駙馬都尉裴虛己私從岐王遊。挾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

懷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虛己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己之辟旣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宦官宮妾之閒。旦歌夕飲。以戕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無左吳趙賢。則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徼幸功名者之從臾者類然也。博望啓而戾太子之項懸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之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不成則殃及於身。元宗日遊諸王於鬬雞吹笛之閒。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諸王保其令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殛逐憸亂之姦。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縱竇懷貞而僅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與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爲之而已矣。

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令之任輕。故天子詳於二千石之予奪。而治道畢舉矣。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元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互相掩蔽。以蓋其姦。則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重之者。豈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爲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驗。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職。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當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繇胥史異途而升。則其不畏清議。甘爲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濁不懲。無以揚之。其清不展。軋於上官。其用不登。責以奔趨。其節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憲紀以糾其不若。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褻役之勞。則節可礪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愆尤易見。持法以議其後。亦不患稂莠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爲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幾矣。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穹窒栗薪之閒。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衞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佻宕不戢。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醲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

者其鈍懦之材既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紈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爲良人而何弗帖然邪無彊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役及後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骴骼不返而後怨毒填胸矣是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奔拚除執虎子築毬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元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爲長從漸改爲彍騎窮之必變尚可須臾待哉而論者猶責元宗張說之改制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國安民者不宜如此之鹵莽也所患者法弊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而邊空長從彍騎制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畜私人養番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唯其所爲而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一議也而以私與其閒則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稱持大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雜公私以議國事者故忮主姦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元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韙矣允爲存國體勸臣節之訏謨矣既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爲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此與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此說傳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將曰士大夫自護其類以抗上而避害蓋古今之通習其爲存國體奬士節皆假爲之辭不可信也賈誼以不辱貴大臣諫文帝亦與說略同而誼以新進小臣非絳灌之伍自可昌言而無諱說懷行及我輩之心與同官噂沓以語則不可令人主聞而開後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隨得咎過豈在大哉且夫士之可殺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挾持以覬上之寬我於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甯靜絕賄賂之門飭子弟之汰謝游客之邪息黨同之爭卓然於朝右而奚笞辱之足憂誠有過也則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則辭祿以歸耕萬一遇昏暴之主觸婦寺權姦之忌而辱在不免則如高忠憲攀龍之池水明心全肢體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其不幸固義命之適然雖辱而榮者規規然計及他日之見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門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無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說自詡其識之及遠而自君子觀之何以異於胥史之雄鉗制其長吏爲不可拔之根株也乎天下之公理以私亂之則公理奪矣君臣之道喪唐宋之大臣自喪之也於是而廷杖詔獄之禍燎原而不可撲矣

春秋紀晉盟諸侯於商任以錮欒氏譏其不能撫有而又

重禁之於人國。爲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國各私其人。去其國則非其人。於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碩鼠之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亦挾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貳。褰世之風。不可止矣。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縣。而非一王之土。爲守令者。暫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無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給於養。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於是乎有去故土脫版籍而之於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賈者賈。何損於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詖辭也。惡足聽哉。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勝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驟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檢括之而押還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遠徙。抑之使還。致之死也。開元十一年。敕州縣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問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從來。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閭宗族之代輸。然後因所業而徐定其賦役。則四海之內。均爲王民。實不損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然則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磽。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簡。所從來者。非一日也。轉徙多則相挾波泄。隄防之便。而化其土。問其徭役墮積之敝。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專。乃撫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賞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賢不肖。能及於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誘人之來徙者。又非法之所許也。無曠土。無曠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士者仕。農者坻。安集之令。猶爲贅設也乎。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於漕運。非可爲萬世法者乎。鑿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險以求便。莫如因時而避險。徑行以求速。莫如轉遞以相續。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習。水之漲落。各一其時。舟之大小。各一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歷數千里之曲折。崖闊水深。而限之以少載。灘危磧淺。而强之以巨艘。於是而有修閘之勞。撥淺之擾。守凍之需遲。決隄之阻困。引洪流以蝕地。亂水性以逆天。勞劬生民。糜費國帑。强遂其徑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歷江淮汶泗河濟漳沽。曠日持久。疲民耗國。其害不可勝言。皆唯意是師。而不達物理者也。成天下之務者。因天之雨暘。就地之險易。任人之智力。爲其所可爲。不强物以自任。則以理繁難。試艱危。通盈虛。督偷竊。禁盜侵。無不勝也。自宋以後。議論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術。求勝於天時人事物力。而强以從己而已矣。惟唐有才臣。方之後世。何足述哉。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於名實者。皆原本仁義。以定民志。興民行。進天下以協於極。其用隱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田也。井田封建。因時而爲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貢舉之法不傳。唯周制之散見者。有大略之可考。任以其職。正以其名。寓其納民於善之心。使習之而相因以興行。且以昭示人君。君師天下。非徒會計民產。以求利用。故領之以司徒。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遠。雖百世可師也。夫貢舉者。一事而兩道兼焉。選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國寧民。此一道也。別君子於小人。榮之以爵。養之以祿。俾天下相勸於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兩俱道。而勸民以善之意。尤聖人之所汲汲焉。人勸於善。國以保。民以寧。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已登已進之賢才。修其軌物者也。而進賢之職。一任

之司徒。徒之爲言衆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則。而天下萬有之衆。庶皆仰沐風化。以成誠和。徒豈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揚之抑之。不待刑而民自戒。不待禮而民自賓。則惟操選舉之權。以爲之樞機。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諭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養我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於君子之道也。故選舉領於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宏通。誠萬世不易之至道與。唐之舊制。貢舉掌於考功。是但爲官擇人。而非求賢於衆矣。開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禮部侍郎。是以貢舉爲緣飾文治之事。而浮華升進。民行不興矣。風俗之陵夷。暗移於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實之所趨。未有爽焉者也。自貢舉不領於司徒。而貢舉輕。一人之予奪私。而兆民之公理廢矣。自司徒不領貢舉。而司徒輕。但爲天子頭會箕斂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協君敘倫之天秩矣。士競於浮華。以棄其實行。民迫於賦役。以失其恆心。一分職任事之閑。循名責實。治亂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復知先王仁義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師古者。凡此類勿容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時隨土。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變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倣乎。

李林甫之譖殺太子瑛及二王。爲壽王地也。武惠妃薨。壽王寵漸衰。而林甫欲樹私恩。怙權勢。志終不移。謀之愈很。持之愈堅。凡可以熒惑主聽。曲成邪計者。尤劇於惠妃未死之前。以其爲己死生禍福之樞機也。可以得當者。無所不用。然而元宗終以忠王年長好學。聞高力士乘閒片言。儲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繇此觀之。姦邪自詡得君。劫廷臣以懼己。其誇誕無實之伎倆。概可知矣。非徒元宗中載。未甚淫昏也。卽極闇懦之主。一聽姦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牽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勢之不可得者。且姦臣狐媚以容身。抑豈若董卓高澄。威脅上以必徇己志。而俾君懟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爲於前。秘其事之所自成於後。舉凡其君之用舍從違。皆早測而知其必爾。乃以號於衆曰。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羣工百姓。待命於勅旨既下之餘。不得親承顧問。則果信恩威之一出於姦臣。而人主唯其牽曳。乃以恐喝天下。籠絡而使歸己。雖有欲斥其姦者。弗敢發也。然則苟有忠智之士。知其術之僅出乎此。則以武氏之悍淫。周來侯索之驟銜天憲。諸武二張之密侍內廷。而攻擊者弗傷。按殺者無憚。直言請斥遠之者。反見任使。況其亂非武氏之世。猶可與言者乎。特患無明理察情之士。灼見而不惑耳。豈果有不可拔之勢哉。惡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議於下。徒罹於禍。以瘖死屠門。姦邪之所以益逞。忠貞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勝悼哉。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鎭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經略。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也。而權抑輕若畿輔內地。河雒江淮汴蔡荊楚兗泗魏邢。咸弛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鎭。以爲旦夕之無虞。外彊中枵。亂亡之勢成矣。蓋自一行立兩戒之說。分用文用武之國。於是居輕御重。彊枝弱幹之術行。而自詫其鞏固。方元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倔強不賓。而亦屢挫衂以退。本無可用防禦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於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卽令外寇果彊。侵陵相迫。抑必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

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為繼況周漢之亡雖先內潰
覆車不遠豈盡繇四裔乎寇之起於內也非能亟聚數萬
人以橫行天下其或爾者又皆烏合而弗難撲滅者也唯
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彈壓撤邊兵以入討
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潰卒席捲
以行而邊兵皆為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
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閒耳夫使祿山之
亂兩河汝雒淮楚之閒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關之背而
迫之以前郤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封常清一身
兩臂募市人於倉卒以授賊禽其為必敗無疑矣二顏之
起河北張許之守睢陽皆率市人以戰賊之所望而目笑
者也李郭雖出九門克捷而不救潼關之敗觀於此則虛
其腹心以樹彊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廈旋傾勢在必亡
無可拯救必然之券矣且重兵之在邊也兵之彊弱朝廷
不得而知也將之忠姦中樞不得而詰也兵唯知其將之
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將一失其所守而自放為游兵潰而
散靡而降反戈而內訌豈徒祿山犯闕天子奔蜀為然乎
楊劉一潰而朱友貞匹馬無投恆州一蚁而石重貴束身
待縛种師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獲千古
敗亡之一軌自犬戎遽起烽火無援其來久矣東漢黎陽
之屯差為有恃乃其亡也亦以邊彊腹弱而山東義旅不
敵董卓之胡騎後之謀保天下者可弗鑒諸

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之與
開元其治亂之相差為尤縣絕夫人之持志以務修能亦
難乎其始耳血氣未定物誘易遷智未開守未固得失貞
淫治亂之故未熟嘗而易生其驕惰及其年富力彊見聞
益廣浮蕩之志氣已斂聲色之娛樂已厭而好修之成效
有可居則靡而淫玩而弛縱而暴皆日損以嚮於善此中
人之恆也太甲成王終為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
能自克以圖治於氣盈血溢識淺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
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氣且衰漁色耽遊之滋味已飫乃
改而逆行若少年狂蕩之為者此又何也於是而知修德
之與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夫苟
以修德為心與德者無盡之藏也未之見則一善成而已
若有餘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還而不自覺既見
之矣既習之矣仁不熟不安於心義未精不利於用浩乎
其無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亹亹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
山愈陟而愈見其峻勿容自釋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
也繼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終之不自保也師保在前疑
丞在後古人之遺文相督而不假一窺其精意欲從而末
繇則雖未日進於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憂末路之猖
狂哉苟其以立功為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與則功
者有盡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
之而外見寧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
修之而國有典矣夫既內無附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
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挾此以往復奚事哉志大而求
盈則貪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偷晏安之樂所願者在
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後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
歌恆舞而曰與民同樂深居晏起而曰無為自正進厝火
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徵抱蟻穴金堤之慮者被苛求之
責智淺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溢必
汎蓋必然之勢矣是以古之聖王後治而先學貴德而賤

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責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後已非以爲天下也爲己而已矣爲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無殊於巖穴之士志日專氣日斂欲日憺忘心日內守則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師保任之也不患其終之不永也無可見之功勳則無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三君之不終有以夫

大義不可易顯道不可誣苟且因仍無能改者不容終隱於人心而不幸發自德薄望輕之口又或以纖曲邪妄之說附會之遂以不伸於天下君子之所重歎也商周之德萬世之所懷百王之所師也祚已訖而明禋不可廢子孫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詐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內爭起不相統一殺掠相尋人民無主漢祖滅秦夷項解法網薄征徭以與天下更始略德而論功不在湯武下矣漢祚既終曹魏以下二百餘年南有司馬劉蕭陳氏皆竊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倫絕民害滋唐掃羣盜爲中國主滌積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漢而興功亦與漢埒等矣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帝王之興以治相繼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亂也則天下無君而治者原不繼亂故夏之末造有韋顧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將殄崇密攘臂而爭周之已衰六國彊秦陳涉項籍挾兵以逞漢之已亡曹吳司馬劉蕭陳楊五胡索虜宇文割裂僭號皆彗孛之光前不繼西沒之日後不啓東生之月者也若以一時僭割乘鄰自雄者可爲帝王授受之統系則三監崇密可爲商周之所紹嗣矣而豈天之所許人之所懷哉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後裔使修事守待以賓客豈曰授我以天下而報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統一六寓治安百年復有賢子孫相繼以飾治興禮樂敷教化存人道遠禽獸大造於天人者不可忘則與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順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崇三恪之封自應以商周漢爲帝王相承而治之緒是不易之大義不誣之顯道也自武德至天寶百餘年矣議禮之臣無能昌言以釐正猶奉拓拔宇文偏隅之族楊氏悖亂之支爲元后父母之淵源何其陋也天寶九載乃求殷周漢後立爲三恪而廢拓拔宇文楊氏之封雖曰已晚堂堂乎舉久湮之墜典立百王之準則亦偉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議也而出於人微言輕之崔昌又以以土代火五德推遷襲鄒衍之邪說參之爲儒如衛包者抑以四星聚尾無稽之言爲徵不能闡元德顯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來茲者爲承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楊國忠之黨又起而撓之後此弗能伸其義者聖帝明王之祀廢承絕於世不亦傷乎唐之既亡朱温以盜朱邪臬捩雞以夷劉知遠郭威瑣瑣健兒瓜分海內而僅據中州稱帝稱王賤於丞尉至宋而後治教修明賢君相嗣以爲天下君師是於周漢與唐猶手授也曾不能推原治統自躋休美而以姑息之恩獨崇柴氏名儒林立此議無聞大義隱顯道息垂及劉伯温宋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請求劉李趙氏之裔以作賓於王家曾李林甫之弗若豈非千古之遺憾哉雖然人紀不容終絕王道不容永弛豪傑之士申其義明斷之主決於行夫豈難哉敬以俟之來哲

秀者必士，樸者必農，僄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秩，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於是而中國無兵。安祿山以蕃騎渡河，入無人之境，直叩潼關，豈中原之民一皆脆弱無可奮臂以興邪？顏魯公一振於平原，旬日之閒，而得勇士萬餘人；於是盧全誠於饒陽，李奐於河閒，李隨於博平，而顏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餘萬；張睢陽所糾合於雝邱者，一日而得數千人，皆蹀血以與賊爭死命。斯固二數公忠勇之所激，而豈此數十萬比屋之民，皆義憤填胸，思拯國難者乎？僄輕驁悍之材，誠思得當以自效，不樂於負耒披蓑，寧忘身以一逞，其材質不任農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彍騎爲虛文，困天下材勇於隴首，蕩泆游閑，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違其性，棄其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窳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爲國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黨其邪，各知有所慕之主帥，而順之與逆，唯其馬首是瞻。於是乎藩鎮之勢成，而唐雖共主，亦與碁立以相敵，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呑滅，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東義兵之所啓也。若夫高僊芝、封常清，迫而募於兩都者，則市井之罷民，初不足爲重輕者也。民愬府兵之害，聞召募出於朝廷，則畏一登籍而貽子孫之禍，固不如河北山東雝睢牧守之號召，人樂於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爲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

李萼說顏魯公，陳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郡之積，充牣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畝而租二石，庸調絹六丈、綿四兩而止，宇文融、韋堅、王鉷、楊慎矜雖云聚斂，未嘗有額外之征也。取民之儉如此，國儲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嘗修蟋蟀葛屨之風，方且以侈聞矣。繇此觀之，有天下者，豈患無財哉？憂貧者徒自憂，而益其貧耳。夫大損於民而大傷於國者，莫甚於聚財於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於民，二者皆以訓盜也。盜國而民受其傷，盜民而國爲之乏矣。輦天下之金粟錢貨於內帑，置之無用之地，積久而不可用，愈積愈冗，而數不可稽，天子莫能問也，大臣莫能詰也，則一聽之宦豎戚畹及主藏之姦胥，日竊月匿，以致於銷耗，且復以有爲無，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賦以殫民之生計，是盜國而民傷也。有司無可贍之用，不得不爲因公之科斂，以取足於民，於是而蔽上以盜民者，相習爲故，且有司之科斂者一，而姦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長，乘之而交相爲盜，官盜一而其下之層纍以相剝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緩其正稅，逋欠頻仍，以徼幸於恩貸，匿田脫戶，弊百出以欺朝廷，而歲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盜民而因以乏國也。唐散積於州，天下皆內府，可謂得理財之道矣。已散之於天下，而不繫之於一方，則天子爲天下措當然之用，而天下皆爲天子司不匱之藏，有司雖不保其廉隅，而無所藉口於經用之不贍，與姦胥猾吏相比以橫斂於貧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貴之隱竊，而民

之輸納有恆無事匿田脫戶縱姦欺以墮樸愚而虧正供則國計裕矣故天寶戶口之數古今莫匹兵興之初州縣財餘於用非地之加廣生之加蓄也非虐取於民儉吝於用也散則清聚則漏昭然易見之理自宋以來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貧未有不以貧亡者也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元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謂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絕先祖之祀殄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宋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爲君子者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餘矣天下者天子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爲重而視其存亡爲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亟隨以仆以此爲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滅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爲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繫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硜硜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爲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困守孤城而不知變計幾陷於逆莫能湔滌力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爲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瘁而濡忍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艮其限厲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恆也迫之以必死則惟降而已矣是敺郡邑以從逆也故曰非法也

讀通鑑論卷第二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肅宗

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
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爲社稷計實以居擁戴之功取卿
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
肅宗之立徇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爲收拾人心之大計
豈其然乎元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
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斁倫傷教
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
搒掠宋哲徽之竄逐也賦役不繁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
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天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
祿山以凶淫狂㦸之胡雛縣軍嚮闕得志而驕無終日之
謀以固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蟪蛄之春秋人知其
速隕豈待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雖然肅
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變之
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甫興而即滅者秦
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況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天
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知者亂者所以
召亂也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
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極
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
平唐尤岌岌也於稽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
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
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
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

王珙皆隨駕在蜀吳王祇虢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璘
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河
北雖睢之義旅罔測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釁
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郭雖心王室且斂兵入
井陘求主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
而降之爲內導以掣河東朔方之肘此漢末荊益西晉河
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
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鎮以
立諸鎮各挾之以爲名抑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
憂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
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
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吝以天下授太子
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離忌而足以召亂
久矣肅宗亟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
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勛名以嗣
起爲亂天未厭唐啓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爲
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冕鴻漸之所能及
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冕鴻漸戮大倫以
徼擁戴之功唐雖繇之以安允爲名教之罪人惡在心奚
容貸哉

李長源間關至靈武肅宗命爲相而不受以白衣爲賓友
疑乎其潔身高尚也而其後歷仕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
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
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褻
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
終耽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爲冒險間行以

參帷幄，既與大謀，又惡可辭推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元宗之幾喪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雠怏廷臣，怨懟君父，而逞其毒。元宗出奔，肅宗孤起於邊陲，以待匡救於羣臣，於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者也。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恆起於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爲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繼，而窮於勸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也，故元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惟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修望之積習不化，故己以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人不以官位爲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爲榮，而榮有實，天寶濫竽之敝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緯鷹犬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爲錙，而收復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以示人臣遇難致身，非貪榮利之大節，以戒人主邂逅相賞，濫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辭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進有漸也，士君子登用之正，當如此爾。昭然著見，而人不測，乃疑其詭祕無恆也。吳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視此能勿愧乎。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惟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既以爲外府，垂腴朵頤之官吏，亦視以爲羶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罟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箠，易於弋取，而見爲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眾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土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彊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梠剝蠶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逮，則忮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懸舌喑噁，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淩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而

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傳波逝而無回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歟一移其儲偫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為無實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乃可以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九四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繫之也李長源當之矣其與肅宗議功臣之賞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謂保邦於未危不然則如劉裕之誅桓元李克用之驅黃巢社稷隨之以傾矣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勿授建寧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搆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太原之起秦王謀定而乃以告韋氏之誅臨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適非長而獨建大功變起宮庭高祖睿宗亦無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使肅宗以元帥授建寧則業受命於己矣是他日之爭端肅宗自啓之也乃肅宗之欲命建寧非有私寵之情以建寧英果之姿成功較易則為當日平賊計者固得命帥之宜廷臣自以為允乃長源於圖功之始豫計未有之隙早塗壁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亂萌永塞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惟此而已矣事已舛禍已生始持正以爭於後則雖以身殉國家不蒙其佑奚足賴哉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諸將有克敵之能廣平雖才讓建寧亦非深宮豢養無所識知者也假元子之寵靈為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寧而始勝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為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蹙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故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大臣也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其為失策無疑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而所借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乍屈而終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卻之突厥知我之彊而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虜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為附庸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元亡金胥仰鼻息於匪類以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眾以討賊收京乃惟恐不勝使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野為之蹂踐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為之出奔害幾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留雒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摟索民財人皆怨憤禺首以望王師薛景僊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殺賊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既擁朔方之眾兼收河西安西之旅

以臨欲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能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邊兵外彊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惟王忠嗣之在朔方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奉忠嗣之餘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爲祿山屈而稱病閑居朔方之勢已不振既且盡撤之以守潼關而陷沒於賊郭李雖分節鉞兵備已枵同羅叛歸又扼項背以掣東下之肘故郭李志雖堅名雖盛而軍孤且弱不足壓賊勢於未灰陳濤之敗繼以清渠不得專咎房琯而謂汾陽之所嚮無前也推其致弱之繇元宗失計於前肅宗不能遽振於後積弱乍興不得不資回紇以壯士氣而奪賊膽其勢然也其一肅宗已至鳳翔諸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元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惟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爲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嚮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千耳卒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也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奪中國惟其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而實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爲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強夷唐亦殆矣故用夷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劉文靜實爲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爲愚夫取滅之嚆矢不亦悲乎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愛同於母奚徒道之必盡抑亦志之必從飲食男女非所得閑也豈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責難於君敬之大者也責善賊恩傷愛之尤者也至於此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於不孝以傷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贖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過臣諫之則納者十之三四也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見戮見殺十之一二耳抑雖死而終不失其忠子則不然子諫而父納自非至仁大聖百不得一焉況乎寵妾媚子君所獨愛位相逼勢相妨情相奪豈人子所能施其檠括乎申生以君安驪姬之故不忍辯而死君德失宗社危而以不忍君失其寵嬖之情任其煽惑瘖死無言臣而若此則非臣也臣以責難爲敬者也子之事父愛敬並行而敬繇愛起牀笫之歡私昵之癖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禍之及己而陷父以不慈也言焉而未有聽焉者也爭焉而未有能勝者也徒爲無益以召死亡庸詎非一朝之忿乎肅宗方在軍中而張良娣以護庇見嬖黨於李輔國以亂政李長源惡之建寧王倓亦惡之嗚呼良娣雖不可容豈倓之所得惡者邪長源秉臣道之正以匡君倓違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肅宗

雖惑艮娣輔國雖伏機械以求害長源而終保全恩禮悠然以去於倓則發蒙振落擠之死而肅宗不生瘣木之悲其道異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禍福亦別豈有爽與小弁之怨所以不害乎爲君子者幽王無忠直拂弼之臣而平王之傅亦徒訟己誣不斥褒姒之惡也當此之時肅宗任長源以腹心長源業不恤艮娣之怨以與爭成敗則倓授規正之責於長源而可平情以靜聽乃欲殺艮娣以爲長源效不已傎乎相激而陷父以殺子之大惡自貽之矣所惜者長源於倓投分不淺而不能固諫倓以安人子之職倓死乃追悔而力止廣平之忿怒至於他日涕泣以訟倓之寃亦已晚矣豈倓之剛愎不可與深言邪不然則長源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閒功屢著矣而徒於倓失之抑又何也

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修人子之職雖其飾詞亦子道之常耳而李長源料元宗之怫然果徬徨不進得羣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抑何至於此哉言之必如其事也事之必如其心也君子之以立誠而動物無有不然者也然有時乎以交天下之人猶出之以遜讓飾之以文詞抑以昭雝容謙挹之度而遠直情徑行草野倨侮之惡君臣朋友賓主之閒蓋亦擇其可用而用之矣獨至於父子之際固無所容此也幼而哺以乳未嘗讓乳也長而食以食未嘗讓食也壯而授以室未嘗讓室也天性自然之愛不忍欺也可欲者欲之可得者得之以誠請以誠受天子雖尊天下雖大亦將徹之卮酒豆肉而已矣父猶父也子猶子也奪之非怨予之非恩父母而賓客之豈復有人之心哉肅宗自立於靈武其不道固矣天下不可欺而尤不可自欺其心以上欺其父僞爲辭讓以告天下人亦孰與諒之乃於拜表奉迎之日悲歡交集之頃爲飾說以告父此何心耶賊未破京未收寸功不見於社稷則居大位而不疑已破賊收京歛至論功正南面之尊乃曰退就東宮歸大位於已稱上皇之老父乎肅宗之爲此也探元宗失位怏悒之情而制之也若曰吾非不欲避位而天命已去人心已解父且不能含羞拂衆以復貪大寶折服其不平之氣而使箝口戢志以無敢復他也嗚呼天理滅人心絕矣元宗固曰彼已自立而復爲此辭者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相制心叵測矣司馬懿稱病以謝曹爽唐高祖輸款以推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尚能忘憂以安寢食哉不孝之大者莫甚於匿情以相脅故自立之罪可原而請就東宮之惡不可逭非鄭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且使自斃於成都惡尤烈於衛輒矣羣臣表至元宗乃曰今日爲天子父乃貴所以明其不復願爲天子而自保其餘年也悲哉

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績固出顏杲卿李澄之上尤非張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賊平廷議褒錄議者以食人而欲詘之國家崇節報功自有恆典詘之者非也議者爲已苛矣雖然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李翰爲之辯曰損數百人以全天下損者不恤其死則可矣使之致死則可矣殺之欒之齕而吞之豈損之謂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聞言而心悸遙想而神驚矣於此而忍焉則必非人而後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

奕顯榮於斯時也念齧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守孤城絕外救糧盡而餒君子於此惟一死而志事畢矣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自致者至於死而蔑以加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漢末餓賊起而禍始萌隋末朱粲起而禍乃烈然事出盜賊有人心者皆惡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馴習以為故常則後世之貪功幸賞者且以為師而惡流萬世哀哉若張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逞遊辭以導狂瀾吾滋懼矣

史思明降而復叛肅宗使烏承恩陰圖之而給阿史那承慶鐵券以離其黨事覺而速其反謀之不臧祇以速亂雖然亂自速耳卽弗然而思明豈悔過自新終於臣服者哉張鎬之策李光弼之請非過計也安慶緒欲圖思明恥仁智為承玼乘其危疑而誘之以降於時慶緒孤保鄴城不亡如綫思明既惎其圖己抑料其必亡姑為自全之計持兩端以觀釁其不可恃也亦較著矣慶緒之心既非不可解之仇無難數易而唐室君臣復東京而志已滿回紇歸子儀弱威力不足以及河朔明矣思明何所憚復何所歆而已張之爪距弭耳受柙乎曠歲無北伐之師思明目已無唐矣不反何待焉討賊易平亂難誘賊降己易受賊之降難能受降者必其力足以殲賊而姑容其歸順者也威不足制德不足懷賊以降餌己己以受降餌賊方降之日卽其養餘力以決起於一旦者也非高位厚祿溫言重賜之所能撫也非輸粟輦金安插屯聚之所能戢也非深謀祕計分兵散黨之所能制也誠視吾所以致其降者何如耳重兵以臨之屢挫而奪其魄如諸葛公之於孟獲岳鵬舉之於羣盜而後可開以自新之路而不萌反復之心故肅宗之失在不聽鄴侯之策並塞以攻幽燕使諸賊失可據之穴魂銷於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薄錄其將解散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壑庸可得哉鄴侯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思明再叛河北終不歸唐非但烏承恩之謀淺李光弼之計左也梁武之威不足以壓侯景唐肅之威不足以制思明養寇與激亂均為失策張鎬雖能先知亦將如之何也嚮令承恩之計行與承慶共斬思明而承慶承恩又一思明矣數叛之人不保其繼愈疑愈紛愈防愈潰河決而塞之癰潰而斂之其亡速矣

將與兵必相得也兵不宜其將非弱則訌唐節度使死因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之亦未為過也其事自肅宗以平盧授侯希逸始於是唐權下移終其世於亂而國以亡蓋人君之心有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見者雖雄猜如曹孟德而亦無所隱有藏之密慮之熟決於一旦而天下莫測者雖孔子之墮郈費亦未嘗示人以欲墮之志非疑於人信之在己者深也唐之中葉節度使各有其兵而非天子所能左右其勢成矣察三軍之志立其所願戴者使軍效於將將效於國亦不容已之勢也非可以漢高旦馳入營奪韓信張耳之軍行焉者也惟然而此意可使將與兵知之乎軍有帥有偏裨帥死而偏裨之可任與否非不可以豫知者也其為忠為逆為智為愚為寬為嚴天子與大臣辨之審而慮之早則帥一死而赫然以軍中所欲奉之主授以節鉞而不待其陳請則帥既感其特恩兵亦服其夙斷

既憚其明見萬里之威復懷其實獲我心之德雖有桀驁敢生攜貳乎天下止此數鎮鎮之偏裨止此數人天子大臣曾不測其可否而待迫以詢之羣小邪劉後主之闇也猶能使李福問帥於諸葛方病之日若祭遵來歙死於倉卒而兵柄有歸尤先事以防不測其計定矣懸有縣三軍之任搖搖不知所付帥死而後就軍中以謀用舍哉又況所遣者奄人賄賂行威權替李懷玉得逞其姦而唐無天子養亂以垂亡寄生之君尸祿之相不足與有爲久矣將有材而不能知軍有情而不能得浸使不問軍中自爲予奪其召亂尤速也操大權者非一旦之能也

安史之滅自滅也互相殺而四賊夷唐不能俘馘之也前之復兩京後之收東都皆乘其敝而資回紇之力李郭亦因時以取大勳非有血戰之殊勞焉以戰功論李光弼奮其智勇克敵制勝之功視郭爲多郭則一敗於清渠再潰於相州功尤詘焉然而爲唐社稷之臣天下倚以重輕後世無得而議者又豈徒徼虛譽乎任天下之重者莫大乎平其情以聽物之順逆而不挾意以自居於勝此惟古之知道者能之故詩稱周公之德曰赤舄几几言其志定而於土皆安也夫有攬天下於己之心其心危有疑天下而不自任之心其心誠心者藏於中而不可揜者也藏於中而固不可揜故天下皆見之而恩與歡疑與信報之以不爽汾陽以翹關負米起家而暗與道合其得於天者三代以下莫與之倫矣能任也則不能讓所謂豪傑之士也韓信馬援是已能讓也則不能任所謂保身之哲也張子房李長源是已汾陽於位之崇替權之去留上之疑信讒佞之起滅乃至功之成與不成俱至則受之受則任之而無所容心於其閒情至平矣而天下不能測其所爲山有陂陀則測其峯之起伏水有灘磧則測其波之回旋平平蕩蕩無高無下無曲無奇而物惡從測之哉天下既共見之而終莫測之大哉平情之爲用也四海在其度中賢不肖萬殊之情歸其範圍矣相州師潰汾陽之威名既損魚朝恩之譖行肅宗奪其兵柄授李光弼數年之內光弼以元帥擁重兵戮力中原若將駕汾陽而上之也乃許叔冀叛於汴州劉展反於江淮段子璋反於梓州楚州殺李藏用河東殺鄧景山行營殺李國貞荔非元禮內亂蠭起此撲彼興迨乎寶應元年汾陽受王爵知諸道行營而天下帖然內既寧而外自戢史朝義釜魚之游不能以終日弗待血戰之功也嗚呼是豈光弼智勇之所能及漢魏以下將相大臣之能得於天下者乎董卓不足以亡漢亡漢者關東也桓元不足以亡晉亡晉者北府也黃巢不足以亡唐亡唐者汴晉也然則安史非唐之憂而乘時以蠭起者鹿不知死於誰手汾陽一出而天下熄其建威也不過斬王元振四十餘人而已天下莫敢復亂惟其平情以聽權勢之去來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止坦然無我之大用人以意揣之而不能得其要領又孰知其因其心而因物以受寵辱之固然者乎僕固懷恩亂人也張用濟欲逐光弼而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公兵引咎以安衆心何其似君子之言也非公安土敦仁不舍几几之度淪浹於羣心懷恩詎足以及此哉人臣之義憂國如家性之節也社稷之任在己而不可辭道之任也篤忠貞者汲汲以謀濟而勢詘力沮則必有不平之情此意一發於中必動於外天下乃爭騖於功名而忘其忠順姦人乘之亂

因以起。惟並取立功匡主之情。夷然任之。而無取必於物之念。以與天下相見於冰融風霽之宇。可爲者無不爲焉。則雖有桀驁不軌之徒。亦氣折心灰而不敢動。不言之言無功之功。回紇稱之曰大人。允矣其爲大人矣。以光弼之忠勇。不下於公。而天下不蒙其祐。兩將相衡。度量較然矣。孤臣孽子。歷疢疾而憤興。雖然。亦存乎其人爾。抱倜儻不平之姿者。安樂易以驕。憂危乃以惕。則晉重耳越句踐是已。其不然者。氣折則神益昏。心危則志益溺。使駕輕車騁康莊。猶免於折軸輪載也。中宗幽辱於房州。因與韋氏暱以自安。而制於韋氏。身爲戮。國幾喪。固無足道矣。肅宗之明。能任李泌。其斷能倚廣平。雖不廢寵樂。而無淫荒之癖。是殆可與有爲者。其在東宮。爲李林甫楊國忠所離閒。不廢而死者幸耳。靈武草創。履行閒者數年。賊逼於外。援孤於內。亦可謂與憂患相終始。險阻備嘗者也。而旣歸西京。討賊之功。方將就緒。苶然委順。制於悍妻。迫於家奴。使擁兵劫父。囚處別宮。惟其所爲。莫之能禁。乃至蒙面喪心。慰李輔國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天倫泯絕。若此之酷者。豈其果有梟獍之心乎。畏輔國之擁六軍。禍將及己。而姑以自全耳。黜蕭華。相元載。罷子儀。乃至聞李唐之諫泫然流涕。而不敢修寢門之節。與冥頑不慧之宋光同其陷溺。豈非憂患深而鋒稜銷。以至於斯哉。其任輔國也。徇良娣也。其嬖良娣也。亦非徒悅色也。當在靈武時。生子三日而起縫戰士之衣。畏刺客而寢於外。以身當之。患難之下。呴沫相保。惻然之心一動。而沈酣不能自拔。縱遣驕橫。莫能復制。日銷月靡。志不守而神不興。不復有生人之氣。岌岌自保之不遑。於是而泯忘其天性。所必然矣。鄉使以元子之算。早受冊立。無姦臣之搖動。無巨寇之摧殘。嗣天位。撫金甌。則固可與守文。而豈其喪心失志之爾爾邪。嗚呼。豈獨天子爲然乎。士起孤寒之族。際荒亂之世。與炎寒之流俗相周旋。凍餒飄搖。激而特起。念平生之坎坷。懷恩怨以不忘。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一飯千金。睚眦必報。蘇秦劉穆之元載身陷大惡。爲千古僇。皆疢疾之深。反激而愈增其狂戾也。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處約而能不以女子小人醉飽金錢爲恩怨者。鮮矣。此亂世所以多敗德也。

代宗　唐諱世。代宗猶言世宗。近人欲以加景皇帝。其不學如此。

代宗聽程元振之譖。流來瑱殺之。而藩鎮皆懷叛志。僕固懷恩以是樹四降賊於河北。養亂以自固。終始爲唐巨患。其上書自訟。指瑱之死爲口實。用拒入朝之命。夫來瑱之誅。豈其無辜。而僅以請託不從。致元振之怨乎。瑱之誅亦法之所不貸者也。其鎮襄陽也。以李輔國之私人奪韋倫而得之。引降賊張維瑾等爲爪牙。收人心以據大鎮。召赴京師而不至。徙鎮淮西而不行。縱兵擊裴茙。禽送京師。脅朝廷以行辟。唐藩鎮之抗不受代。圖不軌者。蓋自瑱始。殺瑱而藩鎮怨。縱瑱而藩鎮抑驕。兩俱致亂之道。殺之而咎其刻。不殺則必聽之。而抑咎其偷。已成之咎。怨之所歸。不知反此而咎又將在彼矣。肅宗以來。驕縱養癰。勢將必潰。飭法以誅瑱。固非淫刑以召叛也。瑱不死。僕固懷恩谿壑之欲。又豈易厭乎。乃若代宗之所以不克懲亂。而反以致亂者。殺之非所以殺也。刑者帝王所以懲天下之不恪也。刑濫於不當刑。人固自危。而猶不敢欺。且冀其偶失而終能不濫。則疑怨不深。惟刑施於所當刑。而不以其道。天下

乃測其刑之已窮而怨其以機相陷也。乃始挾毒以相報。當來瑱襄陽跋扈之日。唐不倚之以討賊瑱固無恃以脅唐藩鎮林立勢不相下瑱即叛祇以速亡則使正名聲罪以致天誅夫豈有大害於社稷哉而惴惴然將迎之不遑殺裴莪以媚之虛相位以餌之魚脫於淵然後假通賊之誣辭加以不當辜之辟藩鎮之怨非徒怨也固將曰瑱擁兵不入唐固無如瑱何惟倔強者可以免禍而瑱自投其罔吾知戒矣留賊以爲援抗命而不朝鷹隼揚於寥天豈矰弋之能加哉蘇峻曰吾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孱主庸臣之伎倆在姦雄心目之中以怨爲名而非怨也倒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藉令當瑱違命之日下尺一之詔責以不可貰之法使束身歸闕則姑貸其死而貶之不則舉六師以急清內賊則河北羣醜且震動以弭其邪心況方在立功反謀未決之懷恩哉。

以文取士而得真才以行取士而得篤行則行愈於文多矣以文取士而得僞飾之文以行取士而得僞飾之行則僞行之以害人心壞風俗傷政理者倍於僞飾之文支離浮曼而害止於言也且設科以取士則必援之以式矣文者言治而要之事言道而要之理即下至駢偶聲韻之文亦必裁之以章程可式者也行而務爲之成法則孝何據以爲孝之程廉何據以爲廉之則邪不問其心而但求之外非梟獍皆可云孝非盜賊皆可云廉不可式者也極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於守令之門臨以刺史而奔走於刺史之門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相要父母爲羔鴈廉恥爲優俳其不率天下以狂趨者能幾也鄉舉里選三代之法也而殷之大國方百里周之大國五百里而止其小者五十里耳即其地選其人官其士君大夫世與相狎而賢姦易辨猶今置鄉耆於一村一社而已則公議固不容掩也乃以四海之遼絕刺史守令三載之乍臨求知巖穴之行履責以知人之哲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何易易邪又況曲士之垂腴而干請賊吏之鬻民以徼利者哉漢之舉孝廉舉其爲吏於州郡者也既爲吏而與一鄉之政能否可知其大凡矣而清濁異流臭味異合請託易集黨比相怙孝者固非孝廉者固非廉也漢末之得士概可見矣況使求升朝而理易地而官者於未登仕籍之處士乎楊綰鑒進士之亡實欲復孝廉之舉終不可行論者惜之惜之者未嘗體人情揆事理周世變究終始浮慕古昔而徒以空言居勝者也綰未幾而奏罷孝弟力田科以無實狀多僥倖故廢之綰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然則行不足以取真士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夫非謂文之可以得士也設取士之科者止以別君子野人而止耳雖有知人之哲不能於始進而早辨其賢姦也故三代之法觀之於飲觀之於射觀其比禮比樂內正外直之度拜起揖讓之容而已醻爵行而合語觀其稱古昔道先王而已觀之於此而君子野人之辨可十九得也過此以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皆論定後官之餘乃以察其賢不肖而進退之然則立法以取士試之以策問試之以詩賦試之以經義亦飲射之遺意而變通之豈期於此而遽得真士哉習文教而與聞乎德言之緒論爲野人之所不勝既繇乎君子之途則可望以循此而上達耳授之以政而智愚勤惰忠佞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其可懸行誼爲標格使之讎僞以藏姦乎若夫學校之設清士類於始進不

當專求之文，而必考其閨門之素履，正士習，育賢才，嚴不淑之懲，又不待登進之日也，然而方在子衿之列，修子弟之敬愛，絕公門之請謁，亦士之常耳，或既貴而喪其所守，詎可遽以此爲賢而授之大官大邑乎，以行按不肖之罰，而以文求君子之度，流品清而僞行抑，不敢冒，斯其於取士之法，殆庶幾與。

盈唐之廷，而發程元振之姦者，太常博士柳伉也，唐可謂廷無人矣，抑考古今巨姦之在君側，大人諫官，緘默取容，小臣寒士，起而擊去之，若此類者不一，夫人君亦何賴有心膂股肱之臣哉，誠足悲已，乃其閒抑有辨焉，如其姦邪得勢，執闇主之權，生殺在手，士大夫與爭而不勝，因起大獄空君子之羣，誅戮流竄，流血盈廷，檻車載道，而綸扉卿署，偏置私人，故姦已露，勢將傾，而無有能詰者，於是一介之士，迎其機而孤起以攻之，此固無容深怪已，程元振得權以來，所譖而誅者來瑱，瑱固有可誅之罪也，所忌而逐者裴冕，猶得刺州以去，未有大傷也，李峴與相不協，柳伉之事，峴且與謀，未嘗先發制峴，而安位自若，省寺臺端，類非綠元振以升，而害亦不及，士大夫固優游羣處於朝右，誰禁之使瘖而讓搏擊之舉於一博士乎，通國痿痺，無生人之氣，何其甚也，宋之諫臣遷謫接踵於嶺南，而諫者日進，唐無貶竄之禍，而大姦根據莫之敢搖，無他，上委靡而下偷容，相養以成，塞耳蔽目之天下，士氣不伸，抑無有激之者也，進無聽從之益，以仰庇宗社，退無誅逐之禍，以俯著直聲，雖欲扼腕昌言，一螿吟而蛩泣耳，無惑乎視糾繆鋤姦爲迂闊之圖，人棄廉隅而保容容之福也，是以薰蕕並御之朝廷，不如水火交爭之士氣也。

擁重兵，居高位，立大功，而終叛，類皆有激之者，惟僕固懷恩不然，來瑱雖誅，然無功於唐而擁邑脅君，上下之猜嫌久矣，非彭韓在漢，蘇祖在晉比也，雖誅十瑱，懷恩自可坦然無危疑也，代宗推心以任懷恩，至於已叛，猶眷眷不忘，養其母，鞠其女，且曰朕負懷恩，程元振魚朝恩雖不可久恃，而方倚懷恩以沮汾陽，抑不如楊國忠之於祿山矣，懷恩不叛，優游擁王爵於朔方，何嫌何懼，不席富貴以終身邪，河北初平，大功已集，薛嵩等迎拜馬首，乞隨行閒，正其策勳鳴豫之日矣，遽起異心，養寇樹援，爲叛逆之地，辛雲京閉城自衞，豈過計哉，駱奉仙雖爲雲京行說，以發其反謀，亦非縣坐以本無之志，而陷以隨蕝，辛雲京李抱玉先事之知耳，非激之也，然而冒昧以逞，決志不回，此何心哉，傳曰狼子野心，洵懷恩之謂與，乃若唐之召叛也，其失在過任懷恩耳，許回紇之昏，而以懷恩之女妻之，使結戎狄以爲援，有藉而得起，一失也，命雍王爲元帥，進收東京，不置帥副，而以懷恩領諸營節度，爲雍王副，二失也，奪汾陽兵柄，以朔方授懷恩，三失也，功已立，權已張，位已極，人臣而逼上，內有河北之援，外結回紇之好，睥睨天下，莫己若也，汾陽亦不得不解元帥之任，以授之汾陽，且爲之屈，懷恩目中不復有唐矣，鷹飽則颺，豈待激之而後叛哉，雲京不發其姦，懷恩之逆，特遲耳，禍速則其根本未固，河北四鎭，初分土得兵，尙未有生聚固結之資，以擁懷恩而遙起，使其羽翼已成，羣凶翕聚，幸而爲祿山，不幸而爲石敬瑭矣，唐之不亡，其餘凡幾也，夫人之所受，如其器而止，溢於器則汎濫不可復收，並其器而亦傾，懷恩可使爲偏裨，聽汾陽之頤指者也，故當李光弼入軍之日，而能止軍中之

亂過此則溢矣。雖自速其亡。亦所不恤也。叛之速。而禍止於太原與奉天。河北不與俱起。猶雲京抱王之功也。借曰勿激則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誅之後。徒委罪於元振。豈定論乎。以大任委人。不揆其器。未有不亂者也。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戶九百六萬九千有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殺掠。蕃夷之所蹂踐。亂軍之所摟刷。死絕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驚竄甫定。必鄭謀田廬。育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彊。婚嫁以殺禮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速是哉。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汙吏無所容其姦。猾胥無所雠其僞耳。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儲數動而遷徙雜。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而利報逃亡。單丁疲戶。僥幸告絕。而黠民乘之。以衆爲寡。以熟爲萊。墮賦於僻遠愿樸之鄉。席腴產長子孫者。公爲籍外之游民。墨吏竄版籍。猾胥市脫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姦人以任國。計戶日減。科斂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故其後兩稅行。而稅外之苛徵又起。杜甫所爲哀寡婦誅求之盡者。良有以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哉。第五琦元載之箕斂愈酷。疲民之詭漏愈滋。官胥之欺誣愈劇。此二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上之摟求者也。以此知廣德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誠有以致之。蓋亂世必然之覆軌矣。賦輕役簡。官有籤。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其故。亦何至相差之懸絕乎。

讀古人書。不揆其實。欲以制法。則殃民者亦攀援附託以起。非但耕戰刑名之邪說。足以禍天下也。三代取民之法。皆曰什一。當其時必有以處之者。民乃不困。其約略可考者。則有中地下地。一易再易。田萊相參之法。各爲什一。非什一也。以國之經費言之。天下既自上古以來。封建相沿。而各君其國。以與天子相頡頏。以孟子所言。率今一小縣而有五世之廟。路寢三門之制。百官有司。則以周初千八百國計之。以次國二卿爲準。南不盡楚塞。西不踰河隴。東不有吳越。中原侯甸。未訖六州。而爲卿者已三千六百人。人食一千六百之粟。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無算。今天下十不得一也。幣帛饔飧。見於聘禮者如此其繁。比年三年。數舉而徧於友邦。皆民之晝耕夕織。勤苦而僅獲者也。後世而幸免此矣。則無三王寬恤之仁。而欲十取其一。以供貪君之慢藏。哀哉。苟有惻隱之心者。誰忍言此哉。然而第五琦竊其語以橫徵。欲詰其非。則且曰此禹湯文武。裁中正之法。以仁天下。而孟子謂異於貉道者也。胡不可行也。乃代宗行之三年。而民皆流亡。卒不可行而止。以此推之。後世無識之士。欲撓亂成法。謂三代之制。一一可行之今。適足以賊民病國。爲天下僇。類此者衆矣。不體三代聖人之心。達其時變。而徒言法古者。皆第五琦之徒也。惡踰於商鞅矣。何也。彼猶可鉗束其民。而民從之。此則旦令行而夕哭於野。無有能從之者也。三十取一。民猶不適有生。況什一乎。

以道宅心者。天下所不能測也。兵凶戰危。以死爲道者也。以死爲道。然後審乎所以處死之道。審乎所以處死之道。然後能取威制勝。保國全民。不戰而屈人之道。咸裕於中而得其理。綠其功之已成。觀其所以成功。若有天幸。乃其

決計必行之際甚凶甚危而泰然不疑若不曙於禍福生死以徼幸皆人之所不測也不測之則疑其智之度越而善操利鈍之樞夫豈然哉知死爲其道而處之也不惑耳回紇要郭汾陽相見汾陽知戰之必敗而惟以身往赴之之一策可以抑鋒止銳而全宗社於斯時也固不謂往之必死也亦不謂往之必不死也雖死而無所恤焉而已故藥葛羅情窮而辭屈懾於其不畏死之氣則未知殺公以後勝敗奚若而心已折氣已餒矣決於死則情志定情志定則神氣平而條理現免冑投鎗之際一從容就義者大雅之風裁也處死之道致一而已致一則神全神全則理裕理處其至裕而事必應乎其心凡人之情局於目前而迷於四際者固不足以測之遂相與詫之曰其不可測也有若是哉不則其有天幸乎夫惡知所守之約爲恐懼疑惑之所不得乘哉其謂子晞曰戰則父子俱死不然則身死而家全聊以慰晞而已非公之本志也告藥葛羅曰挺身聽汝殺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亦示以不可勝耳非挾將士之報讐死戰足以慴回紇也公之心則惟極致於死而固無必生之計也爾

代宗委權以驕藩鎭而天下瓦解其柔弱寬縱也人具知之抑豈知其失也非徒柔弱不自振之過哉惟握深險之機以與天下相劘相制而一人之機固不足以敵天下也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老氏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至險之機也而代宗以之固爲寬弱以極悍戾者之驕縱驕縱已極人神共憤而因加之殺戮也不難將自以爲善制姦慝而必死於其手乃天下習知其術而受其與不聽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復剛終處於無何而權以倒持安足以馳騁哉自儆而已矣李輔國惡已極而殺矣程元振惡已極而流矣魚朝恩惡已極而誅之俄頃矣假手元載以殺朝恩復縱元載以極其惡而載又族矣當其姑爲隱忍則輔國緣三公而王惟其志也程元振位驃騎激怒羣情挫抑汾陽惟其志也魚朝恩總禁兵判國學隸視宰相發汾陽之墓鉗制朝政惟其志也然猶曰宦官已掌禁軍有不測之防弗能驟計也元載以一書生貪猥無狀自可折箠以鞭笞之者乃顏真卿爲之坐貶楊綰爲之左遷李少良爲之杖死且寄鄭侯於江外一惟其荼毒而莫之禁其處心積慮欲甘心於載者已非旦夕且必俟其惡盈而後殛使害已播於天下乃以快刑殺於俄頃凡誅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機圖之而藉口以號於天下曰吾非忍殺之也彼自殺而我因之也亦險矣哉夫四姦者依附左右弗難制者也不若是而誅殛之也有餘卽若是而誅殛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機而終投其阱乃怙此以爲脅持天下之具餌藩鎭而徐圖之則愚甚矣來瑱不臣已著舉天下以討一隅易矣而餌之以宰相誣之以通賊然後殺之僕固懷恩已反勢且潰敗而猶爲哀矜之說以恤之於是梟雄之帥皆測其險詐卽乘其假借之術淫威既得而不復可制故懷恩受副元帥而後叛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終不入朝李靈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己李寶臣皆姑受其牢籠而終逸於柙阱一人之險何足以勝天下哉徒寬縱之而莫之能收故曰其愚尤甚也元載死晉楊綰而任之意且與綰深謀制羣雄而快其夙恨綰早卒乃戢意而廢然返耳藉其不然誅夷行於一方則四方愈爲搖動然而無慮也元載殺

朝恩而帷蓋之恩不保綰雖忠亦必慮及於此以自處於不才之散木挾詐之主未有敢與深謀者也信乎老氏翕張取與之術適以自敝孰謂漢文几杖賜吳之智為能制吳之死命乎帝王之誅賞奉天無私猶寒暑之不相貸也邪說興諛行逞寶此以為術而天下之亂日生可勿戒與

李長源當肅宗之世深觸張良娣李輔國之怒拂衣而歸衡山何其快也其於元載也未嘗斥其惡以糾責之徒以賢姦不可並處而去之則引身歸嶽不猶便乎乃置身參佐託魏少遊以自全又何屈也夫豈葸畏無端而不能自持也哉達人之通識度己度人因時以保明哲之身而養國家和平之福非一概之說所可執為得失也長源之於肅宗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冒難首至參大議於孤危坐寢與偕成收復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娣輔國雖惡其斥己而所欲者但令長源一日不居左側弗為己難則意得而無餘恨於此而翩然已逝全終始之交綽有餘裕矣其於代宗也雖與謀元帥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侍青宮其後不參帷帟交未固也復東京拒吐蕃返陝州之駕誅殛三閹以清宮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畜疑之主離合不可終憑元載雖見忌於君而旁無相逼以升之朝士惟長源以宗臣入參謀訪惟恐軋己而代之且載文辯足以濟姦朋黨樂為效命衆忌交集深謀不測抑非如婦人奄豎褊衷陋識一去而遂釋然也載與長源立於兩不相下之勢而禍機所發不可預防岣嶁烟雲祝融冰雪其能覆廕幽人使之安枕哉且夫山亦未易居也其惟弢光未試混迹漁樵者則或名姓上達於天子而鋒稜未著在廷忘猜妒之心乃可怡情物外世屢變而不驚其不然者名之所趨世之所待功之已盛地之已危卽欲抗志烟霄杜口時事而講說吟咏以追琴酒弈書之流聞風而輻輳乃有徧遊戎幙拓落不偶之士爭其長短以恣其雌黃甚且挾占星卜氣讖緯之小技者亦混迹溪山而附高人以自重絕之則怨生而謗起納之則禍發而蔓延孰謂山之匡水之涘非風波萬疊殺人族人之險阻哉如稗說所傳嬾殘十年宰相之說已足深元載之媢嫉而可坐以結納妖人之大法則衡山一片地正元載橫施網罟之機也自非有所託於外援優游軍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逼代之勢其能免乎代宗慮此已熟而長源何勿俛首以從也夫長源非無意於當世之務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固且誅逐元載而戴之以匡王國者也進退之閑豈容不審而但以冥飛之鴻矯志林泉也哉

辨姦者辨於其人而已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大歷之季年河北降賊之抗衡久矣田承嗣連昏帝女致位元宰一再召而必不踰魏博一跬步李正己李寶臣黨叛而自相襲奪不復知唐之有天下也乃盧龍彊悍可憑凶逆成習而朱泚一授節鉞隨遣朱滔入衛繼且自請釋鎮歸朝病而有輿尸赴闕之語代宗於此雖欲不驚喜失措隆禮以待之廁之汾陽之列使冠百僚不能也桀驁者如彼而抒忠者如此其誠也雖然亦思其何為而然哉德有以懷之與威有以震之與處置之宜有以服其心與三自反求而皆無其具則意者其人之忠貞素篤超然於羣類之中而可信以無疑邪乃泚之非其人也明甚矣託胎於亂賊之中熏染於悍戾之俗而狡凶尤甚假手於李懷瑗殺朱希彩而使其弟滔蠱三軍以戴己

柔媚藏姦。乘閒而竊節鎮。既有明驗矣。飾忠歸順。遂倚爲心膂之大臣。嗚呼。何其愚也。田承嗣李正己。株守一隅。阻兵抗命。雖可負固以予雄。終非旦久之謀也。而泚尤岌岌驟竊幽燕。衆志未戢。而李寶臣有首邱之志。日思攘臂輕兵入其郛。弗能遏也。於是張皇四顧。睨朝廷爲藏身之窟。使朱滔倚內援以安枕於北平。己乃居不世之功。狎天子大臣而伺其閒隙。以逞狂圖。自彊藩割據以來。人所未及謀者。泚竊得之以僥幸。代宗不能知。汾陽不能制。常袞崔祐甫之褊淺。莫能致詰。而泚果能優游巖廊以觀變。亦狡矣哉。代宗崩。汾陽總己。德宗初政。未有釁也。是以遲久而始發。不然。泚豈能鬱鬱久居此哉。若此者。一望而知之。而唐之君臣固瞢瞢也。夫豈姦之難辨哉。問泚之何以得帥盧龍。而能不爲之寒心乎。非但如安祿山之初起。非有猾逆之易窺者也。然則如之何。於其入而待之以禮。榮之以秩。而不授以政。使受統於汾陽。而汾陽得以制之。豈徒泚之惡不足以逞乎。河北諸逆。知天子之不輕於嚬笑。而意亦消沮矣。得失之機。昏昭之別。判於持重審固者之心。非庸主具臣。溷爲驚喜者之所能與也。

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則非法不足以定之。故孟子言仁天下。而歸之法。爲七國分爭十二失守不定之天下而言也。有法不可施之日。而後法亦無能以行。則孔北海欲復王畿千里之制。徒爲空言。而身以喪國終以亡。若其猶可治也。法可施而惡容不亟建乎。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至於大歷。亂少息而泮散尤甚。雖然。可爲之幾。正在是矣。逆臣之逆橫已極矣。惟意所爲。而不能以非法之法亂法也。邪臣之邪貪已極矣。惟利是祟。然其亂法者。莫能改法也。故楊綰一相。三月之閒。而天下爲之震動。恪共以從乂。綰於是得立法之本而行之有序。綰不死。知其可以定天下矣。河北之逆。末也。西川嶺南之亂。尤末也。鳳翔涇原汴宋河陽之譸起。猶非本也。三豎亂於前。元載亂於後。朝廷無法。而天下從風。綰清修自飭。立法於身。而增百官之奉。以養官廉。罷團練守捉。以肅軍政。禁諸使之擅召刺史。以孤悖逆之黨。定諸州兵數。以散聚衆之謀。行之朝廷。可行而行矣。行之內地。可行而行矣。且姑置抗拒之逆藩於不論。使其允行之。十年之後。內甯而外患亦無藉以生。天下將秩秩然兵有制。吏有守。則據土叛君者。明其爲化外之跡。而不敢以中逆貌順覬朝廷之寵命。河北梗化之凶豎。不斂手而聽命者。未之有也。夫代宗非果無能爲者。一受制於李輔國。而二豎因之。元載乘之。懷情以待。得綰以相。而志將伸。綰遽卒。常袞不足以勝任。而代宗又崩矣。唐之不振。良可悼已。然建中之初。天下姑安者。猶綰之餘休也。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遠。綰清慎自持。汾陽且爲之悚惕。孰敢不服哉。法猶可行。治猶可定。天奪綰而代宗終爲寄生之君。過此無可爲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德宗

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為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槪論哉胥一善而或為之而效或為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為也胥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他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閑制武人愼簡賢才以在位其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袞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藩鎭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迫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熒之無惑乎窮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衆事一人之過不以疑衆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三折肱為良醫惟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於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為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寡過唐既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寮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濟以為善政而論者奬之為三代之遺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

棠之榮枯。統於冢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牧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之以判官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祿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舊也。勸李寶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畢華也。說朱滔以首亂者。王侑也。率四叛以稱王者。李子于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爲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爲謀。唐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釁。牧守無妄動之心。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爲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爲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惟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殫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媿於天。不怨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過墓而欷歔。聞其風者。望阡而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林巒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夷然平土。而操劚以椓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吝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愼以周矣。遣車抗木茵翣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嘬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狐峘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惟薄葬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惟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

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服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尙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寐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惟據亂法以爲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爲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惟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誅。君子甚爲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爲小人。晏之不得爲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惟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爲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

非以殃民也。榷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輪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閒架重剝餘民之政興，晏爲小人則彼且爲君子乎。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晏體國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晏任財賦之季年，增戶百萬，非晏所統者不增。夫豈晏有術以餌之，使鄰民以歸己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爲登耗，民不任其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橐，偷窳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匿者長子孫據阡陌，徵徭不及，以爲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窮鄉愿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土著，日斃於杖箠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三也。晏惟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爲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也。晏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夭札，遙呼於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則晏之於財賦，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責之也。

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爲立法禁，以驅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謂稗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劉晏庀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而以榷鹽爲主。鹽之爲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衆害叢集矣。官榷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雠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東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則姦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徽纆日纍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縶，以毒民而激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速雠，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利之壟斷，民窮國亂，皆所弗恤也。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擊查支放之煩，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乏以增價，而彼已至，又惟恐其雠之不先，則踊貴之害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晏決策行之，而後世猶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爲政之上術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煑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

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不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塵羹土飰之言耳粤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爲賊已㱇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爲難端闒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抑之以儆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旦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癰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衄李納勢蹙惟岳之首縣於北闕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爲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瑱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爲名以激衆怨耳實則了不相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亂則誠過已雖然滔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進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者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勵精以求治盧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卽不逮漢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潰河壅必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焉當時所冒昧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紈袴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爲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眞谷從政李洧田昂劉怦下至幽燕數萬之衆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抇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衞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蓋河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壞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爲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嗣李寶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爲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因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慴悚之惑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爲改圖載鬼一車而弧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爲自貽伊慼者惟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宏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

戢。天下之寧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定者非一旦之定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爲憂。將定而不以爲喜。所以求之者。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衛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窮蹙無歸。而田承嗣降。獨與數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僊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真李晟大敗田悅於臨洺。梁崇義俘斬於襄陽。李惟岳援孤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梟雄狡獪。爲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熸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即不降。而欲燼之灰。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其反面無親。旦君夕虜。憯焉絕其不忍之心者。尤爲亂人。非一挫可消其狂猘。以視赤眉盆子。其惡尤甚。而既俯首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薄給以散秩微祿。置之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錄。而窮乃投懷之驚獸。寵以節鉞。授以土疆。義士心灰。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埒力均。乍然投分。誠僞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臣而蹙之死地。得生爲幸。雖僞何爲。操生死榮辱之權於吾腕掌。夫何難哉。夫光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遏歸寇之衝。則誠難耳。而一言折盆子之覬覦。易且如彼。況朝義惟岳。焚林之浮燐已滅。天下更無餘燼乎。惡已滔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盆子終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爲恩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瓦解。驚喜失措。納蠭蠆於懷中。其愚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朱溫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藥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代德之世。唐猶彊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嵩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偷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尙何能奪其寵命哉。

君闇相佞。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國固可不亡。君闇相姦。有姦雄以芟夷亂人。而後國之亡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納李惟岳朱滔。皆狂騃躁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其能如唐何邪。又況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之鎭淮寧。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久從安史。豢養梟雄。修城繕備之已夙。梁崇義脆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足以予雄。淮寧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臯。西有哥舒曜。北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憯無所畏。據彈丸之地。橫鯁其中而稱帝。擬之袁術。而又非其時也。朱泚兵權已解。與朱滔縣絕一方。旁無可恃之黨。乘無主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天位。保長安片土。爲燕雀之堂。以視桓元百不及一也。此二豎者。白晝而攫市金。直不足以當姦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輩之愚不畏死。誰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怙。然未嘗如郗慮崔允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宗能持以鄭重。而不括民財。空屢衞以爭旦夕之功於外。此豎子者。惡足以逞哉。夫羣賊之中。狡黠而知忖者。王武俊耳。擒惟岳。反朱滔。皆其籌利害之已夙。而能留餘地以自處者也。天子不恃以爲依。

宰相不結以爲黨。抑有李晟馬燧。力敵勢均。而懷忠正以扼之。故其技止此。而不足以逞其邪心。不然。進而倚之以立功。則桓元平而劉裕篡。黃巢馘而朱溫逆。不知武俊之所止矣。夫戡亂之主。拯危之將。相慮患不可不密也。尤不可無鎭定之量。以謹持其所不必防。李抱眞得武俊之要領。而示之以誠。李晟蔑視懷光之反。而安據渭橋。不爲妄動。皆能忍暴集之奔湍。堅以俟其歸壑者也。有臣如此。賊不足平矣。德宗之召亂也。視希烈之惡已重。而捐社稷之衛。爲孤注以與爭也。田悅李納武俊皆降。而希烈稱帝。奄奄日就於斃。何足以煩空國之師乎。可以知已亂之大略矣。

人而不仁。所最惡聞者忠孝之言。而孝爲甚。君子率其性之誠。然而與言則必逢其怒。加之以欷歔垂涕。行道酸心之語。而怒愈不可攖矣。陳天彝之言。於至不仁者之前。勿論其怒與否也。不可與言而與言。先失言矣。顏魯公謂盧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容乎。近世高邑趙冢宰以魏廣微叔事逆奄而歎曰。崑溟無子。魯公陷死於賊中。冢宰沒身於遠戍。取禍之繇。皆君子之過也。雖爲小人。而猶知有父。猶知其父之忠清。而恥貽之辱。則與父所同志者。雖異趣殊情。而必不忍相忮害此不待人言。而自動於心。蓋牿亡之餘。夜氣猶存。不能泯沒者也。旣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爲戒矣。則忠臣孝子。固其不必有怨而挾蓄以惟恐不傷者也。蔡京小人耳。使京而爲君子。蔡攸豈但執手診視。迫其病免已乎。故夫子之責宰予。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與盡言也。使以三年之懷。面折其逆心。震喪其貝。而彼且躋於高陵。與於不仁之甚矣。君子於此。知其人理之已盡。置之而勿與言也。漠然若遺。蓄之過前。不問其誰氏之子也。權在則誅殛之。權不在則遠引以避之。如二胡之於秦檜。斯得矣。盧弈魏允成之生。對虺腹悲焉可也。

樊系受朱泚之僞命。爲譔册文。乃仰藥而死。其愚甚。其汙不可浣。自度必死而死。於名節已虧之後。人所怪也。嗚呼。人之能不爲系者。蓋亦鮮矣。以爲從賊譔册。法所不赦。光復之後。必罹刑戮。懼而死者。未盡然也。待至光復議法之日。止於死耳。蟪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必不能引決者。則系之死。實以自顧懷慙。天彝之未盡忘者也。乃旣慙而有死之心矣。而必自玷以兩虧者。其故有三。苟非持志秉義。以作其氣。三者之情。中人以下之所恆有。而何怪於系焉。懷疑而有所待。一也。氣不勝而受薰灼以不自持。二也。妻子相縈而不能制。三也。泚之僭逆。出於倉卒。所與爲黨者。姚令言一軍耳。在廷之臣。固有勸泚迎駕者不徒段司農也。系於此不慮泚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旦僞命見加。册文見委。驚惶而迫無以應。退而後念名義之已虧。而憤以死也。此無他。其立朝之日。茫然於貞邪之辨。故識不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僞命及身。册文相責。斯時也令言之威已張。源休蔣鎭張光晟李忠臣實繁有徒。出入烜赫於系左右。誇之以榮。怖之以禍。揮霍談笑。天日爲迷。系於此時。心知其逆。而氣爲所奪。口呿目眩。不能與之爭勝。雜遝憑陵。弗能拒也。魂搖神蕩。四顧而無可避之方。伸紙濡毫。亦不復知爲己作矣。此無他。立義無素。狎小人而爲其所侮。乍欲奮志以抗凶鋒。直足當凶人之一笑。義非一旦之可襲。鋒稜不樹者。欲振起而不能。有含羞以死而

已矣當德宗出奔之際姜公輔諸人皆宵馳隨蹕李晟在北家固居於長安弗能恤也系徒留而不能去既而陷身賊中矣段司農劉海賓擊賊而死一時百僚震慴固可想見而婦人孺子牽裾垂涕相勸以瓦全固有不忍見聞者系濡遲顧恤以譔冊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謝其咎蓋無如此呴呴囁囁者何也嗚呼至於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決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時焉或可也郭汾陽之斥郭晞而自入回紇軍中是也捐名義以全妻子則無有可焉者也身全節全而妻子勿恤顧其所全之大小以為擇義之精而要不失為志士身死節喪而唯妻子之是徇則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於家者無本則狎昵嚅唲敗亂人之志氣以相牽曳也夫若是豈易言哉怪系之所為者吾且恐其不能為系即偷免於他日亦幸而為王維鄭虔以貽辱於萬世已耳段司農自結髮從軍以來其光昭之大節在軍中而軍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豈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姦佞之惑人主也類以聲色狗馬嬉遊相導而掣曳之以從其所欲不則結宮闈之寵宦寺之援為內主以移君之志唯盧杞不然蠱惑之具一無所進婦寺之交一無所附孤恃其機巧辯言以與物相枝距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篤至於保朱泚以百口而泚旋反命靈武鹽夏渭北援兵勿出乾陵而諸軍潰敗拒李懷光之入見而懷光速叛言發禍隨捷如桴鼓而事愈敗德宗之聽之也愈堅及乎公論不容弗獲已以謫之而猶依依然其不忍舍杞何以得此於德宗邪德宗謂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者亦以其無勸淫導侈之事無宦官宮妾之援也夫杞豈不欲為此哉德宗之於嗜欲也輕而宮中無韋后楊妃之寵禁門無元振朝恩之權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亂求親賢而反保姦者無他好與人相違而已樂違人者決於從人一有所從雷霆不能震魁斗不能移矣杞知此而言無不與人相違也其保朱泚也非與泚有香火而為賊閒也衆言泚反則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軍勿出乾陵也非於諸將有隙而陷之死地也渾瑊言漢谷之危則曰不危而已矣故顏魯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驅之行人所謂然則必否之人所謂非則必是之於是德宗周爰四顧求一力矯衆論如杞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氣相協也孰有能閒之者蓋德宗亦猶杞而已已偏任之衆力攻之衆愈攻之已益任之其終不以杞為姦邪者抑豈別有所私於杞哉嚮令舉朝譽杞而杞不足以容矣故姦邪必有黨而杞無黨也挾持以固寵於上者正以孤立無援信為忠貞之夐絕耳夫人之惡未有甚於力與人相拂者也王安石學博思深持己之清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毀裂之可畏哉孤行己意者之惡滔天而不戢也鯀以婞直而必殛夫豈有貪惏婞婟之為乎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亙於中朱泚內逼天子匿於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滉收拾江東以觀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謐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緣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

一則德宗之爲君也。躁愎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奢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旻以返。得安驅以入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以入梁州。天下知吾君之尙在。故罪己詔下。咸翹首以望蕩平。河北羣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皆乘輿無恙足以維繫之也。嚮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爲逆賊所害。則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熸。或爲逆賊所劫。則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傕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宗藩之可倚。如瑯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在靈武。敬輿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戴賊以安。亦必然之勢矣。惟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僅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其一則惑德宗以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而其奔赴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滌舊惡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論。雖未斥訟其姦。而必將逐己者。惟敬輿也。顏眞卿。李揆。崔寧。杞皆先發而制之矣。惟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燄丰采。直辭正色。非杞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僅此也。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迸逐。猶將僨起者。惟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杞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惟與人相忮。恃君之寵如山嶽。而視百僚如培塿。雖引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汚。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市恩餌衆。故敬輿一受上知。杞旋放黜。而在廷在外。舉倚敬輿以求安。無有暗護杞以沮撓敬輿者。德宗偏聽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黼陳宜中之黨。猶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歷數德宗之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爲李綱之詖辭。陷其主以寒天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蓋可忽乎哉。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云者合集事理之始終。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啓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必辭修而後誠乃立。不然。積忠悃於咽膈。輪囷猝發。浮動而不本於心。甚則反激以召禍而不莫。不然。亦悠悠聽之。而固不洽也。辭之爲用大矣哉。今有說於此。其爲理之必然明矣。見爲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也。其疑於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所是者以相抗矣。見爲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能摘也。其疑於是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是與非立於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於已事之後。而非者

非是者亦難全其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無體驗成熟之實而出之也屬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得之於弟子而況君臣之際乎故修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不易得也非陸敬輿其能與於斯哉今取其上言於德宗者而熟繹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所鬱排宕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於一合乎往古之經而於今允協究極於中藏之密而於事皆徵其於辭也無閡然矣貞元以後棼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彊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爲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故曰辭之爲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淳賈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眞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經邈矣卮言日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亂與治相承恆百餘年而始定而樞機之發繫於一言曰利而已盜賊之與夷狄亦何以異於人哉志於利而以動人者惟利也唐自安史以後稱亂者相繼而起至於德宗之世而人亦厭之矣故田悅李惟岳朱滔李懷光之叛將吏士卒皆有不願從逆之情抗凶豎而思受王命然而卒爲所驅使者以利啗之而衆暫食其餌也田緒殺田悅慮將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以聽李懷光欲奔據河東衆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俘掠於是席捲渡河嗣是以後凡據軍府結衆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而蠱衆以逞志嗚呼此以利貿片時之歡者豈足以窺非望而成乎割據哉以此爲藏身之固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矣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爲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訢合於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也無已期利在此而此爲主矣利在彼而彼爲主矣鬻權賣爵之柄天子操之且足以亂庶人操之則立乎其上者之岌岌何如也天子聽命於藩鎭藩鎭聽命於將士迄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未息郊祀無名之賞幾空帑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利之亡國敗家也盜賊一倡其術而無不效之尤也則亂何繇已也而其愚已甚矣盜賊散利以餌人夷狄聚利以制人皆利乘權以制生人之命也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抑亦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炎之徒導其源邪是故先王賤利以納民於名義節其情正其性非計近功者所能測而孟子三斥梁王杜篡弒奪攘之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不知當時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卿大夫士亦林立於比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於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觖望邪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寄於君子野人之閒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於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尙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閒

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衆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蹙勢窮不得已而又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爲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於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能吏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大節甚則伶人厮養陵乘清流積閥之閑又惡足以勸忠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啗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允足以亡矣愼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汎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於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於吝而終於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冗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

奚以知其爲大智哉爲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憂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鯀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成吾事求濟吾功求全吾德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雜進於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爲之移矣彼小人之情有愚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撓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識有涯而善敗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雛而事有妨要亦於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霑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譏其後禹不能爲鯀庇也持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徼薄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敕幾於理亂安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以自照也智者知此而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矣德宗言自山北來者張皇賊勢頗似窺覘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夫張皇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懼隨時傾動而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彊弱在人耳目之閑何必窺覘而始悉吾所欲爲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爲窺覘邪亦何足以爲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迹露自趣於死而奚容早爲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爲闊略之語以誇識量也取天下之情僞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

名者實之所自薄也故好名爲士之大戒抑聞之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爲人君取士勸獎天下於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刓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皐夔逢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皐夔而必爲皐夔之言彼固不足爲皐夔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逢比而必爲逢比之言彼固不足爲逢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夫導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雛害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宦亦何求而不得所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於

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人君而惡好名。將謂此訑訑有屋。藪藪有穀享厚實之小人。爲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不足以爲名。君未有過。不足以爲名。時未有危。不足以爲名。取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既而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夫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惡怒。不避罪罟。而力爭於廷。誠爲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爲。然其益於人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愨。端靜和平。格心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閉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官守言職者。豈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惟恐不得。而加之罪名。曰沽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予之名。而因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愎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士以名。則上收其實也。

德宗之闇也。舍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陸敬輿以爲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闌入而掠我人民。乘閒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爲之辭曰。掠奪雖弗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也。若夫乘閒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有辭以爭。若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之心。旋以僨敗。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邢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況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淩。將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惟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爲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爲趙破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即欲之。三軍之士。必嗤其強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蜀以爲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淩毋邱儉倚吳而斃於孤城。竇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爲俘虜。恃人與爲人所恃者之成敗。概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亟應之者。大抵師鄧析教訟之智。兩敵恆輕。而己居其重。其所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餌。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畸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斂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翺翔於其閒。得厚實以旋歸。弱者之敗自不瘳也。藉令無爲之援者。無所恃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爲人所持以自斃。況夷狄之惟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紇之爲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回紇以儆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朱泚狡而據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媚狡夷使必親我乎。吐蕃去。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之已迹。著於史册。愚若王□□者。尚弗之省。而以爲祕計。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惟戒德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創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惟其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惑之者多端而莫甚於宦寺宦寺者膽劣而氣浮以肥甘紈繡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詫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於韜鈐之猥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於上兵授於人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佗佗之士屑屑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於是有甫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即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爲尊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爲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跳一擊者而即詡爲勇也圖畫之山川管窺之元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寶爲神秘以其雕蟲之才炙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誚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闇之君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斥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功罪不及悠然事外彼固以人國爲嬉者而奈何授之以嬉也肅主陋相以寡識而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爲大哀也已一彼一此者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相乘之氣也運以心警以目度以勢乘以時矢石雹集金鼓震耳之下蹀血以趨而無容出諸口者此豈揮箑擁爐於高軒邃室者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片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惟教其君以專任而白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誅焉足矣而可令操三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宦寺居中辯言日進亡國之左券未有幸免者也

西域之在漢爲贅疣也於唐則指之護臂也時勢異而一概之論不可執有如此夫匈奴之大勢在雲中以北使其南撓瓜沙則有河湟之隔非其所便而西域各有君長聚徒無幾僅保城郭貪賂畏威兩袒胡漢皆不足爲重輕故曰贅疣也至唐爲安西爲北庭則已入中國之版置重兵修守禦營田牧屹爲重鎮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於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沒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之地也於唐爲重矣惟二鎮屹立扼吐蕃之背以護蕭關故吐蕃不得於北轉而南嚮松維黎雅時受其衝突乃河洮平衍馳驟易而防禦難蜀西叢山沓嶂騎隊不舒扼其從入之路以困之於山甚易易也故嚴武韋臯捍之而有餘使割安西北庭以畀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東方懷歸怨棄之士卒爲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策而吐蕃不能爲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胡爲其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爲痛哭也

陸敬輿自奉天得主以來事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而德宗之不從者十不一二也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徵鄴侯自杭赴闕受散騎之命日直西省迄乎登庸逮貞元五年凡

大戴。而敬輿寂無建白。惟鄭侯出使陝虢。敬輿一謀罷淮西之兵。及鄭侯卒。敬輿相。舉屬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娓娓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治理與臣道矣。夫鄭侯豈妨賢而窒言路者哉。敬輿之所陳。又豈鄭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庸以中止者哉。蓋敬輿所欲言者。鄭侯早已言之。而鄭侯或不得於君者。敬輿終不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輿也重。而猜忮自賢之情。暫伏而終不可遏。勢蹙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輿盡其所欲言。一如魏徵之於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故一歸闕而急召鄭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鄭侯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宏遠。達於世變。審於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相制。君子以心相服。使敬輿於鄭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輿矣。故昔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鄭侯也。夫豈樂以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論者或加鄭侯以詭秘之譏。處人天倫斁敘之介。謀國於傾危不定之時。而奮激盡言於猜主之前。以博人之一快。大臣坐論格心之道。固不然也。使鄭侯而果挾詭秘之術。則敬輿何爲心折以忘言邪。鄭侯卒而敬輿又不容已於廷爭。其勢既然。其性情才學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鎭之。如冬日乍暄。草木有怒生之芽。雖冰雪摧殘。所弗恤也。則又敬輿之窮也。

天子禁衞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敗。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亟討河汴。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褻也。及李懷光平。李晟移鎭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衞。於斯時也。任之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當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鄭侯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置大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外。外之危篡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柴之祀忽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晟移鎭而更求一如晟者不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爲繼。蓋當日所可任者。惟鄭侯耳。鄭侯任之。則且求能爲天子羽翼終無逆志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徧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鄭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爲鄭侯請也。德宗之欲任竇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爲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爲之辰告哉。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瞻前而欲察見其讒。顧後而欲急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即爲讒賊也。即非讒而不爲賊。而人之情僞。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瀰。豈遽安心坦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憂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爲惡

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慮。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必大著。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讒賊果讒賊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鄭侯單騎入其軍中。於時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鄭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爲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閒以作亂者。亦其恆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鄭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閒。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熒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奚從而辨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狐吾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蚝吾知其螫。蛙吾知其鳴。鷺吾知其瘖。涇吾知其清。渭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答邵堯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況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況乎不保其不爲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衆。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田悅死於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旻。李懷光死於牛名俊。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師。機相伺。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愍不畏死者。擁兵以自危。莫能自免。習氣之薰蒸。天地之和氣。銷爍無餘。推原禍始。其咎將誰歸邪。習氣之所繇成。人君之刑賞爲之也。安史之迭爲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同逆而北面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爲功。此豈可假以旌節。躋之將相之列者。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有功哉。名義之所在。人之所自定。雖均爲賊。而亦有大辨存也。盡天下之兵力。以蹙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自相吞齕。以殺其主而後亂可訖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貰也。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明矣。幸而成。則北面擁戴以爲君。及其敗。則剸其首以博祿位。而祿位隨之。韓旻陳僊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徼幸乎。朱希彩吳少誠又何憚而不疾爲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淫於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彝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閒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爲戎首。淮西則少誠少陽。踵以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揜矣。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者。則李懷光既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於此失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莫不循理以爲本。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所惡於懷光者。殺孔巢父而已。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

德宗欲赦之，蓋有自反恕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堅持以爲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既無大功於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遲，唐無毫髮之負，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於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河中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蹙已窮之寇，易於拉朽，乃吝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爲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爲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戈，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啓之矣。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待之人禍，則衆難方興。懷光可赦，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卽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觀瞻，將來之事變，皆於此焉決也，故敬輿之於此失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三代以下，名臣正士，志不行而道窮者，皆在此也。君以之而不信，民以之而不服，小人以之反持以相抗，而上下交受其詘。歐陽永叔以困於閨帷之議，而陶穀之挫於南唐，尤無足怪也。張延賞姦佞小人，爚亂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幾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姦，而李晟抗表以論劾之，正也。晟之告李叔度曰：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推此心也，其力攻延賞之志，皎然可正告於君父，而在廷將繼之以助正抑姦者，不患其孤鳴矣。乃德宗疑其抱夙忿以沮成功，終任延賞，聽之以受欺於吐蕃，晟雖痛哭陳言，莫能救也。平涼既敗，渾瑊幾死，延賞之罪，已不可揜，然且保祿位以終，而譴訶不及，無他，成都營妓之事，延賞早有以持晟之長短，而上下皆惑也。晟之論延賞也，且忘其有營妓之事，卽不忘而豈得以纖芥之嫌，置相臣之賢姦，與邊疆之安危於不較哉？而君與廷臣，既挾此爲成心，以至史官推原釁郄，亦謂自營妓而開，晟之心終不白於天下，惟其始不謹而微不愼也。飲食醉飽，琴書弈博之微，皆有終身臧否，天下應違之辨存焉。故昔人以在官抄書，亦爲罪過，而不可不愼，觀於李晟可以鑒矣。

亂國之財賦，下掊克於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盡納於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假公科斂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既無以大服其心，而惟思巧爲揜飾以自免，上抑謂民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於墨吏者，歲以爲常，則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於正供，名爲句勘，實加無藝之征耳。且上惟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於法，則句勘之外，又有橫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墨吏之囊畢輸之內帑，未嘗不慶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之酷，殆不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墨吏之橫征，恤民困而念國之匱也，句勘得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政與。

小弁所以爲君子之詩者。太子欲廢未廢之際。其傅陳匡救之術於幽王也。故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際。曲盡調停之理。而奪其迷惑浸淫之幾。鄭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奠其宗社。故小弁爲君子之詩。其利溥也。其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但言究則聽讒而惑者。固自以爲究矣。乃其彌究而彌惑者。惟其不舒也。淺人之情。動於狂而不可挽。無他。聞言而卽喜。聞言而卽怒耳。以其躁氣與讒人之深機而相觸。究之迫則雖有至仁大孝之隱。皆弗能自達。鄭侯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用此詩也。氣平而讒人之機斂。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故閱一日而德宗果悟也。其詩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耳屬於垣。易言者不必信之於心也。心非必惑。而偶觸於讒言。以有喜怒過情之辭。亦將曰。吾爲君父之尊。言卽失而無大過也。乃一出而人信以爲固然矣。匪直懷姦者。幸有閒之可乘。卽觀望而無定情者。亦謂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卽此以迎合之。而將得其心。在旁在側者。見爲不足憚。而言之也無擇。惡知一入於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戎。怙此言以爲依據。而旋相搆扇於無已哉。惟愼於口而人不得窺其際。則讒人之氣愈斂。而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鄭侯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衷於左右。用此詩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小弁垂訓於千載之上。而鄭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國家之至仁大孝於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自非幽王之喪心失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詩之爲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鄭侯之爲君子儒。於斯見矣。

君相可以造命。鄭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惟能造命者。而後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後可以造命。推致其極。又豈徒君相爲然哉。天之命。有理而無心者也。有人於此而壽矣。有人於此而夭矣。天何所須其人之久存而壽之。何所患其人之妨己而夭之。其或壽或夭不可知者。所謂命也。而非天必欲壽之。必欲夭之。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真宰。與人爭蟪蛄之春秋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飢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爲不可知。信爲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命之也。理不可違。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士庶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於是者一也。舉而委之於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纖細而爲蟪蛄爭春秋焉。嗚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謂天之有意於己也。故鄭侯之言非大也。非與天爭權。自知其藐然不足以當天之喜怒。而天固無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己矣。雖然。其言有病。惟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於命乎。修身以俟命。愼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

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愼予。小人之所爭忮。君子之所愼處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爲社稷之臣。而鄭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鄭侯知此位之不易居。爲德宗謀。爲敬輿謀。固未可遽相敬輿也。宰相之重。仕宦

之止境也苟資望之可爲皆垂涎而思得董晉竇參苗晉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鄭侯耳非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鄭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輸忱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於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鄭侯既卒其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窺邪伺攢萬矢以射一鵠亦危矣哉鄭侯之不薦以自代全敬輿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於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爲敬輿計鄭侯在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竇參受平章之命未可以去乎竇參以貪敗物望益歸於己未可以去乎參死參黨疑敬輿之譖未可以去乎與忮陋之趙憬同升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留身於巖廊以待枚卜之來則倒授指摘於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既相也裴延齡判度支苦諫而不從吳通元騰謗書於中外姜公輔以洩語坐貶賈耽盧邁相繼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腰領以自全也不宜以靖國也尤不可矣何也己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志得禍必中於國家也宰相者位亞於人主而權重於百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後道可行乎至於相而適人閒政之道詘矣欲爲繩愆糾謬之臣則不如以筆簡侍帷帟之可自盡也鄭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賢識量之優劣於此辨矣

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價加倍畿輔公儲委積陸敬輿請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酌一時之緩急權其重輕信得之矣然未可爲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畝所出則有定之獲也豐而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齎京邊之庸調悉使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留之民閒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憂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在民之藏乎爲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恆使有餘以待凶歲如其饋餉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值京邊穀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吏與軍自糴於民猶之可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糜民尙不至虛廩囷以自匱若官與和糴就令無抑買捐民之弊而必求如額以供坐食者之狠戾與窖藏之紅朽不復念此粟者他日小民炊煙屢絕求粒米而無從者邪況乎立國有經恆畜有餘以待水旱則江淮薦飢自可取足太倉捐歲運以蘇民何事斂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輿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八十計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覺爲公私之兩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操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凶歲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於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論也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爲收糴自戰自耕於其所守之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論者於敬輿所陳則韙其說而惜德宗之不從乃於府兵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貪爲議論不審事理自相齟齬罔天下後世以伸其無據之談如此者亦奚必

他爲之辯哉。即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其兩是。而後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於兩是。誠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即有娓娓長言。爲委曲因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不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於國民。雖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善。言折衣糧以召募則召募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紙上之迹。與唇端之辯。受奪於彊辭。而傲岸以持己之是。惟其言而自謂允愜於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衆訟於廷。文傳於後。一人之筆舌。旦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民生戲邪。不然。奚爲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參。則其無目無心。如籬竹得風之鳴。技自窮矣。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爲典要。惟其時而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其後兩稅法行。繒纊布改令納錢。陸敬輿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請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則有未允者焉。絹繒纊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賕。既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枲。爲速敝之絹布。滅裂物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也。墨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爲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則緡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綿縷而易錢。愚氓雖受欺於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損也。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枲吉貝。今綿花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枲之土。取給也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而易絹繒纊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姦商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於四海。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畸零不能齊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纊布。必中度以資用。單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於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絲枲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溼。山谷烟蒸。色黯非鮮。則吏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者民也。舟車在道。霧雨之所霑濡。稍不謹而成黦黴。則上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恆。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雖一勞而永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況欲使之輸中度之絲麻。累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壞乎。唐初去古未遠。銀未登於用。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湮。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固無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

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賣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愚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聶夷中之詩盡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

稅益逋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後雖死於桁楊而必無以繼流亡日苦起爲盜賊而後下蠲逋之令計其所得減於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惛而不知計民惴而不敢違墨吏得此以張其威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積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奪其田廬子女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爲便而國日蠹民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爲利溥矣哉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十百年而計之緩者數月而已紕邪臣急功之謀斥谿臣客發之說燭計臣卸責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閒俟之秋冬而明歲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繼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於累歲之餘初何有濡遲之憂哉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急之費取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奈何遽責之千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墨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鎮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徵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濫殺暴怒不戢之愆也抑非有聞善不知過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爲後世危亡之鑒者論者以爲好疑之過是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諛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悛蓋其厚有所疑者惟其深有所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敗而不怒貶而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惟言是聽而無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爲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和而浹洽故罪己之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爲侮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以陶鑄其驕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術以得當哉無宮壼之援無中涓之助惟面柔口澤探意旨而不相違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恆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賢姦俱不可恃惟善諛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己詐力不足則疑人之己淩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之人於是諛者起而乘之諒其所易爲測其所易知淺爲嘗而輕爲辨則不足者亦優爲之而揜其所短固將曰非與我合者害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卽亦一道與固非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雠其異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離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賊而違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堯無疑於羣臣之薦鯀而鯀不足以病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則諛我者之情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救過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

諛而信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紂之惡無他。好諛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御府藏書

衡陽王夫之譔

順宗

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韋執誼具有清望一爲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詞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爲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爲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乘德宗之危病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頒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鄭絪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爲誅逐諸人之地則韋執誼之驚王叔文之憂色雖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搖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爲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覈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僩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爲而已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敵衆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爲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伾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誼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結於上伾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內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司馬溫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大洪之剛而所用以衞主者王安蓋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所爲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爲納約之牖也叔文伾之就誅八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懟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唐安得有斥姦遠佞之法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黃裳袁滋不任爲主也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謂爲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爲當世者可不愼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之機震驚相耀以光大之舉動爲詭秘之聲容附耳躡足晝呼夜集排羣言斂衆怨自詡爲憂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惡事既秘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末從身受天下之惡自我而已矣易曰不出戶庭无咎愼之於心也不出門庭則凶矣門內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爲叵測者也流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謫後之書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憲宗

禮何爲而作也所以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古禮之佚不傳者多矣見於三禮者惟喪禮爲略備達於古今無不可繇也然而猶有闕焉時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禮之所未及也於是而後儒折中論定之道有可參酌以極得其中則遭亂失其父母尋求不得生死莫能知

而爲之追服是已禮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問不絶偶爲仇敵而禮之往來不廢聲問相逮無有阻也故諸侯失國而爲寓公大夫去國而有舊祿卽其爲行人而見執臨戰伐而見俘其生其死必相聞矣則生而遙告以吉凶死而得奔喪還葬奚有尋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盜賊蜂起永嘉而後胡漢分割於是而貴賤均於俘囚老弱隨其轉徙千里無人音問既絶轉掠不定蹤跡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終相睽隔母妻漂散不審存亡者嗚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報親者而猶不克盡三年之哀慕亦慘矣哉晉庾蔚之等始建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禮定情之極致周公復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太后因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卽位尋求數十年不得追德宗之葬禮官乃申蔚之之議以德宗啓殯日發沈后之喪因此而祔廟之禮行焉夫蔚之之限尋求以三年俟發喪於中壽而德宗終身不廢尋求者以德宗已正位臨民爲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廢大政卽位尋求兩不相礙也而士大夫旣含重哀必廢婚宦盡心力爲尋求地期以三年則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無崩壞之憂矣晉宋以來有因此而永絶婚宦者其志可尙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賢者之過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難與不宦則祭祀不修不婚則繼嗣不立抑非所以廣孝也且夫尋求不得而生死固無據焉銜恤靡至一以喪禮居之萬一親幸而存豈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卽位而尋求臨朝不廢之典宜於天子限求以三年權停婚宦宜於士夫酌中壽之年以服喪生存之望可絶以啓殯之日而爲忌人子之道以終變而不失其常補古禮之未有合先聖之大經此其選已

杜黃裳之請討劉闢武元衡之請徵李錡李絳之策王承宗田興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爲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僭亂不可復制者安史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賊自敗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狠子野心習於戰鬭狃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郭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敵也代宗驕之德宗挑之俱取敗辱雖有黃裳元衡之能斷李絳之善謀我知其未易爲籌度也至於元和而天下之勢變矣嚮所與安史同逆矯厲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紈袴驕憨弋色酖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坐糜粟帛飲博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乃至劉闢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黃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謀者乎故德宗奮而啓禍憲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四川而四川定再試其威於鎭海而鎭海平河北豢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衆心俱弛羣立不張於斯時也唐雖不自信其有必勝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悅之舊彼自知之亦可衆量之矣吉甫目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徼功於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絶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

寬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惟其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彊。方彊而必有弱者也。見其彊之已極。而先自震驚。遂朒縮以絕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遽自堅跱。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躓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熸。撲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虛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苻堅耶律德光完顏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爲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爲懲。悲夫。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蘇。皆可謂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軾轍見重於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慷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爲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爲世所矜尙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乃此數子者。既獲大用。而卞躁譸張。黨引匪人。以與君子相持。而害中於國。雖裴馬秉均以臨之。弗能創艾也。然則制科求士於言。將不足采。而可以辯言亂政之責斥之乎。夫此數子者。非其言之有過。善觀人者。不待其敗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爲淸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爲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爲君之心膂。國之楨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宜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於是遊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爲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軾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畢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誇傲辟之氣。日引月趨。以入於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數子者皆以此爲尙者也。而抑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辯。則規君過。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則正人君子。安得不斂衽以汲引爲同心而流傳簡冊。淺學之士。能勿奉爲師表乎。乃有道者沈潛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詖淫。況其濫於浮屠。侈於游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爲羊狠蟻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傾倒。答臨軒之問。陳論劾之章。若將忘辱忘死。觸忌諱。犯衆怨。以爲宗社生民計者。固可取爲人主之龜鑑。而不得斥之爲非。則惟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諫設科。則以應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膽足以勝。固無難伸眉引吭。以言之無怍而可取者不乏也。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廣益。無擇於人也。言而可聽者。樂取其言。以釋吾回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則不以言也。言而可聽。必考其用心之貞淫。躬行之儉侈。而後授以大任也。書曰。敷奏以言。言無不盡。若其黜陟。則必明試以功而後定。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誠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則策賢良以問政。明王廣聽大智之道也。設制科以取士。惟其言以登用之。則國是亂。佞人進。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蘇而止。元白二蘇長於策問奏疏而止。不恣其辯以終爲

君子傷節宣之權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與廟謨已審采諍臣之弼正以決行止其於治也有失焉鮮矣廟謨無據倚羣臣之道謀以相爭辯其於亂也幸免焉鮮矣何也貿貿然於得失利害之林一事至而無以自主天子有耳而無心大臣辭謗而避罪新進之士氣浮而慮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則言之不能言者亦學語而言之勿論其挾私也即其無私而讀古人數策之書輒欲引據憑藉粿偶然之慧見爲實然聽曲士末俗之言妄爲歆動念生平身受之累推爲利害𤨏𤨏然挾持以爲口實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與深謀熟慮相齟齬言出氣盈不任受詘於是而誤國殃民終無可救也以憲宗之時事言之一藩鎮之逆也言討者並欲加兵於歸命之魏博言撫者遂欲屈志於窮凶之淮蔡彼以爲飭法之王章此以爲懷柔之文德彼以此爲養寇而失權此以彼爲生事而釀禍河漢無涯之口窮年靡定究將誰與適從哉謀之已煩傳之將徧一端未建四海喧騰幕士遊人測衆論之歸以揣摩而希附會姦胥猾吏探在廷之蹤指以豫爲避就左掣右牽百無一就迨其論定而弊已叢生況乎多事之秋彊藩盜賊閒諜伏於輦下機密播於崇朝授以倒持之柄而危亡必矣唐制詔令已下有不便者諫官上封事糾正改行駮之於後以兼聽得中而不議之於先以喧囂致亂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遺之命輒欲使諫官各獻其言復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對惟欲奪宰相之權樹己之威令而已諫官者諫上之失也譏方未定天子大臣未有失也何所諫也論道者三公之職辰告者卿士之司糾謬者諫官之責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稹小人惡足以知此哉

樞密之名自憲宗以任宦官劉光琦始繹其名思其義責以其職任以其功軍之生死國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略皆繫焉三代而後天子與夷狄盜賊爭存亡非復古者大司馬掌九伐之法鳴鐘擊鼓馳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涖之所能已天下之亂也則此職之設有其舉之不可廢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惟若憲宗委之宦官則吐突承璀王守澄資以擅廢立而血流宮禁乃因此而謂分宰相之權奪兵部之職所宜廢也豈非因噎廢食而不憂其餒乎五代分中書樞密爲二府雖狃於戰爭而歆重戎事然準漢大將軍丞相之分職固三代以後保國之善術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禮部之外必設大常蓋以禮部統邦禮職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則恪恭不摯專責之大常而郊廟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總百揆而兼任之乎抑可使兵部統銓敘功罪稽核門廕制卒伍之踐更清四海之郵傳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旦不遑乃欲舉三軍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謀之其不以國與寇也不亦難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樞密所領者戰守之變也進止奇正陰陽互用存亡之大決於呼吸經畫之密審於始終文字不得而傳語言不得而洩上承人主帷幄之謀遙領主帥死生之命大矣哉專其事而恐不勝乃以委諸守章程而綜衆務者乎樞密一官必舉而不可廢審矣時或宇內方寧兵戈不試則縣其職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屬必備儲才必夙一旦有疆場之事則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與天子定謀於尊俎至其爲謀

之得失有宰相以參酌於前有諫官以持議於後亦不患其擅國柄而誤封疆矣漢舉朝政盡委之大將軍而丞相聽命五代使樞密察宰相固敵重而貽權姦之禍唐宋之失在任劉光琦童貫蓋所任非人而非其設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馬總戎政攝祀事兼任征伐則惟封侯之天下無夷狄盜賊之防則可耳後世固不得而效也

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皆以直言極諫而居顯要嘗其極陳時政之得失無所避忌致觸李吉甫之怒上累楊於陵韋貫之以坐貶而三人不遷豈不人擬爲屈賈代之悲憤望其大用以濟時艱乎乃其後竟如之何也故標直言極諫之名以設科試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進浮薄激成朋黨撓亂國政皆緣此而興漢唐之末造蔡邕皃鉗劉蕡絀落論者深爲憤惋而邕以黨賊亡身蕡亦無行誼可見則使登二子於公輔固不能救漢之亡起唐之衰亦概可覩矣人君之待諫以正猶人之待食以生也絕食則死拒諫則亡固已然人之於食也晨而饔夕而飧源源相繼忘其爲食而安於其所固然如使衰瘠之夫求穀與芻豢而驟茹之實非其所勝受也則且壅滯於中而益增其病故明王之求諫也自師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見聞心得之語因事而納誨以道諫者不毛舉其事以事諫者不淫及於他漸漬從容集衆腋以成裘而受滋培於霢霂未有驟求之一旦使傾倒無餘盡海內之事而纖悉言之慨在廷之人而溥徧刺之馳騖曼延藻帨文華取悅天下而與大臣爭用舍之權者也非浮薄之士孰任此爲截截之諞言哉夫惟言是求無所擇而但獎其競抑又委取舍於考官則僉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惡以恣其排擊若將忘禍福以抒忠實則迎合希求爲登科之捷徑端人正士固恥爲之牛僧孺等之允爲姦邪不待覆轍折轂而有識者信之早矣夫李吉甫之爲邪佞也楊於陵韋貫之身爲大臣不能以去留爭其進退既與比肩事主而假手舉人以詆斥之則其懷諼以持兩端亦可見矣於陵貫之以舉人爲搖擠之媒僧孺宗閔以考官爲奧援之託則使擊去吉甫而於陵貫之之爲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閔湜之並不能爲吉甫則驗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也上之所以求諫者不以其道則下之應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無人不可諫而何待於所舉之人何諫不可納何必問之考官之選以道格君者匪摶擊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無擇朝而漸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徹於耳乃市納諫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代之隆無此也漢唐之盛無此也此科設而爭辨興抑揚迭用以激成朋黨其究也鷙直者爲枉之魁徒以氣燄鋒銛鼓動天下而成不可撲之勢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亂以訖於亡有識者於其始進決之矣

歲豐穀熟而減其價則糴者麇集穀日外出而無以待荒歲凶穀乏而減其價則販者杜足穀日內竭而不救其死乃減價者小民之所樂聞而吏可以要民之譽者也故俗吏樂爲之夫亦念聞減價而讙呼者何民乎必其逐末游食不務稼穡不知畜聚之民也若此者古謂之罷民罰出夫布而實之圜土者也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洿池時修稼藏必愼者歲雖凶不致於餒卽爲百工負販以自養而量腹以食執勞不倦無飲博歌謳晝眠晨坐驕佚之習歲雖凶不致於餒卽甚乏矣而采蔌於山澤賃傭於富室亦亟

自計其八口之飦粥而必不關然於河濱路隅望價之減以號呼動衆然若彼者實繁有徒一唱百和猝起哀鳴冀官之減價乃不念價即減而既減之金錢顧其橐而何有也如是者徇其狂妄而以拒商販於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挾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貴之利罷民既自斃而官又導之以趨於斃嗚呼俗吏得美名而饑民塡溝壑亦慘矣哉盧坦爲宜歙觀察使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持不可而商販輻輳民賴以生知治道者之設施固俗吏之所疑也俗吏者知徇罷民而已故罷士不可徇之以謀道罷民不可徇之以謀生罷士憚登天之難而欲廢繩墨以可企及則必陷於愚陋罷民恤斯須之苦而欲忘長慮以競目前則必陷於死亡君子之弗徇之尸其怨而不恤誠有其大不忍者矣

憲宗志平僭亂李絳請釋王承宗於恆冀而困吳少誠於申蔡雖已有攻堅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堅漸夷者存乎其時而已矣當是時國家積弱而藩鎮怙彊河北其輪囷盤錯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國威伸瑕者破而逆氣折故西川江淮叛而速平惟其瑕也然而堅者自若則以申蔡逼近東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窺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於淮蔡吳少誠處四戰之地旁無應援李師道殫力以爲之謀爲盜而已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瑕易脆而國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驚不於此而攻瑕將安攻乎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恆冀若矣王武俊首聽李抱眞之約發憤討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爲之障北有幽燕以爲之援東有淄青以爲率然之首尾吐突承璀不揣而加兵徒以資盧從史之逆自取之也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討者惟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縣千里勢不足以相救故劉裕之滅慕容超也一入大峴而直擣其郛窮海必亡之勢也李納無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惡而師道繼之以鼠竊之小醜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脅宰相駭中外焚帑藏犯陵廟宵起晝伏幸免於天誅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臨之如山壓卵莫之能禦矣舍此不圖而遽求多於難拔之恆冀不亦愚乎詩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池者無源之水也故頻竭而中潰之藩鎮之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溢者將涸竭其頻而池自無餘憲宗持疑不決廟議亂於中涓故歷年久而後平賊雖平而國亦憊矣

揣摩情勢游移捭闔之士其術得讎而天下之亂不可止戰國之分爭垂數百年而不定暴骨連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機所動持天下而徇己說者成之也至於唐之季世而游士之口復騰河北兵連宇內騷擾一言偶中狂夫損久長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險矣哉若譚忠之爲田季安劉濟謀者是已於斯時也爲季安謀萬全者豈有他哉陳王承宗之逆而必敗淮蔡淄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鎮合兵蹙承宗使就縛歸命改鎮修職則季安濟長保其富貴而承宗既禽淮蔡不敢窮兵以抗命淄青不敢仗盜以黨姦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後田宏正一遏鄆州而李師道旋授首於劉悟其明效矣而譚忠持兩端之策揣朝廷之舉動姑順天子之命實保承宗之姦以上免朝廷之怒下結叛逆之心自謂謀之已工而昧於久長之計者驚其揣度之中無定之衷固不勝其如簧之舌於是取堂邑以市交收饒陽東鹿以謝咎二鎮固可處堂而嬉也而天

下之禍乃以此而深。使微忠也。則二鎭順而歸命。一言而抉耳。逆而助賊。亦一言而抉耳。癰已潰。收之而固無難也。故曰忠之爲謀險矣哉。故士之傾危而禍及天下者。莫甚於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李巨川之亡唐。張元吳昊之亂宋。皆此也。杜荀鶴韋莊之流。始於容身。終於倖利。然技止於雕蟲。猶不尸爲戎首。而兀朮欲走。一書生揣岳秦之釁。言如持券以終陷東京而不復。當國者之御此曹也難矣。獎之則羣起而撓國是。抑之則反面而事寇讎。惟當禍亂繁興之日。庠序仍修。貢舉不輟。使有坦道之可遵。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將帥不得薦幕士。督府不得用參謀。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

李吉甫之專恣。憲宗覺之。而拜李絳同平章事。以相參酌。自謂得馭之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啓朋黨之爭。則上失綱而下生亂。其必然也。絳貞而吉甫邪。弗待辨也。雖然。謂絳爲得大臣之道。又豈能勝其任哉。秦誓曰。惟截截善諞言。言者小人之所長也。非君子之所可競也。小人者不畏咎於人。不懷慚於己。君以爲是。滔滔日進而益騁。君以爲非。詆訶面承。而更端以進。無媿咎之容。若君子則言既不聽。恥於申說。奚瑣瑣尙口之窮乎。君子而以言與小人角長短。未有貞勝者也。易曰。咸其輔頰舌。應非不以正也。然相激而愈支。於以感上下之心難矣。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權。邦之榮懷與其杌隉繫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無所施其脣舌。乃可定衆論之歸。而扶危定傾於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見庸。而衆囂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終且受詘。則所謂不可則止者矣。夫吉甫豈安於受挫。不思變計者乎。言出而絳必折之。憲宗且伸絳而抑之矣。然而屢進不已。蹻蹻爭鳴者何也。彼誠有所恃也。恃憲宗之好諛在心。乍咈而終兪。絳之相尙以口。言多而必躓也。如是而可以辯論之長與爭消長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牴牾。而黨禍成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紛紜者也。絳而知此。則當命相之日。審吉甫之植根深固。不可卒拔。辭平章不受。使人主知貞邪之不可並立。而反求其故。吉甫可逐也。即受之而姑舍他務。專力昌言。斥吉甫之姦。必不與同謀國事。聽則留。否則去。不但無自辱之憾。且正邪區分。可俟小人之僨轅折軸。而徐伸其正論。於國亦非小補也。不此之務。屈身以與同居論道之席。一盈一虛。待下風者隨之而草偃。朋黨交持。禍延宗社。絳能辭遇兩之濡哉。嗚呼。言固未有方也。論固未有定也。失其大正。則正邪之還流未有據也。吉甫絳君子小人之辨分矣。他日德裕欲揜父之惡以修怨。而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元稹之徒。愈趨以與德裕爭勝。則君子之名實。又歸於李氏一波。而萬波隨不知所屆。要皆口舌文字之爭勝負於天下。而國之安危。俗之貞淫。淆混而無據。言之得失。可爲善惡之衡乎。盡臣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

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請討之。而李絳請俟其變。籌之堂上。而遙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驗之果然。不兩月而田興果請命奉貢。效其忠貞。一如絳言。不差毫髮。古今謀臣策士。徵驗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河朔自薛嵩田承嗣以來。世怙其逆。非但其帥之稔惡相仍也。下而偏裨。又下而士卒。皆利於負固阻兵。甘心以攜貳於天子。故帥死兵亂。殺奪其子。擁戴偏裨者不一。而終無有恃朝廷

爲與援者。絳卽知田懷諫之必見奪於人。亦惡知其不若朱希彩吳少陽之相踵以抗王命哉。而堅持坐待之說。不畏事機之變。咎將歸己。無所顧畏者。豈果有前知不爽之神智。抑徼天幸而適如其謀邪。言而允中。固有繇來。絳祕不言。而無從致詰耳。田興之得軍心。爲季安所忌久矣。與季安不兩立而特詘於季安。待其死以蹶起。奄有魏博。謀之夙矣。欲定交於鄰鎭。以成其竊據。乃四顧而無有可託之彊援。念惟歸命朝廷。爲足以自固。乃欲自達於天子。而盈廷道謀。將機洩而禍且至。知惟李絳之可因效悃也。信使密通以俟時相應。舉國不知而絳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絳言諸將怨怒。必有所歸。而不斥言興者。爲興祕之耳。逐懷諫而有魏博。絳與有謀焉。請命修貢。皆絳之成謀也。絳自策之自言之。何憂乎事之不然哉。能致之者絳之忠也。能持之者絳之斷也。能密之者絳之深也。要非以智揣度。幸獲如神之驗也。故大臣之以身任國事也。必熟識天下之情形。接納邊臣之心腹。與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計潛輸。盡獲其肝膽。乃可以招攜服遠。或撫或勦。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憂爲憂。以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者。豈孤立廷端。讀已往之書。聽築室之謀。恃其忠智。而無僨事之虞哉。大臣之謀國也。既如此矣。則天子命相。倚之以決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閣之文臣。既清孤遠物。而與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錢穀刑名。雜宂。而於機事有所未遑。危疑無定之衷。竭智以謀。愈詳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入參坐議。出接四方。如陸贄李絳之任學士也。早有以延攬方鎭。而得其要領。天下亦知主眷之歸。物望之集。可與爲因依。而聽其頤指。無患乎事機之多變。而周章以失據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嚴宰執招權之罰。禁邊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馭萬里之情形。日削日離。待盡而已矣。

唐置神策軍於京西京北。雖以備禦吐蕃。然曾倚此軍削平叛寇。則資以建國威。捍非常。實天子之爪牙也。德憲以來。權歸中涓。與西北節鎭。虜至莫能犇命。李絳所爲欲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鎭。使聽號召。以擊虜之猝至。不致待請中尉。遲延莫救也。憲宗聞絳之言。欣然欲從。而終於不果。識者固知其必不果也。唐於是時。吐蕃之禍緩矣。所甚患者。內地諸節度分擁彊兵。畫地自怙。而天子無一爪牙之士。於此而欲奪之中涓之手。授之節鎭。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辭直而天子信之。又將何以折之邪。是軍也。昔嘗以授之白志貞矣。朱泚之亂。瓦解而散。外臣之無功而不足倚。有明驗也。故付之於宦官。亦無可委任。而姑使其聽命宮廷耳。如復分割。隸於節鎭。則徒爲藩鎭益兵。而天子仍無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於肘腋。勿論其能相抗制也。卽欲出奔而踉蹌道路。將一車匹馬而行乎。絳不慮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強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絳獻慮之深。策之審。則當抗言中涓攬兵之非。宜取神策一軍。隸之兵部。簡選而練習之。猝有邊警。馳遣文武大臣將之以策應。外有寇則疾應外。內有亂則疾應內。與節鎭相爲呼應。而功罪均之。如此則天子有軍。應援有責。而中涓之權亦奪矣。奈之何舍內廷之憂而顧外鎭之患乎。如曰待邊將之奏報而後遣救。無以防虜寇之馳突。則偵探不密。奏報不夙。邊鎭之罪也。非神策之需遲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鎭。已昭然

矣如之何其弗思

人臣以社稷爲己任而引賢才以共事不避親戚不避知舊不避門生故吏惟其才而薦身任疑謗而不恤忠臣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既出居東而所汲引在位者皆摧殘不安於位公身之不恤而爲之哀吟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小人動搖君子取其爲國所樹之人指之以朋黨毀之以私親誠可爲盡然傷心者矣雖然公以叔父受託孤之任撫新造之國收初定之人心以衞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輔固未可槪爲人臣法也立賢而先親知非無說以處此矣狎習已夙則其性情易見而賢否易知非遙采聲聞者之比也且吾權藉既尊風尙既正屬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李仲言之於李紳亦將習見正人習聞正論順風而偃樂出於淸忠之塗則就親知而拔用之非無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直憂國如家也則其議論風旨恆毅然外見而人得測其喜怒從違之所嚮於是所與親知者孰嘗其肯綮以相迎合亦習爲亢爽之容高深之說以自旌而求雠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劉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遽出賈誼朱雲之下杜欽谷永徒觀其表見且可以欺後世而有餘蘇舜欽石延年黃庭堅秦觀游大人之門固宜受特達之知遇杜祁公司馬溫公所不能卻也而後竟如之何也未遇則飾貌以相依已雠則操戈以入室凶終之禍成乎比匪不亦傷乎憲宗詰宰相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此必有先入之言誣絳以受私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言之誠是憲宗弗能奪也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類爲朋黨以利攻擊者卽在於此非盡吉甫之誣也使牛僧孺李宗閔元稹劉栖楚之徒早爲絳之親故而備聞其慷慨之論絳能勿引與同升乎而傾危爚亂之禍始將誰歸邪自非周公以至聖有知人之哲以叔父居攝政之尊則未可亟引親知開小人姻亞膴仕之端況乎人主方疑同官方忌爲嫌疑之引避者乎進以樹特立之操退以養和平之福大臣之常度也絳雖忠未講於此上不能靖國而下以危身抑有以致之矣

吳元濟一狂騃豎子耳中立於淮泗之閒僅擁三州不協之衆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既不能出一步以躡官軍之後李師道獨以狗盜之姦刺宰相焚陵邑脅朝廷以招撫而莫救元濟之危非能如嚮者河北連衡之不易撲也而唐舉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後克何其憊邪論者責分兵如連雞參差不齊以致師老而無功似矣然使專任一將四鄰諸道旁觀坐聽其成敗則勢益孤而覆敗尤速則專任固不如分任審矣乃詳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濟豈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節耳王承宗李師道亦猶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惟恃要結閹貳以求得其欲師道遣三數匹夫入京邸殺宰相爇陵寢焚屯聚挾火懷刃而大索不獲者爲之淵藪者誰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錢以相阿庇而詎能爾邪則其行賂諸鎭觀望不前示難攻以脅天子之受降槪可知已外則韓宏之阻李光顏內則韋貫之錢徽蕭俛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飽於三寇之苞苴而爲之脣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元濟一獨夫李愬一夕而縛之如雞鶩其易也如此而環攻四年其難也如彼唐安得有將相哉皆元濟豢飼之鷹犬而已僅裴武兩相立於百僚之上爲疑謗之招弗能勝

也其遲久而後克不亦宜乎故國家當寇難相臨之日才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將有不可鼓之勇邊外盜賊所以蠡天下者皆豆區之惠而人爲之風靡非有清貞之大臣前不屑千金後不恤猛虎則天子終無可寄之心膂諸葛公曰惟澹泊可以明志人君尙知所託國哉

德宗令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愚矣哉夫苟納賄營私則公庭可以密語暮夜可以叩戶姻族游客可以居閒乃至黃冠緇流優俳僕隸一言片紙而可通奚必過從哉裴晉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須參衆議請罷其禁於私第見客憲宗許之則豈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閫外之情形而洞開重門陰慝無所容其詭祕杜私門絶倖竇之善術莫尙於此也然而處此也亦難矣懲猜防之失則以延訪爲公戒築室之謀則又以愼交爲正兩者因其時而已李太初羣言雜陳而漠然不應寗蒙天下之讒怨自以不用游談之士爲報國蓋截截諞言非執中有權者未易使之日進於前也嘗覽元白諸人之詩莫不依附晉公以自矜善類乃至歸休綠野猶假風韻以相激揚然則當日私第之所接納其能益於公以益於國者蓋亦尠矣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當自重其嚬笑論辨也文章也韻度也下至於琴尊書畫山川玩好鑒賞之長也皆勞視聽玩時日以妨遠略而僉人可託以求讎者也若夫一邑一鄕之利害此長彼短之策略危言之而欲亟行之祇以病國殃民而開無窮之害延訪者可務好士樂善之虛名爲宵人讎利達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東山惟與農夫戍卒咏室家田廬之憂樂何有於指天畫地之韜鈐月露風雲之情態哉故延訪之公必以愼聽之正持之勿徒矜虛名而損實事也

憲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淺所倚以謀社稷之大計協心合德而不貳者獨淮蔡一役而已然當其時已與李逢吉王涯旅進而無別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輔而宦官承寵爲館驛使賜六軍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規正皇甫鎛程异以聚斂與公分論道之席公力爭而以朋黨見疑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張奉國李文悅白公諫止而二人坐貶凡此數者有一焉卽宜拂衣以去乃層累相違公終棲遲於朝右夫豈貪榮寵以苟容哉蓋亦有其故矣公開閣以延士而一時抱負之士皆依公以利見公去則不足以留必羣起而爲公謀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雖不伸自可因事納忠以大造於家國公姑隱忍以鎭朝廷使吾黨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爭勝此言日進公且不能違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中外歷事暗主狎邇宵人乍屈乍伸終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從臾以羈遲也公之浮沈前卻不謂無補於昏亂則從臾者之言亦未爲無當矣乃通數代之治亂而計之則所補者小所傷者大起水火之爭釀國家之禍公未及謀也爲公謀者其志其量其識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詘矣國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進若退之身與小人迭爲衰王而祇以堅小人之惡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則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爲憂而聚族以謀攻擊則忌媢之惡所遝者卽自起於其朋儔而同歸於消滅鄴侯一歸衡山而張良娣李輔國之首交隕於白刃惟君子終留於位附君子者猶森森嶽嶽持淸議於廷閒且動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黨以爭死命抑且

結宮禁挾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勢乃成乎不可拔泰之拔茅以彙也否亦拔茅以彙也而君子之彙終詘於羣策羣力之險毒故劉向不去而王氏益張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馬温公入相而熙豐之黨益猖大臣之道不可則止非徒以保身爲哲也實以靜制天下之動而使小人之自敝也彼附末光者躍冶爭鳴恃爲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聽哉是晉公之不去公之褻也唐之病也朋黨之禍所以迄於唐亡而後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愛身乃以體國惟獨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爲衆正之依歸惜乎公之未曙於此也而後知鄴侯之不可及矣

韓愈之諫佛骨古今以爲闢異端之昌言豈其然哉衞道者衞道而止衞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義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義之衞也禍福者利之歸也君子之衞道莫大乎衞其不謀禍福以明義之貞也今夫佛氏之說浩漫無涯纖微曲盡而惑焉者非能盡其說也精於其說者歸於適意自逸所謂大自在者是也則固偷窳而樂放其心者之自以爲福者也其愚者或徼壽祿子孫於弋獲或覬富貴利樂於他生惟挾貪求幸免之心淫泆坌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豈可復以禍福之說與之爭衞而思以易天下哉愈之言曰漢明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梁武捨身逼賊餓死若以推究人心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嘗非無父無君之教流禍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滅哀平之早折則盡舉而歸罪於浮屠又何以服曉曉之口哉愚者方沈酣於禍福而又以禍福之說鼓動以啓爭一彼一此莫非貪生畏死違害就利之情競相求勝是惡人之焚林而使之縱火於室也適以自焚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順人心而非異端之所可與者森森鼎鼎卓立於禍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壽考陳蔡之厄不慕甥館之牛羊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於是帝王奉之以敷教於天下合智愚賢不肖納之於軌物惟曰義所當然不得不然也飢寒可矣勞役可矣褫放可矣囚繫可矣刀鋸可矣而食仁義之澤以奠國裕民於樂利者一俟其自然而無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無可如何而道立於己感通自神俟之從容不憂暗主庸臣曲士罷民之不潛消其妄愈奚足以知此哉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筆鋒順此以還流使瑣瑣足動庸人之欣賞愈之技止此耳惡足以衞道哉若曰深言之而憲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譎也欺也謂吾君之不能也爲賊而已矣

憲宗之崩見弒已明而史氏以疑傳之莫能申畫一之法謂內侍陳宏志爲戎首者非無據矣而流觀終始則宏志特推刃之賊而汚瀦之首辟不僅在宏志也繇前事而觀之郭氏受冊先皇爲廣陵王妃伉儷已定憲宗立羣臣屢請正位中宮而憲宗不從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澧王惲事雖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憂而謀於郭釗釗曰俟之則今將之志藏之久矣繇後事而觀之隙宏志者非能執中外之權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殺生在握也憲宗雖服藥躁怒而固爲英主不至如敬宗之狂蕩昏虐也承璀倚憲宗以執大命而志在澧王宏志以么麼乍起而行弒正承璀執言討賊擁立澧王一機會而奈何聽其凶逆莫爲防制如謂承璀力所不逮則王守澄當因

之以誅宏志而分罪於承璀以夷滅之其辭尤順今皆不然在宮在官相率以隱俯首結舌任宏志之優游則豈宏志之能得此於盈廷乎帝弒未幾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以自暴而侈靡遊佚固一不軌之婦人其去武韋無幾也憲宗未殯承璀殺矣灃王亦相繼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擁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復問舉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雖出鎮河東固尸元老之望韓愈柳公權崔羣皆有清直之譽而談笑以視先君之受刃區區一掃除之宏志安能得此於天下則上下保姦之情形又不可揜矣考諸稗官之傳記宣宗既立追憲宗之讎郭氏迫欲墜樓弒逆之蹟暴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釁之所自生則惟承璀惑主以易儲故激而生變郭釗所云倖之者正倖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逆出祕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塗飾不惟郭氏逭韋后之誅穆宗逃劉劭之戮陳宏志抑以逸罰為千秋之疑案嗚呼唐至是猶謂國之有人乎而裴度張宏靖柳公權韓愈之為人臣亦可知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穆宗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遺部將於京師爲僧以去盧龍平田宏正徙鎭成德張宏靖出師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唐於斯時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囚張宏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宏正以據成德亂更酷於前代終唐之世訖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杜元穎闇淺不知遠略而相非相張宏靖驕貴不接政事而帥非帥求以敉寧天下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如此之亟哉田宏正之輪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摯也畏衆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而悟先發制之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鎭義成懲師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青魏博之瓦解黨援既孤而抱弒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北之漸嚮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違衆以逃內叛外孤之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爲定而實則陻滔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卽反王承元欲去趙而諸將號哭撫斯勢也雖英君哲相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天地有還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爲者化行海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而正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爲諸夏之冠冕垂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未久而元宗失御進軋犖山之凶狡使爲牧帥淫威以脅之私恩以啗之披堅執銳競彊爭勝以習之怒馬重裘割生飲湩以改易其嗜欲而熒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獸也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燄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死惡足以懲之宏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樂爲盜賊必然之勢也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欣奉之爲君親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耀凡數百年而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夷盜結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虓者皆其相尙以雄恬不知恥之習也天氣昌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天胎之乳之食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久而與化耒甫釋而卽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滌除以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而類皆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爲相爲亂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往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啓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嚬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

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已。近者溫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枚卜。廷訟日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下。羣人士而趨之者也。其不讎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衆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貪勢位。暱子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怒也爲烈。故張居正之子首臚傳。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起議論。國以不靖。禍亦劇矣。李德裕自以門廕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伸。既有以謝薦紳之怨怒。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天之譽。迨其貶竄。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思。持此以摘發姦私。而快其誅鉏。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相半也。使德裕而爲溫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衆且欣戴焉。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苟知義之所不許。亦何爲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取。僅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衆論之諧。又奚足汲汲爲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用也。門廕有可進之資。而何須貢舉。既以文就有司之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他端不枉。而於此荏苒無慙。士習不端。成千餘年之惡俗。伊可歎也。內不勝婦人孺子之嚅唲。外不勝姻亞門生之洽比。恤暮年之炎冷。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賢者不免。勿問闒茸之賤丈夫矣。宗閔之於壻蘇巢。汝士之於弟殷士固也。鄭覃行誼無大疵。而庇其弟朗。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何患其子不與清華之選。而使其子譔儌冒昧之榮。尤可惜也。習尚之移人。特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爲豪傑之士矣。

朱克融首亂。囚張宏靖。而授以盧龍。史憲誠脅忠孝之田布以死。而授以魏博。王庭湊殺推誠平賊之田宏正。而授以成德。唐之不足以興。而迤邐以亡。在此矣。河北之亂。始於僕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成於崔植杜元穎王播之因亂以獎叛人。懷恩之姦。植播元穎之陋。固無足責者。郭汾陽位兼中外。裴中立身任安危。而坐視失圖。莫能匡救。抑又何也。夫汾陽固有不可力爭者矣。前乎河北之降。汾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威望未能大著也。清渠之敗。相州之潰。亦稍挫矣。宦官忌公。奪其兵柄。以授其偏裨。一出而復東京。馘朝義。方且揶揄公以功不若人。使公於此持異議以與懷恩相牴牾。吝予降賊以節鉞。既嫌於忌懷恩而毀其方略。且使懷恩蠱朔方之將士。謂公壓己以絀三軍之勞績。他日者懷恩叛。而朔方之衆。惡能戴公如父母以效於國乎。公戢意以靜持之。知不可挽。則姑聽之。而有餘地以圖他日之蕩平。公之慮深而志謹。國危君竄。而社稷終賴以安。非淺衷之所易測也。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之命。而元稹魏宏簡居中掣之。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其寵任。其受三叛之歸。錫以方鎮。非徒庇三叛也。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則中立豈容伸其遠慮哉。三叛受封。而公罷爲東京留守。不恤唐室之安危。惟裴公之是圖。稹之志也。植元穎輩且無能爲異同。況中

立可自與爭得失乎。用兵危事也。內有攜貳之宰執而危乃滋甚。使中立力爭弗與。決志以進討。敗者十九矣。徒殺士卒。虛帑藏。討之不克。而復封之。身爲戮而國愈蹙。此一往自任之淺圖。而中立其肯身執其咎乎。雖然。君如此其昏也。相如此其劣也。輩者不可使聽。猾者不可使馴。如中立者可以去乎。而豈其未也。中立之兼將相也。與汾陽異。汾陽將而相者也。其相寵之也。去就不關其名節。留身於浮沈之閒。以爲他日社稷之寄。將臣之道也。中立相而將者也。其將假以秉鉞。爲三軍之重。而固非將也。留身於浮沈之閒。則道以身輕。而不足爲宗社生民之衞。李逢吉元稹乃至無賴之鄭注。皆可頡頏以爲伍。身即留而固不足建。他日補天鎭海之功。多言數窮。以激小人而堅護其惡。豈徒無補。而害且因之益滋矣。元稹魏宏簡用。而三叛罷征。三叛割據。而元稹復相。沃膏救火。火乃愈熾。斯君子所重爲中立惜也。汾陽默而唐安。中立屈而唐亂。時各有權。道各有分。人各有司。故二公者。地異而不可並論者也。

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王。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盤據而不可搖。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驟進。深忌君子。固樂翹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疾惡已甚。而概絀其謀。夫既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爲矣。疆場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剿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銓除之或隆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樂從之矣。小人之稗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害。乃忽於此焉。忽於彼焉。將無定略。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持兩端。愿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矣哉。君子之以搖蕩天下之視聽。而俾蹙蹙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導以亂也。機事之洩。姦弊之興。窮民之左右救過而不遑。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囂訟。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僨。國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小人之能固君寵結衆心。幸成勞以修功績者。亦嘗取天下之大略而籌之。有鉗制之術。而下不敢違。有從欲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摩之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不循其序。而操之已蹙。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洩之機。已亂之緒。而再用之。外之必訌。內之必困。君子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爲君子而不馴者。李德裕也。以小人則李逢吉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閒以浮沈尸大位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爲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竄。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靡定。而宦豎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任賢貳。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其任小人者。亦使小人無自固之地。一謀不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閒隙自全之術。嗚呼。晴雨無恆。而稻麥腐於隴首。蕿連雜進。而血氣耗於臆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旦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吏乘之以藏姦。民且疲於奔命。邊疆盜賊。得閒而乘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即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猶可不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

道焉非相反之謂也

敬宗

君父之志未定姦邪之機方張嗣子幼沖或掖之以踐阼不以戴己者爲恩搖己者爲怨而過用其刑賞非德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不能一飯之德猶求報之貢舉之知猶終事之中人之情君子不禁可謂之私亦可謂之厚也反此者廓然大公天下一人而已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豎絕之行也抑豎牛讒賊公憤所歸雖欲賞之而衆必爭故以此而責人主合同異泯恩怨於參大議之大臣也誠難乃以此而釀賞重罰失政理而亂國是則大臣之受之者實任其咎循天理飭王章以靖衆志非翼戴大臣之責而誰責哉翼戴者可以居功矣則異議者惡得而無罪知異議之必按是非爲功罪而非異議之卽罪則翼戴者之不可以援立爲功審矣今夫薦賢才以在位拔寒素而躋榮意甚感也然苟爲靖共之君子則必曰吾以事君也而不敢尸其報以牟利況夫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以爲父母者也竊天之權斂臣民之志欲而曰我自立之我可以受翼戴之賞自以爲功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不可得也自以爲功天子功之則不與其議而疑於異己者惡得而免於罪乎始之者大臣也迨其濫觴而宦官宮妾進矣援一人而立爲天子小人之奇貨也於是孫程王守澄仇士良乘隙而徼之於是而賈充傅亮因而專之於是而華歆郗慮王謐柳璨不難移人之宗社以貿己之寵榮篡奪相仍皆貪功者之一念爲之也而徒以咎人主之賞私勞無大公之德哉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賜神策軍士敬宗聽李逢吉之譖而竄李紳其相襲以亂刑賞非一日之故矣於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託孤受爵卓哉其不可及已周勃居功相漢而致袁盎驕主之譖楊廷和居功受爵而貽門生天子之譏英主覺之於事後而不能慎之於當時勃與廷和自任已堅氣燄上奪其君有不能遽抑者在也識卑器小忠貞不篤以天子爲墨莊自貽凶危而害流後世三代以下無大臣究其情實一鄙夫而已矣居密勿之地與促膝之謀國本不定竭忠貞以立正議事定國安引身而去以杜絕私勞之賞則傾危之禍其尙息乎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僞愈變而升故徵事考言以知人於早未易易也讀遺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姦亦未易易也古今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徵聲逐色黷貨淫刑其恆也持祿容身希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乖忤宦妾其恆也生事徼功掊克興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恆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爲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爲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簿以人主知財用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也其他則媢疾導諛心違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對策詰吉甫之姦推奧援之託堂堂侃侃罷黜不以爲憂充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宏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怍尤不懼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趨有倍蓰於吉甫諸人之爲者觀其始進覽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

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獨孤朗等延英抗論尤不畏彊禦鉏姦衞國之丰標也而栖楚之爲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宏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己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受納而僧孺堅持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爲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忝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爲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爲死黨傾異己壞國事姑自戕削以建門庭而讎其險毒又如此夫穆敬二帝雖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諸姦者亢厲自飾而揣無誅殛之憂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蓋自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後起之人才爲之羽翼因時所尚憑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栖楚且爲忠蹇之領袖僧孺且爲道義之儀型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竊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僧孺而栖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倘誰與懲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宏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弒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爲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倘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弒唐之大臣所可逭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宏張宏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爲衆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圈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攄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髡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爲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惟以異己相傾之徒爲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爲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弒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宏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功墮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

附之士。咸醬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揜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彙。拒絕異己之情。爲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爲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以不與爲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閒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爲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朋黨與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恆勢。欲爲伸其是。詘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嚮。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蕕之異矣。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爲嫌。而力薦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爲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爲貞邪不決矣。白居易故爲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爲膠漆之交。稹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閔以復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眦。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嚮背乖。貿貿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居。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祏哉。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尸居太息。而末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奄黨之禍未除。而特引阮大鋮以傾衆正者。溫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陷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贊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苟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文宗恥爲弒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爲相。謀之不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繇

宦豎以進傾危顯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勛望赫弈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僨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爲四朝之元老。而陳宏志之弒。杜口包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腐爲奥援者。又勿論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閒。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狷不審去就之庶尹。爲兩黨所不推。舒元輿王涯賈餗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爲爪牙者耳。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爲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弒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詘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爲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啓邊釁。故崇奬處錞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彊弱異勢。戰守異宜。利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爲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既踰防而爲□□之禍矣。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掩之而不爲不信。使恤彼相欺之否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也。則太王當終北面於獯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爲君子矣。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恆。馭之有制。終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況乎吐蕃者爲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邛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爲。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游辭同爲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怠。小人之横。亦至此哉。夫吐蕃自德宗以後。非復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寖衰寖微。

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陽橋。深入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顙。取悉怛謀獻之使磔於境上。以寒嚮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目無唐。而鏃刃之下。豈復有唐乎。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蕃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爲狐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其南則南詔方與爲難。而磾門黎雅之閒。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爲誠信將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悁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溫公抑違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李宗閔欲逐鄭覃。而李德裕亟薦之。文宗自內宜出。除覃爲御史大夫。宗閔曰。事皆宜出。安用中書。其妨賢之情。固不可揜。然以官守言。則職之所宜爭。以國事言。則內降斜封之弊。所宜早杜其漸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聽其行事。折之。詎足以服宗閔哉。鄭覃經術議論。果勝大任。人主進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書。孰敢違者。假令宗閔抗命而中沮。卽可按蔽賢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發於其所不及覺。以與宰相爭勝負之機。其陋有如此者。宗閔得持國憲。官常以忿懟於下。以此而求折朋黨之危機。宜其難矣。故司馬溫公曰。明不能燭。彊不能斷。使朝廷有黨。人主當以自咎。其說韙矣。乃又曰。不當以罪羣臣。則於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協於理。而獎輕儇啓怨尤激紛爭之害。不可復弭。元祐紹聖之際。猶猖如也。卒以滅裂國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黜陟之權。人主之所以靖國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進退之節。語默之宜。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職。盡其獻。而不踰其度。故人主不審於賢姦之辨。而用舍不決。使小人與君子交持於廷。誠宰相之所深憂。然小人者。豈能矯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脅上以從己哉。則格心者本也。適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漁色。牟利殃民。狎宦豎。通女謁之害。一一櫽括於宮庭之嗜好。則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貞邪。無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羣聚而爭勝。若其格心之道已盡。而君惛不知。容小人之相牴牾。則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養國家之福。而禍不自我而興。故孔子去魯。不爭季孫之權。孟子去齊。不折王驩之佞。在國則忘身。去國則忘世。身之安也。天下之福也。如或不得於君。不容於小人。乞身事外。猶且紛紜接納。進人士而與結他日之援。爲憂國計與。適以激國事之非。爲進賢計與。適以貽賢者之傷。氣盈技癢。憤懣欲舒。且與浮薄之士。流連於山川詩酒之中。播歌謠以洩悁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沒而有子孫之計。樹人自輔。悅己者容。乃使詭躁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進。黨禍乃成。交

爭並峙。立身之不愼也。事上之不誠也。素位不安。害延於國。爲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辭。乃曰不當以罪羣臣。不已過與。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進退。國有常典。官有定司。固非好惡欲伸。惟己所任。一大臣進。而望風飾行。以求當於端揆者。千百其羣也。言論相符。行止相應者。不使退就銜勒。奚必利民而衛國。特以競勝於異己耳。苟可以取盈。然且破法而爲非常之舉。汲引而懷取必之心。則惟以所好者之升沈爲憂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質之夙夜。詎可云精白乃心乎。夫德裕之視宗閔。其得失迥矣。而內不能卻崔潭峻王踐言之奧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楊虞卿之私怨。則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於要地。而宗閔不敢或違也。終不可得。其後武宗。亦既獨任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綯。復起以盡反其局。豈非德裕乘權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伏火石中。得水而爆烈哉。夫元祐亦猶是也。皆爲君子者。進則呴呴。退猶躍躍。導人心於嚚訟。而不可遏也。以宰相之進退歸人主。以卿尹之黜陟歸所司。正己盡誠。可則行。否則止。絕新進之攀附。聽天命之廢興。雖有小人。何所乘以自立爲黨。其不然也。而曰不可以責羣臣也。無惑乎溫公之門。有蘇軾諸人之尋戈矛於不已也。

杜牧憤河朔三鎭之跋扈。傷府兵之廢敗。而建議欲追復之。徒爲危言。貽後世以聽熒耳。牧知藩鎭之彊。在府兵既廢之後。而不知惟府兵之積弱。是以藩兵重。邊將驕。欺唐之無兵。以馴致於桀驁。而不可復詰也。且當太和之世。豈獨河北之抗命哉。澤潞山南。無非擁彊兵以傲岸者。而欲取區區聽命之州郡。勞其農而兵之。散其兵而農之。則國愈無兵。民愈困。亂將愈起。甚矣。空言無實。徒以熒慕古者之聽。而流禍於來今。未有已也。府兵之害。反激而爲藩鎭。勢所必然。禍所必趨。已論之詳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則十六衛是已。十六衛以畜養戎臣。儲將帥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屬焉。而環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駐以待命。蓋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爲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領擁兵而篡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散弱靡以成乎積衰也。夫邊不能無兵。邊兵不可以更戍。而無固心。必矣。兵之爲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衛家即以衛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萬之師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薪不給之憂。戰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虜退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衛之與邊兵。互設以相濟。寇小入則邊兵守而有餘。寇大入則邊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衛之帥。惟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衛中天下以林立。而誰敢恣意以逞狂圖乎。惟是十六衛之兵。必召募挑選。歸營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無千里飛輓之勞。就其近屬其衛。無居中遙制之病。衛率巡之所司。練之有司。供億之皆甚便也。此則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後世者也。以杜牧之時。尤可決行於一朝。非若府兵之久廢而不可再興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奪。而內地猶可爲也。且自憲宗以來。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賊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盧龍魏博歸

命之曰兵，不能罷，亦可謂矣。以恩恤之，以威臨之，仍使爲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畝，習於戎行者，又何難於措置之有哉。朝無人焉，慮不及此，而後天下終不可得而平。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無憂國之心者，又勿論已。

甘露之變，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文宗不得與知，而李石、鄭覃於其時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進退，必以其正，其以身任國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爲之時，血濺於獨柳之下，而麻宣於殿陛之閒，二子者譽望素隆，而何爲其然邪。曰：此未可以爲二子病也。夫二子於此，雖欲辭相，而義之所不許也。梅福之棄官，申屠蟠之辭召，位未高，君未知有我，且時已儆極，而無可爲也。留正出國門，而宋幾危；陳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偷免於危殆，以倡人心之離散，無生人之氣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爲文宗所矜重者也。天子不勝於宦豎，兵刃交加於黼扆，掠奪縱橫於內省，三相囚繫以磔徇，天子之僅保其首領者，一閒耳。二李之黨，分析以去，裴中立以四朝元老，俯首含羞，二子不出，而薄收其潰敗之局，以全天子、安社稷，將付之誰氏而可哉。幸而二李之黨與宦豎之未相結納，而訓、注始事宦官而中叛之，故仇士良輩無心腹之大臣引與同惡，特循資望而授政柄於二子，是以匪人不進，誅殺止於數人而不濫。及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門，以驟起而執政，其禍更當何如邪。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辭，非乘閒以希榮，蓋誅夷在指顧之閒，而有所不避也。六巡邊使疾驅入京，聲言盡殺朝士，以恐喝搢紳，李石安坐省署，以弭其暴橫，於斯時也，石固以腰領妻孥爲社稷爭存亡，爲衣冠爭生死，可不謂忠誠篤悱居易俟命之君子乎。江西、湖南欲爲宰相召募衛卒，而石不許。刺客橫行，刃及馬尾，固石所豫知而聽之者也。薛元賞之能行法於神策軍將，恃有石也。宋申錫之枉得以復伸，覃爲之也。止滔天之水者，因其潰溢而徐理之。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逞，文宗得以令終，而武宗能弭其亂，自二子始基之矣。皎皎硜硜之節，惡足爲二子責邪。唐無靜正誠篤之大臣，李石其庶幾乎，覃其次矣。

聽言以用人，不惑於小人，而能散朋黨以靖國，蓋亦難矣。雖然，無難也。有人於此，而或爲之言曰：是能陳善道、糾過失、以匡君德者也，是能決大疑、定大計、以固國本者也，是能紓民力、節浮費、以裕國用者也，是能建國威、思遠略、以靖邊疆者也。如此則聽之而試之，察之驗其前之所已效，審其才之所可至，而任之也可以不疑，假不如其言，而覆按之遠斥之未晚也。有人於此，而或爲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也，是資望已及，當獲大用，而或阻之者也，是其應得之位祿與某某等，而獨未簡拔者也，是嘗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爲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則挾進退以爲恩怨，視榮寵爲己應得，以與物競，而相獎於富貴利達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爲朋黨之姦，小人之要結矣。楊嗣復託宦官諷文宗以召用李宗閔，而文宗欲量移之，計其爲辭，不過曰：是固陛下宰輔，流落可矜而已矣。抑不過曰：是蓋李德裕之以朋黨相抑，李訓、鄭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無可辭於小人，而訓、注之所排，豈必定爲君子。抑問其昔居輔弼之任，所建立者奚若耳。若夫無益於國，而徒尸顯秩，則已槩可知矣。其黨固不能爲之辭，而但

以曾充宰相遂不可使失寵祿將天子以天位任賢才使修天職而止於屈者伸之邑鬱欲得者憐而授之是三公論道之尊僅如黃葉以止兒啼矣嗣復曰事貴得中洵如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無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者各厭其富貴利達之欲而已天子無進賢退不肖之權但爲羣臣謀爵祿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尙得謂天下之有天子乎況其所謂得中者祗以漸引小人而撓善類邪宋徽宗標建中之號而姦邪遂逞無他其所謂中者夫人欲富貴利達兩相敵而中分之謂也上無綱下無恥習以成風爲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閒宜爲汲引者也朋黨惡得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

武宗

嗚呼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於流俗蓋亦難矣文宗憑几之際李珏等扳敬宗子成美而立之仇士良廢成美立武宗武宗立珏與楊嗣復以是竄逐於是而李宗閔之黨不容於朝政柄之歸必於李德裕此屈伸之勢所必然者也德裕卽無內援而舍我其誰固非一樞密楊欽義之能引己也然德裕終以淮南賂遺騰交通之名於天下後世而黨人且据以爲口實雖欲辭託身宦豎之醜而不可得前此者崔潭峻王踐言皆能白德裕之直然則德裕之於中人不能自立坊表以不受磷緇亦已久矣夷考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仇士良挾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謝病以去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爲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唐之積敝已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節使與監軍相呼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踐言與於維州之謀潭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不爲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楊欽義之內召無所屈節而以寶玩厭其欲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機非辱也吾行吾志何恤於磽磽皎皎之嫌疑乎然而以視君子立身之大防則終玷矣生斯世也士君子之防君且毀之不可急挽也則抱有爲之志欲抒於國者誠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潔己無可羨之貲謀國無偏私之黨以君命而接之以禮秉素志而持之以正進不觸其深忌退不取其歡心俟時以得君而無求成求可之躁願庶其免乎乃德裕功名之士也固不足以及此也以德裕之材當德裕之世勿容深責焉可矣

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惡所挾以爲藏身之固者也唐之宦官其勢十倍於漢宋李輔國驅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逸豚而苙之其後憲宗死焉敬宗死焉太子永死焉絳王悟安王溶陳王成美死焉三宰相一節度合九族而死焉庖人之於雞鶩惟其操鸞刀而割之也文宗垂涕而歎自比於周赧漢獻而以爲不如鬱鬱飲醇酒以成疾而崩其凶悍之鋒不可嚮邇也如此以爲神策六軍在其指掌故莫之能制是已而未盡然也當其時節鎭林立大臣分閫合天下之全力以視六軍豢養之罷民豈不相敵而奚惴惴焉及觀仇士良之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日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知其所以敺中材之主入於其阱而不得出者惟以至柔之道縻縶之因而馳騁之蔑不勝矣夫耳目之欲筋骸之逸狎而安之順而受之亦曰此人主之所應得

近侍之所宜供者耳於國無損於事非專即不以爲彼功而抑非可爲彼罪也乃當其驕橫著見人主亦含忿不堪而思翦滌俄而退息於深宮則娛樂迭進而氣不覺其漸平矣稍定焉而姁姁嫕嫕百出以相靡竟不知夙忿之何以遽蠲也氣一往而衰安望其復振哉凡孌童稚女清歌妙舞捐煩解憒者皆其戈矛鴆毒之機也正人端士沮喪而不得以時進獻其忱則皆廢然返曰出而與吾謀屏除者入而且與之歡笑吾惡能勝彼哉徒自誅夷貶竄而弗能搖動之也未有不緘口息機聽其孤危而莫恤者也則臣非其臣兵非其兵狎媚旦進而白刃夕張莫能測焉至柔之馳騁至剛綽乎其有餘矣然則羣奄之勢重邱山而弑逆相尋也豈恃神策之孤軍哉恃此而已矣漢宋之閹主受制於家奴者皆此而唐之立國家法不修淫聲曼色自太宗以來漫焉進御而無防閑之教故其禍爲尤酷焉口鼻非藉之不安臭味肢體非藉之不宜淸煗煩勞菀結非藉之不能穆耳而愉心林池魚鳥書畫琴弈張弧怒馬各有所嗜而皆能爲奪情息怒之媒機械之張烈於彊秦密於曹操彼以剛爭此以柔制雖欲如周赧漢獻而不能果不如矣人主而能知此則勿曰宦官之惡不可撲也以一念之無欲塞滔天之橫流有餘裕矣然而知之者鮮能之者尤百不得一也是以難也

河北三鎮之不戢也豈其富彊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唐無以制之耳盧龍之亂陳行泰張絳相繼擁兵以脅節鉞張仲武起而討之問其所有士卒幾何合軍士土團千餘人而已問其兵食所出則仰給於嬀州以北而已卒如仲武之料幽州下叛人得然則唐果制勝得理以天下之力舉三鎮如拾芥耳而終困於不能者廟謨不定諸帥離心且逆黨私人奔走京國賄賂行於廷臣皆爲張皇賊勢以勸姑息囂張不輯亂其成謀也君暗臣偷視蕞爾之叛臣莫之能勝而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惡是何言也劉稹阻兵擅立李德裕決策討之是已而復曰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何其視鎮魏之太重也張仲武旣以盧龍歸命拊鎮魏之背矣何宏敬王元逵非有田承嗣王武俊之梟桀卽令納稹賂以陰相脣齒而朝廷宣昭義問以臨之又豈敢北不畏盧龍之乘其後南不畏宣武之逼其前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腋顯相抗拒以黨逆而蹶與哉戰卽不力亦持兩端以視勢所趨耳然則劉稹旣滅移宏敬元逵於他鎮不敢違也召宏敬元逵以赴闕不敢拒也彼雖驕蹇而惛瞀抑且念昔之負固以長子孫者不死於天誅則死於帳下何如束身歸闕席富貴而保後昆部曲雖或囂張帥心弛而氣亦頹矣威可服也恩可懷也張仲武之令圖可羨劉稹之狂謀可鑒也區區數州之土兩豎子尸居其上而曰終難化也德裕之於此憒矣乃遣重臣輸悃於二鎮曰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則旣明輸左券授以不拔之勢儼若敵國此言出後其可追哉澤潞王土也其人王人也鎮魏亦非北胡南蠻自爲君長之國也鎮魏可澤潞奚其不可又何以折劉稹而服澤潞之人心乎夫鎮魏西扼壺關東連曹鄆南一涉河而卽汴宋中原之堂奧也橫骨頤中而欲食之下咽也必不可得唐之所以一亂而不可再興皆此等成之也德裕苟且以成一時之功曾不恤禍結兵連之無日習之難化豈在河朔哉在朝廷耳武宗驟之詔二鎮曰澤潞一鎮與

鄉事體不同，言不順，事不成。嗚呼，唐終不可爲矣。

楊弁稱亂河東，逐李石，結劉稹，而其所恃者納賄於中使馬元贄。元贄歸，大言於廷曰：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以恐喝朝廷，徵求節鉞，李德裕折之而後沮。以此推之，凡唐之藩鎭，類以數州之土，一旅之衆，抗天下之威，而朝廷偪俛以從其欲，非兵力之果彊也，皆賄也。非李德裕折元贄之姦，則弁之納賄亦揜而不著，史氏亦無從記之矣。賄行於中涓，而天子懾；賄行於宰相，而百官不能爭；賄行於省寺臺諫，而天子宰相亦不能勝。前此之討淮蔡，討平盧，廷議紛然，惟恐兵之不罷者此也。德宗窺見其情，厚疑羣臣，孤憤興兵，而中外坐視其敗者亦此也。唐之亂，賄賂充塞於天下爲之耳。凡三百餘年，自盧懷愼、張九齡、裴休而外，唐之能飾簠簋以自立於金帛之外者無有。雖賢者固不能保其潔清，特以未敗露而不章，實固不可問也。藩鎭之叛，峙若敵國，相惎若仇讎，且惟以金錢貿中外之心，而天子不能自固，況州郡羣有司之廢置哉。蓋唐自立國以來，競爲奢侈，以衣裘僕馬亭榭歌舞相尚，而形之歌詩論記者，誇大言之而不以爲怍。韓愈氏自詡以知堯舜孔孟之傳者，而戚戚送窮，淫詞不忌，則人心士氣概可知矣。迨及白馬之禍，凡錦衣珂馬傳觴挾妓之習，熸焉銷盡，繼以五代之凋殘，延及有宋，羶風已息，故雖有病國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務遠金銀之氣，即如王欽若、丁謂、呂夷甫、章惇、邢恕之姦，亦終不若李林甫、元載、王涯之狼藉，且不若姚崇、張說、韋皋、李德裕之豪華。其或毒民而病國者，又但以名位爭衡，而非寵賂官邪之害。此風氣之一變也。乃唐之率天下以奔欲崇貨，而遲久不亡者何也？朝士以賄而容姦，逆臣亦以賄而自固，志氣俱偷，其欲易厭，故稱兵犯順者，皆護其金穴以自封，而無問鼎登天之志。其尤幸者，回紇吐蕃惟以侵掠爲志，浸淫久而自敝，亦無劉淵石勒之雄心，斯以幸存而已矣。使如宋也，三虜迭乘以壓境，豈能待一遷再遷三遷而後亡哉？賄賂之敗人國家，如鴆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殺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殺之不信，古有其言，誠仁人君子之言也。雖然，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時，不察其故，不審諸順逆之大義，不度諸好惡之公心，而惟格言之是據，則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賊，不可不辨也。所謂殺降不仁而無信者，爲兩國交爭，戰敗而倒戈，與夫夷狄盜賊之脅從而自拔者言也。或黨惡之志固不堅，或求生之外無餘志，則亦生全之，或且錄用之，而蠲忿怒以予維新，斯允爲敦仁而崇信矣。劉稹之叛，郭誼爲之謀主，及夫四面合圍，三州已下，稹守孤城而日蹙，誼與王協說稹束身歸朝。稹既從之，欲降矣，誼乘其懈，殺之以自爲功。武宗與李德裕決計誅之，夫豈非允愜人心之公惡者，以行大法，而司馬溫公譏其失信，其信也，非其所以蔽而愚且賊者乎？亂人者不殄絕之，則亂終不已者也，懷以仁而卽乘吾仁以相犯，結以信而卽怙吾信以相欺者也。而唐藩鎭之亂，率因此而滋。自祿山爲逆以來，擁戴之者，豈果僥倖其主之成大業而己爲鄧禹之效尺寸哉？人挾好亂之心，而嗾其主帥以爲逆魁，以弋利於己，故李寶臣、薛嵩、田承嗣首自反噬，而果獲分土擁尊之厚利。蓋當勸亂之日，已挾自私之計，上脅朝廷，下睨其主，流血千里，主族亦赤，無非可罔利之左券，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

酬之位，兼將相，澤及子孫，人亦何憚而不日導人以叛逆哉？寶主之腰領以求榮，圭族夷而已詑元功，計當日之爲藩鎮者，側目而寒心，自非狂騃如劉稹者，未有不以殺王協郭誼爲大快者，頻年身膏原野之鬼，與痛哭郊原之寡妻孤子，固且不怨稹而怨協誼，故二賊伏誅而後，武宣之世，藩鎮無叛者，既有以大服其心，而裨將幕僚知無他日幸免僥功之轉計，則意亦戢而不敢導其主以狂悖，殺一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殺無恆之人以行法，信也。高帝斬丁公，而今古稱其義，況躬爲逆首者乎？且劉稹既從誼協之謀以欲降矣，誼可容，稹獨不可降乎？殺降者誼也，殺誼者所以殺殺降者也，而何尤焉？惟項羽施之於敵國之赤子，李廣施之於解辮之荒服，則誠惡矣，未可以爲反覆傾危之亂人，引以求曲宥也。施大仁，惇大信，各有其時，各有其情，各有其理，以一言蔽千古不齊之事變，適以自蔽而已，君子所弗尚也。

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監軍之危封疆，李德裕言之至悉矣，乃天子之危，非宦者之統禁兵遽能脅之而死生廢立之也，天子之兵散布於天下，將皆其臣，卒皆其民也，其在內而爲禁兵，如唐神策軍者，但百之一耳，又非百戰立功能爲天下雄者也，宦者雖握固之以爲己有，而勢不能與天下爭衡，脅君自恣，乃至弒刃橫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無所憚而血濺宮庭，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制其榮辱生死之命，指麾吏士，而市以呴嘔宴犒之恩也。故王守澄陳宏志楊承和躬行大逆，不畏天下有問罪之師，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節之裴中立，亦視君父之死，噤口而不敢誰何，獨一劉從諫執言相加，而懷來又不可問，無他，諸帥之兵，皆宦者之爪牙，舉天下而在其掣肘，雖仗義欲鳴，而力窮於寡助也。於是而知德裕之爲社稷謀至深遠矣，其以出征屢敗爲言者，指其著見之害以折之，使不敢爭耳，顯糾其沮撓軍事之失，而不揭其攬權得衆之禍，使無所激以相牴牾，則潛伏之大慝，暗消於忘言矣，此德裕之所以善於安主而防姦也。然抑豈徒其立言之善哉？仇士良忌之而不能傷，乃乞身以去，敕監軍不得預軍務，選牙隊，而楊欽義劉行深欣然惟命而不敢爭，極重之勢，反之一朝，如此其易者，蓋實有以制之也。唐之相臣，能大有爲者，狄仁傑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

後世有天下者，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難。會昌五年，詔毀寺及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可謂令之必行矣，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於是所謂黃檗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於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興，故曰難也。武宗聽道士趙歸真之說而闢佛，以邪止邪，非貞勝之道，固也，未幾而武宗崩，李德裕逐，宣宗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緣以復進，其勢爲之也。雖然，假令武宗永世，德裕安位而行志，又豈可以舉千年之積害，一旦去之而消滅無餘哉？何也？以一日矯千年之弊，以一君一相敵羣天下狂惑氾濫之情，而欲劃除之無遺，是鯀之陻洪水以止其橫流，卒不能勝者也。夫羣天下積千年而奔趨如騖，自有原委，亦自有消歸，故天下之僧寺蘭若，欲毀之則一旦毀之，此其無難者也，勒二十餘萬僧尼使之歸俗，將奚歸哉？人之爲僧尼者，類皆孤露惰游

無賴之罷民也如使有俗之可歸而晏然爲匹夫匹婦以田爾田廬爾廬尚寧幹止也則固十九而不爲僧尼矣一旦壓之使無所往而得措其身則合數十萬伏莽之戎黠者很者陰聚於宵旦憤懣圖惟謀歧塗以旁出若河之決也得蟻穴以通而奔流千里安可復遏哉故浮屠之教至大中以後乃益爲幽眇閃爍之論弔詭險畸之行以聳動生人而莫測其首尾以相詫而翕從之皆其擯逐無聊之日潛身幽谷思以爭勝而求伸者也夫欲禁浮屠氏者亦何用深治之哉自有生民以來有四民則有巫巫之爲術不一要皆巫也先王不能使無也浮屠之以扇動天下者生死禍福之報應而已則亦巫之幻出者而已若其黠者雜莊列之說竊心性之旨以與君子之道相競而見道未審者惑之然亦千不得一也故取浮屠之說與君子之道較黑白而衰王固不能保於末俗取浮屠與巫者等而以巫道處之則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其勝負相敵也浮屠而既巫矣人之信之也猶巫則萬室之邑其爲巫者凡幾而人無愛戴巫如父母者且猶然編戶征徭之民也如此則浮屠熸矣故寺院不容不亟毀也范金冶銅之像不容不亟銷也田園之稅丁口之徭不容不視齊民也無廣廈長寮以容之無不稅之田以豢之無不徭之政以逸之無金碧丹漆以豔其目無鐘磬鈴鐸以淫其耳黯淡蕭條而又驗其老幼使供役於郡邑則不待勒以歸俗而僧猶巫也巫猶人也進無所安退思自便必將自求田廬自畜妻子以偕於良民數十年之中不見其消而自無幾矣即有存者亦猶巫之雜處弗能爲民大病者也禁其爲僧尼則傲岸而不聽含怨以圖興弗禁其僧而僧視耕夫之賦役弗禁其尼而尼視織女之縷征無所利而徒苦其身以茹草而獨宿未有不翻然思悔者徒衆不依而爲幽眇之說弔詭之行者亦自顧而少味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而不殊於四民之外以此而已然則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亦何難之有哉特未之思耳

宣宗

宣宗初識李德裕於奉冊之頃即曰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氣發於聲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習驕倨者豈果見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而詔從中出廢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豈旦夕之謀哉宦官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與定謀竊竊然相喔咿於秘密之地必將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惟恐德裕之異己如小兒之竊餌見廚婦而不寧也語曰盜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誅逐之必矣此抑有故德裕當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損內豎之權自監軍始監軍失權而中尉不保神策之軍於時宦官與德裕有不兩立之勢德裕爲之有序無可執以相撓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楊欽義劉行深之內應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發迨乎武宗疾篤不能言之日正其河決癰潰可乘以快志之時也不廢皇子立宣宗則德裕不可去不誅宣宗以德裕威稜之可畏則宣宗之去德裕也不決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敵之不能姑待而後德裕必不能容蓋德裕之所能控御以從己者楊欽義劉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敵宮中無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詔一下德裕無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或者謂德裕事

英斷之君相得甚歡而不能於彌留之際請憑玉几受顧命以定冢嗣使姦人得擅廢立之權非大臣衞國之誼是已然有說焉武宗春秋方富雖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將大有所爲而不得遽謀身後迨及疾之已篤昏不能言雖欲扣閤請見而誰與傳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環唐之廷無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勳者豈徒無爲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奪相位崔楊牛李抑引領以望內遷而鄭肅李回莫能禦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廣引賢者以共協匡贊邪抑自朋黨興唐之士風披靡於榮辱進退之閒而無賢可薦邪二者皆國家危亂之券也必居一於此宜乎唐之不復興矣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繫囚而馬植亟以刻覈之言進請官典犯贓及殺人者不聽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遽釋是已而並不聽其疏理惟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辯宣宗用申韓之術束濕天下以失人心植實首導之矣唐自高宗以後非弑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戀而不忍離雖役繁賦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弈葉之天子於不忘無他自太宗以寬容撫士庶吞舟漏網則游鱗各呴沫於浦嶼即有弱肉彊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羅希奭吉溫以至窮凶如侯索周來抑但施慘毒於朝士而以反叛爲名未嘗取吏民瑣細之愆苛求而矜其聰斷馬植之徒導主以淵魚之察而後太宗之遺澤斬矣植之言曰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亦近乎情理之說也乃上方下寬恤之政用答天災而遽以綜覈虔矯之令參之則有司相勸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廣逮繫以成鍛鍊有故入而無矜疑士怨於官民愁於野胥史操生死以取貨賄可勝言哉夫申韓之以其術破壞先王之道者豈不以爲情理之宜誅有罪以恤無辜乎而一倚於法天下皆重足而立君子之惡其賊天下而殄人國脈者正以其近於情理易以惑人也以贓吏論古今無道之世人士相習於貪叨而其得免於逮問者蓋亦鮮矣夫苟舍廉恥以縱朶頤則白晝攫金而不見人豈罪罟之所能禁乎無道以止之於未淫則察之愈密誅之愈亟賫緣附託行賄以祈免之塗愈開賄不給而虐取於民者愈劇究其抵法而無爲矜宥者一皆拙於交游吝於薦賄黠墜易厭之細人而已以法懲貪貪乃益滋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讟下益以甚窮民之朘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以殺人論人即不伏歐刀於市亦未有樂於殺人者也已論如法而苟全於疏理之下雖不死而生理亦無幾矣若其忿懟發於睚眦則當揮拳操刃之下惡氣薰心固且自忘其死抑豈暇念他日之抵法而知懲若云死者含冤則天地之生業已殺一人矣而又殺一人以益之奚補哉且一人抵坐而證佐之株連寡妻孤子之流離於寺署者凡幾也故貪吏伏法殺人者死法也法立於畫一而張弛之機操於君與大臣之心君子之道所爲迥異於申韓之刻薄者不欲求快於一時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氣已不足以存俗吏惡知此哉綜覈行而上下相督還相蔽也炫明者督炫聰者譽唐室容保之福澤宣宗君臣銷鑠之而無餘馬植實首導之苛刻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固不如鄙者之姑息亂而可存也

知人之難久矣，而抑有其可知者，君子持之以爲衡，而失亦鮮矣。人之爲不肖也，其貪惏賊害淫溺憒亂，得之氣質者什不得一，類皆與不善者習而隨之以流，因以汜濫而不可止。故君子之觀人於早也，持其所習者以爲衡，視其師友，視其交游，視其習尙，未嘗無失，而失者終鮮。拔駻角於犖牛之中，非聖哲弗能也。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旣爲學士，遂乘武宣改政之初，奪德裕之相，竭力排之，盡反其政，以陷德裕於貶死，而亂唐室。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在君側，豈待再計而決者哉？德裕之初引敏中也，以武宗聞白居易之名，欲召用之，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進。然則知敏中者以居易，用敏中猶其用居易也。居易以文章小技，而爲嬉遊放蕩徵聲逐色之倡，當時則裴中立悅其浮華而樂與之嬉，至宋則蘇氏之徒喜其縱逸於閑檢之外而推尙之，居易之名遂喧騰於天下後世。乃覈其人，則元稹之死友也。稹聞謫九江而垂死驚坐，胡爲其然哉？以蕩閑踰撿，相暱於聲色，而爲輕浮俗豔之詞，以蠱人於淫縱。當其時如杜牧者，已深惡而欲按以法矣。稹鬻身奄宦，排抑正人，以使河北終叛，而爲唐之戎首，居易護爲死黨，不得則託於醉吟，以洩其青衫之淚。敏中爲其從弟，與居與遊，因之而受君相之知，蔓寢之所席而安者居易耳。若此而欲引爲同心，以匡君而衞社稷，所謂放虎自衞者也。而德裕胡弗之知也？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對曰：「此浮薄儇巧之小人，耽酒嗜色，以淫詞壞風教者，陛下惡用此爲？」則國是定矣。李沆、劉健之所以允爲大臣也，而德裕不能，其尙有兩端之私與？不然，則已習未端，心無定衡之可持，而易以亂也。先儒謂蘇軾得用，引秦觀之徒以居要地，其害更甚於王安石，惟其習尙之淫也。舍是而欲鑒別人才，以靖國家，培善類，未有能免於咎者也。

周墀爲相，韋澳謂之曰：「願相公無權。」傷哉斯言！所以懲李相朱崖之禍，而歎宣宗之不可與有爲也。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權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權以爲天下重輕，則惟愼於論相而進退之。相得其人，則宰相之權卽天子之權，挈大綱以振天下易矣。宰相無權，人才不繇以進，國事不適爲主，奚用宰相哉？奉行條例，畫敕以行，莫違其式而已。宰相以條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條例行之鎭道，鎭道以條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條例行之編氓，苟且塗飾，以應條例，而封疆之安危，羣有司之賢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雠其姦也。於是兵竄於邊，政弛於廷，姦匿於側，民困於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屬，民之愁苦者無與伸，驕悖者無與禁，而天子方自以爲聰明偏察，細大咸受成焉。夫天子亦惡能及此哉？摘語言文字之失，按故事從違之迹而已矣。不則寄耳目於宵小，以摘發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惡能不亂哉？上攬權則下避權，而權歸於宵小，天子爲宵小行喜怒，而臣民率無以自容。其後令狐綯用一刺史，而宣宗曰：「宰相可謂有權。」其奪天下之權，使散寄而無歸，固不可與有爲也。韋澳見之審矣。無權則焉用相哉？弗問賢不肖也，但可奉行條例，皆可相也，其視府史胥徒也又奚以異？周墀又何用相爲？生斯世也，遇斯主也，不能褰裳以去，而猶貪白麻之榮，墀亦不可謂有恥矣。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御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

焉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諒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略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尙得以自容於盧杞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敗亂終可拯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挾爲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保惟蔽以所不見不聞而上蠹國下殃民徼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疏群疑交起莫敢自獻其悃忱其以召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愼繇之罷以微露建儲之請也李燧之鎭嶺南旌節及門而返以蕭倣之一言也李遠之不用以長日碁局之一詩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典州李君奭以佛祠數老而遽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惟視人謦欬笑語流目舉踵之閒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忮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綯之戀寵喜榮誰敢以身試其喜怒而爲之用乎天下師師交相飾以避過則朝廷列土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長吏養姦匿慝窮民其奚恃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察纖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德宗哉雷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爲非常之動其象爲豐豐其蔀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戶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古今之亡國者有二軌焉姦臣篡之夷狄奪之也而禍各有所自生夷狄之奪晉宋是已君昏將懦兵弱而無紀則民雖帖然圖安乃至忠憤思起爲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能支也姦臣之篡則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編民積怨盜賊繁興而後姦臣挾平寇之功以鉗服天下而奉己爲主漢唐是也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而漢則有公孫舉張嬰以先之唐則有雞山妖賊浙東裘甫以先之一動而戢再動而嚚三動而如火之燎原不可撲矣唐之立國至宣宗二百餘年天下之亂屢矣而民無有起而爲盜者大中六年雞山賊乃掠蓬果三川言辭悖慢民心之離於是始矣崔鉉之言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當是時也外無吐蕃回紇之侵陵内無河北淮蔡澤潞之叛亂民無供億軍儲括兵遠戍之苦宣宗抑無宮室游觀縱欲斂怨之失天下亦無水旱蝨螟千里赤地之災則問民之何以迫於饑寒而遽走險以自求斬艾乎然則所以致之者非有司之虐害而誰耶李行言李君奭以得民而優擢宜足以風厲廉隅而坊止貪濁矣然而固不能也君愈疑臣愈詐治象愈飾姦蔽愈滋小節愈嚴大貪愈縱天子以綜覈御大臣大臣以綜覈御有司有司以綜覈御百姓而弄法飾非者驕以玩樸愿自保者罹於凶民安得不飢寒而攘臂以起哉小說載宣宗之政瑣瑣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小昭而大聾官欺而民僞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興不可制一寇初起翦滅之一寇踵起又翦滅之至再至三而不可勝滅亂人轉徙於四方消歸無地雖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搖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懷戈矛入黠吏之囮驅民以凍餒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國之元氣已盡人垂死而六脈齊張此其候矣

韋澳者以藏身自固爲道者也異於貪進病國徼幸危身

之鄙夫遠矣。而不足以謀國。宣宗屏左右與商處置宦官之法。而澳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擇其中有識者與之謀。此其爲術也甚陋。澳之識豈不足以知此之非策。而云爾者。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太和之變。所以主辱而臣死者。李訓鄭注本無藉小人。舒元輿賈餗皆貪庸。爲朝野所側目。與宦官以機械相傾而不勝。其宜也。而豈宦官之終不可受治於外廷哉。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程元振嘗誅李輔國矣。王守澄嘗誅陳宏志矣。是以毒攻毒之說。前毒去而後毒更烈也。蓋宦官之亂國而脅君也。與外廷之小人異。小人誅則其黨亦離。能誅小人者。卽不必爲君子。而亦懲小人之禍以反其爲者也。若宦官則自爲一類。而與外廷爭盈虛衰王之數。其自爲黨也。一而已矣。勿論進而與謀。謀之必洩。祗以成乎禍亂。卽令抒心盡力。爲我驅除。而誅彼者卽欲行彼之事。天子恃之外廷拱手而聽之。後起之禍。倍溢於前。又將何所藉以芟夷之哉。故曰其術陋矣。夫天子而果欲斷以行法。誅不順之奄豎。正綱維以自振也。豈患無其術哉。外廷非盡無人也。卽如李文饒者。優游諷議。而解諸道監軍之兵柄。則使制此刑餘也。優有餘裕。而摧抑之以嚮於死。充位之大臣。則爲白敏中爲令狐綯。懷祿固寵之鄙夫。旣陰結內援。而不敢任誅鋤之事。使其任之。又舒元輿王涯賈餗之續耳。蓋其炫小明而矜小斷。以纖芥之嫌疑。爲轉眄之刑賞。其以爲愼吝器者。匹夫之吝也。其以爲察吏治者。老婦之聽也。佞人亟進。而端士離心。故僅一守正之韋澳。而惟計全身於事外。如使推誠待下。拔功業已著才望可委之大臣。修法紀以飭中外。乃下明詔。申太宗之禁制。廢中尉之官。以神策之軍授司馬。革樞密之職。以機要之務歸中書。奪其所本無而授以埽除之常職。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廷臣莫敢異議。百姓莫不欣悅。藩鎭莫不欽仰。一二懷姦之奄豎。何所挾以相抗。亦奚用屏人私語。若大敵之對壘。力不能支。思乘瑕而攻刼之乎。或曰習已成則其黨已固。奪之遽則其怨必深。環左右者。皆其徒也。伏獄械以求逞。宣宗所重慮者。未爲過也。夫惡惟隱而益深。故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發其所匿而正名之。則惡洩而不能再興矣。夫憲宗敬宗之不保其軀命。豈嘗斥而奪之。使激而成之乎。憲宗之弑。陳宏志雖伏辜。而未正其惡。敬宗之弑。劉克明雖授首。而未誅其黨。內外交相匿。而後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脅。宣宗於此。正告中外。詰先君之賊。申汚瀦之討。宣發其惡。顯然於天下之耳目。則使有今將之心。抑知其無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圖哉。太和君臣。惟不知此。是以伏兵殿幄。反受大逆之名。三相駢死於獨柳。非外廷與謀。而事機必敗也。乃宣宗之爲君也。以非次爲宦官所扳立。反以貽怨於社稷之臣。故懷私恩。忍重辱。隱而不能發露耳。是以韋澳遷延自免。而不能爲之謀。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繫也。

國無可用之人則必亡。國之無人。非但其君不欲用之。抑欲用之而固無人也。錚錚表見者。非迂不適用。則小有才而不足任大。如是者不得謂之有人。夫其時豈天地之吝於生才。以亡人之國乎。秉道行義。德足以回天者。閱世而一出。亦安能必其有。或賢智之士。宅心無邪。而樂爲君用。則亦足以匡亂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爲命世之英。此則存乎風尚之所移耳。故國之無人。惟賢智之士。不爲國

用。恬然退處以爲高。以倡天下。置君父於罔恤。於是乎國乃終以無人。夫一二賢智之士。不爲國用。而無損於當世。似未足以空人之國。使忘君父也。乃惟賢智之士立身無瑕。爲謀多臧。天下且屬望之。而以不爲國用爲道。其究也。置其身於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識。而推以爲高。於是知有其身以求免於履凶蹈危者。皆慕其風以爲藏身之固。則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於自全。賢止於不辱。志不廣。學不博。氣不昌。乃使數十年內。盡士類皆成乎痿痺泮渙之習。自非懷祿徼幸。依附亂賊而不慚者。皆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之人也。於是乎天下果於無人。而狐狸晝嘷。沐猴衣錦。倘誰與治之哉。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爲治也。而韋澳謂其甥柳玭曰。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貪名位所致耳。是其爲言。夫非賢智者之言乎。於是上欲以澳判戶部。且將相之。而浩然乞出鎭以引去。蓋澳之不爲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問以所可爲。則曰願相公無權。宣宗屏人語以將除宦官。則曰外廷不可與謀。其視國家之治亂。如越人之肥瘠。而以自保其身者。始終一術也。蓋於時賢智之士。周覽而俯計焉。擇術以自處焉。視朝廷如燎原之火。不可嚮邇。非令狐綯之流。容容以徼厚福者。無不戒心於謀國矣。此習一倡。故惟張道古孟昭圖之愚忠以自危。魏謩馬植之名高而實詘。姑試其身於險而罔濟。其不爾者。率以全身遠害爲風軌。故鄭遨司空圖營林泉以自逸。而梁震孫光憲羅隱周庠韋莊之流。寄身偏霸以謀安。其於憂世愛君之道。夢寐不及。而談笑不涉。天下惡得有人哉。宣宗之世。唐事猶可爲也。而何以人心之遽爾也。宣宗甫踐阼。而功著封疆。謀匡宮府之李文饒。貶死於萬里之外。其所進。而與圖政者。又於一言一笑一衣一履之閒。苛責其應違。士卽忘身以殉國。亦何樂乎受不令之名以謑辱哉。人君一念之煩苛。而四海之心瓦解。則求如李長源陸敬輿履艱危受讒謗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惟不得賢智之士固且以爲戒也。不亡何待焉。

安史作逆以後。河北亂。淄青亂。朔方亂。汴宋亂。山南亂。涇原亂。淮西亂。河東亂。澤潞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爲之根本也。唐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第五琦劉晏韓滉皆籍是以紓天子之憂。以撫西北之士馬。而定其傾。東南之民。自六代以來。習尙柔和。而人能勤於耕織。勤儉足以自給而給公。故不輕萌猖狂之志。永王璘劉展一妄動而卽平。無與助之者也。劉展旣誅。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勞。至於宣宗之季年。而後亂作。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李訥。越三年。而嶺南亂矣。湖南逐韓悰矣。江西逐鄭憲矣。宣州逐鄭薰矣。不謀而合。並起於一時。其稱亂者皆游惰之兵。非兩河健戰之雄。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以牧軍民。非割據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上。非所據而人思奪之者也。蓋於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在昔之日。軍興旁午。供億繁難。而不叛。大中之世。四海粗安。賦役有經。而速反。豈宣宗之刑民而無醉飽者使然哉。觀察使慢上殘下。迫民於死地。民乃視之如仇讎。不問而知李訥輩之自取之也。雖然。又豈非宣宗之縱蠹賊以害良稼哉。觀乎張潛之言曰。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減削衣糧。則羨餘奏於代移之際者。何從而致。蓋進奉者兵民之所繇困。而卽其所繇叛也。及懿宗

之初始禁州縣稅外科率而薛調上言所在羣盜半是逃戶故軍亂方興民亦相尋而爲盜裘甫之聚衆旬日而得三萬皆當年晝耕夜織供縣官之箕斂者也貨積於上而怨流於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黃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敗人國家不已酷乎夫宣宗之於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貪自己令狐綯父子黷貨於上省寺相師而流及郡縣塗飾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無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豈待狡童繼起始沈溺而莫挽哉於是藩鎮之禍且將息矣河北諸帥皆庸豎爾是弗難羈靮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視東南爲噬膚不知痛瀝血不知號之圈豚池鶩也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豈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積也弱者彊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懿宗

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略嗚呼是亦吹劍首者之一吷而已矣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董貫之勳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爝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則降不可殺即盡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衆也既不得爲良民而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乍息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既俘信烟波之永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蠭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離之耕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寧王式乃於裘甫之既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乍斂而睥睨於人閒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黃巢以起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擒而策勳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渠帥既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裘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綏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爲亂渠帥自誅衆志自競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彊弱之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則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爲將以白敏中之徒爲相居中而御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況康承訓之進沙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喦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區夏者也乃畏之如喦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喦矣裘甫方馘而懷州之民攘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使崔蕘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爲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吏何代蔑有一牓違其情而遽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既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之不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狺狺而起脅天子以爲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詰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喦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惟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惟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牧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宁之斧鉞即其疏脫而怨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大臣牧帥既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墨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

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遷。惡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褎然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許我矣。其黠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訐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很者不能自達。則聚衆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予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耰鉏棘矜。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盜。上使之盜。既盜孰能反之。蕩平哉。裘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榛。豈但如盜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之人心爲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傔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待削軍饟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鐫。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勳歷。爲嗜欲之谿壑。而白晝攫金。褫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恃以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輦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磬。而自詡爲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惟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蠱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之死。而費軍輿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苔於砌。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枵羸而不振。賊乘慠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爲賊掠奪。卽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窒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

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以敝襦敗甲茹艸啜飦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子之財於京邸一朝失守祗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計爲腐草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僇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囤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窖金而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况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温也而非温之能滅唐也温自起爲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爲之君時溥高駢以爲之將張濬崔允爲奥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温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僦居沙徼絕其窺覦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彊弱則自以爲僅可羼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温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泚同其銷歸唐卽不足以自存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閒與中國之兵相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戢之者乎龐勛擁數萬之衆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陀以千騎馳突其閒如薙靡草固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齏粉則唐之爲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藐爾之龐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惟我所爲而弗難下也又可知矣澤潞淄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中國之衆叛孤立弗爲捍衞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興目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彊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收爲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爲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温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卽不足以敵龐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異志則胡不請移鎭魏淄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拊勛之背承訓從汝毫以擣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鄙無謀以聽之熸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温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以爲允而矜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巖而流陳蟠叟于愛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温璋爲振州司馬。使仰藥以死。且寄恨於劉瞻而再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張道古皆死焉。温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嗚呼。生不逢時。而林泉可以養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下有黷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憤不自惜。將弗過乎。故傳春秋者。以洩冶不去而諫死。爲不合於默語死生之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譏矣。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冶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以大洩冶之死。爲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冶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已而諫者。有自伸其道。自不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圖存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爲臣者不忍其誤入於邪。而必檃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怒而必爭。君爲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性之清。不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爲士。仕其義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昏而固若汙濊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爲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而全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答上天生我之恩。無以酬父母。內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泑者。憤盈以出而不能緘。等死耳。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之死而無憾者。心爲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可救藥之時也。君即惟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之可也。蟠叟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然而去之。匪君是愛。固不可以爲心矣。夫洩冶當春秋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純乎爲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可也。四海一王。寰宇士大夫。共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胡。而即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爲心膂股肱者。皆草茅之士也。將誰諉而可哉。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尙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尙有財也。有司違詔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箠楚。食淡茹草。暑而披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既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徽纆之下。是蠲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急。盧攜痛哭陳之。敕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璽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忌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麕倚。若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饔餼。賓客之贈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妾。謫之於內。出門入室。無

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尙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讟勿論已懿僖之世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惟貨是崇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違詔旨不得不爲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爲之鉗服天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巵酒豋飧一縑一篋無可絕之人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郵遞戍屯轉漕之需且相迫而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恃朝廷之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銖算尺量盡輦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惟取已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偷心終不能禁之徼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僖之世三者備矣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爲有司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爲有司計而有司自爲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横故古王者之訓曰觀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觀善藏其用曰匿其觀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宣昭其迹勸爲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其匿之也非能取五兵之爲人用者遽使銷亡也聽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閒以自爲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銷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觀之矣雖觀之而固不爲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觀也是以其速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爲無用武之日唐見裘甫龐勛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爲不可戢之亂庸人無舒徐之識有所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事異情同其速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耰鉏棘矜以起後世知鑒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於亂其爲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團保甲爲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主具臣恃爲不得已之計述古昔稱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閉目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父縛其子而莫敢誰何鄉鄰又勿問也其爲彊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擊以相尋於私鬭豪右之長又爲之渠帥以號召奪樸民抗官吏大盜至則統衆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爲之君弗能綏民使弗盜也奉命於君以爲之長弗能衛民使盜戢也資民之食以爲將爲兵盜起殃民弗能捕馘使民安也乃取廛居井牧之編氓操凶器以與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

吏。國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衞。民瓦解。競彊不羣起而逐中原之鹿。尙奚待哉。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僖宗韋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謂夫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還以自賊而不可復撲也。盈天地之閒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爲其所生之本。故發而相害者果也。古今亡國之禍。惟秦暴殄六國。而天下怨。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草澤之崛起者足以相代。而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黃巾。而黃巾不能有漢。亡隋者羣盜。而羣盜不能有隋。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有唐。其爲火也。非不烈也。而爲雷龍之光。火井之燄。乍爾熚然而固易熸也。惟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尅也。發而尅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朱邪亡矣。邈佶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垂及於宋太宗之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尅。豈不信夫。如黃巢者何足爲深慮哉。裘甫馘矣。龐勛斬矣。王仙芝死於曾元裕之刃。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還自燼。奚能必尅也。沙陀據雲中鴈塞之險。名爲唐之外臣。薄效爪牙之力。而畜衆繕備。秣馬練士。收餘蓄。結韃靼。聚謀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閒。爲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共商擁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淵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爲順。或明爲逆。三世一心。羣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爲根本。雖欲拔之而必不勝矣。劉淵之在離石西河也。尒朱榮之在六鎭秀容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彊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爲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震矜之。使之睥睨四顧。熟嘗吾之肯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逐於四戰之地。而己徐徐以起。是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疲九州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生死。而亟求其安。夫惡知拊吾背。乘吾危以起者。火已得風。而薪必盡也。木資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有爽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

無忘家爲國。忘死爲君之忠。無敦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之節。而揮霍踴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著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啓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尤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天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西川拒羣蠻矣。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曾元裕王鐸者。舉望皆不能與之相伉。以迹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爲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爲其所據。即至入關犯闕。走天子。僭大號。而自關以東。自邠岐以西北。自劍閣以南。皆非巢有。將西收秦隴。而縱酒漁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

使駢收拾江淮。趨河雒。扼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掌上。而何藉乎逆壓懷姦之朱溫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唐可不亡矣。即不然而若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而若韓滉之在江東。息民訓士。峙芻粟以供匱乏。則溫與克用。且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二凶亦不敢遽逞其欲。唐亦可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有溫與克用。乘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淫。匹夫之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有三吳之財賦。有淮徐之勁卒。而繇後以觀。若錢鏐楊行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駢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偃蹇無聊。化爲妖幻。閉於閨中。邑邑以死。回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蠻中者。今安在哉。受制妖人。門無噍類。一旦而爲天下嗤笑。繇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矣。但言才則與志浮沈。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董賈亦有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撫流賊。乃至朱儁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束縛於董卓。亂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望。皆其不可與有爲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惟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大節。汾陽之靖亂。惟其有聞亂即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人君子。德切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怯。偶然奮起之小績。遽委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卽不能殲。亟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乃考唐之於功臣也。未嘗有醢菹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王。澤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僖無道。抑未嘗輕加罪於效績之臣。康承訓之貶。固有逗撓之實。非厚誣之也。朱邪赤心辛讜。皆褒然節鉞矣。巨容所云負人者。姦人之游辭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天憲矣。雖然。抑豈非爲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動其心。而使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有勳勞之日。使喻於利而歆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臣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惟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徼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脅一日之富貴。惡望其知有君臣之義。手足頭目之相衛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爲。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獎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爲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桀驁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有以服之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韃靼。語韃靼曰。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與公輩南嚮。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韃

韃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掌中。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決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陵唐室。終爲己有。夫豈姑以此慰韃靼之心哉。當李琢李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尚在江淮之間。唐室尚寧。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也。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韃靼也。故不難舍兩鎮以去。而北收韃靼。以爲己資。又遣李友金僞背己以降。而爲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忻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祕密而周悉。可舉琢一勝而幸其逃。弗能問也。赫連鐸乃欲賂韃靼以取之。爲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募雜胡三萬。睥睨偃蹇。陽不聽命。而曰若奏天子赦吾兄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韃靼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爲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韃靼。內有友金。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測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圍黃巢於長安而殲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息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圖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姦人持天下之矩。長以玩而收之。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睨九州。如囊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痹之病夫。黃巢朱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鸇獺。是之謂狠子野心。封豕之方伏。長蛇之方蟄者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諸臣戮力以效節者。惟鄭畋一人而已。畋以將佐不聽拒賊。悶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衆。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貢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衄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鞏固。卒使王鐸假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致忠勳之成效亦毀。則惟不明於用兵之略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遲回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虛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彊弱洞然於心目之閒。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略也。善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畋異是。唐宏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宏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爲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獷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欲未逞。其暌離之心未生。畋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衆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搏爪牙方張之鷙獸。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徂秦。收地二千餘里。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爲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衆。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爲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爲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爲脣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

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爲其土。無一民爲其人。無粒粟爲其饋餉。所倚爲爪牙者。朱温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爲羣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畋戢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雒扼同華以絶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淩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絶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宮闕。僭大號。有府庫。竊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疊。衆叛羣離。求爲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温即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徼邊鎮之爲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覬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畋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爲懷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勍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頹。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闗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筭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爲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尚不免於僨敗。況其忠貞果毅之不如畋者乎。用兵之略。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朱温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温之曲直亦奚足論哉。蓋克用温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兩立。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不能復興。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墮温與克用心目之中。温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温。又豈復有唐之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温之鋒刃。則温之篡也必速。然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爲賊初降。無功可紀。未得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爲衆所指攻。即逼天子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且沙陀之衆。爲克用效命也久矣。存勗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温亦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温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惟其襲殺之不克也。遲温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夫二人之曲直。亦惡足論哉。無克用而温之篡也不必成。成温之篡者。僖宗之昏。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濬崔允之徒。又多方以搆成之。抑且指沙陀以爲兵端。而唐君臣不恤於沙陀者。假手於温以成其惡。不然。則温且不能爲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固望爲田承嗣李寶臣而志已得矣。無温而克用之爲劉淵必也。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從韃靼以來歸。一矢未加於賊。早已矯僞詔。脅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爭山東。而三州皆爲俘掠。野絶稼穡。使不忌朱温之陰悍。則回戈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温賊耳。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儔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市虛名。而養叵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族而主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噬。皆

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爲虛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倫爲其綱。彝倫攸敘。雖有不善者寡矣。彝倫攸斁。其於善也絕矣。君臣者。彝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各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斁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則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爲趨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弒國亡。子孫爲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骴暴風日者。非必君之勦絕之也。自有勦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勦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彊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雒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稼穡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居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餱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於揚州。人以堇泥爲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爲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閒。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稼。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赤其族。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蠲稅也。額外科率也。榷鹽稅茶也。民輒疾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共主。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如蛙蚓。驚竄如麏鹿。餒瘠如鳩鵠。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視妻之彊摟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十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乍繫之苦。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爲大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爲主。舉天下狺狺囂囂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尙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爲直。以歌謠諷刺爲文章之樂事。言出而遞相流傳。蠱斯民之忿懟。以詛咒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閒。以干天和而獎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倫攸斁。橫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

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人哉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爲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爲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簒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爲民主可也黃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駢時溥陳敬瑄各極用其虐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爲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剝橫尸者動逾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閉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綦母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輦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尙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概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孑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覬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爲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爲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衞社稷之謂也視其血染溪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爲可矜也何也屠刈流離之民固非盡怨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啓數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爲民之主矣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非但草木禽蟲之怪也亡國之臣允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爲禍本大中以來白敏中令狐綯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叨無厭而已極然其爲人鄙夫耳未足以爲妖孽也草木之妖亦炫其華禽蟲之孽亦矜其異未嘗一出而即害於人及其後也草木之妖還以自萎禽蟲之孽還以自斃無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可致詰竭慧盡力冒險忘身甇甇熒熒惟以亡國敗家爲見長之地身爲戮族爲夷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爲妖孽而已矣張濬崔昭緯崔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遘杜讓能心知不可僶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失其精魄者也華歆郗慮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傅亮之亡晉以建宋也皆有爲爲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朱溫以簒唐之定計當張濬勸州牧以輸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挑釁於晉召禍於汴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簒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挾持而惟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不危生民之不死宗社危生民死則身戮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何爲狂迷之如此哉進而詳覈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

小才而思讎耳。貪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溫之或畏己或親己。以聳動天下而已耳。桃李不藥而乍榮於冬。蠹蠕無擇而遊於市。使天下知己之能爲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憂。嗚呼。人之如斯。晉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宗未自蜀歸之日。天下尙可爲也。鄭畋卽未能定亂。而慷慨忠憤。爲天下人望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非技癢熱中而貪高位也。僖昭之際。豈復得爲朝廷哉。河東叛。朱邪攘臂而仍之。岐邠搆難於肘腋。關以東朱溫時溥孫儒高駢李罕之朱瑾戰壘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當一縣令。卽爲宰相如鄙夫之志。欲安富尊榮者。何有於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爲荆棘犴狴。而不能一朝居。豈忍效濬昭緯允緯谿之奔騖如狂哉。蕭遘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爲者也。非愚也。狂也。是亦桃李之榮於冬。蠹蠕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熺。遘之扇之。相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遨尙矣。陳摶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退以免於汙辱。其尙瘥乎。又其下者。梁震羅隱孫光憲之寓食於偏方。而不爲亂首。更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韋莊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若張濬之流。竊衛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含毒起釁。以速君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

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卽今市井小人以汞與銅爲贗金銀。欺不識者。以讎其姦而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爲金者哉。土之可爲甓也。木之可爲炭也。米之可釀爲酒。鉛之可煉爲粉也。天下別無甓炭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若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賚桔梗以甘香之味。似蔘而固非蔘。煉硝石爲輕白之狀。似硇而固非硇。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姦窮不讎。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緜其秘。可以知其姦。可以知其陋矣。夫其姦以藏陋者。爲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畏死而得夭。貪富而得貧。則何如市井小人公然爲僞。雖伏罪而不至於死亡哉。且夫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爲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而易賫也。遂以與百物爲子母。而持以求償。流俗尙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石者乎。本不足貴。而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逮於塊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而族滅。蓋爲僞金以欺天下。鬼神之所弗赦也。要其術則市井小人爲鍛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朱溫李克用皆唐賊也。其爭欲篡奪之心。兩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爲名。以攻袁紹而勝。張濬奉天子倚朱溫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惟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河朔三鎭。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衆。

濬持兩端忌溫而撓之且恐昭義為溫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溫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繇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鎮收拾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許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敝而折之二寇之氣僨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其人也是以速亡乃繇溫克用而言之溫豈能為曹操乎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溫則賊耳凶狡以逞利人之鬭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敝乃以自雄其與張濬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搗晉陽之東北而溫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蓋其許昭宗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是張濬為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既亡己乃服羅宏信於魏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扼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之辜於天下而己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為我效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溫則務搆天下之亂而己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溫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綫而速亡於李存勗之手藉令溫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鎮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溫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溫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悖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溫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凶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霸業終以不成徒逞梟獍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溫賊也。非曹操所屑與後先者也國雖將亡猶有圖存之道臣雖甚逆猶有居勝之術兩俱不能而後使沙陀四姓交亂中國者數十年而契丹乘之意者其天乎

所謂智士者非乘人而鬬其捷以倖勝之謂也周知於得失成敗之理而避人之所競棄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左車欲扼韓信於險一戰之克耳非必能全趙也未足稱智也而說韓信以不戰而收河北民以寧軍以全保勝而服未平之寇則真大智之用也信能聽之以成功功歸信矣於西川淮南得兩智士焉王先成說王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勗說楊行密通商鄰道選守令課農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祇以成王建割據之資贊行密定霸之業也而救民於鋒刃之下以還定而安集之仁亦溥矣蓋所謂智者非挾機取捷之術而是是非非之準也挾機取捷以雠術於亂世一言而死者積矣害且伏於利之中矣是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惻隱之大用平英雄之氣順衆庶之欲功不速利不少而益无方者也此兩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爭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紜紜以起利害生於俄頃雖有英傑之姿目眩心熒貪逐於利害之小數而忘其大智者立於事外以統舉而周知之辨仁暴之大司悉嚮背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逐皆鶉鬬蜡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圜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為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

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枲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市於

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紝採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曰閉關以扼敵於枵乏言之似是而適足爲笑耳凡諸物產之爲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糶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支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斃哉卽有餒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糴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悖宰嚭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糴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糴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勦絕生人之命以幸災而徼勝天之所怒人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耕穫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欲不敗亡不可得已米粟者彼己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此又況其他餘於己而待讎之貨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生送死之具者爲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卽此尤百爲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之間則其讎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趨荒險之徑以私相貿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彊豪貴要於此府利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敵人結納之黨闌入已成乎熟徑姦民外告以腹心間諜交午於國中而莫之能禦夫且曰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不亦愚哉夫惟通市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勸織山海藪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寧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宄之徑亦塞利於國惠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爲也高勖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閒倉廩自實行密從之垂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頵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

藩鎭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尤甚於藩鎭昭宗疑目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衞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江晉以延矣康王南避宋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呼宅家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弒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知誰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駢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卽用其人人皆爲用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虞死於燕劉琮降於楚而先主可興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興於吳昭宗不早圖此而待分崩孤立之日合聚諸王於孤城擁烏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

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衆建之方隅。以與王室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爲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領節鎭。收士民。練甲兵。以爲屏翰。倘莫之能禦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河西爲邠岐所阻。不能達矣。卽欲散置諸王爲牧守。以留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闔室芟夷。時非可爲。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詫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爲覽存勗知誥之稱唐。而重爲李氏悲也。

兩國相距。而介其間者。輸敵情以相告。惟智者爲能拒之。闇於計者。倚之爲耳目。則大害伏於左側而不知。夫於我無大德。於彼無大讎。而蹈危機以與人勝敗安危之大故。不慮其洩。而禍必及己也。此則何心。不待再計。知其動於利而已矣。利者無往而不得者也。姦人窺之而知其微。因而持之而得其妙。利在此則輸彼之情以與此。利在彼則輸此之情以與彼。反掌之間而已。而不但然也。方其輸彼情於我。卽可得我情而輸於彼。必其輸我之情於彼。而後得彼之情以輸於我。操之縱之。陽之陰之。可以立小信。可以詫先幾。淨弋而獲以僥功。誇大其辭。容易其談以誘引。微示以利而導敵以實其言。於彼無怨。於此無罪。悠然於凶危之地。而無所忌畏。如是者得利於我。而卽得利於彼。一挑一引。迷亂人之大計。以迄於危敗。乃其利則已兩得之矣。此不待再計而知者也。言兵者曰。知彼知己。恃吾之知而已。其大勢如此。其要歸如此耳。惡用此囁嚅耳語。乍驚乍喜者哉。是以智者堅拒之。而不使亂我之耳目。自非懷忠感德。得當而爲內應者。與夫猝至不期。問而答者。勿容聽也。此兩敵相距。勿貳爾心之樞要也。而中國之用夷也。爲尤甚焉。與爲難者一夷也。介於其側伏而未動者又一夷也。則且兩持其命而蠱我以效順之忱。實欲傾我而姑與我通。以市利於彼。闚輸彼淨薄之情。以堅吾之信。我進則老之。我守則誘之。我大敗而不能責彼之相誤。至愚者詫爲祕密之機。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殘我邊疆。大則害及宗社。古今之庸主闇臣。墮其阱中者。敗亡相積。而傾覆之後。徒增追論之痛哭。使能早卻其游詞而絕之。豈至是哉。於是而王建之識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淺蠻。歲賜繒帛。使覘南詔蠻。反取賂南詔。詗我虛實。建絕其賜。而斬部將之與蠻交通者。自此羣蠻戢服。而終五代以迄宋。南詔不入寇擾。皆建之善謀善斷。以窒亂源也。嗚呼。豈徒守邊禦夷。阻關拒敵者之宜然哉。君有不聽令之臣。父有不若訓之子。上有交相構之友。順則綏之。逆則折之。存乎情與理而已。宵小居中。乘吾惡怒以居閒。而發其隱慝以相告者。皆樂人之禍以取利者也。旦此暮彼。遞相詗扇。固無恆也。以此而賊恩釀禍。如陳侯溺之於公子招。隋文帝之於楊素。身死其手。而猶以爲忠者。古今相積。不可勝道。則拒塞游說以一軍心。豈徒將兵者之宜然。而瑣續以塞耳目。又豈徒爲君父者之當愼哉。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威服天下。自桓文始。曹操襲其迹。因以篡漢。二袁呂布劉表不能與之爭。此姦雄已試之成效。

後起者所必襲也。乃克用連兵入寇，朱温方搆難徐鄆，而不問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劫逐天子，朱温坐視而不恤。李克用既討平之，乃聽蓋寓之言，不入見而還鎮。李茂貞犯順，昭宗如華州，困於韓建，全忠在汴，扣關以奔駕也甚易，而方南與楊行密爭，不一問也。及劉季述以無援之宦豎廢天子幽之，崔允召温以入，而尙遲囘不進，讓復辟之功於孫德昭；克用則方治城自保，而念不及此。何此二凶者置天子於三數叛人之手，不居之以爲奇貨，而善謀如蓋寓，亦不能師荀彧之智以成其主之簒奪，豈其智之未逮而力之不能也與？天下之理，順逆而已。順者，理之經也；逆者雖逆，而亦有逆之理焉。泝危難而上者，楫折牽絕而可濟，以其所沿之流，猶是順流之津也。夫桓、文之津，豈温與克用之所可問哉？桓、文定王嗣，反王駕，北討戎，南服楚，通諸侯之貢於周京，故召王受錫，而諸侯斂袵，誠有以服天下之心，固非温、克用之所可企及已。卽若曹操奮起以討董卓，幾捐生於滎陽；袁紹、韓馥欲帝劉虞，而堅於西嚮；退居許下，未嘗敢以一言忤天子也。獻帝爲李、郭諸賊所逼，露處曹陽，煢然一夫耳，漢室羣臣救死不遑，而奚問天子？董承、楊奉微弱而徒然驕蹇，操以禮奉迎，使卽一日之安，雖心懷逆節，而所循之迹，固臣主之名義，是逆而依理之順以行，以其初未有逆也。李克用以異類而懷野心，父子承恩，分受節鉞，忽動劉淵之逆志，起而據雲中以反；既敗而走，結韃靼以窺中國；幸黃巢之亂以闌入，寸效未展，先掠河東；黃巢困蹙已極，薄收收復之績；結王重榮以拊長安之背，流矢及於御座，公爲國賊而莫之忌；其偶勝岐、邠，斬行瑜也，天下固知其非爲國討賊，而祇以自雄也，乃欲襲義以奉天子，制雄藩，立敗之術耳，蓋寓知而止之，克用亦自知其非曹操矣。朱温則盜耳，王鐸無識而假之以權，掠擊自擅，無絲髮之功於唐室，若令遽起乘危，握天子於股掌，天下羣起而攻之，曾王行瑜、韓建之不若也，故温自知其不可，而李振、敬翔亦不以此爲之謀。假義者必有在己之義可託，身爲叛賊之魁，負大不義於海內，而奚託哉？故惟坐待人之亡唐而後奪之，其志決也。以勢言之，温與克用所亟爭者，河北也。河北歸汴，則扼晉之吭；河北歸晉，則壓汴之脊。劉仁恭、王鎔、羅宏信、李罕之、朱瑄、朱瑾橫亙於其閒，温屢敗矣，克用則危矣。藉令竭全力以入關中而空其巢穴，温入長安，則克用會河東以牽河北，渡河以擣汴，而温坐斃；克用入長安，則温率雒、蔡、山南以扣關，而燕、趙、魏、潞擣太原以拔其本根，而克用立亡。義不可假，名無可尸，而抑失形勢以自傾，故皆知其不可，且蓄力以求功於河北，置孤危之天子於狡豎奄人之手，使促之以亡，而後收之。是以劉季述之逆，温且遲囘不進；朱温之簒弑，李克用不興縞素之師。温利克用之逆，克用亦利温之弑，其情皆穿窬也，豈徒不能託迹桓、文哉？曹操之所爲，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故崔允已爲內主，李振諫使入討，温尙聊遣蔣元暉因允以謀，而自引兵嚮河中，置長安於緩圖，如此其不遽也。然且簒唐而僅得天下八九之一，不十年而遽亡，不能如曹操，則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傳之數世也。至仁大義者起，則假仁假義者不足以動天下，商奄之所以速滅也；無至仁大義之主，則假仁義者猶足以鉗制天下，袁紹之所以不能勝曹氏也。至於欲假仁義而必不得，然後允爲賊而不足與於雄傑之數，視其所自起與

其所已爲者而已。以曹操擬桓文。杜衡之於細辛也。以朱温李克用擬曹操。瓦礫之於碔砆也。此其不可強而同者也。

李克用按兵自保。大治晉陽城塹。劉延業諫其不當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賞以金帛。而修城之役。不爲之輟。夫自處於不亡之勢。以待天下之變。克用之處心擇術。以此爲謀久矣。其明年。朱温果陷澤沁潞遼。直抵晉陽城下。攻不能克而返。克用知温之志固思滅己。而後篡唐。抑知温之所急者在篡唐。固不能持久以敝我也。城堅不可拔。而温且折矣。李茂貞之劫駕。温篡之資也。温挾主以東而篡之。克用之資也。幸之以爲資。而克用之爲謀也尤固。身既數爲叛逆。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於篡。威望未張。又不能尸篡唐之名。以召天下之兵。遲回斂翼。置天下於不問。以聽其陸沈。而可謝咎以持温之短長。克用之狡也。然至是而克用爲稍循於理矣。修守備。休士卒。以自彊。而納李襲吉之言。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則不但李茂貞韓建輩之所弗逮。朱温亦遠出其下矣。訓兵務農者。圖王之資也。修城治塹者。保國之本也。劉延業惡足以知之。而曰宜揚兵以嚴四境。枵於內而張於外。亡而已矣。然而克用之賞延業者何也。其自保以觀變之心。不可令部曲知之。知之則衆志偷矣。延業能爲誇大之言。以作將士之氣。故賞之以勸厲士心。此克用之所以狡也。己不然而怒之。己所然而喜之。則庸人之所以危亡也。

王摶之爲相也。以明達有度量。見稱於時。觀其進言於昭宗者。亦正大明愷而有條理。似有陸敬輿之風焉。嗚呼。唐於是時。敬輿在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不能也。故不欲也。而況於摶乎。德宗多猜而信讒矣。然遇事能思。不至如昭宗之輕躁以無恆也。德宗之廷。姦佞充斥矣。然心存固寵。如盧杞裴延齡耳。不至如張濬崔昭緯崔允之外結彊藩以蠹國也。德宗之側。宦豎持權矣。然惡正導欲。如霍仙鳴竇文場耳。不至如劉季述韓全誨之握人主死生於其掌也。德宗之叛臣。交起縱橫矣。然蹶起無根。如朱泚李希烈耳。不至如朱温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於篡奪也。而德宗抑有李晟渾瑊馬燧之赤心爲用。故李懷光雖叛。不敢逼上而屏跡於河中。而昭宗則無人不起而劫之。曾無一旅之可依也。夫時異而勢殊。既如此矣。然則敬輿而處昭宗之世。君篤信之。且不能救唐之亡。況摶之於敬輿。其賢愚之相去。本非等倫。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許之也乎。敬輿之爲學士。筦中制也。一言出。一策行。中外翕然以聽。盧杞之姦。莫之掣曳。豈徒其言之得哉。有以大服其心者在也。摶之筮仕。不知幾何時。而一旦躋公輔之列。天下初不知有其人。則素所樹立者可知。德不如也。則威不如矣。敬輿於扶危定傾之計。規畫萬全。上自君心。下達民隱。錢穀兵刑。用人行法。皆委悉其條理。取德宗之天下。巨細表裏。一一分析而經理之。而摶則惟一計之得耳。其曰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是已。顧問多難何恃以漸平。則道亦窮矣。才不如也。則權不如矣。敬輿之得君也至矣。然逐盧杞吳通元。而敬輿仍守學士之職。匪直讓鄴侯於首揆已也。並竇參董晉而不欲躐居其上。摶德威不立。才望不著。一旦而立於百僚之上。於時天子雖弱。而宰相猶持天下之權。逆臣且仰其進止。固有恩怨交加。安危繫命之鉅責焉。不揣而遽任之。與頑鄙無籍之李谿朱朴旅進而不慚。是

亦冒昧榮名，不恤死辱者耳。以視敬輿之栖遲內制不易爰立者何如，節不如也。節不如而以任扶危定傾之大計，負且乘，致寇至，盜思奪之凶，其可免乎。人臣當危亂之日，欲捐軀以報主，援亡國而存之，抑必謹其進退之節，不苟於名位，而後其得也可以厭服姦邪之心。即其不然，身死國亡，而皎然暴其志行於天下。今置身其列，凝目而視之，居此位者，非崔允之逆，則朱朴輩之蠅營狗苟者，而屑與之並立於台座哉。且即其言而論之，以止昭宗之躁率，置宦寺於緩圖，昭宗弗聽，惑於崔允以召禍，摶乃伸其先見之明耳。然令如摶之言，養宦官之姦，姑任其惡，又將何所底止邪。激李克用之反者，田令孜也；成韓建之惡，肆囚主之凶者，劉季述也；通李茂貞以劫駕者，韓全誨也。至此時而宦官與外鎮逆臣合而相尋於禍亂，唐不亡，宦官不自趨於殺盡而不止，安得有外難平，而以道消息之日乎。其言似也，而又驗，雖然，抑豈有可採之實哉。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偓乎。偓之貶也，昭宗垂涕而遣之。偓對曰：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斯聞者酸心見者裂肝之日也，而偓不仰藥絕吭以死於君側，則偓疑不得爲捐生取義之忠矣。然而未可以責偓也。君尚在，國尚未亡，無死之地，而時方貶竄，於此而死焉，則是以貶故死也，匹夫匹婦之婞婞者矣。偓去國而君弒，未幾而國亡，偓之存亡，無所考見，而不聞絕粒赴淵，以與國俱逝，此則可以死矣。建文諸臣所以爭光日月也，而偓不逮。乃以義審之，偓抑可以無死也。僞命不及，非龔勝不食之時；而謝枋得賣卜之日也。湮沒鬱抑以終身，則較家鉉翁之談經河上爲尤遂志耳。紂亡而箕子且存，是亦一道也。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不死者，時之不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昭宗反辟，劉季述伏誅之謀，偓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摶請勿聽崔允之謀殺宦官以賈禍，允怒而誣殺之，偓爲昭宗謀，亦云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此曹不可盡誅以起禍，其忤允也與摶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偓草制，偓堅持不草，中使曰：學士勿以死爲戲。茂貞曰：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綫耳，而守正不撓，季述不能殺，崔允不能殺，茂貞不能殺，非偓可取必於凶人之見免也，偶然而得之也。乃偓之終不蹈死之機，則愛其生以愛其死，固有超然於禍福之表者也。姚洎之將入相也，謀於偓而偓告以不就，爲人謀者如是，則自爲之堅貞可知矣。蘇檢欲引爲相而怒曰：君奈何以此相汙。昭宗欲相之，則薦趙崇王贊以自代。其時之宰相，皆汴晉邠岐之私人，樹以爲內主者也。權雖倒持於逆藩，而唐室一即一離之機，猶操於宰相。尸其位則已入其彀中，而姦貪之小人趨入於阱中，猶見榮焉。此所謂死之機也。偓惟堅持必不爲相之節，抑知雖相而無救唐亡，祗以自危之理。且知雖不爲相，而可以盡忠，惟不爲相而後可盡忠於主之勢。故晉人不疑其黨汴，汴人不疑其黨岐，宦官不疑其附崔允，允不疑其附宦官，立於四虛無倚之地，以衛孤弱之天子，而盡其所可爲，疑忌淺，怨毒不生，雖茂貞且媿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而惡亦息矣。此其可生可死，可抗羣凶而終不蹈死之機者也。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

僞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

宰相數易則人皆可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爲天子之漸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陛相躡者也下廉夷而上陛亦陵唐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替其家嗣裴炎傅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宗當僖宗喪敗之餘彊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濬孔緯劉崇望崔昭緯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允鄭綮李谿陸希聲王摶孫偓陸扆朱朴崔遠裴贄王溥裴樞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彊臣脅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宗輕率無恆任情以爲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一事之成而營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爲天下所姍笑猶自矜特達之知鍊覆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識闇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爲愛憎自取滅亡固千古必然之僨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饜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寧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以覬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僖宗以來天子屢披荆榛兩都鞠爲茂草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曾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曾不足當李林甫令狐綯之傔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鎭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詈一旦有變則天子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族或斥遠方而斃於道路此諸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鬻之鼎而思嚌其滴瀝乎故蘇檢欲經營韓偓入相而偓怒曰以此相汚誠哉其汚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黄蕗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以自立耳無以自立而寄身於炎寒之世局當墊教之始則以利名爲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爲津矣一涉仕宦之塗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黄扉火城堂食人擬爲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來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幽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旦雞鳴有不可自昧之惻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爲聲響目見之而但爲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即也嗚呼士若此而猶不以宰相爲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崇朝鼎食且僥於此日其能戒心戢志如韓偓者凡幾人也世亂君昏正其逞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興行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尙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定也

昭宗爲朱温所劫遷流離道左發間使求救於李克用王建楊行密是垂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悼而已夫三鎭者其可以抗朱温遏其篡弑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者乎使三鎭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温也則温亦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之無成温稔知之故遲回而待之今日則熟審彼己之形勢目中已無三鎭知惟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温邪豈一日忘温者昭宗

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卷甲疾趨，豈待閒詔之求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太原，澤潞邢洺之不遑恤，其必不能踰太行以嚮汴雒明矣。王建北倚劍閣，東扼瞿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用者兩川之士著，不能出穴以鬭者，如之何其能與彊暴之朱溫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溫矣，而舟楫之利，失水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新得朱瑾兗鄆之餘衆，騎兵稍振，而瑾又溫所魚肉之殘耳。且使出汝亳而西，討錢鏐乘其東陲，馬殷乘其南界，田頵之徒又從中而訌，進不利而退失守，爲溫之擒而已。是三鎮之力，不足以進取，爲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責望三鎮，夫三鎮又何足以言哉？克用之思奪唐，其與朱溫先後之閒耳。委唐之亡於溫，以嫁不道之辜，而己徐起以收之，克用之懷挾久矣。浸令其力可任，假密詔以興師，勝溫而挾天子，亦溫之於茂貞也。況乎其處心積慮之固不然也。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招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顧彥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陽出兵以掠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洮鞏臨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源本之思，以效桓文之勳乎？克用，狄也；王建，奄宦之私人也；不足援名教以望之，所固然矣。然昭宗妄億而號呼，猶有說也。沙陀承恩三世，李國昌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逋逃朔漠，赦其誅族之辜，而賜以國姓。王建隨駕奔蜀，負璽以從，艱難與共之君臣，親若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唐固篤恩義以爲之君，當危急之秋，迫而呼之，非過望也。若夫楊行密者，於昭宗何有哉？高駢據千里之腴壤，一矢不加於賊，而坐擁富貴，土芥其人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秦彥、孫儒競起爭奪，血流盈壑，彌望蒿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王都，目未嘗見宮闕，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草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梁之於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爲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爲，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何德以及行密，而望其爲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抵觸兇人，爭一綫之存亡哉？如曰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湯武且有慚德矣。項羽不弑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時變，唐可再興，則爲竇融；唐不可興，則爲尉佗；而但不爲梟獍之爪牙，斯已足矣。既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效死，而昭宗又奚望其援己哉？故三鎮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固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勢之所必然者也。屠門之悲號，不如其瘖矣。

昭宣帝

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溫殺清流沈之河，未殺清流也，所殺者非清流也。信爲儒，則嬴政固不能坑之矣；信爲清流，則朱溫固不能殺之矣。溫誠誅鋤善類，不遺餘力，而士大夫無可逃之彀中邪？乃於韓偓弗能殺也，於司空圖弗能殺也，於鄭綮亦弗能殺也，又下而爲梁震、羅隱之流，且弗能殺也。凡此見殺者，豈以身殉國而與

唐僭士者乎抑求生於暴人之手而不得其術者耳天下
不知其誰氏之士天子不知有幾日之生情逆而恣咆烋
者睡朦之良味道人無賴而充班行者醉夢之眉目疑鬼
猶且施施然我冠子佩旦聯綴以充庭夕從容而退食若
此之流謂之清也則誰復爲濁流邪朱温爲之主李振爲
之輔必殺也明天子在上賢執法在列亦未可貰而弗誅
也游於濁而自炫其清斯所謂靜言庸違者四裔之投其
可宥乎而歐陽永叔謂裴樞等惜一太常卿不與伶人使
其不死必不以國與人過矣晉宋齊梁之護門第唐人之
護流品其膚榮擽要之習氣耳門第流品橫互其肺腸而
怙衆以喧呶仰不知有君父俯不知有廉隅皆此念爲之
也王謐解璽綬以授桓元不欲自失其華族耳樞等不死
勸進朱温者豈待張文蔚楊涉哉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
序則人人可奉之爲天子矣忠孝之存去名位之重輕則
清濁之大界也非永叔之所知也
彊國非安天下之道而取天下之彊摧殘之芟夷之以使
之弱則天下之亂益無已故警天下之力於不試不見其
彊而自不可弱者王道也國方弱而張之相獎以武健而
制之以其方使聽命者霸功也因其彊而彊之莫之能戢
而啓其驕亂之所自生也畏其民之彊而摧之夷之乃至
殄滅之以使弱則既以自弱而還以召亂無彊無弱人皆
可亂則天下瓦解而蠭起以相殘禍之最烈者也戰國之
彊也天下以亂嬴政惡其彊而思弱之既弱六國之衆並
其豪傑內之民銷其兵刃疲以力役彊者虔劉殆盡而耰
鉏棘矜之徒以起椎埋黥配之夫尸王號而長吏民天下
一無可畏而皆可畏矣民乃爭趨於死而莫之救矣唐之
亂藩鎮之彊爲之也藩鎮之彊始於河北而魏博爲尤魏
博者天下彊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
屯兵黎陽定爲永制而東漢以彊故其民習於彊而以弱
爲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驕桀
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爲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
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爲藩鎮之戎首幽燕滄
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彊扼大河以互塞河南
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爲天下重久矣廣
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汴晉交
呑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且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又
至屈於汴晉而爲其僕隷恃此也羅紹威以狂騃豎子聽
朱温之蠱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千家於是而魏博爲天下
弱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貽幽辱危亡也哉
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驕氣
僨張無問彊弱也彊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
藻聚萍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譸張而蠭起以不可遏
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惟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
有彊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憚焉天下皆弱而驕固不可
戢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既無所憚何人不可踴躍以
爲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温之計得於是一時
割據之雄相獎以爲得計曰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吏軍
卒而殺之惟恐彊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温存勗交爭之世
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猝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晉
天下而皆弱矣勿待彊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於是而
割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恃以挺張空拳者皆專
未相以號呼楊李與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龑鍾傳馬希

尊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覇婦人之衣繡以爲歎輪伐空山之曲木以爲戈矛或以自帝或以自王或以自覇而石敬瑭嬴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塞之孤雛且褒然宅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以覇也即與羣盜齒曾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臘爭雄長皆無憚而自詫爲劉項孫曹也風淫草靡乃進契丹而爲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逵之下曾是撫有果毅彊禦之衆而可屠割俾盡以啓不量力者之驕悖乎紹威之愚朱温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彊者先殲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

昭宗雖暗不足以圖存而無淫虐之慝足以亡國朱温起於羣盜凶狡如蛇虺無尺寸之功於唐而奪其三百年磐石之社稷乃盈天下世胄之子薦紳之士建牙分閫之帥無有一人感愴悲憤不忍戴賊以爲君者而獨得之丁會會之帥澤潞也温脅昭宗授之旄節則固温之私人而於昭宗無恩禮之孚倚爲腹心者也帥昭義者六年温拔潞州而授之乃聞昭宗凶問帥將吏縞素流涕幸李嗣昭之來攻而降河東曰雖受梁王舉拔之恩誠不忍見其所爲蓋漢宋之亡忠節不勝書而唐之亡也惟此一士耳或曰克用亦唐賊也去温而即克用奚愈焉曰會於此時無可歸矣以獨力而思討賊昭宣帝刀俎之餘肉無能輔矣保境以自固汴晉夾焉而必不可以終日則兵民且殲於凶人之刃乃在温篡弒未成之日則克用之去温也無幾在温弒主之後則克用猶未有此滔天之逆而相依以自全焉可矣不北面以推戴弒君之賊爲佐命之勳臣而身亦可以無辱矣項羽殺韓王而張良歸漢韓王不死於項羽漢抑豈能分天下以王韓者歸其爲我報君父之讎者則雖不能存我故國而志亦可以伸況乎篡弒之賊覆載不容之大憝雖有其心未有其事君子可許其改而弗亟絶之則克用可歸會亦舍此而奚歸乎知有君而爲之哀知其賊而不爲之臣天下無君而聊以謝黨逆之罪志士忠臣之處此亦如是而已唐之亡盈天下而惟一士也會奚讓焉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

合稱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與安祿山等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之小夷郭威攘竊無名故稱名周主榮始不與謀篡逆之受命爲嗣而有平一天下之志故稱周主愈於□盜之流要之皆不足以爲天子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隸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鎔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雒也若云汴雒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据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即許朱溫以代唐則尤奬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惟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惟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簒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稗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龑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紜紜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昪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尚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爲共主乎□□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彊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劫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

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夔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尚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彊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哂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闒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駾之東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幷之未嘗恃硜硜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戎狄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燼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府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耳至於爲唐士以閱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尙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之閒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已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詼諧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

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涓既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鶩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揜。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況裴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温哉。張顥徐温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横不在曹操朱温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吼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顥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釋。惟其羈靮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奚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夷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卽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蜂蠆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閑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斂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郗慮柳璨。無所施其蠚螫。操温之篡。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求。可求不爲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爲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噂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於梁。易繒纊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惟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惟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輦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卽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繒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

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與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汴晉雖雄。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己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彊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彊悍之最。羅紹威愚騃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膂。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衆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衆。忌勝己而惟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黄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疊骿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童子。知其爲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陘以撫趙魏。而僞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彊以自弱。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閒哉。溫之亡。不待羣雛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噀之以水。而燄乃益騰。惟天下之至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燄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因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爲鏐也。馮涓之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爲建也。鏐與建猶可與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尙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置之不論之科。尙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況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涓之說。以義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旦爲天子而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徼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暱。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搏也必蹲其足。禽之擊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尙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爲

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既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彊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辟擧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孤處河東。鎭定之交未固。朱温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騃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鎭定疑而河中起。擣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爲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彼楬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蹶。天怒人怨者。必見絶於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蝡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絶其使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啓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秉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爲我驅除。或惡已窮而俟申吾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訾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勇而悖怒。智而詐諼。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往貿。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興。毫釐之差。亦相懸絶矣。

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温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爲立國之規者也。其略用士人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不永。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兇虐。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之也。其辭必遜。且踏韋之性素爲守光所狎。而左右宵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爲然哉。其更事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吝糧賜也。而道不言。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雲之聚散。真所謂讒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也。其所議之帷帟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雝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倒背亂於鬭屎。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藏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剿絶。無有如朱温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揜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予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尒朱榮高洋

安祿山之所不為者。溫皆為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尺土。粒米寸絲。不為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邠岐。東不逾許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兗鄆。橫亙一線。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略。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詔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叚凝為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已矣。而既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釁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剸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耳。平一海寓之略。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滅朱溫父子。定汴雒。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為者。其在淮南乎。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渥弒。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雎毫以行天討。尚誰望哉。行密者。尚知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之僅以斬將搴旗為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己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其所恃者無有。以勇名者。人以勇禦之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為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為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衆。無譎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哉。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遑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吾本。養吾氣。立於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授我以勝。而我不勞。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惟此

也故牧誓之戒衆也惟申以步伐之法作其赳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但用兵爲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況乎君子之守身涉世以出門而交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夷狄之彊也以其法制之疏略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駤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艸習射獵忘君臣略昏宦馳突無恒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昏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投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交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彊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既爲其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爲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死以爲單于用匈奴自彊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啓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爲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非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彊匈奴即以安漢也女直之陷汴張瑴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真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煇煌赫弈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弃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爲沐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爲天子此唐亡以後五十餘年之定案也巖既已知之矣而又擁海隅一曲之地自號爲帝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之瑣瑣者冒宰輔之榮名鄭綮曰歇後鄭五爲宰相時事可知矣而終就之然後乞身而去則亦歸田之相矣自知之自哂之復自蹈之苟徼一日之浮榮爲天下僇爲天下笑而已矣嗚呼人可不自念也哉於人則智自知則愚事先則明臨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自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勿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桀紂方繼世以守禹湯之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資其號令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密而爲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爲君無道而欲爲師無勇而欲爲將帥無學而欲爲文人曰天下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爲之詎不可哉始而慙繼而疑未幾而且自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鑒於流水者固無定影也童子見伎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有愛之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纘禹服。武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祗台。必師湯者其聖敬也。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尙書錄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爲一得之賢。可以爲萬世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生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足法也。何其好善之量不宏。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爲之。遂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人。誠足以喪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王建割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一時僭僞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爲王者師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史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喧騰於廷。閒諜已輸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爲而不敢洩者。不得不寄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密使。而不救其弱喪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懲貫之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爲韓岳之宗主。而張俊劉光世之儔。莫敢不聽命焉。秦檜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哉。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尙書。與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取法。而吾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籍天下言治者之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皆所弗恤。石敬瑭廢之而速亡於契丹。庸徒愈乎。

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繇是江淮曠土益闢。國民兩富。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北不踰淮。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浹旬在道之久。無越山閒水之難。則所輸粟帛。無黴敝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輓經時之費。無耗蠹賠償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涯。上之受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不利也。且於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貿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閒。無銅鉛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海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哉。惟然。而不可以爲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涸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數倍。漂流浥壞。重責追償。山積藪藏。不堪衣食。謂齊邱知誥爲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以盂斛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不待哂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鬻蔬之子。以甕貯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之長。據陳言而信爲良法。若此類者衆矣。困天下以自困。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溫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溫念離亂久而民困。因鏐之懼。戢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

譪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謂溫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爲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惟殺是甘。羣起以相爲流轉。乃習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醇疵。以爲其感動之遠近。苟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楊行密是已。當行密之時。朱溫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旣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旣以殺人爲樂。民亦以相殺爲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爲固本保邦之謀。屢勝朱溫。顧且晝地自全。而不急與虎狠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領。以授之徐溫。溫乃以知全民之爲利。而歆動以生其不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火延。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皆靡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於李煜而幾爲樂土。溫之所謂樂者。人咸喻焉而保其樂。溫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浮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爲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仰不見有天。俯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凶。惟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七日而反。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溫有是言。以留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溫。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羣有司衆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視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卽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爲之漁獵。下吏因之以讎其貪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毒詛呪。乃至叩閽號愬者。惟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自生。下吏旣與上官爲鷹犬。復代上官受縲絏。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將責上官以嚴糾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爲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劇。其餽獻也彌豐。惟瑣瑣簞豆之闒吏。吝纖芥以封殖。參劾在前。而不恤顧。其爲蠹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愼守官廉。偶一不檢。而無從置辯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憲者之所容糾也。惟嚴之於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隸。皆喙息而不敢逞。若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炫明察以照窮簷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遼闊也。此受誅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大。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難知也。居中司憲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難知也。飭佐潔身於臺端。而天下無貪吏。握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者。止在一人。愼之於選任之日。獎之以君子之道。奚必察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訐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之受賕。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

徐知誥也可謂知治本矣

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勗得傳國寶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勗而使長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立邪則朱溫簒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噤不一語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簒國次之簒者北面稱臣而又攘奪之之謂也若夫故主已亡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末減矣使沙陀滅逆賊定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沙陀即不能然而承業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氏爲沙陀欺天下之囮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脅贅疣之君奉神器以歸己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不免於鴆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剚其胸存勗之果成乎簒弑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袞冕不已慘乎躁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欺天之名義承業奄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勗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簒弑之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伏隱慝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必斯言也夫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卽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惟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伏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游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衆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鎭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覿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惟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叱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鎭直視爲銜官天下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槁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

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温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雜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閒。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絶則絶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擬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椓。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爲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熺之爚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爲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略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奚以明其然邪。麏之走也捷於虎。卒爲虎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爲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己而內熒。於是內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蹙之使自斃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來。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澶鄆懸隔千里之外。閉以趙魏。潞州叛。澤州陷。太原內蹙。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兵者。必且舍澶鄆以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掣。而踉蹌以返。王彥章之流。躡其跡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勗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惟惜裴約。而棄若贅疣。急攻楊劉。疾趨汴雒。一戰而朱氏以亡。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鷙。必不敢遽爾合圍。不憂歸師之夾逼。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測吾之所爲。膽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爲撓我之令圖。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襲梁都。夷友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略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謂存勗爲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略可以不傾。則姑置之而縱橫游衍。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之善地。即安心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周梁師都之侵犯。以亟攻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志士忘其所已能。志量之不齊。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哲。昧此者愚。豈徒用兵爲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惟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遽窮乎。智則未有不窮者也。項羽不足以持敗。一摧於陔下。遂憤恚失守而自刭。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戢悻悻之怒。渡江東以爲後圖。韓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衆。閑羣雄。更起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處勝。故勝則必傾。一也。

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爲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喻於君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有爲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爲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爲下江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服數千里之疆土。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天下定。成大業者。在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惟定體之不立故也。敗則惟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汔止。羽存勗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必有。相爲圜轉而不可測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覲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閒。大憂大喜之所乘。聲音笑貌。傳其搖蕩無主之衷。傾敗卽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中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爲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己副之。名爲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鎭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爲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衆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於閫外。上挾冢嗣。下結衆將。相倚以安。冀可遠讒人之怨。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佞交加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腴土。成大功。媢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喉嗌。況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躡鍾會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罹衛瓘之網羅。而弗能辯。誅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釁。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爲王建而爲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無西鄉之憂。其爲存勗謀也。亦可謂工矣。而不知蠶叢一隅。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劍閣。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於山。嗣源即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何似擅河朔之富彊。拊汴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遏邪。畏虎豹之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圜垣之右。使其嗌攫。而崇韜不知也。朱邪氏之寇深於腹心矣。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殺崇韜者繼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鎭撫諸將而定蜀者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抒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也。繇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彊止逆弭妬消嫌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己以立於危亂之中。則猜主佞臣與震主之權。皆翕伏於鎭定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爲永鑒已。

受命專征。伐人之國而滅之。大功之所歸。尤大利之所集也。既已據土而有國。其蓄積必饒。既已有國而又亡之。其黷貨而寶珠玉也。必多藏以召奪。且其權貴納款。欲免誅夷而徼新寵。其爲賄也。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其爲大利之所集也必矣。大功不可居。而非不可居也。曹彬與平西蜀。獨下江南。而任兼將相。世享榮名。大功灼然在己。而豈容遜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且夫功成而上爲主忌。下召人疑者。惟恐其得衆而足以興也。十夫之聚。必以豚酒。蠱民歸己。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餽贈兵甲芻糧之費。必以家藏。藉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橐蕭然。遊士無所覬而不躡其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歆其惠。應門皆樸樕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忮臣。亦諒其不足有爲。而坦然信之。左右佞幸。亦知其無可求索。而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亦何不逌然於曠夷之宇哉。諸葛公曰。淡泊可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既已忌之矣。哲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置之死。而滅蜀之日。貨寶妓樂。充牣其庭。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必不可

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爲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矣。漢高帝之入關也。秦併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塡委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爲封府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鉤金尺帛之留。然而旣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漢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已糜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徒。蕩然一虛枵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上埒於漢。宋則坐攟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昶李煜劉鋹之積。受錢俶空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憂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下爲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恆見有餘。而用以舒而自裕。開創之主。旣挾勝國之財。爲其私橐。愚昧之子孫。規規然曰。此吾之所世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其天下。而任之貪窳之臣。貪者竊而窳者廢。國乃果貧。則虐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者旣輕於縱欲。吝者益競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敝於泥土之中。乾沒於戚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卒有水旱。民塡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惟恐所司望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蹙額以告匱。惡知有天下之爲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以爲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其軀命。況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有也。國亡身戮。更留此以爲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侈吝也。李存勗之爲君。郭崇韜之爲將。斗筲耳。以利相怨而交蹈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以言。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飾爲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言。行固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飾利。假仁以飾忍。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衆論搖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閒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僞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源當郭崇韜李存乂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朱守殷戒以震主之勳。勸爲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奚以知其言之從心。而非中懷毒螫。姑爲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勗耽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旦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闇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有以知其無可奈何之下。惟宅心鎭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鎭。擁兵而待亂。受命討鄴。乃從容以去。惟無求去之心。故廷臣得以推轂。存勗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也。則當其正告守殷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无妄之災。獲隕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一言也。充斯言也。即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

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蓋亦知天之所佑。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口口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睫之紛紜。不爲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僭僞之主。有取焉者。惟嗣源乎。苻堅拓拔宏僞飾以誣天而罔人。其善也。皆其惡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爲之說曰。吾知命也。有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爲之說曰。吾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源者。信之真。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非僞也。朱守殷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生之際也。乃置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遑。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爲諸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既不能保其腰領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以自容。敬瑭所爲持其肯綮要以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嗣源之昧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強使舉兵也。豈果盡忠效死。戴主帥以定大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擇地而發。雖名天子。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王延翰也。亦無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嚮。可奪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熸。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豈有長存之理。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禍必止於他人之屋。敬瑭輩部曲偏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爲弋獲乎。康義誠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蓋亦如史憲誠朱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聃。無以自主。荏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溫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溫之虐也。存勗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一矢。不需旬月。而即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旦北面而夕黼扆。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霾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即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徼於播遷之貧。而恃爲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貢有涯而取無藝。龐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掊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首剜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爲致禍之

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即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為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惟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齪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簞笥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既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褻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獎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為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守不敢奉其壺飧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竿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啓漁民之禍哉且三代之衰也天子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者塞源惟恐不嚴耳通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宜乃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濫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趙鳳諫止之曰術者妄言殺人滅族多矣偉哉不易之論也殺人滅族者就謀逆不成者而言鳳有所諱而偏舉之耳謀而成則李存勗斃於一矢焚於樂器以亡國矣謀而成至於亡人之國不成則以自滅其族固多有之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而時之可乘力之可亂者尤不數有則術者之害疑於未烈若不必嚴斥而厚禁之也雖然奚必如元豹之許嗣源以貴不可言導以反逆而後為天下禍哉舉古今盡天下通士庶苟信術者無不受其陷溺而蔑天理裂人倫趨利而得害圖安而得危無有不然者也故王制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夫術者志盡於衣食非有大慝焉而使服上刑不已過與乃觀其惑民之流害所極而後知先王之法以正人心維風教齊民以禮而全其恩義誠至矣哉星相也葬法也壬遁時日也火珠林觀梅河雒之數兆也鬻之以受愚人之濡沫乃使婚者失其配偶居者去其樂土死者暴其骴骼兄弟相疑以相害鄰里相軋以相吞獄訟繁興殺傷相踵生人之禍至此而極非殺之何足以當其辜哉然則殺人滅族之禍非徒圖謀不軌者為然身以之殺族以之滅

而不知者多矣。身幸不殺。族幸不滅。而冒昧以趨於禽行。則盡古今天下之愚者胥然也。善推趙鳳之言。以極其情事之必然。術者之可畏。有如是哉。解縉庖西封事。請廢大統厤。建除宜忌之文。以絕術者之源。誠卓論也。鳳與縉非能知道者。而秉正以拒邪。守先王之典訓。賢於蔡西山遠矣。

王環爲馬殷攻高季興。大敗之薄江陵城。斂兵而退。謂荆南爲四戰之地。宜存季興以爲楚扞蔽。策之善者也。季興雖存。不能復爲殷患。而委靡以苟存於吳蜀汴雒之交。以閉隔長沙。而不受兵。故殷得以保其疆土。雖然。藉此而圖固本自彊之術。息民訓兵。以待天下之變。則雖大有爲焉可矣。無以善其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以安旦夕。則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殷之陋也。非環之失計也。天下當戰爭不定之世。所甚患者。受天下之衝。以犯天下之難。力未完業不及遠。驟得勝而扼吭挾脊。以召敵之攻。其敗也。可立而待。而愚者幸之以居功。越之與楚。不相及也。句踐滅吳。而後越受楚兵以亡。契丹滅。而女直之禍中於汴。女直滅。而蒙古之禍中於杭。皆弱不自量。撤藩籬而欣幸以召攻者。夫豈但弱者爲然哉。齊桓公而知要衝之地。不可爭也。姑置江黃爲不侵不叛之國。以隔楚。則陳蔡鄭許。可以安於北嚮。急收江黃。授楚以兵端。而二國滅。於是楚一伸臂。而旋及於泗上。無所礙矣。彊弱之積。非一旦之復。偶然之勝。非持久之術。故曰。地有所不爭。非散地之謂也。散地者。敵視之如贅疣。而我收其實利。得之也可以厚吾力。而不犯敵之全力以相逼。惟夫南北之襟喉。東西之腰領。忽爲我有。而天下震驚。得則可興。失則必危。興者百一。

而危者十九。竭吾財。殫吾力以保之。一仆而瓦解。策士無識。乃曰。此要地也。所必爭者也。不揣而聽之。致死以爭之。可爲寒心矣。善用王環之謀。以養吾全力。使彊敵相忘。而可大得志於天下。惜乎。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爲怯而已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

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自號爲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強市於民。則尤不仁之甚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秋稅二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鬻麴者以輸稅。其稅之也何名。至於鑄農器者。不耕而獲農人之粟。哀此貧農。輟饔減衣以博一器。而又爲冶人代稅。二者橫征。而後農民之苦。日積而月深矣。作此俑者。其情易知也。居於上而號爲帝王。則民皆惟吾所取。而無不可得也。而工賈善爲規避。則取之也。勞心力而不能必得。惟農民者。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舍稼穡而無以爲生。人雖逃而田不移。田即蕪而額固存。宗族里井苟在籍者。皆可責以代輸而無可避。奚暇問名之所宜。實之所允哉。簡易便捷。懸桁楊以擬其項背。取盈焉而已矣。造麴鑄器者。居羸以宴處。而經年不見麴稱貸以買器者。俯首而惟其箕斂。嗚呼。是尙有所控告乎。乃爲之說曰。畝五錢耳。二畝三錢耳。無大損於民。而合以成多。哀哉。日益之。歲增之。不見多而已積矣。至不仁者。自矜其得利之易。合併以責之田畝。此法一立。相仍者累積而不已。明主弗能察也。惠主弗能獨也。延及數百年。而戶口

鹽鈔桑絲錢息車船木竹之稅一灑散之於田畝瘖不能言蹇不能去坐受工賈山澤之征習焉而莫測其所以皆自嗣源始之孰謂嗣源爲有仁心而幾於小康乎

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瘳不能謀國而許之以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李嗣源胡人之錚錚者耳其簒奪也年已老矣驕奢淫泆之事以血氣衰而且息於是或一言焉有恤民之辭閒一念焉有蘇民之志乃其所託國者則安重誨也夫重誨之姦與忠勿論而舉生殺予奪一任其喜怒脅持其主以鉗制羣僚激董璋孟知祥而惟恐不爲禍先其主厭之而不戢上下胥切齒怨之而不憂碎首橫尸而不知禍之所自發其謀身之愚也如此而嗣源所與託國者則重誨也流血濺於宮庭攘奪懸於眉睫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其可得乎當其時天地閉龍蛇爭固乏賢矣然文臣則如任圜之盡力以憂公張文寶之秉禮以重國趙遠之見禍於幾先武臣則如康福之外遷而宣力姚洪之抗節以致命善用之皆可以任大而重誨媢疾以閉之嗣源弗能用也孫晟韓熙載且南走吳以思反噬夫豈無人哉以權謀與同起者親之以蠱獷與相叶者狎之故久知重誨之惡而復與相持泣下詹詹之智得國而已窮呴呴之仁昵愛而難割乃至從燦血重誨之刃爲從珂乞命於重誨而幽辱無聊血允之不保尚能推惻隱之心以施於邦國乎且非徒重誨也重誨誅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而進姦頑且出重誨右矣而後國以必亡民之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尙曰可以安民也哉嗚呼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絕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忘其身之死亡則無復念人宗社之存亡任一往之氣乘須臾之權何不可爲也愚者日與之居臭味相移則念偶動於慈柔而輒爲中沮己在陷溺之中何暇援人之溺也風慾稍艾虐政稍蘇暫覺其有小康之德而身死國亂孼子悍壻狺爭於中而契丹乘之以入皆自重誨啓之嗣源召之一言一事之惠澤杯水之於車薪孰能許之以仁邪

仁者有生之類所必函也生者上天之仁所自榮也故曰本立而道生仁動於天厚植於心以保其天性之親於是而仁民愛物之德流行於天下人道之生也於是而傳世永久之福垂及於百世天道之生也於吳越錢氏有足深取者錢鏐與董昌爲流匹起羣盜之中其毆人爭戰戕民逞志屈志逆賊受其僞冊與高季興馬殷劉巖王延政孟知祥互有長短而無以大異則爝火之光宜其速熸耳而延及宋世受爵王廷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猶爲華族子姓蕃衍徧於江東夫亦何道而致然哉仁莫大於親親非其私之之謂也平夷其心視天下之生皆與同條共貫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爲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於物理而但還驗其心之所存與所必發者而已均之爲人而必親其親者誰使之然也謂之天而天未嘗詔之謂之道而道亦待聞於講習辯說之餘矣若其倏然而興怵然而覺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謂仁也人之所自生生於此念而習焉不察耳釋氏斥之爲貪愛之根乃以賊人而絕其類韓愈氏曰博愛之謂仁言博也則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則其愛也弛矣有人於此可生也亦可殺也見爲可生而生之也快見爲可殺而殺之也亦快卽見爲不可殺而卒不能不殺也則亦置之矣至於父子兄弟卽不容已於殺

而必感然以終身如其見爲可生。則必不如他人之惟力是視。盡吾道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窮。而父子兄弟之仁。則不以窮而妨其愛也。惟不仁者。舍其約以務於博。即有愛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溥。如其窮矣。則視父子兄弟。亦博愛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殺之又奚不可哉。故與人爭名。名不兩歸而殺心起。與人爭利。利不兩得而殺心起。乃至與人爭國爭天下。勢不兩立而殺心愈熺。嗚呼。漢文帝之賢也。且以尺布斗粟。致不容之怨。況下此者。於是而曹丕劉彧高湛陳蒨。自不欲全其本支。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斬。天道之不忒。仁不仁一念之報焉耳。朱友珪李從珂僭主中國。爲不仁之倡。而徐知誥馬殷之子孫。相效以自殄其族。夫此數不仁者。抑豈無愛以及人哉。愛之無擇而窮矣。視其屬毛離裏者。皆與天下之人物無以異。無妨於己則生之。有礙於己則殺之。墨釋之邪。韓愈氏之陋。實中於不肖者之心。以爲天理之賊。不可瘥也。而錢元瓘獨全友愛以待兄弟。錢鏐初喪。位方未定。而元瓘與兄弟同幄行喪。無所猜忌。陸仁章以禮法裁之。乃不得已而獨居一幄。其於元璙也。相讓以誠。相對而泣。蓋有澹忘富貴。專致惻怛者焉。故仁風扇而天性行。施及宏俶。羣臣廢兄立己。衆將不利於其兄。而宏俶以死保之。優游得以令終。自古被廢之主。昌邑而後。未有能如是者。孝友傳家。延於弈世。亦盛矣哉。推其源流。皆元瓘一念之仁爲之也。此一念者。愛之所凝。至約而無所窮也。非墨釋之所與知也。

天人之際難言矣。饑饉譌言日月震雷百川山冢之變。詩詳舉而深憂之。日食地震雪雹星孛石隕鷁飛之異。春秋備紀而不遺。皆以納人君於憂懼也。乃其弊也。或失之誣或失之鬼。其誣也。則如劉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區分而鑿證之。變復不惟其德而惟其占。有所倚而多所貸。寬猛徇其臆說而政愈淫。其鬼也。依附經義。以亂祀典。如董仲舒土龍祈雨之術。徒以褻天而導淫祀。長巫風。敗風教。則懼以增迷。人事廢則天固不可格也。夫爲誣爲鬼。既以資有識者之非笑。於是如康澄者。乃爲之說曰。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譌言。山崩川涸。蟊賊傷稼。不足懼也。王安石之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亦此而已矣。夫人主立臣民之上。生殺在己。取與在己。興革在己。而或益之以慧力。則才益其驕。或相習於昏虐。則淫蕩其性。所資以息其敖辟。而納於檃括者。惟懼之一念耳。故明主之於天下。無不懼也。況災異有凋傷之實。譌言乃播亂之媒。饑饉繫生民之命。而可云不足懼乎。民情何以定而譌言永息。餓殍何以甦而饑饉不傷。三辰失軌。川決山崩。當其下者。沴氣足以戕生。凶徵足以召亂。何以鎮撫而不逢其害。豈徒懼而已哉。又豈如五行志之隨徵修復。自詡以調燮而安其心。春秋繁露之媟用術法。苟求營禱而亡其實哉。夫仲舒子政。惟不知懼而已。謂天地鬼神之可以意爲迎合。而懼心忘矣。誠知懼者。即澄所謂畏賢人之隱。畏民業之荒。畏上下之相蒙。畏廉恥隳而毀譽亂。忠言不進。諂諛日聞者也。惟其懼之在彼。而後畏之在此。天人之應。非一與一相符。而可以意計揣度者也。一懼而天在人之中。萬理皆繇此順矣。澄何足以與於此哉。王安石之學。外申韓而內佛老。亦宜其憯焉而爲此無忌憚之言也。孔子曰。畏天命。詩春秋見諸行事。非意計之能量久矣。

銀夏之亂。終宋之世。勤天下之力。困於一隅。而女直乘之以入。其禍自李彝超之拒命始。彝超之地無幾。亦未能有戰勝攻取之威力也。而負嵎以抗天下。挾何術以自固而能然乎。天下而已裂矣。苟非有道之主。德威足以服遠。則有無可如何之人。操甚卑甚陋之術。而智勇交受其制。高季興以無賴名。而孤立羣雄之中。處四戰之地。據土不亡者兩世。彝超亦用此也。而地在絕徼。爲中國之所不爭。士馬尤彊焉。欲殄滅之。其可得乎。中國之亂也。十餘年而八姓十三君。倏興倏廢。彝超父子。無所歸命。亦無所抗衡。東與契丹爲鄰。又委順以爲之閒諜。不但此也。中國有反叛之臣。無論其成與不成。皆挾可左可右之勢。而利其賂遺。薄侵邊鄙。而不深入以犯難。討之則城守堅而不下。撫之則陽受命而不來。如是者。雖大定之世。未易治也。而況中國無君之天下。尤得以日積月累而滋大乎。是與荊南高氏。彷彿略同。而情勢異。中國之雄桀。鄙夷而姍笑之。乃不知其竊笑羣雄者之尤甚也。夫其爲術。抑有可以自立之道焉。季興以盜掠諸國之貢享而得貨。彝超以兩取叛臣之賄賂而收利。其以繕城郭。修甲兵。養士卒者。皆取給於他國無名之餽遺。而不盡苦剝其民。則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匱。君子以大義裁之。則曰。此盜術也。然當生民流亡憔悴之日。僭竊以主中國者。方日括民財。以養驕卒。以媚黠虜。用逞其不戢之凶威。至於釜甑皆彊奪以充賞。而季興彝超奪彼不道之餘。以蘇境內之民。則亦苟焉自全之便術也。惡亦淺矣。季興所處。必爭之地耳。不然。與彝超均漸漬以歲月。雖宋全盛之天下。得韓范以爲將相。亦累立而不可下矣。彝超斂兵聚利。爲謀已深。李嗣源位未固。勢未張。遽欲挑之。其將能乎。徒以益其強固。而爲百餘年之大患已耳。制無賴者。非大有爲之君。未易易也。

李從珂之入篡也。馮道遽命速具勸進文書。盧導欲俟太后命。而道曰。事當務實。此一語也。道終身覆載不容之惡盡之矣。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紾兄臂。無妻而摟處子。務實而不爲虛名所礙耳。故義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天理之閑。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教。名之爲用大矣哉。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爲不仁。子路以正名爲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名爲緩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會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況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邀榮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實也。無事更爲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內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若盧導者。心搖而無所執。理不順而無能守。然幸有此一念之羞惡。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廢立。故欲調停掩飾。以稍蓋其惡。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奪。則亦實之僅存者耳。道乃併此而去之。不滅盡其實而不止。嗚呼。豈徒道之終身迷而不復哉。此言出而天下顛錙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面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猥亡賴。趨利耽欲之情。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顙。顧欣然自得曰。吾不爲虛名所說也。親死而委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牆而盜鄰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胥爲禽獸。尚何嫌乎。但務實而不知有名者。犬豕之食餓以得飽也。

麋鹿之聚麀以得子也。道之懸浮於紂。禍烈於跖矣。道死而擿之者起。顧未有窮其立念之差。於務實之一言者。於是李贄之徒。推獎以大臣之名。而世教愈亂。亦憯矣哉。

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而夫子贊之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乃所謂密者。難言之矣。緘之於心。杜之於口。籌慮既審。擇老成能斷之士而決之。一言而定矣。不審於此。囁囁嚅嚅。兩三促膝。屏人竊語。夜以繼日。而但不令人知其所言者何事。則戈矛叢於牆陰。猜防徧於宇內。何成之有哉。速敗而已矣。宋文帝以君臣私語。徹旦不休。而逆子推刃。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贇盧文紀等密談。而敬瑭速反。皆自謂密而以召禍者也。夫子固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竊竊然密談。盡日而不已者。非言語乎。使其言之於大廷而衆聞之也。其機亦止此而已。終日言而人不知其何所云也。然後雖一欬一笑。人皆見爲深機。是以兩人閉戶下帷。婦姑附耳之智。敵羣策羣力之交加。其不相敵久矣。今日言之。他日更言之。所圖度者。未見之施行。則姦雄抑窺其言愈多。而心愈惑。無能爲也必矣。故密者緘之於心。杜之於口。審慮而決以一言。必不以竊竊之談。相縈聒者也。石敬瑭之必反也。可撫而服之。一言而畢耳。可討而定之。一言而畢耳。以廓達無猜撫敬瑭。而敬瑭無辭以起釁。以秉順攻逆討敬瑭。而敬瑭亦無挾以爭。若疑若信。若勇若怯。計其所密謀者。皆迂疏纖曲。以茅縛虎。以油試火之術耳。而後從珂之死亡。終不可救。宋昌拒周勃之請閒。而中外帖然。斯則善於用密者與。

劉知遠之智。過於石敬瑭也遠甚。拒段希堯趙瑩移鎭之謀。而亟勸敬瑭以反。其情可知也。當其時。所謂天子者。苟有萬人之衆。萬金之畜。一旦蹶起。而即褎然南面。一李希烈朱泚之幸成者而已。范延光趙延壽張敬達之流。智力皆出知遠下。而知遠方爲敬瑭之偏裨。勢不足以特興。敬瑭反。而後知遠以開國元功。居諸帥之右。睨敬瑭之篡。而即睨其必亡。中州不歸己而奚歸邪。嗚呼。人之以機相制。陰陽取與。伏於促膝之中。效死宣力。皆以自居勝地。而愚者不悟。偷得一日之尊榮。以亡其族。亦可愍矣哉。知遠之於敬瑭。楊邠郭威之於知遠。一也。楊邠貪居於內。自速其禍耳。敬瑭不知倚知遠爲腹心。愚已甚也。知遠知邠與威之將效己。而不早爲之防。事勢已然。未可急圖也。知遠早殂。不及施葅醢之謀耳。使天假以年。邠威之誅。豈待郭允明哉。然而樹劉崇於晉陽。以延其血食。則知遠之智。果遠過於敬瑭矣。稱臣納土於契丹。知遠固爭不可。亦自爲計也。故繕城治兵。屹立晉陽。以觀變而徐收之。李存勗之後。其能圖度大謀以自立者。惟知遠耳。而終不能永其祚者。雖割據叨幸之天子。亦不可以智力取也。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惟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軟。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禍無□。人胥爲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爲敬

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爲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爲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爲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意以戴口族爲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惟以曲媚契丹。爲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曷厓山之禍。習爲固然。毀口口之大口爲口口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彊可用爲咎。亦僅傾臬捩雖徼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正名義於口口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口口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之嚆矢與。

貴奚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富尊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席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爲徒。後世相傳爲笑。身危而如臥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爲庶人而不可得。則亦無可欲之甚者。然且耽耽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鬼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姪舉向他人之刃。其未即死者。非焚則戮。一如狴徙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官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允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襲優俳之袞冕。抑無其纏頭酒食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既號爲天子矣。因而有宰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眉睫。亦優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顗李愚劉昫趙瑩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爲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辱。乘氣運之偶及。遂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姍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既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鬬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爲墟。收被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爲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爲相。而居然相矣。人惘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即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楊光遠且欲甘心焉。荼毒已盈。卒縊殺於張彥澤之半組。計其徼契丹之寵。自號爲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劉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千年之口口。以博德光之一語。旦書記而夕平章。何爲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即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持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魂馳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臧世之令錄參佐也。而塗炭九州。口口千載。如

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偶之主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墦。非是而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而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溫飽以終身。維翰即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掾史。即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足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乞邪盜邪。[illegible]虞邪幾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下（自石敬瑭稱號之年起）

契丹之於石敬瑭。爲勞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鈞。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衆議。惟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爲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閒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類有偉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篡者。惟蕭道成蕭衍與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衆怨以興。而爲節儉寬容之飾行。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卷之淫虐。敬瑭一庸駑之武人。杳不知治理爲何物。資婦勢以得節鉞。其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崇義劉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之不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卽與之四海一王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況此岌岌搖搖。不寧不令之宇。僅守國門以垂旒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饒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譟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於前而不能詰。劉知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蓋惴惴焉臥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爲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謂爲天子者。惟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而已。故三鎭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爲。則契丹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賓將逼汴州。從官洶懼。而桑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傅圍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閒。有一契丹隱護其脰領耳。而藉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卽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允以斬。則維翰之謀。適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人奬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怍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爲大夫者。萬人以上。蓋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遞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況大夫。惟是宮刖劓墨之刑。不使吏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爲刑。亦重矣哉。匍伏之。肉袒之。隸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汚辱之下。將復有君子哉。王曦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訣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曦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杖。臣不受也。曦不能屈。黜之爲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世北寺之獄。殘掠狠藉。廷杖之辱。號呼市朝。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爲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爲冠冕之望者。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爲君言。抑爲士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卽以辱

國。蹕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愼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以尙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耶盤水加劍之禮。人道尙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閒物耳。惡足以測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爲己先驅也。三鎭兵起。敬瑭問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彊臣。而倒授之生殺之柄。非其主剛嚴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瑭以呴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恣其淩轢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偏加於將相。而可獨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淩之。以亂其心志。故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敬瑭。戢兵以衞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惟感知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覺者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爲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遠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爲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爲之拜請。感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張也。范延光楊光遠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收之也。不待勞矣。契丹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獻割地稱臣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己之難乎其奪之豎子之手也。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溫以來。許其有志略而幾於豪傑者。惟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君。將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窮。其可攘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昪出兵。以收中原。而昪曰。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固國之圖。昪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爲人所乘。圖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爲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因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爲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爲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義在長民而已。長民者。固以保民爲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爲重。域外之爭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爲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爲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以力爭者也。李昪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爲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齊之亡。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即令幸勝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勍敵。東啓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爭起。外成無已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亘立於中。以攖衆怒。危亡在旦夕之閒。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惻悱。而民受其賜。以延生理。待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

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徐溫李昇予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笑其無賴。而視王曮劉龑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況江南之奠殘黎。使安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乎。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爲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爲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有其恆產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而起爲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爲患。其惠天下。利亦溥矣哉。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萊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卽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閑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窳。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衆矣。石氏之亡不亡。奚足爲有無哉。卽以石氏論。稱臣稱男。責賂無厭。醜詬相仍。名爲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斂中國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於郊。將吏灰心。莫爲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肩。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維翰實亡之。而奈何使延廣代任其咎也。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瑭從之。二人以往。惟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早。吳巒王權或死或貶。而不甘爲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剸敬瑭之首。刲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步。爲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孱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咎之以折囗囗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眞不可敵。而以鴻毛試爐火哉。敬瑭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幣。乃敢舉兵南嚮。然且偉王敗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戚城。而溺殺過半。慟哭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洲。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

救皇甫遇慕容彥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衆潰如山崩棄其奚車乘駝亟走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懼氣亦熠矣而延廣罷去留守西京悲憤無聊惟自縱酒桑維翰固爭於重貴復奉表稱臣以示弱然後孫方簡一叛大舉入寇而重貴爲俘繇此觀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廣何咎而維翰之貽害於中國促亡於石氏其可以一時苟且之人情頌其須臾之安而貰其滔天之罪哉韓侂胄挾鷹犬之功殺忠貞逐善類惡誠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敗天也得失人也或成而敗或敗而成視其志力而已宋卽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圖後效乃以挑釁渝盟爲侂胄之罪然後人心靡國勢頹至於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亡決侂胄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爲大帥知有戰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乎

石敬瑭起而爲天子於是人皆可爲而人思爲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爲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爲惟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爲天子而思反敬瑭之爲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汙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瑭輩等倫者也今且責知遠之擁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彊與不相上下而交懷忮害之心桑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恆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必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瑭遠矣爲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與爲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衰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瑭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穀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揜桑維翰媚虜以虔劉天下而自殺其軀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重貴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擯契丹以全□□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人者惟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維□紀未全□也固不可以爲□□主也

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餘萬之降賊使各安於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干橐矢之後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移之則夫習於獷悍狃於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鉏之勞使之工賈不屑錙銖之獲朵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夢寐寄於行閒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卽如螽蝗之蔽日無有能禦之者矣河北自天寶以來民怙亂而不安於田廬久矣魏博之牙兵已殲不能懲也石晉置天威軍而不可用遂罷之乃雖不可用而躍冶之情仍其土習則一動而復興罷之亦問其何所消歸邪而抑不爲之處置無賴子弟業已袴褶自雄於鄉里無有餘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能離爲盜而已矣梁暉起於相王瓊起於澶其起也契丹

掠殺之虐激之卽無契丹之掠殺亦安保其爲并牧之馴民乎敬瑭父子之爲君虛中國以媚虜縱驕帥以稱兵而草澤之姦能朝耕而暮織乎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國無教不足以化獷戾之俗自非光武則姑聽其著伍以待其氣之漸馴而後使自厭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爲之所劉知遠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氣以漸思本計自是以後盜乃漸息集之也故賢於散之也

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衆卽潰君卽死國卽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其後宋奪柴氏而尤易亦迹此而爲之耳劉氏之代石晉也以視陳霸先而尤正二蕭石郭皆懷篡奪之謀與叛主之甲知遠雖不救重貴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貴已見俘於契丹石氏無三尺之苗裔可以輔立者中原無主兆人樂推而始稱大號以收兩都逐胡騎然且出兵山左思奪重貴不克而始還若是者宜其可以代興而永其祚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翰先王親親以篤天倫而枝幹相扶之道卽在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先王尊賢以共天職而心膂相依之道卽在焉漢唐之興其親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爲侯王者固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呂之一德而居中爲宰輔者固不可亂也劉氏起於沙陀以孤族而暴興承祐之外僅一劉崇父子而威望不能與郭威楊邠史宏肇相頡頏擧國之人知孤雛一禽而其宗熸矣郭氏亦猶是也柴氏雖有宗黨然不能正名爲皇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攙他姓以代之孰相難者而又何勞再擧乎親不可恃天也則庶幾恃有賢輔以左右之耳知遠之命相竟求之於軍幕執筆之客佐天下賤之惡之狎而蔑之倏起旋滅無爲太息者尤無足怪矣故劉氏之亡亡於蘇禹珪蘇逢吉之爲相王章之爲三司使也是郭威楊邠史宏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四年而劉氏之廟蕩爲寒灰尙誰拯哉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非君則天不能息其亂相非相則君不能保其國開國承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棄不能一朝居矣二蘇從幕中賤士躐輔弼之榮卽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其待四年而亡猶晚矣郭氏之相雖德不稱位而范質李穀之視二蘇則雲泥也是以後亡而承祐旣滅劉崇猶能保一隅之祀者數十年愈於郭柴之頓斬則同姓存亡之故也親賢之得失國祚之短長豈不一如符券與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嚮推戴之臣楊邠史宏肇王章雖死郭威擁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遽欲以一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繫天下之治亂哉楊邠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此擧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彊臣擅兵以思篡奪者相沿成習無有寧歲久矣朱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閱效之躪起或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紀當其使爲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爲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授首而主臣蹀血以競雌雄敗則族勝則帝皆徼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

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生死之柄。況其煢煢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乎。自楊邠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一旦伏尸闕下。如圈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姦。若當門之草。故郭氏之興。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柴氏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爲掀舉。邠章宏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邠章宏肇之誅。而後樊愛能等之辟。伸於俄頃。而衆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爲幸。宋之中外載寧者三百載。嗚呼。業允明之不量而亟殺權臣也。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飛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詰。楊邠史宏肇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足以存乎。劉氏即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寧可小息乎。邠章宏肇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寧之始也。劉承祐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耳目口體之各有所適。而求得之者。所謂欲也。君子節之。衆人任之。任之而不知節。足以累德而損於物。雖然。其有所適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則亦屬厭而止。而德不至於凶。物不纍其害。君子節情正性之功。未可槩責之夫人也。況乎崇高富貴者。可以適其耳目口體之需。不待損於物而給。且以是別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則如其量而適焉。於德亦未有瑕也。天下有大惡焉。舉世貿貿然趨之。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溢乎耳目口體所適之量。而隨流俗以貴重之。所謂寶器者是已。耳目口體。不相爲代者也。羣趨於目。而口失其味。體失其安。愚矣。羣趨於耳。而目亦不能爲政。則其愚愈不可言也。寶之爲寶。口何所甘。體何所便哉。即以悅目。而非固悅之也。惟天下之不多有。偶一有之。而或詫爲奇。於是騰之天下。傳之後世。而曰。此寶也。因而有細人者出。摘其奇瑰以爲之名。愚者歆其名。任耳役目口四體以徇傳聞之說。震驚而豔稱之曰。此寶也。是舉五官百骸心腎肺腸。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以貴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嗚呼。其愚甚矣。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權。則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產以求易之。或且競之於人。而戕天倫。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高富貴者。則虛府庫。急稅斂。奪軍儲。以資采覓。流連把玩。危亡不繫其心。殃必及身。非虛語也。乃試思之。聲音可以悅耳乎。采色可以娛目乎。味可適口。而把玩之下。四體以安乎。于闐之玉。馳人於萬里。合浦之珠。殺人於重淵。商周之鼎彝。毀人之邱墓。豈徒累德以驕淫哉。其貽害於人也。亦已酷矣。從吠聲之口。蕩亡藉之心。以禍天下。而旋殃其身。愚者之不可致詰。至此而極矣。郭氏始建國。取宮中寶器悉毀之。盡萬億之值。碎之爲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其本與泥沙也無以異。不留之於兩閒。以啓天下之愚。亦快矣哉。夫豈徒寶器爲然乎。書取其合六書之法。形聲不舛而已。畫取其盡山川動植之形。宮室器服之制。知所考倣而已。典籍取其無闕無譌。俾讀者不疑其解而已。晉人

之字。宋元之畫。澄心堂之典籍。盡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好尚之良法也。

閉糴以殺鄰國之民。至不仁也。徒殺鄰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趨於貧。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飢。周通糴以濟之。二者之惡去矣。其後復大旱。民度淮爭糴。李氏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周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予。夫禁舟車而但通負擔。則所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負者。死相積矣。郭氏方有吞併江淮之計。不欲資敵糧以困之。自謂得算。而不知此斗筲之智。徒損吾仁而無益也。旱飢卽至於縣罄。豈有餒死之兵哉。所餒死者民耳。立國則必有積儲矣。卽不給而民之僅存者。嚴刑迫之。無求不得也。又不給而坐食於民。或縱之掠奪而不禁也。則使其主多糴以爲軍食。亦以紓民之死爾。禁舟車之運。勿使糴充軍食者。亦適以重困其民也。豈果於救民者之所忍爲乎。卽以制勝之策言之。兩敵相壓。豐凶各異。所隔者一衣帶水耳。淮南之民強欲糴者。轉鬭而北。不可禁禦。飢瘠瀕死。睨飽食之鄉。欲與爭一旦之命。死且不恤。弱瘠無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繼。彼且令於衆曰。誓死一戰。則禾粟被野者。惟吾是飽。而兵之奮臂以呼。爭先而進。以自救死亡。復何易捍哉。無德於民。不足以興。積怨於兵。則足以亡。晉惠公閉糴而秦師致死。身爲俘囚。大有爲者。不與人爭一飢一飽之利鈍也。故惟深研於人情物理之數者。而後可與盡智之用。全仁之施。郭氏固不足以及此。爲德不永。而功亦不集。惟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區區之算奚當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於無法。則民無以有其生。而上無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將治也。則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已亦有守以謀其生。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後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啓亂。然亦當草創之際。或矯枉太甚。或因陋就簡。粗立之以俟後起者之裁成。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國紛然不定之餘。爲之開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後漢人寬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齊宇內。五胡蕩然蔑紀。宇文氏始立法。繼以蘇綽之緣飾。唐乃因之爲損益。亦猶是也。自唐宣宗以後。懿僖之無道也。逆臣盜賊。紛紜割據。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不固。天下之無法。至於郭氏稱周。幾百年矣。唐之善政。無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則相沿而日以增。蓋所謂天子者。彊則得之。弱則失之。所謂宰相者。治亂非所任。存亡非所恤。其令於民也。桎梏之以從令。漁獵之以供軍。如此則安望其有暇心。以問法紀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幕客而宰相矣。則其所爲庶司百尹郡邑長吏者。舉可知也。其薄涉文墨者。則亦如和凝之以淫詞小藻。取譽花閑而已。及郭氏之有國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後爲之君者。可曰吾以治民爲司者也。爲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徒竭我之財。輕我之生。以爲之爭天下者也。夫郭氏之法。固不可以與於治者多矣。其寬盜一錢以上之死也。罷營田賦賦民而使均於民賦也。除朱溫所給民牛之租也。皆除民之大蠹而蘇之。亦救時之善術矣。若其給省耗於運夫。則運者甦。而輸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訴。而弗能簡良守令以牧民。則姦民乍戢。而州縣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訟牒不能自書。必書所倩代書者姓名。以懲教訟。而訟魁持利害以脅人取賄。姦民益恣。而弱民無能控告也。其除賣牛皮者之稅。令田十頃。稅一皮。徒寬屠賈而移害

於農。加無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圖治而亂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蓋其爲救時之善術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別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簡而生弊者。則皆制一法以飾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爲尤。雖然以視蕩然無法之天下。則已異矣。君猶知有民而思治之。則雖不中而不遠。民猶知有法而遵之。則雖蒙其害。而相習以安。蓋郭氏懲武人幕客之樵蘇其民。而任其荒蕪。標掊克之成格。以虐用之於無涯。於是范質李穀王溥諸人進。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於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機焉。樞密不能操宰相之進止。宰相不復倚藩鎭以從違。君爲民之君。相爲君之相。庶幾乎天職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竇儼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故曰。天下將治。先有制法之主。雖不善。賢於無法也。漢承秦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師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及兩漢。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習之已久。亦弗獲已壹志以從之矣。損其惡。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寧。惟夫天下方亂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趨於下。而盡喪其善者。浸淫相襲。使袴褶刀筆之夫。播惡於高位。而無爲之裁革者。於是雖有哲后。而難乎其頓改。害卽可除。而利不可卒興。此湯武之繼桀紂。與高皇帝之繼胡元所以難也。有法以立政。無患其疵。當極重難反之政令。移風俗而整飭之。以康兆民。豈易言哉。上無其主。則必下有其學。至正之末。劉宋諸公修明於野。以操旋轉之樞待時而行之。其功豈淺尟乎。

無子而立族子。因昭穆之序。爲子以奉宗祀。自天子達於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爲尤重。異姓者。不得爲後。大法存焉。春秋莒人後鄫。而書之曰滅。至嚴矣。乃事有至變者焉。則郭氏是已。郭威起於卒伍。旁無支庶。年老無子。更無可立之羣從。柴氏之子。旣其內姻。從之鞠養。而抑賢能可以託國。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榮亦將孰託哉。旣立宗廟。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神雖不歆非類。而豈自我餒之乎。故立異姓以爲後。未可爲郭氏責也。或曰。威無同姓可立之後。知榮之賢。引而置之將相之位。以國禪之。而不改其族姓。倣堯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堯而祖文祖。祀亦可弗絕也。曰。時則上古。人則聖人。在位者則皐夔稷契。而後舜禹之受禪。天下歸心焉。乃欲使篡奪之君。擾亂之世。彊藩睥睨。以思弋獲之大位。取一大賢以下之少年。遽委以受終。庸詎得哉。舜穆四門。敘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猶猖於廷。三苗猶叛於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勳著於天人。羣后之傾心久矣。舜抑承堯之已蹟而踵行之。而榮惡足以勝之。自朱李以來。位將相而狂爭者。非一人也。郭氏之興。榮無尺寸之功。環四方而鼎立者。皆履虎咥人之武人。榮雖賢。不知其賢也。孤雛視之而已。俄而將相矣。俄而天子矣。爭奪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爲子噲子之而敢言堯舜乎。所難處者。榮旣嗣立。而無以處柴守禮耳。論者乃欲別爲郭氏立後。而尊守禮爲太上皇。則何其不審。而易於言也。郭氏無可立之後明矣。將誰立邪。榮之得國。實以養子受世適之命。郭氏之恩。何遽忍忘。身非漢高。自我而有天下。則不得加皇號於私親。禮之所不許者。宋英宗且不得加於濮王。而況守禮乎。然則將如之何。守禮之爲光祿卿。先朝之命也。迎養宮中。正名之曰所生

父。其沒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視同姓之爲人後者爲之期。則庶乎變而不失其常矣。外繼竄宗之法。不可執也。爲天子而旁無可立之支庶。古今僅一郭氏。道窮則變。變乃通也。

與人俱起。血戰以戴己爲君。功成位定。而挾勳勞以相抗。亦武人之恆也。即慮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禮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寧居。遽加猜忮而誅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疚於天人。漢高帝之所以不得與於純王之道也。郭氏因羣力以奪劉氏之國。而王殷無罪受誅。王峻貶竄而死。其事與高帝同。而時則異。未可以醢菹韓彭之慝。責郭氏也。自唐天寶以來。上懷私恩而姑息。下挾私勞以驕橫。攘之而興之日。早已伏奪之之心。位樞密任節鎮者。人無不以天子爲可弋獲之飛蟲。敗者成者。乍成而旋敗者。相踵以興。無歲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國。□□裂生民之血塗草野極矣。李嗣源之於存勗也。石敬瑭之於嗣源也。郭威之於劉知遠也。皆自以爲功。而相師以起者也。究不能安於其位。以貽後昆。而徒辱中原之神臯天闕。爲旦此夕彼之擅場。其他速敗而自滅其族者。更僕而不勝數。至於郭氏有國。幸而存者鮮矣。高行周卒。慕容彥超滅。王峻輩擅國之兵。奪民之財。其以亂天下也無疑。郭氏雖不可以行天誅。而天誅不容緩矣。亂人之未絕。其亂不衰。決意行法於廷。而不勞爭戰。事會已及。變極而復。尚奚容其遲疑乎。殷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貶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斂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菹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爲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誅。不亦快與。

國家有利國便民之政。而遣專使以行。使非其人。則國與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難其人而不容已。則弗如即責之所司。而飭以違令之大法。固愈於專使之病國與民遠矣。夫國家之置守令。何爲者也。豈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斂之乎。豈徒以守因陋就簡之陳格。而聽其日即於廢弛乎。豈徒以聽民之訟。斂鈞金束矢之入以爲訟府。而啓民於爭乎。下有疾苦而不能達。則爲達之以不沮於上聞。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則爲宣之以不窮於下逮。於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國者。參廷議而決其可行矣。即以屬之守令。使進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耆老。按行閱視。條奏其方略。而即責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違民心。專改革而違國憲。則有誅殛貶褫之法以隨其後。賢者勸。不肖者懲。蔑不可舉也。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娓娓而盡其利病。貪猾暴虐之吏。固無可容其欺蔽。即有老病疲茸怠而坐弛之守令。監司得持課程以督其不逮。監司朋比飾說以罔上。司憲之臣。得持公議以糾其不若。廷臣清。監司無枉。守令不敢失墜。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職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足慮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給於筆舌而固不可行。則守令得詳悉以上請。而仍享無事之清晏。奚用專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憂哉。明君之治。擇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擇司銓司憲者而已。司銓司憲者。日在天子之左右。其賢易辨也。而抑得賢宰相以持衡於上。指臂相使。綱維相挈。守令之得失。無不可通於密勿。則天子有德意而疾通於海內。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謹。而

恃專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強以繩曳之也。一委之專使。則守令監司。皆卸其利國利民之責。行之不順。國病民勞而不任其咎。即有賢者。亦以掣曳而廢其職。况不肖者之徒張威福。迫促煩苛。以苟且報奉行之績乎。江南李氏聽刺史田敬洙之請。修水利於楚州。漑田以實邊。而馮延己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緣侵擾。興力役。奪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撫諸州以問民疾苦。而使馮延魯以淺劣輕狂任之。反爲民害。徐鉉徐鍇論列其委任之失。顧得貶竄。夫豈特二馮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別遣使以與事。未有可焉者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鑒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斂己。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也不以正。既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是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效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正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疑而愈思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耶。陵墓之發。自嬴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爲匣。汞以爲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爲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斂襚之衣無算。遺車明器祭器柳衣茵翣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適於用。則人子之忱以紓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不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惟薄葬爲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吝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爲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

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夫謂其君爲不能爲堯舜者。賊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責樊愛能等曰。欲賣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朱友貞李從珂之朒縮。困潰而亡。己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己愈重。賣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憚於其虛名。而不能即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竄逐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失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與報讎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也。朱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戈內嚮。殪故主以迎仇讎。因以居功。擅兵擁土。尸位將相。立不拔之基。以圖度非分。樊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也。况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輩忌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厚。趙德鈞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侯益

劉銖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潰。周國亡。草殺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孑遺。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爲劉豫。而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爲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惟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衆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爲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爲主。臣乃成乎其爲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爲中國。周主之爲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爲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爲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盜非可一時猝捕而弭者也。故漢武帝分遣繡衣持節逐捕。而盜愈甚。盍亦思盜之所以能爲盜者乎。以爲倏聚倏散。出鬼入魅者。從其爲盜之頃。見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與民而雜處。其劫奪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資於市易。其日遊行而無忌也。必與其鄉之人而相往來。其不能以盜自居。必有託以自名也。必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曰所業在是。故鄉之人知其盜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盜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芒芒原野之中。閱穰穰羣居之衆。盡智殫威。祇以累疑似之民。而終不知盜之所在耳。使臣逐捕之。則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嚴威。無可如何。而何易責之我邪。則盜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以秦皇漢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獲。況使臣哉。盜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盡知。而鄉里知之。鄉里有所畏而不與爲難。胥役有所利而爲之藏姦。乃鄉里者。守令之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紀可飭者也。盜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責。而欲使使者以偶見之旌旄馳虛聲。而早使之規避。則徒爲民擾而盜不戢。其自貽之矣。周主知其然。罷巡檢使臣。專委節鎭州縣。誠治盜之要術也。

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嶺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爲定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膂。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以來。以休兵息民。保其國土。不隨羣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彝倫淫虐之巨慝。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己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昶。驕淫侈肆。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固不容旦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於孟昶。而縣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詘者也。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朴之策也。若夫河東之與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爲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爲無功。劉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

可矜。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宋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闌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口口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隳者，莫此爲甚。驅之以復吾禹甸，乃可以爲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卽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爲便安，視幽燕爲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羶俗，如吳巒王權之不忍陷身汙藏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爲膏腴。據爲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爲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爲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入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絀曹翰之成謀，以力敝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邪說蠱之也。普，薊人也，有鄉人爲之居閒，以受契丹之餌，而偷爲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口口以鼾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試樊愛能之歐刀也。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與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爲之徒者，惟彊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抑亦易爲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戶，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爲之怨懟。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榮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爲剷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爲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令。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聞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乍靜之冏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勞極而蔭於林，因謂爲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次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覬其卽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福，無力以求安，而徼幸於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資財以販貿之。又其下，則目炫於塔廟形像之煇煌，耳淫於鐘磬鼓鈸之韸鞳，心侈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貿貿然而樂爲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潰卒，叛逸之臧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惰氓，利其徒衆之繁。有可以抗句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爲之師者，避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燿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徭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誼，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萃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啖以熸，此制勝之籌術，禹之所以抑洪水者，惟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後，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斁，懷疚不寧，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囂張，嗚

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遵勗楊億之爲世教蟊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抃張九成者。淸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八月。兩稅旣行。無有便於此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易知也。夫惟富人之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倍償。固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應輸者輸官。則所餘爲私家之養者。或足或乏。皆可經度。以節一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無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婦子豔絲粟之有羨。游食之工賈。鄉鄰之醵會。相與糜其贏餘。室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是移來歲未審之豐歉。倍息以代而求免於桁楊。上且曰。吾已緩之。而猶不我應。民之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之也哉。情不可不諒也。時不可不知也。役車其休之後。予以從容謀生之計。而暇豫以圖方春于耜之勞。民不能自度。上爲度之。而當其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者。期盡於一冬。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於限末。嚴豪民玩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畢一歲之徵。民習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媿焉。信國以儒臣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國。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爲之效死。蓋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以入踐中原。君劣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爲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祈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役強。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則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而存。爲□□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輕矣。然則信公之爲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爲自謀其所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綫。等死耳。擇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徑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請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爲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爲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鴈行而翔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與。

竇儼論相之說非也。天子之職。擇相而已矣。百爲之得失。百尹之貞邪。莫不以擇相爲之本。爲天下之元后父母。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爲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擇。而安之。前在此位者。以舉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與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爲大君。何爲者邪。既云令宰相舉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國之忠也。又責以保任。而舉非其

人。責其舉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於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姦。況舉天下以授之調燮。而但恃緣坐舉主之峻法乎。又況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實者舊歸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壞法之譴。文潞公且被褫奪。秦檜正誤國之刑。胡文定與坐戮尸乎。儼又云。姑試以本官權知政事。察其職業之堪否。而後實授。則尤謬甚。以此法試始進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職者。子產猶曰。美錦不以學製。與天子坐而論道。爲天下臣民所倚賴之一二人。乃使循職業以課能否。而用舍之。知有恥者。亦不願立於其廷。況其以道事君。進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爲進退者哉。此法行。則惟競競患失之鄙夫。忍隱以守章程。充於廉陛而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於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進草萊之士而至於相。非一日驟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貳。或自詞臣。業已爲羣情所歆厭。而數蒙人主之顧問。兵農禮樂。皆足以見其才。出處取與。皆足以徵其守。議論設施。皆足以測其量。薦拔論劾。皆足以試其交。而待諸已入綸扉。將宣麻敕之日。始以職業考其優劣而進退之乎。甚矣。儼之罔於君人之道也。苛細以褻天職。猜疑以解士心。長君之偷。勸臣之黨。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譽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與謀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實授而飾迹以求榮。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蓋自唐昭宗處傾危之世。廉恥道喪。楨幹已虧。而昭宗躁競。獎浮薄之風。故張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謂宰相者賤矣。儼習於陋俗之氾濫。固將曰。此朝廷執筆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試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惡得而定邪。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饋鹽還俘。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當時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爲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瓴之勢焉。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爲主。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賊。至是而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也。然其控弦馳馬。獷悍之力。猶未易折箠以驅之出塞。且自朱溫以來。所號爲中國主者。僅橫亙一綫於雍豫兗青之中。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強起而問燕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念之而寒心矣。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寧。而欲勤外略。必靖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惟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徐李閱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雖庸。人心尙固。求以勝之也較難。惟其難也。是以勝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衆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財。受其降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以功罪而擇其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粵人且遙爲效順。於是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則實足以一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

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古樂之亡，自暴秦始。其後大亂相尋，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黃巢之亂，遺器焚毀，不可復見者多矣。至於柴氏之世，僅有存者，又皆漢以後之各以意彷彿效爲者。於是周主榮銳意修復，以屬之王朴。朴之說，非必合於古也，而指歸之要，庶幾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馬溫公之聚訟又興。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確，析之精，雖然，未見其見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孔子曰：大樂必簡。律呂之制，所以括兩閒繁有之聲，而歸之於簡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朴之所謂八十四調者，其歸十二調而已。計其鴻細長短高下清濁之數，從長九寸徑三分之律，就中而損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極乎繁密。九九之數，盡於八十一，過此則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審，心不能知，虛立至密至賾之差等，亦將焉用之也。蔡氏黃鐘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鐘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權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論矣。盡其數於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損益，其精極矣。取其能合之調爲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準，從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備十二律，未爲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猶鮮，過此以推之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誰能用之哉。大樂必簡，繁則必亂，況乎其徒繁而無實邪。夫兩閒之聲，而欲極其至賾之變，則抑豈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聲驗之，舉一時四海之人，其脣舌齶喉齒鼻，舉相似也，引氣發聲，其用均也，乃其人之衆，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幾也，雖甚肖者，隔垣而可別，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則辨之也，無有同者。是知天下之聲，無涯無算，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該之，謂之至密，而固不能盡其萬一，則其爲法也，抑陋甚矣。天地之生，聲也，色也，臭也，味也，質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實至無定也，若有涯也，實至無涯也。惟夫人之所爲，以範圍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則雖至聖至神，研幾精義之極至，而皆如其量。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約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則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殘缺不修，紛雜相閒，以成乎亂者，皆卽此至簡之法，不能盡合耳。故古之作樂者，以人聲之無涯也，則以八音節之，而使合於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無準也，則以十二律節之，而合於有限之律。朴之衍爲七調，合爲十二均，數可循，度可測，響可別，目得而見之，耳得而審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從心以製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細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過此以往，奚所用哉。嗚呼，王朴極其思慮，裁以大綱，樂可自是而興矣。至靖康之變，法器復亡，淫聲胡樂，淪亂天下之耳，且不知古樂之爲何等也。有制作之聖，建中和之極者出焉，將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說，固可采也。九寸之黃鐘，以參黍得其度數，有一定之則矣，而上下損益，盡之十二變而止，而用黃鐘以成衆樂也，不限於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黃鐘之律，則九其九而黃鐘之繁變皆在焉，則十一律七調十二均之繁變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聰足以清其紀，心足以窮其理，約舉之而義自宏，古樂亦豈終不可復哉。若苛細煩密之說，有名有數而不能有實，祇以熒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樂，京房以下之所以爲樂之蠹

疣也。折中以成必簡之元聲，尚以俟之來哲。

讀通鑑論卷三十

衡陽王夫之譔

敘論一

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爲之名曰禪於是爲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爲統而後可以爲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繫以揜篡奪之迹抑假鄒衍五德之邪說與劉歆厤家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統之爲言合而併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蓋嘗上推數千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凡三變矣當其未變固不知後之變也奚若雖聖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據三代以言之其時萬國各有其君而天子特爲之長王畿之外刑賞不聽命賦稅不上供天下雖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義正名而合之此一變也而湯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嘗一日無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各據所屬之從諸侯以分裂天下至戰國而彊秦六國交相爲從衡赧王朝秦而天下並無共主之號豈復有所謂統哉此一合一離之始也漢亡而蜀漢魏吳三分晉東渡而十六國與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唐亡而汴晉江南吳越蜀粵楚閩荆南河東各帝制以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屬而終不相維繫也無所統也六國離而秦苟合以及漢三國離而晉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離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離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離之局一變也至於宋亡以迄於今則當其治也則中國有共主當其亂也中國並無一隅分據之主蓋所謂統者絕而不續此又一變也夫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離矣而惡乎統之絕矣而固不相承以爲統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系乎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既不正矣而又孰爲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爲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異族以爲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則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強繫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不能爲夏而歌雒汭非箕子不能爲商而吟麥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爲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爲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誣乎充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邪蜀漢正矣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爲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爲已亡無道之國延消謝之運何爲者邪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槃者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巋爲篡弑之蕭衍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統陳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爲義有識者一吷而已若鄒衍五德之說尤妖妄而不經君子闢之斷斷如也

敘論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口說爲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爲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閡。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臣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爲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弒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溫輩之爲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而既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孰暇而爲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姦。彼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議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反此而爲權姦。爲宦寺。爲外戚。爲佞倖。爲掊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泆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爲加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聞者不足以戒。惟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古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津。弭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屑傪一時之快論。與道聽塗說者。同其紛呶乎。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敘論三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爲笑。此既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爲弊。尙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嵬瑣之說出焉。謀尙其詐。諫尙其譎。徼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奬詭隨爲中庸。誇偷生爲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蓋嘗論之。史之爲書。見諸行事之徵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爲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尙。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爲期。而敗與失爲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汚之說進焉。以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鉤距之術而相取。以其躁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忮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婦姑之小慈。易與狐媚猫馴淟涊柔巽之情而相昵。聞其說者。震其奇詭。歆其纖利。驚其決裂。利其呴嘔。而人心以蠱。風俗以淫。彝倫以斁。廉恥以墮。若近世李贄鍾惺之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釀□□□□之□。豈非逾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遷班固喜爲恢奇震耀之

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覽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與市儈里魁。同幕汲黯包拯之絞急。則和平之道喪。與詞人游客。共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惇篤之心離。諫而尙譎。則俳優且賢於伊訓。謀而尙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歎。抑以侈盜賊之雄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愜鄙夫之志。伸馮道之逆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爲慷慨悲歌之助。雕蟲之子。喜以爲放言飾說之資。若此之流。允爲殘賊。此編所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顧惟不逮。用自慙恧。而志則已嚴。竊有以異於彼也。

敘論四

治道之極致。上稽尙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尙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卽啓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爲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尙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卽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已後之天下。勢異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爲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勢。所繇與尙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咸可率繇也。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卽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詘。寧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蹠盩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决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爲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頹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

必其善於此也。君以柔嘉爲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戇直爲忠。而劉栖楚碎首以藏姦。攘夷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敗。含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爲治之資者。無不可爲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爲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爲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卽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爲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爲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爲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縣於室。無與炤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鑑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例。而終古不易也哉。

讀通鑑論卷末

宋論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船山遺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寧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衡陽王夫之譔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閒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諶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孜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旣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靑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悚悱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己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愼愼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囂陵嗑搏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

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拆。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謐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弈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慄慄。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為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為曹爽。而通為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貿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為葸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即豪彊乎。故曰貿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稽首矣。終所稽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譏頑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損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

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摶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磎張文蔚倡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尙其他如和凝馮延己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脇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羣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熸曹孟德惡其競而任崔琰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飈墜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愧於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啓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畝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於東遏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

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於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瀼榮瀼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爲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爲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爲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爲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終其身爲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閒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斲爲己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撾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悁悁之忿呴呴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褊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卽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鬬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闥期已洩於近倖形一涉乎通逵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爲機行諂以戇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

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弗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蠱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挽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纊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己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杙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乂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絶其世有不可絶者在也禪雖闇皓雖虐非稱兵首難淪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昶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閒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責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温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熸乍踞其位猶螢之燿於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爲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爲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温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爲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揜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鵲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倣攘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杲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

者也故雖或降附而稾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粤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粤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彊孟知祥即不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偪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衆潰而後降苟非殘忍慕害以爲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彊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爲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唯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僞之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辯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卽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辯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彊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於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踞燕山以捍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掄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膂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靳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擧中夏投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擧以授之亢衡彊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祏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蹐喔嘶於閨闥而甘於朒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綰陳豨彭寵盧芳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

也。迨及朱温屠魏博。李存勖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驁之夫。而無難芟刈。卽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寗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惟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戶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惟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惎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奡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彊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鷙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槧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康之世衆志惰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蹀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彊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一失之幾。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彊弱。其當審矣。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爲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惟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爲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爲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捭

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斳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籩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攷者矣。不可攷者，無自而倣爲之，則以古之所可攷者爲朔。祭之用籩豆鉶俎敦彝，倣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爲鬼神之所歆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爲之詘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爲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歉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倣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斳，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祫，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繹；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罍設，元酒陳，血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籩豆鉶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攷焉。意者惟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籩豆俎鉶，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惟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籩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爲官擇人，不爲人建官。」此覈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奬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爲州者數百，爲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爲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寧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淸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閒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爲賢，力卽不勸

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為尚志卽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
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既已知利必
挾希望之情士或惑於利而既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矜
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
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菀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為士
者限於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坷坎白首而無除
授之實則士且為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果者求為農而
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脣舌
舞文墨衒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為生民之大蠹然
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碁布
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
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玉
成之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為憂耳吏之
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
無事焉抑攷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
校典禮樂治賓旅涖祀事候災祥庀器服者事各一司司
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
使向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
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棼又何十羊九牧橫加
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
禮也黜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
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
芟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吝
於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
蝕於府帛腐於笥粟朽於窌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
所必讎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論已

軍興芻糧糗糒器仗舟車馬牛屝屨帟幕械具日敝日增
重以椎牛釃酒賞功醻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畜未充
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盈以待事謀國者
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希一旦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
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
雲志終不遂而數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則事卒不成
之驗也積財既廣既啓真宗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
宗君臣效之以箕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
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收
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挫祿山肅宗資
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貿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
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
不駭為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
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
為繼在下者農安於畝工安於肆商安於旅彊智之士亦
既清心趨於儒素之為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
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
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
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惟所舐齕而誰
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給而潰
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斂之日崩月拆
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於有為
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為也
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為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為祖德
其席豐而耆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為成憲塵封
苔蔽數無可稽猶責塡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

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寇讎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賖財詘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覬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於戰而幸於獲能捐疑忌委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嫗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爲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旣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爲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惟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絲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旣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天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得從夫而重雖夫斬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亢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荅之生荅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苫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於夫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衰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遷亞獻盛飾之服苟爲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閒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同哀而爲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爲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勖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爲嗣大位姦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於所尊不得以親閒之示所重

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畜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為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干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窶室又況鄶滅於莒買篡於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於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呴呴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為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為贅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為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己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偽於天而強為駢拇枝指者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為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為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啓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啓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為四世之謀而僚死於光宋穆公為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馮雖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歷作於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於沖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於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於舜禹而已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於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於天以一人而取必於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唯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為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寒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為誤而況拜爵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斁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為之檠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為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為迥出者乎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為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

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祕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錞之術以互於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僨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閒陟大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天命之不恆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尚儒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輿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絲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沾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倣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忮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謡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斲其惻怛之心而不爲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宋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既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寵之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簒，則又北面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覘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閒抵巇，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絜己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詘。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慝，畫疆自守，畀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勞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卽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遺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猷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閒，而投巇承旨以勸之相忮相戕者，則雖甚利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祊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

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與太祖謀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藐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壓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沖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勣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勣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爲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憚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崛起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瓊金受雷德驤之面愬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睨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彰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偪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祕盧多遜窺見以擿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違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鑕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妒一生戈矛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鄙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鄙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已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爲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爲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榮利爲君患失而密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

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勣之陰謀。不訖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不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己所固然矣。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曰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勍敵在前。目熒魄蕩。而盡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惟恐失。洞中貫腦而惟恐斃之不速。衆爭追逐而惟恐其後於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於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於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嫺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熒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戰者。惟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徹侯。皆以兵爲世業。習非不夙。而酎金之令。削奪無餘。武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覩孫吳之書。耳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漢。其材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衆。天子未聞親臨大閱。將吏未暇日教止齊。令頒於臨戎之日。馳突於危險之地。即此以教之而已足於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於勍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昶之荒也。李煜之靡也。狃於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頓於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

矢流於目睫。白刃接於肘腋。凶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於暮年之情益篤矣。乃使貿首於積彊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於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爲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熠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夫宋豈無果毅跅弛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見。恂恂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幕。主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爲弱宋也歟。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侚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顛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爲伉直之臣。太宗非闒茸之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同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違。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後之相盭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爲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憒憒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爲偷安之計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於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已耳。朒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於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於是而齊賢久蘊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以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爲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儆而日趨於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爲絕域。衣冠爲桎梏。禮樂爲贅疣。而力爲夷爭其勝。且惟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且夫志於有爲者。敗固其所不諱也。漢高之夷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儀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爲苶。而懲其所失。卒收戡定之功。彬美既衄。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河之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足以爲齊賢病哉。而奚庸諫止焉。惟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獎以成乎怯愞。齊賢於是亦無如此虛枵之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壯志而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爲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

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憂國之忱特不自勝其疑忌消沮之私豈聽熒乎繇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爲齊賢悲也

太宗修册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縻之錄其長柔其志銷其歲月以終老於柔翰而無他嗚呼忮人之善而爲之辭以擿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爲用威震於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於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朱溫凶戾殄殺淸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慄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豈復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勗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帚之傭也獷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算且不免噪啄於羣梟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憖遺矣抑且契丹內蹂千里爲墟救死不遑誰暇閱遺文之廢墜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啓王朴竇儀起自燕趙簡質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學士之恆也惟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年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涘山椒縢緘無損故人士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則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羣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光武之興道蓺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晏處者存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於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圮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於其身必於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菀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奚必任三事位徹侯而後足以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於萬年然則以纂述爲束縛英才之徽纆者細人之陋也以沮喪君子而有餘疚已

人之可信者不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爲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諶室遠之詩漂杵之書君子辨其不實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實行傳信史正人心厚風俗者誠而已矣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蓋聞唐張公藝之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便其習業同未可遽爲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誶語婦姑之勃谿兄弟之交瘉以至於斁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悉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鬬殺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爲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百口人無閒言已溢美而非其實矣又曰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其

誕至此而兢敢居之爲美。人且傳之爲異。史且載之爲真。率天下以僞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於百。則合食之頃。一有不至。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坌涌而前。一犬不至。卽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覽而知者。奚況犬乎。計其家七百口之無閒言。爲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於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齊者也。何獨於陳氏之家。使皆醇謹以若於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於兢。教之有方。飭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於子。旣自以則天之德。立範於上。而又使事舜於畎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於堯。其教也十百於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彊者柔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於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兢之僞。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之餘。寂寂無足紀數。而七百口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人能樹立於宋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爲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於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讎殺之釁。陳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誇異。太宗且栩栩然以飾爲時雍之化。相率爲僞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爲父兄者。恤虛名以瀆倫紀。君子所以爲世道憂也。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爲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一。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增其慝。是以命士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黷也。五世而降。功緦以絕。不欲其強飾也。立庭之訓。止於詩禮。夜飲之戒。嚴於朝廷。三十授田而田廬分處。八口以外而饑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爲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爲紀哉。化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必。人不可不豫爲之防。故僞行僞言不宜。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人之道。類族辨物。而於宗則客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傲詭之行。矜夸之說。熒惑之下。飾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饜焉。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貞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韞。垂五十餘年。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卽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己位之不固哉。爲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爾。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於是而元佐慄然。發其天性之惻悱。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於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儕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圮之得再見者哉。廢爲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寢處天彝。而保此心以復於禮者也。東海王彊之安於廢。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

屈於元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疑之。元佐以逸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及哉。乃廷無公論之臣，史無闡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寇準之忠，擁戴詫呂端之節，實錄所紀，又爲燕不得與及李后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掉潛德而曲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太宗怒，欲安置之於均州，百官諫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媿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爲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爲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泰伯之徜徉。宋則一統六寓，而元佐奚適焉。若其終受王封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康，則其元子固當爲王。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爲天子而德已至，奚婢婢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爲哉。乃於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剛直稱則竇偁、姚坦，以昌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也。而頫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先皇者，僅一盧多遜，衛太宗於前，護秦王於後，無忘金匱之盲，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竄死，昏霾掩日月之光，僅露孤光於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奚必孔子而後可致伯夷於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太宗謂秦王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已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體，於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於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求。匪徒崇高富貴者之易於屬厭，抑貧窶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麐麋，處山國者不嗜鰒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盡其致，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反者，皆著見於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繇是而銷日糜月，溢喜狂怒，廢事喪德，戕天物，耗財用，導慆淫，邇宵小，抵於敗國亡家而不悟，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羣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羣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賤，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酷好者何心。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衛懿公之於鶴也，唐元宗之於羯鼓也，宋徽宗之於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於瓦缶之與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不得，設身而代爲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於中，而著見於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胥動，隨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於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體之欲止於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於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斬矣；以目還目，而色亦斬矣；以耳還耳，而聲亦斬矣；以體還體，而衣被器用游觀之所需者亦斬矣。過此則皆流俗浮

游之言。轉相傳述。溢於其分。而勞形怵神。殃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哉。故君子之無欲不爽於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於其分。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述。導諛者之將順。醫技者之蠱惑。舉不以易吾耳目口體之素。然則淡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於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爲欲也。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鎮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唯喜讀書。所以鎮之也。鎮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還。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閑。其氣肅。其幾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熒者。不待拒而自不相親。以是而形見於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相奬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抑不詭於正矣。其學非必醇。其所尙者固不損於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爲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爲流俗用者不鮮也。故蕭繹楊廣陳叔寶李煜以此而益長其慆淫。豈徒人主然哉。凡爲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銷日糜月。廢事喪德也。無以愈。如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衆。故不可不戒也。物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謂之色淫。師鯫儒之章程。殉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媢笑以諧心。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於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適情於閑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兼貞淫之什。春秋有逆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甯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於一。軒輶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獵六籍。且有導人以迷者。況史冊有繁言。百家有瑣說乎。班固之核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是而獵榮名。弋物望。又奚異於爛羊之關內侯。圍棋之宣城守。宜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爲嗜好。則適以導人於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論治者僉言久任。爲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壅於上聞。故久牧民之任。得失之數。猶相半也。至於大臣而久任決矣。國家之政。見爲利而亟興之。則姦因以售。見爲害而亟除之。則衆競於囂。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會之宜。靜以需衆志之定。恆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嘗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憤。不敢怒張也。學有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獲。則抑養以沖和。待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爲社稷生民謀無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爲大賢以下幾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離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黃稗鬻嘉穀之害兩也。均爲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爲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

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於咫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爲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於參之心目。無所容其異同。向令何任未久而參代。亦惡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况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者乎。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歷外任。不接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闊而不深知。則可不可決之於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歷事已還。而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國是以不迷。君心以不眩。宋自雍熙以後。爲平章。爲參知。爲密院。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如抽棋之置子。顛倒而屢還。夷攷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昌齡者。雖其閒不乏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餘年閒。進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訏謨。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子孫奉爲成憲。人士視爲故事。其容容者既以傳舍視黃扉。浮沈於一日之榮寵。欲有爲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爲黜陟之期。天子爲改紀元之號。緒日以紛。論日以起。囂訟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於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咥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於闇主。徒以掣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爲永鑒也歟。

自唐漁陽之亂。藩鎭擅土自殖。迄於割據。而天下裂有數郡之土者。即自帝自王。建蟻封之國。養兵將。修械具。僭儀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貲。戶口農田之箕斂。史不詳其虐取者奚若。概可知其谿壑之難填矣。然而固不給也。於是而海國之鹽。山國之茶。皆官榷賣。又不足則榷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僞之陋也。然就此數者論之。唯農器之稅。爲虐已甚。稅與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贍。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矣。榷酒者。官吏降爲當壚之傭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鹽。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貧民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牢盆。舍原隰而趨罔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杳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貧。匪獨不均。抑國計民生之交蹙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牛馬。稅之於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多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主。立爲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惡得而廢焉。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爲酒者。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於賓祭。而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

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寠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紈袴之豪。不得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飲也。商賈貿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雖過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醇。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酤者不得利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之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爲民病者。莫酒若也。榷酒雖辱。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狺爭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淳化五年。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舞誘人之沈湎。惡足以體太宗之至意乎。稅不一而莫先於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三者之輕重。準諸道而可得其平。惟農器之稅。至景德六年而後罷。太宗於此疏矣。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閒。詐降以誘我而覆我也。果於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憤。益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於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敗而猶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無以解。梁之於侯景。身斃國傾。朱异受之也。唐之於河北。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知所以防。而不僅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以驕之而無以服之。猶驕也。則宋之於李繼捧是已。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於一方。無可歸之主。衣被器具之需。仰給於中國者不贍。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東之下三年矣。僅隔一水。而即宋疆。僭僞削平。風聲遠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西陲。士馬精彊。風俗獷戾。十九同於外夷。固非錢氏處海濱。文弱不振之比也。則受之也。豈得以受錢氏者受之乎。太上之受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略。又其次以威。惟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既涼矣。其恩則呴呴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溝之衄。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亟議寢兵。李氏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受之之略。不容不審也。繼捧既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尙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闌入而搖蕩之。四州安矣。乃豈無可遣之帥。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夙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閒。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謗以叛離。固不欲付馬肥士勇。鹽池沃壤於矯矯之臣也。夫既不能爾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薄收其貢稅。漸設其僉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遷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啓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倔彊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爲之用。還繼捧於故鎮。則部落民庶。既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蠱衆心。而囂張漸革。無難折箠而收之矣。是策也。惟乘其初附而銷萌於未亂。則得也。迨繼遷復振之後。守臣職。疆土失。趙普乃用之以縱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僞降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虔劉西土。舉

中國以納賂於北敵。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據之遠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妄乎。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隕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克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斬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惟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承。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所能勝任也。

爲君子儒者。亟於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詫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爲甚。陳靖請簡擇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產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爲恕等咎。嗚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爲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爲必可行乎。聖王不作。而橫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申商之刻覈。爲君子儒者。汩沒不悟。哀我人斯。死於口給。亦慘矣哉。今姑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於民無循良之續。於國無匡濟之能。斯其人概可知矣。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當國大臣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於故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己之貧嫉人之富。思假公以奪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即不然。抑偶覩一鄉一邑之敝。動其褊衷。不知天下之不盡然。而思概爲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憂民憂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略。及授以政。則面牆而一無能爲。是其爲浮薄僥倖之匹夫也。逆風而聞其羶。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之也。乃若其言。則苟實求諸事理。而其姦立見。惟夫國敝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於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汴晉交兵。迄於契丹之打草穀。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義成汭之僅爲拊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爲棲息。當陳靖陳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餘。版籍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鴈之哀鳴。百年大定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爲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斂之。是役一興。姦民之訐發。酷吏之追償。無所底止。民生蹙而國本戕。非陳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爲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爲此者。賈似道也。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於周官。假經界之說於孟子。師李悝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賊臣之賊也。而爲君子儒者。曾以其說之不行爲惆悵乎。夫三代之制。見於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惟力是營。其耕其蕪。任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恆賦。且九州之土。析爲萬國。迨周併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爲經界。而上代爲之。非此則擇肥

壞棄瘠原爭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下爲編氓作主佃之計誠有不得已也夫豈以限萬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覈其實勤者不禁其廣耕而田賦正如其素故自上農以至下農其獲五等豈百畝之所獲勤惰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耳及漢以後天下統於一王上無分土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於兵火之餘脫鋒刃而務菑畬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於戶或丁壯有力而不但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爲募而實爲綜察以與歸飛之雁爭稻粱不已慘乎夫如靖者流妒匹夫匹婦之偷得一飽而爲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於上刑非若此儔其孰膺明王之鈇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厲農者也頭會箕斂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纖密當之晉陳靖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爲甚矣

宋論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真宗

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及韓侂胄立僞學之名。延及張居正魏忠賢。率以此附致儒者於罪罟之中。毀其聚講之所。陷其受學之人。鉗網修士。如防盜賊。彼亦非無挾以爲之辭也。固將曰天子作君師。以助上帝綏四方者也。亦既立太學於京師。設儒學於郡邑。建師長。餼生徒。長吏課之。貢舉登之。而道術咸出於一。天子之導士以興賢者。修舉詳備。而惡用草茅之士。私立門庭。以亢君師而擅尸其職。使支離之異學。雌黃之游士。熒天下之耳目而蕩其心。爲此說者。聽其言。恣其辯。不覈其心。不揆諸道。則亦娓娓乎其有所執而不可破也。然而非妨賢病國。祖申商以虔劉天下者。未有以此爲謀國之術者也。孔子之教於洙泗。衰周之世也。上無學而教在下。故時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爲無嫌。彼將曰今非周綱解紐之代。不得尸上天木鐸之權也。嗚呼。佞人之口給。不可勝窮。而要豈其然哉。三代之隆。學統於上。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而聲教所訖。亦有涯矣。吳越自習文身。杞莒淪於夷禮。王者亦無如之何也。若太學建於王都。而圻內爲方千里。庠序設於邦國。而百里儉於提封。則春絃夏誦。禮射雅歌。遠不逮邇。而道無岐出。故人易集於橋門。士樂趨於鼓篋。迨及季世。上之勸之也不勤。而下有專師之函丈矣。況乎後世之天下。幅員萬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殫計。既非一太學之所能容。違子舍。涉關河。抑立程限以制其來去。則士之能就學於成均者。蓋亦難矣。若夫州縣之學。司於守令。朝廷不能多得彬雅之儒。與治郡邑。而課吏之典。又以賦役獄訟爲黜陟之衡。雖有修業之堂。釋菜之禮。而迹襲誠亡。名存實去。士且以先聖之宮牆。爲干祿之捷徑。課之也愈嚴。則遇之也益詭。升之也愈眾。則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總屬彫蟲。月露風雲。祇供游戲。有志之士。其不屑以此爲學也。將何學而可哉。惡得不倚賴鴻儒。代天子而任勞來匡直之任哉。君子於此。以道自任。而不嫌於尸作師之權者。誠無媿也。道不可隱而明之。人不可棄而受之。非若方外之士。據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異端之師。亢政教以叛君父也。所造者一王之小子。所德者一王之成人。申忠孝之義。勸士而使之親上。立義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萬幾之勞。襄長吏教思之倦。以視掄文之典。不足以獎行。貢舉之制。不足以養恬。其有裨於治化者遠矣。當四海一王之世。雖堯舜復起。不能育山陬海澨之人材。而使爲君子。則假退處之先覺。以廣教思。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爲君子者。又何媿焉。教行化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材。初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詘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爲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並峙。以講學爲必禁。不得與丹竈剎竿之幻術而偕行。非妬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爲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教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允鍾山之教加隆

爲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摧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縣闕下，單于能戰可來。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戎，爲燕辟地，然後南次陘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訌，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即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偽而突厥方騁，何也。鬬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爲夷狄矣，彊弱之情勢，雖遼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獷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其長破其阻，殲其衆，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即戰而已先餒其鈕，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稽其後效，槩可覩矣，世爲勳臣，宋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鞏，契丹之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澶州脅盟要賂乎。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已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瑕之閒，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勍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彊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纍死之頃，弱子撫不輯之衆，人心離而無爲之效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先荼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淩寡，乘其瓦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馘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土爲吾土，人爲吾人，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瑋者撫而用之，渡一葦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屛藩，何至澶州之警，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嚆矢哉。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年即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況德明不鬬，延及元昊，蕞爾小醜，亢爲敵國，兵鈕將死，趣奉金繒，禍迄於亡而不已，一機之失，追救末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瑩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燮內寧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凡上書陳利病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妒之心，己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擊任事

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啓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詘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爲炎炎娓娓之談不足以表異徼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慝之姦訹君相以從己而行其脅持者也非此則又有闇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迹踔而興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人以成其說叩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掇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毒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聽之則元氣以傷大法以圮弊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上行私而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足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宏識惟其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死者而生者衆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達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蟬噪而知其爲夏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其妍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迥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前乎此者丙吉後乎此者劉健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炫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況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則有張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莠言興好聽而訟言競惟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

敢售其姦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寧處於臯園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歧也道之所以覆冒萬物而爲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眞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爲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眞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欽讙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嗚呼盈宋之廷錚錚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終妒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鎭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鎭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鎭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夫靜鎭者必有所以鎭而後能靜也謝安圍棊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元北府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撑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卅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豈蕭撻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辯言遂足戢其戎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却徜徉無鬬志者概可知也契丹之滅王從珂也石敬瑭爲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爲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粱而共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蕞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絶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尙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闚南之土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平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尙密不欲昌言於衆以啓嘵嘵之辯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寧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欽若堯叟馮拯之流聞邊情而不警於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蟲之技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迫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游至驚於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喩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猜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喩而億其必然也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鎭密者縝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

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合離而知彊弱之數故躓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蟲蝶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惴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俛仰以從真宗之僞妄以爲幾於貨而喪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爲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旦居元輔之位繫國之安危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宋之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鎮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啓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愚昧惑於禨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年則旦知其不可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旦知之矣陳彭年上文字旦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旦沮之十年矣奉天書而悒快死旦自媿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於任也使旦而爲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旦而爲周起則亦可以毋恃告成諫也即使旦已處外而爲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旦仍參政而爲王曾猶可以辭會靈宮使自異也今既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柄在握君心未厭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憤起一朝重違上旨虛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爲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雖然旦之處此也自有道焉旦皆失之則徬徨而出於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納賂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媿於心恬然以爲幸者畢士安葸畏之流耳旦既受心膂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讋於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戎初撤而猶可置擇將帥以練士馬愼守令以實嚴邑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臨幽燕可漸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啓真宗憤恥自彊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欽若不能逞其邪矣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愼也旦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旦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告旦以祥瑞之說旦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旦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爲欽若所持夫其爲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爲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旦於命相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上下交脅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旦於此一失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既乏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愼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詘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繫有人矣而責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

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恒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蠱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人主亦陽敬禮而陰菲薄之無他名位而已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卽違也憂則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己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彙升姦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能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閒者皆有憾也而且適遇眞宗眷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爲者甚殷所可爲者甚賾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媿於蓋棺皆此爲之矣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鉏且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以是爲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

宋初吏治疏守令優閒宰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向敏中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倜儻任情日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晝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爲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國計課其榦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鎭爲然矣遺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遨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吏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日偷宜其爲治道之蠹也滋甚然而歷五朝百餘年閒民以恬愉法以畫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萑葦草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寧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刑名之說所可勝任審矣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並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覈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揠苗而求其長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爲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爲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己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咸食其和夫天有肅則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上不敢違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己之所能爲而責人爲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爲強忍爲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爲而徒責人以必爲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亡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爲天下賊也甚矣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綏天下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通古今之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禍亂不作者也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於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烝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

且不逮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歛取貨鬻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寧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武臣杕杜以慰戍卒卷阿以答燕游東山詠結縭之歡菁莪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其弛也正天子之張於宻勿以善調其節者也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役不擾爭訐不興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佻達之子弟消其囂凌之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奚用矯情於所不堪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敚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以美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為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區以糜財為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歛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恆見其不足聚之之弊輦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吝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僉人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舂而民多窮瘠饋餉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怵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其足以為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之中乎夫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既以豢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為酒醴豆邊特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之名而未嘗不惠較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子曰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嗇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宜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而又窮日殫夕汲汲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之功過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詫曰勤是其為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暴秦儒之駁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邈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

宋之以隱士徵者四陳摶种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摶之初非隱者也唐末喪亂僭偽相仍摶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為其思復唐祚與自欲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為盜竊之朱溫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贍志不遂退而隱伏乃測天地之機為養生之術以留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慰矣閑心雲任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摶則不知摶也彌甚但留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摶之所用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有為於世而年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強之哉若种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祀躡屩以隨車塵獻笑益工靦顏益厚則其始授徒山中

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固可知已世爲邊將不能執干戈以衞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起家閥閱抑不患名不聞於黼座詬誶交加植根自固懸足比數於士林邪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遠於市朝而諷咏且不忘於規諫質其義也而安以無求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己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摶異尙而非放之所可頡頏久矣乃以其時考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我但求明主之知以自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眞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召命已臻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驕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卿呂徽之也皆搶攘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非其時也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爲二子病者眞宗召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方五十年而二子老矣江南平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年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戀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抉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平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見知因隱而受爵則其仕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仕而隱隱且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孰能不恥哉伊呂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溝中之民翹首以待其浣滌故莘野渭濱非爲卷婁集羶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充其所能爲不能軼向敏中孫奭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也一旦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沽清時之祿而卒受虛聲之誚二子之所不忍爲念之熟矣岸然表異以媿夫銜孤淸而徼榮寵者抑豈非裨益風教以效於天下與來世哉君臣之義高尙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載質策名而不以爲辱志於隱則安車重幣而不足爲榮苟非辱身賤行之爲士孰屑以高蹈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爲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游於公卿之閒固不如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薦召爲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寇平仲求教於張乖崖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平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班史云學吾未知其奚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奚以知其然邪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宮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摧剛爲柔矯直爲曲以希世免禍而邀榮之詭術哉術之爲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繇而正大者曰術摧剛爲柔矯直爲曲者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懲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朱能以僞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爲妖人大逆之媒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謫死瘴癘之鄉則其

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汙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夫人之爲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於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爲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藏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爲僞爲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漸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爲此即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恆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爲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弈世矣夫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惟學可以消其釁況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惟君無偪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傅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掇拾舊聞資其柔佞以正若彼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焉平仲怏怏於用舍一不得當刓方爲圓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爲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爲君子而自貽竄殛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君子之學於道也亦嘗以術爲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釐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也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可怙君惡不可以逢流俗不可以徇妖妄不可姑爲嘗試宵小不可暫進與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風俗正行之險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恆泰然君子之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平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億劉筠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疚哉

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竄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愆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伎害之門啓而小人操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術有所不用不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己無愆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亂足以自靖而已矣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王曾宋之君子也丁謂之爲小人天下允之萬世允之者也真宗崩嗣君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怨毒滿天下公惡偏朝廷必不容於執政者可計日待也卽旦夕不可使尸輔弼之權號於王庭而決去之亦豈患無辭曾欲去之誘謂留身密陳其惡於沖主權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爲之辭曰謂欲葬真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舍其與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妒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案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山之

亟則孰得曰曾所爲者君子之道哉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爲宜子孫者司天監邢中和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爲異而聽之庸人之恆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竄允恭以黨邪逐謂猶得末減而不宜以此讁大臣曾乃爲之辭曰包藏禍心移皇陵於絕地其不謂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辭夫穿地而得水石謂非習其術者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爲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眞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下者非眞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爲宜子孫妄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銜寃於泚下勿論謂矣天下之惡謂怨謂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鬬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爲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謂於窮髮瘴癘之鄉君子且爲謂悲矣謂以是而竄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陷人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益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誣爲大逆同文館之獄興而毒流士類者不知紀極君非繈褓之子臣非擁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磐石孰爲無將孰爲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爲名交相傾於不赦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閒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爲君子者尙於此焉戒之哉

宋論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仁宗

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爲萬世法唐不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旣靖內難而後爲之衰止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年矣旣非幼穉抑匪闇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挾豢養之恩持經年之政蓋前之轍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宜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實授小人以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豈有道者所宜出諸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鯁大臣如陳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孰假之權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其生命則當國大臣秉正以肅淸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不輕曾無定命之謨倡衆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垂簾之陋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非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也先君愼擇付託之嗣子幾爲廬陵房州之續則劉后之逐宰相者逐天子之竽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以危詞而急撤其簾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之弊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諸公無懷私之惡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臨人使正不已憯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柄洎方州倚勛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爲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確邪慝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稗政修舊章大臣之道大臣之所得爲也奉嗣君以爲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瓴之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自開釁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而賢者惑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奉母后以制沖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乃視若贅疣別擁一母后之尊臨其上以相鉗束行一政曰太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能忍此卽其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大變矣而劉后方殂呂夷簡張耆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

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旰豫以鳴曾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捹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大臣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主猶賢哲婦功不求茍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愼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乃兪其臣下之煩言以啓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爲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患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鬻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彊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留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姦民爲鼠爲雀之啄齕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昭之世蛹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茍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彊可凌弱無以啓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君臣所夜思晝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爚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眞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太初愼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聖明道之閒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

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閑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年天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恆守士無恆學民無恆遵兵無恆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不能不爲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淸剛之多士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歆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閒修明成憲休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奈之何強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槩可見矣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啓侮於北而歲幣增迹其進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皆仁宗啓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未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愼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泰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卽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穫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旣祀后稷以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爲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幷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龠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煙堊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費可衣之絲枲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薄貲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敝輸之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

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偽終宋之世迄於元延及洪永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上或廢或興或兌或改千金之貲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忍為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十餘錢而尙不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名成而害且積而不去況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司寇以誘民於阱而殺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辭矣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而惡之所被者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養降風尙之變卑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為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為羔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畜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況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揜力行不逮之愆尤乎卽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卽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掇拾天德王道盡其口耳之所記誦者罄之於一牘也非是者為鬻才之曲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卽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汎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非是者為亂政之辯言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則卽以一人之罪狀明列其不可容無事抑此伸彼濫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廢置也非是者為死黨之憸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則卽以一計之乖張專指而徵其必僨無事臚列兵法畫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為首禍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冗而力以暇而有餘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為者況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尙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搦管

經營旁援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間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娓娓建瓴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工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坐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與則與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惟道之從惟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祟朝而徧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衆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疚惡於寸心而不待暴白以號於人曰吾已縷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嚚淩之樞要也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實心體國奠七十餘年社稷生民於阜安者一變而爲尙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顚倒國是而遠處蜀山閩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憯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繚孫臏之詭遇簧鼓當事而熒後世之耳目哉姚元之之以十事要元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己不敢相也是亦慎進之一術也既已爲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迫以答上問而非闊達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宰執之道司聽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澆言長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爲矣讀者惑焉詫爲盛美違山十里蟪蛄猶聞束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有瘳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蹙也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擬之於古未逮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爲人之所不能足爲萬世法者哉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苟爲適長道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光武猶謂失德晉惠雖闇武帝不任其咎故三代有豫教之法盡人之所可爲而賢不肖治亂安危舉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繇此而興其近正者則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國矣而於帝王愼重天位之道固未協也夫唯適長之不容變置爲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誘諸後以任臣僚之扳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馬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權獨託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窺伺哉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爲

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祿。食采邑。建祖廟者。達乎天子。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雖無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雖不見於史策。而以爲後之文推之。則苟有有世守無無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有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本非朞而加以朞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朞。則功緦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豫教之。無問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遠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欣爲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剏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然則心苟無私。變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靈。奉名義之正。無志不可行。無謀不可定。何畏乎命異。何憂乎事變哉。

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並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愼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嚚陵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節折欽若之匿奏。張詠且死。請戮尸以釁丁謂之頭。李迪誓死。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竄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訐訟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翟馬周梅詢曾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朒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爲己任。而不匿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銳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爲喜怒。則雖有繁興之衆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騁其辯也。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靜以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寛柔也。寛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寛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遽以爲是。未遽以爲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爲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抑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爲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爲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甚歆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抑攷當時之大臣。則耆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爲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則旁

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己而得伸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爲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熙豐以後紛呶噂沓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童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爲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呰呰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視爲土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禍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導以興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評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底於敗亡天下後世猶奬其君德之宏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子者豈有丁謂王欽若蠹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揜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后傷天子之頰固不可以爲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惡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矜氣以爭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遽羣起以去國爲高投滴水於沸油激發而莫之能遏然則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逐虎之網叫呼以爭死命於毚兔何爲者邪天子不愼於聽言而無恆鑑大臣不自秉國成而奬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爲榮枯斯其以爲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卽而察之外彊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繒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奚問後世哉

言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爲尙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尙上下交責於己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爲職矣以言爲職則以言爲尙矣以言爲職欲無言而不可以言爲尙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卽言之於是進不揆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賢時之所趨意之所動聞見之所到曲折以蘄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驚枝葉盛而蔓延張唯其所尙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職此謂矣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下省則與宰相爲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善也所以然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姦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二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爲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則天子無以爲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贊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諫而善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然而終不廳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

賢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其君。故宰相必斬於其小。而以封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爲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也。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決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天子曠而繁言興。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呴呴之恩。則柔茸者相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掊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逐聲色之欲。則導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宦寺。則結奄豎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宮禁者相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於所不好。天下不能無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言。繩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汚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爲乎。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爲聽言之經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言而迷。剛愎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熒。則釁生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爲尙道之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有言於此。攻己之失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即無所當。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啓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爲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宏之德臨其上。育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勸於修爲。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敗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明主之所必遠。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爲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親疏。閭里之交。亦有比耦。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爲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談臧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且豈徒攻人之過。以相排陷者爲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積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偶然以改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強百致之齊。憑臆見以斷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駮時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疊人心而亂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宏。學問之不勉。好尙之不端。喜怒之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話之不正。勿憚我之威。勿疑我之拒。

勿薄我爲不足言。勿怨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繩裁木。必壹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盡。如其剛直之氣。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則小臣僕妾且將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賞及之。況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口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爲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鷙擊爲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爲榮。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寮而不憂其容隱者。且不可得。況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尙口爲習俗者。養敦龐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丈之閒哉。自仁宗之爲此制也。呂夷簡卽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靖孫沔。旬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徽欽。無日無人不爭爲鼎沸。論史者猶以爲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後事而知之。今立於五百年之餘。不揣而信其必然。況當日乎。粤自繼遷之死。子弱國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實則輸錦綺以獻笑丐其不相淩暴而已。於是而西陲撤備。將帥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計德明之世。無亡矢折鏃之患。擁鹽池苑馬之資。藉中國金繒之利。休養其人。以奡岸於河山險固之地。雖微元昊。且將鷹飽而飛。況昊以雄狡之才。中國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馴於柙也。庸可得乎。於是而宋所以應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無一人之可將。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爲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鈐之說。未嫺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愼則失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凶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劉平石元孫任福闒茸輕脃之夫也。則昊之不能東取環延。南收秦隴。以席捲關中者。幸其無劉淵石勒之才也。故韓范二公之任此良難矣。三十年閒。執國柄以贊廟謨者。誰耶。李沆四方艱難之說。無可告語。而僅以屬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瑋憂元昊之狀貌非常。不得昌言。而僅以語之王曾。曾固弗能信也。君飾太平以誇驕虜。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散而恥行枚。率不練之疲民。馭無謀之蹇帥。出入於夏竦王沿之閒。呂夷簡復以疲痺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卽倍蓰於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翹然以起。則不能得志於一戰。而俛首以和。終無足怪者。乃以其時度其勢。要其後效。宋之得免於危亡也。二公謀異。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軍覆沒也。范公過信昊之可撫。而墮其術中也。韓公力主進兵會討。策昊之詐。而自戒嚴以行邊。則失在范而韓策爲長。然范之決於議撫者。度彼度

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古今有定勢焉弱者不可驟勝而彊彊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勢而自貽以危亡者以不可張之弱嘗試而爭乍張之彊也夫前之自萎以積弱而養昊之彊者已如彼矣然彼雖彊而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天下則貧富不相若以孤軍而抗天下則衆寡不相若內患未起而人利於安存則撼我也難內治猶修而人不思外附則誘我也無術固本自彊以待其疲猶足恃也而無識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驅積衰之衆糜無益之財投進有可前退有可卻之散地挑進則利卻則死於狡寇姑與薄侵其邊疆而墮其陷阱一嘗之而敗矣彼氣增而我氣折矣再嘗之三嘗之而無不敗矣彼氣彌增而我氣折盡以無餘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貽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憚者無可憚矣有所疑者無可疑矣則雖有勇將勁兵以繼其後彼且無所懼奮死以相搏而勢終不敵元魏之於六鎮契丹之於女直女直之於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芻糧之富率有餘之衆衛久立之國家以捍乍興之小醜奚其不敵而瓦解以亡哉使如韓公徇夏竦之策併數路之兵同出一道用爭勝負人懷異心而投之虜穴彼盡銳以攻其瑕一將衄而全軍駭潰內地更無堅守有餘之兵豈徒鄜延涇原之不可保哉關中糜爛而汴雒之憂亦棘矣范公之鎮延州也興營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澗以相策應緩夏竦之師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使得如公者以終其所爲財可充兵可用術可擇俟之俟之元昊死諒祚弱無難折箠以收爲外臣即未能然而不驅嘗試之兵送腰領以增其驕悍金城屹立士氣猶存元昊雖彊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於韓公者遠也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無土以障之則河不決無水以濺之則油不炎使漢高以武帝之兵臨冒頓則漢必危抑使楊鎬王化貞以范公之策保瀋遼則國必不斃是道也持於積弱之餘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緩者建威之宏略緩庸人之所急者定傾之成算無事而嬉於堂聞變而鬨於市今古敗亡之券可不鑒諸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惟其才之有所獨優也才之所規遂成乎量才所獨優而規之以爲量則量窮於所規規之內有餘而規之外不足嗚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於其分而無損於道有餘者求盈於所規之外治之而實以紛之也觀於韓范二公可見矣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爲人之所不敢爲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恢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用其長而詘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啓更張之擾而范公異是以天下爲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法之疏密窮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風俗之醇薄一繫於其心是以內行修謹友愛施於宗族仁厚式於鄉閭唯恐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戎無徼功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終保西陲而困元昊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

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議更張裁倖濫嚴攷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覈名實繁立科條一皆以其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惟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啓曾不如行邊靜鎭之賴以安也繇是觀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長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遏喜心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槩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受益於天人而量固未嘗不宏遠也才之英發者擴而充之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剌義勇也已敝而終改若其折母后定儲位黜姦奄匡幼主無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形怵心於細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纖曲脂韋之士得依附以售其術固自天下己任之日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苟爲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餘不覺其敬之弛也惟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蔽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爲之也是以縝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愼用也

科擧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尙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爲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厭飫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經義尙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爲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茸者偷安於鄙彫繪者巧亂其眞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褻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爲弊也已弊而後知之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而弊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其鶯花其爲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爲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爲得爲失爲利爲病爲正爲邪爲安爲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爲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敝而調之於早者也夫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乃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徵成績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爲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士固不以此爲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

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歧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爲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迂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教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辯而淳龐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熒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仆者未之有也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豈不欲規之使圜削之使方檠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宏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渙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爲人之樂於爲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訐夫天下之慝則無餘慝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己盪而滌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爲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無可尙之志爲所尙之道則其所尙也貞詠歌慷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野鷙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閑荏然於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爲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皆持之以進而爲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爲之辭曰詩賦聲病易攷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上書糾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姦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無諱者直也迎時之所是而是之不顧其非迎時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辯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脅上者姦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長或以爲病國或以爲罔上或以爲侵權或以爲廢事引國計之瀕危指登進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謀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佞且姦亦託之愛君憂國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擊則人君爲其所動也亦有繇矣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姦也託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辯也若是者於草爲菫於蟲爲蜮於鳥爲鵩於獸爲狐風一倡而所號爲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爲也則其爲妖也不可辭矣凡爲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謀爲叛逆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直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錮終身狄仁傑非有天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爲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汙君子於蓋棺

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蠻狐之不絕於林莽也。而宋爲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摇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蔣之奇之以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汙之以帷薄之愆。則曰匿醜而跡不宣。誼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瘢之資。訐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贓私。則酒漿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被以面目之有靦。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誤。事已白而自謂責備之嚴。事無徵而猶矜誅意之效。無所觸而興。是怪鳥之啼於坐隅也。隨其影而射。是蠻蟲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辯之口。無從而折。昏霾起而眉目不辨。疫厲興而沿染無方。亦且終無如之何矣。嗚呼。苟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望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爲也。既以登朝。誰能拒戚畹近信。而弗與接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游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譏人。而小缺在寢門。則閨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欬笑。則醜詆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節。度以勢之所屈。揆以理之所無。則密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而相質訐而知君子之自愛。且代爲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夫人之爲賢爲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之謀國。獨契之知。衆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逞。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優柔之主。無救日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羞當世之士。既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爲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繇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斬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王曾舍丁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訐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眞御史也。張堯佐之進用。除擬出自中書。責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燈籠錦進奉貴妃。詆訶之於大廷。曾言既用。謂雖殛而罪不昭。介貶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爲君子。亦利用妖人之術。行辛螫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勒爲成書。如碧雲騢諸錄。流傳後世。爲怪誕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心。則機械日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不已。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爲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與。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蕕臭也。閑之以薰。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後可與言治。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攷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爲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爲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

此三十年閒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繇亂民之所繇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旦之令不保於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則前勞費而後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爲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詘矣況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姦革弊之大名以搖天下爲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釋之憂疑懷姦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棊之不定也築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鞏固於百年也其可得乎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需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家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雖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雖聽而不能終也無亦率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鋩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爲大臣者席未煖於紫禁劍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罷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爲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輔者賴發於顛髮豎於額以與當路爭衡於筆舌知不足以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遙和身未試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爭攻一波乍興萬波隨涌黨邪醜正之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爲恥於是祖宗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爲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興毒痡四海激盜賊召遠敵亦惡知濫觴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愼擇於先而謹司之於後也王心載寧而綱紀定法守尊廷有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綏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猜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蟊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爲之解也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離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爲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惟其時而已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倘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爲竇融也

猶不害爲田輿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爲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爲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聳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棐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爲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衄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僵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爲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爲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鷸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斃卽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爲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瘠牛僨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秪爲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功名之際難言之已蔑論小人也爲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爲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媿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爲之地則悁悁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爲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韓富二公之相爲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爲嫌也富方升而望不爲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揑目空花青蠅爲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

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褊衷而不自釋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爲末節誠有以也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歉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閉不容髮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惜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爲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弔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尙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苦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搆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鎭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尙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怏怏求罷出守揚州嫌郤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几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瞽窾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慍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於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爲君子矣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著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閑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輩胥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爲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譏哉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彊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爲則爲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爲不可獨成名爲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爲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還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閱富懷不平之心自媿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宋論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衷其合者則曰此衆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衆之所裹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離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與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爲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惟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謗諳繁興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槩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咨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僨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宮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倡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居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閒亦非素結瑾以徼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閒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真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如字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坦然無懼而以爲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愿謹者聞之必瞿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歸之爵惟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妃下無可居閒之宦寺則即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忮害爲仁繇己豈襲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筲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

濮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襲。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斁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辯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各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辯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為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為父。非若英宗早育於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圮。奮起庶宗。自百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為其禰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陽永叔。緣為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為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為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為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莫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自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為之服。不得為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繇節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為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為加榮。即如其前。不為有闕。子不得以其尊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為伯父者之為皇伯也。固為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為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為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扆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為而至於人子之耳哉。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為德而不可忘。則是以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慚自痛。追悔出繼之非。敝屣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榮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為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濮王既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為敺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濮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

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濮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廷其祀。俾弈世勿絶。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濮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絶。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濮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爲天子而父之。已爲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應。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濮王超進大國之封。爲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爲濮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况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宋論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惟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爲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又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爲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爲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爲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爲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爲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爲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爲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羣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爲。非無可名而不爲其爲也。求一名以爲獨至之美。求一爲以爲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爲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蹟。允矣其僅爲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喦。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蹴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

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奬我者雖衆，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鋭於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閒，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况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悁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獲其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揜。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趨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爲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爲是，斥之爲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爲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爲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奬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爲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爲者也，乃安石則皆爲之矣。抑豈不知其爲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爲，骨彊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迫及一蹶，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靖其天。惟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惟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惟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諓諓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涖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

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頫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栫棘之臺蘁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衆以啓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彊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糧芻藁椎牛釃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确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彊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櫜鞬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閒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赳雄邪惟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鵲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訏謨爲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

養癰之患者皆此傳也言之徒長秪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日難爲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衆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絶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爲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尙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捂拾蕘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合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卽仁矣羞惡不警於志言義者卽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毁廉隅皆隱伏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絶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爲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緣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渝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爲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閑敗度之蘇

氏亦翕然推之矣倭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詘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以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靑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行至於後世人知其爲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爲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値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於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於目前幸牧地之免征於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間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値至二十五金金積於閹寺而國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於芻粟寒暑則死於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於飼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於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之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爲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相躡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爲可使民之親睦而勸於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爲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爲互相覺察而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爲盜誰能詰之既已爲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爲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鏽之鐵爲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爲之賣其不援而加以刑賕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爲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實此致之也獨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實此以爲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於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甯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於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於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爲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恆有餘而郡庫之

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僞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於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惟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於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甯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於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爲支給民乍脫於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於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爲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於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貲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爲正矣納士於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於浮華蕩冶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地之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函於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於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於大而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而保合變化之眞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爲之事斯焉尙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鏊錢福之徒起而爲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於其中始爲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爲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癯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爲此言者將以何爲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聾瞽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爲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爲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於千里之畿而胥盈於千徒溢於萬皆食於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義者允爲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爲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絀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爲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爲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卭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彊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爲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發揔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彊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惟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得與之頃姑試其奇發於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於朝廷傳之於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吹劍首者之一吷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爲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爲之動知裕之適爲己滅泓也則使宋芟盡羣羌全有河湟之土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祗爲夏效驅除其能乘虛席捲卽諒祚之巢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壓諒祚之壘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於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劍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爍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砭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儻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讋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於契丹內無軍士各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未有餘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內祖稱臣與契丹爲脣齒則威伸於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於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將猶存部曲尚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窳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羣羌散弱乘兪龍珂內附之隙徼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木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彊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木征之降未幾而孱懦之秉常且憑凌而起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於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爲謀畧不以文法責進止峙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已矣

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尙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惟是苛政之興衆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

黠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讟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之所爲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指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讎則呼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已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羣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尙而以爭爲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爲長以貶削爲榮以罷閑爲樂任意以盡言而惟恐不給乃摭其所言非能弗相剌謬也非能弗相勦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摘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讁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羣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坰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

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聳人主之聽祗以益安石之横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沈淪不爲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徼其獲軌望風遙附以羣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亙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横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末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狎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姦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爲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翮不汚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爲矣白日隱而繁星熒嘒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燿也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敝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

問之莫能酬答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正者其言恆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恆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訶詆而訶詆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辯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閒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為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為梗近蠻之民鰓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為功為罪昭然不昧胡為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為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為夏者其外為夷其外為夏者其中又為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駤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掊削誅殺無閒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土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姬周之蕃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驕黷而繫被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既滅歸於侯服承為文教之邦而彝倫攸敘故春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為梗於中區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塗登之雲逵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餽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

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因有其功。既有其功。終不可以爲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綦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平定。爲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覩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宋論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疑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虐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惟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胞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即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剏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熸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泣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徹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鬬虎已斃。而鬬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長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

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啓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驟上之靡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己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惟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昶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眞旣有汰心侈令日告虛楬抑且橫征別出夫嚬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惟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璧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

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詘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惘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辟也必矣。夫惟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竊之者。暗室也。藉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積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宴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聽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憯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孝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儗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辜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旦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惟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齕齮。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嘗

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
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
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寛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
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䴉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
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晝諾
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
處此其能頫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
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
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
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
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閒而詭於
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
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耆臣老死而無
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
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
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
四年閒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
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
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
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
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貞之失先之
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
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
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

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
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
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
之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
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
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
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
者視其所勸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
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
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
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
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媼而
已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
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
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
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
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
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
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
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
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
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
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
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
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
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悄悄自得出不知有志

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彊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惟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惸，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愼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掊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醕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臺署，一人煢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宋論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躓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擁一□□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噂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温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隳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宅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温其温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不可恃也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愼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尙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拚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惟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之節朝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隳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甯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

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駑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媟。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罹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

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閒。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旣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暴。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卽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惟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晝謀夜思。摟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惟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祕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束溼亟行。民乃毀室彍子。殘支體。徙四方。而嘷號徧野。藉令迄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坻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敺之者朱勔花石之擾。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贏。徒爲聚訟而已矣。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鶩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艸。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爲。吾皆爲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猾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敘六典。纖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爲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承而弊且長也。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

矣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卽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爲蠧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卽求前人之不肆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己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軌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瑴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蹂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與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爲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熸火將熄之薪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鎭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戢銳畫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齕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鎭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啓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彊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徼其民於掊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閫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頹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鎭無可鎭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既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雖然宋卽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土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彊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

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惟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閫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嘵嘵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闃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絶西域而河西之守固惟其爲漢也廟有算閫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即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既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韡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忮以相反元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徽宗之相京也雖賚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爲其所欲爲也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爲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惟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受寵既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爲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誣臣臣以仁宗誣君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與黃幡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爲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爲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媟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故星變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蠹賊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於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爲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條也偕之者王黼也朱勔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鐘鼎竹石步虛受籙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直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鷙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爲惡者猶有所爲以籍服天下而此之爲戲者一無所爲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即無女直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攖狡彊銳起之天驕尚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

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足以當之矣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政而緩民之死即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即吾義也民即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靳於言國即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薦以禮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勿陰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以處此也易於艮之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曷厲乎厲以其熏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衛靈公之荒淫而固有蘧瑗史魚在也則立乎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女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檃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熺然環至以相熏則欲姑與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爲孔子者乎龜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尚者章醮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覩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子唬號萬民震慄而抄劄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時自標文雅之士刼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爲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爲歡於君門相爲蹢躅而已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閒槐棘之下誰與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報謁榛棘及膚叢錐刺目彼則無慙而我能自適乎莊生曰攖而後寧亦必有以寧也亦必相攖而後相拒以寧也不能攖我而祇以氣相熏染厲而已矣奚寧哉念及此則龜山之出觳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留尚矣艮之上曰敦艮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傚道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尚奚疑乎

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惟惜傾而靳於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彊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張瑴之降以挑狡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

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羿己之言吳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廟算者惟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戎閫者惟种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荆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氾水春秋記之曰天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攣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剸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爲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彊虜者猶然子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元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

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嬰城之衆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避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還徙之愚氓羣起讙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憯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嚮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尙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尙據河山之富羣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續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尙相什百也惟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穢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休哉是奠已潰之宗祊而甯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邠甯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啓千門雞犬方甯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斁天之痛綱其罪之魁

與

宋論卷八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啓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泝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緣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泝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漯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崐崘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氾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開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梲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荼氣楞抱頭畏影而蘄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忞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汲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胥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蠹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鶠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逕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直脅宋以割三鎭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

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賂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賂石晉也秦人之賂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賂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賂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賂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卽可得三鎮欲兩河卽可得兩河何爲曉曉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識者盈廷會無一人爲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賂地賂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衞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倘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彊者囂縱使氾濫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懾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衝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

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戕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已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詘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寧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麾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既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唯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華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賀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尚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闇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讎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唯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溫公律己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忼慨之容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咨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而士民驟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承君子之以靖共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溫公固未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居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伸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

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爭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艸表而以箕穎之節期之昭能殺嵇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郅惲上書王莽陳讖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伸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幵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宮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嚼齧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爲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悔執禮吳革劉韐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惟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伸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惟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遷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囁嚅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伸之世操伸之志以爲伸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慫其異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宋論卷九

衡陽王夫之譔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爲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千萬。王莽之季。盜雖蠭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懷慓悍賀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弈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舂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彊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皷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賞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憤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攖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餉糗之棄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蠹。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葚之鴞。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匡復之威望。以讋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威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

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梲、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讎，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為質於虜廷，熏灼於慓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瀕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懾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直則勢統於一，惟其志之欲為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荊、湘為其上游，襄、漢為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為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為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頹，竄身無所，零丁江介，賴海遊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困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為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荊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峨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怡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

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攀附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縶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椓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鎭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惟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咸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舉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閫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眞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屛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宮以眇躬涖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緖事不疑而可以弗惠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聲悅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讎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鎭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璺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奬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顧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淸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闢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彊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庤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

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涖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鎭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擇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傅亮。固未足以勝任。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瑣瑣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衞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兗之郊。內顧而零丁孑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疊。夫豈買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眞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疊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不怍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爲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怍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爲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爲善言者乎。

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尙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土。乃以身試不測。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囮。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覯。

賊未篡。吾君尙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溫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溫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詘。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眞欲立邪否耶。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幵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汙。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摘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眞立之問。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惟此七尺之軀。一汙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藐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直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直至。則弒高宗。執子嬰以納降。女直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藉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己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直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閒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緇。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蠋捐軀而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

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寐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孑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爲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猶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驕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脅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瀕危不改其恆也。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人之爲言也。寧寧而思之。緜緜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惟其攀引。六經可惟其撫拾。而以成乎其說。違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達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緜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

三年宋之不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勸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徵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千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買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啓之也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耶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各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

爲也將以戰與則毆愿懦之農人以與鬭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驅命於蹀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埸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坰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脅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於勳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爲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勳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爲買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致

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於是而范汝爲邵青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直。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攖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衆。惡足以當巨寇哉。乃攷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彊。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賓欺其主。以彊而受彊。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弗能爲助者也。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翺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惟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衄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爲盜而既爲之長矣。固褎然自大。而以爲我有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旒綴。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

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羣傲之衆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爲盜之術。而衆乃弭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旦此夕彼爲疑。進之務有所鹵獲以飽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貿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讋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卽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己以共死生哉。故光武於赤眉之帥。諭以鐵中錚錚。惟待以不死。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屹爲巨鎭。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馘。李成劉忠甯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既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惟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摶撚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憝誅則叛逆讋。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於淮汴。垂及

異曰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遈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啓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技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獻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諸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與慶父終於弒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輿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惟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膂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直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騃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寧至於是夫檜所欲遣歸女直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分節建旄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宿衞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彊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探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毆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子翬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

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讓定於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責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躐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奬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畀得人以垂統緒於豐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艸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而甌臾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彊敵者乎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旉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憯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衆直行敢於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竄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昶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褻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昶僭僞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鍰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買而無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斬

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烝，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斂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啓，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頒，指爲朘削，倡其民以嚚陵詬誶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惟孟昶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衆，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呪，爲人君者，而爲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嚚，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卞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於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彊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彊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彊，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幷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雖闚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脇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

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彊也郭藥師一啓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麋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紐於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攖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無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蠹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鴞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軟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惟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即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寧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寧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麾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懼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惟震於其名其勢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爲援己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媢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

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爲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於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閒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恆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弢光斂采力謝衆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惟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即不能犂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敝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讟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岳鵬舉郾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覩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彊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彊者爲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潰彊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還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己雖彊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蹠踔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已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

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弈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弈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直之驍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鷙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擣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既熸。而勃然以興者。皆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彼己之情形。其坌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閒乎。義社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衄。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既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惟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閒。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碙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爲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槪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踸踔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惎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己。不欲憖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忮哉。徧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

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沖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直以爲援引內有羣姦以爲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直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嬾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卽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己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鋟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鑄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鞬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不敢爲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㮚孫傅司馬朴同縶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直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之衆脫高宗於幽縶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盻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甫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鷙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覿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卽其人而知之有餘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

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
其感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閑必
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
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於乾谿。夫差
之於黃池。苻堅之於淝水。完顏之於瓜步。傾之速也。有合
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
陵而固守。高熲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貍臨江而不渡。周
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威於外者。中且枵而難必
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己以不可
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
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
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
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
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
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威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
其士卒。則彊與弱之相閡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
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
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
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
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
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貿。則不受
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
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
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
鄭銳起而嚮楚虔。當無楚矣。趙鞅蹶興而薄夫差。當無吳
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
比之入。句踐之興。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
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
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
必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彊。動者必折。彊者
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於此而知
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
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姤之
危也。始於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
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
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
立愛子。猶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於孝
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
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發德壽。
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於色笑。翛然無累。
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於得失也。
甚於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
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悁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
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睠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
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
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媿怍之色。
虐殺功臣。遂其猜妒。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
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
山之樂。惉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
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

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閒也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即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己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己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己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己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忮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羿之彀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簟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閬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於無何有之鄉以是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娛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靡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懲留之宇宙而授之□□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尚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瀸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尚無以恬然自矜潔己哉

宋論卷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萎黴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尊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惟威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竆。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即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即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徙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媢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秉麾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餉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尚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闚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閫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觖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躓。如是以圖之。燕雲即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埽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己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宏

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符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輿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為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為人後者為之子道無以尚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為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概論也禮曰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緦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閟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概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偁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忘之鄙哉其為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為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即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為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為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為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偁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夭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為孝宗之父實為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為其子孫情之至即理之公矣孝宗豈盡其忱以致孝於高宗即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為所屈服故張璁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絫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為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僅高官大爵稱為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邱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為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為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

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纘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鷙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偪側之形圄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澀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攖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尙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擿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志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啓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愼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耆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所未逮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威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亙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

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劃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奮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愼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槪可睹矣。陳康伯葉禺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郗鑒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鑒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報讎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洸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熒。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卽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訏謨。廓清九有也。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蘄免斯民於左衽。惟染以黨心之厲。因其愒翫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冑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宏通。不孤淸以違衆。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寤寐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僨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

過卽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踸踔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故苻離小衄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囂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卽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以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立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部曲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爲衆所推實篡弑也乘機委順徇衆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衆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衆浮寄於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雛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爲宋一女直也女直之爲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貿貿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甚矣古今之積感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女直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苴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草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既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彊於女直者愈可知矣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延哉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直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於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日習於戰而不自弛其備卽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尙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故兀朮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於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鎭寇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既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宋論卷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皺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絶庶政曰孝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褻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沖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內禪時五十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倦抑無以支不固之

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尙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閒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人以離閒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耋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卽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蠱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絶天彝貽宗社以阽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囁嚅於閉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菀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年

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己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苫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悁悁悻悻。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卽其功也。亦何用此卞躁爲也。

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厤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各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閒。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淸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涖之文吏。唯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羣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愬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幷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幷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

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樹遏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陻其溝洫夷其隧埒而後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幷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幷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箕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臼竈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將傾未圮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劃留橫亙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埸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

之弊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鄭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爲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恆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畝甃之異形在人民則彊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爲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略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揣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經史束四海兆民而入於囹圄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

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猒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是公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之慝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葢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閒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奬曰吾忠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逭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浣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也若夫天倫之敍斁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恆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絪緼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欲熒之婦人宵小閒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尙矣而其以人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罅而導之去其熒之閒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

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啓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孝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掇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娣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怍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獨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閽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葢鬨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己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一閒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荃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衆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戚不可挽還者也悍婦宵人噂沓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衞社稷而救人倫之斁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閒爾而正不能

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為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彊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覦之釁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妒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為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卽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浣而惡用浣為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臥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詭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各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己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啓其爭為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留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為宗社計非也宗社尚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為大倫計尤非也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甯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滅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衆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恆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懷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為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宋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寧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冑、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爲貴戚之卿，侂冑爲椒房之戚，宜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寧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爲有大勳勞，而報之，天理民彝，其尙有毫髮之存焉者乎？寧宗以是感侂冑而重任之，加以不賞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寧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寧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留正爲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譟，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爲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爲末滅，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冀者寧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愧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寧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援己者以爲德，獎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璧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楮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寧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既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耆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讋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共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惟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嗣己而興，則亦惟己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譏忠定哉？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

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詭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鏜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殛之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猘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彊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魋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己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洽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妒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絶也詼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爾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弋韓愈之章程卽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卽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氾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秦觀李廌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卮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卽以之成惟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褰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敵君子如仇讎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矣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賊也非是則僞也抑爲鉤距之深文讙囂之飛語搖闇君以逞其戈矛流濫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驩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 東坡肉）爭庖人饔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敎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届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

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祧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墠無禱乃止去墠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間洵使其然後王尙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啓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閒其爲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閒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遼闊而不相爲紹互塞陵蹤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惟所評隲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諂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祧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斁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禰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事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播聞以耳因循以舊柴燎沈埋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遽忘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墠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薄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年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輿皁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殺尊至而不可詘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鬽歷百世而事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

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尊恩邪

韓侂胄立僞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眞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眞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眞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譏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惑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即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惟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爲侂胄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雒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遯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疑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尙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褻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即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愼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彝倫斁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

妒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勸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帨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竊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簒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僵水火之災者矣於是有已葬復遷劚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閑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愼哉可弗愼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惟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訏者也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拚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

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諡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淸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訒。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斡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與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是日贏日茶。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惟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蹤跡以相勦。絲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閒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爲差等。同一罪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欒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汙潴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衞燬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爲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鷙。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耆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衆論之公。惟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釁閒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臾。以分僥幸之榮利。彼亦惛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楊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竑而立理宗。非寧宗意也。然寧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寧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己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淸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竑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誅止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

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夏竦之閒。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尙哉。故使明主秉鑒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惟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閒。其膺上刑。不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鷙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蓄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胄似道。則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槩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效可收。固弗待於迸逐。而惡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遏。侂胄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宋論卷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寃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韙哉其言之也弗得而嘗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壬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敎厚道固當乘其未即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既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愆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既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逭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壬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拔己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壬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壬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既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壬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壬有匆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閧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寧宗孜孜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即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惟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匕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脅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竑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晉命之國儲延眄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興戎竑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褚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竑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己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諡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

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啓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尙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衞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誄之曰尼父而無謚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之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愼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卑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尙以誘人之師己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爲壟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惟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眞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騖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纖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顗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謚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騖奈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弈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眞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尙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褐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莛叩鍾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迨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儕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尙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覿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熸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末矣則朱門之

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寵煬也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爲之也女直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趙良嗣閒道以往約而後啓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淩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而存之以爲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閒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直已歸其股掌而延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遷回於爲折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荼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爲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寧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吾膚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誦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既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共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威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答之則我義既伸彼姦亦攄辭不詘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虛聲讋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吶焉不能出諸口也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茸闒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宏淵王權張子蓋習於選愞故韓侂冑蹶起而旋仆乃至侂冑之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閒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

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闇相匪甚姦則盡東南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直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以視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彊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詞以答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賓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討之酌時勢而度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而可矣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惟己自屈物不能屈焉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惟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奮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贊襄而益威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探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葸退固志士之自命者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懸顚隮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爲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既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惟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讎之也愈隱譏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醻酢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酖於杯酒盂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寃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牾是抱蝮以寢而采堇以茹也則誠所謂巖墻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盂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倘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

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遏此而愈難矣謝臯羽龔聖予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徹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釆橡栝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嚮皴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為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徵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為蛇蝎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為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愍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為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齟齬復何所忌而尙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衆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賞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尙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為不可去之情形聲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汶汶者遂入其囮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為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靦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為亦有繇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旦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旦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妒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衆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攙不軌之情者惟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為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為丁謂章惇之竄死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為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逞逹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吞小也防其毒也毆梟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

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棓、竹根、箍頭、楔指、絞踝、立枷、匣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年，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腥聞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祜。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瘵，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汙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己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爲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減於史賈哉？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弊，掊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惟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彊，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晝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矜其能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愚懦頑惡之藥藥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汚；以博弈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己之嚴，責愚賤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有狡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悛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瘐死亦其自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悁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矣。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懦民見豪民之罹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罹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罹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罹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爲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閔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違而尸陳於市，廛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

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
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
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
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
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尚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
之惡惡已甚而啓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
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
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
於天下無禆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啓禍於士或死或
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蟊稗也嘉穀以荒
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
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
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
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
以自僇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
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
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
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衆人之氣以爲
氣嗚呼豈有合衆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
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鬨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
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
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
倫之斁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
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

茅於九閽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
貸於衆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資鬨然
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威
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彊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
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
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
知其氣之已楬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鬨然一
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鬨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
死而蔡德潤等鬨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
等鬨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彝倫正風化者
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
人之獨心而已己正而邪者屈己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
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
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
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
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
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騖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
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
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
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
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
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譏迹彰聞於彊
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
薄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翩翩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哉必
逮身迨至蒙古入杭羣毆北徙豕足墮指啼饑儳食於原
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

爲死所則鼎之浮氣坌興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塾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即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即以敎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即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即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衆也故雖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囂而召蒙古之辱咸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咸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窳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峰嶂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皋如手足處末而衞其頭目夫是之謂眞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爲其障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釆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朮直擣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窶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杭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鎭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荊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直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熸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氏滅蕭紀下蕭巋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湘之義旅搏取之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脃弱之粵人網舉之如游鱗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實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閫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伉直爲仇讎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

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揚州之守，猶巋然而存。江淮之塹，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閒，見爲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宋論卷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慣恥自彊固結衆志卽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符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祊瓦解灰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閒猶爲幸矣晉惠之立也識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戇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熒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胷小以此感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被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爲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菲才以唯己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彊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惠而懷之卽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贊我立者之可竊販以爲厚德哉自寧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徼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既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伏以聽己於是而一綫九鼎之殘疆惟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寧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榮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舉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

傷寶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愚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亹亹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蹻雞封豕以媚山獠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會元請及旦以易簀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涸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即令蒙古之許之與蕭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姍笑徽欽之歸命秪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餇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此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奚爲不可曰巽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泰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彊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即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宋之亡亡於屈而已澶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拚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覲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覲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構櫨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

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軍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圉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漢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衛此觀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譴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彊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率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弃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殘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惟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偷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闃其無人迨及勍敵介馬而馳乃敺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弃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僞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衆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弃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控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壞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執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宋論卷十五

文史通義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是書原本大題章氏遺書下分題文史通義校讎通義道光壬辰始鋟板大梁續粵東伍氏收刻粵雅堂叢書中學者一見輒驚爲鴻寶但原板印布頗少叢書本又例不抽印用是購置爲難今春書華閣主人議刻是書同志以校字許之因就原刻覆閱一過猶有譌字所據既塙隨即更正庶幾善本與劣刻有殊也光緒癸巳季夏新甯趙天錫識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孱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遍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幸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椿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

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異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愼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弁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傳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搆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搆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搆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搆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搆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搆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

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搆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大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閒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

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籍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閒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

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坿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坿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餠餌之不可以充飢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倂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閒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横杜欽谷永之坿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入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坿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

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籌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臣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卽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敍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敍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臣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經緯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氏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

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睢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坿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

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也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倣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

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卽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

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讐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管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

（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雜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

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强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倣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

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坿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坿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愼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說篇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坿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坿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强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騙有卦（見輟耕錄）鞞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

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一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衆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

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

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易地禹稷較顏子爲難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也）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穅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世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

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司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

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岐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

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

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以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冑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

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鶩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坐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則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

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貫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貫也如約略其貫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異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謂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撫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殊科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嘗

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如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沈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强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疏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

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誦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可盡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眞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坿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

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

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愼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强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强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

利則效尤而倣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惆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坿於闕文而其義猶存坿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閒去古浸遠而尙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也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愼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坿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

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韁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啓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觴沸酌於觴賓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鴞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蕙蒨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爕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泰袜汎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滕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

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簞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廷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簀校讎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泗曲汨令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釆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勤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帀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為刀稱書曰隸遺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為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鈐閣啓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鶚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途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推死魄感惠連之弔鸞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奪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駁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弁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思而自媚覩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橐藉大力以貤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纂集之公

至於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敘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脅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

日黃昏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抱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荆墟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苹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同之詩〕豈爲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愁〔傅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戛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斲伐託喩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

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傳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之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尚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喩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覈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須於

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讎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鷃鵲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譎叱吸叫譹宎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枅圈臼洼汚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竊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文史通義卷第二

文史通義卷第三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正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

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愼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充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名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

能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嘗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茍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務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絶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

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書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

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圃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兎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翺）竇女（杜牧）合於史家

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卽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强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閒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旣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旣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屛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

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偽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疏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

子有知憂當何如耶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甯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甯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奔捽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知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霆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

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强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閑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强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茍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

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矣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閱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强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闡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秖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

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知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黄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抵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準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

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鑒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鑒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眞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與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

往往卽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劃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卽卷之别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旣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旣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强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别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强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

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尅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

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别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卽己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己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别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慕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驟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稺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

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生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烟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若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殿下秀之閒）（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

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凄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淩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

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鹿鳴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慊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若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

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旣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

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悞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悞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文史通義卷第三

文史通義卷第四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四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闋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為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為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為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為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

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鷃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樝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卽神奇無所得者卽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

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實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

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悮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羲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貝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古學尚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卿若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

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

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己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禀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鵷鶵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黄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以劉向所記書無考）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白虎通德論後人去義字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鄭元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

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法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illegible]）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

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illegible]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illegible]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鑒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坿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閒則別擇之不可不愼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坿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坿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鑒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甯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漢人初標史記而不標漢代則[illegible]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正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

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村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槪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淸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淸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愼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製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强附淸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愼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增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加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諡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峯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

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逸因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文履逸之因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茍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校讎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校讎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敕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劇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劇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一十八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校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校讎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也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志筌(楊懷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

黄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强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强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强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坿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甯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

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數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坿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坿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官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

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眞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强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强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若也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己貧賤也人高第而己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坿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靳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螾螘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閒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茍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沈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譬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實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

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强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旣爲集中之傳記卽入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裒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鼖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啓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旣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者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

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况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己則多方辭讓人又博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剌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

以降先賢者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貧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坿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尚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矉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遺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還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慙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其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游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游於癸巳前者或憤然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

梁文定校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繅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飢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騖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飢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

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德之賊也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為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為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為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義理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為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鶩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踶趹噬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害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害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河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闢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禖

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鬬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

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既處飄搖不爲睍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即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文史通義卷第四

文史通義卷第五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五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

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脣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

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卽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攷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

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薪櫍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勤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櫍則辨同考異愼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勤成鴻業則鈎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

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甯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

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欵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踈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旍旗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愼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閒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甯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甯

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盛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詑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與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駮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淸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鬨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旣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駮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

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摹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値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値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値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旣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旣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

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荊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為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歎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此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為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為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為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閒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為經理者也詰其何為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坿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為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為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為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坿為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為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為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為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强項敢言前史侈為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

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
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
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
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
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
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
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
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
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
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
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
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
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
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
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
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
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
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
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
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
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
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
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
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
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
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
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
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
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
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
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
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
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閒傳神亦文家之妙用
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
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
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
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
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
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
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
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
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
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閑情逸
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
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
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

如其事而巳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悞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

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愼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 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

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壼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弔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矞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苑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婦女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人不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閒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騖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閒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黠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

至於閨房篇什閒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嫻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

君子有時涉於自贊脊小有時或至自嘲俳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不爲褻也如使眞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眞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也即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倡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寒溫酬答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一如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閒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尚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款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閫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

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翰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騭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真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雞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罹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騖於名己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織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

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鶩名轉不如村嫗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絶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竪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闒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竪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啓居攝悞解周禮而啓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卽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卽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

出坻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坻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閒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誡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

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犂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騢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文史通義卷第五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地志統部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和州志政略序例
和州志列傳總論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和州文徵序例

文史通義卷七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永清縣志　皇澤紀序例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一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覆崔荊州書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可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証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坿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槪矣易之爲書

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氏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恡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槪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

約略言之志既做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鑒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做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鑒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鑒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編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寛即文鑒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即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做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尚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幷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强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即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即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illegible]）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

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擱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坿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坿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坿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太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

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廷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特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特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甯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朝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閒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茍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葢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摹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愼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茍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

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師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部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副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聚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茍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爲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

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為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為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
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領爵為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為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為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為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即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為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為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與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為封疆而不曰輶使皆謂布政之司為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為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為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為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

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讞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illegible]）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則闞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與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

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

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

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

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衺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尙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有恭編爲
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

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卽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茍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卽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與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撫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廕之條多所牴牾）猥雜成書甚者坿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撫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廕辟舉不可紀以年者坿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

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鑒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古者瞽矇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卽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卽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與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捋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

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託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真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卽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略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其非籍者無難句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疏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汲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楊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

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氏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詭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微秩亦爲宦仕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甯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鱒罍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繫屬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

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卽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卽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坿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卽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敘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志排列三統甲子）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旣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坿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

皇朝明史律歷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塡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畧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爲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徵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

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於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則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鼂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顚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

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典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昭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卽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卽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

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鈔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宫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後代不復有專書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爲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别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籍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坿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絶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别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横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坿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别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坿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傳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

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啓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爲列傳在書即爲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坿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晁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閒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制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閒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羣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祕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坿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坿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錯者爾

夫末學支離至坿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悞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傳家不可不立也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採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衺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備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坿名目實兔園撦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得操詰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纂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

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張温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温三史略魚豢典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泣邦人冠冕列傳撰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志曰傳志之古文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即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即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略規諸子撰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坿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坿庸如顥與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蹇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嵆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坿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與一事互爲詳略異撰忽爾同

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為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坿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為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為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為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坿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于書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衺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翻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誤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坿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坿注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

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記事之編議論之體當時皆春秋家言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遷自序紹春秋之業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坿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始末也後漢書以下失其傳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駰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彪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其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衆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

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愿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㗅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彷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牘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illegible]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illegible]書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悊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而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舉科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搉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讎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草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尙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爲難敘者也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尙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悞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苟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

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尙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旣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旣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旣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旣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旣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鑒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旣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注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攷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

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詩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別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傳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閒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文史通義卷第六

文史通義卷第七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業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倣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祇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

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

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

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
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
詔諭
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
固無
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
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
入書如有
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
恩澤之紀而
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
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
冕是以輯而紀之
御製詩章止有氷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
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尚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卽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是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淺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卽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卽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象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敍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晝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鎭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卽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况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卽以金石年月冠之

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横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纍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叙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内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删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横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别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鄉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

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爲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爲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僞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㒰則淸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推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爲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爲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爲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爲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爲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爲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爲世族又何至於爲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鑒之示影也徑寸之鑒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

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婣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沿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略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為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貴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為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為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摹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為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為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為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為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為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為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為經而以縣鄉村落為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為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為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為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

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爲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嘶命名庸陋構意勉强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咏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釋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圖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

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咏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

徽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搢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譏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賅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而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

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爲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士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績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誌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莅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

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悞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志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譏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脣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

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弁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旣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勢使然故司馬氏通鑒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與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間嫠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眞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

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為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瑕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為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為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為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篇分上中下而仍為一篇不肯分其篇為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為編不為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抑亦詩人咏歎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恆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為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卽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為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為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

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閒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蟫蠹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鬨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

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閒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塡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慽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閒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卽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

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眾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為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為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劉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後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

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檮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尙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尙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

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鑒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言論選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譔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

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成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肆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謂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

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沈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繹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塡戶版而難爲決斷定去取矣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

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瑣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焉具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撮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温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見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倣竹書記注或摹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玆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

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
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
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
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
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
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
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
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
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
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
牀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
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
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
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
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倣
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
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
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
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
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
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
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
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
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
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
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
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
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
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
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
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
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牀架屋毋論人生耳目
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
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
度數哉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
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
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
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
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
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
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
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書雖與劉杜之典
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
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
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
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
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
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
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
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

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卽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識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胥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删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閒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文史通義卷第七

文史通義卷第八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今書總名

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坿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

國史取材否則總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坿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隄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咏則坿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即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貲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狃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淩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

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採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啓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奬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鷄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

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坿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倣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坿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題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奬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啓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

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坿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製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坿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覩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謠諺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毘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

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乘間爲當事告焉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彙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卽下至施旦亦胥坿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坿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夫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採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疎而文約文苑文鑒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鑒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屨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爲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爲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牀架屋豈爲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做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

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歎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為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裁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例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為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證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為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　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粧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

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云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

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

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採訪他若邑

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愼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眞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准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淸廉勤愼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眞迹便易採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眞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准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倣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讐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

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採拾詩文可取一時題詠廣登尺幅者也凡

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定成集者方準收錄倘係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準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爲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爲遊戲圬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爲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爲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

旌典或雖未

旌奬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

現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卽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見陞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愼開載纖瑣飣餖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羊鳴之誚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坿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咏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坿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巖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璽絲縧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遊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蹟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卽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

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註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釐定一破俗例者也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尙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卽胥吏文移亦所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勦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標題之法一倣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倣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搆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卽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八議裁制取藝文

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譏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卽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孝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卽此紀傳卽此傳贊卽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勦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存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併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坿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九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卽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採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嘗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併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牴牾牽强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强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悞倣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爲主描摩宛肖爲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卽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卽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

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坿錄遼史有國語解至
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

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犴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産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蹟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襍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飣餖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坿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自跋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藝文論坿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摭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傳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瓻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糅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志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坿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採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爲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爲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爲類坿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彙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倣國語而修邑志不聞倣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爲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尙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坿錄苟踵事增華更彙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

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爲異然而石鷁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荅天變也自援神鈎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范所錄一准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坿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坿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爲祥異固有爲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難以坿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局事連編採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築宮拂簾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俱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强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既隨文改正坿商搉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

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至今稱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

視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縣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坿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坿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峯巖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又字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倣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係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爲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柏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鹿鳴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

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淩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隨俗則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爲集衆啓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愼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悞是通部之書皆悞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悞而通部之書皆悞者亦止能悞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悞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悞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俱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悞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

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耶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做史例也史於姦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爲人而坿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絶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爲美也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著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立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尙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尙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爲文徵今做舊文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文無論詩文概爲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删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又表之爲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爲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已上諸條極知瞽矇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荆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肆贈舟深

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
抱慙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
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
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
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云志頗精當內有訛
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爲定評今諸縉紳磨勘月餘
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
人抱慙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
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
然牴牾然較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
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較讐之學今人
修書亦不必列較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
二表實有辦理錯悞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
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
有差雖曰舛悞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
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
過矣況文理果係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又何難
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
爲
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
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改爲要典則是
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
徵二聖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即
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
簽立化句云有悞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
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
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悞自應改正然職官
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
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
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
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併
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最爲執簡馭
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
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悞
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
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
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
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
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
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
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
者矣荆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
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
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
詈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
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
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
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
止可耳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
自併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志尚未裒

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摧採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採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悞免官羈迹舊治而繼爲政者休甯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悞倣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卽後世圖經所由倣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閒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騈儷人物節取要略古蹟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闞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後陳名勝古蹟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闞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

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覈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倣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倣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柰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删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悞倣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之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坿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勤爲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悞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坿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爲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爲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爲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併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爲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
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太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劃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霳悃愊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遞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

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貴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余門數爲余言史事犂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爲略者一爲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咏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落其有記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捜剔之餘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鎮漸潛滄浪之爲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蹟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温簡輿其人與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云三代畫州荆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荆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據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荆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幀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荆州府則今荆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
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劃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荆門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爲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嚋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莅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余於是時奉
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

仰答詔旨咨於羣公詢於寮寀羣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荆州雖故而若新也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宏之有荆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荆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爲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倣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爲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爲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爲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搉時亦取裁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爲荆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甯尋還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明爲荆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疎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王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爲之序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咏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綱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坿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戸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

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勸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爲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編首餘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爲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如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爲足表聲譽是則雖爲一縣之志卽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矣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倖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爲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剌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爲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爲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爲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爲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爲蕪爲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爲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

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尤可異者志爲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爲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並施尙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蹟中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强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併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係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縑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槪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

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坿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坿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咏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坿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悞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飭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閒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叙入宋代則云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陞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陞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閒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坿城郭而坿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坿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疎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閒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

園亭冢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邱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荆棘矣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尙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顚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間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冢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混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干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疏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旣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咏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志或曰餘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爲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塡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坿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卽范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識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志乘古今卒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

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卽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坿耶尤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爲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爲緯後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顚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卽無權守有尉卽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爲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礙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爲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甃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至於官署建置亭臺樓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敍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范志標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又敍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蹟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

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尙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顚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示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嶒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尙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卽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倣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己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爲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况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愼甚乎卽此數端尙待窺其餘乎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蹟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

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即倣左傳之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某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明萬歷四十七年大書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
朝版圖
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啓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
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
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
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尙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志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坿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云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傳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坿以方音可也坿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於是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可也紀事可坿地理則舜典可坿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

觭則觭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籍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删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闢之耶况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遴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

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删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

本朝

帝

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至於篇末與傳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强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傳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删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辨故爲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爲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爲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闕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郟

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坿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尙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耶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存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文史通義卷第八

校讎通義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校讎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敘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逕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補鄭第六
校讎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

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文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

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坿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删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讎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陷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尙書之

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歷律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旣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

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坿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悞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讎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悞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悞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

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讎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眞得校讎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眞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衺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日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讎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濫啓撓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

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祕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讎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讎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爲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閒非校讎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讎於書有訛悞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尚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悞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翶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讎家所當歷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

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閒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祕之所不逮歟

校讎通義卷第一

校讎通義卷第二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校讎諸論於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不分倫類而已其劉氏遺法樵固未嘗討論而班氏得失樵議亦未得其平允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而樵著校讎之略不免疎忽如是蓋創始者難爲功爾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右十之一

鄭樵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劉略班志不收以爲劉班之過此劉氏之過非班氏之過也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祕之所藏也至於兵法術數方技皆分領於專官則兵術技之三略不盡出於中祕之藏其書各存專官典守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仲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遺憾也班氏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綴一二其餘劉氏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敘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此敘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然立法創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如封禪羣祀入禮經太史公書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注正史專門者爲知本矣詩賦篇帙繁多不入詩經而自爲一略則敘例尚少發明其故亦一病也諸子推本古人官守當矣六藝各有專官而不與發明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即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國柱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貽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即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充類求之則後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爲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爲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而劉班承用未精後世著錄又未嘗探索其意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書方技之部次既以專官而能精矣術數亦領於專官而謂不如彼二略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李國柱耶答曰此爲劉氏所誤也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著龜雜占三條當坿易經爲部次歷譜當坿春秋爲部次五行當坿尙書爲部次縱使書部浩繁或如詩賦浩繁離詩經而別自爲略亦當申明源委於敘錄之後也乃劉氏既校六藝不復謀之術數諸家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自立門類別分道法大綱既立細目標分豈不整齊而有當乎

右十之五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識職所謂道也漢志所錄泰一五殘星變之屬坿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坿條別次所謂器也以此二類專門部勒自有經緯而尹咸概收術數之篇則條理不審之咎也（山海經與相人書爲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險易關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若主陰陽虛旺宅墓休咎則與尙書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門類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務要於全則又重複互注之條不可不講者也任宏兵書一略鄭樵稱其最優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且未能深究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刪倂之可勝惜哉

右十之七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坿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漢志入於雜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賈誼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論治體漢志入於儒家泛矣）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坿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漢志失載律令章程固無論矣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就劉班之七略類例宜如何歸坿歟答曰太史公書之坿春秋封禪羣祀之坿禮經其遺法也律令自可坿於法家之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其門類然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皆屬故事之書而劉班次於諸子儒家則章程亦必坿於此矣大抵漢志疏略由於書類不全勉强依坿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不使體用相資則是漢志偶疏之處（禮經春秋兵書方技便無此病）而後世之言著錄者不復知

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鄭樵議章程律令之不載漢志以爲劉班之疎漏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或可委過於劉略也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則班氏方據以爲藝文之要刪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當時更無其門類獨不可坿於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敘錄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著錄之爲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長也又云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又後世著錄紛拏不一之弊也然則凡以名治之書固有所以坿矣後世目錄繁多即可自爲門類

右十之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鄭樵譏班固敘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總謂揚雄所敘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亦是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强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坿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强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鍊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爲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敘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坿著周官此等敘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不載於禮而班氏入之則於禮經之下注云入司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劉略既載於道又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況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

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漢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爲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歷譜漢志既有歷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歷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劉歆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複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儒）（論述冊詔）諸書同入尚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章奏皆尚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自劉班而後藝文著錄僅知甲乙部次用備稽檢而已鄭樵氏與始爲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讎之略雖其說不能盡當要爲略見大意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樵志以後史家積習相沿紕謬雜出著錄之書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則無人繼起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書之得失別具論次於後特其糾繆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誤雖其識力不逮鄭樵而整齊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節取者焉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讎家議著作也今即其所舉各爲推論以進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漢志周書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即尚書也劉氏史通述尚書家則孔衍漢魏尚書王邵隋書皆次尚書之部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漢志尚書類中議奏四十二篇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議奏之不當入集已別具論此不復論矣考議奏之下班固自注謂宣帝時石

渠論也韋昭謂石渠爲閣名於此論書是則此處之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同異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議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劉班坿之尚書宜矣焦竑不察而妄坿於後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坿於春秋此爲劉班之遺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漢志司馬法入禮爲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見班固自注本隸兵家經班固改易者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漢志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因改入於縱橫家此論得失參半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漢志五經雜議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經解其說良允然漢志無經解門類入於諸子儒家亦其倫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漢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小學其說亦不可易漢志於此一門本無義理殆後世流傳錯誤也蓋孝經本與小學部次相連或繕書者悞合之耳五經雜議與爾雅之屬皆緣經起義類從互注則盆善矣（經解小學儒家三類）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漢志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歸還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其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惟是弟子之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今以見於管子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則小爾雅亦已見於孔叢子而焦氏不還孔叢改歸小學又何說耶然弟子職篇劉班本意坿於孝經與坿於小學不可知矣要其別出義類重複互注則二類皆有可通至於六藝略中論語孝經小學三門不入六藝之本數則標名六藝而別種九類乃是經傳輕重之權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敘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敘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爲類焉敘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謬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讐之難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著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漢志晏子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說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歸其書於墨家非以晏子爲墨者也其說良是部次羣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實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漢志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制詔此說似矣顧制誥與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尚書焦氏以之歸入集部則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家爲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說良允又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因改入於兵家則鄭樵先有是說竑更申之按漢志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凡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複併省疑本非一書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漢志山海經入形法家爲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漢志無地理專門以故類例無所附耳竊疑蕭何收秦圖籍西京未亡劉歆自可訪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載得非疏歟且班固創地理志其自注郡縣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圖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時地名累有更易見於志注當日必有其書而史逸之矣至地理與形法家言相爲經緯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漢志陰陽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因總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書而陰陽著龜本之於周易也凡術數之學各有師承龜卜著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達概部之以五行豈有當哉

右十二之十五

校讎通義卷第二

校讎通義卷第二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漢志六藝第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兵書第十六
漢志術數第十七
漢志方技第十八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非周公舊典官司典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略班固藝文敘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坿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徇流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敞七經小傳黃敏九經餘義本非計部之數而不依大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妾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略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筴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

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尚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讐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裏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屈賈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坿尚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釽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

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為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為類而不當與爾雅為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為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耶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坿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六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坿之禮經之下為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坿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坿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為書抑亦春秋之支別也法當坿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又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敘載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敘既推春秋為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

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坿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歷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槪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讐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輿禮樂草具儀法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今其書尚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敘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即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謂關雎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爲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爲三墨分爲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爲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爲榮名法亦不足爲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別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爲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爲貴也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坿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坿於尚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敘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楊雄所敘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楊雄一家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採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坿次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雅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略可見矣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敘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疎耳第諸子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敘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敘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敘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諸子略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

術略之天文歷譜諸家乃泰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頊日月宿歷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敘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讐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爲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敘例皆引羲和爲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敘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爲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歟至於羲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歷譜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敘也劉氏父子精於歷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況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奭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曰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敘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歷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存敘例乃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歷譜之敘例於衍奭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終始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檮下注鄒奭始終名旣互易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閭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之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時亦可入於歷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耶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坿於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爲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當敘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敘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筦子之書墨家祖墨翟而先有尹佚田俅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論耶今按筦子當入法家著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以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僞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爲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

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略於道家敘黃帝諸書於老萊鶡冠諸子之後爲其後人依託不以所託之人敘時代也而伊尹伕諸書顧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今其書既不傳坿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也蓋司馬遷敘傳所推六藝宗旨尚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敘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敘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鈃尹文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茍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縱横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横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既無戰國則無縱横矣而其學具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蒯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劉班之疎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闋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閒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蒯通之傳不知首之爲章計與爲篇計與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爲鄭樵糾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既不傳既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尚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悞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

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做其十二月紀八書做其八覽七十列傳做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文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外篇不傳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乃皇王大紀所謂與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荆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諸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老之書既難憑信故經言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尚書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敘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

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敘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啓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厠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孫卿)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迥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摛文紀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肅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疏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强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敘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通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也朱子

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喩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子雜家互見其名爲說而坿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詳賦而略詩豈其時尙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卽在上所自造賦內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遊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詮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三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楊雄所敘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敘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删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卽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尙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尙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傳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卽如孫武孫臏書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爲技巧之用

理易見也而任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即坿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即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坿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部首尊爲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爲圖譜之亡由於不爲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異書略爲其書列七百九十篇而圖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爲部次表名圖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爲重複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術數第十七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證圖書秘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歷譜之錄後漢歷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

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釐别圖書標目家學即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災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尚書著龜之本周易已具論次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二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貢二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門而無其部次故强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國柱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國柱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校讎通義卷第三

廿二史劄記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廿二史劄記序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旣而出守粤徼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猺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著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日課之語其撝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秘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剏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荊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懼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元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謂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六藝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竝傳而不媿若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卽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又謂稗乘脞說間與正史歧互者本史官棄而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顔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又少於先生二歲而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書或冀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序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於理而經立三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天下之情變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舉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邈闊數千年世盡狃於目前之近沿流既遠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爲敻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質文之運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而前代已啓其端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衍其緒世第紛然交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回惶變易而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取一人一事而予奪之毀譽之蓋皆未離乎經生之見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即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讀於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翺翔木天徑邁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證今指陳貫串否則敭歷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托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則何能然讀是書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謹述之如此

嘉慶五年五月寶山後學李保泰拜書

廿二史劄記小引

閒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為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閒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閒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陽湖趙翼謹識

乾隆六十年三月

廿二史劄記目錄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例目異同　史記編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世相韓　過秦論三處引用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漢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書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漢書增傳　漢書增事蹟　漢書書恆山王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帝多自立廟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漢儒言災異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時以經義斷事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三公官　災異策免三公　上書無忌諱　上書召見　漢武用將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與蘇武同出使者

卷三 史記 漢書
漢使立功絕域　武帝時刑罰之濫　兩帝捕盜法不同　呂武不當竝稱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姓　漢公主不諱私夫　漢諸王荒亂　上尊養牛　兩漢多鳳凰　漢多黃金　先生或只稱一字　漢外戚輔政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喪服無定制　長官喪服　王莽之敗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卷四 後漢書
後漢書編次訂正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漢帝多自作詔　光武信讖書　光武多免奴婢　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四親廟別祭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夫在稱太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卷五 後漢書
累世經學　四世三公　東漢尚名節　曹娥叔先雄　召用不論資格　擅去官者無禁　籍沒財產代民租　倩代文字　黨禁之起　東漢宦官　宦官之害民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宦官亦有賢者

卷六 三國志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三國志書法
三國志多迴護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三國志誤處
荀彧傳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陳壽論諸葛亮　裴松之三國志註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漢復古九州　關張之勇　借荊州之非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禪代　魏晉禪代不同　九錫文　一人二史各傳　晉書晉書二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卷八 晉書

八王之亂　晉書所記怪異　東晉多幼主　晉帝多兄終弟及　愍元二帝即位　僭僞諸君有文學　九品中正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用麈尾　騶虞幡　建業有三城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相墓　唐人避諱之法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宋書本紀書法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齊書舊本　齊書缺一卷　齊書書法用意處　齊書類敘法最善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編傳失檢處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古文自姚察始　陳書多避諱　蕭子顯姚思廉皆爲父作傳入正史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幷南史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誤處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與齊書互異處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幷南史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梁南二史岐互處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與陳書岐互處　宋齊多荒主　宋世閨門無禮　宋子孫屠戮之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幷南史

人君即位冠白紗帽　齊梁之君多才學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朝以射雉爲獵　江左世族無功臣　梁武存齊室子孫　陳武帝多用敵將　齊梁臺使之害　六朝多以反語作讖　哀策文　南朝陳地最小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幷北史

魏書多曲筆　魏書紀傳互異處　爾朱榮傳　西魏書 附謝蘊山答書　復蘊山書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全用隋書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北史與魏齊周隋書岐互處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北史紀傳互異處　大業十四年　太上皇帝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幷北史

皇太孫　皇太弟　帝王行三年之喪　女后之賢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爲重　後魏追謚之濫　保太后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後魏百官無

祿　後魏刑殺太過　魏以奄人爲外吏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文學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幷北史
北朝經學　南朝經學　魏多家庭之變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諸帝多幼年卽位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財婚　高門
士女　魏齊斗秤　假官　周隋唐皆出自
武川　北齊以廝役爲縣令　齊文宣帝能
預知　北齊宮闈之醜　北齊百官無妾
北齊有賢閫　誦經獲報　後周詔誥用尚
書體　魏末周初無年號　隋書志　一帝
數后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隋獨孤后
妬及臣子

卷十六 新舊唐書
舊唐書源委　新唐書　唐實錄國史凡兩
次散失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
亂　新書改編各傳

卷十七 新舊唐書
新書增舊書處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刪舊書處

卷十八 新舊唐書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新書好用韓柳文　新書詳載章疏　新
舊書互異處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新舊書誤處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卷十九 新舊唐書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時政記　天子
不觀起居注　唐諸帝多餌丹藥　元宗五
代一堂　唐有兩上元年號　德宗好爲詩
褒貶前代忠奸　謚兼美惡　唐追贈太
子之濫　帝號標后謚　皇后哀冊尊稱
祔葬變禮　謚后於廟　兩太后竝稱　皇
太后不祔葬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沒入
掖廷　唐女禍　武后之忍　武后納諫知
人　改惡人姓名　朝賀近臣先行禮　大
臣搜撿　度牒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唐代宦官之禍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節度使之禍　方鎭
兵出境卽仰度支供餽　方鎭驕兵　盜殺
宰相有二事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閒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豪宴
名父之子多敗德　李勣子孫　安祿山執
送京師之事　睢陽殉節尚有姚誾　唐初
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唐古文不始於韓柳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長安地氣　黃
巢李自成

卷二十一 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薛
史書法迴護處　薛史失檢處　薛史亦多

直筆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書法謹嚴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失檢處　一產三男入史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卷二十二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五代姑息藩鎮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藩帥刼財之習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濫刑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一軍中有五帝　五代諸帝皆無後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張全義馮道　五代人多以彥爲名

卷二十三 宋遼金史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遼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代史事最詳　宋史宋史各傳迴護處　宋史各傳附會處

卷二十四 宋史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宋史各傳錯謬處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宋史排次失當處　史家一人兩傳　監板宋史脫誤處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王倫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錄名臣後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宋初考古之學　宋初嚴懲贓吏

卷二十五 宋史
宋封王之制　宋待周後之厚　宋郊祀之費　宋制祿之厚　宋祠祿之制　宋恩蔭之濫　宋恩賞之厚　宋冗官冗費　南宋取民無藝　宋軍律之弛　宋科場處分之輕　定罪歸刑部　宋遼金夏交際儀

卷二十六 宋史
歲幣　和議　西夏番鹽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節度使　繼世爲相　三入相　四次入相　兩次入相　王安石之得君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車蓋亭詩　同文館之獄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端平入洛之師
宋史缺傳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夏貴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卷二十七 遼史金史
遼史　遼史二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疎漏處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官世選之例　遼族多好文學　遼燕京　金廣燕京　元築都城　明南北京營建　金史
金史失當處　遼金二史各有疎漏處
金史迴護處　金史誤處　金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氏名不畫一　宋史金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卷二十八金史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代文物遠勝遼
元　金一人二名　金記注官最得職　大
定中亂民獨多　金考察官吏　金推排物
力之制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金元俱有
漢人南人之名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
隨地爲屬　衍慶宮圖畫功臣　金用兵先
後強弱不同　金初漢人宰相　金俗重馬
　金以壞和議而亡　九公十郡王　金末
賜姓之例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海陵
荒滛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金中
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憫忠寺故事　日
行千里　避孔聖諱
卷二十九元史
元史　金元二史不符處　宋元二史不符
處　金史當參觀元史　元史自相歧誤處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元史迴護處　元
史附傳有得失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
臣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元史人名不
畫一　蒙古官名　金義宗　元建國號始
用文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宮中
稱皇后者不一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代叛王　各朝國書
卷三十元史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初州縣官
多世襲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元代專
用交鈔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元
時選秀女之制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戸　元杖罪以七爲
斷　元季風雅相尚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一母生數帝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
吉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庚申
帝　守節絶域　郝經昔班帖木兒　元初
用兩國狀元　縱囚　元封乳母及其夫
安南王居漢陽　老爺同寅臬司　牛腹療
重傷　忍痛　牛皮船　彌勒佛謠言　賈
魯治河無久計
卷三十一明史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大禮之議
李福達之獄　袁崇煥之死　周延儒之入
奸臣傳　劉基廖永忠等傳　喬允升劉之
鳳二傳
卷三十二明史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文義　明初文
字之禍　明初文人多不仕　胡藍之獄
涂節汪廣洋之死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

祖多養異姓爲子　明初徙民之令　明分
封宗藩之制　明官俸最薄　明宮殿凡數
次被災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宮人殉葬
之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卷三十三 明史

明初吏治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特簡廷臣出守　遣大臣考察官吏　重
懲貪吏　明大臣久任者　大臣薦舉　明
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
由吏部　明吏部權重　揚州同時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卷三十四 明史

明中葉南北用兵强弱不同　明邊省攻勦
兵數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將帥家丁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成化嘉靖中方技
授官之濫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
兩次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明代文
人不必皆翰林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仕宦僭越之甚　擅撻品官　明鄉官虐
民之害　吏役至大官　海外諸番多內地
人爲通事　嘉靖中倭寇之亂　外番借地
互市　天主教

卷三十五 明史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缺官不補　三
案　三案俱有故事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
禱之多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末書
生悞國　明代宦官　魏閹生祠　閹黨

卷三十六 明史

汪文言之獄　明末遼餉勦餉練餉　明末
督撫之多　明末巡撫多由邊道擢用　明
季遼左陣亡諸將之多　明末督撫誅戮之
多　四正六隅　明末僭號者多疏屬　流
賊僞官號　明從賊官六等定罪　明代先
後流賊 唐賽兒　劉千斤　李鬍子　葉宗留等　鄧茂七　李添保　苗 藍廷瑞　鄢本恕　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風子　江西盜　四川盜　曾一本 徐鴻儒　劉香

陽湖　趙翼　雲崧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茍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敘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尚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

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彷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彷尚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衞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僞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

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實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熊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合以明史表十二篇最爲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隋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幷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卽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蹟也說見陔餘叢考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官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欵隋書

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欵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鎭姦臣三欵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欵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事二欵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剙也宋史增道學一欵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衞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註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閒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衞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衞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

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岐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訖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即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侈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亳人謬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所補大概多抄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肣開之類亦是當時龜卜成法特少孫抄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抄入者使史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原文

也倉公傳亦少孫抄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唐長賓與少孫同受業王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辯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幷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卽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卽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卽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爲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爲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傳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幷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卽令諸將各立簿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爲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合爲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

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註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鼂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媼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魯爲悼惠王當高祖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爲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爲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爲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尚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爲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　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爲己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即以爲己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竊爲嫌也（漢書五行志記秦始皇滈池君遺璧之事却當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亦同）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閎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漢書亦云閎籍孺

酈食其傳既叙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叙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

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幷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徙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按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爲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爲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

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黄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綰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綰之反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爲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爲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儒林傳以易爲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求盜者亭長之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求輒得之漢書刪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爲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歐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

云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閒廣佯死睨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　史記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　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複漢書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　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敘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　史記鼂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閒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即豫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

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欒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鄒陽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　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　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

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　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按既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間楚使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略敘數語而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紀前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複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綰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綰傳漢書入高紀故綰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爲不足憂鼂錯在旁譖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尙在盎又謂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爲畫策其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而安傳刪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嫚罵趙王王之臣趙午貫高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

敍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列其弔屈賦鵩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鼂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

路溫舒傳載尚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幷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幷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幷載元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燕私之累皆有關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人賦(史記亦載)楊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間獻王傳詳敍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敍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敍其戰功極有精采幷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

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尚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葬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既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絶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卽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幷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卽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幷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奬譽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尚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卽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恆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名之立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宏爲襄

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恆山王宏爲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因漢表五行志並云皆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書則强等孝惠後宮子也由後所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恆山王則不疑也宏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恆山王宏爲帝更不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恆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爲帝又名宏始覺了了此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衞青七出塞擊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爲築五原塞千餘里列亭障至盧朐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自燉煌西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諷諭西南諸夷繼遣中郎郭昌衞平等平南夷爲牂柯郡邛都爲越雟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白馬爲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爲益州郡此開境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幷有秦所本無而新闢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聞也統計武帝所闢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爲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奉爲世宗永爲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煞幷謂其不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爲非計者蓋其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爲天下大害故宣帝時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爲戒故班固之贊如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顧成廟註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顧望而成者賈誼策有云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爲七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羣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爲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即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尚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爲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日法制之疎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傳）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爲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即以爲郎中（田叔傳）是郎中亦自置也漢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

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蠻夷來歸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爲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爲之竇太后詔不許是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illegible]傳贊）蓋法制先疏闊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即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乃以明年爲後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爲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爲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爲年號朝野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爲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即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時以後則但云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即應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即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紛爭詐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五行志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爲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勝傳）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賀傳）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房傳）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

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本傳)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鸜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爲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則洪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明何人所作今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末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後(見眭宏傳贊)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於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至尙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災異其弟子作尙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昌以尙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洪範五行傳蓋卽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于天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武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

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又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詔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災而懼如此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詔哀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詔雖庸主亦以災異爲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幷以春秋日食三十六爲弒君三十六之應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陵陽之象也丁鴻亦以爲臣淩君之象蓋皆聖賢緒論期於修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卽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嘆疢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如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湯傳倪寬爲廷尉掾以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寬傳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是也（敞傳）今見于各傳者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至卽令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者（不疑傳）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望之傳）朱博趙元傳晏等奏何武傳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國權詔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父於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傳晏等職爲亂階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朱博傳）哀帝寵董賢以武庫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隆傳）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下獄定讞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棄市與滅死一等（捐之傳）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義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後世有一事卽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証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義盡爲虛設耳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于各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鼂錯則已爲太子家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歸家羣臣舉爲賢良唐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孝又分大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舉廉爲宏農尉張敞察廉爲泉倉長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長黃霸察廉爲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王章孝

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二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劉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稱三公鼂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以官稱之又汲黯謂公孫宏身爲三公而猶布被是時宏爲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爲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如衛青爲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煩多丞相一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爲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稱爲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隲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隲始也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錄尙書事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爲太傅錄尙書事殤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爲太傅錄尙書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种暠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爲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爲大司馬而冠以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爲太尉則將軍之號可不必設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爲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既盛公卿希旨奏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爲大將軍皆因之故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爲大將軍以老臣錄尙書者爲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爲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爲相國（相國又在丞相上蕭何由丞相進位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爲丞相于是大權盡歸於操矣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務漢初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爲三公調和陰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爲己職因而遇有災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爲太尉與張禹參錄尚書事後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傳）然薛宣爲丞相成帝冊曰災異數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爲丞相無以帥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淳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以上尊養牛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殺則并有不止策免者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蝕三公免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所不統觀安帝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西京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實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舉不法者如鮑宣爲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爲丞相有琅邪太守楊彤其郡有災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府任輕機事轉委尚書（陳忠傳）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謂帝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浮傳）自和安以後女后臨朝外戚輔政三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竇太后兄憲以其柔和易制讓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施爲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尚書者且聽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沿爲故事此實非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爲非國體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三公權歸臺閣（謂尚書也）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如韓歆歐陽歙戴涉等先後爲司徒皆坐事死）以後則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及至災異屢見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槪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是直謂帝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永傳）劉向奏成帝亦曰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爲皂隸縱不

爲身奈宗廟何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至日後簒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謁見帝方洗足卽召入酈生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知入見卽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遂欣然留使盡言（平傳）帝在洛陽婁敬脫輓輅謂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虞將軍欲爲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上上卽召見賜食（敬傳）此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爲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闊絶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卽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上書俱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主父偃傳）終軍上書言事帝奇其文卽拜爲謁者（軍傳）甚而東方朔上書自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爲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門遂以進用（東方朔傳）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與文治建武功爲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爲太子訟冤帝大感悟召見卽拜爲大鴻臚不數月遂爲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時禁網疏闊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計流品也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爲其絶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人衆遣之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按致重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予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爲國宣力固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靳或奮身死事如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則封其子爲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毋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尚可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效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廣失亡多騫後期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廣又全軍覆沒身爲匈奴所得佯死奪其馬奔歸當斬亦贖爲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霸陵醉尉所辱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卽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

蹇者則又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破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眞所謂縱鏇在手操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愞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州侯劉齒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卻就便處卽立誅之又或冒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雖克朝鮮終坐棄市以上皆見各本傳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謳者得幸于帝立爲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卽尚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爲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後得幸于帝爲李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毋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閒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是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長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留敞不遣又郭吉諷單于單于亦留吉辱之於北海上路充國爲單于所留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前副光祿任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歸是武之外尚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將軍與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歸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乘其國內亂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也卽與武同時出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等所在故武得歸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還者九人見於武傳者常惠徐聖趙終根然至今但稱武而已惠後以軍功封長羅侯尚在人耳目間聖終根雖附書於傳已莫有知之者其餘尚有六人幷氏名亦不載則同一使也而傳不傳亦有命又況是時二十餘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後凡十餘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

不見於史籍則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使立功絕域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強鼂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一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讋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略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即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遮殺漢使遣介子齎金幣揚言賞賜外國樓蘭王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酣引入帳後二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則滅國矣遂持其首歸闕都尉文忠送罽賓使還其國國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雌栗靡有翎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使段會宗往會宗以三十弩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邱至手刃之官屬驚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單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嫁烏孫烏孫爲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羊七十餘萬杅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嗾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奔康居地漢使三輩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郅支必爲西域患乃發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郅支被創死斬其頭并斬閼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大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必爲西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側者也可見漢之威力行于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萬里折衝無不如志其後楚王侍者馮嫽隨公主嫁烏孫常持漢節爲公主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都護鄭吉遂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來降則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即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情矣東漢班超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初甚敬超後忽疎懈超謂其吏士此必有虜使來乃召侍胡詰之果然遂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殺虜使召廣以首示之廣遂納子爲質後超又出使西域先至于寘其王廣德禮甚疎信巫言求超善馬超令巫來受馬即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而降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疎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疎勒王超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題本非疎勒種國人不附若不即降可即執之慮

遂刦縛兜題超即赴之因立其故王兄子爲疏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疏勒于寘皆抱超馬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疏勒斬其反者又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疏勒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人其他讞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既到獄吏責如章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獄之濫也民之生于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飲食者數年稍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勿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懼誅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益多（減宣傳）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在殺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牧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光武紀）同一捕盜也一則法愈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疏而盜易散此亦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偏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孝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凌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

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即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即其以辟陽侯爲左丞相令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僕可使令于閨闥間非必尚與之昵史記劉澤傳太后尚有所幸張子卿（漢書作張卿）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恥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后及胡后約略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姬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宮生男景帝即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即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謳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太后初爲元帝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入繼成帝故爲帝）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也漢時法制疎闊如此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太子以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故稱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養之因號曰董侯即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既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尚如此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東方朔傳)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援列侯尚主例爲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霍光傳)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爲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并與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即召易王美人淖姬等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妾八子(妾號)及諸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終古臨視之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皆見漢史各本傳)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由于分封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即封代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哀公之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知懼因以明漢諸王率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辭實亦當時致弊之由也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留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翟方進被譴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仍秘之贈丞相印綬乘輿秘器更親臨弔(以上見各本傳)如淳註曰漢儀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禍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槃水加劍之言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仍若以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就獄對簿者轉以爲違制拒命如王嘉爲丞相有詔詣廷尉掾吏泣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對簿已爲故事宜自引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當伏尸都市何爲咀藥死帝聞其詣廷尉遂大怒嘉歐血死(嘉傳)

兩漢多鳳凰

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二年三月鳳凰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留十餘刻甘露三年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此宣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又詔鳳凰所見亭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匹近者三四此章帝時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息天下和樂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鳳黃龍等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似亦鳴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川潁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鶡雀自京兆尹張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鶡雀之類耶又東漢桓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靈帝時河南言鳳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閒不問其出入婁敬說帝都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即各賜五百斤叔孫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誅諸呂功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衞青擊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甘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尚方處處各有數匱(以上見本紀及各本傳)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

之無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鼂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爲鄧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爲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爲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爲大司馬大將軍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帝崩哀帝即位莽避帝外家退就國哀帝以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莽爲大司馬立平帝莽輔政遂以簒漢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如兩漢者崔駰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家二十餘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廢武帝陳后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帝王后弟子莽簒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四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保全也（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爲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爲王莽所廢自殺此當在駰所言二十餘家之內耳）東漢后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即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帝馬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爲戒

故馬廖兄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隲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隲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閻后兄顯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兄冀以弑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從父萬世從兄會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爲宦官所害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爲何進所收自殺靈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官亦爲宦官所害后又爲董卓所弑獻帝伏后爲曹操所弑曹后隨帝廢爲山陽公夫人計東京后族亦祇陰郭馬三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帝皆無外戚之禍由於不假以權也成帝柔仁專任王氏而國祚遂移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家俱敝此國運使然也至伏后之死不關母家輔政然猶爲曹操所忌外戚之危如此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民尚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既葬則大功小功及纖以次而殺也劉攽謂漢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既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纖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尚有未葬以前之服即既葬後大功小功纖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翟方進爲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選舉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爲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清也（愷傳）於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不聽行喪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統計兩漢臣僚罕有爲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喪之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良傳）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次傳）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爲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駁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可見朝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聞之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

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憙傳)太僕鄧彪遭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彪傳)桓郁遭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郁焉傳)翟酺爲金城太守崔寔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酺傳寔傳)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行喪者皆須自乞亦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得請也惟其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狥名義者甯過無不及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遣丞掾爲除服(華傳)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臻傳)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紹傳)甚至有如傅毅荀爽桓鸞爲舉主服喪三年李恂桓典王允爲郡將服喪三年崔寔以期喪去官侯苞馮胄以師喪持服可見兩漢喪服本無定制故轉以此立名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其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蕃傳)又可知狥名者之未必出于眞也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有定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尙書選授爲所辟置者卽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於長官皆如之晉書向雄傳雄爲主簿時爲太守劉毅所笞又吳奮爲太守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不交一言武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是時長官屬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既有君臣之禮遂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裒郎中令裒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既葬除服心喪三年(潭傳)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桓元傳)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否王儉議宮僚本屬臣隸存既盡敬亡自應服褚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徒掾屬宜居官持服(王儉傳)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爲齊衰三月(邃傳)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幷有定制非如漢時之自以意爲之也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托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卽眞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兵匡復皆旋卽敗

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其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筦之令令州縣酤酒賣鹽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町王亦以改王爲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萬又擿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爲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漢書匈奴傳北邊自宣帝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繁盛牛馬徧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亡死相繼又十二部兵屯久不出肆行侵暴于是野多暴骨）其討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蠭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闇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爲及僭逆已成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痛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深卽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祗以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常傳）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興傳）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衍傳）馮異說光武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異傳）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故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羣盜中爲安集掾軍雖衆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公本漢裔遂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陽將大封功臣朱鮪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諸將初起事卽守漢祖法也（更始傳）赤眉樊崇起兵已屢勝聞更始立卽往洛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城陽景王云當爲縣官何故作賊遂奉劉盆子爲帝（劉盆子傳）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簒奪而孺子嬰尚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也乃求得

嬰立之(光武傳)卜者王郎僞稱成帝子子輿有趙王子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輿爲帝以觀衆心百姓果信之遂立郎於邯鄲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王郎傳)盧芳因人心思漢乃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小子回卿流出在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誑惑人諸豪傑以其爲劉氏子孫遂立爲上將軍使人與匈奴通和匈奴即立芳爲帝而是時五原人李興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兵者聞芳係漢後即迎入塞奉之(芳傳)劉永亦漢後更始封爲梁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爲王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爲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其爵命爲之盡力(永及張步等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先亦借輔漢起事時宗成王岑皆以應漢爲將軍述在成都迎之而成等暴掠述乃謂少年曰天下同苦新室思漢故聞漢將到即迎之今反肆虐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遂擊破成等自立爲蜀王尋稱帝(述傳)隗囂後雖割據天水諸郡然初起時亦思奉漢因王莽尚在長安隔更始不得通即立高帝廟稱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長安囂即入謁見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囂傳)歷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爲名可見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故易爲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己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顧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當爲變怪懼之宇即使寬夜持血洒莽門爲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爲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妻侍兒原碧者舊爲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爲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子光少孤莽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後光私囑執金吾竇況爲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即宇獲二人也)遂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爲莽所殺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尙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爲侯伯次爲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廿二史劄記卷三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即稱光武至即位後稱帝此彷班書高祖紀年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即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却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縯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既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為丞相朱邑為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為列傳與眭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為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彷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為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宗法雄國初人度尚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為都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慬同卷以其立功絶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仗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續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于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迪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顗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略彷史紀扁鵲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為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

子者殺諷劉禕薛皓閻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闓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詳簡得宜而無複出疊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為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疏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為罪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為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略不見起滅之由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為蕭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按前漢書漢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十七年入為帝則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是文帝年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閻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帝在位幷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

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簒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毁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幷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刼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皇后紀董卓弒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破長安遣兵抄略關東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常侍趙忠成壙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弒宏農王二月卽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傕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敘于葬宏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置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尊孝仁皇妃曰愼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卽宏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亂不能送往也或卽宮內之園以居之耶

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爲營造浮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以其與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按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尚營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縯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爲張范作合傳蔚宗卽抄入史不復改訂耳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

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衆昔張津在交州常着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既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邪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蔚宗既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尚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有文學尚書陳忠疏薦興曰尚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興爲尚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尚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尚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本引公羊傳之詞）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不特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尚書乃帝之近臣豈有答帝詔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向父子領校秘書尙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漢書路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預戒溫舒係昭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前 按樊英傳有河洛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篇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綈囊中有祖傳秘記爲漢家用楊厚傳 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興漢書李尋傳成帝時有甘忠可者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獄死賀良等又私相傳授 又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劉歆以讖文欲應之故改名秀 光武戲曰安知非僕鄧晨傳 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是也王莽傳 李通素聞其父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故通與光武深相結李通傳 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羣臣方勸進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以爲受命之符乃卽位于鄗南是讖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

方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陽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爲大司空梁傳 又以讖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景丹傳及東觀漢記 此據讖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於高祖爲第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則祭于長安本紀 會議靈臺處所衆議不定光武曰吾以讖決之此據讖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讖者則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以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范氏其後也范歸晉後其處者皆爲劉氏 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賈逵傳 其不信讖者則貶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讖令蠲去崔發爲王莽著錄者敏曰讖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召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爲之耳帝深非之尹敏傳 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書之非經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欲斬之桓譚傳 帝又語鄭興欲以讖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臣于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讖終不任用鄭興傳 是光武之信讖書幾等于聖經賢傳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獨是王莽公孫述亦矯用符命莽以哀章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迨於敗滅莽又以劉伯升起兵乃詭說符命引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以爲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義也義先起兵被殺謂義與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終滅不興也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有王興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而二人容貌應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 公孫述亦引讖記謂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世而絕一姓不得再興也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光武

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則光武亦明知讖書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豈以莽述之讖書多僞而光武所得者獨眞耶同時有新城蠻賊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嘆曰讖文誤我遂斬之（遵傳）又眞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揚病癭欲以惑衆爲耿純所誅（純傳）是當時所謂圖讖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旣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讖（浮傳）蘇竟與劉龔書曰孔子秘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承堯雖昧必亮（竟傳）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書緯術之奧（康成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爲不義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三年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熏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或依託人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有拘留者以略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八年以來奴婢自訟在官一切免爲民賣者無還直此皆見於本紀者主藉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爲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按班書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臣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又多被掠爲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爲矜護也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及爲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

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耿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弇亦少好學習父業(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遵傳)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忠傳)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祐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涼傳)竇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卽有是臣也

東漢四親廟別祭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舂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陵(卽舂陵鄉改名章陵)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爲第十二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爲諸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爲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帝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侯(光武之高曾祖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舂陵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立廟獨羣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自舂陵皆羣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大宗不顧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爲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爲不祧之廟其下卽祀舂陵四世爲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西京諸帝爲大宗而輩行又不可爲成哀平三帝之後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爲祖父終覺窒礙不可通也(明臣欲世宗舍武宗而繼孝宗卽本此制)惟祫祭合食則舂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不以卑廁尊然有天下者本有追王上祀之典光武御極自應追尊南頓君而祀舂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稷之義祖紺等爲先公而居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爲董卓所弒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沖帝即位纔二歲質帝即位纔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宏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纔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即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辨嗣立董卓廢爲宏農王弒之次即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榦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見東晉多幼主條內）宋南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范書后妃紀序謂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章懷註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梁竇何也按章帝時竇后專寵有梁貴人生和帝竇后養爲己子而陷貴人以憂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竇爲太后稱制和帝崩皇后鄧氏爲太后立殤帝殤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終身稱制安帝崩皇后閻氏爲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身自臨朝未幾懿殂宦官孫程等迎立順帝太后乃歸政順帝崩皇后梁氏爲太后立沖帝身自臨朝沖帝殂太后又立質帝猶秉朝政質帝爲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數年歸政桓帝崩皇后竇氏爲太后立靈帝仍自臨朝後其父武爲宦官所害太后亦遷於南宮靈帝崩皇后何氏爲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臨朝尋爲董卓廢弒此六后也其外藩入繼者安帝由清河王子入繼質帝由千乘王子入繼桓帝由蠡吾侯子入繼靈帝由解瀆亭侯子入繼此四帝也然安帝崩閻太后立北鄉侯懿嗣位當時稱少帝是四帝之外尚有一帝而范書專指安質桓靈四君蓋以北鄉侯立未逾年即殂生前既未改元殂後又無謚號故獨遺之耳其實外立者共五帝也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外藩入繼大統始自漢哀帝當成帝無子立弟定陶共王子欣爲皇太子帝以太子既奉大宗不得復顧私親乃立楚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哀帝是時成帝母稱太皇太后

成帝趙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自以定陶爲稱有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師丹等劾奏宏大不道免爲庶人傅太后大怒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傅太后爲共皇太后又有段猶等奏不宜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於是直稱共皇幷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不復爲定陶王立後欲以己爲定陶王後也其時師丹議曰冠以定陶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所以重正統也陛下旣繼體先帝奉大宗不得奉定陶共皇云云（師丹傳）此固禮之正也然身爲帝王追尊本生父母亦情理所必至自哀帝尊其本生父爲共皇之後遂爲故事東漢安帝入繼時其本生父淸河王慶尙在未加尊稱及薨葬以龍旂虎賁之禮追謚爲孝德皇妣左氏爲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祖卽章帝故不必追謚）桓帝入繼時追尊其祖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夫人馬氏曰孝崇園貴人生母匽貴人爲孝崇皇后靈帝入繼時追尊祖曰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皇后考曰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愼園貴人蓋當時論者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故身有天下者稱帝身未有天下而追尊者稱皇（觀見太上皇緣內哀帝又尊祖母曰帝太太后母曰帝太后不曰皇而曰帝亦以身自爲帝故后號冠以帝稱以論母從子之義）所以示區別而立廟京師旣足伸人子之情兼不紊昭穆之序此理之得者也前明世宗入繼大統其初亦祇欲不沒其本生父母之稱尙未有意過爲崇奉使當日議禮諸臣援此例奏請追稱爲興獻皇立廟京師則世宗之意亦塞矣乃舉朝不聞援引及此但力爭不許其追尊爭之不得反議尊以帝稱而斬一皇字卒至激而成稱皇稱帝幷入廟稱宗立主于武宗之上此則明臣不讀書之陋也

夫在稱太

皇太后太皇太后皆從乎子孫而言也漢書孝元傅昭儀傅昭儀初爲倢伃上寵之欲殊之於後宮以倢伃有子爲王而上尙在不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倢伃上是夫在不稱太也乃光武帝廢郭后封后子輔爲中山王而卽以后爲中山太后後輔徙封沛又稱沛太后夫在稱太究屬不經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隋唐以後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則皆保全光武已立子彊爲皇太子後其母郭后被廢彊不自安數因左右陳懇願就藩國乃立子莊爲皇太子封彊爲東海王帝以彊廢不以過故優以大封賜虎賁旄頭擬於乘輿彊就國後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太子卽位是爲明帝彊尋病明帝遣中常侍太醫等視疾幷詔沛王輔（彊同母弟）等往視及薨贈以殊禮章帝立子慶爲皇太子以竇后妒誣陷其母宋貴人遂幷廢慶爲淸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而知避嫌畏禍章帝憐之令衣服禮秩與太子同太子亦極友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慶

小心恭孝自被廢後尤畏懼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待旦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及和帝崩慶號泣殿前嘔血數升既就國敕官屬時加策戒以免悔咎後其子祜入繼統是爲安帝慶時尚存及薨追諡爲孝德皇安帝巳立子保爲皇太子後以讒被廢爲濟陰王帝崩保以廢黜不得上殿哭臨梓宮乃悲號不食內外臣僚莫不哀之閻后迎立北鄉侯懿卽位保以年幼得全北鄉侯薨宦官孫程等仍迎立保卽位是爲順帝此皆已爲太子被廢後仍能保全者固由于明和諸帝之友愛而亦彊等之善處廢黜小心謹畏故泯嫌猜而免禍害也又和帝長子平原王勝本應爲太子以痼疾不得立和帝崩鄧后遂立殤帝殤帝殂又立安帝是時勝尚在亦未聞以怨懟取禍蓋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習於孝友之訓者深故無骨肉之變也（按西漢昌邑王立爲天子後廢爲海昏侯仍以善終是西漢本無廢殺之事）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經學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十百年不墜蓋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所謂世業也工藝且然況於學士大夫之術業乎今按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伯魚子思後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帝時爲博士歷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武帝時爲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尚書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光尤明經學歷成哀平三帝官御史大夫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猶會門下生講問疑難（孔光傳）霸曾孫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歆稱之曰吾已從君魚（奮字）受道矣（奮傳）安國後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子建者不仕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僖受爵褒成侯其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僖傳）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孔昱傳）計自孔聖後歷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義爲業見於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久者也其次則伏氏自伏勝以尚書教授其後有名理者爲當世名儒其子湛少傳家學教授常數百人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湛兄子恭傳黯學減省黯章句爲二十萬言湛子翕翕子光光子晨晨子無忌亦皆傳家學順帝時無忌奉詔與議郎黄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桓帝時又與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號曰伏侯註伏氏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鬬云此一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伏湛傳）又次則桓榮以宿學授明帝經封關內侯帝即位親行養老禮以榮爲五更備極尊崇其子郁當章帝爲太子時又入授經及和帝即位以年少宜習經學郁又侍講禁中凡教授二帝先是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又刪省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又以明經篤行授安帝經順帝爲太子時又爲少傅授經亦教授二帝焉兄孫彬亦以文學與蔡邕齊名（各本傳）計桓氏經學著於東漢一朝視孔伏二家稍遜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經爲帝王師且至於五帝則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

四世三公

西漢韋平再世宰相已屬僅事（韋賢宣帝時爲丞相其子元成元帝時亦爲丞相鄒魯諺曰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平當爲丞相其子晏爲大司徒時已改丞相爲大司徒大司徒即相也平當傳謂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東漢則有歷世皆爲公者楊震官太尉其子秉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代劉郃爲司徒又代張温爲司空賜子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黄琬爲司徒代淳于嘉爲司空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自震至彪凡四世皆爲三公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爲司空京子湯亦爲司空歷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

官司空逢弟隗先逢爲三公官至太傅故臧洪謂袁氏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古來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范蔚宗謂西京韋平方之蔑如真可謂僅事矣而二家代以名德爲國世臣非徒以名位門第相高則尤難得也

于定國爲丞相其子永爲御史大夫（係兩代三公西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稱三公也）

東漢尚名節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爲苟難遂成風俗（漢書游俠傳序自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之徒競爲游俠取重於諸侯顯名天下漢興禁網疏闊布衣游俠權行州域力折公卿衆庶榮其名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不悔也）其大槪有數端是時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爲掾吏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固喬二傳）第五種爲衛相督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種傳）太原守劉瓆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瓆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瓚傳）此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傅奕聞舉將沒即棄官行服（奕傳）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傳）樂恢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恢傳）桓典以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傳）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者也然父母喪不過三年而郡將舉主之喪與父母無別亦太過矣又有以讓爵爲高者西漢時韋賢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元成傳）至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彪傳）劉愷讓封於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愷傳）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郁傳）丁綝卒子鴻請讓爵於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采藥爲名後友人鮑駿遇之於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基鴻感悟乃歸受爵（鴻傳）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躬傳）徐防卒子賀當襲讓於弟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防傳）此讓而不得請者也夫以應襲之爵而讓以鳴高即使遂其所讓而已收克讓之名使受之者蒙濫冒之誚有以處己既無以處人況讓而不許則先得高名仍享厚實此心尤不可問也又有輕生報讐者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讐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

道至屬寢室值屬如廁乃殺其妻與子又疾馳至屬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見各本傳)夫父兄被害自當訴於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讐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也又有代人報讐者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即爲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子以父讐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亦見各本傳)此則徒狥友朋私情而轉捐父母遺體亦繆戾之極矣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絶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搘拄傾危昔人以氣節之盛爲世運之衰而不知并氣節而無之其衰乃更甚也

曹娥叔先雄

范書列女傳會稽女子曹娥其父爲巫覡五月五日泝江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泣江干求十七日不獲屍遂投江死縣令度尚葬娥於道旁使魏朗爲碑文未出又使邯鄲淳爲之朗見淳文遂毁己作而淳文刻于碑蔡邕所題黄絹幼婦外孫虀臼者也又有蜀中女子叔先雄父泥和爲縣功曹奉檄之郡溺死失屍雄尋至溺處投水死其弟夢雄告以六日後當與父同出至期果二屍同浮於江郡縣表之并圖其形像焉二女事正同又同在列女傳且曹娥未獲父屍叔先雄則偕父屍同出更爲靈異乃曹娥至今膾炙人口而叔先雄莫有知其姓名者豈非一碑文之力耶則傳不傳豈不有命耶

召用不論資格

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常以自愧(寔傳)鄭康成續學著名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傳)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張璠漢紀)

擅去官者無禁

賈琮爲冀州刺史有司有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琮傳)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劾奏至有自殺者(穆傳)李膺爲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膺傳)范滂爲清詔使案察貪吏守令自知贓汚皆望風解印綬(滂傳)陳寔爲太邱長以沛相賦斂無法乃解印綬去(寔傳)宗慈爲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慈傳)按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何以欲去即去據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亡不就法者家屬徙邊以懲其後(雄傳)黄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

有去就（范冉傳）可見平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自來自去而不追問也法網亦太疎矣

籍沒財產代民租

權臣强藩積貲無藝或親行掊克或廣收苞苴無一非出自民財漢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官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冀傳）唐李錡反兵敗伏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送京李絳奏言錡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不如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憲宗從之（李絳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還之民此法最善憲宗英主其說易從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後世有似此者籍沒貪吏之財以償民欠籍沒權要之財以補官虧亦裒益之一術也（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籍其家以充邊軍之費）

倩代文字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皆出於微賤附托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是以有識掩口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未有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可見曳白之徒倩買文字僥倖仕進漢時已然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

黨禁之起

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脩朱並之告訐（桓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盛名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議遂各樹朋徒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黨論自此起脩並事見後）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范書謂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奄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國政（黨錮傳序）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申屠蟠傳）蓋東漢風氣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爲正人者指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惟恐不及而爲所貶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傾之此黨禍之所以愈烈也今按漢末黨禁凡兩次桓帝延熹九年有善風角者張成推占當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河南尹李膺捕之果遇赦免膺怒竟考殺之成弟子牢修遂誣告膺善太學游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敗壞風俗帝怒下郡國逮捕幷遣使四出（黨禁傳序）收執膺等二百餘人誣爲黨人並下獄次年霍諝竇武上表申理始赦歸仍書名王府終身禁錮此第一次黨禁也自是正人放廢海內共相標榜以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能以德引人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也至靈帝建寧中張儉方劾中常侍侯覽儉鄉人朱並承覽風旨又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爲部黨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爲八俊田材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爲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

入及而儉爲之魁帝遂詔刊章捕儉等宦官曹節又諷有司幷捕前黨李膺杜密及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族詔天下大舉鉤黨於是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四年大赦而黨人不赦已而宦官又諷司隸校尉段熲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幷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呂強奏請赦諸黨人於是赦還諸徙者此第二次黨禁也（本紀及黨錮傳）其時黨人之禍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黨人中爲榮范滂初出獄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千兩（滂傳）景毅遣子爲李膺門徒而錄牒不及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因漏名而倖免哉遂自表免歸（李膺傳）皇甫規不入黨籍乃上表言臣曾薦張奐是阿黨也臣昔坐罪太學生張鳳等上書救臣是臣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規傳）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儉傳）此亦可見當時風氣矣朝政亂則清流之禍愈烈黨人之立名及舉世之慕其名皆國家之激成之也然諸人之甘罹黨禍究亦非中道當范滂等非毀朝政太學生方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前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乃絕迹自晦後果免于難（蟠傳）岑晊逃命親友多匿之賈彪獨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岑君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彪傳）徐穉囑茅容致意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乃栖栖不遑寧處（穉傳）此又士大夫處亂世用晦保身之法也

東漢宦官

漢承秦制以奄人爲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武帝數宴後庭故奏請機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時則宏恭石顯已竊權干政蕭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猶未大肆也（按班固敘傳彪之父穉爲中常侍是成帝時中常侍尚兼用士人）光武中興悉用奄人不復參用士流和帝踐阼幼弱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羣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鄭衆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此始然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和帝崩鄧后臨朝不得不用奄寺其權漸重鄧后崩安帝親政宦官李閏江京樊豐劉安陳逵與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帝舅耿寶皇后兄閻顯等比黨亂政此猶宦官與朝臣相倚爲奸未能蠛朝臣而獨肆其惡也及帝崩閻顯等專朝爭權乃與江京合謀誅徙樊豐王聖等是顯欲去宦官已反藉宦官之力已而北鄉侯入繼尋薨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迎立順帝先殺江京劉安陳逵幷誅顯兄弟閻后亦被遷於離宮（安帝已立皇太子保而帝乳母王聖及宦官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等殺之太子數爲嘆息王聖等懼爲後禍共構陷太子遂廢爲濟陰王帝崩王不得立閻后立北鄉侯懿懿又薨后兄顯與江京劉安陳逵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等不平共斬京安逵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幷即收顯等兄弟誅之封程等十九人爲侯）是大臣欲誅宦官必藉宦官之力宦官欲誅大臣則不藉朝臣力矣順帝既立以梁商女爲皇后商以大將軍輔政尊親莫二而宦官張逵蘧政石光譖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廢帝帝不信逵等即矯詔收縛騰賁是竟敢違帝旨而肆威於禁近矣順帝聞之大怒逵等遂伏誅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沖帝沖帝崩又立質

帝質帝爲冀所酖又援立桓帝幷以后妹爲桓帝后冀身爲大將軍輔政兩妹一爲皇太后一爲皇后其權已震主矣而帝默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定謀遂誅冀（梁冀專恣日久梁后又忌恣桓帝心不平而不敢發獨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誰與冀不協者衡以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對帝乃召超等定議下詔收冀及宗親黨與皆誅之封超等五人爲侯）是宦官且誅當國之皇親矣然此猶曰奉帝命以成事也桓帝梁后崩以竇武女爲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入居禁中輔政素惡宦官欲誅之兼有太傅陳蕃與之同心定謀乃反爲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竇武與陳蕃同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奏入五官史朱瑀竊發其書怒罵曰中官中放縱者當誅吾曹何罪而當盡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皇太后欲廢帝乃夜召素所親史共普張亮等歃血盟曹節聞之擁帝出御殿閉諸禁門使人收武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令曰中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而王甫已領虎賁羽林等兵出屯朱雀門大呼武所將兵士曰竇武反汝曹皆禁兵何故隨之禁兵遂俱歸甫甫乃殺武幷及陳蕃）然此猶曰靈帝非太后親子故節等得挾帝以行事也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辯爲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已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是朝權兵權俱在進手以此盡誅宦官亦復何難乃又爲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辯爲帝后兄何進輔政欲誅宦官先奏何后后不聽乃謀召外兵以脅何后何后乃悉罷諸常侍小黃門等常侍張讓子婦乃后妹也讓對之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同歸故里但受恩深欲一入見太后顏色歸死無恨子婦言於何后母舞陽君入白詔諸常侍皆入而何進方入奏誅宦官事張讓段珪等卽殺之於是袁紹袁術乘亂盡殺宦官）是時軍士大變袁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於是宦官之局始結而國亦隨之亡矣國家不能不用奄寺而一用之則其害如此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窺嚬笑而售讒諛人主不覺意爲之移范蔚宗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於外則手握王命口銜天憲莫能辨其眞僞故威力常在陰陽奧窔之間迫勢殄既盛宮府內外悉受指揮卽親臣重臣竭智力以謀去之而反爲所噬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效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宦官之害民

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閹寺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今就後漢書各傳摘敘之可見其大概也劉瑜疏言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子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又廣娶妻室增築第舍民無罪而輒坐之民有田而强奪之貧困之民有賣其首級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瑜傳）左雄疏言宦豎皆虛以形勢威奪良家婦女閉之白首而無配偶（雄傳）黃瓊疏言宦豎盈朝重封累爵明珠南金之寶充滿其室（瓊傳）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五人以誅梁冀功皆封侯其後超死四侯轉盛民間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窮極壯麗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僕從皆乘牛車從以列騎（超等傳）侯覽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制度宏深僭類宮省預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爲張儉所奏覽遮截其章不得上（覽傳）趙忠葬父僭爲璠璵玉匣偶人（朱穆傳）董卓弒宏農王獻帝葬之於忠之成壙中（忠已被誅）及獻帝自長安歸洛陽宮室已盡焚毀乃駐於忠故宅（獻帝紀）迨後韓馥以冀州刺史讓袁紹出居於鄴中之忠故宅（馥傳）其壙可以葬帝王宅可

以居帝王別宅又可以居牧伯其壯麗可知也張讓說靈帝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輒訶譴不中用以賤價折之十不酬一又不即收材木遂至腐爛州郡復增私調百姓嗟怨(讓傳)此猶第宦官之自為苛虐也更有倚宦官之勢而漁肉小民者蓋其時入仕之途惟徵辟察舉二事宦官既據權要則徵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即其親知并有賂宦官以輾轉千請者審忠疏言宦官勢盛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曹節傳)李固疏云中常侍在日月之旁形勢振天下子弟祿位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諛之徒望風進舉(固傳)朱穆疏言宦官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凶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穆傳)河南尹田歆謂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得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乃以种暠應詔(暠傳)六孝廉只用一真才已為美談則入仕者皆奄黨可知也靈帝詔公卿刺舉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凡內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不敢聞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政者二十六人(劉陶傳)則閹黨入仕者莫敢黜革可知也夫是以天下仕宦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窮暴極毒莫敢誰何如具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徐璜弟盛為河內太守左悺弟敏為陳留太守具瑗兄恭為沛相皆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則劫取以歸戲射殺之(趙岐傳)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吏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而沒入其財以億計(覽傳)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營中五伯妻美破石求之五伯不敢拒妻不肯行遂自殺(節傳)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為民害可類推也由是流毒遍天下黃巾賊張角等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東漢末宦官之惡遍天下然臣僚中尚有能秉正嫉邪力與之為難者楊秉為太尉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劾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遂連及中常侍侯覽具瑗等皆坐黜天下肅然(秉及覽傳)秉又奏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暴虐一州乃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懼自殺秉并劾奏覽桓帝詔問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有何典故秉以申屠嘉召詰鄧通事為對帝不得已乃免覽官(秉傳)李膺為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懼膺按問逃還京師匿讓家藏於合柱中膺知狀率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膺傳)韓演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悺罪并及其兄太僕稱請託州郡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傳)陽球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王甫淳于登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阿附佞倖宜并誅乃悉收甫熲等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

自臨考五毒備至萌曰父子既當併誅乞少寬楚毒假借老父球曰死不塞責乃欲求假借耶萌乃大罵球使窒萌口捶朴交下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球乃磔甫屍於城門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傳）此廷臣之劾治宦官者也杜密爲太山太守北海相凡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按捕之（密傳）劉祐爲河東太守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祐黜其權強平理冤結中常侍管霸用事於內占天下良田美宅祐悉沒入之（祐傳）蔡衍爲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舉茂材衍收其賚書人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贓罪鼎乃中常侍曹騰之弟也（衍傳）朱穆爲冀州刺史宦官趙忠葬父僭用璠璵玉匣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穆乃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穆傳）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恃中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竟考殺之王宏爲宏農太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二千石亦考殺之凡數十人（陳蕃傳）陳翔爲揚州刺史劾奏豫章太守王永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皆中官親黨也（翔傳）范康爲太山太守時張儉殺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逃入太山界者康皆收捕無遺脫（康傳）黃浮爲東海相有中常侍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肆貪暴浮乃收宣及家屬無少長皆考之掾吏固爭浮曰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不恨即殺宣暴其尸於市（浮傳）荀昱爲沛相荀曇爲廣陵太守志除宦官其支黨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傳）史弼爲平原相當舉孝廉侯覽遣諸生賚書請之弼即箠殺賚書者（弼傳）此外僚之劾治宦官也甚至朱震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單超遂收匡下廷尉（震傳）張儉爲東部督郵奏侯覽及其母罪惡覽遮截其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家籍沒貲財具奏其罪狀（儉及覽傳）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蓋其時宦官之爲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搘拄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至唐則僅有一劉蕡對策懇切言之明則劉瑾時僅有韓文蔣欽等數人魏忠賢時僅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李應昇周順昌等數人其餘乾兒義子建生祠頌九千歲者且遍於搢紳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宦官亦有賢者

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鄭衆謹敏有心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其兄憲爲大將軍竊威權朝臣莫不附之衆獨乃心王室憲兄弟謀不軌衆與帝定策誅之（衆傳）蔡倫在和帝時預參帷幄盡心敦慎匡弼得失每休沐輒閉門謝客爲尚方令監作器械莫不精工創意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天下稱蔡侯紙又典東觀校讐經傳（倫傳）安帝聽宦官李閏江京劉安陳達等譖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太子不得立閻后立北鄉侯懿未幾薨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宦官孫程不平乃與

王康等十九人歃血盟迎立濟陰王先斬江京劉安陳達幷閻顯及其弟景遷閻后於別宮於是濟陰王即位是爲順帝後司隸校尉虞詡劾奏宦官自詣廷尉宦官張防等臨考一日中傳考四獄必欲殺詡程上殿陳詡之冤時防在帝後程叱曰賊臣張防何不下殿防走入東廂程勸帝急收防毋令求請防乃徙邊程傳良賀清儉退厚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舉帝問之曰臣生長深宮未嘗交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進有識鄙之今得臣所舉匪榮伊辱故不敢也賀傳曹騰在省闥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有蜀郡守遣人賂騰刺史种暠搜得其書幷奏之幷劾騰帝以書自外來非騰之過事遂寢騰反稱种暠爲能吏後暠爲司徒嘗曰我爲公曹常侍力也暠傳呂強盡忠奉公上疏力陳宦官之亂政及後宮綵女之多河間解瀆館不宜築蔡邕對策切直不宜罪郡國貢獻不宜索導行費又有宦官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五人亦皆清忠巡請刻五經于石即蔡邕所書也祐博學多覽著作諸儒稱之又吳伉博達奉公知不見用常托病從容養志此皆漢宦官之賢者可與北魏之仇洛齊王琚趙黑北齊之田敬宣唐之俱文珍張承業明之覃吉王承恩並觀也

廿二史劄記卷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而作史則三國志先成且百餘年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為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其間雖有習鑿齒欲黜魏正統蕭穎士欲改書司馬昭弒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于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雖陳壽修書于晉不能無所諱蔚宗修書于宋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固其所值之時不同然史法究應如是也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為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為丞相魏紀天子使郗慮策命公為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此史家正法也至漢末諸臣如董卓袁紹劉表呂布袁術公孫瓚陶謙劉焉等二書各有傳今兩相比較繁簡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傳則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抄襲如袁紹傳范書增陳琳作討操一檄劉表勸袁譚勿降操一書審配勸譚兄弟相睦一書劉表傳增表遣韓嵩使許嵩不肯行一事劉琦問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傳增卓先從張溫討邊章韓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請追理陳蕃竇武一疏增遷都長安驅洛陽數百萬人及發掘諸陵等事增卓被誅後又殺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塢一事增獻帝東歸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為楊定所誣仍不缺于供一事袁術傳增術向孫堅妻逼奪傳國璽事增孫策止其僭號一書增術歸帝號于袁紹一書公孫瓚傳增瓚罪狀袁紹一表增瓚守易京男子七歲以上不得入門令婦人習為大聲以傳教令一事陶謙傳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參觀者也惟荀彧一傳陳壽以其為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壽志雖列之于魏臣而傳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錫可見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竊也則蔚宗之編入漢臣自是公論也至二書所紀事蹟有彼此不同者袁紹傳壽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卓呂布傳壽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傕郭汜之亂范書謂王允不赦涼州人

以致激變呂布傳壽志謂布投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去從張揚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壽志謂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彪張嘉和傕汜汜留質公卿荀彧傳壽志謂以阻九錫事留壽春以憂薨范書謂彧病留壽春曹操遺人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二書不同蓋皆各有所據固可兩存其說又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紹壽志載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名播海內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今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凡用八則字范書則删却前四則字以歸簡淨不知史記中本有此疊字法也史記夏侯嬰傳嬰初從高祖即爲太僕常奉車者五又敎其以太僕從者十正見其親近用事不以繁複爲嫌也

三國志書法

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據晉書本傳壽歿後尚書郎范頵等表言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于是詔洛陽令就其家寫書可見壽修成後始入于官也然其體例則已開後世國史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旣欲爲晉迴護不得不先爲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爲丞相爲魏公爲魏王之類一似皆出于漢帝之酬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司馬懿爲丞相高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袞冕赤舄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爲晉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于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至其他體例亦有顯爲分別者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則但立傳以魏爲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于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書于蜀吳二主之死與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子禪即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其于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而于二國之君之即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即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即位書是歲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與于魏而必係以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爲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仕于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陳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于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顧寧人謂劉元德帝於蜀諡昭烈本可即稱其諡而陳壽既改漢爲蜀又不稱諡而稱先主蓋以晉承魏紀義無兩帝也然其稱先主後主以別於吳究是用意處

三國志多迴護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弒君弒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誡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薨追謚爲漢孝獻皇帝魏紀卽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薨亦追謚爲元皇帝則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之稱則已異于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師而太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公之被弒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于淩雲臺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尙不敢動充卽諭成倅成濟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弒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臣卽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糾正其罪等語轉以不知弒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曹操之征陶謙據世語謂操父嵩在泰山華縣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資送兗州謙密遣數十騎掩殺操弟德于門下嵩穿後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與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難實謙使人殺之也（曹瞞傳亦謂嵩子操起兵嵩不肯從與少子避難琅邪爲陶謙所殺應劭傳亦謂嵩與少子德避難琅邪應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謙素怨操使輕騎追殺嵩德）韋曜吳書則謂謙本遣張闓護送嵩輜重多乃殺嵩取其貲奔淮南是嵩之被殺由闓之利其財而非謙本意也按謙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嘗加兵於徐州則劭傳所謂謙怨操數擊之者殊非實事而吳書所記必係闓南奔後自言其事當屬可信後漢書謙傳亦謂別將守陰平者利其貲貨遂襲殺嵩而壽作陶謙傳則專據世語謂嵩爲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讎此則因操之征謙所過無不屠戮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鷄犬無餘故坐謙以殺嵩致討之罪而不暇辯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由郭后之寵以至于死殯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

絕不見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眞張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紀固已大書特書矣是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則不書三年亮遣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亦不書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五年亮出軍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書幷郭淮傳亦無與魏延交戰之事此可見其書法專以諱敗誇勝爲得體也乃至蜀後主傳街亭之敗亦不書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又魏武紀及袁紹傳官渡之戰紹遣淳于瓊率萬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斬瓊未還營而紹將高覽張郃來降紹衆遂大潰是因郃覽等降而紹軍潰也張郃傳則謂郃告紹遣將急救瓊郭圖曰不如先攻其本營操必還救紹果遣輕騎救瓊自以大兵攻操營不能下而操已破瓊紹軍潰郭圖譖郃曰郃快軍之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是郃因紹軍潰後懼郭圖之譖而降操也紀傳皆陳壽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葢壽以郃爲魏名將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爲之解說也又華歆奉曹操令入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中書久掌機密夏侯獻曹肇等惡之指殿中鷄棲樹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此猶出于忌者之口至蔣濟爲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賢于大臣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恭慎不敢外交而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而向之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弄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誤國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爲孫資劉放之亞可知二人之名至晉時猶爲世所詬詈也而壽作二人合傳極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幷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是直以放資爲正人與當時物議大相反也葢二人雖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晉晉人德之故壽爲作佳傳是不惟于本紀多所諱幷列傳中亦多所諱矣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雖多迴護而其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愼也袁宏漢紀曹操薨子丕襲位有漢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詔壽志無之獻帝傳禪代時有李伏劉廙許芝等勸進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辭亦十餘道壽志亦盡刪之惟存九錫文一篇禪位策一通而已故壽書比宋齊梁陳諸書較爲簡淨董卓之亂曹操尙未輔政故魏紀內不能詳敘而其事又不可不記則于卓傳內詳之此敘事善于位置也至甄后之死本紀雖不言其暴亡而后傳中尙明言文帝踐阼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賜死是雖諱之于紀猶載之于傳也郭后之死漢晉春秋謂

文帝寵郭而賜甄死卽命郭母養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卽位後數向郭后問母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何責問我帝怒遂逼殺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斂魏略則謂甄臨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說甄被譖慘死不得大斂之狀帝哀感流涕令殯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說則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後之說則郭死後明帝始知舊事而以惡殯也按明帝卽位郭爲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報怨豈至如許之久則逼殺之說當是訛傳或死後因李夫人之言而斂不以禮或生前明帝雖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猶崇以虛名徙之許昌而未嘗逼殺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陽明帝更大營洛陽宮室何以帝居洛陽而太后居許此可見當日情事矣壽志于明帝紀書皇太后崩郭后傳亦但云太后崩于許昌葬首陽陵西絕不見其被害之迹蓋甄之賜死係實事故傳書之郭之逼殺係訛傳故傳不書亦足見記事之愼也而以崩于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此又作史之微意也正元二年毋邱儉反世語謂司馬師奉天子征儉儉旣破天子先歸裴松之遍考諸書惟諸葛誕反時司馬昭挾太后及常道鄉公征之詔故有云今宜太后與朕暫臨戎也征毋邱儉時則常道鄉公並未親行壽志但云司馬景王征儉斬其首而不言帝親征亦見其考訂之核也魚豢魏略謂劉備在小沛生子禪後因曹公來伐出奔禪時年數歲隨人入漢中有劉括者養以爲子已娶妻生子矣禪記其父字元德比隣又有簡姓者會備得益州使簡雍到漢中禪見簡簡訊之符驗以告張魯魯乃送禪於備按後主生于荊州當長坂之敗方在襁褓趙雲抱而奔得免其後卽位時年十七卽位之明年諸葛亮領益州牧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證也若生于小沛時則已三十餘歲矣陳壽據諸葛集書卽位時年十七而並無奔入漢中爲人養子之事魏略謂諸葛亮先見劉備備以其年少輕之亮說以荊州人少當令客戶皆著籍以益衆備由此知亮然亮出師表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是備先見亮非亮先見備也壽志亮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如此之類可見壽作史時不惑于異說又孫策出行爲許貢客所射中創而死江表傳志林搜神記皆以爲策殺道士于吉之報壽作策傳獨以爲妖妄削而不書亦見其有識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陳壽立三國諸臣傳較舊史有增有刪如魏略賈逵傳尚有李孚楊沛二人同卷壽志無此二人魏武故事載屯田之策起于棗祗成于任峻壽志則有峻而無祗又吳黃武四年丞相孫邵卒以顧雍爲丞相是邵爲相在雍之前乃雍有傳而邵無傳志林謂邵與張惠恕不睦作史者韋曜乃惠恕黨也故不爲立傳而壽志亦遂遺之然則壽志立傳悉本舊史舊史所無者槪不書也然如孚沛祗等

舊史所有者何又刪之或以其無事蹟可紀耶至蜀後主禪將出降其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禪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事見漢晉春秋此豈得無傳乃壽志僅于後主傳內附見其死節而王子傳內不立專傳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傳見其詳者如倉慈傳後歷敘吳瓘任燠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類敘之蜀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并載于戲傳後其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于各人下註其歷官行事以省人人立傳之煩又採益部耆舊傳內增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由是蜀臣略無遺矣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十事一疏本得之傳聞者故云予從荊揚來得此疏問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疾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為後戒故列于凱傳之後云是其編纂亦多詳慎也至方伎傳內如華佗則敘其治一證即效一證管輅則敘其占一事即驗一事獨于朱建平傳總敘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總敘各人之徵驗于後此又作傳之變體亦另開一法門也

三國志誤處

魏武紀建安二年汝南黃巾賊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建安五年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是辟初未嘗死但降于操至此又叛應紹也一紀中已歧互若此而于禁傳禁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夜襲操營禁擊破之斬辟邵等此事敘在從戰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則辟實已死也蜀先主傳操與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應紹紹遣先主與辟等略許下則又是建安五年事而辟尚在也何以紀傳又適相符耶豈其時有兩劉辟耶高堂隆傳魏明帝大營宮室隆疏諫曰今吳蜀二賊稱帝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按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黃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時尚稱權備此必有誤字也吳孫輔傳其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云此段文字最不可解子喬乃瑾子出繼亮為後者蓋子喬嘗為亮述松之為人也然所謂依依于子弟及與亮器物果何謂也豈亮前奉使至吳時與松相識其後松又托喬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義究不明晰陸抗傳抗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關羽或亦地名蓋羽守荊州後人遂以其名名其地耳此尚非有誤夏侯惇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二十四年曹操擊破呂布軍于摩陂召惇同載以寵異之按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羽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陽親往應接未至

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呂布必關羽之訛也又吳志孫壹傳孫綝遣朱異潛兵襲壹壹奔魏魏以爲車騎將軍封吳侯以故主齊王芳貴人邢氏妻之魏黃初三年死按黃初係魏文帝年號文帝至齊王芳被廢已二十餘年何得妻芳妃後又死于黃初也魏志壹之來降在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則其死當在景元咸熙間今曰黃初三年死亦必誤也

荀彧傳

荀彧傳後漢書與孔融等同卷則固以爲漢臣也陳壽魏志則列於夏侯惇曹仁等之後與荀攸賈詡同卷則以爲魏臣矣按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議欲封魏公加九錫彧以爲操本起義兵匡漢室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會征孫權乃表請彧勞軍彧病留壽春操遺人饋食發之空器也遂飲藥而卒明年操乃爲魏公是彧之心乎爲漢可知也論者或謂末路雖以失操意而死而當其初去袁紹就操時值呂布攻兗州彧爲操堅守鄄城及范東阿以待操謂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爲基此三城卽操之關中河內也後又勸操迎天子謂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發義帝喪而得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何得謂之盡忠於漢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强藩悍鎭四分五裂彧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于操而爲之盡力爲操卽所以爲漢也其初勸操迎天子謂操曰將軍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矣且是時操亦未遽有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心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姑以名義折之卒之見忌於操而飲藥以殉其爲劉之心亦可共白於天下矣陳壽已入於魏臣內范蔚宗獨提出列於後漢書傳論明言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此實平心之論也壽于傳末亦云彧死之明年操遂爲魏公則亦見彧不死操尚未敢爲此也則又公道自在人心而不容誣衊者矣

又按臧洪自是漢末義士其與張超結交後與袁紹交兵之處皆無關於曹操也則魏紀內本可不必立傳而壽列之於張邈之次蓋以其氣節不忍沒之耳蔚宗特傳於後漢書內不以壽志已有洪傳而遂遺之亦見其編訂之正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左傳載卜筮奇中處如陳敬仲奔齊繇詞有五世其昌有嬀之後將育于姜等語其後無一字不驗似繇詞專爲此一事而設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陳壽三國志亦有似此者荀彧傳謂彧料袁紹諸臣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

家犯法配不縱也不縱攸必爲變後審配果以攸家不法錄其妻子攸怒遂背紹降操又郭嘉傳操與紹相持于官渡或傳孫策將襲許嘉曰策勇而無備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策果爲許貢客所殺此二事或嘉之逆料可謂神矣然豈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變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傳之穿鑿附會乎

陳壽論諸葛亮

陳壽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故壽爲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眞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須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又於楊洪傳謂西土咸服亮之能盡時人之器能也廖立傳謂亮廢立爲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傳亦謂平爲亮所廢及亮卒平遂發病死平常冀亮在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壽又引孟子之言以爲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眞能述王佐心事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衆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且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故亮遺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而持論獨如此固知其折服於諸葛深矣而謂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貶眞不識輕重者

裴松之三國志註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書成奏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不朽矣其表云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者並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之作註大旨在于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以附于註內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暐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三輔决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澹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耆舊傳益部耆舊雜紀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頒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譜韋

曜吳書胡冲吳歷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勗文章敘錄文章志異物志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評徐衆三國評袁子傳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恆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貴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朗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嵇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昭別傳鍾會別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傳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亡論凡此所引書皆註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尚俱在世故有補壽志所不載者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時已皆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傳之一二本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

廿二史劄記卷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復古九州

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魏志亦稱是年詔書幷十四州爲九州獻帝春秋謂省幽幷州入于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九州荀彧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古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幷之地所奪者衆關右諸將必謂以次見奪將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圖也操乃寢九州議至是乃重復之蓋是時幽幷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爲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觀于是年之前已割蕩陰朝歌林慮衛國頓邱東武陽發干廮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爲魏公可見復九州正爲禪代地也

關張之勇

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關羽救延羽望見良麾蓋即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能當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魏志昱傳劉奕勸曹操乘取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犯矣魏志奕傳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吳志瑜傳此吳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晉劉遐每擊賊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羽張飛晉書遐傳苻秦遣閻負殊使於張元靚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敵秃髮傉檀求人才於宋敞敞曰梁崧趙昌武同飛羽李庠膂力過人趙廞器之曰李元序一時之關張也皆晉書載記宋檀道濟有勇力時以比關羽張飛宋書道濟傳魯爽反沈慶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刺之應手而倒時人謂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南史安都傳齊垣歷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比關羽張飛齊書文惠太子傳魏楊大眼驍果世以爲關張弗之過也魏書大眼傳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既勝蕭寶寅曰崔公古之關張也魏書延伯傳陳吳明徹北伐高齊尉破胡等十萬衆來拒有西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即出陣擲銑殺之陳書摩訶傳以上皆見於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

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備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後肅邀關羽索荆州謂羽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荆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即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幷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載記）其後圍曹仁于南郡備亦身在行閒（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密疏請留備于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挈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爲屛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載記）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于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傳）是魏之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即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傳）則亦非十倍于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後備即表琦爲荆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荆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荆州牧（蜀先主傳）備即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羽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荆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荆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于權權不亦有資于備乎權是時但自救危亡豈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肅傳）此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即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荆州而有之反揑一借荆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說而借荆州之名遂流傳至今幷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見其心迹也荀彧程昱爲操畫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絕不攘爲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劉備爲呂布所襲奔于操程昱以備有雄才勸操圖之操曰今收攬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猶非與操有怨者臧霸先從陶謙後助呂布布爲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卽以霸爲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操定兗州翕暉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操歎其賢并以翕暉爲郡守（霸傳）操以畢諶爲兗州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妻去操遣諶往諶頓首無二旣出又亡歸從呂布布破操生得諶衆爲之懼操曰人能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操初舉魏种爲孝廉兗州之叛操謂种必不棄我及聞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禽操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本紀）此等先臣後叛之人旣已生擒誰肯復貸其命乃一一棄嫌錄用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衆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羣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爲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爲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爲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矯僞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至劉備一起事卽爲人心所嚮少時結交豪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爲糾合徒衆之用領平原相劉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謙謙卽表爲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爲呂布所攻投奔於操操亦表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譚將步騎迎之袁紹聞備至出鄴二百里來迓及紹敗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荊州豪傑多歸之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荊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劉豫州爲衆士所慕仰若水之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傳嚴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防魏師及猇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托孤於亮曰嗣子

可輔輔之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爲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至孫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孫策生擒太史慈卽解其縛曰子義青州名士但所託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以張昭爲長史北方士大夫書來多歸美于昭策聞之曰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覇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周瑜薦魯肅權卽用肅繼瑜權怒甘甯粗暴呂蒙謂鬭將難得權卽厚待甯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爲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倘如袁紹不用沮授之言以至於敗則恐爲所笑而殺之矣權用呂壹事敗又引咎自責使人告謝諸大將曰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盡言直諫所望于諸君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凡百事要所當損益幸匡所不逮陸遜晚年爲楊竺等所譖憤鬱而死權後見其子抗泣曰吾前聽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以人主而自悔其過開誠告語如此其誰不感泣使操當此早挾一甯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見而老羞成怒矣此孫氏兄弟之用人所謂以意氣相感也

禪代

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於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阼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做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温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漢朝已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然及身猶不敢稱帝至子丕始行禪代[操嘗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此可見其本志非飾說也又魏書魏國既建諸將皆爲魏臣獨夏侯惇尚爲漢臣惇上疏不敢當不臣之禮操曰區區之魏而敢屈君爲臣乎是操爲魏王時猶與漢臣爲同列也]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及劉裕則身爲

晉輔而即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丕代漢封獻帝爲山陽公未嘗加害直至明帝青龍二年始薨炎代魏封帝奐爲陳留王亦未嘗加害直至惠帝大安元年始薨不特此也司馬師廢齊王芳爲邵陵公亦至晉泰始中始薨司馬倫廢惠帝猶號爲太上皇居之於金墉城桓元廢安帝爲平固王遷之於尋陽又刼至江陵亦皆未嘗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自劉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亦無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去古日遠名義不足以相維當曹魏假稱禪讓以移國統猶做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開後人即以此例爲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做但謂此乃權臣易代之法益變本而加厲焉此固世運人心之愈趨愈險者也按劉裕後亦尚有從魏晉故事者高歡在東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諸軍事進位相國錄尚書事猶力辭不受因玉璧之敗并表解都督其九錫殊禮乃死後追贈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終其身是尚能守臣節者又曹操奉獻帝都許而身常在鄴高歡亦奉孝靜帝都鄴而身常在晉陽與曹操相似司馬懿父子常隨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隨西魏諸帝在長安與司馬氏相似今撮敘各朝禪代故事於後

按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略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册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尚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即位此雖一切出於假僞然猶見其顧名思義不敢遽受有揖讓之遺風至司馬炎既受禪陳留王遷居於鄴以事上表炎猶下詔曰陳留王志尚謙冲每事上表非所以優崇之也自後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營繕宮室尚書符下陳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書賜物曰與豈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殘裔而臣下猶敢爲之執奏可見是時尚有虞賓之意按山陽公居河內至晉時始罷督軍除其禁制又除漢宗室禁錮是遜位後魏仍有人監之也按後漢書東海王彊沛王輔東平王蒼之後至魏受禪猶皆封爲崇德侯陳留王遜位後晉令山濤護送至鄴瑯邪王伷嘗監守鄴城是晉於陳留王亦有監制之法然皆未嘗加害也劉裕急於禪代以讖文有昌明之後又有二王之語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幾即令遜位有司以詔草呈帝帝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宮裕封帝爲零陵王帝常懼禍與褚妃自煑食於牀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即踰垣入進藥于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爲人身乃以被揜殺之

蕭道成以宋廢帝無道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之迎順帝即位甫三年即禪代封順帝爲汝陰王居丹徒宮使人衛之順帝聞外有馳馬聲甚懼監者殺之而以疾告齊人賞之以邑

蕭衍以齊東昏無道舉兵入討奉和帝以號令既圍京師東昏爲黃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

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禪詔來遂即位封和帝爲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使帝居之因沈約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而摺殺之

陳霸先既禪代使沈恪勒兵入宮害梁敬帝恪辭曰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如許事霸先乃令劉師知入詐帝令出宮帝覺之繞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霸先曰事已了

高洋將禪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靜帝曰五行之運迭有盛衰請陛下法堯禪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位又曰若爾須作詔書崔劼等曰詔已作訖即進帝書之帝乃下御座入後宮泣別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減漢獻帝常道鄉公遂遷於司馬子如宅洋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宮闈無禮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廢帝帝因泰殺元烈有怨言泰遂廢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載事見通鑑）泰復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從子護當國使帝禪位於泰子覺覺封帝爲宋公出居大司馬府尋崩（諸書皆不載其死狀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蓋亦非善終也）

楊堅因周宣帝崩鄭譯等矯詔使堅受遺輔政立靜帝年八歲堅即誅戮宇文氏未幾亦假靜帝禪詔奪其位封帝爲介國公邑萬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北史謂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遜位五月即殂周書云隋志也則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長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詔禪位封恭帝爲酅國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書北史通鑑俱不言其死狀

朱温逼唐昭宗遷洛陽使蔣元暉弒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温怒不受使人告蔣元暉與何太后通遂殺元暉弒太后哀帝使宰相張文蔚等押傳國璽玉册金寶儀仗法物至汴勸進温遂即位封哀帝爲濟陰王次年正月弒之

魏晉禪代不同

曹之代漢司馬氏之代魏其迹雖同而勢力尚有不同者曹操自克袁尚後即居於鄴天子所都之許昌僅留長史國淵王必等先後掌丞相府事其時獻帝已三四十歲非如冲主之可無顧慮也然一切用人行政興師討伐皆自鄴出令莫敢有異志司馬氏輔魏則身常在相府與魏帝共在洛陽無論懿專政未久即師昭兄弟大權已在手且齊王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奐皆幼年繼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師討毋邱儉留昭鎮洛陽及病篤昭始赴軍師既卒魏帝命昭統兵鎮許昌昭仍率兵歸洛不敢遠在許下也諸葛誕兵起昭欲遣將則恐其不可信而親行又恐都下有變遂奉皇太后

及高貴鄉公同往督軍是可見其一日不敢離城社也嘗推其故操當漢室大壞之後起義兵誅暴亂漢之臣如袁紹呂布劉表陶謙等能與操爲敵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誅其在朝者不過如楊彪孔融等數文臣亦廢且殺其餘列侯將帥皆操所擢用雖前有董承王子服吳子蘭种輯吳碩後有韋晃耿紀金褘欲匡漢害操而皆無兵權動輒撲滅故安坐鄴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馬氏則當文帝明帝國勢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竊威權其時中外臣工尙皆魏帝所用之人內有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伺隙相圖外有王淩毋邱儉諸葛誕等相繼起兵聲討司馬氏惟恃挾天子以肆其奸一離京輦則禍不可測故父子三人執國柄終不敢出國門一步亦時勢使然也然操起兵於漢祚垂絕之後力征經營延漢祚者二十餘年然後代之司馬氏當魏室未衰乘機竊權廢一帝弒一帝而奪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語矣

九錫文

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illegible]其後晉宋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爲一時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載之今作者姓名尙有可考者操之九錫文據裴松之三國志註乃後漢尙書左丞潘勗之詞也[illegible]曹丕受禪時以父已受九錫故不復用其一切詔誥皆衞覬作(覬傳)晉司馬昭九錫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讓九錫表則阮籍之詞也(見籍傳)劉裕九錫文亦不詳何人所作據傅亮傳謂裕征廣固以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所作則九錫文必是亮筆也蕭道成九錫文據王儉傳齊高爲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儉所作則九錫文是儉筆也蕭衍九錫文據任昉傳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作又沈約傳武帝與約謀禪代命約草其事約卽出懷中詔書帝初無所改又邱遲傳梁初勸進及殊禮皆遲文則九錫文總不外此三人也陳霸先九錫文據徐陵傳陳受禪詔策皆陵所爲而九錫文尤美是陵作九錫文更無疑也高洋九錫文據魏收傳則收所作也他如司馬倫亦有九錫文倫旣敗齊王冏疑出傅祗將罪之後檢文草非祗所爲乃免(祗傳)又以陸機在中書疑九錫文禪位詔皆機所作遂收機成都王穎救之得免(機傳)而鄒湛傳謂趙王倫篡逆湛子捷與機共作禪文則九錫文必是機筆也桓溫病求九錫文朝廷命袁宏爲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嘆其美而戒勿示人謝安又屢使改之遂延引時日及溫死乃止(溫傳)桓元篡位卞範之及殷仲文預撰詔策其禪位詔範之之詞也九錫文則仲文之詞也[illegible]此皆見于各史列傳者至于曹丕授孫權九錫孫權加公孫淵九錫劉曜授石勒九錫石宏授石虎九錫石世授石遵九錫苻登授乞伏乾歸九錫姚興授焦縱九錫其文與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見當時篡亂相仍動用殊禮僭越冒濫莫此爲甚矣

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註曰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然皆不言九錫出處據後漢書章懷註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按周制本有錫命之禮如詩左傳所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緯書彷之而演為九耳

一人二史各傳

一人而傳於兩史如後漢之董卓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袁術呂布等當陳壽撰三國志時以諸人皆與曹操並立且事多與操相涉故必立傳於魏志而敘事始明劉焉乃劉璋之父其地則昭烈所因也欲紀昭烈必先傳璋欲傳璋必先傳焉故亦立其傳於蜀志之首及范蔚宗修後漢書則董卓等皆漢末之臣荀彧雖為操畫策而心猶為漢皆不得因三國志有傳遂從刪削所以一人而兩史各有傳也此事惟晉宋二書界限最清緣沈約修宋書以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等雖與劉裕同起義而志在匡晉初非宋臣故不入宋書及唐初修晉書遂為毅等立傳自無複出之病也陶潛隱居完節卒于宋代故宋書以為隱逸之首然潛以家世晉臣不復仕宋始終為晉完人自應入晉書內故修晉書者特傳于晉隱逸之末二史遂並有傳此宋書之借而非晉書之奪也至李延壽作南北史係一手編纂則南人歸北北人歸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處傳之而其先仕於某國則附見傳內不必再立一傳於其國也乃毛修之自宋流轉入魏後卒於魏則但立傳北史可矣而南史又傳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後又逃歸以功封南昌縣侯則但立傳南史可矣而北史又傳之以及薛安都裴叔業等莫不皆然何其漫無裁制也又裴矩在隋朝事蹟甚多且隋書有傳內已敘其入唐仕宦之處則唐書不必再傳矣而又傳之亦贅

晉書

唐初修晉書以臧榮緒本為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為晉書者無慮數十種其作於晉時者武帝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於晉賈謐請以泰始為斷事下尚書議張華等請宜用正始從之(賈謐傳)武帝詔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事即依類綴續(武帝紀)此晉書之權輿也自後華嶠草魏晉紀傳與張載等俱在史官(嶠傳)永嘉之亂晉書存者五十餘卷(干寶傳)干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稱良史(寶傳)謝沈著晉書三十餘卷(沈傳)傅暢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暢傳)荀綽作晉後書十五篇(綽傳)束皙作晉書帝紀十志孫盛作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謂其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懼禍乃私改

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儁後孝武博求異聞又得之與中國本之不同盛傳王銓私錄晉事其子隱遂諳悉西晉舊事後與郭璞同爲著作郎撰晉史時虞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隱書竊寫之庾亮資隱紙筆乃成書隱文鄙拙其文之可觀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隱之詞也王隱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則以蜀爲正統魏武雖承漢禪而其時孫劉鼎立未能一統天下也尚爲篡逆至司馬昭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鑿齒傳其晉以後所作者宋徐廣撰晉紀十六卷廣傳沈約以晉一代無全書宋泰始中蔡興宗奏約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約傳謝靈運亦奉敕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靈運傳王韶之私撰晉安帝春秋既成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成後事訖義熙九年其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事後珣子和貴韶之嘗懼爲所害韶之傳荀伯子亦助撰晉史伯子傳張緬著晉鈔三十卷緬傳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共一百十卷榮緒傳劉彤集衆家晉書註干寶晉紀爲四十卷劉昭傳蕭子雲著晉書一百十卷子雲傳此皆見於各傳者又唐書藝文志所載晉朝史事尚有陸機晉帝紀劉協注晉紀劉謙晉紀曹嘉晉紀鄧粲晉紀及晉陽秋檀道鸞晉春秋蕭景暢晉史草郭季產晉續紀晉錄之類當唐初修史時尚俱在必皆兼綜互訂不專據榮緒一書也

晉書二

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豔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於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魏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僞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其列傳編訂亦有斟酌如陶潛已在宋書隱逸之首而潛本晉完節之臣應入晉史故仍列其傳於晉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傳內則入之於列女傳此皆位置得當者各傳所載表疏賦頌之類亦皆有關係如劉寔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競之風也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談虛之習也劉毅傳載論九品之制有八損李重傳亦載論九品之害見當時選舉之弊也陸機傳載辨亡論見孫皓之所以失國也豪士傳見齊王冏之專恣也五等論見當時封建之未善也傅元傳載興學校務農功等疏固切于時政也段灼傳載申理鄧艾一疏閻纘傳載申理愍懷太子一疏以二人皆冤死也江統傳載徙戎論固預知劉石之亂尤有先見也皇甫謐傳載釋勸論見其安於恬退也篤終論見厚葬之禍也摯虞傳載思游賦見其安命也今尺長於古尺論見古今尺度之不同也束晳傳載元居釋見其淡於榮進也潘尼傳載安身論見其靜退也釋奠頌有關儒[illegible]之[illegible]關[illegible]王之保治也潘岳傳載[illegible]賦見其[illegible]而心躁競也郭璞傳不載江賦南郊賦而獨載刑獄一

疏見當時刑罰之濫也左貴嬪傳載愁思文楊皇后誄納繼室楊后頌以左芬本以才著也張載傳載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衛恆傳載書勢一篇以恆本工書且備書法之源流也惟劉頌傳載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覺太冗張華傳載鷦鷯賦殊覺無謂華有相業不必以此見長也元帝紀後敘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傳內不載諱其醜於傳而轉著其惡於紀亦屬兩失苻堅載記後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爲堅功臣也苻朗不過一達士亦附一傳苻登載記後又附一索泮據泮傳又未嘗仕於堅與登也此二傳殊贅姚興載記忽敘西胡梁國兒作壽塚每將妻妾入塚讌飲升靈牀而歌此於興有何關係而拉雜及之毛德祖爲宋功臣宋書已立傳唐修晉書自不必以宋臣附晉臣之內乃毛寶之傳後又敘德祖事甚詳蓋本毛氏家傳鈔入之而未及刪節也隱逸中夏統一傳非正史記事體蓋當時人另作夏統別傳如五柳先生傳之類晉書遂全錄之不復增損閱史者靜觀自別之也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晉書惟王導陶侃二傳褒貶頗爲失中導爲元帝佐命功臣歷事三朝以宏厚鎮物固稱賢相當元帝初政時其從弟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其後敦以討刁協劉隗戴若思爲名稱兵向闕導率羣從待罪闕下帝亦諒導之心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安東時節假之（導傳）是其心固信於君也孔愉在帝前極言導忠賢有佐命之勳（愉傳）周顗亦極言導忠誠申救甚力（顗傳）是其心又信於友也然當敦入石頭王師戰敗敦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導亦不答敦曰若不爾正應誅耳導亦無言敦遂誅周戴（顗傳）又王彬數敦曰兄抗旌犯順將禍及門戶敦大怒欲殺之導在坐勸彬謝彬竟不拜是導之於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稱兵反欲借敦以誅除異己蓋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勢甚大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謠帝心忌之特用劉隗刁協戴若思等爲腹心排抑豪強疏忌王氏刁劉等勸帝出親信以鎮方隅乃用譙王丞爲湘州隗及若思爲都督隗協幷請盡誅王氏（隗等傳）是以不惟敦惡之即導亦惡之而是時敦亦未敢遽有篡奪之舉觀其申雪導枉一疏全以刁劉等爲詞甘卓自襄陽將襲敦敦聞之曰甘侯慮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姦凶耳（卓傳）此敦初次起兵專欲除刁劉戴數人正與導意相合其後敦再起兵時病已危篤與兄含偕行導與含書曰兄此舉謂可如往年大將軍乎往年姦人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敦傳）此直自吐衷懷謂敦之誅刁劉與己意同也又敦初次起兵時兵至石頭周札守石頭即開門納之以是敦兵勢盛而王師敗敦後又忌札宗強而殺之敦死後札家請雪卞壼等以札開門延賊不宜雪導獨曰札在石頭知隗協亂政信敦

匡救開門延之正以忠於社稷（札傳）是更以敦之稱兵爲匡救朝廷之失可見是時導雖不欲敦移國祚而欲敦誅刁劉等則其肝膈本懷夫帝卽偏信刁劉踈外王氏豈遂可肆其威脅乎顗之論曰人主非堯舜豈能無失人臣豈遂可舉兵正其失耶此論最爲嚴正則導之幸敦舉兵以除異己安得尙稱純臣也且導之可議者更不止於此導輔政委任羣小趙允賈寧等陶侃嘗欲起兵廢之庾亮亦欲舉兵黜之（亮傳）桓景諂導導昵之陶回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回傳）成帝每幸導第猶拜導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傳）蘇峻賊黨匡術嘗欲殺孔羣或救之得免後術旣降與羣同在導坐導令術勸羣酒以釋前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而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傳）此亦皆導之弛縱處而晉書導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管仲能相小國孔明善撫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始終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踈以致物情解體是轉以激變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殊未爲平允也至陶侃生平惟蘇峻祖約之反侃以不與顧命不肯勤王經溫嶠等再三邀說始率兵東下此是其見小不達大義之處其他則盡心於國老而彌篤朝廷加以殊禮侃固辭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云云未沒前一年已遜位歸國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篤將歸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出府門就船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侃傳）是亦可見其超然於權勢矣本傳亦云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第九重折翼而墜後督八州據上流握强兵有覬覦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傳論亦謂其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謂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夢而不敢也於導則略其疵纍而比之管葛於侃則因其一夢而懸坐以無將之罪豈非褒貶失當乎

廿二史劄記卷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八王之亂

惠帝時八王之亂晉書彙敘在一卷通鑑紀事本末亦另爲一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今撮敘於此武帝臨崩欲以汝南王亮（司馬懿之子武帝叔父）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匿其詔矯令亮出鎮許昌惠帝既立賈后擅權殺楊駿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同輔政亮與楚王瑋（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不協瑋詔於賈后誣亮瓘有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瑋殺亮瓘又坐瑋以矯殺亮瓘之罪即日殺瑋后益肆淫恣廢太子遹（惠帝長子非賈后生）弑楊太后時趙王倫在京師（懿第九子惠帝之叔祖）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言公實與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疑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爲太子報讐可以立功乃使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冏（齊王攸之子惠帝從弟）率兵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尋害之倫自爲相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冏內懷不平秀覺之出冏鎮許昌倫僭位以惠帝爲太上皇遷于金墉于是冏及河間王容（司馬孚之孫惠帝從叔時鎮長安）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時鎮鄴中）共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王輿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尋伏誅穎遂還鄴冏入京帝拜冏大司馬如宣景輔魏故事冏大權在握沉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間王容討冏容遂上表請廢冏以成都王輔政幷檄長沙王乂爲內主（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冏遣兵襲乂乂徑入宮奉帝討冏斬冏容本以乂弱冏强欲乂爲冏所殺而以殺乂之罪討之因廢帝立穎己爲宰相可以專政及乂先殺冏其計不遂穎亦以乂在內己不得遙執朝權于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穎同向京師帝又詔乂爲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敗東海王越在京（司馬泰之子惠帝從叔祖）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乂爲張方所殺穎入京尋還于鄴容表穎爲皇太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于鄴朝政悉穎主之左衛將軍陳眕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石超敗帝于蕩陰超遂以帝入于鄴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穎穎戰敗仍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于長安容廢穎立豫章王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是爲懷帝）爲皇太弟東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竄于武關新野閒有詔捕之爲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長安有詔徵容爲司徒容入京途次爲南陽王模所殺惠帝崩懷帝即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趙王倫將篡時淮南王允（武帝子惠帝弟）在京師舉兵欲誅倫爲倫所殺又吳王晏（亦武帝子）亦助淮南王允攻倫兵敗被廢後長沙王乂及成都王穎相攻時晏又爲前鋒都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內

晉書所記怪異

採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僞諸國爲尤甚劉聰時有星忽隕於平陽視之

則肉也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數里肉旁有哭聲聰后劉氏適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乃在隕肉之旁哭聲乃止又豕與犬交於相國府門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冠帶綬豕與犬並升御座俄而鬭死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及甦言見劉淵於不周山諸王將相皆在號曰蒙珠離國淵謂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為之三年當來汝且歸既出道適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一皮囊曰為我寄漢皇帝劉郎後來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俄而甦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題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寄遮須夷國天王歲攝提當相見聰聞之曰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期聰果死劉曜時西明門風吹折大樹一宿而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二寸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柯條遂成大樹石虎時太武殿所畫古賢像忽變為胡旬餘頭皆縮入肩中此數事尤可駭異而皆出於劉石之亂其實事耶抑傳聞耶劉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變異以應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寶父死其母妬以父所寵婢推入墓中後十餘年寶母亡開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經日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在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寶因此作搜神記自敘其事如此若果非真豈肯自訐其父之隱及母之妬耶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晉書所載怪異尚多固不必一一為之辨矣

東晉多幼主

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餘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十二歲至恭帝即位年三十二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為矣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明帝成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謨王彪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元桓冲等主雖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國脈得以屢延一桓溫出而宗社幾移迨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為康帝（皆庾后出）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為廢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為恭帝（皆陳太后出）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即位

晉懷帝永嘉五年為劉曜所擄次年賈疋等已奉

秦王鄴爲皇太子都於長安然猶未卽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懷帝崩問至始稱帝是爲愍帝愍帝建興四年降於劉曜次年元帝稱晉王於建康亦未卽尊位又明年愍帝崩問至始稱帝流離傾覆中尙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謂合乎禮之變者也

僭僞諸君有文學

晉載記諸僭僞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旣卽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閒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尙經學善天文卽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氐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旣卽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王尙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夔傳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恕傳此又在陳羣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緣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元傳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

計貲定品惟以居位爲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沉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壽傳)閻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何攀傳)卞粹因弟裒有門内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卞壼傳)幷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輔傳)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壽傳)劉頌嫁女於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傳)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傅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含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卞壼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幷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宏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壼傳)温嶠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下其品(嶠傳)是已入仕者尚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以爲選舉今又閱三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經品定卽終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嘗不詳慎也且中正内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尚書謂毅旣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毅傳)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馥傳)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李重傳霍原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譽得居二品(軌傳)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鄉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傳)華恆爲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恆傳)韓康伯爲中正以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康伯傳)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慶之傳)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武爲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默傳)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問(助中正採訪之人)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退爲尚書令史(卞傳)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戎傳)何劭初亡袁粲(晉[illegible]非宋袁粲)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强易弱也(何劭傳)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弟(灼傳)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毅傳)此九品

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眞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卽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也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王衍傳是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裴頠傳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蝨之處褌阮籍傳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樂廣傳後進莫不競爲浮誕遂成風俗王衍傳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愍帝紀論其時未嘗無斥其非者如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裴頠又著崇有論以正之頠傳江惇亦著通道崇檢論以矯之惇傳卞壼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壼傳范甯亦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甯傳應詹謂元康以來賤經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傳熊遠陳頵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挽回頹俗而習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變也今散見於各傳者裴遐善言元理音詞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郭象談論一座盡服遐傳衛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後過江與謝鯤相見欣然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玠傳王衍爲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當見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談易乃嘆服焉修傳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傳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庾敳傳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是第三流耳溫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輩惔傳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通憑卽判之惔驚服憑傳此可見當時風尚大槪也其中未嘗無好學者然所學亦正以供談資向秀好老莊之學嘗註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秀傳潘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京傳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僧虔傳是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閣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辨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之敬傳簡文爲太子時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

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識與之論辨宏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譏傳)簡文使戚袞說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袞傳)簡文嘗自升座說經張正見預講筵請決疑義(正見傳)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升座講經生徒常數十百人(曼容傳)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宏正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即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並在座遞起義端憲辨論有餘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憲傳)嚴植之通經學館在瀨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植之傳)鮑皦在太學有疾請紀少瑜代講少瑜善談吐辨捷如流(少瑜傳)崔靈恩自魏歸梁爲博士性拙樸無文采及解析經義甚有精致舊儒咸重之(靈恩傳)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喦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座北面受業(峻傳)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不同耳況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音響若鐘咸嘆美之(越傳)簡文在東宮置宴元儒之士(戚袞傳)邵陵王綸講大品經使馬樞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衆曰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於是各起辨端樞轉變無窮論者咸服(樞傳)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僞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關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于長安者又已衰苶不振故不禁而自消滅也

按漢時本有講經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決又施讐論五經于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亦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使五官中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經義紛繁各家師說互有異同故聚羣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勝也至梁時之升座說經則但以炫博鬭辯而已

清談用麈尾

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晉書王衍善元言每捉白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衍傳)孫盛與殷浩談奮麈尾盡落飯中(盛傳)宋書王僧虔戒子謂其好捉麈尾自稱談士(僧虔傳)齊書戴容著三宗論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途無人能解今始遇之(容傳)梁書盧廣發講時謝舉屢折之廣愧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廣傳)張孝秀談義嘗手執栟櫚皮麈尾(孝秀傳)陳書後主宴宮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當今堪捉此者惟張譏耳即以賜譏又幸鍾山開善寺使譏豎義時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譏傳)此皆清談麈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談而亦用之者王浚以麈尾遺石勒勒爲不敢執懸於壁而拜之(勒載記)何充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傳)王濛病篤燈下視麈尾而嘆既沒劉惔以犀麈尾納之棺中(濛傳)蓋初以談元用之相習成俗遂爲名流

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

騶虞幡

晉制最重騶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慴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令甲也晉書楚王瑋率兵誅汝南王亮及宰相楊駿衛夜喧鬬天明張華奏惠帝使殿中將軍持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瑋矯詔衆皆釋仗而走瑋遂被擒(瑋傳)淮南王允擁兵誅趙王倫自辰至申鬬不解陳准遣騶虞幡解鬬允兵散被殺(允傳)倫旣篡王輿率兵殺其黨孫秀使倫爲手詔迎惠帝復位傳詔者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倫傳)長沙王乂發兵攻齊王冏冏遣董艾率兵拒之潛令人盜騶虞幡呼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齊王謀反冏戰敗被擒(冏傳)南渡後桓元之變會稽王道子遣司馬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柔之傳)王敦犯闕甘卓在襄陽起兵將襲其後敦懼求臺以騶虞幡止之(卓傳)桓温兵東下殷浩欲以騶虞幡止其軍(温傳)此皆騶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之者

建業有三城

六朝時建業之地有三城中爲臺城則帝居也宮殿臺省皆在焉其西則石頭城嘗宿兵以衛京師王敦內犯周札守石頭城開門納敦敦遂據之以敗王師後蘇峻之反劫遷成帝于石頭峻敗帝始出盧循舟師將至朝臣欲分守諸津劉裕謂兵分則勢弱不如聚兵石頭則衆力不分乃自鎮石頭果敗賊宋末袁粲據石頭欲誅蕭道成爲道成所殺當時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梁末王僧辨鎮石頭陳霸先使侯安都襲之遂石頭不甚高軍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內衆隨入逐執僧辨後徐嗣徽引北齊兵入石頭來逼臺城安都自臺城以甲士突出東西掖門敗之賊還石頭遂不敢逼臺城是也臺城之東則有東府凡宰相錄尚書事兼揚州刺史者居之實甲嘗數千人晉時會稽王道子居之劉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則曰留府嘗使劉穆之監府事裕討劉毅回公卿咸候於新亭而裕已潛還東府矣宋末後廢帝之弒蕭道成移鎮東府順帝紀蕭道成出鎮東府輔政後進爵齊王卞彬戲謂曰殿下今以青溪爲鴻溝溪東爲齊溪西爲宋因詠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陳安成王頊輔政入居尚書省劉師知等忌之矯詔令其還東府是也可見是時二城皆爲要地宋後廢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閉臺城分人守東府石城以拒之會帝不出乃止齊豫章王嶷守東府竟陵王子良鎮石頭而皆造私第于京師中遊讌忘返因范雲謂重地不宜虛曠嶷乃還東府子良乃還石頭緣此二城拱衛京師最居要害故也其時尚有冶城當徐嗣徽等引北齊兵據石頭而市廛在南路去臺城稍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徐度鎮冶城寺築壘以斷之此又在臺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即召王

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卽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晉衆華謂姚興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統馭之實宰輔執政權在臣下遂成習俗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然地當清切手持天憲口銜詔命則人雖寒而權自重權重則勢利盡歸之茹法興威行內外江夏王義恭雖錄尚書事而積相畏服猶不能與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其捉車人官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官員外郎茹法亮當權太尉王儉嘗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朱异權震內外歸飲私第慮日晚臺門閉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門者遂不敢閉此可見威勢之薰灼也法亮在中書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歲可辦百萬佃夫宅舍園池勝於諸王邸第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出行遇勝流便邀與同歸一時珍羞莫不畢具凡諸火劑並皆始熟至數十種雖晉之王石不能過此可見賄賂之盈溢也蓋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其中亦有如法興遇廢帝無道頗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勢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說者謂始於虞玩之而成於呂文度此已見蠹國害民之大概甚至佃夫弒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當侯景圍臺城輒與景相結遂爲景佐命至陳末施文慶沈客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隋軍臨江猶曰此常事邊臣足以當之不復警備以致亡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勝道哉大臣不能體國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轉以羣小爲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按公孫瓚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謂職當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皆商販庸兒亦同此見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氣之法如秦始皇時望氣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乃南巡以厭之又謂金陵有王氣乃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貴時望氣者蘇伯阿過南陽望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孫皓時臨平湖開皓以問陳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知湖之開塞陳敏反或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此古來專以望氣占吉凶未嘗有相墓之術也相墓術相傳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葬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從之故累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馬折臂果位三公則又在璞之前卽璞本傳載其卜筮靈驗之處甚多謂先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授以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亦未嘗及相墓也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迹者曰洞

林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誄頌共數十萬言亦未有所謂葬經也惟傳內稱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爲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爲葬術之始也而葬術之行實卽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謂曰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汙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葬其父後侃果爲三公訪爲刺史（晉書周光傳）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爲天子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詭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南史宋齊二紀）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鍤有白兎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劉后傳）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謂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誅（伯玉傳）柳世隆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往遊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正葬其地（世隆傳）富陽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圖墓爲業（沈文季傳）梁武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慙懼而薨（昭明太子傳）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惡爲之逾年而嶷卒（嶷傳）吳明徹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徹後果大貴（明徹傳）此皆見於各列傳者可見六朝時此術已盛行如昭明傳曰不利長子明徹傳曰最小子大貴則術家所云長房小房之說亦卽起于是時矣

唐人避諱之法

唐人修諸史時避祖諱之法有三如虎字淵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否則竟刪去其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是也其後諱世爲代諱民爲人諱治爲理之類皆從文義改換之法

廿二史劄記卷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書多徐爰舊本

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卽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于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歷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缺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也（按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鄙瀆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數于是多所刪除可見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書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于宋書約以爲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所刪者止于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此之易也（徐爰傳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于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爲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是可見爰舊本體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爲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爲宋諱乃爲宋諱者反甚于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爲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于此而推之（何尙之何偃之父也乃偃傳在五十九卷尙之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作于齊其于晉宋革易之際固可無所避諱乃宋武紀歷敘其勳高績茂以致晉恭帝自願禪位宋武尙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琅琊王第表不獲通乃卽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一用晉典斯固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迹（紀內惟將禪時有司以禪草呈晉帝晉帝欣然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數語略見禪位之非出于晉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則王被廢後方慮禍自與褚妃煑食于牀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卽踰垣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乃以被掩殺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爲自古所未有則書法自應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壽考令終宋武之恩禮兼備者又文帝爲太子劭所弒尤屬千古之奇變而本紀亦只書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絕無一字及于被弒其他如前廢帝以藥酒酖死沈慶之而本紀書新除太尉沈慶之薨明帝賜劉道隆死而書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酖死而書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帝又賜巴陵王休若死而書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過舉無一不深爲之諱此皆徐爰舊書也約作宋書于齊朝可無所諱爰作宋書于宋朝自不得不諱諱之于本紀而散見其事于列傳當日國史體例本如是沈約急于成書遂全抄舊文而不暇訂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則

書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則書元凶劭構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慶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書曰賜死酖死較爲得實矣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沈約在蕭齊修宋書永光以後皆其筆也故于宋齊革易之際不得不多所忌諱如後廢帝紀但歷敘帝無道之處以見其必當廢殺順帝紀亦但敘蕭道成之功勳進位相國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進爵齊王增封十郡晃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祿永終遜位于齊帝遷居于丹陽宮齊王踐祚封帝爲汝陰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陽宮年十三謚曰順帝絕不見篡奪之迹（南史書帝遜位于東邸時王敬則以兵陳殿廷帝在內閣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奄豎索之黄門或促帝帝怒抽刀殺之帝既出居於丹陽宮齊兵衛之齊建元元年五月帝聞外馳馬者懼亂作監者殺王而以病訃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其於諸臣之效忠於宋謀討蕭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昇明元年書沈攸之舉兵反（南史書舉兵不從執政）又書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南史書粲據石頭謀誅蕭道成不果族見覆滅）吳郡太守劉遐反（南史書據郡不從執政）王宜興有罪伏誅（南史書貳于執政見殺）兗州刺史黄回有罪賜死（南史書貳于執政見殺）臨灃侯劉晃謀反伏誅（南史書誅臨灃侯劉晃）是也其黨于道成而爲之助力者轉謂之起義如張敬兒等起義兵是也作劉宋本紀而以爲劉氏者曰反爲蕭氏者曰義此豈可筆之于書顧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見其微露實事之處如後廢帝紀謂廢帝昱無道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王敬則謀之敬則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弒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呈齊王王乃戎服入宮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卽位是道成爲弒君主謀已不待辨也沈攸之傳雖不敢載其甯爲王凌死不作賈充生之語（見南史）然猶存攸之上武陵王贊一書以見其忠于宋室之志（書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豈不知循眉斂安可保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事難誠感歷朝知遇欲報宋室耳若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黄回傳亦載其與袁粲約欲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于朝堂會粲敗乃不果劉秉傳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密懷異圖與袁粲及黄回等謀作亂爲齊王所誅此亦各見其盡節于宋至袁粲傳雖不敢載當時謗語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句然傳內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乃與黄回卜伯興等謀矯太后令使伯興等據宿衛兵攻齊王于朝堂事洩爲齊王攻破石頭被殺則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濟則以死繼之其志節爲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諸子傳隨陽王翽新興王嵩皆先書元徽四年年六歲下書齊受禪以謀反賜死元徽四年至昇明三年齊受禪僅三閱歲則翽等僅九歲耳九歲之人豈能謀反而曰以謀反賜死則齊之戕及亡國之童稚不言可知也然則約之書宋齊閒事尚不至大失實也蓋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萬目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於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傳）劉祥在永明中同修宋書譏斥禪代事王儉密奏之上銜而不問（南史劉祥傳）又有詔袁粲劉秉同獎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歲月彌往宜特優獎可皆爲改葬其諸子喪柩在西者亦符送還舊墓則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論耳

按沈約不諱齊高帝廢弑之事非彰齊之惡乃正以見蒼梧之當廢也廢昏立明本有故事晉宋間去漢未遠霍光廢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間故少帝義符以失德爲徐羨之等所弑時論亦但以廢殺爲過未嘗以廢立爲非也前廢帝子業無道明帝結阮佃夫等弑之時論亦未嘗以明帝爲非也當蒼梧無道時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廢立之謀事洩而死(廢帝紀)齊高亦先與袁粲褚淵謀廢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齊高帝紀)是當時朝野內外本無一不以蒼梧爲當廢齊高之舉固協于天下之公其荅沈攸之書亦云黜昏樹明實惟前則甯宗靜國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張胆自認爲理所宜然故約明書齊王順天人之心與王敬則謀廢立而不諱也其後齊鬱林無道齊明帝廢而弑之論者亦止惡其假廢立爲篡奪而未嘗以廢鬱林爲非也至東昏無道內而始安王蕭遙光起兵欲廢之張欣泰胡松等又結黨欲廢之許准又勸宰相徐孝嗣廢之外而陳顯達起兵欲廢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廢之最後梁武起兵卒令殞命夫固皆以廢立爲勢所不得已也當東昏賜徐孝嗣沈昭略死時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下官與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若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又梁武圍城日久張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斯微子去殷之時也乃遣范雲等詣梁武可見當時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爲理之當然約之書此正見齊高之應天順人也

宋書本紀書法

史記漢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封沛公稱公封漢王稱王及即位稱帝此本虞書舊法也宋書本紀于劉裕起事即稱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稱公封宋王後稱王登極後稱上此又彷陳壽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稱太祖後乃稱公稱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紀建安元年方敘天子封太祖爲武平侯下忽改稱公殊覺兩無所着宋書于封公後稱公封王後稱王尙爲得實矣南史則于起事時即稱帝以後封公封王及登極皆稱帝亦是一法宋書于蕭道成書法尤有窒礙者沈約在齊朝作宋書自不敢直書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紀已稱齊王順帝紀又稱錄公齊王太尉齊王太傅齊王其時實未嘗進爵爲王也至昇平二年始進爵爲齊公若蒙上文而下應書進齊王爵爲齊公而文不可通乃書進太傅位相國封十郡爲齊公下始云進齊公爵爲齊王是稱齊王在前封齊王在後終覺文義不順南史直書蕭道成蓋易世之後無所避諱故易于下筆也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有帶敘法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有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即于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

劉遵爲將攻破道覆卽帶敘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又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是劉遵帶敘在劉道規傳內也盧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敘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尚書元嘉中爲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是段宏帶敘于義真傳內也他如何承天傳帶敘謝元也何尚之傳帶敘孟顗也謝靈運傳帶敘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也皆是此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爲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耳至如劉義慶傳因敘義慶好延文士鮑照等而卽敘鮑照字明遠文詞贍逸又因照文詞贍逸而卽載其河清頌一篇二千餘字幷敘照懼孝武忌其才故爲鄙言累句以免禍而其下又重敘義慶之事以完本傳遂覺一傳中義慶事轉少鮑照事轉多此未免喧客奪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傳而載其賦頌于本傳中今乃不立照傳而以照頌附入義慶傳成何史體也齊書亦多帶敘法如文惠太子傳因文惠誘執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帶敘柏年先在梁州平氏賊之績又帶敘襄陽有盜發塚得竹簡書王僧虔以爲科斗書考工記闕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輿服御之屬而帶敘文景父陶仁惡文景所作曰終當滅門乃移家避之後文景果賜死陶仁遂不哭又如張敬兒傳因敬兒斬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斬攸之使遂帶敘道和本姚興之孫自稱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云云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有索虜傳敘魏太武後文成帝卽位之事謂太武有六子長名晃爲太子次晉王被太武賜死次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爲晃所譖遣鎭枹罕次燕王次吳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鹵獲甚多晃私遣人擇取太武聞之大加搜檢晃懼謀行弒燾詐死遣近侍召晃迎喪至則執之罩以鐵籠殺之立秦王爲太子會太武死時使嬖人宗愛立吳王博真後宗愛博真恐爲烏奕肝所害殺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當立晃子濬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卽文成帝也按魏書太子晃極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謚景穆次秦王翰改封東平王卽宋書所謂烏奕肝也次燕王譚改封臨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廣陽王次吳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弒宗愛又矯皇太后令賜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爲宗愛所害大臣長孫渴侯陸麗等迎立皇孫濬是爲文成帝據此則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賜死也吳王爲宗愛所擅立非太武遺命也繼又爲宗愛所害非燕王殺之也宋書所云蓋南北分裂徒以傳聞爲記載故有此誤耳又如宋書柳元景傳元景有從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燾

南寇時浩密有異志光世邀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連坐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按魏書崔浩之誅以修國史刊石于路衢爲衆所嫉事上聞故至族誅并連及柳氏盧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國史初非别有異圖也宋書所云蓋光世南奔時詭托之詞後遂筆之于記載耳自當以魏書爲正北史敘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據魏書南史柳元景傳亦但云從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與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異圖被禍固以宋書所記不足憑也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宋武開國武將功臣以檀道濟檀韶檀祗王鎮惡朱齡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爲最田子從武帝克京口平京邑滅慕容超盧循內逼田子與孫季高從海道襲廣州傾其巢穴循無所歸遂被誅戮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關據青泥姚泓率大衆來禦田子大破之遂平長安武帝宴諸將于文昌殿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後旋師留田子及王鎮惡傅宏之王修等輔桂陽公義真鎮長安會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鎮惡出師禦之或言鎮惡本北人欲盡殺南人自據關中田子乃矯武帝令誅之而自歸于義真爲長史王修所殺是其身雖死而勇烈固在諸將之右也林子從武帝滅慕容超而盧循奄至京邑林子與徐赤特斷拒查浦赤特輕戰而敗林子收敗卒再戰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復斷塘而鬬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力賊乃散去武帝每征討林子皆摧鋒居前至夜輒召還宿衛武帝北伐林子爲先鋒殺薑神虎于襄邑襲薛帛于解縣與道濟等攻蒲坂林子以蒲坂城池堅深非可猝下潼關天險而王鎮惡孤軍無援若使姚紹先據之則難圖乃亟赴潼關而姚紹已舉關中之衆來設長圍諸將疑沮議欲渡河避其鋒林子力爭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紹衆稍却林子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遂進屠定城殺姚鸞屯河上走姚瓚紹又遣姚伯子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使林子累戰大破之于是糧運無阻遂平長安擒姚泓是克關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沈約撰宋書所以不入列傳者以此二人功績詳載于自序中以顯其家世勳伐故功臣傳缺之李延壽作南史既非如沈約另有自序載其功績則自應將此二人作傳與道濟齡石等同入列傳中乃竟遺之而仍附於沈約傳內可見延壽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刪節之離合之不復另加訂正也

齊書舊本

齊書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詔檀超與江淹掌史職超等表上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蝕舊載五行應改入天文志帝女應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議以爲食貨乃國家本務至朝會前史不書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貨省朝

會日月應仍隸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絶行當載列女傳若止於常美不立傳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見檀超傳]此齊時修國史體例也又有豫章熊襄著齊典沈約亦著齊紀二十卷江淹撰齊史十志吳均撰齊春秋俱見各本傳今按蕭子顯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貨刑法藝文仍缺列傳內亦無帝女及列女其節義可傳者總入于孝義傳改處士爲高逸又另立倖臣傳其體例與超淹及儉所議皆小有不同蓋本超淹之舊而小變之超傳內謂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猶未備也此正見子顯之修齊書不全襲前人也

齊書缺一卷

梁書蕭子顯傳謂所著齊書六十卷今齊書只有五十九卷蓋子顯欲彷沈約作自序一卷附於後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按南史子顯傳載其自序二百餘字豈卽其附齊書後之作而延壽撮其略入于本傳者耶

齊書書法用意處

蕭子顯本齊高帝之孫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紀於帝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宋蒼梧王之事不書但云玉夫弒帝以首與敬則呈送高帝此爲尊者諱也其於受禪於宋順帝之處亦彷宋書例載九錫文禪位詔絶不見篡奪之迹然於順帝遜位時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則亦微露禪受事皆高帝爲之而宋帝不知也鬱林王無道爲蕭鸞[卽明帝]廢殺固無所隱諱於海陵王紀則書宣城王[卽鸞]輔政帝起居皆咨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官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見明帝之目無幼主久視爲机上肉也七月廢帝十一月卽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醫占視乃殞之本紀直書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殺高武子孫幾盡子顯本高帝孫幸而不死於明帝有隱痛焉故不復爲之諱也子顯修書在梁武時其敘鬱林失德之處不過六七百字敘東昏無道之處則二千餘字甚東昏之惡正以見梁武之兵以義舉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淵傳先敘其在宋時宋明帝在藩與淵素善及卽位深相委寄臨崩馳召淵付以後事而下卽敘其見蕭道成識爲非常人蒼梧無道道成與淵及袁粲謀廢立粲不肯淵獨贊成之順帝時沈攸之事起袁粲有異圖淵謂道成曰西讋易弭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遂殺粲傳末又敘其子賁恨淵失節於宋遂終身不仕於齊以封爵讓其弟蓁通篇於淵之失節處不置一議而其負恩喪節自見又如王晏傳先敘其在宋時傾心於齊高常參密議至齊武帝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臨崩遺詔以尚書事付晏令久於其職及鬱林無道明帝輔政謀廢立晏卽響應推奉明帝卽位晏自以爲有佐命功又如蕭諶傳先敘其在武帝時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參掌臨崩猶敕諶在左右宿直鬱林卽位更深委信諶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諶

入乃安明帝輔政或不得進說則托諶入內言之其親信如此而諶已潛附明帝廢立之際鬱林猶手書呼諶而不知諶已為明帝領兵作先驅也又蕭坦之傳先敘其在鬱林時親信不離左右得入內見皇后其見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謀廢立蕭諶尚遲疑未敢舉事坦之曰廢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剛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歲老母豈能坐受禍敗正應作別計耳諶遑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着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孫為祖父作正史者獨子顯為祖作本紀為父豫章王作傳故於豫章傳鋪張至九千餘字雖過於繁冗然亦不失為顯揚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則應入高帝諸子傳內與臨川王映等同卷乃以臨川等為高祖十二王編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則另為一卷編在二十二卷與文惠太子相次以見豫章之不同諸子此則茍欲尊其父而於義無當也又宗室傳衡陽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應編在高武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編次之失檢也至蕭寶寅避梁武之難逃入魏封齊王此豈得沒其實且和帝紀既稱寶寅入魏矣而寶寅傳則云中興二年謀反誅（南史云謀反奔魏）豈子顯修史時寶寅在魏尚無音耗而以誅字了此局耶（汲古閣本如是或係傳刻之誤當別求他本）至魏虜傳謂魏太子晃以謀殺太武遂見殺此蓋仍宋書之誤又謂魏文明太后馮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濬以為妾按馮后係長樂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沒入宮以選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為姓故拓跋實李陵之後然甚諱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後者輒見殺按魏齊周諸書皆無此說則亦皆傳聞之訛也

齊書類敘法最善

齊書比宋書較為簡净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為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隱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二十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法尤為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于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荅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覶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尚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尚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按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其後范蔚

宗後漢書董卓傳敘李傕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閻柔鮮于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嵇康等衛覬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此本古法也齊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勝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幷及於徐普濟救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幷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續成之（說見前）今細閱全書知察又本之梁之國史也各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後載其事實末又載飾終之詔此國史體例也有美必書有惡必爲之諱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貴嬪薨武帝葬貴嬪地不利于長子昭明聽墓工言埋蠟鵝等物以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憂懼而死（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不載臨川王宏統軍北伐畏魏兵不敢進軍政不和遂大潰棄甲投戈塡滿山谷喪失十之八九此爲梁朝第一敗衂之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但云征役久有詔班師遂退還絕無一字及潰敗之迹他如郗皇后之妬徐妃之失德永興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載可見國史本諱而不書察遂仍其舊也其尤顯然可據者簡文諸子大器大心大臨大連大春大雅大莊大鈞大威大球大昕大摯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訓大圜而俱無傳元帝諸子方矩方等方諸外尚有方略亦無傳梁書謂其餘諸子本書不載故缺之所謂本書者卽梁朝國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歡河東王譽岳陽王詧武昌王譽義陽王鑒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繼統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書歡等皆無傳惟譽有傳而與武陵王紀同卷此必元帝時國史紀與譽皆稱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內也豫章王歡有子棟爲侯景所立建號改元未幾禪位于景景敗元帝使人殺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梁書無傳貞陽侯明陷於齊齊人立之入主梁祀爲陳霸先所廢齊人徵還死於途追謚曰閔皇帝又方等有子莊敬帝時爲質于齊陳霸先將篡王琳請于齊以莊爲帝卽位於郢州後兵敗仍入齊封梁王此亦皆梁末餘裔之當傳者而梁書亦無傳王琳當梁陳革命之後猶盡心蕭氏崎嶇百戰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當傳者而梁書亦無之蓋當敬帝時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館入陳以後又莫有記之者故無國史可據而梁書亦遂不爲立傳尤可見梁書悉本國史國史所有則傳之所無則缺之也南史增十數傳其有功于梁書多矣（乃蘭欽有子京在東魏刺殺高澄事附其事於欽傳後梁書欽傳絕無一字南史欽傳亦不附見何也）

梁書編傳失檢處

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

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葛蒲花之祥亦即敘于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爲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爲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爲帝者而以其子係之已屬位置失宜既係之于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爲太祖九王乃以其沒于齊朝遂不爲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爲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强爲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列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爲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礙也姚察修梁書則已時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梁書以蕭穎胄附於其弟穎達傳內此却位置得宜蓋穎胄與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鄴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傳內而遠族又不便入宗室傳齊書蕭赤斧傳後雖附見之然梁書終不可缺也附穎達傳極當南史則亦附於赤斧傳內作齊宗室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諸王及功臣列傳必載其沒後加恩飾終之詔蓋本國史體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應刪除以省繁複乃王茂傳詔曰旌德紀功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呂僧珍傳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南平王偉傳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愼終追遠列代通規孔休源傳詔曰愼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酬庸先王令典篇篇如此殊可嘔噦其後作史者亦自知其蕪冗至蔡道恭范雲馮道根昌義之周捨等傳則去此冒語但存詔中述其生平功績之處斯較爲得之矣

梁書有知足傳無方伎傳

梁書有不必立傳而立者又有應立傳而不立者處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門其序謂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運晉書有知足傳宋書亦有知足傳（今沈約書無此門蓋約書非原本也）故梁書亦存此門然所謂知足者不過宦成身退稍異乎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耳傳中如顧憲之政績自可入良吏傳其餘陶季直蕭眎素輩傳之不勝傳也至如方伎一門累代所不廢梁時沙門釋寶誌精于佛學能知未來其讖記往往流傳後世即其散見于各傳者如南史梁武紀天監中寶誌有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

後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紀之帝年三十八尅建鄴八十三同泰寺災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驗王僧辯傳天監中寶誌有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人謂蕭氏當滅李氏當興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後為僧辯所敗徐陵傳陵數歲家人攜以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見南史者也即以梁書而論何敬容傳寶誌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為相恐何姓者當為其禍遂抑沒宗族無仕進者後為河東王譽發其請囑私書遂及于敗此何敗何之驗也劉歊傳寶誌遇歊于興皇寺驚曰隱居學道精淨登佛如此三說此又見于梁書者也則其生平必尚多可紀述且王筠傳筠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是不惟為時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豈得無傳乃梁書無方伎一門遂少此傳南史附傳於陶宏景之後可補梁書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于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

陳書多避諱

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為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彷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恃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即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見南史）本紀既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即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南史昌傳則謂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為宣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于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盜殞于車中亦隱約其詞不見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劉師知為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遶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見南史）此則師知弒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為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敘其議大行靈前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演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為迴護耶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

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留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着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于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于陳武書中幷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于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于陳當其不仕寶應尚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于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茘同官于陳入隋又與茘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狥而爲之立佳傳也南史于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勸寶應之書又無識甚矣

蕭子顯姚思廉皆爲父作傳入正史

司馬遷班固沈約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嘗另立父傳列於正史也惟蕭子顯作齊書爲其父豫章王嶷立傳姚思廉修陳書爲其父吏部尚書察立傳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優禮名流之褒奬無一不纖屑敘入故嶷傳至七千餘字察傳亦至三千餘字爲人子者得藉國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嶷傳祇載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顯不載當是子顯親爲父作傳故隱己之名至察傳幷載思廉在陳爲法曹參軍入隋爲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傳末云察所撰梁陳二史未畢功處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爾以來稍有撰續云云而不言思廉卒於何時可見察傳實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醫術著于梁代官太醫丞所得賞賜皆給察游學事見南史而陳書察傳但云察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賞賜皆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而不言以醫術得幸幷不言官太醫丞蓋思廉恥以方伎輕其家世故諱之也則察傳係思廉自作無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書成於齊齊書成於梁魏書成於北齊其餘各史皆唐初修成然雖成於唐初而天下實未嘗行也觀蘇洵等進陳書云陳書與宋書魏齊梁等書傳之者少秘書所藏亦多脫誤嘉祐六年始詔校讎因臣等言恐館閣所藏不足以定請詔京師及天下藏書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參校又劉攽等校北齊書云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靜帝紀其與侯景書則載梁書侯景傳內此外序列尤無倫次蓋原書已散佚後人雜取北史及高氏小識等書以補之者是宋時幷已失其原本雖購之天下亦終無由訂正也可見各正史在有唐一代並未行世蓋卷帙繁多唐時尚未有鏤板之法必須抄錄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備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世人所見八朝事跡惟

特此耳若無鏤板之法各正史蓋已一部不存矣

廿二史劄記卷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宋書武帝本紀所載晉帝進爵禪位詔策無慮十餘篇南史只存九錫一策登極告天一策其餘皆刪此蓋仿陳壽魏志舊式也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賜曹操魏公爵封十郡加九錫既有策文二十年進操爵為王裴註中有獻帝詔二道及禪位曹丕時袁宏漢紀有詔一道裴註中又有手詔三道而壽志一概不載僅存九錫策一道禪位策一道南史刪節宋書亦只存九錫禪位二策固知仿壽志例也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此史記世家例也至列傳則各因其人之可傳而傳之自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可傳者則牽連書之如前漢書之于楚元王(裔孫向歆)周勃(子亞夫)李廣(孫陵)張湯(子安世孫延壽)金日磾(子安上)疏廣(兄子受)蕭望之(子育咸由)翟方進(子宣義)韋賢(子元成)後漢書之于來歙(曾孫歷)鄧禹(子訓孫隲)寇恂(曾孫榮)耿弇(弟國子秉夔)竇融(弟固曾孫憲元孫章)馬援(子廖防)伏湛(子隆)梁統(子竦曾孫商元孫冀)桓榮(子郁孫焉曾孫典彬)班彪(子固)班超(子勇)楊震(子秉孫賜曾孫彪元孫修)荀淑(子爽孫悅)陳寔(子紀)三國志之于袁紹(子譚尚)公孫度(子康孫淵)曹真(子爽)荀彧(子惲孫彪)鍾繇(子毓)王朗(子肅)杜畿(子恕孫預)胡質(子威)諸葛亮(子瞻)張昭(子承休)步騭(子闡)呂範(子據)朱桓(子異)陸遜(子抗)陸凱(弟允)代不過十餘人然後漢書班彪與固為一傳班超與勇又為一傳一家父子尚各為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為傳其以子孫附祖父傳之例沈約宋書已開其端然如蕭思話蕭惠開徐羨之徐湛之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奕王曇首王僧綽顏延之顏竣皆父子也檀道濟檀韶檀祇謝晦謝瞻皆兄弟也猶皆各自為傳則以其事當各見故不牽混使閱者一覽瞭如也若一人立傳而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有官無官有事無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則自魏收始收謂中原喪亂譜牒遺逸是以具書支派然當時楊愔陸操等已謂其過于繁碎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書一傳數十人尚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則并其子孫之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後遂使一傳之中南朝則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齊梁及陳者北朝則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齊周隋者每閱一傳即當檢閱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且史雖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孫附祖父則魏史內又有齊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內又有齊梁陳之人成何宋史乎又如褚淵王儉為蕭齊開國文臣之首而淵附於宋代褚裕之傳內儉附於宋代王曇首傳內遂覺蕭齊少此二人劉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後宋子京修唐書反奉以為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為簡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按南北史仿魏書子孫附傳之例亦稍有不同魏書凡是某人之子孫盡附于其傳後如朱端子孟允及弟珍珍弟騰騰弟慶賓慶賓子清皆

但有官位毫無事蹟北史則删之較爲簡淨新唐書仿之又更有别擇必其子孫有事可傳者附之否則削而不書尚不至魏書北史之代人作家譜也

南史删宋書最多

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爲删減魏書宋書所删較多然魏書尚不過删十之二三宋書則删十之五六蓋宋書本過于繁冗凡詔誥符檄章表悉載全文一字不遺故不覺卷帙之多也今就紀傳所載略摘于左本紀劉裕誅桓元後晉帝還都進裕都督一詔一策裕論起義諸人一疏討司馬休之一表桓元餘黨盡平晉帝褒策一道裕討劉毅符下荆州一檄又請以僑人歸土斷一疏討司馬休之休之自訴一表裕招韓延之一書延之荅裕一書平洛陽後進裕位相國封十郡加九錫一詔一策裕西伐過張良墓祭文一道克長安後晉帝進裕爵爲王加封十郡一詔裕受宋公九錫之命下令國中赦文一道晉帝禪位一詔一策一璽書羣臣勸裕不許太史令駱達陳符瑞一表即位告天一策御太極殿一詔特存王導謝安等祀一詔追論戰亡將士一詔遣使巡方一詔增百官俸一詔改舊制從寬一詔優復彭沛三郡一詔赦罪人一詔置晉帝守陵戶一詔禁淫祠一詔興學校一詔悉載全文不減一字南史惟載韓延之答裕一書以見休之被伐之枉及九錫文一禪位策一登極後告天策一以見革易之典故而其他概從删削（太史令所奏祥瑞宋書但括之云數十條南史以宋書不載反備載之此亦好異之過）至宋書列傳如王宏傳載其辭爵一表因旱求遜位一表成粲與宏論彭城王不宜在外一書宏自請彭城王入輔一疏荅詔一道宏又請以相府事力全歸彭城王一疏荅詔一道其同伍犯法不罪主人應罪奴僕一事載宏創議一疏江奧一議孔默之一議王准之一議謝元一議何尚之一議又宏折衷一議（按宏爲宋名相其請彭城王入輔一事足見其遠識至議同伍坐罪之事豈足爲相業而連篇累牘若此耶）徐羡之傳載其歸政三表文帝誅羡之等一詔傳亮傳載其演慎一篇謝晦傳載其起兵訴冤一疏尚書符其罪狀一道晦檄京邑一道再訴冤一表被擒在道作悲人道一篇王徽傳載其與江斆辭官一書二千餘字與王僧綽一書二千餘字答何偃一書二千餘字吊弟僧謙文一篇二千餘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恬父喪不返仕宦如故一書三千餘字彈劉毅一疏一千餘字諫北伐一表一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諫北伐一表五千餘字何尚之傳載其鑄錢一議及沈演之一議又袁淑止其致仕後再出一書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一萬餘字山居賦一篇數萬字勸伐河北一疏二千字顏延之傳載其庭誥一篇四千餘字袁豹傳載其討蜀一檄沈攸之傳載蕭道成罪狀攸之一檄王僧達傳載其求守徐州一疏一千餘字請解職一疏二千餘字孔靈符傳徙民一事載江夏王一議湘東王一議沈懷文一議王元謨一議王昇之一議顏竣傳鑄錢一事先載徐爰一議沈慶之一議江夏王一議方載竣二議又

庚徽之劾竣一表顧覬之傳載其定命論三千餘字周朗傳載其答羊希書二千餘字上言時政書三千餘字吳喜傳載明帝數喜罪一書三千餘字建平王宏傳載劉瑀為宏訴冤一書二千餘字且不特此也鄧琬傳雖無書疏而專敘濃湖赭圻之戰至一二萬字竟似演義小說又如記功冊籍宜乎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處一概刪削有關係者則櫽括數語存之可謂簡淨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謂其刊落釀詞過于舊書遠甚也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有過求簡淨而失之者王鎮惡傳武帝謀討劉毅鎮惡以百舸前驅揚聲劉兗州上毅以為信然不知見襲云云所謂劉兗州者何人耶是時毅有疾求遣其從弟兗州刺史劉藩為副故武帝偽許之而鎮惡假其號以襲之也宋書所載甚明南史不先敘明遂覺兗州句突無來歷此猶不過文字之小疵也謝晦傳宋書載其被討時自訴表云若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稚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血心若斯易為可鑒祇以王宏王曇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此亂階此最為當日實情南史雖據敘數語而未能明其本志之無他此則但求簡淨而未免太略而沒其真也當徐羨之傳亮謝晦受武帝顧命立少帝義符而義符失德羨之等謀欲廢立而廬陵王義真以次當立又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奏廢義真然後廢帝而迎文帝入嗣其于謀國非不忠也文帝即位之次年羨之等即上表歸政則亦非真欲久于其權而別有異圖者其曰徐傳執權于內檀謝分鎮于外可以日久不敗此亦王華王曇首等之誣詞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祇以華曇首等係文帝從龍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傳謝等受遺先帝久任事權不除去之無由代其處是以百方媒孽勸帝以次剪除然後己可得志觀于王華傳謂華見羨之等秉權日夜搆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華及曇首等明矣宋書于亮傳載其演慎一篇見其小心畏禍晦傳載其自訴二表見其本志為國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盡刪之未免徒求文字之淨而沒其情事之實矣惟羨之等廢少帝而又弒之并殺義真此則威權太恣殺人兩兄而北面事之豈有不敗者毋怪華曇首等之得逞其搆陷也霍光不學無術僅廢昌邑王使之歸國羨之等不學無術乃更甚于霍光當時范泰已預燭其必敗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托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則雖無華等之傾陷亦豈有自全之理乎

南史誤處

南史宋後廢帝紀謂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今按宋書前廢帝明帝後廢帝三本紀及孝武諸子傳孝武子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則前廢帝子業所殺也明帝所殺者前廢帝

子業豫章王子尙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淮安王子孟南平王子彥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東平王子嗣又子趨子期子悅皆未封而爲明帝所殺其餘晉陵王子雲淮陽王子霄及未封之子深子鳳子元子衡子況子文子雍皆早夭是孝武諸子爲前廢帝殺者二明帝所殺者十六殤者九南史孝武子傳內又有齊敬王子羽亦二歲而亡是孝武諸子除前廢帝及明帝所殺共十八人外餘十人皆夭死並無爲後廢帝所殺者後廢帝紀內但有桂陽王休範建平王景素舉兵被殺之事而非孝武子也然則南史所云明帝殺十六餘皆後廢帝所殺者實繆悠之詞卽以南史各紀傳核對亦無後廢帝殺孝武子之事此李延壽之誤也又檀詔傳謂詔卒子臻嗣位員外郎按宋書詔傳詔卒子緒嗣臻則檀祇之子也在祇傳內今以臻爲詔子亦誤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於宋書大概刪十之三四以宋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蕪詞也于齊不惟不刪且大增補今以兩書相校惟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多所刪削其他則各有所增姑摘錄于左

王儉傳增　齊高帝爲相儉請間于帝曰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又言公若小復推遷恐人情易變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卽曰當令褚公知之帝曰我當自往乃造淵款言移晷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事理乃卽令虞整作詔及高帝爲太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出於儉此正見儉傾心于齊高爲佐命功臣之處　更定衣服之制引漢書及魏都賦爲藩國侍臣服貂之證又引晉典勸進表定百僚致敬齊公之禮引春秋曹世子來朝定齊國世子之禮及受禪改元應特舉郊祭之禮立春在上辛後仍應南郊之禮皆援据有典此正見儉深于禮學爲開國文臣之首

褚淵傳增　幼時父湛之有所愛牛墮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淵勿顧也湛之歿有兩府寶物在淵生母郭氏處嫡母吳氏求之郭不與淵再三請乃從之山陰公主見淵貌美請于廢帝召以自侍備見逼迫淵終不移志時淮北已屬魏江南無鰒魚一枚直數千錢或有餉三十枚者門生請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悉以與親游噉之少日而盡　後廢帝時袁粲知淵私于齊高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爲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內然竟不能貞固齊高功業日重王儉議加九錫齊高恐淵不同任遐曰淵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遐力能制之果無違異

張敬兒傳增　敬兒貧時嘗爲襄陽城東吳泰家擔水通其婢事發逃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建鵲尾軍功收籍吳氏家財數千萬幷取所通婢爲妾

王敬則傳增　生時母爲女巫謂應得鳴鼓角人笑

之曰汝子得爲人鳴鼓角幸矣及長與既陽縣吏鬭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應作司徒公矣又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被收乃逃歸後果得既陽令昔日吏逃亡勤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汝何時作司徒公耶　禪位時宋順帝逃入宮內敬則將輿入宮啓譬令出順帝謂敬則曰欲見殺乎荅曰出居別宮耳官昔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曰惟願生生世世不復與帝王作因緣宮內盡哭　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戲儉曰今日可謂合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小吏遂與王衞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

柳世隆傳增　世隆初起兵應明帝爲孔道存所敗逃匿其母妻並縶在獄時購世隆甚急或斬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號慟方甚竊謂姑曰今不悲恐爲人所覺故大慟以滅其跡也　世隆性清廉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韋祖征鄉里舊德世隆雖貴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爲後生楷法吾何必止之

張瓌傳增　安陸王緬行部雍州見丐者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荅曰昔張瓌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後人苛虐故至行乞　後拜太常卿自以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

周奉叔傳增　奉叔就王敬則求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敬則有一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徑率左右刀皆半拔直入其家敬則懼跣足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呼奉叔曰弟那忽見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釋

王廣之傳增　廣之求劉勔所乘馬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當斬後廣之破敵還甚敬肅勔亡後肅轉依廣之廣之啓爲東海太守其不念舊惡如此

豫章王嶷傳南史所刪最多以此傳本太冗至八九千字也然又有增者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暴室皆滿嶷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諫嶷嶷咨嗟良久爲之稍減又增嶷死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便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又加一藥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帝矣俄而太子薨又嘗見形于後園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玉板與之出園後直兵倒地仍失玉板齊書皆無之蓋不欲見其父之中毒且爲文惠太子諱也嶷乃蕭子顯之父

武陵王曅傳增　幼時生母死曅思慕不異成人高帝令與武帝同居　帝時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曅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爲之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後侍武帝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又嘗在帝前與竟陵王子

良圍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勸其讓奕曰生平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

江夏王鋒傳增　其母張氏爲宋蒼梧王逼取又欲害鋒高帝乃匿鋒于張氏村舍五歲學鳳尾誥一學郎工　武帝禁藩邸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許看孝子圖鋒乃密使人買書　鋒善琴帝欲試以臨人鋒曰昔鄒忌鼓琴齊威王委以國政遂出爲南徐州刺史　善與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來告流涕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鋒工書南郡王昭業謂武帝曰臣書勝江夏帝曰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明帝輔政時鋒危懼深自晦迹江祏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鋒聞嘆曰江祏遂爲混沌畫眉益反皺耳寡人聲酒自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于平生哉嘗著修柏賦以寓意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任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衞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　後被殺江斆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宜都王鏗傳增　三歲喪母及有識聞知母死悲禱一夕果夢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說夢中所見形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以爲孝感　善射常插甘蔗于百步外射之十發十中　明帝誅高武諸子鏗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下後果遣呂文顯賫藥至正逢入關齋鏗從容謂曰高帝昔寵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藥死　又死後見夢於其師陶宏景云當托生某家宏景參訪果符乃著夢記

河東王鉉傳增　幼時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弄繩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鉉以錦函盛繩歲時開示輒流涕嗚咽　被殺時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效建安王乞爲奴乃仰藥死

竟陵王子良傳所删亦最多如諫遣臺使督租一疏請墾荒田一疏諫租布折錢一疏諫射雉二疏共三四千字然亦有增者幼時高帝爲贑縣令其母裴后嘗爲高帝所怒遣還家已登路子良不悅帝曰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讀書帝乃召還裴后　子良亡後袁彖謂陸慧曉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所餘惟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被殺今蒼生方塗炭正當瀝耳聽之

魚復侯子響傳增　子響以董蠻爲僚屬武帝聞之曰人以蠻名何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董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降自天帝故當勝之

晉安王子懋傳增　幼時母阮淑媛嘗病危請僧祈禱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禮佛曰若使阿姨病愈願佛令此花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好當世稱其孝感　子懋被害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董僧慧皆抗節不屈王元邈執僧慧僧慧曰晉安舉事僕

實與謀今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死元邈許之還具白明帝以配東冶子懋子昭基年九歲以方寸絹爲書探問消息僧慧得書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見子懋死或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何足懼吾若逃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有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可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及殯斂周又助舉棺墮壓其頭折而死聞者以爲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傳（增）明帝使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叩頭乞爲奴不許遂見害

南海王子罕傳（增）母樂容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一夕枝葉茂大母疾亦愈

巴陵王子倫傳（增）明帝遣茹法亮殺子倫子倫鎮瑯琊有守兵恐其見拒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以酖逼之子倫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其下因歷敘典籤之權重謂明帝殺諸王悉典籤所殺無一人抗者孔珪聞之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此（事見典籤條內）

南史與齊書互異處

齊書張敬兒傳謂敬兒既得方伯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兒本無大志南史則敘其征荊州時每見諸將輒自言未貴時夢村中社樹忽高數十丈在雍州又夢此樹高至天以此誘部曲又爲謠言使村兒歌之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即是狗敬兒本名苟兒家在赤谷敬兒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益不得志云是明言敬兒有反志與齊書本傳不同蓋李延壽好取新奇語入史既採社樹及童謠則傳不能又謂其意存知足也齊書周奉叔傳謂鬱林欲誅宰輔（時明帝方輔政）乃出奉叔爲都督青冀二州軍事以爲外援南史則謂明帝輔政令蕭諶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又說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許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鬱林意也按奉叔勇力絶人鬱林欲誅宰輔方倚以爲助豈肯出之于外當是明帝謀廢立懼其在帝左右爲難故說帝出之此則南史爲得其實也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子良在宋時爲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子良爲安南長史南史則云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兩傳迥異齊書蕭昭胄傳東昏無道昭胄與蕭宣胡松等謀因東昏出行閉城拒之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餘不出故事泄而敗南史則謂朱光尚托鬼道爲東昏所信光尚知昭胄等謀托言蔣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故東昏不敢出四十餘日事敗乃伏誅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殺臺使尹略等武帝遣蕭順之帥兵至子響部下逃散子響乃自服降賜死南史則云順之將發舟時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囑順之早爲之所勿令生還順之乃縊殺之是子響之死出文惠之意自是實事齊書蓋爲文惠諱且順之即梁武之父兼爲順之諱也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事蹟最多李延壽專以博採見長正史所有文詞必删汰之事蹟必檃括之以歸簡淨而於正史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蹟無不補綴入卷而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即有關係而其中不無忌諱亦即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遂覺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舉其增删處兩相比較可以見二書之大槪也

南史删梁書處

梁武本紀齊東昏無道帝在雍州使張宏策陳計于長兄行郢事懿謀共起兵靖亂梁書載其語甚詳南史但云使宏策陳計于懿語在懿傳蓋梁書不立懿傳故以此敘于本紀南史另立懿傳則以此詳於懿傳中而本紀從略也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戰亡將士一令節省浮費一令齊帝進帝爵梁公九錫文一篇百僚勸進文二篇齊帝進帝爵爲梁王一詔齊帝禪位一詔璽書一道南史皆删之但存九錫文一篇勸進文一篇而已（此仿陳壽之例說已見梁書內）簡文紀梁書有即位一詔大赦一詔大寶元年改元一詔南史皆删之大寶二年梁書書湘東王繹遣王僧辯討侯景擒其將任約宋子仙等南史亦删之以此事敘入元帝紀故簡文紀不敘也（梁書簡文紀元帝紀並敘未免繁複）元帝紀梁書大寶二年簡文崩後有王僧辯等勸進一表答書一道又勸進一表大寶三年帝討侯景一檄僧辯平侯景又勸進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勸進一表帝即位一詔南史皆删只存僧辯等勸進一表而已又僧辯傳齊文宣送梁貞陽侯蕭淵明入爲梁主梁書載文宣與僧辯一書僧辯一啓貞陽答僧辯一書又一啓貞陽又答一書南史亦盡删之梁書元帝使鮑泉圍河東王譽久不尅乃使王僧辯代之僧辯至泉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相期此事既載于泉傳又載于僧辯傳殊屬繁複南史則詳其事于泉傳而僧辯傳則略之又沈約傳梁書載其郊居賦一篇三千餘字將以見其恬適耶則約本躁競也將以見其工於文耶則約之工文又不止此賦也南史亦删之此皆南史删節之得當者也亦有不當删而删者本紀武帝起兵時有檄文一道正見伐罪除暴之不容已南史不載但云移檄建鄴及帝出沔命王茂等圍郢城久不拔西臺遣席闡文來議欲與魏連和帝答以非策此段文字最長見帝之英斷南史亦不載蕭昱傳梁書載其乞試用邊州一表武帝斥責一詔南史盡删之許懋傳梁書載諫封禪國山一表正見其徵引之博議論之正南史亦盡删之但云帝見其議稱善而已此外亦無事蹟可紀則何必立此傳耶梁書賀琛傳載其論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女一議甚詳南史亦全載其文以其有關于禮制也懋封禪一表所係更大乃獨删之何耶梁書王僧辯傳附其弟僧智逃入齊并附徐嗣徽小傳此皆因僧辯之難間關被害者自應附見而南史一槪删之此又不當删而删者也至如江淹傳載其

上建平王景素一書蓋仿漢書鄒陽獄中上書例也陳伯之傳伯之奔魏臨川王宏北伐使邱遲作書與伯之伯之遂擁衆八千以歸南史亦載其全文以其文之工也任昉傳昉沒後諸子流離劉孝標憫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南史亦載其全文亦以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爲千古所同慨也此又見延壽之意存斟酌不盡以删節爲能者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武帝紀增　皇考之薨不得志（武帝父順之在齊武帝時討魚復侯子響縊殺之齊武心惡之順之憂懼而卒見齊書子響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輔政帝欲助明帝以傾武帝之嗣乃與明帝謀廢立等事又增　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常乘折角小牛車以自晦　晚年爲侯景所制臨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

元帝紀增　帝性情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借人有勝己必加毀害王銓兄弟有盛名帝妬之乃改寵姬王氏之父名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劉之遴才使人鴆之雖骨肉亦罹其禍始居母憂依丁蘭刻木爲像及武帝崩祕喪踰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朝夕事之其虛矯如此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楫遷都建鄴宗懍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亦不欲動乃止西魏來攻城將破乃聚書十萬卷燒之在幽辱中猶作四絶句

徐妃傳增　妃不見禮於元帝二三年始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先爲半面粧待之帝大怒妃性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即手加刃刃先與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與帝左右暨季江者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又有賀徽者色美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扇爲詩贈之後爲帝逼死帝嘗著金樓子述其穢行

昭明太子傳增　丁貴嬪薨太子求得善墓地有賣地者欲以己地出售乃賂奄人俞三副言於帝謂太子所得地不如己地於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既葬有道士善圖墓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有宮監密聞於帝帝遣檢果然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由是太子終以此慙懼以及於薨其後嗣亦不得立

南康王會理傳增　會理在建業伺侯景出征欲與柳仲禮等起事拒景建安侯賁以謀告會理遂被誅

武陵王紀傳增　紀在蜀十七年積貲無數廐馬至八千匹統兵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每戰則懸以示賞而終不給

臨賀王正德傳增　正德奔魏又逃歸復西豐侯本封益肆橫與弟樂山侯正則及潮溝董當門之子暹南岸夏侯夔之子爲四凶嘗殺人於道其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武帝詔責之謂其專爲逋逃主劫掠行路致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徐敖失妻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乃奪爲妾又正德妹長樂公主適謝禧正德與姦乃燒主第縛一婢加金釧於其手聲云主燒死而藏於家呼爲柳夫人生一子其事稍露後因

奪張準雉媒準於衆中罵曰雉媒非長樂主何可掠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亟爲和解乃送還雉媒

蕭懿傳增　懿在齊功高枉死武帝即位之日即追封長沙郡王第三日追封兄敷及弟暢融逾月始追尊皇考妣先卑後尊爲識者所譏

蕭藻傳增　藻出刺益州先是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藻年少藻怒乃殺之元起在蜀時聚積如山金玉爲一室曰內藏綺縠爲一室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士內藏送京已無私焉

臨川王宏傳增　宏統軍北伐時軍容甚盛旣尅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兵至遂不敢進呂僧珍亦贊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但有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義之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朱僧胡辛生拔劍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議罷宏終不敢出魏人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韋叡也　宏仍不進於是軍政不和遂大潰而歸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士卒喪失十之八九又增　宏敗後常懷愧憤有人伏於朱雀航伺帝竊發被獲稱爲宏所使宏自辨無此事帝乃宥之宏恣意聚斂有庫百間帝疑其藏軍仗具饌至其家宴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後房見其積錢百萬標一黃榜千萬懸一紫標凡三十餘間帝疑始釋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嘗爲錢愚論以譏之帝特以激宏敕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宏又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弒逆會齋期公主使二僮伺帝丁貴嬪疑之令宮帥擒獲稱宏所使帝殺二僮祕其事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

南平王偉傳增　其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至恪以州讓之綸不受

鄱陽王恢傳增　其子修鎮漢中拒魏帥力屈乃降宇文泰禮之令還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請輸仗馬而後入及江陵患發背卒又增　其子諮當爲文爲侯景所制外人莫得見惟諮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景惡之遣人刺殺之

沈約傳增　約之先世田子林子爲宋初開國功臣按此二人功績最著本應入宋功臣傳約欲自誇其先世故不入列傳而載于自序內此私見也梁書約傳刪此二人自屬得體延壽惟恐遺二人功績乃亦仍自序之舊而載之延壽旣作南史則宋史亦其所作何不補此二人于宋史內而仍序于約傳耶

范雲傳增　雲在齊朝時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居東府竟陵王子良亦好遊不常居石頭雲言其非乃各鎮一城又增　梁武將加九錫雲適中病醫者徐文伯謂須一月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急于痊愈以備佐命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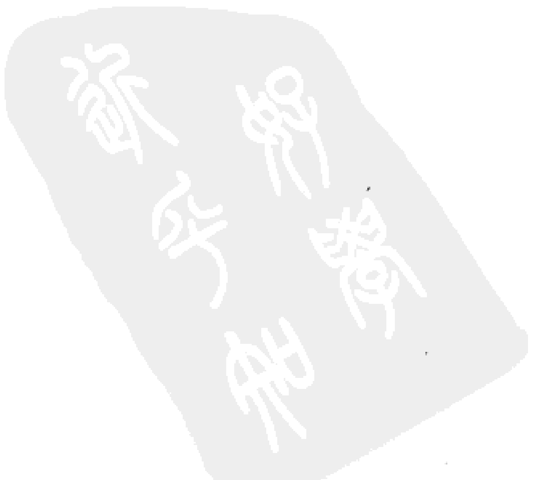
任昉傳梁書謂昉卒後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故劉孝標爲作廣絕交論南史增　諸子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之者

徐勉傳增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沒矣

朱异傳增异貪冒財賄欺罔視聽四方饋餉曾無推拒起宅極美麗退直則酣飲其中虞日晚臺門閉先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城門不敢閉聲勢所驅薰灼內外

以上皆增梁書而多有關于人之善惡事之成敗者又如蕭藻傳增其弟猷猷弟朗朗弟明及猷之子韶韶弟駿也臨川王宏傳增其子正仁正文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及正德子見理正立子賁也南平王偉傳增其子恪也鄱陽王恢傳增其子範範弟諮諮弟脩脩弟泰也始興王憺傳增其子亮暎奕也任昉傳增其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也此皆有補于梁書者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武帝紀增帝兵圍郢州城將破有毛人數百泣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帝東下所乘船常有兩龍導引左右皆見之軍至建鄴圍六門東昏將檀和紿東昏出戰因來降時民間謂密相欺者爲和欺梅虫兒等曰今日敗於檀和可謂和欺矣又增帝少時符瑞及在位信奉佛教壐雲殿游仙化生皆動又海中浮鵠山女子獻紅席等事簡文紀增昭明太子夢以己班劍授簡文已而昭明薨簡文果爲皇太子

元帝紀增生時符瑞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托生宮中適采女阮姓侍側始褰帷有風回裾武帝竟感幸之遂生帝又增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人稱三絕自承聖三年主衣庫有黑蛇丈許數十小蛇隨之帝惡之左右曰錢龍也乃取數千萬錢鎮其地以厭之又有蛇落帝帽上所御肩輿中有小蛇蜿蜒其中又有龍騰空去六七小龍隨之羣魚騰躍墜死于地未幾江陵陷爲西魏所滅

郗皇后傳增后酷妒及終化爲龍入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常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身不復娶后

丁貴嬪傳增郗后遇之無道常使日舂米五斛每中程若有神助者

昭明太子傳增武帝在襄陽起兵時尚未有子在途聞太子生又徐元瑜降而蕭穎冑死人以爲同時三慶又太子十二歲時見獄官持案牘問左右我得判否即取來皆署杖五十有司不敢行具以聞帝帝笑而從之

南康王會理傳增會理在湘州行事劉納嘗禁其所爲會理乃誣以贓賄收送建鄴納曰我一見至尊當使汝等知會理遂使人殺之于路百口俱盡

廣陵王續傳增元帝母阮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帝相得與續亦少相狎長而相謗元帝自荆州還京攜所寵李桃兒俱歸時宮禁門戶甚嚴續奏之元帝懼遂先送桃兒還荆所謂西歸內人也後續死元帝在荆聞之喜躍屧爲之破又續好聚斂臨終啓上金銀器千餘件帝乃知其多財謝宣融曰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不隱帝意乃解

武陵王紀傳增紀初授揚州時帝於詔書內增數語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後使都督益州紀辭以遠帝曰天下若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念我老我猶當再見汝還益州也

臨賀王正德傳增正德奔魏時爲詩納火籠中即咏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消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被廢太子蕭寶夤在魏請殺之不果

蕭昂傳增有一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

山石室中不甚食或飲少酒鵝卵一二故人呼爲聖姑求子多驗造之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蕭業傳(增)其父懿被害時業與二弟藻象俱逃匿王嚴秀家東昏收嚴秀付獄考掠備至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乃免禍(又增)業以私米購甓助修城工武帝嘉之出刺湘州有二虎無故斃于道有人謂刺史德政所致言訖不見

蕭藻傳(增)其從孫韶爲童時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皆資于信後入梁韶鎮郢州信過之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不能堪乃徑上韶床踐踏肴饌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慚

永陽王敷傳(增)敷仕齊爲隨郡內史有美政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不解治官聞蕭隨州置酒清談而路不拾遺

南平王偉傳(增)其世子恪爲雍州刺史任用其客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雍百姓每有訴必數處輸錢民間歌曰江十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聞之爲接其句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范雲傳(增)雲在齊時與明帝說夢見太宰文宣王之事明帝哀感待其子昭胄等稍弛江祏嘗求雲女結婚以剪刀爲聘及祏貴雲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乃還其剪祏別結姻焉梁武少與雲相得雲乃築室相依帝每至其家雲妻輒聞蹕聲又嘗與雲宿顧僧屬舍屬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驗

江淹傳(增)晚年才思微退夢張景陽向其索錦淹探懷中數尺與之景陽曰那便割裂都盡顧見邱遲曰餘此數尺聊以遺君又夢郭璞向其索筆淹即以五色筆與之爾後爲詩絕無新句

任昉傳(增)昉在齊東昏時紆意于梅虫兒得中旨用爲中書令往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又增)時人稱任筆沈詩昉以爲病晚節更好作詩欲以傾沈而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于是有才盡之嘆矣

王僧孺傳(增)僧孺論素問中用砭石事謂古人以石爲針許慎說文所謂以石刺病也又載晉宋以來譜學散亂一事又附同時文人虞羲邱國賓蕭文炎邱令楷江洪劉孝孫徐賨等因敘文炎等擊鉢立韻響滅而詩成等事

胡僧祐傳(增)僧祐嘗以所加鼓吹置齋中自娛或言此是公羽儀公名位已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之恆須見耳出游亦以自隨

陰子春傳(增)青州有神廟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一大蛇長丈餘遂入海子春夜夢一人乞地安置乃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夜夢前人來謝曰當以一州相報後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

杜岸傳(增)岸爲蕭詧所擒詧母數岸罪岸斥之爲老婢詧命拔其舌臠其肉而烹之盡滅諸杜發其塚墓及建業平杜龕兄弟亦發安甯陵以報

以上所增皆瑣言碎事無甚關係者李延壽修

史專以博採異聞資人談助爲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羅列不遺卽記載相同者亦必稍異其詞以駭觀聽如羊侃傳謂武帝新造兩刀矟長丈四尺令侃試之南史則謂長二丈四尺梁書謂侃挽弓至十餘石南史則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動人也然有時採擬過多轉覺行文蕪雜者如豫章王綜傳正敘綜奔魏後梁兵大潰而歸爲魏兵抄掠而因及任煥乘騍馬走爲抄傷足歇橋下抄者又至煥足傷不能上馬馬跪其前蹄煥遂得騎而逸又如王僧辨傳正敘其攻郢州入羅城忽又敘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餘丈又有龍五色光耀入鸚鵡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後正敘其進兵潯陽忽又敘軍中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乘朱航而返曰已殺景矣同夢者數十百人等事及師至鵲頭風浪大作僧辨仰天告誓風遂止息忽又敘羣魚躍水飛空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檻等事既復京師又奉命征陸納方敘納據長沙拒守忽又敘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時人謂爲泣軍咸知納必敗也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遙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諸如此類必一一裝入毋怪行文轉多澁滯不如梁書之爽勁也

梁南二史岐互處

長沙嗣王業傳梁書敘其父懿當東昏無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東昏徵懿赴援懿在歷陽卽投箸而起進兵擊敗慧景乃加懿侍中尚書令而倖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尋搆東昏賜死南史懿傳則謂懿率兵入援時武帝遣虞安福勸懿誅賊後卽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遂及于難云按懿在歷陽聞詔卽赴一二日已達京師敗慧景時武帝方在襄陽距京二千里豈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此必誤也梁書本傳無武帝勸懿廢立之事南史慧景未反前武帝遣趙祖悅勸懿興晉陽之甲當卽此一事而係之于兩處耳

邵陵王綸傳梁書載其少年爲丹陽尹時侵漁細民爲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綸使戴子高刺殺智通智通子訴于闕下帝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是罷官後復爵其載綸之不善如此而已南史則增綸因帝敕責乃取一老公類帝者加以袞冕朝以爲君自陳無罪旋卽剝褫而撻之于庭又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簡文爲太子綸以爲非乃伏兵于莽常伺車駕有張僧倖知之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帝由此始不自安每加衞士以警宮禁云按綸當侯景之變率兵赴援鍾山之戰最力後兵敗而逃聞湘東王繹以兵圍河東王譽作書勸湘東息家門之憤赴君父之難湘東不聽反以兵逼綸綸遂遁入齊昌尚思匡復爲西魏兵所攻被殺是綸非肆逆者且帝旣先防其爲亂加衞士防之矣侯景反時豈肯又加以征討大都督之權令其統諸軍討賊乎此亦

必南史好採異聞而不究事之真僞也至武陵王紀傳梁書謂侯景之亂紀不赴援南史則謂紀先遣世子圓照領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令且駐白帝未許東下及武帝凶問至紀總戎將發繹又使胡智監至蜀止之是紀未嘗不發兵也而梁書所謂不發兵者蓋本元帝時國史元帝既殺紀欲著其逆跡而有是言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事當以南史爲正

王僧孺傳梁書載其爲南康王長史時被典籤中傷去職奉辭王府一箋凡千餘字按箋內有云去矣何生高樹芳烈之語既辭王府何以獨稱何生殊不可解南史雖刪此文而謂僧孺將去有友人何炯猶在王府僧孺與炯書以見意然後何生句始明蓋別何炯書非辭王府箋也此又可見南史詳細處至任昉傳梁書南史俱謂昉出爲新安太守卒於官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瞑目東粵藐爾諸孤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是則昉歿于粵非歿于新安也二書俱誤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於他書多所增刪獨至陳書則甚少今以兩書比對如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侯瑱歐陽頠吳明徹黃法𣰰淳于量章昭達程靈洗等傳大概相同但稍節其字句耳其陳書所有而南史刪之者周鐵虎傳刪馬明戰死之事任忠傳刪後主倖臣沈客卿施文慶弄權誤國之事華皎傳刪戴僧朔曹慶錢明本魯閑席慧略等附見之事傅縡傳刪其明道論一篇沈炯傳刪其請終養一疏荅詔一道江總傳刪其修心賦一篇而已其陳書所無而增之者如蕭摩訶傳隋將賀若弼兵至建鄴魯廣達力戰賀若弼與七總管兵八千人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廣達麾下死者二百七十餘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人得人頭輒走獻後主取賞弼更趨孔範軍範敗走陳軍遂潰隋將擒蕭摩訶送弼弼以刀臨頸辭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又陳慧紀傳慧紀聞隋師攻建鄴先遣呂肅據巫峽以鐵鎖橫江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軍盡取其鼻以邀賞既而隋軍獲陳卒則縱遣之別帥廖世龍詐降于隋欲燒隋艦風浪大起火反燒陳船陳軍大敗慧紀尚率兵東下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來諭降又使降將樊毅等諭上流城戍悉解慧紀不得已乃降此陳書所略而詳之者也任忠傳忠降隋數年而死隋文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而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異也傅縡傳縡以直諫死死後有蛇屈尾來上靈座去而復來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吳明徹傳明徹爲周所擒封懷德郡公義陽王叔達傳陳書止載其入隋爲絳郡通守南史并載其入唐爲禮部尚書此皆陳書所無而南史增之者也其餘但刪減行墨而絕無添列事蹟蓋李延壽修南北二史閱十七年至修陳書則已精力漸竭故不能多爲搜輯耳

南史與陳書岐互處

南史于陳書雖無甚增刪然如衡陽王傳亶書其爲文帝所害始興王伯茂傳亶書其爲宣帝所害劉師知傳亶書其害梁敬帝之事使奸惡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陳書（事俱見陳書避諱條內）其他有與陳書岐互者長沙王叔堅傳陳書謂後主待堅漸薄堅不自安乃爲左道祈福刻木作偶人衣以道士服晝夜醮之有人上書告其事後主令宣敕責之堅曰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是左道厭魅叔堅實有其事也南史則云後主陰令人造其厭魅之具又令人告之案驗令實是叔堅本無此事而後主誣陷之耳又江總自序太建之末權移羣小屢被摧黜生平惟奉佛教深悟苦空陳書本傳謂此序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則謂此敘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惟此兩傳二書岐互觀于江總諂事後主與自序不同則亦當以南史爲定也

宋齊多荒主

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宋武以雄傑得天下僅三年而即有義符文帝元嘉三十年號稱治平而末有元凶劭之悖逆孝武僅八年而有子業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齊高武父子僅十五年而有昭業明帝五年而有寶卷統計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繼出蓋劫運之中天方長亂創業者不永年繼體者必敗德是以一朝甫興不轉盼而輒覆滅此固氣運使然也今摘于左　宋少帝義符武帝之長子也嗜騎射解音律即位後所爲多乖戾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徐羨之等廢立之夕帝方遊天泉池即龍舟而寢詰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幷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紱羣臣拜辭以皇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未幾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而殞　前廢帝子業孝武帝之長子也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奏承起居書迹不謹孝武之不曰責書長進此是一條耳初即位受璽紱傲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于是又誅羣公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有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山陰公主帝姊也淫恣過度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使公主與朝臣共陪輦自以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愛將掘其景寧陵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乃縱糞于陵罵孝武爲齇奴又掘殷貴妃墓忿其在孝武時專寵也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帝之姑也納之宮中立爲貴嬪改姓謝氏殺一婢假稱公主薨逝以鸞輅龍旂送還其家又忌諸父建安王休仁湘東王彧（即明帝）山陽王休祐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所不至三王並肥壯帝以籠盛之彧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嘗以木槽盛飯納諸雜食攪和之裸彧入地坑中令以口就槽食之以爲歡笑令左右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備諸

醜狀又令涇南平王敬猷毋不從卽殺敬猷及其弟敬先敬淵時廷尉劉蒙妾有孕帝迎入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會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擔付大官卽日屠豬休仁笑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豬作湯餅帝意解乃一宿出之將南巡荆湘期旦殺彧休仁等然後發引是夜彧與帝倖臣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殺帝先是帝遊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夜夢一女子罵其悖虐無道帝怒于宮中求得貌類所夢者戮之是夕又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我訴上帝矣至是巫言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捕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爲副諸姬皆走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者三手不能舉乃被弑　後廢帝昱明帝之長子也五六歲卽能緣漆竿去地丈餘食頃方下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及卽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未得肆志三年後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中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四年後無日不出與解僧智張五兒恆夜出承明門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道上男婦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人間白晝不開門道無行人嘗着小褲褶不衣冠有白棓數十鉗鑿刀鋸不離左右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至屍臥流血然後快左右人見之有顰眉者帝卽令正立以矛刺之曜靈殿養驢數十頭

所自乘馬養于御牀側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酒肉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飲以爲歡旣殺阮佃夫佃夫有腹心人張羊逃匿後捕得自以車轢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皆手自臠割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盾馳馬自往刺杜叔文于元武湖北閒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罵之曰汝罪踰桀紂遂見害帝嘗露車一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恆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卽能鍛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卽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微行出北湖張五兒馬墜湖帝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于蠻岡賭跳後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嘗有寵忽然見憎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來報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于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王敬則先結玉夫及陳奉伯楊萬年等二十五人是夕玉夫候帝眠熟與萬年同入氈幄取千牛刀殺之　齊廢帝鬱林王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子也文惠早薨武帝立爲皇太孫性辨慧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二十餘人共衣食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者皆與交歡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凡諸小人皆預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懼禍皆

自殺文惠太子每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大罪不如市邊屠沽文惠疾及薨帝侍疾居喪哀容號毀見者皆嗚咽纔還內室卽歡笑飲食備極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欲絕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以爲必能負荷也帝令女巫楊氏禱祠速求天位文惠之薨謂由楊氏之力又令禱祈武帝晏駕武帝疾甚帝與妃何氏書紙中央作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武帝臨崩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以後勿復委人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大斂始畢卽呼武帝諸伎奏樂又好狗馬卽位未旬日卽毀武帝招婉殿作馬埒馳騎而墜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飼以粱肉武帝梓宮下渚帝于端門內奉辭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不太忽忽耶坦之曰此是內人哭響徹耳山陵之後微服遊市里多往文帝陵隧中與羣小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極意賞賜動至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未期年用已過半以諸寶器相擊剖碎以爲笑樂好鬭雞買雞價至數千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夜在宮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私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中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內外無別西昌侯鸞(卽明帝)使蕭諶等誅倖臣曹道剛朱

隆之等率兵自尙書省入王晏徐孝嗣等繼進帝在壽昌殿方裸身與霍氏相對諶兵入宮帝走向徐姬房內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西弄遇弒　齊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第二子也以母后故立爲皇太子在東宮好弄不喜書學嘗夜捕鼠達旦以爲樂明帝臨崩囑以後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殺大臣性訥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惡明帝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力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落地帝大笑曰此禿秋啼來乎自江祏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鼙鼓吹角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嘗以五鼓就臥至晡乃起王侯朝見至晡乃得前或際暗遣出臺閣奏案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也元旦朝會食後方出禮纔畢便還西序寢百僚陪位者自巳至申皆僵仆拜潘如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七寶矟金銀校具等各有名字戎服急裝不避寒暑陵冒雨雪馳騁阬穽渴輒下馬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乘具懼爲雨濕織雜采珠爲覆好爲擔幢初學時幢每傾倒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善走者爲逐馬置射雉場二百六十處翳中帷幛皆紅綠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與鷹犬隊主徐令孫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又不欲人見之驅逐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

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打鼓踏圍鼓聲所聞便應走避避不及者應手格殺從萬春門東至郊外數十里皆懸幔爲高幛處處禁斷疾病者悉扛移無人扛者扶匐道側吏司又捶打絶命者相繼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帝見推置水中須臾便死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被驅不得留視及還兩眼已爲鼠食盡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帝卽剖其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儇病篤不得留家乃死于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狽狽步走藏酒壚邊至夜半方得歸蔣山定林寺一僧病不能去立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耶璿儀等殿及華林秘閣三千餘間盡被火燒有左右趙鬼者能誦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芳樂芳德等殿又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有諸寶珥皆剔取以爲殿飾又鑿金爲蓮花使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潘氏服御極選庫物不周貴市人間金寶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奸科一輸十百姓困窮號泣滿路凡諸市買遇便掠奪商旅無訴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毁墻撤屋出之合抱者亦皆移植取玩俄頃烈日中至便焦枯死而又種無復已極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狀明帝時所聚金寶悉泥而用之猶不足令富戶買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潘妃威行遠近父寶慶挾勢逞毒富人悉誣以罪而沒入之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帝爲制衰絰羣小來弔帝蔬膳積旬不聽音伎閹人王寶孫等共治肴羞爲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帝與宮人等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帝小有失妃亦予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雖畏潘氏而私與諸姊妹淫通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朱光尙托鬼道謂帝曰向見先帝瞋怒帝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會魏師來伐令楊南徐二州人三丁取兩遠郡悉令上米一人准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蕭衍師至帝袴褶登南掖門又虛設馬仗千人張弓拔矢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外圍既立屢戰不勝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將軍王珍國張稷等懼禍乃結後閤舍人錢强遊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國勒兵入殿帝方吹笙歌作兒女子臥未熟聞兵入急趨出閹人黃泰平刃傷其膝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廢爲東昏侯

陳後主叔寶宣帝嫡長子也卽位後荒于酒色不卹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麗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

爲常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兵至入井避之軍人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孔二嬪同乘而上高熲入宮見其臣下所啓軍事猶在床下尚未啓封也入隋以善終（以上皆本紀）魏徵史論後主于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雅容色端嚴每瞻視盻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譖之所言無不聽于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

按宋齊陳書及南史所記如此其無道最甚者其受禍亦最烈若僅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則雖亡國而身尚得全又可見劫運煩促中仍有報施不爽者可以觀天咫矣

宋世閨門無禮

宋武起自鄉豪以詐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宮闈之亂無復倫理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與王濬出入宮掖與主私通倩知之與主肆詈搏擊至引絕帳帶事上聞文帝詔離婚殺主所生母蔣美人（宋書趙倫之傳如此南史則謂倩與公主素相愛偶因戲言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遂離婚）孝武閨庭無禮有所御幸嘗留止其母路太后房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路太后傳）帝又與南郡王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遂舉兵反（義宣傳）義宣敗後帝又密取其女入宮假姓殷氏拜爲淑儀左右宣泄者多死殷卒帝命謝莊作哀冊文（殷淑儀傳）前廢帝子業以文帝女新蔡公主爲貴嬪改姓謝氏殺一宮婢代之詭言主薨以武賁鈒戟鸞輅龍旂送還其家（廢帝紀幷見何邁傳）帝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

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又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備見逼迫十餘日淵誓死不回乃得免紀廢帝帝又使左右淫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劉道隆欲得帝歡盡諸醜狀休仁妃殷氏有疾召祖翻診視祖翻貌美殷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仁傳休明帝內宴裸婦人而觀之以爲歡笑王皇后獨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爲不視后曰爲樂之方甚多豈有姑姊妹相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實外舍所無帝大怒后傳王皇帝又以妃陳氏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後廢帝故人間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亦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紀傳陳太帝又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孕者輒取入宮生子則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本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爲母華傳陳昭此見於紀傳者宮庭內習尚如此宜乎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爲畏途且凡爲公主者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斆當尚主明帝使人代斆作辭婚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厲之文穆袁后傳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齊鬱林尊其母王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南史王皇后傳

梁武與殷叡素舊乃以女永興公主妻其子鈞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書殷叡字鈞輒流涕而出主又命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其背是梁時公主亦然

宋子孫屠戮之慘

宋武帝七子長義符卽位以失德爲徐羨之等所廢殺于金昌亭次廬陵王義真亦被廢殺于新安郡次文帝義隆爲其子劭所弒次彭城王義康爲文帝賜死其子允文爲劭所殺次江夏王義恭爲前廢帝所殺先有十二子盡爲劭所殺後又有四子爲前廢帝所殺次南郡王義宣以謀反爲朱修之所殺其長子恢自殺憎逃在民間亦捕殺餘子在江陵者皆爲脩之所殺次衡陽王義季以飲酒致殞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是武帝七子惟義季善終有後其餘皆死于非命且無後也文帝十九子長元凶劭次始興王濬皆以弒逆被誅劭四子濬三子皆梟首次孝武帝次南平王鑠爲孝武酖死其子敬猷敬淵敬先皆爲前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紹出繼義真以善終紹又無子以敬先嗣卽前廢帝所殺者次竟陵王誕爲孝武所忌使沈慶之攻殺之無子次建平王宏善終其子景素後廢帝時被殺幷殺其子延齡及二少子次廬江王禕明帝逼令自殺有子克明普終無子次晉熙王昶前廢帝欲討之乃奔魏有二妾遷都各生一子尋皆賜死明帝以子燮嗣之齊受禪賜死次武昌王渾孝武帝逼令自殺無子次明帝次始安王休仁爲明帝所忌賜死其子伯融伯猷後廢帝時爲楊運長等所殺次晉平王休祐明帝使人觸之墜馬死有十三子順帝時蕭道成以例命並賜死次海陵王休茂以反被殺次鄱陽王休業臨慶王休倩新野王夷父皆早卒次桂陽王休範舉兵討蕭道成爲張敬兒所殺子德宣德嗣智藏皆被殺次巴陵王休若爲明帝賜死子彝是文帝十九子惟孝武及明帝嗣位紹及宏善終景奔魏休業休倩夷父早卒其餘皆不得死且亦無後也孝武帝二十八子夭殤者十爲前廢帝所殺者二爲明帝所殺者十六見南史宋宗室傳內

當明帝時以孝武子孫誅殺已盡轉以己子武陵王贊爲孝武後則孝武子孫已無一在者可知也桉劉休傳明帝素肥痿不能御內諸王妾有孕者密取入宮生子則閉其母於後房順帝本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自稱李統云然則明帝雖有十二子皆非親子也而何以自護其假子而盡殺祖宗之子孫卒之十二子中後廢帝及順帝皆爲蕭道成所弒隨陽王翽新興王嵩始建王禧亦爲道成所殺智井燮雖皆出繼而燮亦爲道成所殺智井燮生卒不可考惟法良及邵陵王友暨第四子之未名者以早夭免誅然則明帝十二子其眞僞本不可知而即其自號爲親子者夭卒不過數人其餘亦皆不得其死且皆年幼無子也南史順帝紀謂帝遜位被害後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盡矣然則宋武九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有後于世者當其勃焉興也子孫繁衍爲帝爲王榮貴富盛極一世之福及其敗也如風之捲籜一埽而空之橫屍喋血斬艾無噍類欲求爲匹夫之傳家保世而不可得斯固南北分裂時劫運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晉室戾氣所結流禍于後嗣孝武明帝又繼以凶忍慘毒誅夷骨肉惟恐不盡兄弟子姓悉草薙而禽獮之皆諸帝之自爲屠戮非假手于他族也卒至宗支盡而己之子孫轉爲他族所屠豈非天道好還之明驗哉前廢帝嘗夢其母王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鑒觀不爽者孝武既以多殺文帝子而絕嗣明帝又以多殺孝武子而其子亡國殞身無復孑遺眞所謂自作之孽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人君卽位冠白紗帽

宋前廢帝子業將殺湘東王彧彧結左右壽寂之等弑帝于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彧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猝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帽代之乃卽位是爲明帝(明帝紀)後廢帝昱無道蕭道成使王敬則結帝左右陳奉伯等弑之明旦召大臣會議敬則遽呼虎賁鈒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道成卽位曰事須及熱道成呵之乃止(齊高帝紀)又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起兵謂諸將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當共着耳是古來人君卽位例著白紗帽蓋本太子由喪次卽位之制故事相沿遂以白紗帽爲登極之服也

齊梁之君多才學

創業之君兼擅才學曹魏父子固已曠絕百代其次則齊梁二朝亦不可及也齊高帝雖不以才學名然少爲諸生(劉瓛傳論)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本紀)爲領軍時與謝超宗共屬文愛超宗才翰(超宗傳)卽位後見武陵王奕效謝康樂體詩訓之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是帝之深于詩文也(奕傳)又嘗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僧虔傳)是帝之精于書法也其子孫亦多以才著臨川王映能左右書(映傳)鄱陽王鏘好文章桂陽王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鏘鑠傳)江夏王鋒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十歲能屬文武帝謂其書爲第一明帝輔政翦除高武子孫鋒作修柏賦以寓意(鋒傳)此其子之多才學也文惠太子臨國學與王儉講禮記毋不敬周易乾震之義(文惠傳)竟陵王子良招致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子良傳)晉安王子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子懋傳)隨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我家東阿也(子隆傳)此其孫之多才學也而諸孫中尤以豫章王嶷之諸子爲最子範入梁爲南平王從事製千字文令蔡薳注之府中文筆皆子範屬草餞文遭侯景之逼葬其后使子範作哀册文詞極工惋帝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惟哀册尚有典刑子顯著鴻序賦沈約見之極爲傾倒又採衆家後漢書考正同異作後漢書一百卷又撰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其子愷亦工詩于宣猷堂與諸名人餞謝嘏出守賦詩用十五劇韻獨先就又極工(子顯傳)子顯弟子雲有文藻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又工書百濟國使人求其書值子雲將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子雲遣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乃停舟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工書梁武謂之曰子敬之迹才及右軍蕭特之筆遂過于父(子雲傳)此亦蕭齊後人負一代文學之望者也至蕭梁父子間尤爲獨擅千古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元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

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
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
子講疏共二百餘卷又令明山賓等述制旨并撰
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又造通史親制讚序
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
就諸文集又一百卷並撰金策三十卷兼長釋義
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又復數百卷歷觀
古帝王藝能博學罕或有焉武本紀昭明太子三歲受
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及長讀書數行並下過
目皆憶每遊宴祖餞賦詩輒十數韻或作劇韻皆
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
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
卷文選三十卷本傳簡文帝六歲便能屬文既長九
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
善言元理自序其詩云余七歲有詩癖長弗倦也
史論謂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
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
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
璧三百卷本紀元帝好學博極羣書才辨敏速冠絕
一時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
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
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老
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
圖又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
文集五十卷本紀南康王績七歲有人洗改官文書
者卽能察出本傳邵陵王綸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
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
武帝大賞之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其後湘東
王繹與河東王譽交兵綸作書勸其息家庭之爭
赴君父之急詞極愷切動人本傳武陵王紀少勤學
有文才屬詞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本傳此梁武父子
間才學也帝弟南平王偉精元學著二旨義別爲
新通又製性情機神等論周捨殷芸俱不能屈本傳
鄱陽王恢獵史籍本傳安成王秀精意學術搜集傳
記招劉孝標爲類苑未畢而已行於世本傳此又帝
諸弟之才學也昭明諸子史不著其能文簡文子
大心幼聰朗善屬文大臨以明經射策甲科大連
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賜以馬卽爲謝啓其
詞甚美大鈞七歲學詩武帝賜以王羲之書一卷
元帝子方等嘗著論以魚鳥自況因不得於父也
曾註范蔚宗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
住子行於世第三子方諸博學明老易善談元詞
辨風生南康王績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其弟通
理博學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爲之立碑其文甚
美邵陵王綸子堅善草隸其弟確尤工楷法公家
碑誌皆令書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以汝能文故
有此授武陵王紀子圓正爲元帝因於荊州曾有
連句詩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貰淮南罪
思報阜陵恩元帝覽詩而泣此皆見於各本傳者
此武帝諸孫之才學也帝兄懿之子淵藻善屬文
尤好古體非公宴不妄作雖小文成輒棄本懿之
孫孝儼從帝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

陽山等頌南平王偉之孫靜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散書滿席手自校讐鄱陽王恢之子範雖無學術而率意題章皆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齊竟陵王子良舊物也即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作琵琶賦和之始興王憺之子映因野穀生爲嘉穀頌其弟奕當簡文入居監撫爲儲德頌以獻安成王秀之子機博覽强記有詩賦數千言元帝序而傳之機弟推亦善屬文爲簡文所賞此亦皆見於本傳者又帝從子從孫之才學也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宋子孫多不得其死猶是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數君之所爲至齊高武子孫則皆明帝一人所殺其慘毒自古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撫之恩過諸子歷高武二朝爵通侯官僕射至鬱林王時輔政因鬱林無道弒之而立海陵不數月又廢弒之而奪其位自以得不以正親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孫日漸長大遂盡滅之無遺種（子岳傳）今按高帝十九子長武帝次豫章王嶷臨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奕安成王暠始興王鑑皆卒于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殤者四人其餘鄱陽王鏘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也武帝二十三子長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終魚復侯子響武帝時以擅殺長史拒臺兵見殺又早殤者四人其餘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陵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衡山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也文惠太子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旣爲明帝所弒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亦明帝殺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子昭冑昭穎亦明帝所殺統計高帝後惟豫章王嶷有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顯子雲等有後于梁其餘諸子及武帝文惠諸子孫大半皆被明帝之禍且俱無後按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衰敝故終武帝世諸兄弟尚得保全然齊高但知宋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己之殺劉氏子孫之慘當巴陵王子倫被害時謂茹法亮曰先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是天理即人心殺人子孫者人亦殺其子孫金翅下殿搏食小龍無數（子夏傳明帝名鸞即金翅鳥也）斯固齊高之自取也然齊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帝輒先燒香火嗚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當有殺戮（子岳傳）每殺諸王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墻而入（鏘傳）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鉉傳）桂陽王鑠見帝後出謂人曰吾前日見上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誅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見殺（鑠傳）宜都王鏗咏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左右皆泣未幾賜死（鏗傳）王敬則起兵向闕以奉南康王子恪爲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盡殺高武子孫乃悉召入尚書省勅人各

兩左右自隨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煑藥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悉殺之會子恪自吳奔歸二更刺啓入時刻已至而帝眠未醒沈徽孚單景雋少留其事及帝覺乃白子恪已至帝驚曰未盡諸王命耶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諸王侯還第（子恪傳）蓋天良難昧帝亦動於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後又卒皆誅死然則齊明之殘忍慘毒無復人理眞禽獸之不若矣卒之高武子孫既盡而已之子東昏侯寶卷和帝寶融皆被廢殺之禍江夏王寶玄先爲東昏所殺鄱陽王寶寅逃入魏後亦謀反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皆中興元二年賜死惟廣陵王寶源以先卒未被禍巴陵王寶義以廢疾得善終餘皆早夭是明帝之子亦無一得免禍者始安王遙光明帝親兄子明帝謀害諸王皆遙光贊成之後遙光亦以反誅眞所謂天理昭彰報施不爽凡殺人以利己者可以觀於此矣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制諸王出鎮其年小者則置行事及典籤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諸王之起居飲食皆聽命焉而典籤尤爲切近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今見於列傳者武陵王奕爲丹陽尹始不置行事得自親政（奕傳）隨郡王子隆督益州始親府州事（子隆傳）可見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專也蔡約爲宜都王長史行府州事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約傳）可見行事如約者少也劉暄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妃索煑肫暄曰已煑鵝不復煩此寶元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江祏傳）可見行事之威制也此行事之弊也其典籤帥之權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渥趙渥啓其得失即召還京（奕傳）宜都王鏗舉動每爲籤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鏗傳）南海王子罕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答以無典籤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僎典籤吳修之不許乃止（俱見子倫傳）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籤者則必治以專輒之罪如長沙王晃爲典籤所裁晃殺之高帝大怒手詔賜杖（晃傳）魚復侯子響爲行事劉寅典籤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後以抗拒臺兵被誅（子響傳）是以威行州郡權重藩君積重而難反當子響之殺寅等也武帝聞之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見子倫傳）（而僧靜傳武帝使僧靜往討僧靜曰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而忽遣軍西上耶僧靜不敢奉詔）竟陵王子良嘗問范雲曰士大夫何故詣籤帥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十倍之利不詣何爲（子倫傳）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籤殺之其初輔政時防

制諸王先致密旨于上佐（孔琇之傳）又令蕭諶召諸王典籤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蕭諶傳）其害巴陵王子倫也懼其有兵能拒命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伯茂則一小吏力耳果以酖逼之死（子倫傳）又遣裴叔業害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欲斬叔業舉兵匡社稷典籤叱左右斬之銳遂見害（銳傳）積威之漸一至于此

按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籤前叙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掌之本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爲方鎮人主皆以親近左右爲典籤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以刺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齊明帝知之始制諸州論事不得遣典籤其任稍輕其後仍復積重梁書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處不與籤帥同坐蓋以典籤本微賤者也然官小而權重革之爲此豈至梁時籤帥已輕不復如齊時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爲獵

南朝都金陵無蒐狩之地故嘗以射雉爲獵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慚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褚炫對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帝意解乃于雉場置酒（宋書褚炫傳）帝至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返留晉平王休祐侍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祐便馳去上令壽寂之等追之蹴令墜馬死（休祐傳）齊武帝永明六年邯鄲超諫射雉上爲之止久之超竟誅後又將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諫止（子良傳）東昏置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幛皆紅綠錦爲之有鷹犬隊主翳隊主等官（齊紀）

江左世族無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見叢考前編其時有所謂舊門次門後門勳門役門之類以士庶之別爲貴賤之分積習相沿遂成定制陶侃微時郎中令楊晫與之同乘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同載郗鑒陷陳午賊中有同邑人張寶先附賊來見竟鄉鑒鑒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寶慚而退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興郡守聽氏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所劾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鎮襄陽齊高輔政以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一時風尚如此即有出自寒微奮立功業官高位重而其自視猶不敢與世族較陳顯達既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誡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驕人又謂諸子曰麈尾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璧儉曰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本南沙小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敬則傳）王琳爲梁元帝所忌出爲廣州刺史琳私謂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

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使琳鎮雍州琳自放兵作田爲國捍禦外侮也（琳傳）且不特此也齊高在宋以平桂陽之功加中領軍猶固讓與袁粲褚淵書自稱下官常人志不及遠（褚淵傳）及卽位後臨崩遺詔亦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本紀）可見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雖帝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時伐荻新洲又嘗負刁逵社錢被執其寒賤可知也齊高自稱素族則非高門可知也梁武與齊高同族亦非高門也陳武初館於義興許氏始仕爲里司再仕爲油庫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爲國宣力者亦皆出於寒人如顧榮卞壼毛寶朱伺朱序劉牢之劉毅等之於晉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之於宋王敬則張敬兒陳顯達崔慧景等之於齊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龕等之於梁周文育侯安都黃法𣰰吳明徹等之於陳皆禦武戡亂爲國家所倚賴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宏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爲世家大族迥異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尙之極敝也

梁武存齊室子孫

宋之於晉齊之於宋每當革易輒取前代子孫盡殄之梁武父順之在齊時以縊殺魚復侯子響事爲孝武所惡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贊齊明帝除孝武子孫以復私讐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後其兄懿又爲明帝子東昏侯所殺故革易時亦盡誅明帝子以復之所謂自雪門恥也至於齊高子孫猶有存者（高武子孫已爲明帝誅盡惟豫章王一支尙留）則皆保全而錄用之如蕭子恪仕至吳郡太守子範祕書監子顯侍中吏部尙書子雲國子祭酒子暉中騎長史梁武嘗謂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云時代革易宜有處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必行誅戮有傷和氣所以運祚不長昔曹志是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事晉武帝能爲忠臣此卽卿事例卿等無復自外之意日久當知我心耳姚察論曰魏晉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然劉奕曹志猶顯於新朝及宋遂令司馬氏爲廢姓齊之代宋戚屬皆殲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受任通貴滿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陳武帝多用敵將

陳武帝起自寒微數年有天下其將帥自侯安都黃法𣰰胡穎徐度杜稜吳明徹諸人外其餘功臣皆出於仇敵中者杜僧明周文育則起兵圍廣州爲帝所擒者也歐陽頠亦事蕭勃爲周文育擒送於帝者也侯瑱周鐵虎程靈洗則王僧辯故將也魯悉達孫瑒周炅樊毅樊猛則王琳故將也或臨陣擒獲或力屈來降帝皆釋而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業其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固

自有過人者如侯瑱據豫章自以本事僧辨不肯入朝及部衆叛散或勸其投北齊瑱以帝有大量必能容人乃詣闕歸罪晉悉達據晉熙王琳授以鎭北將軍帝亦授以征西將軍悉達兩受之而皆不就帝使沈泰潛師襲之亦不克後爲北齊師所破乃來歸武帝謂曰來何遲也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使沈泰來襲威亦深矣臣所以自歸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帝曰卿言得之矣可見帝之度量當時早有以見信於人故能驅策羣雄藉以集事魏鄭公史論謂帝志度宏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讐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然則雖偏安江左固亦有帝王之量哉

齊梁臺使之害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簿書賦稅皆責成郡縣孝武帝急速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此輩使人既非詳愼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形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脅遏津吏恐喝郵傳旣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詗官吏却攝羣曹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諸肉飫卽許附申明日禮輕貨薄復責科筭及其犹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托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祈緩此齊室臺使之害也梁書賀琛傳亦有疏曰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卽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駕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此梁室臺使之弊也以田租丁賦動遣臺使分催本非政體此輩假公營私騷及雞犬固事之所必有也然如子良所云犹蒜鵝栗之類則徵索尙屬微細後世固不至以簿書賦役動遣使徵求然有時以重案特命大官出勘名曰欽差其中未嘗無公正之人能廉潔持身平反定獄然不可多得也不肖者則因以爲利藉權索賄動至數萬金小民之受累猶少官府之被禍已深前明劉瑾竊柄時科道出使歸例以千金爲餽猶覺其細已甚也何況齊梁臺使僅索雞豚菓栗之類固不足數矣夫外吏不可信而遣朝官小官不可信而遣大僚宜其勵官方而達民隱乃滋累更甚則不如不遣之爲愈也

後漢桓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尤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送禮謁陳忠上言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懼責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徵役無度老幼相隨動以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

六朝多以反語作讖

自反切之學興遂有以反語作讖者三國志諸葛恪未被害時民間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

于何相逢成子閤成子閤反語石子岡也後恪爲孫峻所殺投尸於石子岡晉書孝武紀帝爲清暑殿識者謂清暑反語爲楚聲哀楚之徵也齊書益州向無諸王作鎮宋時有邵碩曰後有王勝𢡟來作此州及齊武帝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勝𢡟反語爲始興也碩言果驗又文惠太子啓武帝乞東田作小苑東田反語爲顚童後其子鬱林王即位果以童昏見廢梁書武帝創同泰寺後又創大通門以對寺之南取反語以協同泰也遂改年號爲大通以符寺及門名昭明太子時有二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開鹿子鹿子開者反語謂來子哭時太子之長子歡爲南徐州刺史太子薨乃遣人追歡來臨喪故曰來子哭也

哀策文

周制飾終之典以諡誄爲重漢景帝始增哀策漢書本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諡誄策應劭註謂賜諡及誄文哀策也沿及晉宋猶以諡誄爲重魏志郭后傳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晉書文明王皇后傳武帝時后爲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文及帝楊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載本傳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後追復皇太子特爲哀策文又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李允卒皇太子命王贊誄之其文甚美王珣傳孝武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宋文帝袁皇后薨詔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帝自增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孝武殷貴嬪薨命謝莊爲誄文都下傳寫紙爲之貴至齊則專重哀策文齊武裴后薨羣臣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今既有哀策不煩石誌乃止可見齊以後專以哀策爲重也今見於齊梁書各列傳者梁武丁貴嬪薨張纘爲哀策文昭明太子薨王筠爲哀策文簡文爲侯景所制其后薨蕭子範爲哀策文簡文讀之曰今葬禮雖缺此文猶不滅於舊是也唐代宗獨孤后薨命宰相常袞爲哀策猶沿此制

南朝陳地最小

晉南渡後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晉末宋初最大至陳則極小矣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泓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其後關中雖爲赫連勃勃所奪而泝河西上時遣王仲德在北岸陸行魏將尉建棄滑臺仲德入據之自後魏屢攻得而復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謂當略地以淮爲限則滑臺虎牢反在我軍之北是滑臺虎牢尚爲宋地宋將到彥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長孫道生等追擊至歷城而還是歷城亦宋地也宋元嘉十九年詔闕里往經寇亂應下魯郡修復學舍是魯郡亦宋地也直至魏太武帝遣安頡攻拔洛陽尅虎牢尅滑臺帝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宋魄百牢乃班師於是河南之地多入魏魏孝文帝時宋薛安都以彭城畢衆敬以兖州常珍奇以懸瓠俱屬於魏張永沈攸之與魏戰又大敗於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後齊將裴叔業又

以壽春降魏于是淮北之地亦盡入於魏故蕭齊北境已小於宋迨梁武帝使張紹惠取宿豫蕭容取梁城韋叡取合肥以及義陽邵陽之戰浮山堰之築兩國交兵爭沿淮之地者十餘年互有勝負魏孝明帝時元法僧以徐州降梁梁武遣蕭綜守之綜仍以徐州降魏魏末爾朱榮之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為魏主使陳慶之送之歸國深入千里孝莊帝北走顥遂入洛梁之勢幾振其後顥戰敗被擒魏仍復所失地而梁之地尚無恙也及侯景之亂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其淮陽山陽淮陰等地俱降東魏鄱陽王範又以合州降東魏東魏遂盡有淮南之地景又攻陷廣陵使郭元建守之景敗元建以廣陵降北齊（時東魏孝靜帝已遜位于齊文宣）於是江北亦為北齊所有是時蕭繹在江陵乞師於西魏令蕭循以南鄭與西魏西魏遂取漢中繹稱帝於江陵武陵王紀自成都起兵伐之西魏使尉遲迥攻成都以救繹及紀為繹所殺而迥亦取成都于是蜀地盡入於西魏矣是時梁之境自巴陵至建康惟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甯西拒峽口而岳陽王蕭詧以繹殺其兄譽遂據襄陽降西魏西魏遣于謹等伐江陵克之殺元帝（即繹）乃以江陵易襄陽使詧為梁主而襄陽亦入於西魏矣元帝歿後王僧辨陳霸先立其子方智於建業北齊文宣納蕭淵明入為梁主陳霸先廢殺之仍奉方智其時徐嗣徽任約降北齊方據石頭城文宣又遣蕭軌柳達摩東方老等來鎮石頭為霸先所擒殺金陵之地得以不陷計是時江以北盡入於北齊西境則蜀中及襄陽俱入西魏江陵又為蕭詧所有梁地更小于元帝時矣陳霸先篡位（是為陳武帝）因之以立國其地之入於周者（西魏恭帝禪位於周）惟湘州在江之南周將賀若敦獨孤盛不能守全師北歸地歸於陳其後周陳通好陳又賂周以黔中地及魯山郡迨北齊後主荒縱陳宣帝乘其國亂使吳明徹取江北大敗齊師于呂梁又攻殺王琳於壽陽于是淮泗之地俱復而是時周已滅齊宣帝欲乘亂爭徐兗又使明徹北伐至彭城反為周師所敗明徹被擒於是周韋孝寬復取壽陽梁士彥復拔廣陵陳仍畫江為界江北之地盡入於周故隋承周之地晉王廣由江都至六合韓擒虎自廬州直渡采石賀若弼自揚州直造文口遂以亡陳也

按三國時孫吳之地初只江東六郡漸及閩粵後取荆州始有江陵長沙武陵桂陽等地而夔府以西仍屬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須塢（今無為州）其餘則皆屬魏陳地略與之相似而荆州舊統內江陵又為後梁所占是其地又小於孫吳時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魏書多曲筆

魏收仕於北齊修史正在齊文宣時(高洋)故凡涉齊神武(高歡)在魏朝時事必曲爲迴護如孝莊紀建義元年書齊獻武王(高歡先諡)與于暉等大破羊侃於瑕邱(北史不書)二年書齊獻武王與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京斬於都市(北史不書)前廢帝紀普泰元年書齊獻武王以爾朱榮逆亂興義於信都(北史不書)又爾朱榮傳內書河陰之役榮欲篡立齊獻武王及司馬子如勸止之乃仍奉莊帝(北史謂劉靈助勸止之而不及高歡等)此皆深著齊神武之功也孝武西遷爲西魏神武立孝靜帝爲東魏則於西魏之君臣率多貶詞孝武之殂則書宇文黑獺(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陽王寶炬僭尊號(即文帝)斛斯椿隨入關北史載其死後家無餘貲而魏收書則謂其狡獪多事好亂樂禍朝野莫不疾之賀拔勝自魏奔梁又自梁歸西魏感梁武之德見鳥之南飛者亦不忍射玉璧之戰追逐齊神武幾獲之北史謂其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書則謂其好行小數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此皆以其仕於西魏故肆爲詆訾當時已謂其黨齊毁魏褒貶肆情則其曲筆可知也至孝靜帝紀歷敘高澄無禮於帝及帝遜位於齊文宣時與宮嬪泣别乘一犢車而去後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等語按魏收修書正在文宣時方諂齊之不暇豈敢直書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惟后妃傳內孝靜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書帝崩後下嫁楊遵彥亦似略無忌諱故叢考前編謂非收原本今細按之正見收之諂附遵彥欲以見其聯姻帝室之榮則此傳實係收書非抄北史之文也遵彥楊愔字也史家書名不書字今獨書其字尤見其諂愔而不敢書名也然則收之書趨附避諱是非不公眞所謂穢史也

孝武帝與高歡不協而西遷既入關因閨門無禮爲宇文泰所酖魏收在齊修魏書宜乎詳著其醜乃出帝紀(即孝武帝)並不敘及但云帝爲宇文黑獺所害是猶存諱惡之義或收修書時孝武閨門之事尚未聞於齊故耶

魏書紀傳互異處

魏書道武宣穆皇后傳(明元帝之母劉貴人)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故后以舊法薨然考紀傳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紀載道武將立明元爲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於是劉貴人死明元悲不自勝據此則立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偏檢魏書道武以前實無此例而傳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誤

爾朱榮傳

北史魏諸臣傳多與魏收書相同惟爾朱榮傳當時謂榮子文暢遺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內

遂有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等語故北史此傳多有改訂今按收書大概著其功而滅其惡先敘其討破萬子乞真句番和婆崘嶮句乞步落堅胡劉阿如句敕勒北列步若句勒勤斛律洛陽句費也頭牧子等詳悉不遺至葛榮作亂則載其請討一疏明帝之殂則載其請誅徐紇鄭儼一疏立莊帝後載帝加以柱國大將軍一詔擒葛榮後載帝加以大丞相一詔又進位太師一詔平元顥後載帝加以天柱大將軍一詔及榮死後又載廢帝追贈三詔而於榮肆橫無君逞兇濫殺及莊帝畏逼憂禍潛謀殺榮之事則不甚詳使閱者但覺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北史則於討破萬子乞真等小賊不過隱括數語其疏與詔一切刪除此本北史體例如是非專為於榮傳而河陰之殺朝臣魏書謂千三百人北史謂二千餘人及莊帝殺榮之事詳敘之歷歷如繪自是功罪各不相掩然收書河陰之役榮殺帝兄弟並幽帝於別帳將弒之已使趙元則作禪文因鑄己象不成乃還奉莊帝之處亦終不能稍諱則亦未大失實也惟榮女先為明帝嬪榮欲以為莊帝后帝從祖瑩言立之此事榮傳中竟絕無一字則以此后後為齊神武所納故諱之然則收非曲徇爾朱乃曲徇高氏耳

西魏書

魏自胡太后臨朝孝明帝崩後爾朱榮起兵沈太后少帝於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為孝莊帝帝以榮肆橫手殺之爾朱兆等稱兵害帝立長廣王曄又以曄詔禪位於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魏書謂前廢帝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廢節閔而立平陽王修是為孝武帝未幾帝與歡不協乃西遷關中依宇文泰歡別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是為東魏而孝武為西魏按歡廢節閔時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為主已三年始西遷是魏統自應屬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收在北齊修魏書欲以齊繼魏為正統故自孝武後即以東魏孝靜帝繼之而孝武後諸帝不復作紀此收之私見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為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於周文帝即宇文泰紀內幸北史增文帝諸紀名分始正而魏書究不得為完書近日謝蘊山藩伯另撰西魏書以次于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採掇亦甚詳可稱良史惟列傳尚有遺漏如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趙貴侯莫陳崇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導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按柱國本爾朱榮官號榮敗後此官遂廢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統百揆元欣皇族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出則征伐是諸臣乃大統十六年以前功臣雖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時魏祚未移泰亦尚為魏臣諸人方與泰比肩事魏則皆西魏臣也豈得無傳又蘇綽在魏仿周禮定官制與盧辯同事今綽有傳而辯無傳

亦屬掛漏曾屬蘊山補之未知增入否

附答書　　謝啓昆

前過常州快聆麈論得慰積懷昨惠手書過蒙期許拙詩復寵以序文感何如之承示西魏書掛漏處極費清心所有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等誠屬疎略然斷代爲書列傳當有限制嘗怪漢之臧洪陶謙荀彧公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弟爲此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爲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禪爲斷其下仕周隋者卽不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輩勳業爛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表載其勳略柱國大將軍之制載於百官考似可與列傳互爲補苴不致缺漏矣此區區作書之旨不識高明以爲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參半一人見識旣單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則疑無從改訂尚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誼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脫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諸惟鑒原是幸

答謝蘊山藩伯書

承示西魏書斷自宇文受禪而以僕所指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有不能盡入西魏者具見斟酌苦心僕深愧考核未精妄參末議矣漢以後數朝皆以禪代爲革命其臣多歷仕前後兩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斷晉武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以魏正始爲斷王瓚欲以嘉平爲斷賈謐欲以泰始爲斷後因張華謂宜用正始其議遂定徐爰宋書舊本列晉末諸臣及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沈約修宋書以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非宋臣遂一槪刪却此皆古人先立限斷之法足下西魏書以宇文受禪爲斷可謂扼要矣然亦有未可盡拘者陳壽魏志列入漢末諸臣董卓陶謙呂布二袁劉表等誠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壽作三國志時後漢尚未有正史而諸臣事多與曹操相涉不立傳則記載不明故彷史記項羽陳涉之例遂列漢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而後漢魏兩朝人物燦若列眉足下西魏書列斛斯椿賈顯度賀拔勝等傳正用范書例也而范書中有荀彧一傳或出仕卽參曹操軍事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漢朝阻魏九錫特入于漢臣內此又作史者于限斷之中寓變通之例今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雖多宇文泰擢用其後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則與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時尚不失臣節其出師嘗奉魏帝以行所彷周禮六官亦必奏而後著爲令非如操之目無漢獻也則與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况李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

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弁以謀殺宇文護而被害似不得盡指爲周臣而西魏書不列傳也如以仕周者不終于魏則有新唐書傳趙光允王處直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後歷仕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立傳光允則敍其歷官知制誥而止處直則敍其天復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猶是唐所授以後則不復敍也否則有隋唐二書各傳裴矩之例在矩入唐爲民部尚書唐人修隋書以其在隋朝事蹟最多特爲立傳後宋祁以其說曹旦擧山東之地歸唐又爲立傳于唐書是一人兩傳古亦有此例西魏達奚武入周有迎齊將司馬消難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戰沙苑戰河橋斬齊將高敖曹敗梁將蕭循皆魏朝事也豆盧甯入周有討稽胡劉桑德等功然其先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平梁企定討乙鐵忽皆魏朝事也楊忠入周有破齊師于晉陽等功而其先從平潼關破回洛城斬齊將辛纂擒梁將柳仲禮皆魏朝事也宇文貴入周但有討吐谷渾之功而其先從爾朱榮擒葛榮平邢杲拒元顥則尙在孝武以前及從孝武入關援賀若統敗堯雄走任祥降是云寶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巵置侯上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卽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爲魏帝所寵任者竊意此諸人仍應補傳于西魏但敍其在魏立功之處而入周後事蹟周書本有傳固不妨並存似與隋唐二書傳裴矩趙光允王處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書也前後五代之人多歷仕數朝最難位置如後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則入于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歿于周亦入于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修另立雜傳以處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書意雖嚴而事未備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創帝業身未爲帝至其子始禪代者皆聽其入新朝紀內而前朝不復立傳如後漢書不立曹操傳魏志不立司馬懿父子傳後魏書不立高歡傳是也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爲西魏功臣之首特爲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旣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遺之轉不免留全書之缺矣承諭著書必資友朋訂正此誠大人先生虛懷集益之雅量故僕敢再進瞽說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李延壽修北史時魏收魏澹二書並存史稱澹書義例極嚴則延壽魏史自應以澹書爲本乃今與魏收書一一核對惟道武太武獻文之殂及以西魏爲正統昭成帝爲其子寔君所弒魏書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則云寔子寔君作亂帝暴崩　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弒魏書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則云清河王紹作亂帝崩　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弒魏書但云正平二年二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宮年四十五北史則云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　獻文爲文明太后所害魏書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於永安殿北史則書文明太后有憾於帝帝崩　魏書出帝之後卽接以東魏孝靜帝而出帝後諸帝不書北史則孝武帝後卽出帝有文帝廢帝恭帝三本紀恭帝遜位西魏亡始列東魏孝靜帝本紀此蓋用魏澹之例澹書以西魏爲正統東魏爲僞又以道武諸帝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善終殺主害君莫知名姓則亂臣賊子將何所懼今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云其他紀傳則多本魏收書但刪繁就簡耳推原其故蓋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巒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

居注溫子昇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爲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於是收書獨存而魏澹續修亦僅能改其義例之不當者而年月件繫事實則固不能舍收書而別有所取也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爲本故敘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鄭儼徐紇所爲魏收書及北史本紀皆不見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書一又晉書苻堅載記堅遣俱難鄧羌等討涉翼犍（即魏書什翼犍）涉翼犍戰敗遁於陰山其子翼珪縛父以降堅以涉翼犍荒俗未知禮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於蜀此事魏收書本紀既不載北史亦不書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編次各傳多有與正史異者魏齊隋俱有外戚傳北史以魏之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齊之婁叡爾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隋之獨孤羅蕭歸各附其家傳惟魏之賀訥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惠高肇胡國珍齊之趙猛胡長仁入外戚傳（周書無外戚傳）魏書文苑傳有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北史惟取子昇其餘各附其家傳齊書文苑傳有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無文苑傳北史取王褒庾信顏之推及弟之儀（之推本在北齊文苑內後又仕周故北史編入周代）隋書文學傳有劉臻崔儦王頍諸葛潁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則取劉臻諸葛潁王貞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爲文苑傳而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魏書有孝感傳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也周書有孝義傳李棠柳檜杜叔毗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也隋書有孝義傳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也北史則以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家傳其餘作孝行傳魏書藝術傳晁崇張勝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式周澹李修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也齊書方技傳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甯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也周書藝術傳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也隋書藝術傳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元許智藏萬寶常也北史則以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列傳又增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幷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共爲藝術傳其餘入別傳及家傳魏書酷吏傳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也齊書酷吏傳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也周書酷吏傳王文同也北史則以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各從

其家傳其餘入酷吏傳

北史全用隋書

北史於魏齊周正史間有改訂之處惟於隋則全用隋書略爲刪節並無改正且多有迴護之處如隋文帝之簒隋書本紀既循照歷代國史舊式敘九錫文禪位詔并帝三讓乃受絕不見攘奪之跡矣北史亦一一照本抄謄略無一語差異祇刪去九錫文以省繁冗而已文帝殺宇文諸王周書謂諸王皆以謀執政被害而北史則第書誅陳王純誅代王達誅滕王逌一似有罪而伏法者帝卽位後封靜帝爲介國公年方九歲開皇元年殂周書謂隋志也而北史但書介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靜帝一似善終而加以恩禮者其於文帝之崩書帝疾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歔欷崩於大寶殿又載遺詔一篇有惡子孫已爲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孫等語一似凴几末命壽考令終並非遭害者煬帝紀亦但書高祖崩上卽位於仁壽宮而煬帝使張衡侍疾致斃及矯詔卽位之事絕不見形迹卽張衡傳亦不著其弒逆但載其賜死時自言我爲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殺之而已惟於宣華夫人傳文帝以太子廣無禮於夫人遽召故太子勇楊素急以白太子廣廣遂令張衡入寢殿令夫人及後宮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則略露端倪於隱約之間然亦未嘗直書也隋書書法承歷代相沿舊例尚不足怪李延壽自作私史正當據事直書垂於後世何必有所瞻狥乃忌諱如此豈於隋獨有所黨附耶抑隋書本延壽奉詔所修其書法已如此故不便歧互耶然正史隱諱者賴有私史若依樣胡盧略無別白則亦何貴於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南北史以簡淨爲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刪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際以禪讓爲簒奪者必有九錫文三讓表禪位詔冊陳陳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則刪之而僅存一二詔策其他列傳內文詞無關輕重者亦多裁汰如許善心神雀賦隋書全載原文北史但記其事而不載其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謂刊落釀詞過舊書遠甚者也其於南北交兵事尤多刪削今卽以北史與魏史校對如魏書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臺宋將王景度棄城走八年克虎牢獲宋將毛德祖等（此事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書書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書）太武帝神䴥元年宋將王仲德寇濟陽王元謨竺靈秀寇滎陽魏兵擊破之四年安頡平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濟至歷城而還（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書書滑臺復爲索虜所陷檀道濟引兵還）太平眞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濁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將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斬宋將劉坦之于汝東宋將蕭斌之寇濟州王買德棄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謨寇滑臺帝南伐遣長孫眞率騎五千赴之元謨斌之皆遁乃命諸將並進宋將臧盾拒守燕王譚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懸瓠車駕至淮斬宋將唐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懼獻百牢請進

女皇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北史俱不書但云帝南征命諸將分道並進所至城邑皆下起行宮于瓜步宋文帝遣使進百牢並請進女帝許和而不許婚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齊將崔文仲陷壽春崔慧景寇武興魏詔元嘉等南討破齊將盧紹之于朐山又詔馮熙等出正陽賀羅出鍾離諸將擊破齊將桓康於淮陽俘三萬餘人北史亦不詳載但云元嘉破齊軍俘三萬口十三年齊將陳顯達陷醴陽左僕射穆亮討之十五年齊兵寇淮陽太守王僧儁擊走之二十一年帝留諸將攻赭陽自至宛城尅其郛至新野築長圍困之大破齊將於沔北二十二年齊將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棄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將房伯玉出降齊將裴叔業寇渦陽詔鄭思明救之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寇潁州詔元英討之顯達陷馬圈車駕南伐顯達遁走北史皆不書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將姜慶真陷壽春外郭州兵擊走之統軍劉思祖大破梁兵于邵陽擒其將趙景悅等元英又破梁將王僧炳于樊城又破梁將馬仙琕于義陽拔之北史皆不書但書破馬仙琕一事而已二年邢巒擒梁將范始男等王足斬梁將王明達等薛真度又破梁將王超宗等北史俱不書但云頻大破之是年又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沔三年梁將王茂先寇荆州詔楊大眼討之斬其將王花等茂先遁追至漢水拔其王城梁將張惠紹陷宿豫韋叡陷合肥詔尚書元遙南討奚康生破張惠紹斬其將宋黑中山王英破其將王伯敖邢巒破其將桓和于孤山諸將別克固城蒙山兗州平邢巒敗梁兵于宿豫張惠紹棄宿豫蕭昞棄淮陽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軍于淮南梁臨川王宏等棄淮東走遂攻鍾離四年鍾離大水英敗績而回北史皆不書但書命中山王英南討破梁將王伯敖及圍鍾離因大水敗回而已淮陽之役臨川王宏大兵逃回實兩國大事乃亦不書蓋延壽敘事專以簡括為主固不能一一詳書且南北交兵各自誇勝諱敗國史固各記其所記延壽則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抄謄一經核對則事迹多不相符故也卽如齊神武紀神武圍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乃班師而周文紀謂周文聞齊神武至玉壁乃出軍蒲坂神武卽退是西師未嘗不敢出也芒山之戰齊紀謂神武大敗周文俘斬六萬會有軍士奔西軍告以神武所在西軍盡銳來攻神武幾為賀拔勝所獲僅而免是東軍先勝而後敗也周紀則云齊神武陣芒山數日不進周文率軍夜登山未明而擊之神武為賀拔勝所逐僅免而趙貴等五軍居右戰不利齊神武合軍再戰周文又不利是西魏軍亦先勝後敗兩紀相校則周紀少敘先為東軍所敗一節齊紀又少敘再戰而敗西軍一節致不相合且齊神武奔脫後合兵再戰周文不利之處應敘于齊紀以誇勝乃反敘于周紀而齊紀不書此戰之後齊紀謂神武遣劉豐狥地至宏農而還周紀謂齊神武

自至陝達奚武禦之乃退亦不相符可見作史之難兩國交涉處一經校對輒多罅隙宜乎延壽之不敢詳書也按北史大略亦有不明處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齊將陳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爲齊攻魏也忽於正始三年書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書伯之來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將趙祖悅及昌義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則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較爲明析北史不書其降魏一節殊無來歷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書然正始元年梁將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何以又書也

北史與魏齊周隋書歧互處

北史與魏齊周隋各史比對大略相同間有小異處今爲摘出魏書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歲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則謂遣文帝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陳留王年號魏書以屬魏從其名也是時權已在晉北史以屬晉從其實也魏書凡宗室皆係以元姓如元觚元儀元題之類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時事道武以來固未嘗有此乃以後來所改之姓追敘于未改之前殊屬倒裝北史則書秦王觚東平公儀襄城公題較爲得實爾朱榮河陰之殺朝士魏書謂責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謂榮妄言高陽王雍欲反故殺之周書楊忠傳忠從獨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從梁歸關中周文召居帳下是奔梁後方歸西魏也北史云東魏之逼忠與信俱歸關中周文召居帳下則刪却奔梁一節未免過求簡淨之失其他與正史稍有歧互者魏孝文南伐魏書步騎百餘萬北史作三十餘萬齊文宣逼魏孝靜帝禪位魏書有襄城王旭入奏請靜帝法堯禪舜北史作襄城王昶西魏克南鄭周書謂梁蕭循降北史作蕭修周書文帝紀有沃野賊衞可孤北史作衞可瓌宏農之戰周書謂斬東魏將李徽伯北史謂擒李徽伯此皆稍有差異之處延壽自序謂正史外又勘究雜史千餘卷故有此改訂也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周書文帝紀內魏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圍玉壁不克以疾班師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弒梁武帝十六年齊文宣廢魏孝靜而自立北史周紀皆不書以是時周文帝尚爲魏臣諸事皆書於魏史故也隋書文帝紀專敘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於周室之處不敘以周書已立忠傳也北史則於周代不立忠傳而以忠事敘於隋文紀內　周書文帝孝閔帝明帝三本紀各爲一論北史則三帝合爲一論而論詞仍隱括周書三論用之周書武帝宣帝靜帝紀各爲一論北史亦隱括其語爲一論至如隋文帝煬帝恭帝紀論則全用隋書一字不易惟文帝論開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八字換以樹基立本積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詭詐攘位有何積德累仁耶

北史紀傳互異處

隋書文帝本紀周五王謀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趙王招觀其指趣王伏甲於日內賴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謀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觀其意也元胄傳則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則已與紀異矣周書趙王招傳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則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周隋書

各記所記故不同如此北史則延壽一手所成乃此等處全抄舊文初不檢點遂亦歧互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甯紀年而煬帝之被弒轉書于義甯二年之內其實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本漢高祖有天下後奉其父太公之稱非太公有天下傳於子而有是稱也（漢書高帝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尊號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顏師古曰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國志王肅議曰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者高祖時其父見在而使稱皇則是稍輕者也裴松之註漢祖尊其父爲皇其實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實稍輕也）其以天下傳子而稱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載共十四君今記於左（按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實內禪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稱故不列他如晉司馬倫遷惠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煬帝爲太上皇此皆僭亂篡易時事名同而實異更不可列入內禪之內也）

呂光即天王位年號龍飛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帝（晉書載記）

後魏獻文帝即位後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在位七年年十七即內禪使太保陸馛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冊命皇太子升帝位（是爲孝文皇帝時年僅五歲）羣臣奏曰昔三皇之世淡泊無爲故漢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統天下今皇帝幼冲萬幾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帝乃從之遂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斵土階而已國之大事仍以奏聞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後改稱甯光宮其後討蠕蠕拾寅等事獻文帝仍躬御戎車承明二年崩年二十三（魏書）

北齊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八歲）以天文有變太史奏當有變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雖貴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太歲在乙酉宜傳位東宮應天道乃上魏獻文帝禪子故事帝從之（祖珽傳）乃傳位於皇太子緯是爲齊後主（時年十歲）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仍以奏聞（北齊書本紀）然是時武成帝仍往來晉陽鄴都凡除拜生殺仍自主之後主天統四年崩凡爲太上皇帝四年（北齊書）

後主緯隆化二年（時年二十一）自晉陽戰敗回鄴以周師日逼乃傳位太子恆（時方八歲）改隆化二年爲承光元年尊後主爲太上皇帝後主先走青州幼主亦東走又禪位於任城王湝以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不數日父子俱爲周所執（北齊書）

後周宣帝以大象元年（時年二十一）傳位於皇太子衍（時年七歲）詔曰朕以寡薄祗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后不二之心與隆國本用宏天歷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慶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傳子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諒朕意焉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皇帝衍稱正陽宮朝廷政事仍宣帝處分大象二年崩年二十二（周書）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是歲八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按唐書本紀書法如此但云皇太子卽位而不言高祖傳位以見其迫於勢之不得已也以下皆唐書

唐睿宗在武后時已立爲帝後中宗歸爲帝睿宗仍爲相王中宗爲韋后及安樂公主所弒韋后臨朝臨淄王隆基玄宗率兵討亂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於是睿宗卽皇帝位立臨淄王爲皇太子先天元年立爲皇帝聽小事自稱太上皇聽大事明年詔歸政於皇帝是爲元宗

唐元宗享國既久嘗欲傳位於太子楊國忠等甚懼使楊貴妃銜土祈哀乃不果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帝避亂至馬嵬太子從行父老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遣壽王瑁及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治兵於朔方因裴冕杜鴻漸等請遂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元宗爲上皇天帝遣使奏聞元宗遣韋見素房琯崔渙奉皇帝冊至靈武肅宗復兩京至德二載迎元宗歸至咸陽備法駕於望賢驛元宗御樓肅宗紫袍望樓拜舞元宗降樓撫肅宗肅宗泣辭黃袍元宗自爲衣之肅宗伏地固辭元宗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殘齡卽汝之孝也肅宗乃受元宗居興慶宮乾元元年元宗入御宣政殿授肅宗傳國受命寶及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肅宗又上元宗尊號曰聖王天帝上元元年肅宗病李輔國矯詔遷元宗於西內寶應元年元宗崩

唐順宗卽位病瘖乃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命權勾當軍國事明年立爲皇帝是爲憲宗而順宗稱太上皇元和元年憲宗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尋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太子卽位是爲欽宗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靖康元年徽宗避金兵至鎭江府金兵退還京師明年金人以二帝北行以下皆宋史

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訪太祖子孫伯字行內者育於宮中紹興二年得伯玖賜名瑗後封普安郡王三十年立爲皇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瑋從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弒金兵退高宗自金陵歸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昚高宗久有傳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卽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趨避殿側高宗勉諭再三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班殿廷內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卽位是爲孝宗孝宗是時猶側立不敢坐內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稱賀孝宗遽與宰相升殿固請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當高宗卽駕往德壽宮孝宗步送出祥曦門冒雨掖輦至宮門不止高宗麾謝再三令左右扶還顧曰吾付托得人無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壽宮百官月兩朝高宗誥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孝宗終身備極孝養兩宮無纖毫間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凡爲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喪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詔傳位皇太子以德壽宮爲重華宮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百官稱賀畢內侍請太子坐太子固辭內侍扶掖乃卽位是爲光宗光宗是時微坐復與丞相率百官賀禮畢樞密院奏事光宗仍立聽班退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光宗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光宗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宋光宗紹熙四年七月以後因疾不能朝重華宮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後亦不能過宮行喪乃立子嘉王爲皇太子趙汝愚密請太皇太后於禫祭日命皇太子卽位尊光宗爲太上皇至日衆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黃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須臾催仗訖百官班定內侍扶掖乃卽位是爲寧宗寧宗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尋詔以秋暑太上皇未須移御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慶元六年崩

明英宗土木之變陷於乜先皇太后諭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郕王景宗祁輔之代總朝政後議者謂時方多難宜立長君皇太后亦遣太監金英傳旨郕王宜早正大位於是郕王卽帝位是爲景帝景帝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後乜先送英宗歸景帝奉迎之禮甚簡將至京始備法駕於安定門外英宗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己意遜讓良久乃送英宗於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後羣臣請朝英宗萬壽聖節及元旦景帝皆不許已又廢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爲皇太子又殺侍英宗之太監阮浪等皇太子見濟尋卒御史鍾同等請復儲皆被杖斃伐南城中高樹英宗危甚及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貞等迎英宗復位明史

以上皆歷代太上皇故事北朝諸君固無足道唐宋則名分典禮各著稱史冊然洪容齋謂唐四君順宗以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傳位發於誠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誅之明日始盡行歸政則猶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兩朝爲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確論也然南宋國僅偏安嗣君又非親子究不得爲大全惟我

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享年至八十有九

今上自受禪後極尊養之誠無一日不親色笑視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數焉然則兩宮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備真開闢以來所未見豈不盛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皇太孫

禮記有適子無適孫註謂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古未有稱皇太孫者漢宣帝時元帝爲太子生成帝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名之曰驁字曰太孫此以之爲字非立爲太孫也惟晉惠帝（帝立子遹爲皇太子後爲賈后所殺趙王倫廢后復遹位號乃立遹子臨淮王臧爲皇太孫未幾倫又害臧乃立臧弟襄王尚爲皇太孫尋薨）齊武帝（帝以皇太子長懋先卒乃立長懋子昭業爲皇太孫其東宮官屬悉改爲太孫官屬太孫即位以無道廢爲鬱林王）魏太武帝（帝先立子晃爲皇太子尋卒乃封晃子濬爲高陽王後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停封號但號世嫡皇孫後即位爲文成帝）唐高宗（帝廢太子立英王哲爲皇太子太子生重照帝尋立爲皇太孫武后時杖死）遼道宗（皇太子濬爲乙辛譖廢被害詔封濬子延禧爲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帝崩遺詔燕國王即位是爲天祚帝）金世宗（帝先立嫡子允恭爲皇太子尋薨乃立允恭子璟爲原王後立爲皇太孫諭之曰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故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後即位是爲章宗）元世祖（帝先立嫡子珍戩爲皇太子珍戩卒命皇孫鐵穆爾鎮北邊授以皇太子寶帝崩皇孫入即位是爲成宗）明太祖（帝先立嫡子標爲皇太子先薨乃立標子允炆爲皇太孫後即位是爲建文帝）明成祖（帝先立高熾爲皇太子是爲仁宗在東宮時子瞻基性英睿成祖乃立爲皇太孫是爲宣宗）皆有建立然晉惠帝齊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卒故立皇太孫以繫正統此事之不得已者也魏太武遼道宗元世祖則雖東宮先卒大位已屬嫡孫然尚不設皇太孫之稱如魏太武則號其孫曰世嫡皇孫遼道宗則封其孫曰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元世祖則付其孫以皇太子寶俱未嘗有皇太孫之號乃唐高宗則當中宗在東宮時即立重照爲皇太孫明成祖亦當仁宗在東宮時即立宣宗爲皇太孫皆非禮也（梁武帝當簡文太子在東宮時亦立簡文嫡子大器爲宣城郡王而無皇太孫之稱）高宗立重照時嘗以問裴敬彝王方慶皆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立愍懷（即遹）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即長懋）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古所未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遂立之是唐時猶有能據禮以爭者乃明永樂中竟未聞有以此爲過舉而舉朝寂然無聲可見明臣不讀書不知故事之陋也

皇太弟

皇太孫之稱已非古法晉以後更有所謂皇太弟者晉惠帝皇太孫臧及尚俱死因河間王容奏乃詔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惠帝弟）後穎兵敗又廢之而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亦惠帝弟）既即位是爲懷帝劉淵死其太子和爲劉聰所害聰讓位於弟北海王乂乂固請聰即位乃立乂爲皇太弟後乂爲聰子粲所害慕容暐爲苻堅所擒官於長安後暐弟冲起兵高蓋等立冲爲皇太弟檄書與堅自稱皇太弟致書請奉送家兄皇帝出城苻丕敗死其子懿奔於苻登時登已稱帝乃立懿爲皇太弟此古來所創見也唐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立潁王瀍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武宗僖宗崩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昭宗此皆倉猝擁立非預建爲儲副者（又南唐元宗李璟立弟齊王景遂爲皇太弟然未嘗傳位）然兄終弟及名號尚非不經（唐武宗崩宦官馬元贄立光王爲皇太叔即位是爲宣宗此又古所未有安樂公主請中宗以己爲皇太女則更不經之甚矣）元成宗崩無子其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入京監國迎海山即位是爲武宗武宗即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長曰和世㻋鎮漠北其弟圖帖睦爾在江陵亦先入京稱號迎和世㻋即位是爲明宗明宗亦立圖帖睦爾爲皇太子明宗尋被害皇太子仍即位是爲文宗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爲儲

副則皇太弟之號實屬相宜乃反立爲皇太子是直以弟爲子矣蓋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爲繼體之號而不知其爲對君父之稱也

帝王行三年之喪

三代後帝王行三年之喪者咸稱晉武帝宋孝宗然尚有晉康帝姚興魏孝文帝後周武帝北漢劉承鈞世未之知也今摘於後

晉文帝司馬昭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然猶練冠疏食及謁崇陽陵仍以衰絰從行裴秀奏既除不宜復服乃止羊祜曰三年之喪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羣臣異議乃止羣臣又請易服復膳詔曰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侯紛紜也遂疏素終三年後王太后殂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服詔曰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援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竟素服以終三年武帝楊后崩既葬帝除[illegible]議疑皇太子亦宜釋服杜預奏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見杜預傳

康帝紀有司奏成帝崩已一周請改素服進膳如舊詔曰權制之作出自近代雖曰適事實皦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不可矣是康帝亦行三年喪也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令典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既葬之後仍素服臨朝率先天下尹緯駁之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其一依嵩議晉書載記

魏孝文帝遭文明太后之喪欲行三年之喪羣臣固請依遺詔過葬即吉帝不許乃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慕明年正月始聽政於皇信堂又明年遇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三日哭不輟聲魏書

後周武帝皇太后叱奴氏崩帝詔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不易之道朕宜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仍遵遺令公卿固請過葬即吉帝不許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後周書

北漢劉承鈞於乾祐七年遭其父世祖之喪承鈞謂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至乾祐九年冬始除服十國春秋

宋孝宗遭高宗之喪詔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自是每七日及朔望皆詣德壽宮至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若詣德壽宮仍絰杖如初葬後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又下詔曰朕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故以布素視事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于是遂終喪三年將內禪時密諭兩府欲禪位退休以畢高宗三年之喪居期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仍返喪服駕詣重華宮至服闋始除宋史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即位已服期欲大祥畢更服兩月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期矣今欲加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

謂嫡孫承重則太上皇（即光宗）聖躬久已康復在宮中自行三年之喪而陛下又行之是二孤也云云是光宗亦行三年之喪（朱子語類）

女后之賢

洪容齋標三女后之賢謂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稱疾不朝會莽敬而哀之欲嫁之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昪女爲吳太子璉妃昪既篡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之三后之事略同可畏而仰也然此三后猶人所知容齋所記尚有遺漏漢靈帝崩子辯即位是爲少帝董卓廢爲宏農王尋進酖弒之臨服酖時與妻唐姬泣別姬還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誓不肯後李傕遣兵鈔關東掠得之傕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獻帝聞之詔迎姬拜爲宏農王妃晉愍懷太子遹妃王氏名惠風王衍女也太子既廢衍請離婚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拒屬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豈爲汝逆胡所辱屬遂殺之符堅奔五將山爲姚萇所擒其張夫人自殺苻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十人與萇交戰力屈被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萇怒殺之呂紹爲呂纂所弒妻張氏色美呂隆欲汚之張氏自投樓下二脛俱折誦佛經而死（以上皆晉書列女傳）呂纂既篡爲呂超所誅其妻楊氏色美超將娶之使其父語之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求富貴一之已甚其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北史）西魏廢帝后宇文泰之女也帝爲泰所廢后以忠於魏被禍（北史）此皆亡國后妃之賢者摘出以補容齋所未及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爲重

南北通好嘗藉使命增國之光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贍者以充聘使如魏游明根嘗三使於宋李彪嘗六使於齊齊武帝以裴昭明有將命之才特命使魏皆以其能稱使職也其後益以使命爲重李諧傳謂南北交聘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游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之一時風尚如此凡充使及伴使皆不輕授邢邵在魏爲一時文人之冠特以不持威儀遂不令出使（邢劭傳）北齊李緯與崔暹不協嘗曰雖失貴人意聘梁使不能舍我後果使梁（李緯傳）崔瞻曾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詞韻溫雅遂出使于陳（崔瞻傳）此出使之精于選擇也其出使而增重隣國者魏游明根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游明根傳）高推使宋宋稱其才辨（高允傳）李彪使齊齊主親至瑯琊山命羣臣賦詩送別（李彪傳）北齊崔㥄將使梁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乃以李諧盧元明李業興出使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方無人此等從何處來

李渾聘梁梁武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見多（李渾傳）魏收與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辨收詞藻富逸梁君臣咸敬禮（魏收傳）周使崔彥穆聘陳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爲江表所稱（崔彥穆傳以上皆魏書）此皆出使之有光者也其鄰國之接待聘使亦必選有才行者充之魏使至齊齊以宗夬與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宗夬傳）王融有才辨乃命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以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已踰其半景高曰在北聞君曲水詩序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弁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王融傳）劉繪以才辨奉敕接魏使事畢當撰記繪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劉繪傳以上皆齊書）齊永明中魏使至詔選朝士有詞辨者接使於界乃以范岫往迎（范岫傳）魏使劉善明聘梁梁使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欲見王錫張纘乃使錫纘入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纘隨而酬對善明深嘆服之（張纘傳以上皆梁書）齊使劉纘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世善舉止纘嘆曰不有君子豈能國乎（李安世傳）李諧盧元明聘梁梁武以蕭撝詞令可觀令受幣於賓館（蕭撝傳）梁使至魏陸卬每接讌即席賦詩卬必先成遂以敏速見美（陸卬傳）劉孝儀聘魏魏詔邢昕迎於境上（邢昕傳）徐君房庾信聘魏名譽甚高選接侍者皆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皆降階攝職更遞司賓（杜弼傳）梁使至北齊齊每令裴讓攝主客郎接待之（裴讓之傳）陳使傅縡聘北齊齊令薛道衡接對縡贈詩五百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薛道衡傳）陳使賀徹周濆相繼聘隋隋每令盧昌衡接待之（盧昌衡傳）隋陸爽博學有口辨每陳使至文帝嘗使爽迎勞（陸爽傳）此又可見伴使者亦必慎選也今按劉纘聘魏指方山問接伴李安世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於番禺耳（李安世傳）魏李繪使梁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自謂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李繪傳）李業興使梁梁朱异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興曰是圜邱非南郊异曰北間郊邱異地是用鄭義此中用王義業興曰江左用王義除禫應是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仍用鄭義二十七月（李業興傳）梁徐陵使東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帶來陵曰昔王肅至魏爲魏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陳書徐陵傳）

此等猶不過以言語文學見長無大關係若事涉朝政邊事而能以片言全國體折敵謀則尤有足尚者如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夏王義恭安北將軍武陵王駿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至城下勞問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相見宋張暢出對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間精甲十萬恐相凌踐故耳孝伯曰主將令行禁止何待絕橋杜門又何必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可以此相矜乎孝伯應答如流風容閑雅暢甚相嗟賞（魏書李孝伯傳）宋人亦稱孝伯足辭辨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音韻詳雅北人美之（宋書張暢傳）劉纘使魏市肆交易金玉甚賤

纘曰當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我朝不貴金玉故同于瓦礫耳纘初將大市聞安世言慙而罷（李安世傳）齊高帝簒位使車僧朗于魏魏主問齊王何故奪宋天下僧朗辨對甚明（齊書車僧朗傳）魏文明太后崩齊使裴昭明來弔欲朝服行事不肯喪服魏成淹折之曰元冠不弔童稚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何得以朝服行弔昭明言我高帝崩魏遣李彪來弔不喪服淹曰彪本請喪服以行及至齊齊已即吉君臣皆鳴玉行庭使臣何容衰服今我皇方親行喪服豈得以此方比也昭明遂以喪服入（成淹傳）及魏使李彪報謝則入宴辭樂曰我皇孝性自天除縗後尚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聞樂齊不能屈（李彪傳）齊明帝廢海陵王自立魏孝文來伐壽春城中遣王慶遠出與孝文語遂退兵（齊書蕭遙昌傳）陳文帝弟安成王頊在梁魏克江陵隨例還長安宇文泰欲歸之遣杜杲使陳道意陳文帝大喜即賂以黔中及魯山郡後杲送頊歸陳帝曰家弟得歸實貴朝大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如此杲曰安成在我朝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貴豈止一城我朝親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歸今謂以土地易骨肉何以聞之四方陳帝大慚曰前言戲之耳後杲又使陳宣帝謂曰若欲合從圖齊豈惟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于齊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宣帝甚敬之（杜杲傳）此等使臣實能爲國家折衝樽俎之間使鄰國不敢輕視眞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又不徒以言語文學見長而已宜是時南北皆以選使爲重也

後魏追諡之濫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禮也然不過兩三代獨後魏則無限制道武帝建國稱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爲神元皇帝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綽曰平帝弗曰思帝祿官曰昭帝猗迤曰桓帝猗盧曰穆帝鬱律曰太祖平文帝賀傉曰惠帝紇那曰煬帝翳槐曰烈帝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又從神元而上追尊極遠之祖毛曰成帝貸曰節帝觀曰莊帝樓曰明帝越曰安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俟曰元帝肆曰和帝機曰定帝蓋曰僖帝儈曰威帝隣曰獻帝詰汾曰聖武帝又共十四帝則不惟諡號遙加幷名諡亦出於追製苟欲崇其祖先而至於濫褻已甚此不經之甚者也

按魏澹謂平文以前本部落之君長道武遠追二十八帝實越典禮今魏書及北史所載止二十七帝殊不合魏澹所云考平文時長孫斤反拔刀向御前太子實格之傷脅而薨後追諡爲獻明帝所云二十八帝者獻明當在內也魏書北史以獻明未登位無事可紀故缺之耳

按漢制開國之君稱祖以下則俱稱宗自曹魏始三代稱祖武帝稱太祖文帝稱高祖明帝稱烈祖（明帝廟號乃生前所定尤屬不經故併紀譏之）晉亦三代稱祖司馬懿追稱高祖昭追稱太祖武帝稱世祖慕容氏亦三代稱祖廆追稱高祖皝追稱太祖儁僭號稱烈祖姚秦亦三代稱祖弋仲追稱始祖萇稱太祖與

稱高祖至元魏則更有兩太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爲太祖及道武崩其廟號又稱太祖此列朝所未見也其後太武帝稱世祖獻文帝稱顯祖孝文帝稱高祖北齊則高歡追稱高祖文宣帝稱顯祖武成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周宇文泰追稱太祖武帝稱高祖南朝則宋武帝稱高祖文帝稱太祖孝武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齊高帝稱太祖武帝稱世祖梁武帝稱高祖元帝稱世祖陳武帝稱高祖文帝稱世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稱祖然亦須揆其功而祖之創業中興有大功於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後魏獻文帝北齊武成帝諸君不過蒙業繼體在位僅數年無功可紀乃亦以祖爲廟號僭偽之朝苟爲崇奉固不可爲法也

保太后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喪之有司以爲非禮公乃以練冠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而孔子已以爲非禮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長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喪尚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則不過保母而已晉書顧和傳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勞欲假以名號和奏謂古無此例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乃後魏自道武創例立太子則先殺其母以防母后預政自是遂著爲令而帝卽位皆無太后於是轉奉保母爲太后太武帝保母竇氏本以夫家坐事沒入宮明元帝命爲太武保母太武旣立尊爲保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后太后登崞山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死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無位次不可違禮從葬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歿後遂葬崞山從其志也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勞之功文成卽位尊爲保太后再進爲皇太后是時文成妃李氏生獻文後將立獻文爲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條記在南兄弟付托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宮闈之政賜死太子之母則當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文成帝又極尊奉封太后之兄英爲遼西王弟喜帶方公三妹皆縣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贈太后祖爲公父爲王母爲王太妃可謂濫矣親母則必賜死保母轉極尊崇魏法之矯枉過正莫不善於此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太武帝卽位封長孫嵩北平王王奚斤宜城王長孫翰平陽王叔孫建丹陽王司馬楚之瑯琊王杜超陽平王穆壽宜都王長孫道生上黨王樓伏連廣陵王自是功臣無有不王者文成帝封周忸樂陵王杜遺閭若文劉尼杜元寶源賀閭武皮常英閭毗閭紇尉眷乙渾李峻俱進爵爲王又封陸麗爲

平原王麗乞以讓父帝曰吾豈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侯東平王後麗之子叡事獻文帝又封東郡王一門之內遂有三王獻文帝又封慕容白曜濟南王韓頹襄城王孝文帝亦封陳建魏郡王苟頹河東王王叡中山王張祐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詔諸遠族非太祖子孫及異姓封王者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其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惟長孫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至北齊武成帝時又極猥褻奄人鄧長容韓寶業盧勒义齊紹秦子徵陳德信俱封王後主緯時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婆城陽郡王高阿那肱淮陽郡王韓長鸞昌黎郡王皆倖臣也張景仁以侍書封王傳謂倉頡以來八體進爵一人而已又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時皆封王其不及武平者亦追贈王爵齊書謂諸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後主時已是先朝勳舊故致此叨竊又有樂人曹僧如及其子妙達以能彈琵琶亦封王此外官階更不可數計開府千餘儀同無數諸貴寵追贈祖父歲一進官位極而止馬及鷹犬皆有郡君儀同之號如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類甚至鬬雞亦號開府官爵之濫至此極矣故當時受之者不以爲榮且反有以爲辱者陽休之爲中書監封燕郡王謂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見人之賤之至不齒於人列也荒亂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論矣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傳序云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否則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寵帝令后鑄金人成乃立爲后後燕又寵劉氏以鑄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禮之如后薨遂贈爲后加謚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爾朱榮以明帝崩將有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之子孫像成者當立爲主惟莊帝獨就乃迎立之及河陰之役榮欲僭位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乃止齊高洋欲僭位羣臣皆意以爲不可鑄像卜之一寫而成遂決意僭號蓋當時國俗然也（魏書北齊書及北史）

按晉書載記冉閔遣常煒使於慕容儁儁使封裕問之曰聞閔鑄金爲己像壞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煒言此事非實此又在元魏之前則不始於魏矣蓋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採樵自給是也（允傳）否則必取給于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給于人寬以善于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寬傳）文成帝詔諸刺史每因調發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時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自今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明元帝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貲財非自家所賚悉簿爲贓是懲貪之

法未嘗不嚴然朝廷不制祿以養廉而徒責以不許受贓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尙矣自中原喪亂玆制久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今宜班祿罷諸商人以簡人事戶增調絹二疋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疋之賦卽兼商用祿行之後贓滿一疋者死俸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後以軍興用不足又詔百官祿四分減一以充軍用至明帝時于忠當國欲結人心乃悉復所減之數此魏制官俸之大槪也按文成詔中所謂商賈邀利刺史分潤孝文詔中所謂罷諸商人以簡人事蓋是時官未有祿惟藉商賈取利而抽分之至見于詔書則陋例已習爲常矣崔寬幷交結盜魁爲受納之地旣取利于商賈自幷及于盜賊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國哉

後魏刑殺太過

後魏起北方專以刑殺爲政令自猗盧爲代王卽嚴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攜悉赴死所或問何往曰當就誅戮其威嚴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於燕爲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殺之其討劉衛辰收其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詞失措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道武時嘗有神巫謂帝當有暴禍惟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帝乃滅清河一郡嘗手自殺人欲其數滿萬或乘輦手劍擊檐輦者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有愛妾名萬人與帝子清河王紹私通懼事發乃弒帝臨死始悟清河萬人之讖在此二人也）太武帝雖詔有司按律令務求厥中（皆本紀）然如崔浩之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誅（浩傳）史臣謂太武果於刑戮後多悔之則亦仍其祖父舊法也至孝文帝始詔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所不忍自今非謀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尋又詔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誅者止其身於是刑戮稍減然自先世以來冤死者已不可數計矣按猗盧爲其子六修所弒道武爲其子紹所弒及身之報已屬顯然其後亡國時北齊文宣帝問元韶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王莽誅諸劉不盡文宣乃誅諸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餘十九家並禁之韶亦入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尋又大誅元氏壯者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文宣嘗令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飛最遠者免死元黃頭獨能至紫陌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獄餓死凡昭成以下並無遺焉然則元魏之後竟無遺種實好殺之報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乎後周宇文氏之後爲隋所誅殺殆盡史臣亦謂渚宮制勝閩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周祚不永或由於此是則天道之報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按族誅之法本起於秦漢高祖入關所謂父老苦秦苛法誹謗者族是也後漢書楊終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是族誅本秦酷政漢高約法三章則已除之然韓彭之誅皆夷三族購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貫高等敢有隨者罪三族是仍未嘗除也故崔寔政論謂高祖使蕭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楊終疏所謂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然文帝雖除而其後如李陵王溫舒等仍坐罪族誅則此刑故在至魏晉之際益慘酷無人理司馬懿誅曹爽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爽傳）王淩之妹爲郭淮妻淩被誅淮五子向淮叩頭流血淮不能忍乃致書懿免之（淮傳）毋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兄顗乞其命乃詔離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劉子元亦當坐死以懷妊在獄荀氏乞爲婢以贖女命（按荀氏之女則儉孫女也而亦不免是誅及四族矣司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議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須追刑夫黨見誅又須從戮是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禍於二門事屬不均請在室者從父母之誅出嫁者從夫家之罰乃改此制（晉書刑法志）其後解結被戮其女適裴氏者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夫以將嫁而夫家來認之卽可不死則已稍輕於毋邱儉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法枉殺者不知凡幾又況後魏之誅及五族耶（爾雅內宗曰族母妻則曰黨是古所謂族者專指宗族而言故孔安國尚書注九族謂自高祖至元孫卽喪服小記所云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也後世乃誤以父母妻爲三族以致濫殺無辜或人謂始於杜預以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當之然漢書張晏三族註謂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註則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矣今按司馬氏之誅曹爽王淩毋丘儉雖極慘毒然尚止及於姑姊妹及女子之適人者至魏太武之誅崔浩幷及於盧氏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則於本族之外延及於母黨妻黨出嫁之女黨矣知非如淳杜預之註之遺害耶故著書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爲外吏

後魏多以奄人爲外吏楊範傳謂靈太后臨朝中官貴者皆許以方岳故宦寺多爲外吏今考魏書不自靈太后始也蓋魏時籍沒之制甚嚴凡官吏有罪者一經籍沒則婦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卽爲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孫知義理有才具者如仇洛齊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齊在太武時爲奄人因綾羅戶不屬守宰多隱漏乃奏請悉歸郡縣後出爲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琚先世晉豫州刺史琚被刑入宮歷事數朝志在公正出爲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時隨遷洛以家貧特蒙賜帛趙黑先世本晉平遠將軍黑沒爲奄人官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能得人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黑願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後出爲定州刺史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有欲行賂者黑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敢賣公營私耶孝文聞之特賜絹穀孫小父本姚秦護軍守城殉節小沒入宮刑後出爲幷州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清約自守當時牧伯無能及他如抱嶷以忠謹被擢後因老疾乞外祿乃出爲涇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法王質解書學出爲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奸糾慝

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此皆在靈太后之前而閹寺爲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自靈太后後楊範爲白水太守王溫爲鉅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無可稱蓋亦視朝政之盛衰爲賢否朝政肅則刑餘爲吏亦能砥節奉公朝政弛則士大夫亦多貪縱況此輩乎（俱見閹宦傳）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恐大臣不欲乃發京師步騎百餘萬南伐至洛陽帝戎服執鞭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曰今者之舉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伐便當都洛乃議遷移之計次年至平城宮部分遷留又臨太極殿喻在代諸臣遷移之略（本紀）時舊臣多不欲行帝先與彭城王澄議之謂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與文須光宅中原澄力贊之乃決（澄傳）帝又謂元贊等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見多智耳若永居恆北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廣陵王羽傳）又嘗問于烈遷留孰便烈對曰聖略深遠非愚管所及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烈傳）時穆泰陸叡以畏遷謀反泰欲推陽平王頤爲主事敗賜死（泰傳）遷洛後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熱召牧馬欲輕騎奔代元徽勒門阻之乃止帝遂廢恂爲庶人尋亦賜死（恂傳）帝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音不許仍舊違者免所居官又詔革衣服之制嘗出行見婦女仍夾領小袖乃責咸陽王禧等（禧傳）又詔遷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皆爲洛陽人又詔改國姓爲元氏（本紀）蓋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爲此舉也然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蓋徒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賀狄干至秦爲姚興所留因在長安讀書通尚書論語舉止似儒者後歸道武見其類中國人遂殺之（賀狄干傳）明元帝時或言國家當遷都鄴崔浩曰非計也今居北方若山東有事則輕騎南出誰知多少百姓望而遠服此國家威制四夷之長策若南徙則種人不滿諸州之地參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則聲實俱損矣（崔浩傳）此又開國君臣之深識遠慮也

顧甯人言中國風俗多有不如外蕃者遼史言契丹生計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衣食狃習勞事不見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金史世宗曰女直舊俗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乃長久之計也金史食貨志亦謂金中葉以後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又懲宋寬柔用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專用其所短迄金之末國用易竭民心易離實由于此作

法不慎變法以救其弊秖益甚焉此又操化權者所當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學

古今帝王以才學著者曹魏父子蕭梁父子爲最然皆生自中土績學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歲卽登帝位此豈有師儒之訓執經請業如經生家所爲乃其聰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史稱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册皆帝文也餘文章尚百餘篇史論亦謂帝欽明稽古煥乎其有文章謚之以經天緯地信不虛也今就各列傳所散見者撮敘之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城王澄爲七言連韻詩帝往復極歡乃罷（澄傳）帝征懸瓠賜宴與從臣聯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鄭道昭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乃命邢巒總集敘記（鄭道昭傳）馮熙造寺于北邙山賈元素作碑文帝遊寺見之稱爲佳作熙卒帝親爲作誌銘（馮熙傳）帝以馮誕爲司徒親爲製三讓表幷啓將拜又代爲謝章誕卒又親爲碑文及挽歌皆窮美盡哀（馮誕傳）又常遊幸賦大松下謂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詩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未至帝所已成帝又嘗御清徽堂與羣臣講喪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親講喪禮臣得親承音問千載一時（彪傳）劉昶出鎭彭城帝賜以御集曰雖則不文然欲罷不能故以相示聊爲一笑（勰昶二傳）崔挺至行在帝謂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挺傳）可見帝深於文學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諱者雖亦才人習氣然聰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遷洛欲變國俗而習華風蓋發于性靈而不自止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北朝經學

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尙然北朝治經者尙多專門名家葢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雖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大槪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周隋閒以劉炫劉焯爲大宗按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康成所著易以傳盧景裕崔瑾是遵明深於易也尙書之業遵明所通者鄭注之今文後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於尙書也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祖儁熊安生是遵明深於禮也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晉永嘉舊本遵明讀之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河北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遵明傳)是遵明又深於春秋也至隋劉焯於賈王馬鄭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經述議行世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炫尤博學多識韋世康問其所能炫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餘皆謂炫所陳不謬是炫之深於諸經也其時治經者各有師承如李鉉從李周仁受毛詩劉子猛受禮記房蚪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又受業徐遵明者五年楊汪受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劉焯亦受詩於劉軌思受左氏傳於郭懋閒禮於熊安生又以劉智海家多墳籍就之讀十年此可見諸儒師資有自非同後世稗耳販目之學也其業旣成則各有所著以開後學如劉芳撰鄭元所註周官儀禮音干寶所註周官音王肅所註尙書音何休所註公羊音范甯所註穀梁音韋昭國語音各一卷衛冀隆精服氏左傳難杜預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又駁冀隆乖錯者十餘條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劉獻之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李鉉撰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沈重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毛詩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經喪服問各一卷七經異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各三十卷樂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劉炫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三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三卷張仲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者七十餘事及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三卷此又可見當時治經者各有心得筆之于書非如後世記問掇拾之學也其所以多務實學者固由於士習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梁越通經道武帝命授諸皇子經官上大夫盧醜當太武帝監國時入授經

後以師傅恩賜爵濟陰公張偉當太武時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張靈暉通經南陽王綽奏以爲王師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學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劉芳李彪諸人皆以經書進用董徵通經宣武帝徵入璇華宮爲諸王師此元魏之崇尚經學也李鉉邢峙皆以通經齊文宣帝詔授太子經馮敬德博學武成帝爲後主擇師命爲侍講其子元熙又以孝經授緯太子此高齊雖荒亂亦尚知以經術訓子也周武帝以沈重經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安生在齊精三禮周武帝滅齊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曰周帝崇儒重道必來見我已而果至樂遜通經節閔帝命爲小師氏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禮此宇文周之崇尚經學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下至僭僞諸國亦有重儒術者姚興時耆儒姜龕淳于岐等經明行修教授長安諸生皆自遠而至興每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關中諸生赴之者興勅關尉勿稽其出入於是學者咸勸儒風振焉劉延明深於經學涼武昭王以爲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遜平酒泉亦躬往致禮至牧犍又尊爲國師親自致拜焉蒙遜平酒泉時又以宋繇博通經籍特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遜又以闞駰通經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訪以政事牧犍待之愈重又程駿有文學牧犍擢爲東宮侍講（皆見晉書載記）可見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術爲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南朝經學

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爲重故習業益少統計數朝惟蕭齊之初及梁武四十餘年間儒學稍盛齊書劉瓛傳謂晉尚元言宋尚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爲諸生卽位後王儉爲輔又長於經禮是以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論曰崔伏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儒親遇之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以五經教授帝每臨幸親自試胄故極一時之盛陳初未遑勸課間有以經學名者亦皆梁之遺儒云益可見經學之盛衰總由於上之輕重也今弁敘南朝經學諸儒所著述於此伏曼容著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義何佟之著禮義百餘篇嚴植之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賀瑒著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其子革亦通三禮又兼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崔靈恩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子袪著尚書義二十卷集註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皇侃撰論語義十卷何允著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王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張譏撰

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顧越著喪服毛詩孝經等義疏四十卷沈不害著五禮儀一百卷而宋懷方戚袞并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懷方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臨死謂家人曰戚袞若來以此付之否則殉葬戚袞在梁亦著三禮義記遭亂亡失惟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其時自北來者崔君恩宋懷方戚袞外尙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鄙拙惟盧廣言論淸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

後魏多家庭之變

穆帝爲其子六脩所弒昭成帝爲其子實君所弒道武帝爲其子清河王紹所弒太武帝爲中常侍宗愛所弒獻文帝爲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爲其母胡太后所害統計後魏諸帝不得令終者凡六人而禍皆出於家庭之間蓋剛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道武帝十五歲生明元帝景穆太子十三歲生文成帝文成十五歲生獻文帝獻文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後主緯十四歲生子恆緯弟儼被誅時年十四已有遺腹子四人　按高澄年十二尙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蓋魏齊之閒皇子皆早娶故生子亦早

魏諸帝多幼年卽位

魏道武帝年六歲卽位太武帝十六歲卽位文成帝十三歲卽位獻文帝十一歲卽位孝文帝五歲卽位宣武帝十七歲卽位孝明帝六歲卽位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北朝時人多有以神將爲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鍾葵元乂本名夜乂其弟羅本名羅剎孝文時又有奄人高菩薩爾朱榮子一名乂羅一名文殊梁蕭淵藻小名迦葉隋時漢王諒反其將有喬鍾葵隋末有賊帥宋金剛唐武后時嶺南討擊使上二閣兒一曰金剛一曰力士卽高力士也

財婚

魏齊之時婚嫁多以財幣相尙蓋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爲事爭多競少恬不爲怪也魏文成帝嘗詔曰貴族之門多不奉法或貪利財賄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虧損人倫何以示後此可見財婚由來久矣封述傳述爲子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像對士元打碎爲誓士元笑曰封翁何處常得此應急像須誓便用述又爲次子娶盧莊女述訴府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財聘以致紛紜可以見是時習尙也

高門士女

北齊書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齊神武以賜陳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人以爲殊賞（元康傳）孫搴爲神武所寵賜妻韋氏旣士人女兼

有色貌時人榮之(肇傳)魏太常劉芳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其夫家皆坐事齊文宣並以賜魏收爲妻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收傳)

魏齊斗秤

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伐匈奴曰調兵出塞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晉書傅元傳魏初課田功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宋書劉勔傳每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此非古人所食之多田之所收者廣也乃古之斗斛小耳又晉摯虞傳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爲準是古時尺度亦短其大斗長尺及重秤則起於魏齊周隋之間孔穎達正義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也然卽以魏而論其制亦先後不同魏初斗秤亦大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本紀)是斗秤全以古制爲準並無所謂以二爲一也孝文之後又日漸加增按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尚書欲復綿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民而軍國需綿麻之用故絹上加稅綿八兩布上加稅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於供輸其後尺漸長闊而綿麻又徵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臣不知去其幅度長及秤重斗大而特免綿麻之征以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然則魏斗秤自孝文改從周制後仍未久而變穎達所謂二而爲一者蓋宣武孝明時已變之制也餘見陔餘叢考

假官

後魏孝靜帝時吏部令史張永和崔闊等僞假人官事覺糺撿首者六萬餘人(本紀)此在荒亂之朝吏弊官邪固無足怪至隋文帝以綜核爲政宜無敢有作僞者矣乃有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薛冑遇諸途疑之使主簿按問有徐俱羅者先爲海陵郡守已爲道力所代秩滿而公私未悟俱羅亦曰道力已代我一任使君豈容疑之冑不聽遽收道力道力果引服(薛冑傳)郡守非卑秩任滿非暫時乃作僞而莫之悟亦可見法網之疏矣然亦有不可信者彼既爲僞守則眞守何在豈肯聽人之假冒數年而不出理者恐作史者之謏聞也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爲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爲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爲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

北齊以廝役為縣令

後魏光宅中原頗以吏治為意如明元帝神瑞元年詔使者巡行諸州閱守令資財非自家所賫悉簿為贓二年又詔刺史守令情逋今年租調者罰出家財以充不得征發於民太武帝行幸中山免守宰貪汚者數十人神䴥元年以天下守宰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太延三年又詔天下吏民得告守令之不法者是皆能整飭官吏不至猥濫及其末造國亂政淆權移於下遂至宰縣者多廝役士流皆恥為之入北齊其風更甚僕射元文遙深見其弊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為縣自此始(元文遙傳)自是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以門資並見徵用仲舉為脩武令人號曰寬明昌衡為平恩令人號曰恩明時稱盧李之政(李仲舉傳)以親民之官而寄之廝役衰亂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按晉書趙王倫篡位時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媟姆尼僧尤為親昵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為郡守縣令云云嬖人趙牙出自倡優道子以為魏郡太守茹千秋本捕賊吏為諮議參軍是又在北齊以前故事也

齊文宣帝能預知

齊文宣帝沉湎於酒昏醉如癡沉酣既久遂虧本性然時或發言屢中故時人謂之神靈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為幾年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帝令邢卲為太子制名名殷字正道文宣尤之曰殷家兄終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名帝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帝弟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後殷即位未一年為孝昭所廢尋又害之(北齊紀)定州城西門久閉不開文宣過之或請開門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啓之後隋文帝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至定州開此門入人莫不驚異後果登大位(隋書本紀)

北齊宮闈之醜

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神武以草竊起事本不知有倫理魏莊帝后爾朱氏榮之女也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以及魏廣平王妃鄭氏名大車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皆魏宗室之妃魏亡後神武一一納之是開國之初已肆情蕩檢長子文襄(高澄)踵其淫風以薛寘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詞哭拒文襄使崔季舒送付廷尉罪之陸操曰廷尉守法須知罪狀文襄怒以刀環築操又高慎妻美文襄挑之不從衣盡破裂奔以告慎慎遂降西魏慎妻不及從入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又納孫騰妓元玉儀封瑯琊

公主玉儀姊靜儀黃門郎崔括妻也文襄奪之亦封公主括由是見擢文襄又與神武妃鄭氏（鄭大車）私通爲婢所告賴司馬子如掩覆而事寢文襄又烝於神武之妻蠕蠕公主生一女此文襄之所爲也文宣（高洋）簒位後文襄后元氏居靜德宮文宣曰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崔修妻王氏文宣幸之納爲嬪娼女薛氏舊爲清河王岳所好尋入宮爲嬪又納其姊後帝知其曾與岳通姊妹俱被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帝親弟也使蒼頭劉郁捷殺浚即以浚妃妻之馮文洛殺渙即以渙妃妻之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交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此文宣之所爲也武成帝（高湛）踐祚以文宣后李氏有容德逼與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紹德后懼從之後有娠紹德至閤不得見紹德慍曰姊姊腹大故不見我（齊宮中呼母爲姊姊）后慚由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爲不殺爾兒遂對后築殺紹德并裸后而撻之送妙勝寺爲尼武成又納魏靜帝嬪李氏文宣嬪王氏及文宣所幸彭樂女任祥女皆爲夫人此武成之所爲也一門之中父子兄弟俱荒於色如此何以垂法宜乎宮闈相習成風如神武在時鄭妃已通於文襄及殁後蠕蠕公主亦爲文襄所烝而文襄后又爲文宣所汚文宣后又爲武成所汚甚至武成后胡氏當武成時已與閹人褻狎又與和士開握槊遂通士開武成崩後后數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僧徒至戲曇獻爲太上後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見太后有二尼侍召之則男子也於是尼及曇獻俱正法齊亡後胡后入周恣行奸穢孝昭帝（高演）在位時尚無穢行其后王氏齊亡後亦入周宮中隋文帝作相始放還山東後主緯於宗族中尚無帷薄之醜史謂其稍優於武成然國亡後其后斛律氏先廢爲尼者改嫁元仁爲妻繼后胡氏亦改嫁所寵宮婢馮小憐曾立爲后後主向周武帝乞之武帝仍以賜後主後主遇害以小憐賜代王達譖達妃幾死隋文帝以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此妃后之辱也又後主庶兄南陽王綽妃鄭氏入周宮爲武帝所幸後主母弟儼妃李氏曾進封楚帝后至是亦改嫁焉他如浚渙之妃爲蒼頭所辱神武又有子華山王凝最孱弱其妃王氏亦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禁後事發王氏賜死可見北齊中冓之醜本習爲故常恬不知怪而天道之報施所謂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者亦昭然可見也觀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孝閔帝后元氏出居里第武帝后阿史那氏至開皇中殂又后李氏出家爲尼改名常悲宣帝楊后隋文帝女也帝欲奪其志不許又有四后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皆出家爲尼朱名法淨陳名華光尉遲氏名華首皆完節待死絕無醜聲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然則整飭人物之主可不納身於軌物哉

北齊百官無妾

元孝友傳疏言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劫制爲婦德能妒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人笑我可見是時風俗如此

按西漢時王吉上疏言漢家故事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是漢時已有此陋習

北齊有賢閹

北齊有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爲閹寺得暇便至文林館問書之外無他語見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後主縴懼周師之逼奔於青州使之偵伺爲周軍所獲問後主所在紿曰已去捶之每折一肢辭色逾厲竟斷四體而卒宦寺之賢世所傳不過呂强張承業而不知尚有此人也故特表而出之

誦經獲報

佛教在六朝時最爲人所信嚮各史所載雖似近於怪妄然其教一入中國即能使天下靡然從風是必實有聳人觀聽者非徒恃談空說寂也今略撮於左徐義爲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晉書載記）宋王元謨棄滑臺將爲蕭斌所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明日將就戮忽傳旨停刑（宋書王元謨傳）後魏崔浩非毀佛法其妻郭氏敬好釋典浩怒焚而投灰於廁中後浩以史事族誅人以爲謗佛之報（魏書崔浩傳）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馱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形製古樸世以爲古物歷代寶之韓賢故斫破之未幾因戰爲敗兵斫脛而死論者謂因破經函致禍（魏書韓賢傳）魏孝文因道人法秀加以籠頭鐵鏁無故自脫（南齊書魏虜傳）盧景裕繫獄至心誦經枷鏁自脫時又有文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北齊書盧景裕傳）張元以祖喪明誦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乃請七僧燃七燈轉藥師經晝以燈光普施法界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三日後左目果明（北史孝行傳）盧光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也令光於沙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因立寺焉（周書盧光傳）後梁甄元成有罪當誅蕭詧誓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得免詧後見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甄元成傳）此皆載於正史未必盡誣蓋一教之興能聳動天下後世者其始亦必有異人異術神奇靈驗如佛圖澄鳩摩羅什之類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趨之是以震耀遍天下而流布於無窮不然則何以起人皈依也然則史所記誦經獲報諸事或當時實有之非盡誣也今錄鳩摩羅什及佛圖澄二傳於後

鳩摩羅什在胎時其母慧解異常年七歲母遂與同出家羅什日誦千偈偈三十二言凡三萬

二千言母亦自通後專以大乘爲化學者皆師之年二十龜茲王迎之其母辭去謂羅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苻堅聞羅什名密有迎之之意太史奏有星見外國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遣呂光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驛送之光軍破龜茲城獲羅什俱還涼州（光攻龜茲夜夢金甲人飛出城外光曰此所謂佛也胡神出則城必破矣遂攻克之）光父子不信其道姚興迎之入秦羅什覽中土舊經多有紕繆興乃使沙門僧叡等翻譯傳寫羅什好大乘志在敷演每歎深識者寡惟爲興著實相二論興贈以宮女一交而生二子諸僧多欲效之取妻羅什聚針盈鉢謂諸僧曰若能效我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食針盡諸僧愧服乃止（呂纂嘗與羅什圍棊殺其棊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後纂爲呂超所殺胡奴超小字也事見晉書載記）佛圖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一室又常至流水則從腹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仍納腹中又能聽鈴音占吉凶無不驗石勒召試以道術卽取鉢盛水咒之鉢中出青蓮花光色耀目勒以此信之勒嘗有意害澄澄輒避去語弟子曰若將軍來召則荅云不知所在使者果然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澄輒知之因悔思見澄澄明旦造勒勒問昨夜何避澄曰昨公有惡心故避今有善意故來襄國城外水源竭勒問何以取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至故泉源燒香祝數百言水泫然微流有小龍隨水而來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段末波來攻兵勢甚盛勒頗懼澄曰鈴音云明日當擒末波已而果然劉岳來攻石虎拒之岳保石梁塢澄在襄國忽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已而果然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謂此行捉得曜也勒果擒曜勒愛子斌暴死勒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之執斌手曰可以起矣斌遂活澄在鄴常遣弟子法常至襄國途遇其弟子法佐夜談言及和尚法佐歸澄卽笑曰昨夜與法常共說汝師耶佐愕然愧懺由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莫敢向其方面涕唾者澄將死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起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遂卒後有人見澄入關石虎掘其塚視之惟有一石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遇疾而死果大亂

後周詔誥用尚書體

漢武冊封三王詔本彷尚書體見褚少孫所補史記及漢書武五王子傳王莽好彷尚書作詔誥今見于漢書翟義傳者居攝時莽因翟義等起兵匡復漢室莽大懼乃依周書作大誥曰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爾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

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反虜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右我漢國也粤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嗚呼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于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絶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阸隊極厥命嗚呼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維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元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天慼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曷敢不于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輔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獲之予害敢不于身撫祖宗所受大命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敢不卜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幷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云云文句全用尚書此蓋劉歆等爲之弄筆也宇文泰在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彷周禮詔誥亦彷尚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而詔誥則大統中已大變駢麗之習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蘇綽作大誥頒行之自後文筆皆依此體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帝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邱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庭

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邺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于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朕命蘇綽傳討高歡時誓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士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其黜廢帝而立恭帝也又命盧辨作誥諭羣臣曰嗚呼我羣后暨爾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俱載本紀及宇文泰歿後魏恭帝禪位於周孝閔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予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我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爾焉又使大宗伯趙貴奉冊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遺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怫於天道而不歸於有德歟時用詢謀僉同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丕濟黔黎洎公又躬宣重光故元象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與本紀是時宇文泰已歿而詔諭如此蓋朝廷之上用尙書作誥久已相習爲常故也當六朝時駢體盛行而綽等獨能復古可謂轉移風氣者矣然時會所趨積而難返及宣帝卽位修洛陽之詔傳位太子之詔已用當時文體迨隋文時去周不過一二十年而李諤奏文體卑靡云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則周時雖暫用古體而世之爲文者駢麗自如風會所開聰明日啓爭新鬬巧遂成世運固非功令所能禁也

魏末周初無年號

自漢武帝創置年號便於記事誠萬世不易之良法然後世有不用年號者周書崔宣猷傳明帝卽位依周禮稱天王不建年號宣猷請仍用以紀事乃從之是周明帝卽位之初無年號也然不始於此按西魏廢帝及恭帝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故不設年號但稱元年二年周孝閔帝禪代亦因之直至明帝三年因宣猷奏乃復用年號耳

隋書志

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

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爲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尙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周隋）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爲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无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一帝數后

一帝一后禮也至荒亂之朝則漫無法紀有同時立數后者孫皓之夫人滕氏無寵長秋宮僚備員而已而內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多（三國志）劉聰僭位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后死納劉殷女爲皇后后死又納靳準女爲皇后未幾進爲上皇后而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又立樊氏爲上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又七人後又以宦者王沉養女爲左皇后宣懷養女爲中皇后（[illegible]）後周宣帝初卽位立妃楊氏爲皇后其後自稱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尋進楊氏爲天元大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陳氏又改爲天中大皇后而以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後周書本紀）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時雖有尉遲迥宇文胄石愻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于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周文帝子除宋公震譙王儉冀公通先卒衛王直先以罪誅外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皆被殺而并殺招子員貫乾銑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議等盛子忱悰恢懫忻等達子執轉等逌子祐裕禮禧等而震之子實儉之子乾惲通子絢亦皆被殺于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子康先死其子湜亦被殺于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酆王貞皆被殺并殺賢子宏文恭道樹孃等貞子德文等于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皆被殺并殺贊子道德道智道義等贄子忠誠靖智靖仁等餘本無子于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爲隋文所害餘子鄴王衍郢王術皆幼而被殺于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內宇文胄以起兵應尉遲迥被殺又宇文洽宇文椿及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等宇文衆及子仲和孰倫等皆被殺惟宇文洛以疏屬幼年得封介國公以爲隋賓未幾又斃之於是宇文之宗族亦無在者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其後隋文帝五子長太子勇被廢後賜死次煬帝爲宇文化及所

弑次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錮死江都之難次漢王諒以反誅計五子中除秦王俊外無一非不得其死者而男子十儼以酖死裕筠嶷恪該煚孝實孝範皆貶嶺外杖死俊子浩湛及秀諒之子皆爲化及所害煬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次趙王杲皆死江都之難無子而昭子代王侑爲唐所立未幾禪位封酅國公不數月而殂次燕王倓亦遇害于江都次越王侗稱號東都爲王世充所弑于是煬帝之子孫亦無遺種矣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隨蕭太后入突厥後歸于唐宮尙衣奉御楊氏之種僅延此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斃之（宇文化及與周同姓而非同宗）此豈非天道好還之顯然可據者哉

按隋文滅陳不惟陳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愼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於宇文氏則盡殄之於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爲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爲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未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亦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減也

隋獨孤后妬及臣子

古來宮闈之妬莫有過於隋獨孤后者不惟妬在己并子與臣之有妾者亦代爲妬之后傳謂後宮罕得進御尉遲迥女沒入宮帝私幸之后伺帝聽朝卽陰殺之凡諸王及朝臣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皇太子勇多內寵其妃元氏暴崩疑太子寵妾雲氏而害之由是諷帝廢太子高熲妻死后欲爲娶繼室熲辭以老後熲妾生子后惡之譖熲于帝遂黜死（隋書后妃傳）按太子勇傳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嬖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卒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後聽晉王廣之譖后忿然曰睍地伐（勇小字）漸不可耐我爲娶得元氏女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新婦本無病忽爾暴亡我亦不能窮治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萬歲後使汝等向阿雲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乃日媒孽勇之短於帝前遂廢之又高熲傳熲妻死后謂文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宜爲之娶帝以告熲熲謝曰臣今已老惟齋居誦佛經納室實非所願帝乃止後熲妾生男帝甚爲之喜后謂帝曰陛下尙信熲耶陛下欲爲娶婦熲心愛妾故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可信之帝由是疏熲以至賜死子之厚妾薄妻而母惡之此猶是家庭之恆情至于臣下之有妾亦何與后事乃亦因此而憾之豈非奇妬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陽湖 趙翼 雲松

舊唐書源委

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後以避漢諱但名昭宋史有傳）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幷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幣有差（晉紀）此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也然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有功於唐書之處但書其官銜監修國史而已蓋昫爲相時唐書適訖功遂由昫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五代會要）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令天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詞藻凡內外臣僚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沿革有可採者並送官（晉紀）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目朝報逐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命各列姓名請賞從之（後唐紀及五代會要）閩成都有本朝實錄即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九朝實錄而已（後唐紀）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年未遑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功不可泯也今據薛歐二史及五代會要諸書考之晉天福五年詔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爲光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晉紀）瑩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正史（瑩傳）賈緯丁憂歸瑩又奏以刑部員外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晉紀）瑩又奏請據史館所缺唐書實錄下敕購求況唐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薛仲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實錄皆因多事並未流傳今保衡裴贄現有子孫居職或其門生故吏亦有紀述者請下三京諸道凡有此數朝實錄令其進納量除官賞之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黨有武宗伐叛之書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凡此之類令中外臣僚有撰述者不論年月多少並許進納從之（五代會要）是此事趙瑩爲監修綜理獨周密故瑩本傳謂唐書二百卷瑩首有力焉昭宗一朝全無紀注天福中張昭遠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五代史補）是張昭遠於此事搜輯亦最勤故劉昫上唐書時與昭遠同署名昭遠尋加爵邑酬修史之勞也（晉紀）賈緯長於史學以武宗之後無實錄採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入史館與修唐書（緯傳）今舊唐書會昌以後紀傳蓋緯所纂補又趙熙修唐書成授諫議大夫賞其筆削之功（熙傳）是則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功居多而劉昫傳並不載經畫修書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爲昫所撰而不知成之者乃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故特標出之

新唐書

宋仁宗以劉昫等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紀志表祁

撰列傳故事每書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署以進（修傳）祁奉詔修唐書十餘年出入臥內嘗以稿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祁傳）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四十卷（以上見宋史各本傳）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歐宋得藉爲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於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宋史夏卿傳）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熟於唐事奏爲編修官（宋史敏求傳）是刊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佽助宜其稱良史也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

唐時修實錄國史者皆當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皆敬播撰房元齡監修）又貞觀實錄四十卷（令狐德棻撰貞觀十三年以後事長孫無忌監修其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顧允鄧世隆慕容善行孫處約劉顗庾安禮俱爲修史學士見儒學及允處約等傳）其後許敬宗又奏改正（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敬播等所修頗詳直敬宗輒以己意改之敬宗貪財嫁女於錢九隴本皇家隸人也乃列之於劉文靜等功臣傳又其子娶尉遲敬德女則爲敬德作佳傳以太宗賜長孫無忌之威鳳賦移爲賜敬德者事見敬宗傳而播傳又謂播與敬宗同撰蓋當元齡無忌監修時播已在事至是又銜敬宗意而與之同改修耳）高宗以其事多失實又命宰臣刊正（見郝處俊傳）高宗實錄三十卷（許敬宗令狐德棻等撰）後修實錄三十卷（德棻等所撰止乾封劉知幾吳兢續成之）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實錄一百卷（見藝文志）韋述所撰高宗實錄三十卷（見述傳）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冲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撰劉知幾吳兢刪正見藝文志及元忠傳按劉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武三思不聽而吳兢書張易之誣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爲證說已許之賴宋璟力阻始對武后謂元忠無此語後說見實錄所書如此遂欲改之兢曰如此何名實錄是劉吳二人修實錄尙多直筆）中宗實錄二十卷（見藝文志謂吳兢撰而岑羲傳又謂羲撰其書節愍太子之難謂冉祖雍評睿宗及太平公主連謀羲密疏保護之是岑羲亦在修史之列）睿宗實錄五卷（亦吳兢撰劉知幾又有太上皇實錄十卷紀睿宗爲太上皇時事也）元宗實錄二十卷（張說與唐穎等撰開元初年事）又有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見藝文志不著撰人姓氏）代宗時又修成一百卷（令狐峘撰時起居注散亡峘裒掇詔策成之而開元天寶閒名臣事多漏略拙於去取不稱上見峘傳）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監修）代宗實錄四十卷（亦令狐峘撰峘受詔纂修未成坐事貶外詔許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丕上之）建中實錄十卷（沈既濟撰時稱其能見既濟傳）德宗實錄五十卷（蔣乂韋處厚獨孤郁樊紳林寶等撰凡五年書成裴垍監修）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修按愈傳修順宗實錄拙於取舍爲世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改修而愈壻李漢蔣係皆在顯位諸公難之又鄭覃傳文宗嘗謂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屈人邪是當時論者皆多此異議然路隋傳謂愈所書禁中事皆切直宦官不喜成謂其非故文宗詔隋刊正隋奏周居巢王彥威李固言皆謂不實改而宰臣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臣獨以爲不然愈所書本非己出自元和至今無異詞但請示其甚謬者付下刊定可耳乃詔摘出貞元永貞間數事改正餘不復改據此則愈所撰本非失實特宦寺等妄論之耳）憲宗實錄四十卷（蔣係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宇文籍蘇景胤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修敕隋與處厚更日入直書未成且免常參傳師辭授湖南觀察使元穎引張說令狐峘之例奏令傳師以史稿即官下成之俱見各本傳按憲宗實錄凡兩次重修武宗時李德裕當國欲揜其父吉甫不善之迹奏請重修詔允之并令舊本不得注破於新錄成時同進史官鄭亞等希德裕意多所刪削德裕又奏舊本多載禁中之言夫公卿論奏必有章疏藩鎮上表亦有批答若徒得自其家未足爲據今後實錄所載必須有據者方得紀述從之議者謂德裕以此掩其改修之迹也又李漢傳漢修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相假借德裕惡之乃坐以李宗閔黨貶逐此會昌中重修也及宣宗即位又詔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李德裕擅敢改張奪他人之懿節爲私門之令猷周墀亦奏德裕竄寄他事以廣父功乃詔崔龜從等刊落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見本紀及各本傳內）穆宗實錄二十卷（蘇景胤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撰路隋監修）敬宗實錄十卷（陳商鄭亞撰李讓夷監修）文宗實錄四十卷（盧耽蔣偕盧告牛叢撰魏謩監修）武宗實錄三十卷（韋保衡監修）宣宗以後無實錄（大順中詔修宣懿僖實錄而日歷記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因撫宣宗政事奏記於監修杜讓能名曰東觀奏記凡三卷以後諸帝皆無實錄）此諸帝實錄見於各本紀列傳及藝文志者也其總輯各實錄事迹勒成一家言則又別有國史先是吳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武三思張易之等監修事多不實兢不得志乃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後出爲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會蕭嵩領國史奏遣使就兢取其書凡六十餘篇（兢傳）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尚未完備開寶間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幷史例一卷蕭頴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傳）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而敘天寶後事去取不倫史官病之（芳傳）此第三次國史也後芳謫巫州會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力士質問而國史已送官不可改乃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亦芳傳）然芳所作止於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爲續唐歷三十卷（蔣偕崔龜從等傳）此第四次國史也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乃盡行散失據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幷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京城陷賊後皆被焚休烈奏請降勅招訪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賞數月內僅收得一兩卷惟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是天寶後所存僅韋述之本也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屢詔購訪據舊唐書宣宗紀論云宣宗賢主雖漢文景不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二三又五代會要所云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祇存實錄武宗幷祇實錄一卷則雖有詔購訪而所得無幾此五代時修唐書之難也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然則不惟舊唐書多所闕漏即新唐書搜採極博亦尚歉然於文獻之無徵也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易代之後考覈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知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以本紀而論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由武后酖之也而書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新書書天后殺太子宏）章懷太子之死於巴邱亦武后令邱神勣迫令自殺也而書庶人賢死於巴邱（新書書天后殺庶人賢）薛懷義承辟陽之寵至命爲行軍大總管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其幕僚後以恣橫殺之而后紀絕無一字及懷義（新書書永昌元年白馬寺僧薛懷義爲行軍大總管擊突厥證聖元年書殺懷義）張易之兄弟被誅本張柬之等建謀舉事而書張易之與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羽林軍桓彥範等誅之（新書書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於位）其後張柬之等五王爲武三思誣構至死亦全不書楊貴妃本壽王瑁妃度爲女道士號太真召入宮此開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紀亦不書直至天寶四載始書冊太真楊氏爲貴妃而絕不見其來

自壽邸之迹（新書則先書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眞後書冊太眞爲貴妃）至如穆宗以下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紀絕不書凡故君紀內必先書遺詔以某嗣位而於新君紀內即書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彌留時所定而宦官無與者此本紀之迴護也其列傳如皇后傳內憲宗郭后歷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闈之尊諸帝孝養備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鄭本后侍兒有宿怨宣宗奉養遂薄后鬱鬱登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其後議葬景陵外園太常王皥請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敏中責之皥曰后乃憲宗元妃事順宗爲子婦歷五朝母天下豈容有異議皥遂貶是郭后在宣宗時不得其死自是實事（見新書及通鑑）而舊書后本傳乃云諸帝既極孝養宣宗繼統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一似全福令終並無嫌隙之處又宣宗母鄭本丹陽人有相者云當生天子李錡聞之納爲妾後錡反沒入宮憲宗幸之遂生宣宗（見新書及通鑑）是后之由李錡沒入掖廷自有原委而舊書但云憲宗時在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亦是諱其所出也曹王明之母本齊王元吉妃太宗納之而生明後即以明爲元吉後（見新書曹明王傳）而舊書不載楊宏武爲吏部高宗責其授官多非才宏武對曰臣妻悍此其所囑故不敢違蓋以諷帝也（見新書楊宏武傳）舊書宏武傳不載蘇良嗣爲相遇薛懷義於朝頰傴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謂懷義曰師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見新書良嗣傳）而舊書良嗣傳不載甚至褚遂良傳不載其傾陷劉洎之事李世勣傳不載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雲京傳不載其激變僕固懷恩之事（懷恩引回紇可汗兵討賊過太原辛雲京以可汗係其壻恐被襲遂閉門不出犒軍及回紇討賊還過城下亦不出犒軍懷恩怒遂叛通鑑載之甚詳亦見舊書懷恩傳而雲京傳不載）田神功傳不載其先爲賊將之事（神功先爲安祿山兵馬使歸朝後守陳與賊戰不勝又降史思明思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歸順舊書竟不敘但云上元中爲平盧兵馬使破賊於鄭州似未嘗失身於賊者豈以其晚節忠樸而代爲諱耶）李勉傳不載其逃棄汴城之事（李希烈攻襄州詔勉出兵救之勉以賊兵攻襄則許下必虛攻許則襄圍自解乃遣將攻許未至爲賊兵所敗希烈自來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敗狀但云若與賊戰多殺無辜遂南奔而傳論并謂與其坐受殲毀不如避寇全師是更爲洗雪矣）郝玼傳不載馬璘不城臨涇之事（玼爲臨涇將請於其帥馬璘城臨涇以控戎騎或譖璘曰如此則邊壁久安公復何足重乃不聽舊書但云玼請於主帥不聽而不著馬璘姓氏似爲璘諱者）李輔國傳不載代宗遣人夜刺殺之事但云夜盜入其家殺之魚朝恩傳不載帝使人擒縊之事但云自縊死蓋當時朝旨本以爲盜殺及自縊故國史從而書之此又列傳之迴護也實錄國史書法既有迴護易代後修史時考其非實自應改正而直筆書之乃舊書書法仍復如此知其全用舊史之文不復刊正也今按唐紹傳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儀注不合坐斬今上指元宗也此元宗實錄原文也劉仁軌傳後引韋述論云仁軌好以甘言悅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於君故身後毀譽各異此引用韋述國史舊文也而劉仁軌裴行儉郝處俊傳論并稱仁軌曰劉樂城行儉曰裴聞喜處俊曰甑山不稱名而稱爵邑史家無此法更可見韋述當日尊呼前輩之稱而非易代後史官之詞也崔元翰傳謂李汧公鎮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汧公李勉也薛伾傳謂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汾陽王郭子儀也此幷是元翰伾家狀送入史

館者國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時亦即用之不復改也惟全錄舊文而舊時史官本皆名手故各傳有極工者如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似分似合常清傳內載其臨死謝表鬱勃悲涼而繼之以仙芝之死嘆息數語覺千載下猶有生氣又如郭子儀傳乃裴垍所修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至會昌以後無復底本雜取朝報吏牘補綴成之故本紀書吳湘獄案至千餘字咸通八年幷將延資庫計帳貫匹之數瑣屑開入絕似民間記簿其除官必先具舊銜再入新銜如以某官某人爲某官下至刺史亦書於本紀是以動輒累幅雖邸抄除目無此繁蕪也然亦有未可輕訾者凡本紀祇略具事由而其事則詳於列傳此書如龐勛之亂黃巢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刼遷朱温之篡弒即於本紀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如遷固本有此體非必紀內只摘事目也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爲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昭遠賈緯等亦皆精於史學當缺漏支詘中仍能補綴完善具見撰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遠甚此耳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入俚簡則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於文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可沒也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獲隋蕭后及煬帝孫正道此大事也而本紀不書（舊書書之）薛舉寇涇州雖因秦王臥病劉文靜出戰而敗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書劉文靜及薛舉戰敗績（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獻俘於朝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本紀但書建德伏誅而世充放流之事不書則世充如何決遣乎突利頡利可汗也乃李靖擒頡利則書突利來奔則不書侯君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則書李靖擒吐谷渾慕容伏允則不書體例亦不畫一凡書伏誅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元宗講武驪山以儀注有失斬唐紹紹死後元宗追悔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書唐紹伏誅（舊書唐紹斬於纛下）封常清與祿山戰敗奔陝郡勸高仙芝速守潼關仙芝至關繕守備賊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無死罪也而書封常清高仙芝伏誅（舊書斬常清仙芝於潼關）是不亦太刻乎此數人皆書伏誅矣宦官陳宏志弒憲宗俾逃其罪文宗始賜死於青泥驛新書於憲宗紀既書陳宏志反帝暴崩矣又於文宗紀論謂帝能誅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則青泥驛之賜死自必應書伏誅乃反書殺陳宏志一似無罪而枉殺者此更兩失之也奉天之圍朱泚來攻二十餘日皆渾瑊晝夜拒戰得保危城而本紀但書甲子瑊與泚戰城下敗之似瑊之戰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積慶太后崩此文宗母也本紀但書皇太后則竟似宣宗母矣宰相王鐸赴滄帥任路經魏博爲節度使樂彥禎所害新書但書盜殺義昌軍節度使

王鐸似爲彥禎諱者此皆歐公過求簡淨之失也新唐書本紀及五代史皆歐公重修然五代史係歐公私自撰述從容訂正故無遺議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不暇檢校入細試平心論之宋景文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爲之諱也當日進呈時宋仁宗即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歟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歐公本紀書法凡反逆者雖遣其將拒戰亦必書逆首姓名不書賊將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權董昌等部將不多舉事又小書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祿山史思明等地廣兵雄遣將四出其將又皆僭大官擁大衆分路專征各當一面此豈得概以逆首之名書之乃常山之陷本賊將蔡希德也而書祿山陷恆山郡滏水之戰本魯炅與賊將武令珣戰而敗也而書魯炅與祿山戰滏水敗績靈寶西原之戰本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而敗也而書哥舒翰與祿山戰靈寶西原敗績潁川之陷本賊將阿史那承慶也而書祿山陷潁川郡執太守薛愿且祿山既入東京即在東京僭號及潼關不守天子幸蜀祿山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田乾真爲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祿山未嘗親至長安也據苗晉卿傳是時衣冠多爲賊脅自陳希烈以下皆送洛陽又崔光遠傳光遠爲京尹僞遣其子東見祿山祿山仍以光遠爲京尹（光遠封豐武祿山乃遣田乾真爲尹）是祿山未至長安之明證而書祿山陷京師即新書祿山傳亦云祿山未至長安羣不逞爭取大盈庫及百司帑藏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貲財盡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祿山爲親至長安矣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弑慶緒亦在東京未嘗出洛陽一步（如廣平王收西京慶緒自東京發大兵使嚴莊率赴陝助通儒等拒戰及收東京陳希烈等三百人皆待罪於天津橋南此又慶緒據守東京並未至長安之明證）而至德二載二月書郭英乂及慶緒戰於武功敗績又書郭子儀及慶緒戰於潼關敗之又書子儀及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又書崔光遠及慶緒戰於駱谷敗之廣平王收京時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灃水敗之遂復京師幷書慶緒奔於陝郡（是覺以慶緒自長安東奔矣）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新店敗之遂復東都據此書法一似慶緒處處身在行間者其實香積寺之戰（即灃水之戰）乃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拒戰而敗張通儒在長安即出奔也新店之戰賊將嚴莊自東京來助戰而敗也而新書概書慶緒不幾使觀者回惑乎（代宗紀內却明書克京城後代宗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於陝州代宗及郭子儀李嗣業大敗之是又明知慶緒之未至長安也）既處處書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戰又書郭子儀敗祿山將高秀巖陳留之戰又書嗣吳王祗敗祿山將謝元同常山之復書郭子儀李光弼敗祿山將史思明雍邱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令狐潮堂邑之戰書顏真卿敗祿山將袁知泰白沙場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翟伯玉劉橋之戰書子儀敗慶緒將李歸仁清渠之戰書子儀及慶緒將安守忠戰敗績是又各書賊將之姓名而不書祿山慶緒此又自亂其例也

新書改編各傳

舊書武后有本紀遂不列后妃傳新書以其稱制後政事編作本紀而猥褻諸迹仍立傳於皇后傳內　舊書帝子傳各隸於諸帝之朝新書總編於其后妃傳後　舊書無帝女傳故平陽公主附於其夫柴紹傳後太平公主附於其夫武攸暨傳後新書另立公主傳　舊書無姦臣傳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燦等皆在列傳新書另立姦臣傳而義府子湛能與李多祚等同誅張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傳後而入多祚傳　舊書無叛臣逆臣傳但以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尚孫孝哲朱泚黃巢秦宗權列在末卷稍示區別然高尚孫孝哲皆祿山將校則附於祿山傳可矣何必另立專傳此二人既有專傳則賊將尚有崔乾祐張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皆賊將之劇者何以又不立傳乎朱泚既在末卷而從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傳豈不輕重倒置新書則分叛逆二項以李希烈安祿山父子史朝義父子及朱泚黃巢秦宗權董昌等（舊書無昌傳新書增入）僭號稱尊者入逆臣傳而賊黨即附其傳後以僕固懷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等背國自擅者入叛臣傳分類殊有差等惟黃巢未仕於唐而列於逆臣殊覺名實不稱此明史所以有流賊傳也　舊書杜伏威羅藝苑君璋李子和俱列羣雄內與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後不復出長安後以輔公祏誣累太宗登極曾爲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後歷官數十年以善終此豈得尚與羣雄同卷乎羅藝苑君璋雖降而再叛然既爲唐臣則唐之新書另編爲卷不復與羣雄同列惟李密蕭銑亦曾降唐而仍入羣雄則以此二人地大兵衆唐初已隱然如敵國與竇建德王世充相等未便入之降臣內耳又舊書輔公祏次於伏威後以二人同起事也闞稜王雄誕又次公祏後以其爲伏威部將也然伏威降唐後公祏反而稜與雄誕皆爲唐効力此豈得與公祏相次乎新書稜雄誕附伏威傳後而公祏另入羣雄內　舊書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无量皆在列傳新書改入儒林以其深於經學也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改入文苑以其優於詞學也孫思邈在方伎改入隱逸以其人品高不僅以醫見也李淳風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彠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極盛三思等皆其子孫寵倖冠一時故皆附其傳後也楊國忠亦改入外戚以楊貴妃之兄也邱神勣本附其父和傳後改入酷吏以其與周興來俊臣等同肆毒也馬三寶本柴紹家奴附紹傳後改入功臣傳以其爲國立功則紹不得而有之也祖孝孫傳仁均無傳以孝孫明樂律事已入禮樂志仁均明歷術事已入歷志也楊元炎薛季昶本在循吏傳改與桓彥範等同卷以誅二張時同事也李齊運本蔣王惲之孫若論新書子孫附於祖父傳之例應入惲傳乃另立專傳以其與裴延齡等同惡故與之同卷也王

宰舊附其父智興傳後乃另立專傳以其討劉稹之功大也獨孤及舊附其子朗傳內新書則傳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從父也滄州程日華舊附義武張孝忠傳內以滄州本屬義武也新書另立橫海專傳是時日華能守滄州朝命以滄州爲橫海鎮特授日華爲節度橫海一鎮自此始故也甘露之變舊書詳於宦官王守澄傳內以仇士良繼其職故合爲一傳也然甘露之事究與守澄無涉新書故另立士良傳而詳其事於傳內也他如立宗室宰相傳見皇族之有人也立蕃將傳見外夷亦効用也唐末諸鎮周寶鄧處訥劉巨容顧彥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趙犨等舊書以諸人皆涉五代不復立傳新書傳之以其事尚多係唐末造也然趙光允王處直後皆歷仕梁及後唐新書光允傳但至知制誥而止處直傳但書天復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尚唐所授其後則不復敘也韋應物鄭谷等皆有詩名而無事蹟可傳則於文苑序內見其姓名謂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傳亦可見新書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溫王重茂中宗崩韋后立爲帝睿宗即位退封襄王開元中薨追謚殤帝舊書有傳新書既不列於帝紀而皇子傳內亦無傳殊爲缺略長孫順德舊在功臣傳內新書改附於長孫无忌傳後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劉文靜次即順德今反不立專傳而附於无忌後蘇瓌張說舊不同卷新書既以當時燕許並稱而改編作一卷矣長慶中詩人元白並稱舊書同在一卷新書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與李乂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彥範等之前不且顛倒時代乎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乎陽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諫官入之列傳可矣司空圖避亂晦迹入之隱逸可矣乃又創立卓行一門以位置之張易之兄弟舊書附在名臣張行成傳後本屬不倫新書別無可位置遂亦附行成傳後薛懷義舊附外戚武氏傳後固屬非類新書以其無可附遂并不立傳夫卓行一門既可創爲之矣此等獨不可立倖臣傳乎李忠臣喬琳舊在列傳新書以其晚節受朱泚僞命遂改入叛臣傳夫叛臣必如高駢朱玫等首倡叛亂者方專立一傳喬李等不過從賊耳從賊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盡力助逆僅附泚傳中而喬李曾有功於國晚節一蹉跌轉列爲叛首而并以附泚之蔣鎮等附其傳後更覺失當豈以二人曾爲將相故責之獨重耶又舊書無藩鎮傳殊覺淆混新書則魏博鎮冀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爲一卷便覺一覽瞭如然既分鎮立傳則此一鎮之主帥更替承襲但依次直書其人之賢否自見新書則以田宏正張孝忠等之純心爲國始終一節者又提出另入列傳遂使一鎮之序次中斷此亦過於分別之病至僧元奘爲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豈得無傳舊書列於方伎是矣新書以其無他藝術遂并不立傳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藝

術也無藝術獨不可以方外處之乎余嘗謂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倖之懷素究屬史家缺事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增舊書處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据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陷賊後不知所在新書增高力士女冒為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增密為魏公設壇卽位改元永平又增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弑逆又增賈潤甫勸其稍節興洛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增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朗傳增圓朗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為主會盛彥師被執在圓朗所恐二兇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朗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增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徵謂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見其逢君之惡

劉仁軌傳增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此正見其忠於為國之誠舊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增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增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增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為后故事

韓瑗傳增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為言

陸象先傳增元宗初卽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曰帝何以得立曰有一時之功象先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蘇頲傳增吐蕃盜邊元宗欲自將討之頲極諫以為不可乃止

李景伯傳增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權太重授非其人則釁易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秩卑任重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增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爲相業之始而新書不載又增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瀆耶此見元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增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啓天子倖邊功此見大臣遠慮又增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增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增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齡即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增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即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增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搆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爲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私乞改之兢曰狥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增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末

楊愼矜傳增愼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元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鉷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增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即以送吏代之又增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遂焚前詔

郭子儀傳增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增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爲採訪使李希言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又增晏所用管計帳者皆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又增傳末附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利國者

崔渙傳增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增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反乃遣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增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增元宗出奔光遠爲京兆尹爲遣子東見祿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爲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即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增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增 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越二人又增 邙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險就平地故敗又增 代郭子儀營壘麾幟無所更一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　又於郝庭玉傳記朝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嘆賞庭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增 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又增 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

田承嗣傳增 承嗣先爲安史僞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固瑒

田悅傳增 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增 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有譚忠者爲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邑見與若爲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增 維岳敗於束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增 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增 譚忠勸其以地歸

段秀實傳增 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增 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後又有書來誘爲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又增 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增 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多疲斃天子勅勿屑屑較爾反以爲不足乎回紇語塞

李希烈傳增 竇良女爲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吾能殺賊果爲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

鮑防傳增 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名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愐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憑傳增 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爲御史曰

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任

李吉甫傳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三峽一路以分賊勢劾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本而新書尚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權德輿傳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可起復

張薦傳增　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爲所拘縶薦上疏請以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真卿

蔣乂傳增　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鍔傳增　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鍔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戣傳增　番舶至粵向有下椗稅有閱貨宴錢戣帥粵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至則沒入戣不爲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增　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爲一矣

鄭絪傳增　宦官竇文場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絪力諫止又增　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絪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爲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

崔宏禮傳增　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寀擁兵自固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鄆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斬其兵以鄆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增　武宗卽位起爲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稜欲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增　式爲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爲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增　徽爲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宣歙幕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爲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增　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增　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爲牛李黨事之始又增　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

與僧孺李宗閔交結書（此論因李德裕當國衹言者附會爲之）

李石傳增石與文宗論爲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觀開元之治石欲强帝意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堯舜又增討劉稹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破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倣傳增宣宗以李琢爲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遣使卽令樂工追節還

李珏傳增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爲嗣旣崩中人引宰相商議所當立珏曰帝已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危之珏曰臣下知奉上命而已安與禁中事後終以此被貶

李德裕傳增德裕帥蜀時築籌邊樓仗義城禦侮城柔遠城等事又增宰相閤百官非公事不入自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爲相奏文宗禁止又增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爲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爲帝所見帝不悅　武宗欲殺楊嗣復李珏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載崔嘏魏鉶丁柔立等皆爲德裕訟冤者

馬植傳增植與中尉馬元贄善元贄以上所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知其通近侍遂出之

崔安潛傳增安潛之將張自勉討王仙芝有功宋威忌之欲令隸麾下宰相鄭畋謂如此則自勉以功而受辱也何以勸立功者

朱宣傳增朱全忠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

李輔國傳增輔國逼徙上皇高力士叱令爲上皇控馬之事

魚朝恩傳增吐番入寇朝恩欲遷都洛陽郭子儀疏諫以爲不可增朝恩譏誚宰相溫造面折其議增朝恩爲其子請進官左右已以紫衣進增元載密謀擒縛朝恩

田令孜傳增令孜導僖宗荒樂賞賜及强奪商旅財貨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嗣襄王熅爲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頭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增中人曹知慤與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歸之令孜恐其圖己密令王行瑜殺之此等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爲監軍以去而已按此等事皆令孜之釀禍肆惡不敘於令孜傳而誰傳耶

黃巢傳增王仙芝爲宋威敗於沂州仙芝亡去威因奏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又徵於是皆怨又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王仙芝黃巢皆詣渥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以官不及己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衆安歸乎因擊仙芝仙芝憚衆怒亦不受官分其衆各路剽掠增賊將朱溫爲王重榮所敗遂降於重榮

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章疏皆有關
於時事政術者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竇建德傳增　建德微時盜夜刼其家建德殺三人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縻使盜曳出又殺數人

李靖傳增　太宗手書二則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中制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知公起居狀後權德輿見之流涕曰君臣之際一至此耶

杜正倫傳增　正倫初欲與城南諸杜敘同族不許相傳城南杜固有壯氣正倫既執政奏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太子承乾傳增　承乾學蕃人設穹廬自作可汗死令其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思摩作一設又言有諫者輒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李傑傳增　斷獄有婦人與道士控其子不孝傑究得其實殺道士

許敬宗傳增　敬宗辨濮陽之帝邱及濟潔斷流見其博雅

張錫傳增　錫與蘇味道俱坐罪繫獄錫日膳豐侈不少貶味道席地菜食武后遣人覘之乃憐味道而惡錫

裴炎傳增　炎子伷先以諫武后流瀼州逃入北庭致富數千萬能詗朝廷陰事后遣使殺流人伷先預知之與追者格鬥會后又赦流人遂得免後官至工部侍郎

裴寬傳增　寬爲潤州參軍人有餽鹿肉者不可卻則受而埋之於後圃爲刺史常說樓上所見問知其故遂以女妻之寬衣碧瘠而長人呼爲碧鸛雀

哥舒翰傳增　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用兵十十伍伍官兵阨於隘道遂大敗

嚴武傳增　武八歲時擊死父之寵妾及節度劍南最厚杜甫亦屢欲殺之李白作蜀道難爲甫危之也

劉晏傳增　晏八歲時元宗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

王嶼傳增　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嶼爲祠祭使乃用之祠廟

關播傳增　李元平築汝州城李希烈潛使人應募遂爲內應縛元平去以元平本播所薦也舊書以李元平傳後附播傳故此事載元平傳新書則以此事附播傳而不復立元平傳

邵說傳增　說面奏德宗自解失身陷賊之處甚詳

李賀傳增　每日出遊使童奴背古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

韋皐傳增　皐沒後有議其箭有定秦二字以爲蓄異謀者陸暢爲辯云定秦者匠名也事乃白又增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反之爲蜀道易以美皐

田悅傳增　張伾固守待救放紙鳶至馬燧軍謂三日不救士且盡爲悅食燧乃進軍破悅

劉元佐傳增　元佐母數敎元佐盡臣節見縣令白事者甚畏懼卽戒元佐汝父吏於縣時亦當爾汝可倨受耶又增　汴州相國寺佛軀出汗元佐大施金帛人皆效之輸納無算元佐籍之以充軍賞

盧坦傳增　杜黃裳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將破產盍戒之坦曰凡官廉者必不積財積財者皆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聽其不道以散人

韋綬傳增　綬讓楊凝爲學首及爲學士德宗嘗與韋妃幸其院值其寢以妃蜀襭袍覆之

胡証傳增　裴度未顯時飲酒店爲武士所窘証突入坐上豪飲取鐵燈檠手合其跗謂諸人曰我欲爲令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叩頭請去度乃得免

羅立言傳增　立言在河陰築城所當者多富豪乃令自築其處貧民得免

畢諴傳增　諴三徙鎭不得入朝乃求麗姝結宰相令狐綯綯不受有太醫李元伯聘之進於帝極嬖之

崔彥昭傳增　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先貴不禮彥昭及彥昭爲相其母恐彥昭報怨勅家人多置履韈曰王氏妹將與子偕逐吾將同行彥昭遂不敢報怨

黃巢傳增　巢入杭州董昌所屯地名八百里賊問老嫗答曰官兵屯八百里矣賊驚遂去又劉巨容使沙陀五百騎餌賊棄馬而遁明日賊乘其馬出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盡奔還遂多擒賊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諸傳較舊書多大同小異不過刪其蕪詞而補其未備無有大相逕庭者惟劉晏李泌陸贄李絳高駢高力士六傳所增於舊書幾至倍蓰蓋劉晏傳則本於陳諫所論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其論云晏大指在使民得安耕織常歲則斂之凶年則蠲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先貸之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無所濟多則國用不足又將重斂矣災地所乏者糧而他產自在以所產貨之於熟地自免阻飢新書獨詳載之以其有益於荒政也李泌傳則本於李繁所作鄴侯家傳也新書增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泌力請以廣平王爲之肅宗欲掘李林甫墓泌恐上皇不樂止之肅宗問破賊期泌請先傾范陽巢穴則一勞永逸收京後肅宗欲請上皇復位泌曰若是則上皇不來當以羣臣䟽請上皇歸就養上皇果至德宗徵吐蕃兵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地吐蕃戰不力及事平來索地泌力言不可與泌又諫德宗毋受私獻則方鎭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又嘗對德宗曰陛下能知盧杞之奸何至建中之禍帝又引桑道茂預請城奉天以爲天命合有此厄泌論君相造命不可言命此皆舊書所無而家傳所載者惟順宗在東宮時因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之累儲位甚危泌百端營救上意方解舊書詳載之與新書所云帝有廢立意泌再三言立姪不如立子之語相同此事當可信也新書亦謂繁所作家傳多不經掇其近實者著於篇而以明太子無罪一事爲不可誣則亦知此事之猶可信耳陸贄傳則本於宣公奏議也新書增贄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又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遣師贄䟽言國內空虛不宜務遠遺近請先事李希烈餘黨田悅等此在涇師未變之前已而果驗又勸德宗開誠納諫等䟽又諫帝欲官獻瓜果者一䟽李絳傳則本於蔣偕所撰遺事七篇也新書增其論嚴大臣遠小人一䟽論納諫一䟽又魏博田季安死軍中請以其子懷諫嗣絳請遣之已而軍中果立田宏正以六州歸命絳請速與節鉞幷大犒賞以堅其忠義按絳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蔣偕撰次七篇以傳高駢傳則本於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也新書增駢先復安南爲監軍李維周匿其功不奏幸駢所遣使王惠贊間道得達又移師蜀南詔方攻雅州聞駢名卽遁去駢裁減軍士衣食兵亂駢匿圊中免既而誅亂者舉籍皆斬旋移淮南爲都統討黃巢遣張璘敗巢巢僞乞降駢信之時所徵各鎭之師皆至淮南駢欲專己功奏盡遣散歸巢知之卽告絕駢怒又遣璘往討璘敗死又敍畢師鐸秦彥楊行密孫儒之亂甚詳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新書增元宗欲以天下事付李林甫力士極言威柄不可下移及立太子時李林甫以武惠妃方寵故屬意其子壽王力士勸帝推長而立由是肅宗儲位遂定時楊國忠主用兵雲南喪師數大衂莫敢奏者力士密奏之後力士貶巫州柳芳爲編其遺事亦可見景文採輯之勤矣至唐末諸臣各傳俱比舊書詳數倍則舊書本太略耳

新書刪舊書處

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迹幷

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如穆宗宣懿韋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鼂后舊書有目無傳新書補傳之懿宗恭獻王后幷無其目新書亦為補傳可見搜考之博也然於舊書事迹反有刪之者長孫無忌傳帝自製威鳳賦賜无忌李百藥傳有封建論一篇豆彥威傳議僕射上事儀注宜遵開元禮受冊官與百僚答拜不得坐受劉沔傳沔嘗戰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夢有人以雙燭引之遂起果有光前導自後破敵危難時常有此光及罷鎮光遂息沔亦尋卒李德裕傳有自著窮愁志及論冥數一篇舒元輿傳有諫祀九宮貴神不宜稱臣署御名此皆舊書所有而新書刪之以其無大關繫也李嗣業傳舊書記其新店之戰郭子儀已為賊兵所包嗣業引回紇兵衝之轉敗為勝之功甚詳新書刪之以其香積寺之戰功已冠軍也王武俊傳舊書李寶臣與朱滔破田承嗣代宗使中貴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為承倩所詬寶臣慚武俊遂勸寶臣刼滔兵反與承嗣合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武俊傳也劉怦傳舊書怦本朱滔部將先勸滔勿反及滔舉兵敗歸疑怦有異志不敢入怦乃具卒伍郊迎二十里入之人以為忠於所事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怦傳也呂元膺傳舊書元膺為東都留守李師道遣門察訾嘉珍至東都結僧圓靜糾約山棚民為變新書亦刪之以此事已見李師道傳也韋諤傳舊書楊國忠貴妃既死於馬嵬元宗將發從駕軍士猶懷去就陳元禮不能制適益州貢春綵十萬至帝召六軍散之令各自擇便軍士乃俯伏流涕曰死生從陛下按此事應入元禮傳與諤何涉新書於諤傳刪之亦見其去取得當也張茂宗傳德宗以公主字茂宗茂宗丁母憂詔起復成禮諫官蔣乂疏言非軍中不宜墨縗從事舊書載其疏於茂宗傳新書刪之改入乂傳亦見其移置得宜也渾瑊傳舊書記平涼之盟瑊為吐蕃所刼單騎脫歸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為尚結贊所刼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陸贄傳舊書謂贄惡竇參參之死贄有力焉新書刪此數語轉於參傳載贄救免之疏似為瑊贄諱者以二人皆名臣也李義府傳舊書御史王義奏其年少時以貌美為劉洎馬周所嬖此正見義府之無恥魏少遊傳舊書少遊觀察江西有京吏賈明觀恃魚朝恩勢肆惡事敗元載受其賂判往江西効力少遊以載故優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日卽杖殺明觀人以是賢路而醜魏此正見少遊附勢之無品裴延齡傳舊書載陸贄劾延齡一疏甚詳此正見延齡之奸贄之正而新書皆不載亦似為之諱者然義府延齡等人本卑劣何必為之掩飾也至如田悅傳朱滔方圍悅之貝州田緒殺悅卽以兵與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滔於涇城此事有關於三鎮離合之故而新書刪之王處存傳黃巢據長安處存以兵五千白繻為號夜入京賊驚遁去而京師少年亦倣其白號刼掠坊市賊覘知復入京召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此事見巢禍之慘新

書亦删之此皆不當删而删者而尤甚者戴胄羲倉爲千古積貯之良法舊書胄傳載其疏甚詳而新書删之張宏靖傳舊書劉總以幽鎭歸朝欲盡革河朔承襲之獘請以己鎭分爲三道仍籍軍中宿將送於朝欲朝廷官之使幽薊之人知慕朝廷官爵及疏上而宰臣崔植杜元穎不知遠計時已命張宏靖節度幽薊但欲崇重宏靖以總所鎭全畀之其將校在京者悉令隨歸故宏靖至鎭不數日復亂自是再失河朔此事大有關繫而新書亦删之此則景文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按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其貌乎新書則云詔圖破銑之狀以進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殊無來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兒女牽愛

許敬宗傳舊書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共知機要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檢校中書侍郎太宗破高麗於駐蹕山敬宗立馬於御前受旨草詔書是敬宗忽隨太子在定州忽隨太宗草詔語殊不明新書改文本卒驛召敬宗至行所

韋陟傳舊書陟卒太常謚爲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改真卿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謚

元載傳舊書載父景昇任員外官居岐州載毋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語不可解然則載本何姓耶新書云父昇本姓景爲曹王妃元氏主田租請於妃冒爲元氏

崔光遠傳舊書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援之及光遠在魏州使李處崟拒賊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此事殊不明晰光遠曾救子儀子儀何以反怒而不救光遠耶新書謂子儀戰汲郡光遠僅以千人援之戰不甚力故魏州之戰子儀怒而不救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言公則拯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之將其擒李子通降汪華及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爲唐宣力也舊書先敘明高祖詔伏威使雄誕討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爲唐盡力新書不先敘明則此等攻討全是爲伏威矣雄誕造遂安壘諭以國家威靈所謂國家者唐耶伏威耶

魏徵對太宗忠臣良臣之論舊書云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新書改云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夷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不過竄改數字無他意義

傅奕請除釋教疏舊書有云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寺塔靡損國家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托妃主潛行謗讟遂死西市言因諫佛事爲僧尼傾陷也語已不甚明新書改云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尤不可解并失本意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茘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云戰羊馬成何語耶

盧汝弼傳舊書太原使府有龍泉亭汝弼父簡求節制時手書一詩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宴集未嘗居賓位但西嚮俯首而已新書改云太原府子亭其父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汝弼未嘗居賓位轉不明晰

甘露之變舊書本紀書仇士良率兵誅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十餘家按是時李訓見事敗卽出奔鄭注亦尚在鳳翔非同日被殺也新書先書壬戌李訓謀誅宦官不克出奔戊辰鳳翔監軍殺鄭注較明然李訓出奔後仍被殺又不書又涯等被殺朝中無宰相乃以鄭覃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新書覃石入相反敘於士良殺朝臣之前亦誤蓋舊書以甘露之變係之壬戌新書則係之乙丑故有此誤也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歐宋二公不喜駢體故凡遇詔誥章疏四六行文者必盡刪之如德宗奉天之詔山東武夫悍卒無不感涕討李懷光之詔功罪不相掩亦曲盡事情而本紀皆不載幷陸贄傳亦無之其列傳內如李密討隋帝檄文祖君彥之詞也徐敬業討武后檄文駱賓王之詞也太宗徐賢妃諫伐高麗及興土木一疏封常清臨死謝表代宗獨孤后崩帝命常衮爲哀冊文情詞悽惋時稱絕作李克用收復京城後楊復光所上露布列諸將功伐最詳贍此皆傳誦至今者而各傳皆不載惟徐賢妃疏則節數語存之至如舊書畢搆傳有詔歷數貪吏之弊最爲切中（詔云邑屋之間囊篋俱竭或地有椿榦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卽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含嗟卽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寃抱痛無所訴陳）亦以其四六而刪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體六朝以來詔疏尚駢麗皆載入紀傳本國史舊法今以其駢體而盡刪之遂使有唐一代館閣臺省之文不見於世究未免偏見也惟淩煙閣續圖功臣一詔係駢體獨全載於李晟傳則以事本嚴重非四六之詔不足相稱此正宋子京相題之巧其他駢體中有新語不忍棄者則寧代爲改削存之如姜皎當元宗爲臨淄王時卽傾心擁戴幾得重禍帝登極賜之詔云否當其晦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新書改云否當其晦則必滅乃宗泰至其亨則所酬未補又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爲政疏有云人慢吏濁僞積賍深若以寬理之何異命王良御駻捨銜策於奔踶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膏肓新書改云捨銜策於奔踶則王良不能御駻停藥石於膏肓則俞跗不能攻疾語自較勝又如昭宗爲劉季述所廢幽於宮中反正後罪狀季述之詔有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爲凶器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綢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繒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此詔卻卽用詔中語敘帝幽辱之狀謂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紙筆銅錢亦疑作詔書凶器而不與時方寒公主

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此可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棄委曲斡旋之苦心矣又郭虔瓘傳獨存駢體一詔乃元宗以虔瓘與阿史那獻不協特爲和解者此無甚關係而獨存之則以舊書虔瓘傳無此詔故轉補之以見其採掇之博也其他如章疏之類有關政體治道者或就四六改爲散文或節其要語存之固未嘗槪爲刪汰此則子京用意之深不以文詞而沒其議論耳

新書好用韓柳文

歐宋二公皆尙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儆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又於劉禹錫傳載其所自作子劉子一篇以見其處境之志杜牧傳載其罪言一篇以見其經世之才此皆文人氣類相惜有不期然而然者白居易傳舊書載其與元稹書極敍作詩之功及得名之處後移忠州與稹相遇於夷陵流連文酒寫木蓮枝圖以寄朝士晚歸東都作池上篇寄興樊素小蠻及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等事新書則一切刪之專敘其疏諫吐突承璀不可將兵獻虞人箴以儆穆宗好獵幷措置河朔請令李光顏將兵裴度鎭太原等疏與舊書命意迥別蓋舊書專表其詩才之高襟懷之曠置之恬淡一流而新書則欲著其立朝丰采議論以見文人中自有名臣此又景文深意也

新書詳載章疏

新書於舊書內奏疏當存者或駢體或雖非駢體而蕪詞過多則皆節而存之以文雖蕪而言則可採也其節存者徐賢妃諫興師動土木一疏李大亮諫賑突厥一疏房元齡諫伐高麗一疏褚亮論九廟七廟一疏諫獵一疏于志寧諫太子承乾書及緩刑等疏許敬宗薦張元素令狐德棻等一疏劉仁軌奏戰士不被恩賞難於用命一疏高季輔應詔陳時政損益五篇韋承慶諫太子賢一疏明堂災一疏韋嗣立修學校止刑殺禁封戶等疏徐彥伯樞機論薛登選舉過濫一疏韋湊議駁改葬節愍太子一疏張廷珪諫造大像一疏楊綰請復古孝廉一疏及公卿大臣核議一疏郭子儀辭尙書令一疏王嶼傳內梁鎭諫祠祭一疏皇甫鎛傳內裴度諫其入相一疏竇參傳內參既貶德宗欲殺之陸贄諫以爲殺之太重一疏陸贄傳內諫設瓊林大盈庫一疏蕭倣諫作佛事一疏此皆因舊疏繁蕪而刪存其要語者也他如魏徵傳徵與封德彝在太宗前論大亂之後易爲治及戒土木論刑賞君子小人不宜參用十漸十思等疏馬周傳論大安宮宜崇奉太廟宜親祀刺史不可世襲樂工不可賜官太子宜預教守令須愼選等疏魏元忠傳論文武二途一疏凡舊書所有者仍一字不刪幷有舊書所無而新書補出者張九齡傳載其

重守令一疏見當時重內輕外之弊也宗楚客傳載其陳符命一疏以見其求媚也張廷珪傳載其諫襲回鶻及買蕃馬二疏以其有關於邊備也崔渙傳載其劾元載一疏所以著載之惡渙之直節也李晟傳收京後李懷光尙據河中載晟所奏懷光有不可赦者五見晟之公忠體國也至如高郢傳載其諫營章敬寺一疏杜佑傳載其省官節用一疏程元振傳載柳伉劾元振一疏亦皆有關國計利害民生休戚未嘗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貴簡淨而一切删汰也

新舊書互異處

本紀儀鳳二年劉審禮與吐蕃戰於青海敗績舊書書審禮被俘新書云審禮死之

開元四年突厥可汗默啜之死舊書書爲拔曳固所殺傳首京師新書子將郝靈佺斬默啜

二十年敗奚契丹獻俘闕下舊書信安王禕獻俘新書謂忠王浚獻俘是時浚爲元帥未行禕爲副元帥敗敵新書以主帥爲主舊書則從實也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舊書書李林甫薨於行在所新書李林甫罷按是時林甫從駕驪山死於邸生前未嘗先罷官也其後削奪官爵則死後事乃先書罷殊無據

永泰元年郭英乂之死舊書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新書崔旰反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晉州刺史韓澄殺之

成汭之死舊書汭以舟師援鄂而雷彥恭乘虛襲陷江陵軍士聞之皆潰汭投水死新書汭與楊行密戰於君山死之

哀帝之立舊書蔣元暉矯宣遺詔立輝王祚爲皇太子卽位新書朱全忠已殺昭宗矯詔立輝王爲太子卽位列傳邵王重潤之死新書本傳中宗子重潤與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兄弟出入宮禁后怒杖殺之武延基傳云與重潤等竊議皆得罪縊死二傳杖與縊稍不符合舊書張易之傳則云重潤等竊議二張后付太子自鞫問（中宗時爲太子）太子並縊殺之武延基傳又云武后咸令自殺是二傳一以爲中宗所縊死一以爲后令自殺又不符合蓋中宗之殺之或令自殺皆迫於武后之威也新書竟書武后殺之較爲直截

史朝義之死舊書朝義敗投幽州僞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擒之送款來降新書朝義走莫州欲決死戰田承嗣請身守莫州勸朝義至幽州以懷仙之師來戰朝義乃以老母幼子爲托而自往幽州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朝義謀走入蕃懷仙招之至幽州縊死是朝義被擒在幽州非莫州也

楊思訓之死舊書謂慕容寶節置妾于別室邀思訓飲思訓責以不宜背妻寵妾妾怒密置毒酒中思訓飲盡便死新書則謂寶節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答寶節懼其洩遂毒之死

裴馬舊書裴行儉與李敬元同典選有能名時稱裴李新書行儉與馬載同典選時稱裴馬按新唐

書盧從愿傳謂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從愿與李朝隱典選亦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王仙芝之死舊書謂仙芝敗宋威朝廷以王鐸代威討賊斬仙芝首獻闕下是斬仙芝首者鐸也新書謂仙芝攻洪州宋威往救敗仙芝于黃梅斬賊五萬獲仙芝傳首京師則斬仙芝者乃威也

上官儀之死舊書謂儀爲許敬宗誣其與梁王忠通謀遂賜死新書謂武后旣得志帝爲所制欲廢之召儀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訴帝羞縮曰儀教我由是敬宗誣搆之死

盧奐治廣州有清節舊書謂開元以來廣府清白者惟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四人新書謂朝隱璟及奐三人

哥舒翰之死舊書謂火拔歸仁執翰送安祿山降之祿山閉翰于苑中潛殺之新書謂廣平王收東京時安慶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第五琦之爲租庸使舊書賀蘭進明令琦入蜀奏事元宗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元宗所授也新書謂肅宗在彭原琦爲進明來奏事帝卽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是肅宗所授官也

李揆之死舊書謂揆奉命爲入蕃會盟使行至鳳州卒新書謂揆至蕃其酋問曰聞唐有第一李揆公是耶揆恐被留乃曰彼揆豈肯來耶歸至鳳州卒是揆入蕃後始卒於歸途也

韋見素傳舊書載其爲楊國忠所引在相位無所是非但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詞新書則謂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見素謂難將作矣明日與國忠入見極陳反狀是見素未嘗無言者蓋其奏祿山必反亦附合國忠意耳然舊書傳論又謂見素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時論謂其取容于國忠不知其時勢之不能匡救也則又與本傳異豈本傳乃國史原本而傳論則修史者之平心持論耶

呂渭傳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洋回柳再榮時以爲瑞柳渭試進士以之命題舊書謂上聞而嘉之新書云上聞之不以爲喜

姜公輔傳舊書謂不知何許人新書謂愛州日南人

陽惠元傳惠元爲李懷光所襲出奔懷光遣冉宗追之舊書謂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井中冉宗俱出而害之新書謂惠元被髮袒而戰死二子晟暠匿井中遇害

韓遊瓌傳舊書謂德宗避京師之亂倉猝出幸奉天遊瓌率兵赴難自乾陵北向醴泉拒朱泚會有人自京來言泚兵旦夕當至上遽令追遊瓌來奉天遊瓌甫至泚兵亦至遂拒戰是遊瓌之至由德宗召之也新書謂遊瓌趨醴泉有詔赴便橋而途遇泚兵遊瓌欲還護奉天中使翟文秀曰吾兵至奉天賊兵亦隨至是引賊逼君也不如壁于此拒之遊瓌曰賊兵多抗我于此猶能分兵至奉天不如先入衞遂還奉天泚兵果至遂與戰是詔令赴

便橋而遊獲以救駕爲急自赴奉天也

劉稹傳舊書謂稹拒命時其從父故節度使從諫妻裴氏召諸將妻入宴裴泣謂諸將妻歸各語汝夫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爲托諸婦皆泣下故諸將爲稹盡力後稹伏誅裴氏亦以此極刑新書則謂從諫妾張氏素有憾于裴誣奏裴語如此陷之極刑

李師道傳師道死舊書謂其妻魏氏出家爲尼新書謂魏氏沒入掖廷王鐸傳舊書謂黃巢之亂官兵收京城封鐸晉國公加中書令以收京諸將功伐令鐸量其高下承制爵賞下又云巢出關時溥請身討之乃以溥爲都統罷鐸都統之任是收京時鐸正爲都統也新書則謂巢戰數敗宦官田令孜知賊必破欲使功歸于己乃構鐸罷爲檢校司徒鐸功將就而以讒見奪然卒因其勢不數月遂平京師是鐸于未收京之前已罷都統矣按收京露布係宦者楊復光所上而無鐸名則鐸早罷都統矣舊書誤

王龜傳舊書龜觀察浙東江淮盜起攻郡爲賊所害是龜被賊殺也新書但云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則似未被害者

元稹傳舊書謂稹宿敷水驛與內官劉士元爭廳爲士元擊傷面新書謂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傷面按白居易救稹疏亦謂與劉士元爭廳而新書云仇士良者蓋士元隨士良至而擊稹耳仇士良傳亦言與稹爭廳則是時士良實親至敷水驛也

李紳傳舊書謂李錡辟紳爲掌書記紳不就錡怒將殺之遁而免新書謂錡脅中使奏留己召紳作疏紳陽懼至不能成一字下筆輒塗去錡注白刃令易紙終不成乃召許縱爲之而囚紳獄中錡敗乃免

路巖傳巖爲相委親吏邊誠與郭籌相倚爲奸舊書云事敗出爲成都尹改荆南尋罷之新書謂事敗貶新州賜死剔取其喉先是巖奏賜死者當剔喉以驗至是自及云

憲宗之弒舊書謂宦者陳宏慶新書作陳宏志舊書宏慶等弒逆不言王守澄新書謂守澄與宏志等弒帝

楊復光傳舊書謂復光監軍討賊遣吳彥宏諭降黃巢巢即令尚君長等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亂新書謂復光諭降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出降宋威密請誅君長故仙芝復叛按是時仙芝爲賊首巢其將校也復光諭降是仙芝明甚

張巡傳舊書謂蒲州河東人新書謂鄧州南陽人

鄭畋傳舊書畋鎮鳳翔病乃表薦李昌言詔可之召畋赴行在新書黃巢據京城畋移檄討之遣大將李昌言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襲畋畋登城謂曰吾方入朝公能爲國討賊則可矣乃委軍而去通鑑與新書同

王重榮傳新書宦官田令孜以重榮不肯歸鹽池供禁軍使朱玫討之重榮率李克用以兵來戰于

沙苑禁軍大敗通鑑同舊書但云沙苑之戰禁軍爲重榮所敗令孜挾天子幸寶雞李克用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一似沙苑之戰克用不與其事及帝出奔後始起兵勤王者此或後唐修史時爲克用諱耶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舊書本紀幽州軍亂逐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後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主留後務仍賜名仲武是絳即仲武也而新書則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又殺行泰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絳朝廷因命仲武爲節度是絳與仲武判然兩人及考舊書張仲武傳史元忠爲行泰所逐行泰又爲絳所逐適仲武遣吏吳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問故仲舒謂行泰絳皆客將故人心不附仲武本舊將素抱忠義可爲帥德裕乃奏以仲武爲節度使是舊書列傳內亦未嘗以絳與仲武爲一人而本紀乃謂絳賜名仲武此紀傳互異之顯然者合新書列傳及通鑑核之此舊書之誤在紀不在傳也新書本紀殺梁郡公李孝逸按新書孝逸傳討徐敬業有功後爲武三思所讒將置之死后念其舊功免死流儋州舊書孝逸傳亦然是孝逸未被殺也此新書之誤亦在紀而不在傳也

新舊書誤處

嚴武傳　舊書肅宗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按長安即京兆也既收長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並未據長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誤也蓋是東都少尹耳是時史朝義尚據東都如劉晏亦除河南尹以盜據都城乃寄治於長水然則武所除少尹當是河南也新書則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然則舊書所云以賊阻不之官者誤

魯炅傳　炅守南陽一年與賊將田承嗣等日夜拒戰力不支乃率衆突圍出投襄陽新舊二書皆同是炅已走襄陽矣而虢王巨傳巨奉命節度河南詔貶炅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守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元宗曰卿隨宜處置巨至內鄉賊解圍走巨乃至南陽宣敕貶炅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炅復位據此則炅尚在南陽也來瑱傳亦謂炅守南陽詔以瑱代之虢王巨奏炅能守南陽乃詔各復本位下又云賊攻南陽累月瑱救之爲賊所敗是炅亦尚未失南陽數傳核對俱不符合當是巨至南陽時炅尚守城賊暫退去其後又來攻瑱救之又爲賊所敗炅于是走襄陽耳

郭子儀傳　新書代宗即位子儀懼程元振讒乃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按舊書子儀表代宗云陛下貽臣詔書一千餘篇自靈武河北河南臣所經行蒙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是代宗爲廣平王與子儀同收復兩京時軍中往來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故即謂之詔敕新書以爲肅

宗詔敕殊誤

舊書興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東南擒其僞相朱㬚祐李俊等滔遁歸幽州按朱泚朱滔武俊抱真田悅田緒等傳是時泚因涇師之變僭據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悅等方連衡抗朝命泚遣人冊滔爲皇太弟使發兵趨洛陽與己合勢滔率兵而南悅託詞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貝州武俊抱真以滔强橫難共事遂合兵襲滔大敗之朱㬚祐等被執滔遁歸幽州是滔至貝州卽敗去未嘗近京城也新書武俊等傳則謂敗滔于經城田緒傳又謂與武俊等敗滔于涇城然則舊書所云京城東南者蓋經城涇城之訛也其地當在貝州耳而新書本紀此戰之前又書渾瑊及朱滔戰于武川亭敗之朱滔自貝州敗後卽歸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與瑊戰武川之事據瑊泚二傳是時德宗在梁洋瑊爲行營副元帥李晟方圍泚於京城瑊自行在來援泚遣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來寇武功瑊與吐蕃兵敗之武川亭斬首萬計是瑊武川亭所敗乃泚將而非滔也而云瑊與滔戰武川亭此又新書之誤也或書云與泚戰而訛刻爲滔耳（歐書賊將必書賊首名或以泚所遣將卽書爲泚）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舊書張巡傳安祿山陷河洛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邱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乃引卒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元宗聞而壯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按巡方詐降何以元宗聞而壯之蓋巡以雍邱難守故詐降以出而併兵于睢陽與遠同守故帝聞而嘉之耳新書巡在雍邱餉路絕乃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兵遣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殺賊萬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正此事也而舊書云云此必有行墨脫落之處　新書李光顏傳末忽敘宋威曾元裕討王仙芝一事大將張自勉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威忌自勉請以隸麾下欲以事殺之宰相知其謀不聽乃以自勉代元裕按仙芝之亂距李光顏已將百年與光顏何涉而係其事于光顏傳後此亦必錯誤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按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卽賜金四十鋌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帝卽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以爲太厚帝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是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帝卽赦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盧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爲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卽出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幸九成宮賜帛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冑諫修洛陽宮帝嘉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爲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興同歸於亂耳帝嘆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褚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卽罷封禪張元素令史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爲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欲斬之李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卽免之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尙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物驕人恐由于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或面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此皆見于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羣臣虞世南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寔由于帝之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誨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無遺策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寔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弒爲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

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尚書煬帝曰訕我也卽除名蕭瑀諫伐遼卽出爲郡守董純諫幸江都卽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見吳兢疏）此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徵之諫亦動以隋爲戒謂隋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此當時君臣動色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爲忠君以聽言爲急其後勳業日隆治平日久卽太宗已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諫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于有所懲怠生于無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時政記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對由宰相撰錄者謂之時政記按舊書唐初記注最詳備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極詳高宗時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奏事恐史官書之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姚璹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是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此始也據舊書云璹罷後其事遂寢賈耽齊抗貞元時爲相又修之耽抗罷而事又寢然憲宗嘗問李吉甫時政記記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錄也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外間或不得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館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書付史官有謀議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付史官故也（憲宗紀）又裴休嘗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時政記或多載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請自今宰相各自爲記令付史館從之（休傳）可見歷朝仍皆有時政記未嘗廢也其後又稍變其例穆宗時宰臣崔植等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宜應隨日撰錄號爲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則不必每月送史館至歲終始送矣文宗又詔時政記因循日久廢墜日多自後宰臣奏事及臨時處分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館則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書門下丞撰錄矣然皆於紀

錄政事致其詳愼可爲後世法也

天子不觀起居注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歷代皆重其職唐太宗嘗欲觀起居注朱子奢曰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載尙有聞乎（子奢傳）後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閣日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張次宗傳）帝嘗與宰相議事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引朱子奢事對曰史不隱善諱惡人主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卽不敢直筆昔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也帝曰朗可謂善守職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體庶一見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朗傳）後帝又欲觀魏謩起居注謩曰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帝曰我嘗取觀之謩曰此史官失職也陛下若一見之自此執筆者須有迴避後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論者咎朗而直謩（謩傳）

唐諸帝多餌丹藥

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而以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邇娑婆于金飈門造延年之藥（舊書本紀）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喪房元齡以帝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士廉傳）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處俊諫曰先帝令胡僧那羅邇娑婆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草異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無效大漸之際高醫束手議者歸罪于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處俊傳）李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憲宗本紀）是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甫鎛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詔翰林尋以泌爲台州刺史令其採天台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潾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左右以致暴崩（憲穆二紀及裴潾王守澄傳）是又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卽位詔泌大通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道士趙歸眞之說亦餌金石有處士張皐上書切諫詔求之皐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敬宗卽位詔惟賢歸眞流嶺南是更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爲光祿卿號昇元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敬宗本紀）是敬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事及卽位又召趙歸眞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籙鍊丹藥（武宗本紀）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死然膚澤日消槁吾甚憂之（王賢妃傳）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武宗又爲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卽位後遣中使至魏州諭韋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

使口奏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澳傳)帝竟餌太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立杖殺元伯(崔慎由畢諴二傳)是宣宗又爲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爲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合元宗朝有孫甑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德裕傳)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伏威傳)李道古旣薦柳泌後道古貶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道古傳)李抱眞好方術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眞信之謂人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至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病少閒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丸而卒(抱眞傳)斯眞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爲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元宗五代一堂

肅宗爲太子時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元宗臨澡嫡孫體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進元宗觀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元宗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元宗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顧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吳皇后傳)此已屬盛事又按舊書順宗紀順宗生於肅宗上元二年時元宗尙爲太上皇是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五代共一堂則不惟一日見三天子且一堂有五代天子也

唐有兩上元年號

年號重襲已見叢考前編皆異代之君不知詳考致有誤襲前代年號者至唐則高宗有上元年號而肅宗亦以上元紀年高之與肅相去不過六七十年耳目相接朝臣豈無記憶乃以子孫複其祖宗之號此何謂耶元順帝慕元世祖創業致治而用其至元紀年故當時有重紀至元之稱衰亂之朝不知典故固無論矣

德宗好爲詩

唐諸帝能詩者甚多如太宗元宗文宗宣宗皆有御製流傳于後而尤以德宗爲最劉太眞傳謂帝文思俊拔每有御製輒命朝臣畢和今按本紀貞元二年宴羣臣於麟德殿賦詩一章令羣臣和四年賜百寮宴曲江亭賦重陽賜宴詩六韻六年又宴曲江亭賦中和節賜宴詩七韻上巳節又宴賦上巳詩一章九年正月朝罷賦退朝觀仗歸營詩十年曲江九日賜宴又賦詩十一年賜宰臣兩省供奉官宴曲江賦詩六韻十二年御製刑政箴一首又製中和樂武曲於御殿奏之是年仲春賜宴麟德殿九日賜宴曲江皆賦詩十七年仲春及重陽賜宴曲江亦皆賦詩十八年九日宴馬嶙山池亦賦詩皆命羣臣屬和此見於本紀者也貞元四

年九日之宴帝親爲詩序令朝官和進帝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爲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見太真傳）韋綬在內直帝作黃菊歌顧左右曰不可不示韋綬即遣人持往綬即附和進（綬傳）又嘗製宸扆台衡二銘賜馬燧（燧傳）杜希全赴鎮天德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諷帝製君臣箴賜之（希全傳）張建封入朝將還鎮帝賦詩餞之（建封傳）此皆見於列傳者也今載其數首貞元四年曲江賜宴詩曰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士同斯情其賜建封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詞報國爾所當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轂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己知

褒貶前代忠奸

式閭表墓爲新朝激揚首務所以表是非之公新天下之耳目也唐武德元年詔隋高熲賀若弼薛道衡宇文弼黃純等並抗節懷忠陷於極刑特贈官加謚貞觀元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以極言蒙難褒敘其子孫則不惟贈卹死者且官其後人矣麟德元年又詔訪周宇文孝伯子孫授以官此皆褒忠令典也貞觀元年追論隋臣裴虔通手弒煬帝之罪削爵流驩州七年又詔宇文化及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孝哲張愷許宏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弒煬帝者其子孫並禁錮勿得齒敘此亦足昭癉惡之公然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化及等已死錮其子孫是矣裴虔通尚在而徒以前代之事不復正以誅殛僅配流遐裔尚不免失刑也武后聖歷元年又追貶隋楊素子孫不許仕京官及侍衛

謚兼美惡

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謚而其人之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皇甫無逸官於蜀其母卒於京無逸奔喪歸在途而死太常謚曰孝王珪駁之謂無逸赴官不與母偕不可稱孝乃更謚良蕭瑀卒太常謚曰肅太宗以其多忌改謚貞褊裴矩卒初謚曰恭劉洎以其佞肆駁之乃改謚縱封倫卒後奸邪事發改謚曰繆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嫁女蠻落謚曰繆敬宗孫彥伯請改謚博士王福時執不可詔尚書省更議以既過能改爲恭乃請謚曰恭（新書謂戶謚恭）韋巨源卒太常謚曰昭李邕以其附武韋爲相不當得美謚雖不聽而議者是之楊炎卒謚肅愍孔戣駁之改謚平厲高璩卒博士曹鄴議其爲相時交游醜雜請謚爲刺從之皆見各本傳是俱能存彰癉之公不專以美舉阿人者然其時已多請囑失實之弊李虞仲奏言古者將葬請謚今近或二三年遠或數十年方請人歿已久採諸傳聞不可考信

取諸誄狀亦多浮詞請自今凡應得謚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太常定謚在京者不得過半期在外者不得過一期若不請者許考功卽察行謚之（盧仲傳）蓋唐猶詳慎謚法如此後世惟賜謚者始得謚既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謚皆有美而無惡也

唐追贈太子之濫

子帝而追帝其父禮也弟而追帝其兄兄而追帝其弟已屬過當如元宗追冊中宗子襄王重茂爲帝以重茂本韋后所立爲帝後退封襄王故薨而仍以帝號還之尚不失爲厚元宗又以兄憲讓己爲太子得立憲薨追贈讓皇帝肅宗以長兄琮早薨追贈奉天皇帝代宗以弟倓有功被讒死追贈承天皇帝皆禮之過者然猶有說以處此至太子而追崇爲帝必其子卽位而追帝之如金世宗太子允恭以子章宗卽位而謚爲顯宗元世祖太子珍戩以子成宗卽位而謚裕宗是也乃唐高宗之太子宏薨而贈孝敬皇帝則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經之甚矣若追贈太子必其曾爲太子或早薨或不得其死則仍復其舊稱如中宗子重潤在高宗時已立爲皇太孫後爲武后杖死神龍初贈懿德太子憲宗立子甯爲太子薨贈惠昭太子文宗立子永爲太子後廢死贈莊恪太子此父之追贈其子也（太宗立子承乾爲太子後廢死不追封高宗立子忠爲太子後廢死封燕王昭宗立子裕爲太子後劉季述廢昭立裕爲帝反正後仍以裕爲德王）中宗立子重俊爲太子後起兵誅武三思敗死睿宗追贈節愍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其曾爲太子也高祖立子建成爲太子太宗殺之卽位後仍贈隱太子高宗立子賢爲太子爲武后廢死睿宗追贈章懷太子元宗立子瑛爲太子以讒死肅宗仍贈太子此以弟而贈兄亦以其曾爲太子還其舊物也敬宗子普文宗時薨贈悼懷太子懿宗子倚爲劉季述所殺昭宗贈恭哀太子此以叔而贈其姪亦以普倚本應爲太子特以年幼未得立而還其舊物尚不失爲厚也至未爲太子而死後追贈者如元宗子琬薨贈靖恭太子代宗子邈薨贈昭靖太子宣宗子漢薨贈靖懷太子此則其人本不應爲太子而歿以太子之號榮之已不免紊於禮然此猶父之贈其子於名分尚順也若元宗贈弟申王撝爲惠莊太子岐王範爲惠文太子薛王業爲惠宣太子此三王者將以爲睿宗之太子耶則睿宗自有太子憲（睿宗在武后時爲帝先立憲後元宗平內難憲讓元宗爲太子）繼又以元宗爲太子此三王初未身爲太子則加以大國榮封可矣太子之稱究屬以子繼父而言非同官爵之可加贈也而以施於未爲太子之弟轉似下儕於己子之列此則苟欲以追崇見其友愛而不知轉失禮甚矣後穆宗子湊文宗時以讒死文宗贈懷懿太子穆宗已有太子敬宗爲帝奏未爲太子也而文宗以從兄贈之爲太子亦同此失（顧寧人日知錄內但舉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及代宗追謚弟承天皇帝二事尚未備）

帝號標后謚

以帝號標后謚乃范蔚宗後漢書追書之例非當日本制也光武陰后本謚烈以光武謚合之故曰光烈明帝馬后本謚德以明帝謚合之故曰明德

章帝竇后之稱章德和帝鄧后之稱和熹安帝閻后之稱安思桓帝竇后之稱桓思靈帝何后之稱靈思獻帝曹后之稱獻穆皆仿此其桓帝梁后諡懿獻二字不便合帝諡幷稱則曰桓帝懿獻梁皇后此可以見范史牽合之書法也後世不察乃遂於皇后定諡時即係以帝號如唐高祖崩合帝諡曰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崩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曰文德聖皇后是反以夫從婦矣睿宗竇后之諡太常初諡曰大昭成或援范史例謂宜引聖真冠諡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或睿成以雙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或聖真昭成（以睿宗諡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故也）謂此後漢光烈等諡例且本朝太穆文德故事也太常駁之曰蔚宗以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廟稱太義繫於子文母生號也文王諡也周公豈以夫從婦乎後漢書不可爲據詔曰可（俱見皇后傳）

後漢書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定以德配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按蔡邕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自是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爲一體殊非禮制諡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爲和熹據此則后之有專諡始於明帝之諡陰后繼成於蔡邕之諡鄧后又按魏道武追諡先世皇后皆無本諡北史后妃傳序云皆從帝諡爲皇后諡今按如神元皇后竇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之類是也神元桓平文皆帝諡也其皇后無本諡故即從帝之諡也至道武以後則后自有諡如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是也道武明元帝諡也宣穆昭哀后諡也其曰道武宣穆及明元昭哀者亦史家追書之例以帝號標后諡也

皇后哀冊尊稱

德宗昭德皇后薨侍郎李紓撰冊文曰大行皇后帝以爲不典命學士吳通元爲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宜如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孫氏（舊唐書）

祔葬變禮

招魂而葬本起於東漢光武姊元爲鄧晨妻起兵時元被害後晨封侯卒帝追尊姊爲公主招其魂與晨合葬此招魂葬之始也唐中宗和思趙皇后先爲武后幽死莫知瘞所中宗崩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乃追諡趙爲皇后欲行招魂祔葬之禮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之禮不可備棺槨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于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睿宗劉后竇后亦皆爲武后所殺莫知瘞所後亦招魂葬之蓋亦彷趙后例也然古不墓祭惟以立主於廟爲重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招魂而葬是欲

以歸天之魂使之入地理難强通卽葬衣冠而必先招魂於衣冠然後葬之是仍欲使魂入地也旣莫知瘞所似不必復設祔葬之虛禮但奉主祔廟可耳按晉東海王越歿於項其喪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歸於元帝欲招魂葬越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凶主廟祧以安神事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非神之所處也遂詔不許是晉人已有定議矣

代宗沈后（德宗之母）陷賊不知存亡德宗卽位屢求不獲至憲宗時羣臣請彷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乃以是年九月發哀先令造褘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此亦無於禮者之禮也按晉書李允傳允祖敏避公孫度之命浮海不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不獲欲行喪又恐父尚存有鄰人與父同歲者死乃以是時行喪後因徐邈勸娶妻旣生子遂絕房室此亦一故事　南史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牒稱主人父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返今月晦卽是再朞主人弟息應以是月末除靈抑或應待主人還除靈江德藻云禮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此家內有事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迎喪而無還期諸弟若遂不除則永絕婚嫁宜咨沈洙洙議曰禮有正有從宜禮小記之文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失亡屍骨葬禮無期議者以爲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北庭無從迎柩故又申明其制今孝軌喪還未有定期在此者應除服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禮記云改葬之禮服緦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謚后於廟

順宗王皇后崩太常進謚公卿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曰按禮曾子問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亦曰謚皇后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於郊也準禮賤不誄貴子不爵母所以必謚於廟者宜受成於祖也故天子謚於郊后妃謚於廟從之

兩太后並稱

文宗卽位時敬宗母王太后尙在而文宗自有母蕭太后乃號敬宗母曰寶歷太后又以兩太后難於分別乃詔以宮名別之寶歷太后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後武宗卽位文宗母蕭太后尙在徙居積慶殿乃稱積慶太后

皇太后不祔葬

穆宗久葬其妃韋氏生武宗亦已久亡武宗立欲以母祔葬于穆宗之光陵宰臣奏神道安於靜光陵葬已二十年不可更穿太后所葬之福陵亦崇築已久不宜徙請但奉主祔廟穆宗從之

又明世宗有三后孝源元配也繼張后被廢繼孝烈方氏薨帝欲先以其神主祔太廟羣臣請設位於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

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姑之義帝曰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可祧仁宗而以后主卽列於朕之位次羣臣言后雖宜祔享但遷及廟次非臣子所敢言帝怒乃祔主於第九室隆慶中從羣臣議仍以元配孝源后合葬永陵孝烈主移於宏孝殿

按明憲宗生母周已尊爲皇太后孝宗時始崩孝宗問劉健等祔廟禮健曰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三后者一正后一繼后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祖宗來一帝一后今並祔則壞禮自朕始矣遂不祔廟嘉靖中移祀陵殿題主曰皇后不繫帝謚以別嫡庶自後穆宗母神宗母光宗熹宗莊烈帝母咸用此制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謀反者族誅秦漢六朝以來皆用此法（見崔仁師傳）太宗爲秦王時殺建成元吉不過兄弟間互相屠害其時太宗尚未爲帝不可以反論也乃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晉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坐誅除其屬籍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沒入掖廷

族誅者旣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沒入掖廷爲奴婢如樊興錢九隴俱以父犯罪配沒爲皇家隸人（興等傳）武后殺唐宗室壯者皆被戮幼者皆沒入爲宮奴（巢王明傳）李師道旣誅其小男沒入掖廷（師道傳）此子孫之幼者也齊王元吉被誅其妃沒入宮爲太宗妃（巢王明傳）廬江王瑗旣誅其姬入侍太宗（王珪傳）上官儀及子庭芝旣被誅庭芝妻鄭及女婉兒配入掖廷（儀傳）吳元濟之妻沈氏李師道之妻魏氏敗誅後皆沒入（元濟師道傳）師道旣誅憲宗謂宰相曰李師古之妻於師道叔嫂也雖云逆族亦宜等降李宗奭妻亦士族也今俱在掖廷於法似稍深崔羣奏此聖主仁惻之心也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宗奭妻韋氏及男女皆釋（謩傳）御史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事誅其女沒入宮魏謩諫出之（謩傳）又元載女眞一少爲尼載敗沒入宮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泣投地則女之出家者亦不免也（載傳）韓滉過汴語劉元佐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太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塡宮掖（滉傳）蓋當時法令如此然其中亦有生貴子者肅宗爲太子時元宗命高力士選良家子侍之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藉口不如掖廷衣冠女會有吳令珪坐事死女沒入宮力士選以進後生代宗卽章敬皇后也李錡反被誅其妾鄭氏沒入宮憲宗幸之後生宣宗卽孝明皇后也

按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沒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

唐女禍

報應之說本屬渺茫然亦有不得不信者唐高祖初爲晉陽留守時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擧義旗正爲

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裴寂傳）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爲妃廬江王瑗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唐子孫幾盡中冓之醜千載指爲笑端韋后繼之穢聲流聞并爲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宮闈女禍至此而極及元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沒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嘗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

武后之忍

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苻生齊明帝北齊文宣帝金海陵煬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搤死親女以誣王皇后（后爲昭儀時生女后至撫弄而去昭儀潛斃女于衾下伺帝至陽歡笑發衾女死矣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絕毛裏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娣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猶殊其屍并竄長孫无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儀其出手行事即凶歘絕人然此猶曰妬者常情不得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連染一切按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爲能于是誅戮無虛日大臣則裴炎劉禕之鄧元挺閻溫古張光輔魏元同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誼黑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人庶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顗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詧劉昌從劉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雲童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韋方質劉行實劉日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躬范雲仙薛大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璆閻知微等數十百人皆駢首就戮如封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爲后出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劍南黔中等郡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琅琊王冲起兵謀復王室事敗被誅于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藹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汝南王瑋鄱陽公諲廣漢公謐汶山公蓁廣都王璹恆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皎嗣鄭王璥豫章王亶

蔣王煒安南郡王穎鄅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璿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鉅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爲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太宗子孫亦不是過也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爲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忠已立爲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澤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諷周興誣以謀反縊素節于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己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爲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于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己竟酖之死宏既死立其弟賢爲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觸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勣過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于宮中屢被杖元宗時岐王嘗奏其能知雨暘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雨則沉濛霽則佳故耳又中宗子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婿武延基則女孫婿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聞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床第寵冠一時至命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卽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畚車載其屍還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其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眞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

按古來太后以縱慾而殺子者後魏文明馮太后行不正有內寵李弈獻文帝因事誅之馮太后遂害帝然帝非馮后親子也明帝母靈后胡氏親生明帝帝幼登極太后恣行凶穢後帝長母子間起嫌隙太后乃毒死明帝後爲爾朱榮沉於河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無武后之雄才更不足道也

武后納諫知人

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呂后爲戒后卽使武承嗣齎敕慰諭之仁軌傳大石國獻獅子姚璹奏不貴異物后卽詔止其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爲璹諫而罷璹傳后欲以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卽從之方慶傳季秋梨花開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爲仁及草木杜景儉獨以爲

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景儉傳）河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爲皆迫脅所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請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即爲赦河北（景儉、王求禮傳）張庭珪諫造大像即允之并召見面慰（庭珪傳）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政亦從之（敬則傳）李嶠請雪舊爲酷吏破家者后未聽桓彥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嶠等傳）蘇安恆奏請歸政太子后亦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寵倖而諱之者宜莫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入北門毋走南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良嗣傳）懷義度白丁爲僧御史周矩劾之后曰朕即令赴臺懷義至坦腹於床矩召吏將按之懷義遽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病風不可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勘矩悉配流之後矩爲懷義所譖免官亦未聞加以罪也（矩傳）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爲耐久朋引張說爲證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爲高要尉流說欽州然未聞致之死也易之贓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詔桓彥範袁恕己等鞫之彥範等奏罪當族昌宗自陳爲后鍊丹有功詔雖釋之然尚以贓賂歸罪于其兄昌儀同休而罷其官亦未聞罪彥範等也昌宗引術者占己有天子分宋璟劾奏請付獄便窮究后陽許而令璟出使幽州別令崔神慶鞫免其罪璟猶執奏昌宗當斬李邕曰璟言是后雖不聽亦未嘗罪璟邕等也（昌宗傳）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入宮宴后前韋安石奏賤類不宜預顧左右逐出之后更慰免不聞其罪安石也（安石傳）然此猶未直陳其淫穢之醜也至朱敬則疏諫選美少年則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矣近又聞尚食柳模自言其子良賓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桓彥範以昌宗爲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褻倖可羞可恥敵以下所難堪而后不惟不罪之反賜敬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璟彥範亦終保護倚任夫以懷義易之等床第之間何言不可中傷善類而后迄不爲所動搖則其能別白人才主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爲女主而所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爲諱并若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撓撼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名臣多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按魏文明馮后雖毒死獻文帝然能慈愛獻文之子孝文帝迄於成立孝文雖御極而性謙謹事皆決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殺戮賞罰決於

俄頃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李冲以才見任亦由幃幄之寵錫賚不可勝計然后性嚴明左右有過動加捶楚尋又待之如初或更加富貴故人人懷于利至死而不思退太后又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每至褒美王叡等輒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

改惡人姓名

惡其人而改其姓名蓋本於左傳所云檮杌饕餮渾沌窮奇之類然此但加以惡稱非易其氏名且非朝制也其改爲惡姓惡名者王莽以單于囊知牙斯不順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單于此已開其端後漢桓帝誅梁冀惡梁姓時鄧后猶冒梁姓乃改后姓爲薄此改姓也吳孫皓殺何定以其惡似張布乃改定名爲布此改名也（孫峻孫綝專權肆惡伏誅吳主孫休削其宗室屬籍但稱故峻故綝此另是一法）晉成帝時南頓王司馬宗有罪誅貶其族爲馬氏宋竟陵王劉誕反伏誅孝武帝改其姓爲留氏（留與劉同音也）又改晉熙王母謝氏爲射氏齊明帝殺魚腹侯子響改其姓爲蛸氏（蛸與蕭同音也）梁武帝弟子正德奔魏尋又亡歸帝改其姓爲背氏豫章王綜奔魏帝惡其悖逆改其子直爲悖氏武陵王紀起兵被誅元帝改其姓爲饕餮氏隋楊元感反伏誅煬帝改其姓爲梟氏唐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爲武后所殺武后改王皇后姓爲蟒氏蕭良娣姓爲梟氏武后又殺其姪武惟良武懷運皆改姓蝮氏革命後瑯琊王沖越王貞起兵復唐事敗被殺皆改姓虺氏連坐之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常樂公主亦改爲虺氏契丹首領李盡忠及孫萬榮反后遣兵討之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突厥默啜入寇改其名曰斬啜又骨咄祿入寇改其名曰不卒祿中宗時成王千里欲誅武三思黨宗楚客等不克被誅改姓蝮氏元宗初太平公主謀逆竇懷貞懼罪投水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宗室李晉亦與太平之謀被誅改姓厲氏皆亂世不經之陋例也

朝賀近臣先行禮

朝賀時近御諸臣須于殿陛侍班故先于內殿行禮然後隨至正殿此制蓋自唐武宗始會昌元年中書省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于未開扇之前立欄檻內及扇開卽侍立於御前是宰相近臣轉不得行禮請御殿日宰相兩省官在香案前侍立俟扇開卽再拜拜訖升殿侍立然後百官行禮從之（本紀）

大臣搜撿

漢制大臣劍履上殿者例帶木劍不得有兵刃蓋防微杜漸之意魏晉以來遂著令進見者必先搜撿雖宰相不免焉唐文宗始命停之詔曰任則不疑疑則不任乃自魏晉以來虛儀撿索舊習尚存朕方推大信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本紀）可知此詔以前大臣搜撿久成故事君臣一體何至猜防若此文宗可謂知政體矣然如金熙宗時海陵爲相與十餘人帶刀入宮侍衛等見以爲常遂成弑

逆是亦不可過於闊略也

度牒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緡卽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戸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却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唐代宦官之禍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大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闈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閒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儌倖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將相大臣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斥其官直呼為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筦樞要以前事也（按代宗欲除輔國而憚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已典兵然代宗由廣平王爲元帥即位後猶有帥府之名令輔國爲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爲觀軍容使俱係暫時曾攝未得常主兵柄）自德宗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宦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為所參預（按李吉甫傳憲宗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昵頗竊權又裴垍傳[illegible]有中人梁守謙掌密命是樞密之職蓋始于德宗之末憲宗之初又嚴遵美傳樞密使無聽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其後遂有堂狀貼黃決事與宰相等）是二者皆極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況二者盡為其所操乎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為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按本紀憲宗時太子甯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惲而惲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宥為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志殺承璀及惲以皇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舊書王守澄傳憲宗崩守澄與馬進潭梁守謙等冊立穆宗蓋皆與陳宏志同謀者）是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為皇太子而宏志等翊戴之尚非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江王即位是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猶敬宗未有太子故討賊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為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珏樞密使劉宏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陳宏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馬元贄立光王怡為皇太叔即位是為宣宗（時武宗

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贄之力也宣宗疾大漸以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而中尉王宗實及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也憲敬二帝至爲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弒昭宗又爲劉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寵假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卽杖殺之凶燄稍戢然其後竟遭弒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爲仇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獲免宣宗始稍黜其權（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對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于殿西俟宰相奏事畢案前受事稍防矯詐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墀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秘殿令草詔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季述錮昭帝於少陽院亦以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楊復恭之反也既令其養子守信爲神策軍使又令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爲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此可見下凌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鎭日强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於是韓全誨等刼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朱全忠攻圍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筠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實由于假之以權掌禁兵筦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按之高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過藉禁近之勢以黷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璆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都戰敗奔陝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冤代宗使中人駱奉先

論之奉先不受宴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詬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帥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討澤路時太原將楊弁激衆叛武宗使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賄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討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爲叛者脅授旄節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于國事且反以釀禍者也又有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國已有宦者監大將之軍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邙山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光弼傳據裴度韋臯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自衛懦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衂則淩挫百端侵撓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居易傳裴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既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度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爲衞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德裕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尚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亂長源傳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留務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衆意贊之承元乃受承元傳是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恃勢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既不能制其叛亂徒爲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暴作威或侵撓事權或誣搆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爲監軍薛盈珍誣奏有裨將曹文洽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南仲傳洪州監軍誣奏刺史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請付外始得白存誠傳楊於陵帥嶺南爲監軍許遂振誣奏憲宗卽令貶於陵官賴裴垍諫始改吏部侍郎垍傳此牽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說軍政皆專決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遠卽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說傳劉承偕監澤潞軍侮節度使劉悟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度傳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原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至是不覺屈膝綬傳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弁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時諸道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馮盎之後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之後吐突承璀及楊復光皆閩人時號閩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閩中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爲敕使墓戶（宣猷傳）

唐節度使之禍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鎭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鎭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鎭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鎭之勢日强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含羞忍恥因而撫之姑息愈甚方鎭愈驕其始爲朝廷患者祇河朔三鎭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强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鎭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歷代因之遂無復弱榦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趙普之計慮深矣而議者徒謂宋之弱由此是但知禦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强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

方鎭兵出境卽仰度支供餽

諸方鎭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一出本境卽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討王廷湊時諸鎭兵十五萬纔出境卽仰度支乃置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爲賊所截不得至院（廷湊傳）討李同捷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寖多諸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傳）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其武强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承宗傳）其實心爲國者惟李鄘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于有司（鄘傳）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糧（智興傳）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

藩鎭則國力爲之𢷬而賊勢亦益以張故討李師道時魏博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爲不可曰黎陽渡河旣離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河北養威俟霜降後於楊劉渡河卽可直抵鄆州賊境也(度傳)討劉稹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取縣未幾果平賊(德裕傳)此亦伐謀之術也

方鎭驕兵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鎭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旣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爲常事爲之帥者旣慮其變而爲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爲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刼皆狃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屈郗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兇豪之卒二千號銀刀鵰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鎭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飫以酒食祁寒暑雨巵酒盈前然猶諠譟動謀逐帥溫璋來爲節度士卒素聞其嚴皆憂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而歸上卽以式來鎭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鎭兵使還旣擐甲執兵卽令圍驕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是兇徒盡殄又溫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爲節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軍殺絳狀卽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薙而禽獮之矣然主帥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爲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千人食爲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爲非法曰兵衞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有敢鼓譟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盜殺宰相有二事

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一開成三年盜射傷李石以馬逸得脫按元和中朝廷討吳元濟而王承宗請赦之使人白事中書頗不恭元衡叱去未幾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又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未知主名少頃馬逸歸乃審知(元衡傳)裴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鞾帶次中背纔絕單衣

復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持賊連呼甚急賊斷義手而逸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度傳）是日憲宗駭悼罷朝哀慟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神策將王士則王士平等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者皆斬之（元衡傳）時王承宗李師道皆遣人在京竊發斷陵廟之戟焚芻藁之積未幾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李師道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宴先發故籍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令密誅之（元膺傳）而李師道傳則謂察嘉珍卽害元衡者後田宏正誅李師道閱其簿書果有賞殺元衡之款（張宏靖傳）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皆爲宦官仇士良所殺遂以李石爲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貶朝廷賴之石居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尙父郭子儀宅引弓追及矢纔及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斷石馬尾石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駭愕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爲也帝亦知之而無可如何石遂乞罷相去此開成中事也而開成之賊終不得蓋元和係藩鎮遣人竊發故神策將士得捕誅之開成則宦者所爲而神策軍卽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賊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垍皆甘心從賊靦顏爲之臣此卽處以極刑豈得爲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幷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僞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況殘寇未平尙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器峴等傳）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爲過當峴爲持平按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仕賊官有爲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又搖（器傳）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點汚者衆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衆蓋當日時勢或有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攜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爲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卽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日釋服常袞以爲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爲準崔祐甫謂吏卽指官僚而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遏密方深雖有遺詔臣子何忍遽行卽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

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一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爲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

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楊炎爲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爲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鉷爲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爲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托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天下盡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請爲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民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爲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傳是帝頗能用人理財稍紓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緡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取償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者四貸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間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爲間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儈註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儈得操其權告訐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僦質矣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鑒前車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詭言左藏乾隱二千萬請置別庫爲羨餘以充天子私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延齡傳李實爲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以賤工謗國殺之實傳此朝官之以掊克爲事也又聽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閽闥所奉及腳直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民賣一驢薪宦薪辭帛而去不許民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者賜民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湊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

始稍戢（建封傳）且不特此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供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攜蛇去（裴度傳）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鬬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之時已曛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囚發雜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渤傳）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於此也

豪宴

大歷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軟腳局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於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幷請置宴於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於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子儀傳）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敗德

房杜爲唐一代名臣而元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反誅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女婉兒沒入宮附武后爲所寵又助韋后爲逆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爲民所惡幷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蕩無行爲物議所薄李泌爲賢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卽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惟李義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可謂能幹蠱者李世勣將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子如有操行不倫者急卽打殺然後奏聞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謂切矣然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門戶而其子敬業起兵討武后被族雖不能保家亦可謂能雪先人之恥者

李勣子孫

李勣子孫舊書本傳謂勣子敬業起兵討武后旣敗死坐夷族而其子孫有逃入吐蕃者貞元中有蕃將徐舍人掠延州謂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孫也遭武后之變吾祖舉義不成子孫流落如此三世矣雖代居職任而思本之心未嘗忘是世勣子孫無復有在中國者然衞次公傳次公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有累不得調次公曰子之祖勳在王室甯限常格乎卽優補之是勣之後人仍有仕於唐者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張九齡傳范陽節度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判云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祿山面有反相請因罪誅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

害忠戾遂放歸是祿山以罪送京實有其事然考張守珪傳並無此事（新舊書同）祿山傳亦但云祿山敗當斬祿山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奈何殺壯士守珪遂宥之後以其捉生多獲拔爲裨將并養之爲子（新舊書亦同）是亦無執送京師之事也是時大將生殺在手欲殺則殺既不殺而宥之何又送京請行朝典疑此乃傳聞之訛非實事也然祿山反後元宗在蜀思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詔詞有云先覺合于蓍策即指此事也又劉禹錫貶逐在外以逐臣不得與善地之例係九齡爲相時所奏故追怨之謂曲江能識胡雛有反相足爲名臣然迄無後豈非建言禁錮逐臣之報耶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共聞之實事矣

睢陽殉節尚有姚闇

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尚有姚闇也闇本姚崇之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害張巡姚闇許遠是闇尚敘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亦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闇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闇也即新舊書巡傳內亦稱與闇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闇同守經年巡遠傳後又皆有闇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闇吏部郎中既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闇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闇則莫有舉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按巡遠並傳本始于韓愈而新書巡遠傳末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巡遠爲雙忠而不及闇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遜故耶然既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按巡遣南霽雲雷二將敗賊甯陵時尚有別將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戾輔孫廷皎馮顏（見新書巡傳餘四人失其名）後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內今既尚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祀闇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士衡傳）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公彥傳）王恭精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偏舉先儒義而暢恭所說（孔穎達傳）王元感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等深嘆賞之（元感傳）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爲雜禮答問（方慶傳）他如褚无量韋逌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恆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

說(舊方慶傳新齊賢傳)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舊柬之傳新元感傳)史元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韋縚傳)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子奢傳)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沈伯儀傳)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冲論父在爲毋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无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節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爲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姨舅不宜服見韋縚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確切可爲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冲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之學官爲張說所阻行冲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究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爲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爲當時所貴(該傳)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爲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愷傳)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爲漢聖(臻傳)又有張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爲業顏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祕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顏注漢書至今奉爲準的者也(師古傳)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爲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敬播傳)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傳)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璹傳)又顧允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允傳)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傳)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方慶傳)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傳)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炎傳)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禀承舊說不敢以意爲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義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爲世所重江淮間爲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爲定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蓋此固詞學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

倡始其實不然按舊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貞觀時斗米三錢（魏徵傳）元宗東封泰山之歲東郡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本紀）自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土荒蕪兼有攤戶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千戶由於均攤逃戶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渤傳）是以逃亡愈多耕種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師米斗一千四百（本紀）畿甸授穗以供宮廚（劉晏傳）至麥熟後市有醉人已詫為祥瑞較貞觀開元時幾至數十百倍讀史者於此可以觀世變也至如攻戰之地城圍糧絕尤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一鼠值四百（炅傳）安慶緒被圍于相州斗米錢七萬（慶緒傳）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砦累年廢耕耘賊坐守空城穀價涌貴斗米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民賣於賊為食一人直數十萬（巢傳）楊行密圍揚州城中草根木實皮囊革帶俱盡外軍掠人來賣人五十千張雄有軍糧相約交市金一斤通犀帶一條得米五升（高駢傳）

長安地氣

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為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衰理固然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尚不為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杌隉不安知氣之消耗漸散迫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為郡縣矣當長安夷為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于遼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真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尚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為之迤邐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

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　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于東北此王氣全結于東北之明證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今就唐書所載開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之處撮而敘之可以驗地氣之變也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珤異錦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弃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尚有百餘年故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尚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刼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鄽閭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於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黃巢李自成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仙芝被戮巢始爲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爲盜迎祥被擒自成始爲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自成亦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陝向京凶威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復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彷之耶又巢敗奔狼虎谷爲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爲僧於嵩洛間自題其像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爲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

論者謂其部兵尚有數十萬何至斃于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爲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廿二史劄記卷第二十

[seal stamp]

陽湖　趙翼　雲崧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脩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乃後人總括之名也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見宋史及晁公武讀書志玉海所引中興書目）皆本各朝實錄爲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見宋史）於是薛歐二史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惟前明永樂大典多載其遺文然已割裂淆亂非薛史篇第之舊恭逢我

皇上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則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於是薛史復爲完書仍得列於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數今覆而按之雖文筆迥不逮歐史然事實較詳蓋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本不可相無以四五百年久晦之書一旦復出俾考古者得參互核訂所以嘉惠後學誠非淺鮮也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五代雖亂離而各朝俱有實錄梁貞明中詔李琪張袞郤殷象馮錫嘉修太祖實錄共成三十卷尋以事多漏略又詔敬翔補緝翔乃別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並行（見薛史李琪及敬翔傳）此梁祖實錄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珪及末帝實錄則周時補修說見後）後唐明宗天成四年詔盧質何瓚韓彥暉纂修武皇以上及莊宗實錄又欲瓚奏張昭（卽張昭遠後單名昭宋史有傳）有史才嘗私撰同光實錄又欲撰三祖志幷藏唐昭宗賜武皇制詔九十餘請以昭爲修撰幷其所撰送史館從之昭以懿獻及武皇不踐帝位乃爲紀年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見薛史唐紀及五代會要宋史張昭傳）此唐武皇以上載紀及莊宗實錄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李愚傳明宗時愚監修國史與諸儒修創業功臣傳三十卷又李之儀集記趙鳳修莊宗實錄不載何挺劾劉昫琥昫謙之是實錄幷有諸臣列傳不特朝廷政事也）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錄次年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李祥吳承範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見薛史唐紀及吳承範傳宋史張昭傳）此明宗實錄清泰中所成也（其閔帝廢帝實錄則周廣順中補修說見後）晉在漢前而晉祖實錄反成在後後周廣順元年七月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此晉二帝實錄皆周廣順中所成也漢乾祐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高祖實錄是年十月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見漢紀）此漢祖實錄乾祐中所成也（其隱帝實錄亦周顯德中補修說見後）周顯德三年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請修世宗實錄以扈蒙張澹王格董淳爲纂修官（見周紀及宋史王溥傳）此周太祖實錄皆顯德中所成而世宗實錄亦是時所修也其梁庶人友珪及末帝等實錄亦皆周代所修顯德三年詔張昭補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兩朝實錄昭奏本朝太祖歷試之事在漢隱帝時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

弑逆數月未有紀錄請彷宋書元凶劭之例書爲元凶友珪唐清泰帝前尚有閔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編紀并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請書爲廢帝從之（見周紀及五代會要宋史張昭傳）此梁庶人友珪及末帝唐閔帝廢帝漢隱帝實錄皆周顯德中所補修也可見五代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故一年之內即能告成今按其紀載不惟可見其採取實錄之跡而各朝實錄之書法亦并可概見焉

薛史書法迴護處

梁太祖紀朱瑄朱瑾救汴後帝（即朱溫）以其有力於己厚禮而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懸金帛誘之軍士利其貲赴之者衆帝乃移檄讓之瑾等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　按通鑑考異及五代史補朱溫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說令麾下士詐爲叛逃即奏於唐帝并告四鄰以追叛爲名可以拓地廣衆溫大喜從之是兗鄆本無誘兵之事特溫托詞以爲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謂瑄瑾以誘兵啓釁矣歐史則直書宣（歐史瑄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權東歸王（朱溫時已封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乃發兵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發東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於大內遺制以輝王柷爲嗣十月帝至洛陽臨於梓宮祗見於嗣君　按李彥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傳溫既遷唐昭宗於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弑以龍武兵夜入叩宮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殺之直趨椒蘭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實溫使彥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溫在河中昭宗遇弑於大內一若昭宗之弑無與於溫者下又云溫至洛臨於梓宮祗見於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命帝（即朱溫）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帝爲魏王兼備九錫之命帝讓相國魏王九錫　按孔循傳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溫魏王備九錫拒不受蔣元暉柳燦馳謂溫曰自古革易之際必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位溫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是溫急於簒國非讓殊禮也而薛史云云則似溫真能辭讓矣歐史則云溫怒不受　是歲唐昭宣帝卜祀天於南郊溫怒以爲蔣元暉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懼遂改卜郊薛史不書　又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太后遂殺元暉弑太后薛史亦不書　昭宣帝禪位後梁封爲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書

乾化二年溫爲其子友珪所弑薛史亦不書但書友珪葬太祖於伊闕號宣陵

唐明宗紀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至鄴城夜有軍士張破敗等鼓噪逼營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與城中約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亂兵益擐甲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躡帝足請詭許之因爲亂兵擁入城夕乃得出帝欲歸藩上章圖再舉重誨等謂元行欽已棄甲而

去（行欽亦以兵攻鄴隨兵變别拔營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當赴闕自陳以杜讒口帝從之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元行欽已以蜚語入奏及至汴有姚彥温來投謂主上已惑行欽之言事勢已離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莊宗尋爲郭從謙所弑帝急入洛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宮禮畢即歸藩矣而羣臣上牋勸進至再三請監國帝始從之據此則明宗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並無反心祇欲自訴迫莊宗被弑猶欲俟其子繼岌至而奉之可謂純臣矣然考當日情事有不盡然者明宗性本淳實兵變之初固不肯因以爲利即兵變後欲歸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屬實情然是時惟有隻身歸朝庶明心跡而明宗武夫豈能知此方外怵於元行欽之奏其反內惑於石敬瑭安重誨等之勸其反勢當騎虎難下之時不得不爲挺鹿走險之計則當其率兵而南固已變計決反非真欲面訴於莊宗之前也天下豈有欲自訴不反而轉舉兵向闕者本紀所云赴闕自陳可不辨而知其飾說也且是時甫一舉足反形已露康義誠曰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義誠傳）非決計反則何以納其言也鄭琮在營中安重誨欲徵四方兵琮歷數諸道屯兵之數附口傳檄相次而至（琮傳）王晏球率兵戍瓦橋關明宗招之即以兵來會（晏球傳）非決計反則何以徵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馬以益軍矣至河上則刼上供船絹帛以犒軍矣既先以三百騎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晉傳）又養子從珂自橫水率兵與王建立倍道馳至由是軍聲大振（廢帝傳）其抗逆之跡已不待言而本紀猶謂其入汴入洛猶懷退讓蓋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抄錄不復改訂耳歐史則書軍變後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至鉅鹿掠馬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無欲反之意則於石晉紀及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初念以見其倉卒被逼不同於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漢隱帝紀帝密詔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反以詔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天子崇等曰此必李業等所誣搆事可陳論何須自棄於是爭勸威入朝乃率衆南行周太祖紀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謂將校曰吾此來萬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節者　按魏仁浦傳郭威得洪義所示密詔即召仁浦於臥內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遂舉兵渡河是威方更詔書以欺衆詎肯以天子誅己之詔出示諸將使奉詔殺己乎本紀所云誣飾顯然歐史帝紀則直書郭威反

周太祖紀漢隱帝遣慕容彥超拒郭威於劉子坡王師敗威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衞主上明

日望見帝旗在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即免冑而前左右勸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則隱帝已去矣　按劉子坡之戰隱帝親在陣中威果欲自訴何不於是時釋甲趨謁乃方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既敗王師豈有明日又欲束身見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隱帝已爲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爲飾說亦不待辨也

隱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贇來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變入京王峻聞贇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郭崇以七百騎往衛之　按十國春秋崇至宋州贇召見於樓上判官董裔說贇曰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贇猶豫不決崇遂幽贇於外館是峻之遣崇本欲害贇於途也而本紀反云衛之尤屬矛盾歐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贇於宋州殺之

薛史失檢處

唐莊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與劉后奔太原薛史符彥超傳謂存霸至太原與呂鄭二內官謀殺留守張憲及其部將符彥超彥超覺之部下大噪憲出奔軍士殺存霸及呂鄭而張憲傳則謂存渥奔太原左右見其馬已斷飾必戰敗而逃者因欲殺呂鄭繫存渥以觀變憲不可而彥超已誅呂鄭軍士大亂是一事也彥超傳則以爲存霸憲傳則以爲存渥殊屬兩岐按存渥出奔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惟存霸剪髮爲僧求彥超庇護而軍士殺之是與呂鄭同被殺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歐史則憲彥超二傳皆書存霸又南唐劉仁贍死守壽州薛史則列在周書蓋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沒又贈卹極隆故列之於周臣也然仁贍固守無二志其子崇諫勸之降即斬以狥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且舁至周營世宗嘉其忠於所事加爵進官詔出而仁贍已卒是仁贍實未嘗降也薛史周紀既書劉仁贍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讓請罪仁贍傳亦云仁贍病急翻然納款末又云先斬其子崇諫其後出降乃欲保其後嗣抑有由焉是真謂仁贍之初抗節而終改節矣若非歐史辨明豈不受誣千載耶符彥饒斬白奉進之兵奉進來責彥饒麾下兵噪而殺奉進已而軍將馬萬等作亂縛彥饒送京誣其通范延光謀反晉祖遂使人殺之於途薛史竟稱彥饒通延光反伏誅歐史則直書其事謂以反誅非其罪也可見薛史全據各朝實錄而不復參考事之真僞此歐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筆

薛史雖多迴護處然是非亦有不廢公道者列傳諸臣多與居正同仕前朝否則其子孫亦有與居正同官於宋者趙延壽子廷贊仕宋爲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延壽傳不諱其背晉附遼求爲遼太子之事崔協子頌仕宋爲諫議大夫而協傳直書任圜譏其沒字碑符存審子彥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

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爲內諸司使而繼宏傳載其曾爲高唐英將唐英待之甚厚後竟殺唐英自爲留後曰吾儕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暉子勳仕宋爲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戴唐廢帝之事傳贊并謂因倒戈而杖鉞豈義士之所爲趙在禮孫廷勳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載其在宋州貪暴及移鎮民相賀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戶徵錢一千號拔釘錢後契丹入汴索在禮貨財在禮不勝憤以衣帶就馬櫪自縊死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爲顯官而審琦妾通於隸人遂與之通謀殺死審琦之事傳中亦不諱此足見其直筆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漢筠子貞文仕宋爲開封尹而漢筠傳歷敘其潔己愛民則以漢筠本良二千石也高行周子懷德仕宋爲駙馬都尉而行周傳敘其歷官政績則以行周本能以愼重自處者也此薛史之終不可沒也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薛史梁祖紀開首卽以帝稱之歐史則先稱朱温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蓋薛則仿宋齊梁陳書之例歐則仿史記之例也薛史於各國僭大號者立僭僞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歐則概列爲世家亦仿史記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於刺史皆書於本紀幾同腐爛朝報歐史則但書除拜宰相及樞密使其餘不書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頻仍惟梁唐創業各三十餘年故其臣有始終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歷仕數朝薛史則以死於某朝者卽入於某朝傳內如張全義朱友謙袁象先等事蹟多在梁朝而編入唐書楊思權佐唐廢帝篡位而編入晉書馮道歷唐晉漢周皆爲相而編入周書歐史則以專仕一朝者係於某朝其歷仕數朝者則另爲雜傳以敘其歷官之蹟此又創例之最得者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采證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宋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具在觀通鑑考異尙引梁太祖唐莊宗實錄則歐公時尙在可知也歐史郭崇韜傳贊云余讀梁宣底則實錄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遺也劉昫之舊唐書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据底本方藉以修新唐書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資考訂至宋初諸臣記五代事者尤多按宋史范質嘗述朱梁至周爲通鑑六十五卷(質傳)王溥亦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共三十卷(溥傳)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子融傳)路振採五代九國君臣事跡作世家列傳(振傳)鄭向以五代亂亡史多缺漏著開皇紀三十卷(向傳)此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歷圖見於宋藝文志及晁公武讀書志者皆在歐公之前足資考訂其出自各國之書如錢儼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皆流布而徐無黨注中所引證之唐摭言唐

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又皆歐所參用者蓋薛史第據各朝實錄故成之易而記載或有沿襲失實之處歐史博採羣言旁參互證則真僞見而是非得其真故所書事實所紀月日多有與舊史不合者卷帙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

歐史書法謹嚴

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曰克如龐師古克徐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馮霸殺潞將李克恭來降是也以地歸曰附如劉知俊叛附於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爲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唐莊宗紀立劉氏爲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其他書法亦各有用意之處如梁紀書弒濟陰王王卽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濟陰王者遜位後梁所封之王書之以著其實又書弒以著梁罪也襄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班不書王班死之而以被殺爲文者智不足以衛身而被殺不可以死節予之也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者有罪當殺曰伏誅不當殺則以兩相殺爲文也郢王友珪反反與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則自下謀上惡逆更大也反不書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難得其日也梁太祖唐莊宗皆被弒故不書葬唐明宗考終宜書葬矣以賊子從珂所葬故亦不書也梁紀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叛附於晉亂首係張彥而書德倫者責在貴者也而德倫究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以不死故書叛附於晉也唐滅梁敬翔自殺翔因梁亡而自殺可謂忠矣不書死之而但書自殺以梁祖之惡皆翔所爲故不以死節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樞密使不書（前說見）而唐紀書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濫也明宗紀先書皇帝卽位於柩前繼書魏王繼岌薨見其卽位時君之子尚在則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書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而殺之從謙弒莊宗乃不討而反官之見明宗之無君也其罪本宜誅乃不書伏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爲文也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從榮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劻故不書反而擅以兵入宮其罪當誅故其死書伏誅也漢紀隱帝崩卽書漢亡隱帝被殺後尚有李太后臨朝及迎湘陰公贇嗣位之事漢猶未亡也而卽書漢亡見太后臨朝等事皆周所假

托非漢尚有統也周太祖紀書漢人來討周祖篡漢得位崇之於周義所當討故書討也世宗紀書帝如潞川攻漢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見歐史本紀書法一字不苟也其列傳亦有折衷至當者死節分明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既列之死節傳矣尙有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等皆一意矢節以死殉國而傳無之則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故也然於本紀特書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傳之有無矣張憲留守太原莊宗被弒後皇弟存霸來奔或勸憲拘存霸以俟朝命張昭又勸其奉表明宗憲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爲符彥超軍士所殺憲出奔沂州薛史書憲坐棄城賜死歐獨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於太原故亦不入於死事傳但書憲出奔沂州見殺而已藥彥稠王思同皆以兵討潞王從珂爲從珂所執而死乃思同入死事傳而彥稠不入則以思同詞義不屈係甘心殉國者彥稠第被執見殺不可竟以死節予之也於此可見歐史之斟酌至當矣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於張承業傳則極論宦官之禍而推明郭崇韜之死由於宦官之譖使崇韜不死其所將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莊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禍本歸獄貂璫可謂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張文蔚等押傳國寶遜位於梁此事與朋黨何涉而傳贊忽謂此時君子盡去小人滿朝故其視亡國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盡去者皆朋黨之說中之也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至晉出帝紀贊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謂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當時以爲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以爲眞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古雖出繼爲人後未有絕其本生而不稱父母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於晉家人傳贊又反覆申明之則以當時濮議紛呶朝臣皆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爲伯歐公與韓琦等獨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禮也可見歐史無一字苟作

歐史失檢處

歐史亦有失檢處唐昭宗之被弒也李彥威傳則云梁祖遣敬翔至洛與彥威等謀弒之李振傳又云梁祖遣振至洛與彥威等謀弒之此必有一誤梁本紀書朱友謙叛殺同州節度使程全暉而全暉傳則云全暉奔京師是紀傳兩不符合薛史則紀傳皆稱奔京師當不誤也羅紹威傳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按承嗣至紹威實止百五十年歐史所云亦行文之誤鄭遨傳遨與李振善方振貴顯遨不一顧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按振仕梁爲樞密使並無遠謫之事及唐滅梁振卽被誅又未嘗貶竄也而遨傳何以云耶唐莊宗被弒後其弟存霸奔

太原據符[illegible]超與[illegible]云彥超欲留之軍士大噪遂殺[illegible]張憲[illegible]人云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乃見殺[illegible]一[illegible]歐史例以歷仕數朝者入雜傳專作[illegible]者[illegible]朝傳氏叔琮李彥威李振韋震皆[illegible]一[illegible]何以不入梁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illegible]唐何以反不入雜傳而列於唐臣[illegible]亂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奮跡全在周[illegible]業由此大著薛史於周紀一一敘之如高平之戰則書今上先犯其鋒清流關之戰書今上破淮賊萬五千人擒皇甫暉姚鳳六合之戰書今上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楚州之役書今上在城北親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鑾江口之捷書今上率戰艦直抵南岸焚柵而還此皆宋太祖歷試之迹也歐史一概不書但云周師擊敗之而已豈以宋祖仕周為諱耶然宋祖由周臣爲軍士擁立固不能諱亦不必諱也居正在太祖時修史必進御覽並不隱諱歐史修於仁宗時乃轉諱之耶蓋第欲取其行文之簡淨耳

一產三男入史

一產三男四男入史自舊唐書始高宗紀嘉州辛道讓妻一產四男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哀帝紀潁州汝陰縣彭文妻一產三男歐陽五代史彷之亦載於本紀如同光二年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是也或以爲瑞而記之不知此乃記異耳徐無黨註云此因變異而書重人事故謹之後世以此爲嘗祥故於亂世書之以見其不然也今按唐高宗後即有武氏之禍哀帝正當失國時尚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宣州民妻一產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黄巖民妻一產四男未幾即有金人之禍可知一產三男四男皆是變異非吉祥也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着黄袍便罷兵蓋以爲世所稀有之異事也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爲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帝王從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趙在禮爲軍士皇甫暉等所逼據鄴城叛莊宗遣嗣源討之方下令攻城軍吏張破敗忽縱火噪呼嗣源叱之對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歸不得耳今宜與城中合勢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亂兵呼曰令公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安重誨霍彥威等勸嗣源許之乃擁嗣源入城與在禮合率兵而南遂得爲帝（見霍彥威等傳）此唐明宗之由軍士擁立也潞王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因朝命移鎮心懷疑懼遂據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討之張虔釗會諸鎮兵皆集楊思權攻城西尹暉攻城東從珂登城呼外兵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兵聞者皆哀之思權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暉聞之亦解甲降從珂由

是率衆而東遂得為帝（見王思同楊思權等傳）此廢帝之由軍士擁立也郭威以漢隱帝欲誅己遂起兵犯闕隱帝遇弒威請太后臨朝又迎立湘陰公會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軍校何福進等與軍士大呼越屋而入請威為天子或有裂黃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擁威南還遂得為帝（見漢周各本紀）此周祖之由軍士擁立也尚有擁立而未成者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時因出獵軍中忽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惶惑不知所為段希堯勸其斬倡亂者李暉等三十餘人乃止（希堯傳）敬瑭為帝後命楊光遠討范延光至滑州軍士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乃止（光遠傳）符彥饒率兵戍瓦橋關裨將張諫等迎彥饒為帥彥饒僞許之約明日以軍禮見於南衙遂伏甲盡殺亂者（彥饒傳）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軍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我步軍亦欲扶策威聞急擒其人斬之令步軍皆納甲仗始不為亂（周本紀）此皆擁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見是時軍士策立天子竟習以為常推原其始蓋由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節（見新舊唐書藩鎮傳）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廢立之權往往害一帥立一帥有同兒戲今就唐末及五代計之黃巢之亂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時溥率兵赴難兵大呼反逐支詳推溥為留後（溥傳）青州王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為留後（師範傳）義武王處存卒軍中推其子郜為留後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為大同軍防禦使朱瑄本鄆州指揮使軍中推為本州留後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弁殺其子從訓聚而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羅宏信出應之牙軍遂推為留後（宏信傳）夏州李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趙在禮之被逼而反也軍士皇甫暉因戍兵思歸刼軍將楊仁晸為帥仁晸不從暉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亦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曰不從者視此在禮不得已從之遂為其帥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計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軍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鎮既由兵士擁立其勢遂及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為擁立者亦自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如魏博牙兵是也（詳見後）擁立天子則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如明宗之立趙在禮即授滄州節度使皇甫暉亦擢陳州刺史楊思權叛降廢帝於鳳翔時先謂廢帝曰望殿下定京師後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之列乃懷中出一紙廢帝即書可邠寧節度使後果與尹暉皆授節鎮同時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節度使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為樞密使郭崇為節度使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至軍士之得重賞恣刼奪更無紀極明宗之入洛也京師大亂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來見（本紀）廢帝之反愍帝遣兵討之幸左藏庫賞軍人各絹二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揚言於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康義誠傳）王師既

降廢帝許以事成重賞軍士皆過望及入立有司獻庫籍甚少廢帝大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賞猶不足乃率民財佐用因繫滿獄又借民屋課五月盧質李專美等傳諸軍猶不滿欲相與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本紀先是帝在鳳翔許入洛後人各賞百緡至是以禁軍在鳳翔降者楊思權等各賞馬二駝一錢七十緡軍士二十緡在京者十緡通鑑周太祖初至滑州時王峻諭軍士曰我得公處分俟入京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本紀及至汴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爲空城矣由是命諸將斬其尤甚者晡時乃定本紀而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已爲亂軍所害侍郎張允墜屋死隱帝紀安叔千家貲已掠盡軍士猶意其有所藏箠掠不已傷重歸於洛陽叔千傳時有趙童子者善射憤軍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側之惡鼠輩敢爾乃賊也持弓矢據巷口來犯者輒殺由是保全者數十家後周祖聞民間有趙氏當有天下之謠疑此童子遂使人誣告殺之五代史補又趙鳳見居民無不剽之室亦獨守里門軍不敢犯鳳傳是周祖犯闕時居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無不被害也此軍士之利於擁立也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開闢以來一大劫運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温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爲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温篡位改爲崇政院敬翔李振爲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參謀議於中尚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爲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歐史郭崇韜傳贊）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爲使漢隱帝時郭威爲使當崇韜爲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韜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重誨爲使時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即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嗾其部將楊彥温逐出之明宗遣藥彥稠致討命生致彥温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即殺彥温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爲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闕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爲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讜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爲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即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温琪爲定昌節度使奪人妻爲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乃召温琪入爲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自唐末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至是盧文紀爲中丞邸吏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讞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邸吏何官曰知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潦班師李彝超據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芻糧不繼班師安重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即斬嚴以叛（嚴傳）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閬二州帝遣石敬瑭討之又以饋餉不給引

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璋傳）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强藩已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爲晉祖畏己輒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光遠傳）張彥澤爲節度使所爲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彥澤傳）朝廷之尊反爲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歎加非笑謂詘中國以事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幷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契丹貪傲無饜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重榮傳）從進在襄州南方貢輸道襄者輒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卽赴任帝亦優容之（從進傳）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繫乎兵力之强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勳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爲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泰寧而已兜鍪積功恃勳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爲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烝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又嘗下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爲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以金爲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袵席哉

五代藩帥刼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刼財之風甚於盜賊强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輜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鑀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鑀卽斷咸

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即位誅宦者延嗣亡命籛又盡得其貲由是筠籛兄弟皆擁貲鉅萬（筠傳）馬全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之（全節傳）高允權為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延頁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巖反而殺之（允權傳）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彥和等為亂時刼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金全傳）張彥澤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取其貲（彥澤傳）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擄其牙將祕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為齊州防禦使道出於魏范延光伏兵殺之以戍卒悞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歸河陽楊光遠使子承勳推之墮水死盡取其貲（延光傳）楊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李守貞（光遠傳）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為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刼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荅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而去（再榮傳）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恥居人下覘國者并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吉為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不得入覲襲吉為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為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溫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襲吉傳）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為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為荊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潛使人殺之於途（五代史補）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為節度使所為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下獄死（鄴傳）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誣以欲謀亂也人士冤之（訓傳）房知溫為節度使多縱其左右排辱賓僚（知溫傳）高行珪為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其子殺之（行珪傳）高行周鎮鄴城其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為行周所奏詔即處斬（行周傳）王繼宏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

之禮重足一跡事之猶不能免禍（漢隱帝紀）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爲政苛暴掌書記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卽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爲奏留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爲期晉祖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彥澤傳）此幕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鎮義成好讀書接下以禮幕客有關徹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橫征無藝洪容齋隨筆記朱温以夷門一鎮力征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爲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卽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鐺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竈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卽處死刮鹻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買食一時頗以爲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既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之禁孔循曾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榷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爲三文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爲五斤以上然五斤私麴卽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及五代會要）卽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五代濫刑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爲事梁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飮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師範傳）唐莊宗旣滅

梁詔梁臣趙巖等並族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疏屬僕隸並釋（莊宗紀）又命夏魯奇族誅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友謙傳）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既伏誅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之幷誅滑州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明宗紀）漢三司使王章被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章傳）是族誅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幷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肇爲將麾下稍忤意卽撾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所過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未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李守貞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死有白晝仰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三指示吏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於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靖亂之法然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卽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爲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故相李崧之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貲嶼責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玉枕遺奴賣之江南奴隱其價福進笞之奴卽誣告福進通吳宏肇輒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於是前資故將之家姑息僮奴無復主僕之分（宏肇傳）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爲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況鄰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衞州刺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數方逐盜入山仁魯幷疑其爲盜斷其脚筋宛轉號呼而死（逢吉傳）劉銖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卽令人倒曳而出數百步體無完膚每杖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銖傳）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痡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鎭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爲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爲獻者殆千萬午日獻者巨萬馬三千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爲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鎭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卽進暖殿物後遂寵冠羣臣命劉皇后拜之爲父自是貢獻貲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兩川進助郊禮物五十萬則幷有明下詔徵者矣（明宗紀）開成中任圜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爲名卻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今乞從之（五代會要）則幷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諸鎭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

節度使景延廣李守貞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晉紀）葢後唐以後又無不用財物也然進戎備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搬送入京既留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多私造以進貢爲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周本紀）貢獻專以戎器馬匹似亦適於時用而非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唐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

按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千萬入唐輦其貲賂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武西正辭不欲行復獻數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卒（象先傳）李嗣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財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以銀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貲尚鉅萬晉祖起兵時貸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爲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財嗣昭父子三人皆賴之（嗣昭傳）房知溫歷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遂拜沂州刺史（知溫傳）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葢是時風氣如此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魏博六州號天雄軍自田承嗣盜據後召募牙兵皆豐給厚賜年代既久父子相襲姻黨膠固變易主帥如兒戲自田氏後百五十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禎皆其所立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唐天德元年樂彥禎爲牙兵所囚彥禎子從訓乞兵于梁以攻之彥禎遂被殺從訓亦戰死牙兵因立羅宏信宏信雖爲主帥而兵愈驕橫迨其子紹威嗣襲心益懼欲盡誅之而畏其强不敢發乃遣親吏臧延範密告梁祖會梁女之適羅氏者死梁祖乃遣馬嗣勳以千人入魏聲言助葬實兵仗於橐中肩橐而入夜半與紹威親軍攻牙兵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嬰孺亦不留此魏兵第一次誅戮也其後梁祖令楊師厚屯魏州梁祖崩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紹威子襲位者）而據其地梁主友珪即命爲天雄軍節度使師厚復置銀槍効節軍皆選驍銳恣豢養復故時牙兵之態又將爲梁患會師厚死趙巖與邵贊爲末帝畫策分相魏爲兩鎮以相澶衛爲昭德軍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仍爲天雄軍賀德倫爲節度使分魏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之就道親戚相訣別効節軍將張彥曰朝廷以我軍府强盛設法殘破之乃與衆執德倫置之樓上末帝遣使宣諭彥不聽使者再往彥裂詔書於地曰梁主聽人穿鼻遂逼德倫降於唐莊宗時方爲晉王梁由是失河北德倫既降

陰遣人詐彥於莊宗莊宗斬彥而後入卽以魏軍自衛號帳前銀槍軍自是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胡柳之役逐梁兵下土山皆其力也許滅梁而重賞及梁亡雖數賜予猶懷怨望莊宗令楊仁晸率之戍瓦橋關同光四年代歸又有詔令駐貝州軍士以貝魏相去一舍而不得歸咸怨皇甫暉因倡亂殺楊仁晸等而逼趙在禮爲帥入魏州莊宗遣李嗣源討之會軍變與魏軍合嗣源犯闕莊宗遂至弒亡皆此軍肇禍也明宗(嗣源)既卽位在禮懼禍求解去明宗乃遣房知溫率魏効節九指揮使戍盧臺不給兵甲惟長竿繫幟以東隊伍明年遣烏震往代知溫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至與知溫會東寨效節軍爲變知溫亟乘馬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以馬兵皆在西今獨步軍何能爲也卽登舟渡入西寨以騎兵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三千餘家驅至漳河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至是而盡此第二次誅戮也(見梁唐晉本紀及羅紹威符道昭馬嗣勳楊師厚賀德倫趙在禮皇甫暉烏震房知溫等傳)

一軍中有五帝

唐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李嗣源(明宗)爲大將莊宗與之謀取鄆州嗣源請獨當之乃以騎五千襲取鄆梁軍破德勝南柵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先鋒擊破梁軍(明宗紀)是明宗在軍中也嗣源子從珂(廢帝)嘗從戰於河上屢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獨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德勝之戰從珂以十數騎雜梁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胡柳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軍勢復振(廢帝紀)是廢帝亦在軍中也是時嗣源婿石敬瑭(晉高祖)常在嗣源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爲鄩所圍敬瑭以十數騎橫槊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從莊宗擊敗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肩護嗣源而退從戰楊村寨解嗣源之危從取鄆以五十騎突入東門(晉紀)是晉祖亦在軍中也而劉知遠(漢高祖)時方爲敬瑭裨校德勝對柵時敬瑭爲梁人所襲馬甲斷知遠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紀)是漢祖亦在軍中也計是時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皆在行間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也

五代諸帝皆無後

梁祖朱溫子彬王友裕早卒郢王友珪以弒逆被誅養子博王友文爲友珪矯殺均王友貞嗣位是爲末帝唐兵入自殺於建國樓康王友孜末帝時先以謀反誅賀王友雍福王友璋建王友徽歐史謂此三人不知所終薛史亦不載其卒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謂唐莊宗入盡誅朱氏則友璋等皆被殺也通鑑則謂唐師將至末帝疑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是梁祖後無子孫也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鸞洹水晉州二戰皆爲梁所擒殺見於梁本紀而薛史宗室傳歐史家人傳俱不載其見於二史者長子莊宗存勗爲郭從謙所弒睦王存義以郭崇韜婿先爲莊宗所殺永王存霸申王

存渥國變後俱逃太原爲軍士所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爲霍彥威所殺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禮薛史謂皆不知所終通鑑則謂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是武皇後僅存一廢疾之子也莊宗子魏王繼岌聞莊宗之變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嶢薛史謂並不知所終惟清異錄謂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莊宗諸子削髮爲僧間道走蜀知祥以公主之姪厚待之則莊宗子有延於蜀者明宗長子從審莊宗改爲繼璟爲元行欽所殺次秦王從榮以率兵入宮爲安從益所殺宋王從厚即位是爲愍帝失國後以酖死從璨先以戲登御榻爲安重誨陷死許王從益廢居於洛契丹主北歸蕭翰令知南朝軍國事漢祖入洛賜死愍帝有子重哲見明宗紀而薛歐二史皆無傳蓋亦不知所終是明宗後無子孫也廢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殺次雍王重美同廢帝自焚死是廢帝後無子孫也晉高祖子剡王重允（本高祖弟養爲子）號王重英皆高祖起兵時爲唐廢帝所誅楚王重信壽王重義皆爲張從賓所殺齊王重貴嗣位（本高祖兄敬儒子）是爲出帝後降契丹北遷夔王重進陳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從出帝北遷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寶延煦皆隨北遷不知所終是晉帝後亦無子孫在中國也漢祖長子魏王承訓先卒次承祐嗣位是爲隱帝爲郭允明所弑次陳王承勳以廢疾不得立廣順初卒是漢祖後無子孫也周祖起兵於鄴漢以兵圍其京邸子青哥意哥皆被誅是周祖後無子孫也世宗以養子嗣位其子宜哥喜哥三哥先在京邸同爲漢所誅次恭帝遜位於宋次熙謹宋乾德二年卒次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而恭帝遜位後又十四年而殂周子孫封崇義公歷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替比於諸帝獨幸矣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周祖初爲軍校會唐莊宗崩明宗出其宮人各歸家有柴氏者莊宗嬪也住逆旅有一丈夫過氏問逆旅此何人曰郭雀兒也氏識其非常人遂以所攜貲半與父母留其半嫁周祖資其進身（見五代會要薛歐二史皆不載其出自唐宮）即世宗之姑也後歿周祖即位追謚爲聖穆皇后有楊氏者已嫁石光輔光輔卒周祖之柴夫人適棄世遂聘之氏初不肯使其弟廷璋見周祖廷璋歸爲言周祖姿貌異常不可拒乃嫁之後卒追冊爲淑妃周祖又娶張氏張氏亦先嫁武從諫之子而寡適周祖之楊夫人歿乃納爲繼室周祖起兵於鄴張氏與兒女俱在京邸爲漢所誅後追冊爲貴妃周祖既爲帝有董氏者舊與楊夫人爲鄉親楊常譽其賢已嫁劉進超適嫠居周祖憶楊之言又娶焉是爲德妃統計前後四娶皆再醮婦亦不可解也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新唐書朱滔將叛劉怦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按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榮羨之事而朝廷因之）及唐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

温有功封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為沛王里梁開平中錢鏐奏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為衣錦鄉(俱見梁紀)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弁著為成例矣(後唐紀)晉天福三年詔帶使相節度使者自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為擁旌鄉浴鳳里(晉紀)馮道長樂老傳自敘因官責勳以其所生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勅其所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天福四年中書奏以太原潛龍莊改為慶長宮使相鄉改為龍飛鄉都尉里改為神光里使相都尉名號蓋皆未即位前所賜至是又改焉觀馮道之隨官改鄉名則帝王潛邸自亦宜改稱矣

張全義馮道

張全義媚事朱温甚至妻妾子女為其所亂不以為愧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樂老敘己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二人皆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然當時萬口同聲皆以二人為名臣為元老晉天福中全義子繼祚同張從賓等謀反當族誅李濤上言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通鑑)詔繼祚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睠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軫懷所有祖父墳墓祠堂可交付其骨肉(晉紀)此全義之宥及後嗣也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勳為晉出帝謀絕兩國之好繼勳諉之馮道德光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毋相引(繼勳傳)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五代會要)道死年七十三論者至謂與孔子同壽(本傳)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以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譽至身後尚繫追思外番亦知敬信其故何哉蓋五代之亂民命倒懸而二人獨能以救時拯物為念除本傳所載不必再述外其見於他書及別傳者全義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復流亡使得仰父俯子每出行見新麥新繭輒喜民竊言王不好聲伎惟見好蠶麥則笑耳(洛陽縉紳舊聞記)楊凝式贈全義詩曰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五代詩話)觀此亦可見其勞來安集之功也馮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頻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多勸帝廣敷恩宥(唐紀)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通鑑)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力爭得免(洛陽縉紳舊聞記)且秦王從榮敗時其僚屬俱應坐罪道獨以任贊王居敏等素以正直為從榮所惡力言出之(唐紀)史圭以銓事與道不協道反薦圭為刑部侍郎(圭傳)韓惲性謹厚道為相嘗左右之(惲傳)是道之為人亦實能以救濟為心公正處事非貌為長厚者統核二

人之素行則其德望爲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至於歷事數姓有玷臣節則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爲固然無足怪鄭韜傳謂自䄵祿迄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謗無私過士無賢不肖皆頌之以歷事十一君之人而尚謂無官謗可見當時風氣絕無有以更事數姓爲非者宜全義及道之皆議不及也

五代人多以彥爲名

彥本美名故人多以之爲名然未有如五代時之多者唐末本有宰相徐彥若左拾遺徐彥樞供奉官史彥瓊宦官支彥勳魏博（凡言州鎮者皆其節度使）樂彥禎東川顧彥朗及弟彥暉彥瑤其著於梁者鐵槍王彥章人所共知也然同時統兵大將又有謝彥章此外則滄州盧廷彥同州寇彥卿鄜州李彥容靜勝軍李彥韜（[illegible]）宣義軍霍彥威又滄州盧彥威左龍武統軍李彥威（[illegible]）都指揮使楊彥洪蔡州刺史王彥溫大將李彥柔左天武使劉彥圭左僕射押牙王彥洪楊劉守將安彥之幽州騎將高彥章蔡州軍校張彥珂衛滿之子彥恭彥雄彥威唐晉閒有中書焦彥賓供奉官劉彥瑤宦官馬彥珪伶官史彥瓊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璘兵馬都監夏彥朗皇城使李彥紳宮苑使史彥容遊奕將李彥暉龍驤指揮使姚彥溫馬步軍使馬彥超樞密李虔徽之客邊彥溫步軍指揮使藥彥稠戶部尚書韓彥暉（[illegible]）河中安彥威義成李彥舜安國楊彥珣彰義張彥澤昭順姚彥章鎮州副使李彥珂興元副使符彥琳鄭州刺史白彥球天平軍副使李彥贇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靈州將王彥忠西川董璋有將李彥釗安重榮有將趙彥之杜重威之子名彥超晉漢閒有泰甯慕容彥超保大軍張彥超徐州王彥超同州張彥贇知安陽州符彥倫丹州指揮使高彥珣如京使甄彥琦監軍楊彥朗何彥超先鋒指揮使史彥超步軍指揮使宋彥筠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沂州刺史房彥儒汾州刺史武彥宏慶州刺史郭彥欽登州刺史郭彥威鎮州副使李彥琦元從都押牙蘇彥存後宮都押牙李彥弼虢州刺史常彥卿徐州守禦使康彥環西京判官時彥澄保甯軍都頭劉彥章安州軍校武彥和彰義張萬進之子名彥球同州指揮使成殷之子名彥璋漢周閒有符彥圖彥超彥卿彥饒彥能皆符存審之子又尚輦奉御金彥英（本高麗人）監軍李彥從內客省使李彥頵左衛上將軍扈彥珂金吾衛上將軍張彥成水部員外郎韓彥卿鎮州副使趙彥鐸此皆見於薛歐二史者此外則劉守光有將史彥璋楊行密有壽州將王彥威軍使彭彥章南唐有壽州大將劉彥貞楚州將張彥卿袁州刺史袁彥章徐知訓有行酒吏刁彥能南漢有大將伍彥儔指揮使暨彥贇宦者許彥貞北漢有遼州刺史傳廷彥石州刺史安彥進蜀有先鋒使尚彥暉招討使高彥儔副使呂彥珂使价趙彥韜客將王彥球袁彥超閬有學士廖彥若楚馬殷有左相姚彥章大將姚彥暉劉彥韜朗州帥雷彥恭彥雄虔州將

李彥圖甚而遼有鄭州刺史王彥徽寰州刺史趙彥辛武州刺史王彥符牙校許彥欽党項亦有拓跋彥昭威州有拓跋彥超回鶻有首領楊彥詢南寧蠻有酋長莫彥珠亦見薛歐二史至宋初猶然陳橋兵變有軍校羅彥瓌王彥昇後有龍捷指揮使趙彥徽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進步軍指揮使靳彥朗晉陽巡檢穆彥璋伐北漢時有防禦使張彥進伐南漢時有部將冉彥袞伐蜀時有部將高彥容折彥贇又杜太后之兄子彥超彥珪彥遵彥鈞彥彬太宗時尚有供奉官陳彥詢崇化副使閻彥進征幷州時有尚食使石彥贇征契丹時有沙州觀察使杜彥圭此又見於宋史者統計五代至宋時名彥章者七人彥超者十一人彥威者七人彥卿者七人彥進者四人彥温彥韜者各三人競相彷傚各以彥爲名亦一時風尚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遼金三史

元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許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時日較明初修元史更爲迫促然三史實皆有舊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舊史元世祖時又已編纂成書至托克托等已屬第二三次修輯故易於告成耳遼史在遼時已有耶律儼本在金時又有陳大任本俱見遼史此遼史舊本也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後據以修史見金史條內此金史舊本也宋亡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貯國史院見元史董文炳傳此宋史舊本也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尋又詔史天澤亦監修其金朝衛紹王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亦見金史條內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見元史托克托傳此元世祖時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魯圖托克托等進遼史表云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采金事於後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戡定之勳尋奉纂修之旨可見元世祖時三史俱已修訂而元史托克托傳幷謂延祐天歷間又屢詔修之則不惟修之於世祖時而世祖後又頻有修輯矣蓋宋金雖各有國史然其末年正當國亡時豈復尚有記載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記較親故金宋亡國時紀傳更覺詳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舊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興之史則元代中統至元及延祐天歷所輯也其所以未有成書者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决故耳至順帝時詔宋遼金各爲一史於是據以編排而紀傳表志本已完備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緒也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蕪遼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統中其孫敘思繼先志乃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敘傳嘉靖中廷議更修宋史以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嚴嵩傳然亦未有成書也其修成者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史以宋爲主而遼金附之幷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頗嚴閱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編維騏傳又祥符王維儉字損仲嘗苦宋史蕪穢手自刪定爲一書維儉傳是二人者皆嘗修成矣然維騏本未及梓行維儉之書據列朝詩序謂損仲家圖籍已沉

於汴梁之水其本稿吳興潘昭度曾鈔得副本而曹學佺傳謂潘曾紘巡撫南贛得惟儉所修宋史邀晉江曾異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則此副本雖未遭汴水之厄亦終歸散失也今時代愈遠宋金書籍可資考訂者流傳益少雖有志纂輯亦無從下手矣

宋史事最詳

唐宋金三朝史官記載其職頗重五代李穀奏言起居注創於累朝時政記興於近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薛史穀傳）宋汪藻亦疏云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宋史藻傳）此近代國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見李穀及宋扈蒙疏）後唐明宗因史館趙熙等奏亦令以詔書及處分公事令端明殿學士韓昭允錄送史館其內廷之事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令樞密院直學士李專美錄送史館（見薛史唐本紀）晉天福中宰臣趙瑩周顯德中宰臣李穀皆援例奏請行之（薛史）故實錄之前皆有日歷宋初因扈蒙奏請凡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抄以備史臣撰集乃詔盧多遜典其事（宋史扈蒙傳）自是宋代史事較為詳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歷日歷之外又有實錄實錄之外又有正史足見其記載之備也今按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命修太祖實錄（史官為李昉扈蒙李穆郭贄宋白等沈倫為監修共成五十卷見倫昉等傳）又詔軍國政要令參知政事李昉等錄送史館真宗初命錢若水等修太宗實錄（若水奏楊億與其事凡八十卷億獨修五十六卷）尋又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仁宗詔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為提舉天聖八年書成夷簡上之英宗命韓琦修仁宗實錄神宗熙寧二年修成琦上之是年神宗命學士呂公著修英宗實錄修成後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詔修仁宗英宗史惟神宗實錄凡數次改修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為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紹聖元年章惇用事請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業實錄所記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詔以蔡卞為修撰卞專取王安石日錄遂盡攻元祐所修貶原修官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三年書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徽宗時又詔修神哲二朝實錄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欽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迨高宗時隆祐太后為帝言宣仁后之賢古今未有因姦臣誣謗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恐無以慰在天之靈帝悚然即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多失實宜召范冲刊定冲乃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哲宗實錄又別為一書名辨誣錄（徐勣傳神宗正史五載未成勣謂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一主司馬光一主王安石故議論紛然綦崇禮亦疏言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哲宗實錄則蔡京提舉編修變亂是非難以為據）冲既修成趙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徽宗實錄則紹興八年始修十一年書成秦檜上之（其後又有龔茂良所修）欽宗實錄則隆興中蔣芾等所修而高宗

和議成先命史館編修靖康建炎忠義錄後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欽四朝會要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列傳則皆孝光兩朝所續成也高宗實錄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時高宗已崩故也）寧宗慶元三年書成京鏜等上之嘉泰二年陳自強等又上高宗實錄及正史然高宗時自有日歷紹興二十六年以秦檜所修日歷未當詔重修之孝宗隆興元年詔修太上皇帝聖政記二年書成命進德壽宮（時高宗爲太上皇）其孝光寧三朝實錄皆成於理宗時然光宗受禪卽詔修壽皇聖政日歷紹熙元年書成進於重華宮（時孝宗爲太上皇）寧宗受禪亦詔修太上皇聖政日歷慶元三年書成進於壽康宮（時光宗爲太上皇）其後又有李心傳所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史蒿之所上中興四朝國史謝方叔所上中興四朝志傳亦皆理宗時成書也理宗實錄成於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時政記七十八冊此可見宋朝重史事之大槪也其士大夫所著尙有不勝數者高宗時汪藻嘗編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綦崇禮曾奏取其書入史館孝宗時李燾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後又續成六百八十七卷洪邁入史館修四朝帝紀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爲一書理宗端平二年又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淳祐十一年又詔龍圖閣學士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弃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又王偁有東都事略李丙有丁未錄徐夢莘有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此皆收入史館以資纂訂者其他名臣傳言行錄家傳遺事之類未上史館者汗牛充棟更無論矣故宋一代史事本極詳備而是非善惡迴護諱飾處亦坐此

宋史多國史原本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槪祇就宋舊本稍爲排次今其跡有可推見者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方技傳序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技傳今去二志獨存方技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眞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傳贊云今史所載謚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牴牾者則闕疑以俟此可見元人就宋舊史另爲編訂之迹也然有另爲編訂而反失當者如張憲傳開首卽云飛愛將也蓋舊史憲傳本附於岳飛傳之後故從飛敘入今憲另爲一卷不附飛後則此語殊無來歷又牛臯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臯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李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金人大擾未

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飛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傳末可見舊史亦以皐傳附飛傳之後故皐傳末又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皐傳亦另爲一卷不附於飛而皐傳末總敘飛功之處却未移在飛傳後遂覺皐傳反多此贅詞此徒以意爲割裂而未及訂正之失也葉夢得既入文苑傳則其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自應敘入乃通篇但述吏績無一語涉文字此必舊史本在列傳元人排次時以其素有文名遂將原傳撥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處也其有不全據舊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傳後謂當時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等國史皆逸其事今附著於此是余深等五傳舊史所本無也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史凝與重貴二人不另立傳故附於保裔傳也又王翊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鄘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鄘猶提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史銳與汝鄘不另立傳故附見翊傳也今張凝李重貴各有專傳劉銳趙汝鄘兩人合爲一傳可見此四人傳亦舊史所本無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傳則康保裔王翊傳內附書之處應刪節以免繁複乃仍舊文而不刪此又元人未及審訂之失也其有全用舊史而是非刺謬處則於傳贊內著論以別之如謝深甫傳通首敘述居然一代名臣無可訾議而編次時則入於胡紘陳自強卷內傳贊謂其當韓侂胄嚴禁僞學善類爲之一空深甫秉政與之同時且嘗劾陳傅良趙汝愚等顯與正士爲難是傳則君子而贊則小人矣趙雄傳謂孝宗意嚮張栻雄與虞允文沮抑之傳贊則謂雄與允文協謀用兵與張栻持論相同而以舊史沮抑張栻之說爲誣是傳則小人而贊則君子矣可見各傳皆宋舊史原本修史時悉仍其舊特於贊內另別其是非此又見修史者雖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貶之公也第此等增傳及辨正之處其爲世祖時抑係順帝時則無從推考大約王翊傳附見劉銳趙汝鄘此世祖時所修也銳汝鄘之另立傳則順帝時所修也又如陳宜中傳記其往古城而不返馬廷鸞傳記其國亡後七年而始沒此亦必順帝時所修若世祖時則宜中廷鸞存歿尚未知何由預書耶

宋史各傳迴護處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即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即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爲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

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即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證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昔吳縝作新唐書糾謬不旁採他書即新唐書中自爲牴牾者抉摘以資辨證今亦仿此例摘出數十條於後觀者可以覽焉

李綱　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姚平仲傳）據此則劫營之計李綱實與其謀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似綱初不知者蓋因平仲之敗以見失策不在綱此事本載綱所著靖康傳信錄史館即據以立傳也

呂好問　靖康之變朝臣多汚張邦昌僞命高宗以鄧肅在圍城中目擊其事令肅陳奏肅請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爲僞朝執政者置一等乃王時雍徐秉哲吳幵呂好問莫儔李回共六人（見鄧肅傳）是好問罪在一等其欲爲僞朝佐命可知也乃好問傳不載其從逆之事反備書諫阻張邦昌毋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韓世忠　世忠固一代名將然少年時意氣用事亦多有可議者王明清避亂錄杭妓呂小小以罪繫獄會錢塘守邀世忠飲世忠爲言而出之速飲巨觥攜妓以去又明清揮麈錄王淵有妓周氏爲趙叔近所得陳通之亂叔近招降之淵遣張俊韓世忠討通幷斬叔近以妓歸淵淵以賜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按此二事皆出於明清所記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爲妻遂附會之呂小小事不見他書周氏事見宋史趙叔近傳但言以周歸淵不言歸世忠也則明清所記或近於誣至於宋史各傳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驕狠無忌憚（見常同傳）是時光世部將王德擅殺世忠部將會詔移屯世忠遂遣兵襲其後幷奪建康守府廨（見趙鼎及季陵傳）移屯時光世懼世忠扼其路乃趨白鷺世忠果遣人襲之（見劉光世傳）張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因劾奏奪其觀察使（見張浚傳）滕康亦劾世忠奪御器械逼死諫臣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見滕康傳）世忠又飲於內侍李廙之家刃傷弓匠（見魏杞傳）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過亦不必諱而世忠傳不載

張浚　浚一生不主和議以復讎雪恥爲志固屬正人然李綱入相時宋齊愈以附逆伏誅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見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鼎傳）陳東伏闕上書已被誅浚又奏胡珵筆削東書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見戴植鼠璞）浚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酈瓊兵事不合飛因解兵奔喪歸浚奏其意在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高宗紀）汪伯彥既薦浚以伯彥舊嘗引己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州（見汪伯彥

傳今浚傳皆不載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端於獄似非枉殺者

葉夢得　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毛注張淵明胡安國等傳建炎元年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見高宗紀今夢得傳不載

胡安國　安國本秦檜所薦用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即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疏留之頤浩欲去檜席益曰胡安國在講筵宜先去之蓋安國力言檜之賢於張浚也見秦檜傳今安國傳不載

劉一止　一止秦檜黨也檜置修政局或有言局當廢者一止與林待聘力言不可廢見秦檜傳今一止傳不載

何鑄　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羅汝楫傳又嘗爲秦檜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爲朋比見廖剛傳今何鑄傳皆不載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顯忠　宿州之敗因破宿州時顯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軍與邵宏淵忿爭遂致師潰見胡銓傳今顯忠傳乃謂宏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祇以現錢充賞士皆不悅遂致潰一似顯忠之慎重倉庫並無私意者然論罪時顯忠之謫獨重則其激變非無因也孝宗紀亦云顯忠戰於宿州宏淵不援顯忠失利諸將以顯忠宏淵二將不協遂大潰是亦爲顯忠諱

岳珂　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詘於初又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載見徐鹿卿傳袁甫劾珂貪黷無檢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見袁甫傳今珂傳俱不載

史彌遠　韓侂胄用兵將危及社稷楊皇后本與侂胄有隙使榮王曮入奏寧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楊次山陰結史彌遠錢象祖等謀之侂胄方早朝彌遠使中軍統制夏震率兵擁至玉津園擊殺之彌遠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猶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詔罷其官然後再下詔誅之見楊皇后傳是時彌遠欲誅侂胄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以告象祖李壁謂有御筆行事象祖欲奏審壁恐遲則事泄彌遠乃使震亟殺之見韓侂胄及李壁傳合數傳參觀是當日先誅侂胄後奏帝帝始降旨罷其官再加誅也而彌遠傳則謂兵端既開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即榮王曮入奏乃罷侂胄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咸和殿似乎先奏請得旨而後行誅者此固諱其擅殺之迹而寧宗本紀亦書開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啓兵端可罷平章事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命令殿前統制夏震誅侂胄於玉津園一如彌遠傳所敘此蓋實錄書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殺見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則彌遠傳諱其擅殺一節猶似有說至其擁立理宗一事則隱諱更甚寧宗自

皇子詢薨後卽養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乃陰謀立沂王子貴誠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宣貴誠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爲濟王出居湖州(見濟王竑傳)夫以先帝預立之儲君擅敢廢之罪上通於天無可諱飾者乃寧宗本紀並不著其廢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卽皇帝位封皇子竑爲濟陽王出居湖州一似倉猝之際寧宗別有遺命而彌遠奉行者蓋其時彌遠正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本是如此而彌遠傳則後人所修應無所忌乃亦只以寧宗崩擁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益可見宋舊史皆本各家表誌行狀據以立傳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舊略無訂正也

賈涉　李全旣降於宋與金兵戰涉爲制置使以朝命許殺太子者賞節度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於涉謂殺四駙馬所得者涉遂奏授觀察使其實四駙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併將其軍詭稱其軍有三千虛籍覆之可省費涉遂付以兵將遣人覆實全忽報昨聞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東涉勸農山郊暮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涉始入城(見李全傳)今賈涉傳皆不載反謂李全得玉璽以獻朝廷賞以節度使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勸耶是幷能駕馭羣盜矣此傳亦必其子似道當國日史館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鄭清之趙范趙葵　端平初宋遣將孟珙與蒙古兵共滅金其時宋與蒙古本敦鄰好並無嫌隙忽焉興師入洛規復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據賈似道傳滅金時珙與蒙古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趙范謀發兵據殽函復中原地元兵擊敗之是開釁者范實爲禍首也然是時朝命已令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其弟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則廟堂已有主此謀者據王萬傳鄭清之當國謀乘虛取河洛又眞德秀傳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是此事實趙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之於內也乃趙范傳不載其主謀用兵事反云滅金後范言於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禍不可不鑑趙葵傳亦載其所奏云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旣壯恢復中原據此則二人又似能審度時勢不肯輕舉生事者鄭清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反載理宗因邊警甚懼清之密疏謂陛下憂悔太過恐累剛大之志則幷似能持危定傾補救於事後者矣蓋皆因兵端旣起之後國家之禍日深作家傳者各自諱其始謀之失國史因之故也至

如李宗勉傳謂端平中出師汴洛宗勉言不可崔與之傳謂朝廷取三京與之頓足浩嘆喬行簡傳謂收復三京行簡憂事力之不繼趙汝談傳謂朝議出師汝談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復汝談有憂色未幾洛師果敗此又因用兵後禍敗相尋作傳者各爲著其先見之明也

各傳附會處

李繼隆傳徐河之捷遼將裕悅（舊史官名作于越）率騎八萬來戰繼隆與尹繼倫列陳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不意擊走之　按繼倫傳是時繼倫領兵巡路遼裕悅耶律休格（舊史名休哥）數萬騎遇之不顧而南繼倫曰是蔑視我也彼捷則將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矣乃銜枚夜躡其後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會食將戰繼倫從陣後出其不意突擊之休格大敗走是繼倫之突擊並未與繼隆同列陳也而繼隆傳云與繼倫列陣以待此不過欲著繼隆之同功耳

余靖傳狄青破儂智高後卽班師靖留廣西遣人入特磨道獲智高母子弟三人獻闕下　按蕭注傳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偵得之悉擒送闕下是獲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鎮廣西爲其長官耳而靖傳則以此功全屬之於靖幷略不及蕭注

李綱傳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幷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　按敏傳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遂幷薦綱入見則內禪之意本出於徽宗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又李熙靖傳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合數傳觀之是內禪本出於徽宗而綱傳所云或非實事也或綱議適與帝合遂贊決耶

按張端義貴耳錄徽宗聞金人破燕卽命當直學士黄中令草詔罪己幷傳位太子明日詔出淵聖登極又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做他功勞此亦見內禪出自帝意之一證

李綱傳出爲湖廣宣撫使荆湖江湘之間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又張浚傳浚至潭州楊么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　按是時長沙有劉忠擁衆數萬韓世忠誅之曹成躪湖湘道賀等州岳飛平之楊么又飛所擊斬者也今悉歸功於綱與浚而諸將之攻討略不及焉雖綱爲宣撫浚爲督視諸將之功卽其功然竟抹煞諸將全以蕩平諸賊爲綱與浚之功且綱傳則功屬綱幷不及浚浚傳則功屬浚又不及綱

岳飛傳軍中得烏珠（舊史名兀朮）諜者飛佯認爲己所遣之諜作蠟書約豫同誅烏珠封其股納之令致豫

諜者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又張浚傳酈瓊叛奔劉豫浚亟遣蠟書貽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　按劉豫先賂金元帥達蘭（舊史名撻辣）得立爲帝後出師侵宋輒敗屢請金兵爲援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許之於是始有廢豫意會豫又請兵金乃令達蘭烏珠僞稱南侵至汴宣詔廢之是豫之廢因其進不能取且屢請兵也今乃以歸功於張浚岳飛之兩封蠟書眞所謂牽連附會者也（王倫傳紹興七年倫使金至睢陽劉豫欲索觀國書倫力拒之至涿州見達蘭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他日安保不背大國是年冬豫遂廢是又以廢豫歸功於倫之奉使矣）

李顯忠傳金主亮南侵將濟江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弒之　按虞允文傳允文奉命往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揚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無與於顯忠也而顯忠傳謂因趣顯忠交軍故有此捷遂若功出於顯忠者亮因采石之敗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弒亦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閒時日有幾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弒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乃必謂海陵因顯忠復淮西切責諸將遂被弒此又曲說也

賈涉傳李全取海州及密濰收登萊二州又結青州張林以濱棣淄濟沂等州來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土無所吝　按是時金國衰亂盜賊各分據李全乘此北行金元帥張林據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州全往招之遂來降其表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是時實李全功也而係之涉傳竟似涉發蹤指示者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驤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驤一人之功矣又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闐傳又謂闐從攻貝州穿地道闐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度師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劉敞俱駁之光傳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之同議則似光一人所駁矣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過宮成服趙汝愚擁立甯宗一事據汝愚及趙彥逾傳是時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洶洶汝愚謀立嘉王（卽甯宗）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甯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而彥逾共成之厥後汝愚因此擁立之功爲侂胄所忌得禍最烈正以此也而葉適傳則謂是時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禫祭遂立嘉王卽位則此謀又係葉適與蔡必勝等定議後以告汝愚者矣（按紹熙行禮記又謂是時汝愚計無所出宗臣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急向承天門叫幾聲自刎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卽位而尊光宗爲太上皇帝使侂胄共成其事據此則首謀又屬彥逾然宋史彥逾傳不載其首謀畫策或紹熙行禮記所云非當日實事）

宋史各傳錯謬處

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有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之語薛居正五代史周顯德四年世宗親征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語然薛史僅抄實錄而未及詳考事實至歐史則已辨明仁贍之不降實副使孫羽以仁贍病篤詐爲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贍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等傳尚云然豈元人修史時并歐史亦不檢對耶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烏珠（舊史名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烏珠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記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作傳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曹友聞傳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蒙古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統軍耶或另有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宜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之宜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斬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

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幷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即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處也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呂蒙正然蒙正之後又有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幷四次入相蒙正傳贊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即與趙范趙葵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賈涉傳)後因李全亂楚州制置使許國走死義斌斬全使大罵誓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即出戰敗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見李全傳)趙范亦謂善湘曰義斌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全貽書制置使誣義斌叛朝廷雖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義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進攻東平嚴實潛求救於蒙古將博羅罕而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不奪其兵而留青崖崓所掠實之家屬不還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旣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羅罕兵始至義斌分兵與實陽助而陰伺之實危急即赴博羅罕軍與之合與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敗被執史天澤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也肯爲他人屬耶遂死之(見元史嚴實等傳)後朝廷討李全詔有云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贈典追封(見李全傳)是義斌之忠義勳績比趙立李寶魏勝等更有過之則宋史何得無傳乃僅散見於李全等傳而不另立專傳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尚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疏也

宋史排次失當處

宋史又有不必立傳者歐公五代史不立韓通傳爲本朝諱也宋史補之而以李筠李重進並列爲周三臣是矣他如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藥元福皆五代時人從恩入宋改封許國公其入宋史可也彥珂懷讓元福當宋初即病歿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濤等幷未官於宋則傳之何爲或以五代史無傳不得不於宋史存之然李穀李濤在五代尚有事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槪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宣繒

別之傑鄒應龍金淵張磻饒虎臣戴慶炣等傳亦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其他編次之失更有當改定者張憲牛皐楊再興皆岳飛部將舊史本附飛傳後元人修史另編爲卷(說已見前)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應與玠璘相次今亦各爲卷此猶曰官有文武之別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宜附世忠後郭浩楊政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宜附玠璘後今皆另編爲卷蓋亦元人改舊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酈延起事間關數國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此數人者應彙列爲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而今皆各爲卷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後陳自強之附韓侂冑與次翁之附秦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冑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奸黨何也權邦彥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而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弁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人之列不幾顛倒時代乎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完節於南唐者何以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仕於宋既入之宋臣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傳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想見元人修史草率從事徒以意爲排次不復詳細審訂也

史家一人兩傳

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如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兩傳可見修史者之草率從事然蒙古以國語爲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畫一致有此誤猶有說也若舊唐書列傳之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宋史列傳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靜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蹟實係一人並非偶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甚於明修元史時至如遼史有三耶律托卜嘉(舊史名耶律撻不也)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兩蕭罕嘉努(舊史名蕭韓家奴)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兩蕭塔喇噶(舊史名蕭塔剌葛)一在列傳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兩達蘭(舊史名撻懶)一在列傳第十(又名古雲舊史名穀英)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名婁室)一在列傳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爲一傳當時已以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名訛可)亦同爲一傳當時亦有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之別此則名雖同而人各別蓋遼金元皆以國語爲名諸人國語之名本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碎不觧卽元史之速不台

卽元將之圍汴京擄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宋史之兀良合解卽元史之兀良合台卽征交趾由粵西北歸者此又修史時各據所譯漢字入傳不暇彼此訂正也

監板宋史脫誤處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係前明南北監板各一其中誤字落句不一而足如尤袤傳高宗崩靈駕將發引忽議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不加詳議恐無以服勳臣子孫之心乃詔更議後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袤轉禮部侍郎云云按萬里所著誠齋揮麈錄謂洪景盧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浚者今傳反云邁請用浚又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與是邁本未以浚入配享尤袤傳所云張浚當是張俊之誤也配享兼用文武邁既請用呂頤浩趙鼎兩文臣則武臣必是韓世忠張俊耳又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按倫自建炎元年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從乃縊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勛同使之事及閱王綸傳二十八年金將渝盟邊報沓至二十九年朝論欲遣泛使覘之綸請行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歸言鄰國恭順皆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紿綸耳據此始知勛所副者乃王綸非王倫也又張邵傳邵初使金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後其弟祁下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此數語上下不貫邵既有德於檜檜自黨護之檜死則不能免株連矣乃反云檜死得免此必有脫落字句處皆刊刻時校讐不精之故也當別求善本改之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貫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固召禍首謀然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殂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狥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俟良嗣又至以荅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强鄰以上皆見續通鑑綱目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復歸版圖良嗣方

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降主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爲招納良嗣方苦口爭之以爲失歡强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幷至鑾輿北狩神州陸沉此則王黼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論也

王倫

王倫使金間關百死緒成和議世徒以胡銓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張燾疏斥其虛誕許忻疏斥其賣國遂衆口一詞以爲非善類甚至史傳亦有家貧無行數犯法幸免之語不知此特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之詆諆而論世者則當諒其心記其功而憫其節也倫本王旦弟勗之後初非市儈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時金人方擄二帝北去凶燄正熾誰敢身入虎口倫獨慷慨請行其胆勇已絕出流輩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瑪哈舊名粘罕使烏陵思謀至倫即以和議動之欲使其還兩宮歸故地尼瑪哈雖不答然和議實肇端於此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語悟室猶在後也已而尼瑪哈有許和意紹興二年先遣倫歸次年即遣李永壽王翊來值劉豫內犯議遂中格七年徽宗鄭后訃至復遣倫充使奉迎幷乞河南陝西地是冬豫既廢倫入見金主金遂以烏陵思謀石慶偕倫來議八年再使金金即遣張通古等來許歸梓宮母后及河南陝西地九年倫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陝西地先付之設使金不渝盟則存歿俱歸境土得復倫之功豈南渡文武諸臣所可及哉祇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毀前議倫遂被拘於河間其後和議再成遂不得身預其事然創議於敵勢方張之時與收功於兩國將平之日其難易既不同且倫之議和則請帝后疆土全歸而未議及歲幣迨秦檜主和則寸土不歸反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櫬而已其難易更不可以道里計而况李永壽等之來賴倫以雲中舊識稍損其驕倨張通古等之來又賴倫委曲調護使秦檜就館受書以免屈萬乘之尊是其周旋於事勢難處之會即朱弁洪皓輩有不能及者蓋弁皓僅完臣節倫則兼濟國事其所任爲獨難故皓歸亦極言倫以身狥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實深服其心力倶殫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其時兩國和議久成化讐爲好即受金官職亦非反顏事仇况家本莘縣鄉土已屬於金於私計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縊死金史謂倫已受官又辭乃縊死宋史則謂不受官而被害按倫如果受官豈復抗辭是必未受官也是不惟謀國之忠歷百艱而不顧而殉國之烈甘一死而不撓視弁皓等得歸故國身受寵榮者其身世尤不幸志節尤可悲也而區區身後之名又以市井無賴數語傳爲口實至今耳食者幾視爲倖功捭闔之人此不可不急爲别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周保權被擒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居之（湖南）高繼冲納土但令王仁贍知軍府事而仍令繼冲鎮其地迨繼冲入朝改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鎮彭門凡十年其叔高保衡歷知宿懷同汝四州及光化軍其臣孫光憲亦官黃州刺史梁延嗣亦官復州防禦使（荊南）劉鋹戰敗被擒仍封恩赦侯賜第居京師進封彭城郡公（南漢）李煜城破始降封違命侯居京師後封隴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將軍衛將軍等官從善爲通許監軍從譙歷知隨復成三州季操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仲寓官郢州刺史十餘年其臣徐鉉等皆官於京師更無論也（南唐）孟昶既降賜第京師封秦國公尋卒子元喆歷知貝定二州又爲鎮州兵馬鈐轄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珏歷官宋曹兗鄆都巡檢出知滑州其臣伊審徵官靜難軍節度使移鎮延安趙彥韜授興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歷知趙州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西蜀）陳洪進納土後封杞國公賜第居京師子文顯仍知泉州移知青齊廬三州文顥歷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顗歷知海濮濰沂黃五州文頊歷知登舒二州（漳泉）錢俶納土後封淮海國王賜禮賢宅居京師後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子惟濬屢加諸鎮節度使常居京師惟治知眞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惟濟歷知絳潞二州又遷永州團練使改成德軍惟演仕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許州俶弟儼判和州昊歷知宋壽泗宿四州其臣僚孫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禮知密州（吳越）劉繼元降封彭城郡公賜京城甲第一區授保康軍節度使其臣李惲歷知廣許孟三州馬峰分司西京（北漢）統計諸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僞竊據之徒歸降本非素志況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無顧慮及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此見宋太祖太宗幷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往往謂宋開國之初卽失於弱豈知不恃詐力以爲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宋諸帝御集各建閣藏貯自眞宗始眞宗晚年以所著詩文示丁謂等曰朕聽覽之下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也謂等請鏤板宣布共七百二十二卷幷作天章閣貯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此例而閣名各不相襲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御書亦附於內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詔蔡京劉拯等編次神宗御集四年上之先藏寶文閣元符元年另建顯謨閣貯之）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文閣藏理宗御集每

帝各建一閣雖頗繁費然亦足昭敬謹且見諸帝文治之盛也又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俾專職掌(以上皆見本紀) 如神宗以章衡爲寶文閣待制謂之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處卿是也(見衡傳)

錄名臣後

真宗錄唐白居易後利用爲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孫爲台州司馬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皆教官仁宗錄唐狄仁傑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神宗錄唐魏徵狄仁傑段秀實後皆見本紀按舊唐書段秀實傳自貞元後凡赦書褒忠必以秀實爲首又貞元六年赦書授顏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時又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五代史劉遂清傳唐朝渾郭顏段之後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是唐及五代時已有此制宋蓋彷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爲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時尚在英宗潛邸未爲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冊爲后故欽宗以嫡長爲皇太子後即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爲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宮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㬎)甫登極即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後所生太子秪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爲失國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 又有已立爲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眞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嘗及身爲儲君也其生而立爲太子者欽宗嫡子諶朱后所生生時雖尚未爲后然正妃也故諶爲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立爲皇太子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旉潘賢妃所生苗劉之變爲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愭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爲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名竑雖未加太子之號然已居儲貳繼體攸屬後爲史彌遠擅廢降封鎮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冊爲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學

考古之學至南宋最精博如鄭樵李燾王應麟馬貴與等是也然宋初制誥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書敕從之儀之論固是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故事穀獨能記之又普獨極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問穀下

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倉猝一問即能援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太祖改年號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得乾德錢以問竇儀儀對以僞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傳相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即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王既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王自爲上佐矣即此數條可見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究心有素倉猝間即有据依足資朝廷制作之討論也又錢俶薨諡忠懿張洎爲覆狀有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語張佖駁之謂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對狀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因時而惕故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其能免亢龍之咎者以慎守免禍也是人臣能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作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師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作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張說作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詔洎援引故實歷歷有據罰佖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辯博如此其學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問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顯承此又諸臣熟於經史之學原原本本非以口給也自朝章國故之不講則有如蔡京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而廢尚書令者矣（徽宗詔尚書令太宗曾爲之今不須復置說者謂宋太宗未嘗爲尚書令惟唐太宗曾爲之今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乃蔡京當國不學無術之故也見京傳）自經義史學之不講則有如章惇謂北郊祀地只可謂之社而欲廢北郊大禮者矣（惇以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則土神也豈有祭天祇亦謂之社乎北郊之議遂定見黃履傳）然則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据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宋初嚴懲贓吏

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按本紀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顗坐贓棄市乾德三年員外郎李岳陳偃殿直成德鈞皆坐贓棄市蔡河綱官王訓等以糠土雜軍糧磔於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開寶三年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爲姦贓棄市四年將軍桑進興洗馬王元吉侍御史張穆左拾遺張恂皆坐贓棄市劉祺贓輕杖流海島六年中允郭思齊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林俱坐贓棄市此太祖時法令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坐監倉受賄出虛券棄市侍御史趙承嗣隱官錢棄市

又詔諸職官以贓論罪雖遇赦不得敘永爲定制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贓改法杖殺之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御史張白以官錢糴賣棄市汴河主糧吏奪漕軍糧斷其腕徇河干三日斬之是太宗法令猶未弛然寇準謂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王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豈非不平耶則是時已有骫法曲縱者至真宗時棄市之法不復見惟杖流海島如員外郎盛梁受贓流崖州著作郎高清以贓杖脊配沙門島蓋比國初已弛縱矣仁宗本紀則并杖流之例亦不復見蘇頌傳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應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仲宣贓少應減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引刑不上大夫爲對遂免黥永爲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當時論者謂頌一言而除黥刺以爲仁人之言其利溥(見頌傳)益可見姑息成風反以庇奸養貪爲善政其於不肖官吏之非法橫取蓋已不甚深求繼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綱之擾聲遂致民怨沸騰盜賊競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萬人不敢捕方臘之亂凡得官吏必恣行殺戮斷截肢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以泄其憤陳遘疏所謂貪汚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見陳遘及方臘傳)南渡後高宗雖有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摘贓吏姓名以爲殿最然本紀未見治罪之人惟孝宗時上元縣李允升犯贓貸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失察上司俱降黜廣東提刑石敦義犯贓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贓貸死南雄編管籍其家參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是時法令雖比國初稍輕而從積玩之後有此整飭風氣亦爲之一變真德秀所謂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皆孝宗之遺烈也理宗雖亦詔監司以半歲將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爲殿最守臣助監司所不及則以一歲爲殿最(見本紀)是亦頗能留意綜核者然是時湯璹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民有不可勝窮之憂(見璹傳)則知廟堂之詔已爲具文而官吏之朘削如故也賈似道亦疏言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當仿而行之(見似道傳)以似道之狂謬尚知贓吏之不可不重懲而追思藝祖孝宗之遺法然則是二帝者可謂知所務者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瑯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輿朝宣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眞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爵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猥褻莫此爲甚南渡後武臣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後追封蘄王張俊生封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和王吳璘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吳玠涪王岳飛鄂王（寧宗時封）劉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時封）又加封鄜王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彌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猥褻矣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進爲京兆郡王眞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眞宗潘后父美鄭王郭后弟守文譙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通追封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張貴妃（追冊溫成皇后）父堯封封清河郡王此爲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聖光獻曹后乃曹彬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玘吳王后弟佾亦封濟陽郡王則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繪皆爲王神宗欽聖向后弟宗回永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哲宗孟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徽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爲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平樂郡王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高宗吳后父近吳王弟益大寧郡王蓋新興郡王孝宗郭后父瑊榮王弟師禹永寧郡王皆子爲帝後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弟次山永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理宗謝后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爲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頴拜嵩陵（太祖）慶陵（世宗）懿陵三年鄭王出居房州開寶六年鄭王始殂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諡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仁宗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

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爲三班奉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徽宗詔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爲宣教郎監周陵廟世爲三恪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此皆見於本紀及續通鑑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亘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郊祀恩蔭已極冗濫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緡錢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絁紬平其直給之景德郊祀至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爲準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絀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千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著爲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爲大減也（俱見食貨志）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賚不許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爲百官儌恩之端真屬無謂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爲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無名斂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大概出於外僚科斂所進之羨餘是又因百官之濫恩而朘萬民之財力立制抑何謬耶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百千綾十匹絹三十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爲差凡俸錢並支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其下以是爲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爲差（職錢惟給京朝官外任者不給因别有公用錢也）元豐官制行俸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如大夫爲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至

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制更倍增矣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傔人衣糧（在京任宰相樞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隨身餘止傔人）宰相樞密使各七十人參知政事至尚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爲差衣糧之外又有傔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糧餘止給餐錢）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麪羊口之給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爲差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各按品級爲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建炎南渡以兵興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爲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爲法者也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執政充使（王曾以次相爲會靈觀使曾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曾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爲玉清昭應宮使乃班利用上見王曾傳充使者俸錢玉清昭應宮月百千景靈宮七十千祥源觀五十千見職官志）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各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令宮觀毋限員數以三十月爲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南來者未有闕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次（月俸供給各依資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熙五年慶壽赦令宮觀嶽廟已滿不應再陳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幷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爲差

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蔭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遺表蔭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以是爲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幷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猶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則幷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幷及於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卽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見司馬旦傳)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李沆卒錄其子宗簡爲大理評事婿蘇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王旦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眷加蔭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幷女之爲尼者亦賜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二年者始得蔭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卽得蔭矣閻日新疏言羣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齔卽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補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弟姪須過二十此蓋釐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蔭卽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渭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爲市則恩蔭幷聽其鬻賣矣(以上俱見各本傳)其閒雖有稍爲限制者神宗詔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見職官志)又詔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爲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又詔終身任宮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爲撙節然所減損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惟開倖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豈國家長計哉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鎭公用錢歲二千貫旣歿宿負千萬官爲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爲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鎭

大臣也若李符爲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爲右補闕卽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爲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爲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横賜甚至魏震因温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爲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尙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廕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眞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禹偁傳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祇以恩澤而序遷見職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限員以爲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爲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鎭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衆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見祁傳范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見坦傳按向經傳方鎭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甯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陜一軍而不足川陜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見剛傳此軍官之冗費也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疋見應辰傳此堂吏之冗費也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爲詞遂至取民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裒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亦見蔡幼學傳）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爲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爲名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彷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庚提點財用又請以總制司爲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彷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制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三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制錢又有所謂月椿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供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絶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爲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爲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見食貨志）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於是以兩縑折一縑之直（見大中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榷之利至大變酒法麴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算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遺法訖爲蜀中百年之害（見開傳）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江江陰安吉嘉

與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爲輸官之額（見似道傳）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爲生也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塘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眞宗以後遂相沿爲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爲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眞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既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衆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奏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使（俱見各本傳）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死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唐書贄傳）如崔羣以梁肅薦爲公輔器贄遂取中是也（羣傳）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爲延譽弁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文獻通考）然通榜必視其才時尚無糊名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其以狥私得中者唐錢徽知貢舉段文昌囑以楊渾之李紳亦托以周漢賓及榜發皆不中選而取中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者孔温業趙存約等十人遂貶徽江州刺史李宗閔劍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錢徽傳）是唐時科場之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爲之屬有司乃及第（見歐史珏傳）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洛陽搢紳舊聞記）崔棁將知貢舉有舉子孔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維翰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囑之乃考英及第（見薛史棁傳）此以勢利舞弊者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將鎖院劉濤薦薛居正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宋史薛居正傳）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樞密使王樸錄其句薦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

宋史李度傳此亦通榜之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乖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於鄭珏報明日當登第嶼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見薛史珏傳是竟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習以爲常固無足怪其有稍示懲罰者同光三年禮部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干物議特詔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旣無黜落裴皞免議周廣順中趙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遂黜之幷謫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見上交傳顯德中劉濤考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濤傳又劉温叟考進士得十六人有譖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遷見温叟傳是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宋初因之開寶中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見本紀及昉傳眞宗時三司使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囑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校乃於卷中爲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詔幾道落籍永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此五代及宋科場處分大槪也惟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者托素識欽若之僧惠秦賂以白金二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僧囑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書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遠貶見欽若及湛傳以有贓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鎭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爲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見本紀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嚴宜無有擅殺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卽命斬之觀書如故見及傳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枷不得脫詠卽命斬之見詠傳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鼓院上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見正辭傳王濟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見濟傳呂公弼知成都營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乃杖而斬之見公弼傳文彥博知益州方宴擊毬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見彥博傳舒亶爲臨海尉有民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殺之不服亶起手斬之投劾去見亶傳定罪旣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獬疏謂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朝廷然則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當王均李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槪以便宜處之歟舒亶以

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宋遼金夏交際儀

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開卷瞭如然宋之與爲鄰者比金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疎也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儀節之閒澶淵之盟宋爲兄遼爲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程琳傳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眞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眞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享之禮較尊於遼使之至宋矣然遼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儐者易之乃與迓者東西相向（見師孟傳）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舊時兩使相見必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綃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見奎傳）沈立使契丹適其國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況門見耶乃止（見立傳）哲宗崩遼使來弔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宗炎傳）遼道宗遣使以己像來求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復以爲請宋使張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爲兄屈尚先致敬況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來（見昇傳）此宋遼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事也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後不同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闇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來朝議洶洶檜追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詡之詞也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孝宗紀）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爲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傳）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舊儀（按此事宋史有錯誤據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以儀受書儀不合留使改日別以太上皇旨姑聽仍舊是璋初未嘗失禮也而金史璋傳以使事失禮歸杖黜則在宋虧禮之處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詔姑仍舊禮者蓋次年劉仲誨賀正旦之事誤紀於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上壽（見宋史孝宗紀及允文傳）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以爲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又金黃久約爲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約曰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

轄掌儀等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黃久約傳）蓋兩國交際儀節有關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至兩國使臣朝賀時則皆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張暐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暐傳）是金使至宋非國喪亦舞蹈也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州爲蔣州金章宗以完顏匡爲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本紀）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至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爲帝不復稱臣後議和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譯言吾祖也宋以詞不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冊爲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常館於宥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帝其國中自若也（宋史楊告傳告爲西夏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告徙坐賓位元昊不能屈此蓋初冊封時之事）其於遼金二朝亦稱臣而交際之儀稍異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不可改也世宗從之（見金史張汝弼傳）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同矣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幷不復稱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見金哀宗本紀）劉豫受金冊爲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既爲藩轉奉表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詔曰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爲子皇帝之儀注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歲幣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爲兵端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夏主元昊既納款賜歲幣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南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爲銀絹二十萬兩匹開禧用兵既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和增爲銀絹三十萬兩匹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後數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檝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見金史路伯達傳）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爲多寡完顏綱爲賜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賫三詔以厚之（金史完顏綱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爲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視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眞義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驅北指使强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讐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絶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

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弃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弒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檝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爲己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以地予宋而烏珠（舊史名兀朮）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泇口鎮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潁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略京東西汝潁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弒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斡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爲君張浚爲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衆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濬嘗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爲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蹈其轍乎然通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西夏番盟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蓺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饒運爲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鄧襄汝間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賣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而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爲邊界要策按夏國傳元昊既納款宋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則又不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既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久不能無弊耳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宰相之任初無定員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爲昭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其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則爲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復改爲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刪去侍郎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後名稱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　平章事之稱本始於唐按舊唐書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爲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即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爲名是平章事本非眞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宋因之有時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也開禧元年韓侂胄爲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自強爲右丞相請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

其後賈似道亦爲之德祐中王爚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爲左丞相留夢炎爲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爲之不以授漢人漢人惟爲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證也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鎭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元豐新官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南渡以後則功臣爲大帥者爲之弁有兼兩鎭三鎭者如韓世忠兼鎭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俊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繼世爲相

再世爲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宋則有三世爲相者呂蒙正相太宗其姪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爲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彌遠之姪）理宗時亦爲相其再世爲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彥徽宗時亦爲相按琦固名相忠彥亦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爲無君嵩之謀起復爲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勳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襲組之後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爲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弁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乾德二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呂蒙正（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淳化初罷爲吏部尚書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眞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欽若（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尋又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出判杭州仁宗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士遜（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相進中書侍郎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寶元初又入爲門下侍郎封鄧國公）

呂夷簡（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平貝州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唐介劾罷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陳康伯（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出判信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孝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爲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三年罷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

兩次入相

張齊賢（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河南府眞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罷淳化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陳堯叟（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群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

馮拯（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又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右僕射）

賈昌朝（慶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

李迪（眞宗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仁宗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樞密使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以足疾辭出判揚州熙寧二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純仁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出知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入相

趙鼎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知紹興府紹興七年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浚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馬以呂祉事罷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爲節相

朱勝非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出知洪州紹興二年又入相

呂頤浩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奉祠淳熙五年又爲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爲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端平初爲右丞相尋乞罷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慶元尋又拜特進左丞相

程元鳳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德祐元年拜特進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爲右丞相元兵入寶遁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爲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爲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爲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當其爲潁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見維傳及即位富弼因奏對即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見弼傳帝又與王安禮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見安禮傳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見頌傳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於景福殿後神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見食貨志是帝久有取燕雲之志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光獻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獻曹后傳觀此數傳則帝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而環顧朝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爲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爲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宣仁高后傳蓋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

晚矣嘗乎韓維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眞深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韋光裔爲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爲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彍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幷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爲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傳參爲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爲善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至安石則初知鄞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歷陳其弊乃不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卽本李參之術）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見蘇轍傳）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卽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爲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爲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斂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爲利天下行之則又爲害者况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幷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卽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尅扣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爲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簽殷戶承充於是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有需索饋送之弊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車蓋亭詩

哲宗即位蔡確播浮言謂由己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處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軍吳處厚得其詩箋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燾范祖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為異時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若論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僅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后簾前并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註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啓羅織之漸上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封還除目者彭汝礪也謂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皇帝宜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確及聞新州之命又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確不足惜然為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為知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譎確為過當此則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嶺海之行久已習見以為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羣相驚怪不論其得罪之深反以為用刑之濫政令縱弛人無畏懼實由於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同文館之獄

神宗不豫時邢恕與蔡確密謀援立誘宣仁后姪公繪曰延安幼沖（即哲宗）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趨出恕計不行反揚言太后屬意雍王使首相王珪知之確乃約珪同入問疾陽以語勾致珪使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俟珪語小異即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恕計無所施而語稍聞於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隨州恕與確則又揚言太后有廢立意給司馬光子康手書謂其父光曾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婁太后嘗廢孫濟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廢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馬光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語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給其子康手書而後可使人信其設心可謂黠矣會確貶新州恕亦遠謫事不果行紹聖初章惇蔡卞當國欲甘心元祐諸賢引恕入為御史中丞於是恕追理前說并怵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知王珪謀立雍王以實其言總欲以此為題陷害諸正人并誣宣仁后以見己與確有擁護哲宗之功也先是劉摯呂大防為相時文潞公之子及甫居喪恐服除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

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爲甘心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本指呂大防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時韓忠彥執政其弟嘉彥尚主故以忠彥爲粉昆也至是恕以此書示蔡確之子渭（劉摯傳謂蔡渭邢恕傳謂蔡碩皆確子也）使上其書訟當時宰相劉摯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此書爲證惇卞遂欲因是誣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有廢立意置獄於同文館用蔡京安惇雜治之及甫乃變詞托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將鍛成廢立之事以殺摯等并以悖逆坐司馬光呂公著甚至欲追廢宣仁后會無實據及甫但云疑其事勢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誣於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變神宗成法懼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帝曰元祐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錮摯燾等子孫（見劉摯邢恕蔡確章惇安惇等傳）嗚呼固一己之權位而欲以悖逆誣正人以圖一網打盡甚至誣及母后奸人之處心設計真可畏哉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爲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今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曹詠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峽州編管（光傳則謂陸升訐孟堅以私撰國史）胡寅程瑀潘良貴張燾等八人緣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詔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煒誹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荊門軍編管從政郎楊炬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貸死循州安置王趯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程瑀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與祖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瑀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芮奕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奕武岡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張析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愿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己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謫屢

瀕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鋟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趯既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檜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鋟之故皆及禍趙令衿之得罪也則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壻汪召錫所告故安置汀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閬浙大水白諤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士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爲分己功編管英州鄭圮買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圮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卽橫遭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眞可畏哉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蔡京章惇之奸惡猶第諂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若秦檜史彌遠之柄國則誅賞予奪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於上不能稍有可否幾如曹操之於漢獻帝矣姑不必一一實指其事但觀宋史各列傳可見也李浩傳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威權浩與王十朋等始相繼言事王綸傳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謂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此語直奏於高宗之前則檜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權可知也洪咨夔傳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崔與之傳端平初帝始親政鄭清之傳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眞德秀傳彌遠卒上親政魏了翁傳彌遠卒上親庶政則彌遠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權可知也統觀古今來權臣當國未有如二人之專者然檜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傳至今唾罵未已彌遠相甯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

握權既久於檜檜僅殺岳飛竄趙鼎等彌遠則擅廢甯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無君之罪更甚於檜乃及身既少詬詈死後又不列奸邪則以檜雖視正人剪除異己爲衆怨所叢而彌遠則肆毒於善類者較輕遂無訾之者然則彌遠之黠豈不更勝於檜哉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主至度宗爲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才固無足論矣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俊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顔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錡德順軍人吳玠吳璘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中代州崞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砦人王彥上黨人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皐汝州魯山人曲端鎮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王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清河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自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節者亦多係北人如守建甯死者楊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張確邠州宜祿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濟源人守永興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後德祐國亡時能戰之將尤推張世傑世傑亦范陽人從張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師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興三年元太宗六年）與蒙古共滅金時蒙古乏糧宋助以三十萬石張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兩國方敦鄰好初無嫌隙宋果欲復三京入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軍前定議乃計不出此兵退之後鄭清之趙范趙葵等忽欲乘虛復中原以致兵連禍結當時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趙范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又言揚義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意於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謂入洛之師也）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則宋師先入汴而入洛猶在後也是年正月滅金三月即遣朱揚祖林拓詣洛陽謁陵寢此不過遣官省視未即爲召釁之端然宋史孟珙傳是時淮閫刻日進師蒙古聞宋來爭河南已設哨至孟津并增戍潼關謁陵使諜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師泝汴非旬餘不達吾以輕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乃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成禮而歸此雖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發可知也又金史崔立傳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走歸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勢恣橫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惡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淵等聞近境有宋兵陽與立謀備禦偕立巡城遂殺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後趙范守襄陽與伯淵等齟齬以致襄陽失守可見伯淵殺崔立後即投入宋軍宋軍於是年六月到汴無可疑者（宋史趙葵傳亦謂是時盛暑行師）續通鑑綱目謂全子才既至汴趙葵自滁州以淮兵五萬來會謂子才曰本謀據關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

敏子爲監軍到洛陽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殘民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是宋師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證到洛之次日所賫糧已盡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敗而歸此事宋金二史紀傳俱不明析惟續通鑑綱目較詳再證之元史劉亨安傳歲甲午平蔡既而宋師二十萬攻汴將趨洛元帥塔察兒使亨安拒之宋師奔潰此又可了然於當日宋師先汴而後洛也而宋史紀傳但謂入洛之師起釁則以宋兵之敗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傳

宋史各列傳自理宗以後大概又詳於文臣而略於武臣不特缺漏彭義斌諸人也王堅守合州最有功其見於理宗本紀者詔敘堅合州功與官兩轉及合州圍解又詔擢堅寧遠節度使駐興元兼知合州封清水縣伯其見於各傳者張珏傳謂珏與堅協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節傳謂安節堅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爲賈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鬱鬱以死及安節守常州城破被執元人問其姓名曰我節度使王堅子也遂遇害此見於宋史者也其見於元史者憲宗紀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堅堅不應國寶去堅又追還殺之帝悉率諸軍戰城下攻一字城攻鎭西門攻東新門攻奇勝門攻護國門皆不克汪田哥又選兵登其外城堅率衆來拒遇雨元兵梯折後軍不克進乃止趙阿哥潘傳亦謂憲宗駐釣魚山守將王堅夜來斫營阿哥潘拒卻之汪德臣傳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速降語未旣爲飛矢所中此見於元史者也是堅之守合州幾不減張巡之守睢陽乃竟無專傳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難理宗紀謂佐堅守孤壘元使降將南永忠來說降佐罵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張珏傳亦俱謂元兵拔長寧佐父子俱死元史憲宗紀帝圍長寧守將王佐及裨將徐昕等出戰敗之帝又督軍力戰於望喜門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誅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是王佐之守長寧亦必宜有專傳而宋史無之元史伯顏傳伯顏自鄂順流下斬鄂將趙文義范興師至沙洋遣人持黃榜及文義首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斬使有私謀出降者虎臣殺之伯顏又命呂文煥來招亦不應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殺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節不屈宋史皆無傳幷不附見其姓名於他傳中又尹玉麻士龍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戰死五牧士龍戰死虞橋見德祐紀及元史伯顏傳乃宋史玉有傳而士龍無傳幷不附姓名於玉傳中亦皆缺事也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張世傑以水師碇焦山下力戰而敗宋自是不復能軍柯維騏謂世傑何不據鎭江瓜洲以扼敵衝及觀元史而後知其勢不然也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賈似道兵敗後伯顏直趨建康其時鎭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樞密院使阿塔

海即來駐京口立木柵以護民居又分兵屯瓜洲以絶揚州之援（阿塔海傳）阿朮別奉命攻揚州亦以兵先駐瓜洲宋淮東制置使盡焚瓜洲城中廬舍徙其民而去阿朮創樓櫓以守之（阿朮傳）於是瓜洲有阿朮鎮江有阿塔海世傑無地可據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戰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宋亡後猶能支撐半年則亦有故其時臨安雖亡而揚州所屬之高郵寶應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糧援觀宋史文天祥傳天祥由鎮江脫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辭遣之出又元史阿朮傳真州馮都統來襲瓜州阿朮遣阿塔赤敗之是真州尚爲揚守也又阿朮及苫徹傳寶應餽糧揚州姜才率軍士迎糧苫徹奪其馬并糧槖二萬是高寶亦尚爲揚守也博羅歡傳宋亡後淮東諸城尚堅守博羅歡自西小河入漕河斷通泰援兵（怯怯里傳亦同）是通泰亦尚爲揚守也其時蒙古兵兩大營一駐揚州北之灣頭一駐揚州南之揚子橋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錄蒙古南北兩營每日早晚必會哨哨既過仍有村民貿販者往來故天祥等得乞販者之餘糝爨以救饑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傳亦云才每出兵運糧高郵真州以給兵馬家渡與元將史弼徹夜苦戰亦爲護糧也可見揚城南北雖有敵兵圍守而資糧尚可入城故阿朮曰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柵揚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寶之餽留屯新城（邵伯埭）以斷泰州（阿朮傳）於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爲所執論古者不參觀於宋元二史無由得當日情事也

又姜才傳德祐帝北遷至瓜洲才以兵四萬直擣瓜洲欲奪駕戰三時衆擁帝北去按帝既北行應過揚州城下何以姜才不於城下截之此亦即在才傳可意揣也是時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橫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是揚城北皆有長圍防護蓋瓜洲戰後元兵即擁帝從圍牆外北去故無從邀奪也

夏貴

宋夏貴於國亡後降元故宋史不立傳然究是宋末勞臣觀於元史紀傳可見也中統元年夏貴軍於淮南新城元將隋世昌乘戰艦抵城下戰退宋兵（隋世昌傳）二年元將張庭瑞築城於蜀之虎嘯山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砲皆穿護以木柵柵又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砲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絶其水庭瑞取人畜糞溺沸煑瀉土中以泄臭人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逾月伺宋兵少懈奮出擊之（張庭瑞傳）元將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令士卒人持三炬貴驚走（焦德裕傳）三年李璮反於濟南宋夏貴乘虛襲取蘄州宿州等城（本紀）萬戶李羲戰死貴又攻邳州守將李杲哥出降貴去杲哥入城詭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誅（本紀）貴焚廬舍去杲哥之弟復與貴以兵三萬來援元將郭侃敗之（郭侃傳）時夏貴已陷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及利津等四縣張宏略遏之

於渦口貴始去乃盡復所失地（張宏略傳）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蜀中虎嘯山寨元將趙匣剌往禦走之（趙匣剌傳）至元元年元將劉元禮爲潼川路漢軍元帥宋夏貴率軍五萬來犯諸將以衆寡不敵有懼色元禮持長刀大呼突陣遂退貴兵（劉元禮傳）二年宋夏貴欲攻虎嘯山詔以石抹紇扎一軍戍之（本紀）六年攻宋襄陽宋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來援時漢水暴漲貴乘夜潛上元將趙璧發伏兵奪其五舟明日阿朮追貴騎兵璧以舟師追貴水兵合戰於龍尾洲貴敗去（趙璧傳）貴又泊鹿門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將李庭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將王玘元勝（李庭傳）七年元將史權駐荆子口宋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薄江面權破之既而轉糧於隨貴又扼前路權又破之（史權傳）九年元築正陽兩城宋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元將董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拔矢授左右四十餘矢矢盡力亦困遂悶絕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營避水貴乘之壓軍而陣文炳創甚以其子士選代戰貴敗去（董文炳傳）十一年宋夏貴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城幾陷元將塔出突圍入城復出與戰遂解正陽之圍（塔出傳）劉整又追敗之於大人洲（劉整傳）孟義亦奪舟數艘（孟德傳）夏貴知亳無備引兵襲亳元將賈文備破之（賈文備傳）是年伯顏大軍已自郢東下至漢口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諸隘伯顏乃開壩由沙蕪口入江夏貴迎戰於陽邏洑元將謁只里奮勇衝貴軍獲戰艦百貴東走（本紀及伯顏李庭謁只里等傳）十二年伯顏大兵自鄂東下至丁家洲貴與賈似道以舟師橫亘於江伯顏以大砲擊之宋兵陣動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本紀及伯顏等傳）貴又欲由太湖入衛臨安元將李庭薛塔剌海截戰於峪溪口敗之（李庭薛塔剌海傳）高鬧兒又敗夏貴於焦湖（高鬧兒傳）由是觀之貴崎嶇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末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固當與南渡韓岳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國亦當與邊居誼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朮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而無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顏遣人往攻即致書曰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降邊城焉往（洪君祥傳）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意以爲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昝萬壽呂文煥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爲立傳元史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耋即苟活亦祗數年故歿後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按貴降後入覲上都授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書省左丞以江南盜賊竊發命貴招撫十七年貴請老從之詔官其子孫未幾卒俱見元史各傳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劉克莊詩多用本朝事說見叢考然不特詩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賀謝司諫啓云既寤了翁之諫疏孰敢攖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賀肅諭燈籠錦或訕後遂無文道鄉諫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賀劉察院啓

云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張雷州方爲博士寧作夷陵之役不登紹聖之舟賀李制置啓云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胆寒賀傅侍郎掛冠啓云永叔避關弓之害沂公懲一網之危上王師侍啓云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彫負元城了翁之望其授祕撰謝丞相啓云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奸言者疑曾子開有忿嫉新州之意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除雲臺觀謝丞相啓云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陸游米芾之擬除宗簿謝丞相啓云范歐與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是克莊四六亦多以時事爲典故然此體實不自克莊始南渡以來已多有人爲之者李劉賀虞大參帥蜀啓云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西賊聞之胆驚破維猘上河朔十三策北邊皆其手撫摩賀董司諫啓云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誦幸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賀衛參政除江西帥啓云夷狄之問寇公兒童之誦君實謝曾舍人啓云說戰場文人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上史丞相啓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願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上衛參帥啓云夷狄問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字持此安歸周必大賀汪參政啓云資減甘甯彥博入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庭楊萬里回韓安撫啓云穎濱上太尉之書永叔記武康之節熊克賀湯丞相啓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爲天聖初來既踐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屈集賢次輔之居王十朋除館職謝啓云魏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由制舉亦試而後除洪适賀王憲啓云東坡六君子之游慶歷三諫官之列此皆在劉克莊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與克莊同時及在克莊後者亦多用此體王邁上留經略啓惟元城之在宋間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上應經略啓云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賀曾憲啓云餘慶歷元祐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標致賀李倉曹啓云舞彩袖於春輿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賀鄭樞密云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爲辭今吾國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李廷忠賀婁同知啓云遼人相戒慎勿開邊隙爲司馬之秉鈞衡澶淵一舉足以定虜盟本寇公之籌帷幄方岳賀李制置啓云維猘畫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謝李尚書啓云介爲時論所喧雅見推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洪咨夔到運使任謝政府啓云念司馬公用鮮于以福齊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賀鄭丞相啓云慶歷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正倫紀賀蔡侍郎陞侍讀啓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吾坡仙處元祐之始賀李參政啓云獨樂園之自逸難淹君實之留天章閣之一開即

傒鄭公之用林鑑賀曾參政啓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識戒飭疆吏勿更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真德秀宣召入院謝表云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年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方蒙賀徐樞密啓云文富人望行大播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謝王丞相啓云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戇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致福建安撫李尚書啓云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屬以私淳夫受温公之知豈不言其過回泉守趙侍郎啓云嘗神誰護於熙寧怪鬼已瘖於慶歷姚勉謝應判縣送酒啓云誠齋作汝飲吾譏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君去之語若未爲賢回胡主簿啓云昔明道先生之在鄠縣以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文天祥賀江左相啓云潞公平章軍國司馬實位昭文正猷議論廟堂微仲嘗伸左轄賀馬右相啓云簡淡獨周於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潞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須臾堯夫所以無愧於正獻微仲之際謝江樞密啓云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公致章簽書啓云永叔之參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重判事之日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致胡丞相啓云試韓范之規模溯趙張之事業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蓋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李燾作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憑何撰述可知日歷實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臣錄筆談遺事家傳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於引用耳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史

遼史太簡略蓋契丹之俗記載本少太宗會同元年雖詔有司編始祖奇善(舊名奇首)可汗事迹然遼史所載僅記其生於都菴山徙於潢河之濱而已蓋荒渺無可稽也歷朝亦有監修國史之官如劉慎行邢抱樸室昉劉晟馬保忠耶律隆運邪律块蕭罕嘉努(舊名蕭韓家奴)耶律阿蘇(舊名阿思)王師儒等皆以此繫銜(見各本傳)然聖宗詔修日歷官毋書細事道宗幷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書之惟蕭罕嘉努修國史以聖宗獵秋山熊鹿傷數十人直書其事帝見而命去之既出又書其事以爲史筆當如是也其他則隱諱苟簡可知矣其編爲史冊至興宗時耶律孟簡上言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赫嚕(舊名曷魯)烏哲(舊名屋質)休格(舊名休哥)三傳以進興宗始命置局編修其時有耶律古裕(舊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蕭罕嘉努實任編纂之事乃錄約尼氏(舊作遙輦氏)以來事迹及諸帝實錄共二十卷上之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則又本邪律古裕等所編而審訂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我朝國史據輝所言則不惟諸帝有實錄且漸有全史矣至天祚帝乾統三年又詔耶律儼纂太祖以下諸帝實錄共成七十卷於是遼世事迹粗備遼史傳贊謂其具一代治亂之迹亦云勤矣當遼之世國史惟此本號爲完書金熙宗嘗于宮中閱遼史卽此本也熙宗皇統中又詔耶律固伊喇因(舊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舊作移剌子敬)續修遼史而卒業於蕭永琪共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此金時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党懷英郝俁充刊修官伊喇益趙渢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誌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賈鉉蕭貢陳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詔大任繼成之(俱見各本傳)此金時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遼史時邪律儼及陳大任二本俱在后妃傳序云儼大任遼史后妃傳大同小異酌取以著於篇而歷象閏考中幷注明儼本某年有閏大任本某年無閏尤可見其纂修時悉本儼大任二書也

遼史二

遼金二代之興皆經祖宗數世開創始成帝業金史於太祖本紀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最爲明晰遼史則開卷卽作太祖本紀而其祖宗遞傳之處反附見於本紀贊內故所敘太簡肅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傳於后妃內其夫反無專紀而附於贊內豈不詳略兩失乎且贊中所敘又不甚明了謂自奇善可汗生都菴山傳至聶哷(舊名雅里)讓蘇爾威(舊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聶哷生必塔(舊名毗牒)必塔生海蘭(舊名頦領)海蘭生努爾蘇(舊名耨里思)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喇達(舊名薩剌德)是爲懿祖懿祖生伊德實(舊名勻德實)是爲元祖

元祖生色勒迪(舊名微則的北庭雜記又名黠里)是爲德祖卽太祖安巴堅(舊名阿保機)之父也世爲約尼之額爾奇木(舊作夷離堇)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云太祖本紀又謂哈陶津汗(舊作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三讓乃許之按新唐書謂契丹王錫里濟(舊唐書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習爾之)死族人沁丹(唐書薛史俱作欽德)嗣嘗入寇爲劉仁恭所敗乃以重賂乞盟故沁丹晚節不競而歐陽五代史謂約尼以次代爲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爲不任事選於衆得安巴堅代之蓋此卽遼史所謂受可汗之禪者也(欽德痕德音相近蓋皆名字傳寫之誤)其聶呼讓蘇爾威而不自立之處按邪律嚇嚕傳哈陶津汗歿羣臣奉遺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聶呼嘗以不當立而辭位吾可受乎嚇嚕曰昔聶呼之辭以未有遺命也今先君言猶在耳君命不可違太祖乃卽位據此則所謂聶呼讓蘇爾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禪歐史雖不載要是實事又嚇嚕云自蘇爾威後十餘世國衰民困今正當興王之運不可失也此亦與唐書歐史所謂被劉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約尼爲不任事而立安巴堅者略相合然遼史謂羣臣奉遺命立安巴堅歐史則謂八部人公議立安巴堅又屬岐互至新唐書謂八部迭相更代獨安巴堅自爲一部不昔代自號爲王歐史又謂安巴堅旣立後值中國多故漢人歸之者衆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安巴堅於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諸部共責誚之安巴堅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諸部許之遂率漢人於灤河上築城種田而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然後幷八部爲一此與新唐書相合當是安巴堅實事而遼史並無一字及之蓋邪律儼修實錄時爲其先世隱諱陳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復勘對唐書及歐史也且遼史隱諱之處亦不止此歐史載李克用先約安巴堅共攻梁已而安巴堅背約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克用大恨臨歿以一矢屬莊宗報仇後果爲莊宗擊於望都大敗而去而遼史則以克用結好之事爲約其共攻劉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約之迹此其諱飾一也歐史德光滅晉後歸歿於灤城契丹人剖其腹實以鹽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遼史並不載但載其自悔之語謂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私財二也不遣諸節度歸鎭三也而贊其如秦穆之能悔過又記其遷晉主母子於黃龍府時仍以其宮女宦官東西班官醫官控鶴官及庖人茶酒司等從行又以晉舊臣趙瑩馮玉李彥韜等護送以見其加惠於亡國之處凡此有善則書有惡則諱可見皆邪律儼在遼時所修原本而陳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時修史之草率幷唐書歐史亦不復校勘概可見矣

宋史宋琪傳琪本幽薊人故知遼事最詳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機始强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子長東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還死於途東丹之子永康代立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號曰睡

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纂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番將守興之女卽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敘安巴堅以後世次繼立之處俱與遼史同惟名字不合蓋契丹以國語爲名本無正字耳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最簡略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爲列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旣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之於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備惟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而不復立表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於屬國表宋則隣國不便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瞭如遼史雖舊無底本而元人修史時旣於金史立此表獨不可於遼史亦立此表乎且遼史與宋交涉之事書於本紀者前後亦不盡一澶淵旣盟之後凡兩國遣使生辰正旦以及慶弔等事不特逐年詳書卽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遺及興宗再定和議加增歲幣之後則惟書弔大喪賀卽位之事其餘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書何其前詳後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則此等皆可於表內見之前旣免於繁冗後亦不至簡略矣而遼史無之此又修史諸人之失也

遼史疎漏處

遼史又有太疎漏者東都事略記遼太宗建國大遼聖宗卽位改大遼爲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爲大遼改號復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舊名胡輦]於懷州囚夫人伊蘭[舊名夷懶]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明年賜皇太妃死於幽所按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舊名烏古]等及永熙宮軍撫定西邊以蕭達林[舊名撻凜宋史作撻覽]督其軍事此卽皇太妃呼紐也達林傳亦稱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爾古部及永熙宮軍討之凡軍行號令太妃悉委達林其後蕭罕嘉努[舊名蕭韓家奴]疏亦言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多自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禦遠之道則此皇太妃不惟有闢土之大功且有靖邊之長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傳內當專立一傳乃並無其人何也又聖宗統和四年納皇后蕭氏皇太妃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內外命婦亦進會親禮物此后乃聖宗元配也統和十九年以罪降爲惠妃后雖降而其爲聖宗原配終不可沒后係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宜有專傳乃但以統和十九年另立之齊天皇后特立一傳而此初娶之后絕無一字及之何耶且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成之

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者此亦修史者之疎也

遼帝皆有館便徽號

遼帝皆有一二字館便徽號當時爲臣下所稱後世亦即以此別之爲某帝初不稱廟謚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聖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順皇帝景宗曰天贊皇帝聖宗曰天輔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於初即位時羣臣上尊號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稱如太祖后曰地皇后聖宗后曰齊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耶律淳僭位亦號天錫皇帝耶律達實(舊名大石)亦號天祐皇帝達實歿其后塔布布延(舊名塔不烟)稱制亦號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舊名普速完)稱制亦號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按元制每帝亦有國語徽稱如太祖曰成吉斯(舊作成吉思)皇帝世祖曰色辰(舊作薛禪)皇帝成宗曰鄂勒哲圖(舊作完澤)皇帝武宗曰庫魯克(舊作曲律)皇帝仁宗曰布延圖(舊作普顏篤)皇帝英宗曰格根(舊作格堅)皇帝文宗曰濟雅圖(舊作札牙篤)皇帝是也但元制係以國語爲尊奉之稱遼制則不用契丹語而以漢字尊稱故不同耳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后族皆姓蕭氏后妃傳引耶律儼所修實錄謂其先本伊蘇巴里氏(舊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漢高祖故稱劉氏以伊蘇巴里比蕭相國遂爲蕭氏又謂太祖舒嚕后(舊作述律后)兄子名蕭翰妹復爲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蕭爲姓云是實錄以后族姓蕭爲太祖所賜而國語解謂其說不合故陳大任不取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舊作二審氏)曰巴里(舊作拔里)曰伊蘇濟勒(舊作乙室己)太祖娶舒嚕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歸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名蕭翰由是巴里舒嚕伊蘇濟勒三族皆爲蕭姓是賜姓又自太宗始按薛居正五代史蕭翰傳翰父阿巴有妹爲安巴堅后翰妹又爲德光后德光入汴將命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本無漢名乃賜姓名蕭翰自是翰族皆姓蕭歐史亦謂德光欲留蕭翰於汴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云是后族姓蕭實太宗所賜也既爲太宗所賜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稱蕭蓋皆後人所追氏也而諸外戚之姓蕭者可類推矣蕭氏於遼最貴世與宰相之選統遼一代任國事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

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太祖三子皆舒嚕后所生長名貝(舊名倍)已立爲太子後得東丹國冊爲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讓位於其弟太宗(德光)身自歸東丹尋浮海適唐賜姓名李贊華爲唐末帝所害(後以子世宗登極追諡義宗)太宗崩世宗(貝子時爲永康王)以從子入嗣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從弟入嗣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從子入嗣皆未先爲皇太子也惟景宗后蕭燕燕正位中宮後始生聖宗聖宗以冢嫡嗣

位享國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稱賢主此爲古今來正后所生儲君繼體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爲皇太子興宗（聖宗子）則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宮人也道宗母係仁懿蕭后然道宗生於興宗藩邸仁懿尚未爲后道宗宣懿蕭后則既冊爲后始生子濬尋立爲皇太子後被伊遜（舊名乙辛）所譖母子皆不得其死天祚帝係濬爲太子時元妃蕭氏所生亦尚未爲后也

遼官世選之例

遼初功臣無世襲而有世選之例蓋世襲則聽其子孫自爲承襲世選則於其子孫內量才授之興宗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是也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蕭氏世預北宰相之選按遼本紀太祖四年以后兄蕭達魯（舊名阿布齊）爲北府宰相后族爲相自此始然蕭塔喇噶（舊名塔剌葛）傳其祖當安祿山來攻時戰敗之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則世選官本契丹舊制不自遼太祖始也蕭思溫傳爲北府宰相上命世預其選蕭和斯（舊名護思）傳官北院樞密使仍命世預宰相選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詔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舊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使之選異母兄弟世預額爾奇木（舊作夷离堇）之選太保查剌世預突呂不部節度使之選耶律轄哩（舊名諧理）征宋有功世預節度使之選蕭達魯（舊名敵魯）善醫世預大醫選此可見遼代世選官之制功大者世選大官功小者世選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遼之世選官與元時四集賽（舊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舊名木華黎）子孫安圖（舊名安童）哈喇哈斯（舊名哈剌哈孫）累世皆爲宰相阿嚕（舊名阿魯圖）自言我博爾濟（舊名博爾朮）後裔豈以丞相爲難得耶是元時丞相多取於四集賽之家與遼之世選宰相大略相同也

遼族多好文學

遼太祖起朔漠而長子人皇王貝已工詩善畫聚書萬卷起書樓於西宮又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其所作田園樂詩爲世傳誦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其讓位於弟德光反見疑而浮海適唐也刻詩海上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情詞悽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於風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內亦多以文學著稱如耶律國留善屬文坐罪在獄賦寤寐歌世競稱之其弟資忠亦能詩使高麗被留有所著號西亭集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尤工詩耶律富魯（舊名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其父庶箴嘗寄戒諭詩富魯答以賦時稱典雅耶律韓留工詩重熙中詔進述懷詩帝嘉嘆耶律辰嘉努（舊名陳家奴）遇太后生辰進詩太后嘉獎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應詔進詩帝嘉之解衣以賜耶律良重熙中從獵秋山進秋獵賦清寧中上幸鴨子河良作捕魚賦嘗請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上亦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序賜之耶律孟簡六歲能賦曉天星月詩後以太子濬無辜被害以詩傷之無意仕進作放懷

詩二十首耶律古裕(舊名谷欲)工文章與宗命爲詩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又耶律紐斡哩(舊名褭履)工畫坐事犯罪寫聖宗御容以獻得減死後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默寫之及出境以示餞者駭其神妙此又宗室之以畫著名者也

遼燕京

京師本唐范陽節度使治府曰幽州軍曰盧龍遼太宗會同元年晉主石敬瑭遣趙瑩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來獻乃詔以幽州爲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又御昭慶殿宴南京羣臣按石晉纔以地來歸太宗駕至卽有拱辰元和昭慶等名則非遼所建之宮殿可知也是年冬始詔燕京建涼殿於西南堞建一涼殿尙特書於本紀更可知太宗初入時並未別有改築蓋幽州自安史叛亂已稱大燕後歷爲强藩所據唐末劉仁恭僭大號於此必久有宮殿名遼但仍其舊耳聖宗統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門爲元和門外三門一爲南端左掖爲萬春右掖爲千齡開泰元年又改幽都府爲析津府幽都縣爲宛平縣太平五年駐蹕南京幸內果園宴時值千齡節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適至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飮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蓋遼以巡幸爲主有東西南北四樓曰捺鉢又有春水秋山歲時遊獵從未有久駐燕京者是年偶度歲於此故以爲僅事也今其基址亦有可約略者遼史地里志謂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門及南端萬春千齡等門則大內之門也憫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內東南隅有憫忠寺是唐藩鎭牙城本在憫忠寺之西遼志云大內在西南隅宋王曾記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是遼之南京卽唐幽州鎭之舊治確有明證金初因之宋欽宗至金館于燕山東南憫忠寺此寺猶在東南也海陵始擴東南二面而大之(詳見金燕京條內)元世祖又廣其西北而截其東南(詳見元築都城條內)明徐達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則又廣之於東(詳見明築都城條內)蓋至是凡數改矣惟王曾記自盧溝河至幽州六十里今盧溝橋至京不過三十里遼金之燕京尙在西北面其去盧溝宜近乃較遠於今何也蓋今盧溝橋乃金章宗時始建遼時盧溝河尙未有橋其渡河之處或尙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廣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嘗至燕也熙宗始詔盧彥倫營造燕京宮室(彥倫傳)海陵欲遷都於燕天德三年乃詔廣燕城建宮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修築有司以圖來上并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善地何益堯舜居之何以卜爲(本紀)是時張浩舉蘇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

李石護役皇城(見洽石各本傳)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成以億萬計(見續通鑑綱目)貞元元年來都之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以京城隙地賜朝官尋又徵其錢賜營建夫匠帛(本紀)今按蔡珪傳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墓在城內相傳爲燕王及太子丹之壍珪獨考其非是乃漢劉建及劉嘉之壍也大定九年詔改壍於城外又劉頍傳南苑有唐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壍世宗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頍家本怦後詔賜怦錢二百貫令頍改壍於城外據此二傳可見海陵築城時於遼故城之東南二面皆大爲增廣故兩燕王及劉怦墓舊時皆在城外者悉圍入城中至大定始遷出也

元築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嘗駐蹕世祖卽位尚在開平中統二年始命修燕京舊城蓋自金宣宗遷汴後燕京入于蒙古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至是已四十餘年班朝出治之所無復存者故中統元年車駕來燕只駐近郊(本紀)王磐傳所謂宮闕未定凡遇朝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喧擾不能禁也至元元年詔改燕京爲中都始建宗廟宮室(劉秉忠傳)八年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人築宮城又敕修築之費悉從官給幷免伐木夫役稅賦是年初建東西華及左右掖門十年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十一年正月宮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賀此俱見本紀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有官者爲先仍定制以八畝爲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此元時遷築燕京之明據朱竹垞所謂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東大遷民以實之燕城以廢是也二十年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二十六年又修宮城乃立武衛繕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揮使治之大槪元之遷築先宮城而後及于都城事皆散見紀傳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德勝門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門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勝門外八里也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匯於積水潭置牐以運通州之米世祖還自上都見積水潭舳艫蔽水大悅積水潭卽今之西海子其時糧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爲禁地也(見守敬傳)永樂初封于燕因元故宮卽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事見劉侗帝京景物略是元故宮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門以內也

明南北京營建

明祖創造南京規制雄壯今四百餘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闊一一可想見締造之迹蓋盡舉前代官民房舍掃除而更張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水東日記云洪武門外至中和橋六七里長街乃富民沈萬三家絡絲石所砌以此類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間也明史嚴震直傳時方事營造集天下工匠二十萬戶於京師震直請戶役一人各書其姓名術業按籍更番役之是工匠悉取之民間也朱煦

傳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葉伯巨傳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茍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築之科是工築乎及于官吏也當開國之初勞民動衆固非得已至成祖遷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舊乃宮殿多移在元舊城東三四里蓋自徐武甯平燕廢元都已縮其地爲北平府今德勝門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門故址可見武甯已割舊都西北一帶於城外也蕭雲龍鎮北平建燕邸改築北平城（雲龍傳）劉侗帝京景物略亦謂徐達命雲龍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是城郭已另築也姚廣孝傳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卽元故宮景物略亦謂燕邸因元故宮卽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永樂登極後卽故宮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東去舊宮里許悉如金陵之制云云是宮殿亦另建也今以明史各列傳參考之當時大工大役亦不減洪武之創南京矣自永樂五年實始營建九年譚廣以大甯都指揮使董建北京（廣傳）十五年薛祿以後軍都督董北京營造（祿傳）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規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傳）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鄺埜以北京執役者鉅萬奉命稽省病者（埜傳）葉宗人爲錢唐令督工匠往營北京（宗人傳）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鄒緝疏言建造北京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勢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緝傳）永樂十九年詔云賴天下臣民殫竭心力冒寒暑涉風霜趨事赴功勤勞匪懈（景物略）是可見當時城池宮闕皆非因元之舊其擾民肆害有記載所不能盡者　本朝定鼎明宮殿已爲流賊李自成所燬（流賊傳）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僅在武英殿朝賀後次第修葺不肯興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宮始告成則　開國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垞日下舊聞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卽今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徐達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及嘉靖築新城此數寺又圍入城內梁園以東至於神木廠亦舊時郊外地也元之宮闕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卽南城故宮爲燕邸而非因大內之舊云此可以參證

金史

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說者謂多取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稱良史然好問傳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好問言於張欲擄以撰述後爲樂夔所沮而止是好問未嘗得實錄底本也今金史本紀卽本張萬戶家之實錄而成按完顏勗及宗翰傳女直初無文字祖宗時並無紀錄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遺事太宗天會六年令勗與耶律迪延掌國史勗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旣曰某部又曰某水某鄉某村以識別之至與契丹往來及征戰之事中多詐謀詭計

悉無所隱故所紀咸得其實云今按世紀初臣遼而事之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事皆直書不諱及錫馨（舊名石顯）和諾克（舊名桓赧）薩克達（舊名散達）烏春拉必（舊名臘醅）罕都（舊名歡都）伊克（舊名冶訶）等傳地名部名村名悉瞭如指掌應即朂等所修之載在實錄者皇統八年朂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實錄成世宗曰當時舊人惟古雲（舊名毅英）在令史官持往就問之多所更定（見古雲傳）是金代實錄本自詳慎衛紹王被弒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采當時詔令及金令史竇詳所記二十餘條楊雲翼日錄四十卷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及女官所記資明夫人授璽事以補之可見金史舊底固已確覈宜纂修諸人之易藉手也然於舊史亦有別擇處如李石傳謂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倉粟見譏貪鄙如出兩人史又稱其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見石惶恐石乃待之彌厚又與其平日正色斥徒單子温氣岸迥殊是纂修諸臣於舊史亦多參互校訂以求得實非全恃抄錄舊文者其宣哀以後諸將列傳則多本之元劉二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遊於京或仕於朝凡廟謀疆事一一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然謂其全取元劉之作則又不然如王若虛傳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爲樹碑紀功以屬祁祁屬草後好問又加點竄此事元劉二人方且深諱（見好問外家別集上梁文及祁歸潛志）而若虛傳竟直書之更可見修史諸人臨文不苟非全事抄撮者也又金初滅遼取宋中間與宋和戰不一末年又爲蒙古所滅故用兵之事較他朝獨多其勝敗之迹若人人鋪敘徒滋繁冗金史則每一大事即於主其事之一人詳敘之而諸將之同功一體者可以旁見側出故有綱有紀條理井然如珠赫店（遼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戰太祖自將則書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舊名赤盞暉）傳和尚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原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撒離喝）傳正隆用兵則詳於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大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薩忠義（舊名僕散忠義）嚇舍哩志甯（舊名紇石烈志甯）傳泰和中宋兵來侵則詳於布薩揆（舊名僕散揆）宗浩完顏綱傳興定中發兵侵宋則詳於約赫德（舊名牙吾塔）傳鞏昌之戰則詳於博索（舊名白撒）傳禹山之戰則詳於伊剌布哈（舊名移剌蒲阿）傳三峯山之戰則詳於完顏哈達（舊名合達）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斜卯愛實）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舊名奴申）崔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亡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敘其顛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又如遼將和尚道温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則但書其殉節而死事之詳聽其入遼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列特用古人夾敘法附書道温二人於宗望傳徐徽言於羅索（舊名婁室）傳使諸人千載下猶有生氣而文法亦不至枝蔓尤見修史者斟酌裁

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劉祁元好問二傳皆不載王若虛傳則謂崔立殺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黨翟奕欲爲作功德碑以屬若虛若虛謂奕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爲之此本於好問所作若虛墓誌而傳因之是碑文之作與祁好問二人無涉也而若虛傳又謂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好問時爲郎中謂祁等曰衆議屬二君其無辭祁不得已爲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據此則功德碑竟出祁好問二人之手矣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即若虛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靦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據此則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蓋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問改作之誣更不待辨矣然經詩末句云且莫獨罪元遺山則好問於此事究有干涉經詩謂林希所作極口吠堯斥金源盜據中國而金史謂好問所改止直敘其事豈初次原稿專媚崔立且指斥國家好問見而憤之特改其肆逆之語後人遂以爲出祁好問之手耶

金史失當處

金史體例亦有可議者本紀之前先列世紀敘世祖以下世次及締造功業而本紀後又有世紀補則敘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爲帝者也宗峻追謚景宣帝廟號徽宗宗輔追謚簡肅帝廟號睿宗允恭追謚光孝帝廟號顯宗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爲一傳冠於列傳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史興宗睿宗之例最合體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係追謚之帝已入世紀此三人亦係追謚之帝不便入列傳故又爲世紀補附於本紀之後亦創例之得者也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幹爲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後因海陵廢爲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號亦從削奪而列於宗本等傳此固當時國史記載如是及異代修史時則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編作本紀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於世紀補以從畫一況宗幹開國元勳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輔上即世宗登極亦嘗改謚明肅皇帝後因允恭之奏始降封遼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紀則海陵登極時亦嘗降封宗峻爲豐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崔立殺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傳與完顏奴申同卷此編次之可議者一也劉豫爲金子皇帝則屬國也天會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齊合兵侵宋皆金國大事而金史一槩不書此記載之可議者二也張邦昌劉豫俱受金封冊宇文虛中亦仕金官至特進

金史固宜立傳吳曦叛宋降金已册封爲蜀王其死也又贈以太師招魂葬之雖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傳乃邦昌等三人皆有傳而曦獨無之時青雖陰受金官而身在宋屢以宋兵攻金其叔時全則仕金爲同簽樞密院事屢爲金侵宋是宜傳全而以青附乃反傳青而以全附亦屬倒置宗弼用兵處處與韓常俱富平之戰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創奮呼博戰遂解圍出宗弼仙人關之戰宗弼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鞭責柘皐之戰王德先敗韓常於昭關宗弼傳內屢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韓常用法嚴遣史送因於汴或道亡監吏懼罪乃盡殺之以滅口後衍慶宮圖畫功臣韓常以驃騎大將軍亦得繪像是韓常固金初一大將累有戰功金史必宜有傳乃竟無之亦屬掛漏此纂輯之可議者三也至如詔誥之類既載於本紀則不必復載於列傳乃天輔五年使都統杲伐遼詔書三道既詳於紀而杲傳又備載之不異一字完顏蘇嚕傳（舊名蔡闌）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舊名朮虎高琪）之奸惡既詳於蘇嚕傳而高琪傳又備載之累幅不盡此又敘述繁複之可議者也又如遼史敘本國之兵不曰我兵而曰遼兵金史宣宗以後敘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敘本國之兵亦直曰金兵（見徒單兀典等傳）蓋異代修史不必內本國而外敵國直書金兵亦自明析至金太祖本紀拒遼兵於鴨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戰大勝遼人常謂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滿萬殊屬語病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忽書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從未見蒙古起兵之事使閱者茫然不知何處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大元太祖來征一似上年之戒嚴別有兵禍而非蒙古者又紇石烈牙吾塔傳（今作赫舍哩納赫德）太昌原戰勝既解慶陽之圍時元使斡骨欒來行省蒲阿等因此一勝志氣驕滿乃謂斡骨欒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鬬來是此召釁之語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內族垂慶使北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是此語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傳中自相岐互（移剌蒲阿傳三峯山之戰元兵開鈞州路縱金兵走而以生軍夾擊之楊沃衍樊澤等皆戰死於路沃衍傳則謂沃衍已入鈞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從乃自縊死兩傳亦不符合）

遼金二史各有疏漏處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正月稱帝建國號曰金年號曰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珠赫店之敗在天慶四年則金之建國應在天慶五年乃遼史本紀是年並不載金建國之事直至天慶七年始云是歲女直阿固達（舊名阿骨打即金太祖也）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輔國號金則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稱尊而收國兩年俱抹煞矣此遼史之疏漏也金史太祖初以烏奇邁（舊名吳乞買即金太宗也）薩哈（舊名撒改）等之請始建國稱帝其改元天輔也亦以烏奇邁等上大聖皇帝之號而改元並無楊朴定策之事遼史又載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

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冊封是楊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載此事并列傳亦無楊朴其人

金史避諱處

遼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上臨軒命諸酋起舞獨阿固達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諭樞密使蕭奉先以事誅之奉先以爲粗人釋之其弟烏奇邁尼瑪哈（舊名粘沒喝）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上喜輒加官賞阿固達歸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等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趙三走訴咸州詳袞司（舊作詳穩）詳袞司數召阿固達不至一日阿固達率騎五百突至詳袞司與趙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復至此事載遼史而金史不書及天祚帝親征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以激勵其衆謂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戰耳又天祚帝遣蕭寶訥㖿（舊名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爲東懷皇帝金以冊文無兄事之語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遂不受以書復之事皆載遼史而金史亦不書又如宋劉錡順昌之捷金葛王烏祿從烏珠（舊名兀朮）來攻亦大敗而去宋史本紀及錡傳載之甚詳葛王卽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紀不敘其事宣宗卽位乃赫舍哩呼沙呼（舊作紇石烈胡沙虎）弒衛紹王後圖克坦鎰（舊名徒單鎰）勸其迎立也（見鎰及胡沙虎傳）而紹宣二紀皆不載薩里罕（舊作撒離喝）被李世輔（卽李顯忠）劫執將挾以歸宋追兵至世輔乃與折箭爲誓推下山而薩里罕傳不載（見宋史顯忠傳）珠格高琪（舊作朮虎高琪）爲相專寵作威與高汝礪相倚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見珠格高琪）而汝礪傳絕不見附和高琪之處反載其諫阻遣兵護麥及閱田征租權油等事皆與高琪異議者其與高琪意合祗諫阻遣使與宋議和一事而已傳贊稍示貶謂其循默避事貪戀不去士論頗以爲譏然終未著其黨附之迹也至張邦昌傳亦但云金立邦昌爲大楚皇帝時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質始回康王入歸德邦昌勸進於歸德後以隱事誅之傳中竝不見僭位稱號之事一若金冊立後卽向康王勸進而康王之殺之不免寃抑者則并邦昌亦爲之迴護矣

金史誤處

遼史天祚帝命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耶律淳守燕帝遁入夾山命令不通奚和勤博（遼史名回離保）耶律達實及李處溫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立淳爲帝改元建福未幾淳死衆又立其妻德妃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將迎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是淳年號建福蕭氏年號德興也而金史左企弓傳乃云遼天祚帝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淳自立於燕改元德興則以其妻之年號爲淳之年號矣又遼史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後過平州張瑴（遼史名瑴金史名覺）數以十罪皆縊殺之而金史惟企弓傳記其

爲張覺所殺仲文傳則云爲翰林侍講學士卒謚文正勇我傳云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公弼傳云權乾州節度使卒謚忠肅俱不見被害之迹一似考終於官者况企弓傳已敘明降金後金授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此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則臨死時應以金官書之乃仲文等傳所云翰林侍講學士宣政殿大學士權乾州節度使之類仍是仕於遼之官尤覺兩無所據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有紀傳不相符處元光元年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顏訛可也本紀既書遣元帥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下又書訛可時全軍大敗訛可當死面責而釋之時全傳亦載五月師還全令軍留淮收麥訛可恐雨至水漲不得奪歸力爭之全不聽是夜暴雨水大至爲橋以濟遂爲宋兵所襲乃訛可本傳絕無與宋交兵一字亦可見記載之疎矣宋本紀嘉定十二年書金帥訛可攻棗陽孟宗政傳亦書訛可棗陽敗歸之事金史本傳轉不載何耶

金史氏名不畫一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女直語本無正字也故流傳於宋往往記載互異至金史一朝之書則纂修者應各傳彼此校訂以歸畫一乃一撒離喝也（今作薩里雅布）熙宗紀作撒離合睿宗紀作撒離喝（宋史作撒離曷）一合達蒲阿也（今作哈達布哈）本傳作合達蒲阿訛可傳又作合打蒲阿一阿忽帶也溫蠶傳作阿虎帶訛可傳又作阿祿帶其下又云阿魯帶一撒合輦也（今作薩哈輦）一傳中忽作撒合輦忽作撒曷輦紇石烈執中（今作赫舍哩執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紀傳忽而紇石烈執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紇石烈胡沙虎內族承立即慶山奴也乃本傳忽而慶山奴忽而承立蒲察琦即仁卿也乃本傳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此皆修史時倉猝成書不暇刊正故多歧誤也

宋史金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金史書本國人名已多彼此互異流傳於宋益多訛誤故宋史所記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竟無一可核對者如李若水宗澤等傳之粘罕（今改尼堪）斡離不（今改斡里雅布）韓世忠傳之撻辣（金史作撻懶今改達蘭）岳飛等傳之兀朮（今作烏珠）吳玠傳之撒離喝（今作薩里罕）婁宿（今作婁室）張浚傳之僕散忠義（今作布哈忠義）吳璘傳之合喜（郎金史紇石烈合喜今作赫舍哩額圖克坦哈）湯思退傳之紇石烈志寧（今改赫舍哩志寧）李寶傳之完顏鄭家奴（今作鄭家）趙方扈再興傳之高琪烏古論慶壽（今作烏庫哩慶壽）完顏賽不（今作完顏賽布）完顏訛可（今作完顏額爾克）孟琪傳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撻辣金史作撻懶婁宿金史作婁室其字已不畫一此外尚有可以意會者如兀朮爲韓世忠扼於黃天蕩世忠傳謂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來援金史宗弼傳則謂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來援蓋即一人也畢再遇傳有紇石烈都統按金史是時統兵者爲紇石烈志寧則都統乃志寧也而宋史但記其姓其他如

悟室(見洪皓及韓世忠傳)聶兒孛堇牙合孛堇訛里也(世忠傳)拓跋耶烏烏陵思謀乞查粘罕索孛堇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夏金吾(岳飛傳)沒立烏魯折合(吳玠傳)胡盞習不祝完顏悉列耶律九斤(吳璘傳)室撚(秦檜傳)耶律溫(王德傳)蒙恬鎮國五斤太師(魏勝傳)萬戶撒八(楊再興傳)完顏蒲辣都千戶尼龐古(畢再遇傳)阿海完顏小驢合答奇哥(趙方傳)從義納撻達(扈再興傳)巴土魯(張威傳)溫端兀陵達等(孟珙傳)考之金史絕無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無一相合者宋史李顯忠之取靈壁也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已而琦背約來拒顯忠屢敗之遂復靈壁而虹縣未下顯忠又使人說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來降遂復虹縣又進克宿州金帥孛撒率十萬衆來戰顯忠敗走按金史紇石烈志寧傳是時窩斡叛黨括里扎八逃入宋顯忠用其謀攻取靈壁而無所謂蕭琦者虹縣叛降之將則都統奚撻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張子蓋傳有招降金將蕭鷓巴及耶律造哩之語鷓巴或扎八之訛而顯忠傳又無鷓巴其人(孝宗本紀蕭琦蕭鷓巴係兩人)至所謂金帥孛撒者蓋即僕散之訛然是時僕散忠義駐汴梁未嘗統兵來統兵者乃志甯也宋史稱孛撒又異總之金人名本無正字但以音相呼流傳鄰國益至以訛傳訛故二史各記所記兩不符合惟扈再興傳之從義有可以意揣者當時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從宜從義蓋從宜之訛乃出使之官號而非人名也宋史邢恕傳恕之子倞館伴金使趙倫是時蕭王使金未回朝議亦欲留金使以相當倫懼留乃謂倞曰金有余覩者本遼大臣降金今尚領契丹精銳而心貳於金可結以圖金倞以聞帝遂賜余覩詔書納倫衣領中厚賚遣還倫歸獻其書金主怒遂再發兵滅宋是詭詞誘宋結余睹歸而獻其書者趙倫也而金史蕭仲恭傳則此乃仲恭所為並無所謂趙倫者豈仲恭使宋時改易姓名耶倫親在宋宋人記其姓名又非傳聞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異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宋金二國交涉之事二史本紀所載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如天會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於韓州金紀在十月宋紀在八月七年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金紀在五月宋紀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劉之變則避兵渡江當是二月)八年立劉豫為子皇帝金紀在九月宋紀在七月天眷二年(宋紹興九年)拘王倫於河間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月皇統元年(宋紹興十一年)宋和議成兀朮畫淮水中流為界金紀在九月宋紀在十一月皇統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歸金紀在八月宋紀在次年六月如此類者不一蓋或得之傳聞或據起事之日或據訖事之日故有先後不同也又如欽宗之北遷金紀謂天會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宋紀但書帝如青城又書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則不書皇統二年金紀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宋康王為帝宋紀但書金使劉筈等九人入見藏金國書於內侍省而不及冊立之事蓋皆為本朝諱國

史書法固如是也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紀但書五月兀朮趨汴撒離合趨陝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按是年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復蔡州潁昌淮寧等州及郾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淮陽泇口潭城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吳璘有扶風石壁砦之捷王彥有青谿嶺之捷田晟有涇州之捷戰爭方始何得云河陝盡平而金紀一槩不書蓋當金兵初入東京留守孟庾卽以城降其餘州郡亦望風而靡或降或走兀朮卽奏河陝盡平其後韓岳張劉吳之交兵則在六月以後雖各有克捷未幾諸將奉詔班師所得州郡復爲金有故金紀一槩不書而於是年十二月總書宗弼奏宋將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率兵渡江一語以括之也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水中流爲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廬州二月王德敗金人於含山楊沂中劉錡等敗金人於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敗還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則金兵已還矣金紀所云四月宗弼請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則記載之誤其後正隆南侵大定議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槩相符惟興定以後兩史本紀各有詳略不同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紀但書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師二年亦多詳於淮南而入蜀師祇書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紀亦但書淮南之役而陝西進兵與洋則不書宋紀又專詳興洋之戰而淮南交兵則總敘於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紀書淮南之戰甚詳而宋紀並無一字正大二年金紀書光州之戰三年金紀書壽州之戰而宋紀亦並無一字金史最簡而轉詳宋史最詳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宗弼渡江追宋高宗據本傳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寧卽由江寧取廣德路至杭州初未嘗由鎮江過兵也而宋史韓世忠傳是時世忠由鎮江退保江陰不知何故及閱赤盞暉傳（暉今作特嘉暉）暉從渡淮爲先鋒遇重敵於蘇州秀州皆敗之遂至杭州則知是時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蓋宗弼自和州渡暉等自瓜州渡）世忠傳亦謂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陰也至黃天蕩之戰宋金二史亦頗互異宋史世忠傳謂兀朮自杭北歸至鎮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朮不得渡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來援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四十八日有獻謀於兀朮者曰鑿土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乃一夕鑿渠三十里次日無風我軍帆弱不得動金人以小舟縱火得絕江而去是金軍鑿渠出江卽在黃天蕩渡江北去也金史宗弼傳則謂宗弼自杭還軍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甯會移剌古（蓋卽世忠傳所云孛堇太一）來援宗弼發江甯將渡江而北宗弼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世忠

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宗弼軍以火箭射其五緉舟皆焚遂敗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甯又從江甯出江而後敗世忠則其絕江北去當在江甯府城之北非復黄天蕩矣參觀岳飛傳謂兀朮自杭州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軍擾之金兵驚亂兀朮次龍灣飛又破之則兀朮乃歸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卽從黄天蕩北去而不至江甯則何必鑿老鸛河以通秦淮耶（金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鎮江不利四月又戰於江甯敗之諸軍渡江云云是亦明言兩地也）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金史拔離速（今作巴）傳天會四年與泰欲馬互襲宋康王於揚州康王渡江入於建康按是時宋高宗聞警卽至鎮江往杭州未嘗至建康也又奔睹傳天眷二年宋將岳飛以兵十萬攻東平奔睹倉猝出禦時桑柘方茂奔睹多張旗幟於林間爲疑兵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去飛又以十萬衆圍邳州守將告急奔睹語使者城西南有塹深丈餘急窒之飛果從此穴地入以有備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與宋並無交戰之事卽次年兀朮再取河南宋諸將拒之飛在京西復蔡潁淮甯等州未嘗至東平邳州也宋高宗紀及劉錡傳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趨揚州劉錡使員琦拒於皂角林大敗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按金史烏延蒲轄奴傳大定二年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領兵與宋兵戰於慶陽又世宗紀大定四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都統高景山取商州亦見徒單合喜傳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戰功何得於三年之前已被殺金宣宗興定中南侵統兵者爲完顏賽不按宋史趙方傳謂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按金史賽不傳賽不自侵宋歸屢用兵於河北河東及京兆直至哀宗天興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驢之亂自經死距興定用兵已十餘年且無被誅之事也又宋史孟珙傳珙與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按金史栲栳卽烏古論鎬也（今作烏嚕哩鎬）蔡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乃殺之是鎬未嘗降也以上各條兩史參校始見其岐互蓋皆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故紀傳多不可盡信宋南渡自紹興七八年後與金交兵互有勝負如宋史李顯忠傳顯忠旣克宿州金孛撒步騎十萬來攻顯忠親戰於城南孛撒大敗明日復益兵至顯忠又戰百餘合殺其左翼都統及千戶百戶斬首五千是夜統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城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會邵宏淵不肯助戰顯忠不能孤立乃退軍是顯忠軍雖退而未嘗敗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寧傳志寧來復宿州先令諸軍多張旗幟於州西爲疑兵自以大軍駐東南世輔（卽李顯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騎數萬背城而陣外以行馬捍之別出兵向東門攻志寧爲蒲查所敗志寧使夾谷清臣

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兵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欲斬敗將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其虛實明日乃再戰世輔大敗遂乘夜脫走是志寧之戰又屢勝而未嘗一敗也又如金史烏古論慶壽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紇石烈牙吾塔)等傳敘其南侵淮泗之功並無一敗衄而宋史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趙葵等傳敘其破金兵之功亦無一敗衄又金史武仙傳宋孟珙來襲仙於順陽仙倉猝率百餘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軍稍集遂大敗珙而宋史孟珙傳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乃退屯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衆七萬仙易服遁而並無爲仙所敗之事仙傳蔡州破後將士皆散仙渡河北走爲澤州戍兵所殺亦不言爲珙所敗而遁走是各史紀載互異若徒據一史必不能得其眞也惟此國自述其敗而後見彼國之眞勝否則別見於他傳者其勝敗亦差得實又或此國敘戰勝之難亦可見彼國拒戰之力如宋張浚富平之敗五路喪師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傳是役也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創更戰乃拔宗弼出又婁室傳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兵力戰勢復振遂敗張浚兵是浚此戰先勝而後敗也(宋史張浚傳謂劉錡先力戰敗金兵而錡傳轉不載)宋吳玠和尚原之戰據金史宗弼傳宗弼攻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遇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是吳玠之勝乃眞勝也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紹興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紀但書五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後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鎭之捷韓世忠有淮陽之捷張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書或疑宋史各傳特自爲誇大之詞而非實事然金史宗弼傳謂是時宋將岳飛韓世忠等分據河南州郡復出兵涉河東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又阿魯補傳謂宋將岳飛等乘間襲取許穎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則宋史岳飛傳所云克復京西州郡并遣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者必非虛語又宋史仇悆奏高宗謂我軍已習戰非昔時比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宋汝爲上丞相書亦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諸將人人知奮故順昌孤壘力挫敵鋒使之狼狽逃遁(仇悆宋汝爲二傳)又仇悆奏高宗謂去夏諸將各舉兵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計(此紹興十一年所奏)是劉錡順昌之捷及諸將戰勝之績皆是實事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興元年)金人攻復宋將吳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吳璘之敗固屬顯然然金史徒單合喜傳是時吳璘在陝蜀據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蟲嶺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鎭戎軍合喜令赤盞胡速魯改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衆圍之合喜使諸將來援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及蒲察黑等併力與戰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來犯據德順陷鞏州臨洮等合喜遣將連戰璘又恃其衆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軍於德順鎭戎

之間斷其餉道璘始引去是璘雖退師而其先與金人力戰之處可因合喜傳而見也又金史朮虎高琪傳泰和五年吳曦奉表以蜀地來降章宗命高琪往冊爲蜀王已而宋將安丙誅曦遣李孝義（宋史作李好義）率兵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郊堡高琪禦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戰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見有伏乃退整軍而宋兵又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琪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如此數次孝義始解圍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戰又因高琪傳而見也至如紇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哩約赫德）侵宋本傳敘其功幾於橫行無敵然馮璧傳謂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堅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又紇石烈胡失門傳牙吾塔不奉行省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是牙吾塔之侵宋觀於馮璧胡失門二傳始知本傳所侈功績多屬鋪張故閱史必參觀各傳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亶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即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禀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淫酗顛昏而囈語詁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既即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吐渾)党項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諲譔以其地爲東丹國封皇太子爲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舊作孟乃)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會其弟頗拉淑(舊作頗剌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舊作拏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淑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歿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英格)曰烏雅舒(舊名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烈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所謂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爲褻濫金之追謚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安出虎水)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舊名石魯)始官特里袞(舊作惕隱)第六世烏古鼐(舊名烏古乃)始爲女直節度使(此遼所授遼以縣令爲刺史刺史爲節度使故節度使與唐同名而實異)第七世和哩布(舊名劾里鉢)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歌)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謚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舊名跋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

順皇后昭祖子烏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翼簡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爲帝者而追謚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嚕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名烏嚕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卓(舊名劾者)次和哩布次噶順(舊名劾孫)次頗拉淑次英格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噶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噶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爲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爲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金最尊官也儲帝皆由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啓土宇爲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卽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達蘭(舊名撻懶)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酗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舊名查剌)海陵又手弒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舍音(舊名斜也)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薙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爲仇讐蕭墻之內橫屍喋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澌滅而國脉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爲其屬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年衞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爲烱鑒也

按晉書載記秃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

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利鹿孤將死亦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傳檀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傉檀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傉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卽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爲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朂少時卽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朂傳)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雄從獵爲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傳)按朂爲都統宗翰宗雄爲元帥時尚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桯史)又嘗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子聃傳)是幷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爲詩文尚在用兵開國時也(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爲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璹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舊作合剌)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嚕訥(舊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甯嘉蘇(舊名寧甲速)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之名朂也舍音(舊名斜也)之名杲也薩哈(舊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額爾袞(舊名訛魯觀)之名宗峻也鄂爾多(舊名訛里朵)之名宗輔也斡布(舊名斡本)之名宗幹也烏珠(舊名兀朮)之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謀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舊名阿魯補)之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搭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

名烏者也赫舍哩志甯之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羅索也(舊名婁室)唐括安禮之本名幹魯古也伊喇慥(舊名移剌慥)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沙呼也(舊名胡沙虎)阿勒根彥忠之本名窊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堯)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爲崇民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葉泯字作泜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旦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剌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爲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久約傳)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即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睹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弁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傳)故章宗本紀所載帝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賞錢三百貫以爲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舊名合住)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舊名兒失剌)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舊名紇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椀)羣牧所羅和(舊名老忽)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

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擿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本紀）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舊名徒單恭）與九縣令皆罷去惟楊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郎中（邦基傳）又宗賢爲永定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德器之遂超遷兩階（宗賢傳）此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爲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卽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舊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移剌道傳）後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爲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卽位乃置九路提刑司覈之（宗雄傳）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吏無所畏憚貫鉉奏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人偕往漢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獘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此獘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損爲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勅諸路以肅爲法（肅傳）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穆昆（舊作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通傳）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强及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或尚有不能者新强者勿添盡如一戶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益謙傳）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減然高汝礪疏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汝礪傳）張萬公亦言適足

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張萬公傳)張宏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爲功督責苛急宗室承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箠擊有至死者市肆買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意哉(承元傳)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貲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卽罷之敝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按宋史呂公綽傳官籍民產第賦役輕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疇蕪穢公綽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時已有按產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琿(舊作蒲里衍)正軍之奴僕曰阿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靄哥蠻明安山東西路有盆買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納合椿年傳)大定中又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酬斡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衆自爲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爲永制(思敬傳)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爲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爲令(宗憲傳)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賃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爲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太祖時以三百戶爲一穆昆十穆昆爲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爲一穆昆五穆昆爲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爲一穆昆四穆昆爲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

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金史完顏勗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爲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爲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爲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爲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廢仍爲金行臺丞相酈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廢皆仕金瓊爲博州防禦使成爲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爲鄭州防禦使文爲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即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爲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爲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即屬齊爲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爲行臺兵部尚書李上達爲金東平府司戶齊國建爲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爲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幷慮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僞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遽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閣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實實（舊名習失）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婁室）楚王宗雄魯王棟摩（舊名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朮可）隋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普嘉努（舊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撒离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舊名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幷特進實實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舊名阿离補）傳又載代國公罕

都(舊名歡都)金源郡王實圖美(舊名石土門)徐國公渾楚(舊名渾黜)鄭國公們圖渾(舊名謾都訶)濮國公實古訥(舊名石古乃)濟國公芬徹(舊名蒲查)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巴爾斯(舊名拔離速)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蒲察石家奴)光祿大夫蒙克(舊名蒙适)隋國公和尼(舊名活女)特進托克索(舊名突合速)齊國公博勒和(舊名婆盧火)儀同三司烏雅富埒渾(舊名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雲(舊名烏林答泰欲)太司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臭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盞暉)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赫舍哩志甯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驚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鬥爲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爲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酈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瓊傳)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璘傳)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吳玠劉子羽傳)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尚能攻擊江淮取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尚能擾淮楚擣環慶然此乃宋韓侂冑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二戰差强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托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興定南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壽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屢侈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絶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今作額林)匿之而以捷聞爲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擬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爲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爲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騎獲一人輒以捷聞(蒲阿傳)八年禹山之戰蒙古兵稍却合達輒以大捷奏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

皆爲捷書所誤云（合達傳）是不惟遇敵輒敗而弃諱敗報捷習以爲常統前後觀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蒐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國家急務哉（按禹山之戰據元史按竺邇傳是日大霧迷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是合達之奏捷亦尚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傳贊謂彷遼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爲宰相其職皆如此故規爲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漢人爲真相自此始（按元遺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書令而下有左右丞相爲宰相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凡內族外戚及國人有戰功者爲之其次則渤海人又次則參用漢進士不過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爲部長時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未息也馬不可與人遂劓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取（阿疎傳贊）時兵力尚微桓赧散達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馬及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桓赧散達傳）康宗襲太祖即位遼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閱賵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世紀）阿离合懣將死太祖往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阿离合懣傳）觀此可見金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亦漸强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爲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憍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即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合達傳）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犒以羊酒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來議和先遣小使斡骨欒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決戰斡骨欒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統大兵入陝（牙吾塔傳）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

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申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轉以不和自誤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卽授以兵佐於是封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眞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使燕寧爲東莒公是爲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強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摧敗如郭文振徙衛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不能守潞州閑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實與匹夫無異此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爲平陽公乃胡天作死後詠繼之而封者傳贊謂他書所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蓋正大間續封如史詠之繼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其後又有十郡王之封(見國用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瑀張左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勅聽用安於同盟中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績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宏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其次爲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賜姓和稽氏辛威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搖賜姓車非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魏賜姓侯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靜帝時詔各復本姓)其有倚爲腹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爲帝系疎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旣殫爵賞又濫不足以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溫舊作溫敦)包世顯包長壽

包疙疸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名[illegible]）賜姓哈薩喇氏（舊作禾速嘉）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必蘭）馬福德馬柏壽賜姓瓜爾嘉氏（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烏林荅）貲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溫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爲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霆梁佐李咬住國用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牐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爲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陞兩階是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爲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牐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即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閒荒廢者已四五十年舊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爲醜穢身爲帝王採取美豔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爲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蘭（舊名阿懶）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舊名阿虎迭）妻阿里庫（舊名阿里虎）從嫂也其女重節則從侄女也宗本子薩爾拉（舊名莎魯剌）妻宗固子呼喇勒（舊名胡里剌）妻和色哩（舊名胡失來）妻秉德弟嘉里（舊名糺里）妻皆從嫂也壽甯縣主實庫（舊名什古）宗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名蒲剌）及錫納（舊名習撚）宗弼女也實古爾（舊名師古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和卓（舊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舊名餘都）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鼐喇古（舊名奈忽剌）皇太后表兄張定安妻也富爾和卓（舊名蒲魯古貝）麗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爲妃嬪在外則分屬於諸妃位下出入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爾和卓出入麗妃位蘇呼和卓伊都出入貴妃位實庫重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實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夫素赫（舊名梢喝）蘇呼和卓夫蘇色（舊名撒速）皆爲近侍每值宿海陵謂之曰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實古（舊名高師姑）膝上高實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呼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責之曰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爲太子光英保母及邪律徹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

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舊名烏古帶)之妻定格(舊名定哥)與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祕書監文之妻實格(舊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也蕭拱妻色特爾(舊名擇特懶)之妹曰密呼(舊名彌勒)海陵使拱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呼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縊殺阿里庫又蕭唐古特(舊名堂古帶)妻扎巴(舊名察八)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爲護衛扎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刃扎巴以狥於宮每幸婦人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坐率意亂之以爲笑樂幸室女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闢拉(舊名闢懶)有娠欲幸之則以麝香水揉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弒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毋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嘗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海陵在位蓋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嘗姦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浟母爾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從則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則以嗚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奚啻十倍隋煬帝弒父殺兄弟海陵則弒君弒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猶不若是之慘也然以其權譎剛厲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尚不至隕踣正如齊顯祖強記威斷羣下不敢爲非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國以爭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徵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鑹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盡起諸路招討司及明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不得留侍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共調馬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爲差

富民有調至五六十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斡罕（舊名移剌窩斡）等反於北曷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兵至瓜州爲其下所弒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衆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縊死者三千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宣校獵既遍又令石韜出獵亦如之後宣殺韜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沖石遵石鑒等皆不得其死冉閔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閔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羯人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侄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爲相者多兼元帥其時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尚書省（白華傳）如宗翰爲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兼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决於帥府民訟錢穀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决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尚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令樞密主之其後遂爲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

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尚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事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白華傳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尙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按宋制邊事兵事亦樞密院專主富弼奏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弼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眞宗訃建道場於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宮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也中選者圖克坦鎰舊名徒單鎰等二十七人後多爲顯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因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謝枋得至燕寓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舊名訛古乃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聞余睹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本傳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舊名猛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爲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爲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所給田少不足豢身家故無鬬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及宣宗貞祐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爲血讎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讎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萬公傳中略見

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爲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祈之父劉元規曾官戸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爲千戸既立部曲當以次相鈐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爲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本紀）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卽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敘孛端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勅儒士編修國史五年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滅宋後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耶律鑄監修成宗卽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二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倣百工各上事蹟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并具書倒剌沙款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以上皆見本紀）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卽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卽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史修元史者卽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卽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縉致董倫書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縉所改修者皆不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文用傳）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剌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擒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拜住傳）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爲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爲恥（燧傳）袁桷在詞林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桷傳）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爲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傳）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世祖實錄李之紹馬紹李謙姚燧張九思張昇所修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程鉅夫鄧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蘇天爵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錄成遵元詰張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寧宗實錄謝端所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明初修史諸臣卽抄撮成

書故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釀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覩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按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絶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即珙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降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爲建國號之由而本紀并不載又顧甯人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之速不台卽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至賈貝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耶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剪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既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稗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晉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元史李

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强元帥者以衆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按金史洛陽旣破强伸復立軍府與元兵力戰此卽所謂强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貸汝命伸不從持使北向伸仍扭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按金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卽還使碎不觧等（卽速不台）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傳又作雪伯台）圍汴按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舊名拖雷）傳三峯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鎭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按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爲鎭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稟稟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珏走涪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珏遂降按宋史珏傳重慶陷珏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爲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爲哉珏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珏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按元史本紀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爲張珏所殺至是應春子國寶詣闕訴冤詔以珏付國寶使復父讐珏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爲元臣梅國寶敢請得而甘心乎按宋史張珏傳珏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降元守瀘州而爲珏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槩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卽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舊名拖雷後追謚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旣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圍汴之將但有速不台而塔察兒等俱不著）是冬哀

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𢊍相約欲刼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槊直腯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即北還留睿宗（圖類）總兵圍汴按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誤　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即世祖舊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朝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按鼎傳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前憲宗先已征之即位後又命世祖往征耶然憲宗本紀所敘未即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舊名斡羅思）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敘及乃憲紀竝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遣莽賚叩（即憲宗舊名蒙哥）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而以爲憲宗者誤　薛塔剌海傳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崕明年憲宗崩於釣魚山按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剌海傳誤　按塔哈傳（舊名阿塔海）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輝圖（舊名懷都）擊之斬彥按輝圖傳謂殿帥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輝圖與戰擒張殿帥呼喇珠傳（舊名忽剌出）亦謂張殿帥攻呂城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史張彥被擒後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　托歡傳（舊名脫歡）進兵蘇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按伯顏傳（今名巴延）既克常州師至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修歲幣是岳本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竝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　董文炳傳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文炳舟小不能入海乃還按世傑戰敗奔據圖山後由海道追二王於浙東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山即入海也文炳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澉浦華亭亦未因舟小而罷行董文炳傳誤　唆都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爲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按伯顏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文炳以舟

師沿海進伯顏爲中道由鎮江進先屠常州以次
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
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亦誤　又唆都
傳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
迷失傳云從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牙）唆都征占城戰失利
唆都死焉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考之占城傳
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則其死在
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　囊加歹傳伯顏大軍
至建康帝召囊加歹赴闕面陳形勢遣還諭旨於
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軍已入平江
矣按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進兵伯
顏以機不可失親赴闕面陳八月還軍十一月進
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
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
面奏已定進兵之計南還即率兵直進囊加歹久
在軍中何得至平江時尚有旨遣之來止兵耶囊
加歹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
繞出唐鄧以趨汴先遣搠不罕使宋宋人殺之
圖類怒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
州過南鄭遂由金入房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
圖類之經宋境由力戰而入也而按竺邇傳圖
類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趣散關宋人
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
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讐今欲假道南鄭由唐
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
兵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
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即使人導之未嘗
戰也二傳殊不相合今按金史內族訛可傳元
兵謀取宋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
屠洋州開生山截焦崕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
分軍而西西軍由别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
渡嘉陵江趨葭萌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
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
入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沔州等
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鬭者東軍也
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
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爲詳略不必拘
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
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
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
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
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之類是也他如阿
剌罕傳土土哈傳苫徹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
剌渾傳也蒲卜紺傳趙阿哥潘傳純只海傳塔不
已而傳直脫而傳忽剌赤傳達理麻達識傳邪律
鑄傳暢師文傳張炤傳莫不皆然并有以月記者
如張榮傳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
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拒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
元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二

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有以日記者如伯顏（卽巴延）傳敘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斬郢將趙文義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丁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黃順降己巳任寧降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口開壩入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朮從上流渡江丙辰阿朮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己未次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是也敘十三年取臨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中書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臯亭山乙酉至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諭謝太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己丑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傳敘其拒戰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謄寫吏牘者（李孟見揭傒斯所撰功臣傳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謄寫吏牘耳）然記事詳贍使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遁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爲奴占城傳至元二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發舟十七日整兵進十九日國主遣使來降二十日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主僞歸款而遁以及瓜哇等傳皆然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此篇人名俱照舊史餘四庫書新改本不易辨識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舊名阿里海牙）歷敘其戡定湖廣之功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敘入其破潭州也則曰諸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居既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爲之說者又崔彧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舊名阿合馬）下宜罷職阿爾哈雅傳亦不載博果密傳（舊名不忽木）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其軍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土土哈遂誣奏遇幾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哈統之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張柔從攻金蔡州中流矢宋將孟珙救

之挾柔以出事見宋史孟珙傳而柔傳不載嚴實自請攻衞州與金伊喇富阿（舊名蒲察官阿）遇於南門適合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史天倪率壯士伏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嚴實傳竟不載泰定帝旣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於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察罕）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弒逆也（續綱目引胡粹中曰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而明宗左右不爲禮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挾文宗上馬南馳此蓋當時實事）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并稱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竟似授受得其正者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卽順帝舊名妥歡帖穆爾）於廣西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遲留數月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實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至元六年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文宗躬迓之際與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阿哩雅（舊名也里牙）呼棟阿（舊名明里董阿）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克特穆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北魏書體例凡弒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玆何以諱之太深乎許有壬因詔罷科舉力爭以爲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後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更張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按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諛語也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紀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敘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淦劾其黨附桑哥一疏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嚕宜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爲經歷又辟胡深葉琛章溢參其軍謀按宋濂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同在朝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爲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餘則每戰輒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却二相（合達蒲阿）輒以大捷告其實虛張捷報並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敘此事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突之爲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力戰北兵卻又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鬬乃卻之北兵卽回陣南向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却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佯北以誘之佯北者蓋卽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

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命扎剌率之爲殿大霧迷失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拖雷以扎剌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衂之處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此則元人修金史爲本朝迴護也及明修元史則記載具在是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竺邇傳先世居雲中父䵣公爲金羣牧使驅馬歸太祖終其官按竺邇幼孤育於外祖尤要甲家訛言爲趙因姓趙氏是既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世延傳可不必再敘乃又云曾祖䵣公爲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䵣公死之（是䵣公之死係殉節又與按竺邇傳異）按竺邇幼育於外大父尤要甲訛爲趙家因氏爲趙焉蓋祖孫二人本各有一傳修史者竝收之而不及刪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爲馬步軍指揮以官爲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曾孫祖常博學能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數年起爲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謚文貞是祖常全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卽應刪却而又仍之又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剌出而忽剌出又有傳杭忽思傳既詳載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傳牀兀兒封句容郡王武宗紀既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又載此事可見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合台傳詳載其子阿朮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朮又另有傳則專敘其滅宋勳績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爲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擴廓帖木兒傳擴廓在明史入羣雄中而其人究爲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應入明史遂不爲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爲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載末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尚有未備者今爲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恆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李恆卽其孫）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舊名木華黎）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至穆呼哩欲降之張厲聲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史稱傳鐵槍者名資祿）

黑馬傳金武仙據真定黑馬從孛魯討之金將忽察虎以兵來援爲黑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竺邇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尙保金蘭定會四州按竺邇圍之食盡城陷兵入城斌手劒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

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天倪來追殺守約

張榮傳榮攻金沛縣將啖蛾侯來擣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雲斬其首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泉山擒宋將韓師勇斬之（亦見石抹按只傳）

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被殺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遁既克苦竹隘獲實支解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幷誅佐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張德潤攻拔禮義城殺宋宣撫使張資

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攻禮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攻通州獲統制白繼源戰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陳子潤後諜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來乃率兵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鈐趙貴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達州擒其將蒲德范伸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遷王仁袁宜何世賢楊普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楊桂蔡雲龍李佺李德孫聰張順李貴雍德吳金王元閻國寶張應庚秦興祖譚友孫葉勝鄭桂莊俊嚴貴竇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威趙章韓明王慶攻梁山擒部轄景福攻小江口擒總管李皐花茂竇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諸被擒者其生死尙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金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兵來救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夔拒守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踰月拔其外城夔猶不屈文安盡銳攻城破之夔巷戰而死宋六郡鎭撫使馬塈守咸淳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攻斬關入塈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顯然盡力戰守被殺者（宋史無傳以上皆蜀將）

按竺邇傳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陷其城祿死之（按宋史忠義傳有文州守劉銳當即是此人傳聞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欒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郢順流而下郢將趙文義范興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幷殺二將又破陽邏堡斬其將王達既克臨安以獨松關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恆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恆射殺松

阿塔赤傳宋馮都統自眞州率兵二千船百艘來襲瓜洲爲阿塔赤所敗馮都統赴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檡斬其步帥觀察使高世達生擒與檡斬之（宋史與檡有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宋史與珞有傳餘缺）

唆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

懷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撥發蔡路鈐（不著其名）

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兒討殺德興又趙孟濼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南劍守臣張清同起事澤八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亙臣謀復臨江宏偉斬亙臣俘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焴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險固守國寶擊擒之張世傑挾二王入廣南恩新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擊殺二將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禿滿答兒等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周隆賀十二被殺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騰謗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尙書體竟與宇文周詔書相似此當時繙譯者之有意潤色以爲典冊高文也及泰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䚟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歹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鞑鞑郭德海傳作哈達李冶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剌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瓦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爲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邪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岐互者速不台已作雪不台分爲兩傳而按扎兒傳又作唆伯台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思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塔察兒有本傳而苫徹傳作塔塔兒肖乃台有本傳而史天澤傳作笑乃䚟王玉傳又作笑乃帶宗王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尼河也（見本紀）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傳又作班朮居河麥里傳又作班眞河邪律阿海傳又作辦屯河一篤列河也（見雪不台傳）速不台傳又作禿剌河又拔都者勇士之稱即今所謂巴圖魯也而史天澤

趙阿哥潘傳作拔都拜延傳作八都魯苫徹及阿朮魯傳作拔都兒劉國傑傳又作霸都又羅鬼女子蛇節反見劉國傑傳而楊賽因不花傳又作折節雖蒙古語本無正字亦何至一書之中岐互若此蓋當時各家碑志之類各譯漢字入文爲國史院所收錄明初修史時卽據其成文編入不復彼此互訂以歸畫一亦可見其草率從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眞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益難識別今就紀傳所載可以註釋者列之

達魯花赤（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職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此官太祖時授扎八兒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木華黎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又帖木兒補化爲鞏昌都總帥達魯花赤世祖以馴的因爲屯田府達魯花赤唵木海爲隨路砲手達魯花赤多蒙古人爲之漢人亦有官此者劉好禮爲永興路達魯花赤張切爲鎮江路達魯花赤張君佐爲贊州達魯花赤張實亭爲廣州達魯花赤）探馬赤（軍名謂兵之精捷者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見闊闊不花傳）扎魯忽赤（本紀太祖開創之初置此官位在百司三公上猶漢之大將軍也亦名斷事官得專生殺故最尊見忙哥撒兒及布魯海牙傳亦作扎魯火赤見亦力撒合及脅仁祖傳宗人府又有也可扎魯火赤見朶爾直班傳又布智兒爲大都行天下也可扎魯忽赤亦作扎魯花赤見普班傳）火兒赤（佩櫜鞬侍左右者見塔察兒及禿里傳又察罕傳謂掌服御事者阿剌罕傳作火而赤）寶兒赤（者燕不花在英宗時爲進酒寶兒赤見本傳而阿剌罕傳作博而赤闊里吉思傳作博兒赤）必闍赤（知書通文義者見立智理威傳）賽典赤（貴族也見贍思丁傳）默爾傑（善射之尤者見忙哥撒兒傳）禿魯花（太祖立質子軍號禿魯花見拜延傳）哈剌赤（世祖以哈班察湩挏馬乳色清味美因目其屬曰哈剌赤後其子土土哈請以所統哈剌赤屯田畿內遂成軍名又塔海當世祖時充哈剌赤）奧魯赤（察罕爲奧魯千戶奧魯赤見本傳）合必赤（軍名完者拔都領丞相伯顏帳前合必赤軍）扎剌兒台（脫脫傳世祖曰扎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蓋亦貴族如怯薛之類）速古兒赤（掌服御事者見亦力撒合傳脫羅普化爲宿衛速古兒赤又野仙入宿衛掌速古兒赤）舍兒別赤（伯都傳僉樞密院事領舍兒別赤蓋亦軍名）温都赤（盤羅思傳其孫直宿衛爲温都赤）怯里馬赤（見星吉傳其祖父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此官）昔寶赤（亦軍名阿沙不花傳以千戶帥昔寶赤軍從征乃顏又請以雄臺籍隸地爲昔寶赤牧地）玉典赤（蓋執役之隸者許有壬言今玉典赤太醫撒雜皆入流品何獨於寨子吝之口兒吉之父由玉典赤改爲千戶領阿速軍見撒里帖木兒傳又見百官志係中書省掾吏）貴赤（世祖留民之隸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見明安傳）怯里馬赤（中書省掾屬見百官志）

金義宗

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卽諡曰哀宗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槊直腯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槊吉思魯華追躡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闊闊不花傳攻壽州以書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綵輿舁金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考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爲號（按金志太祖以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眞始有以文義爲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詔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爲言蕩也虞之爲言樂也劀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卽因所封之爵邑是皆狗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

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説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戩(舊名真金)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能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爲帝自後因不顯立冢嫡遂啓爭端今以爾爲皇太子特賜冊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類(舊名拖雷)監國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即位宗親將相皆無异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氏(舊名乃馬真氏)稱制立己子庫裕克(舊名貴由)爲帝是爲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三年大臣烏蘭哈達(舊名兀良合台)等定議立太宗從子莽賚扣(舊名蒙哥)爲帝是爲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本紀諸王巴圖穆格等議立莽賚扣定宗后遣人來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孫賚勒伊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欲議他屬置賚勒伊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瑪察皇后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尚誰咎烏蘭哈達曰巴圖之言是也莽賚扣聰明睿智宜爲君議遂定又孟克薩喇傳先是太宗在帳殿莽賚扣侍側太宗撫之曰是可爲君又一日以狩按豹皇孫賚勒伊曰獵將安養太宗以爲有仁心亦曰是可爲君至是諸王議立憲宗或以賚勒伊爲言孟克薩喇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違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位遂定按巴圖穆格舊名拔都木哥賚勒伊舊名失烈門孟克薩喇舊名忙哥撒兒)此已啓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預立珍戩爲皇太子其後珍戩早薨未及即位世祖崩後成宗(珍戩子特穆爾舊名鐵木耳)方撫軍北邊以長幼而論則母兄晉王噶瑪拉(舊名甘麻剌)當立而伊實特穆爾(舊名玉昔帖木兒)以成宗在軍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璽付之遂告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長奚俟而不言晉王乃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舊名阿忽台)等欲奉皇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舊名阿難答)輔之丞相哈剌哈斯(舊名哈剌哈孫)則以武宗仁宗皆珍戩之孫理宜繼統而武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誅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剌哈斯之力也仁宗既爲帝立子英宗爲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英宗爲特克實(舊名鐵失)所弒特克實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舊名倒剌沙)立其皇太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爲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樞密使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雅克特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爲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絶續之際未嘗無疎屬庶孼如額呼布格(舊名阿里不哥)阿南達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

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弑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爲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爲亂階其禍較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西峯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后必鴻吉哩氏（舊作宏吉剌氏）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世爲婚姻猶遼代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彷之雖不並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異日雖或別立皇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按元代每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曰布爾特格勒津（舊名孛兒台旭眞）曰和拉袞（舊名忽魯渾）曰果勒濟雅坦（舊名闊里桀擔）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曰特默倫（舊名帖木倫）曰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眞八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不顏忽禿）此七位爲大鄂爾多（舊作斡耳朵元言大行帳所在也遼制天子所居置宮衛崩則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曰斡魯朵元之斡耳朵者即遼之遺制也）曰呼蘭（舊名忽蘭）曰哈勒巴津（舊名哈兒八眞）曰伊實琳沁（舊名亦乞剌眞）曰托歡徹爾（舊名脫忽茶兒）此四位第二鄂爾多曰伊蘇（舊名也速）曰和拉哈剌（舊名忽都哈剌）曰阿齊蘭（舊名阿失倫）曰圖勒古爾（舊名禿兒哈剌）曰徹爾（舊名察兒）曰阿實克默色（舊名阿昔迷失）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此七位爲第三鄂爾多曰伊蘇肯（舊名也速干）曰琿塔噶（舊名忽答罕）曰哈達（舊名哈答）曰鄂勒哲和斯（舊名斡者忽思）曰雅爾（舊名燕里）此五位爲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祖是爲公主皇后（見金史）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孛剌合眞）昂輝二皇后（舊名昂灰）克勒奇庫塔納三皇后（舊名乞里吉忽帖尼）又有塔納奇納六皇后（舊名禿納吉納）定宗皇后惟烏拉海額實（舊名斡兀立海迷失）一人憲宗朝稱皇后者五人曰呼爾察（舊名火里差）曰呼圖克（舊名忽台）曰約索爾（舊名也速兒）曰楚巴（舊名出卑）曰莽賚呼圖克（舊名明里忽都魯）世祖朝稱皇后者八人曰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帖古倫）爲大鄂爾多次曰徹伯爾（舊名察必）曰諾爾布（舊名南必）爲第二鄂爾多曰塔喇海（舊名塔海）曰諾木歡（舊名奴罕）爲第三鄂爾多曰巴延烏眞（舊名伯要兀眞）曰庫庫倫（舊名闊闊倫）爲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實皇后（舊名速哥答思）後常世守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稱皇后者曰布爾罕（舊名卜魯罕）曰克勒奇庫塔納（舊名乞里吉忽帖尼）其元妃實里達噸（舊名失憐荅里）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始追謚武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珍格（舊名眞哥）曰蘇喀實哩（舊名速哥失里）曰鄂勒哲（舊名完者歹）其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本皆妃子不稱后後因子爲帝始追謚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阿南達實哩曰達爾瑪實哩（舊名答里麻失里）英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蘇喀巴拉（舊名速哥八剌）曰雅本呼圖克魯（舊名牙八忽都魯）曰多爾濟巴勒（舊名朶兒只班）泰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舊名八不罕）曰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眞八剌）曰呼喇（舊名忽剌）曰伊蘇（舊名也速）曰薩都巴拉（舊名撒答八剌）曰布延庫哩頁額實（舊名卜顏怯里迷失）曰實喇特穆爾（舊名失里帖木兒）曰塔納（舊名鐵你）曰巴罕（舊名必罕）曰蘇喀達喇（舊名速哥答里）明宗朝稱皇后者七人曰溫綽歡（舊名按出罕）曰伊埒

實克（舊名月魯沙）曰布顏呼圖（舊名不顏忽都）曰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曰伊蘇（舊名野蘇）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一人甯宗皇后惟塔哩雅圖默色（舊名答里也忒迷失）順帝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納答失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伯顏忽都）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高麗人奇氏）可見元代每帝皇后本無定數西峯所云三宮之制猶未爲得實也然細考元史及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中嫡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哩克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皇后見其衣服敝陋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合氏又別的因傳幼從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必有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證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子（舊名朮赤）次察罕台太子（舊名察罕）次太宗皇帝次圖類（舊名拖雷即睿宗也）次五烏拉齊（舊名兀魯赤）無嗣次六科爾戩太子（舊名闊烈堅）太宗七子長定宗次庫騰太子（舊名闊端）次庫春太子（舊名闊出）其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諸果（舊名腦忽）稱太子餘稱大王世祖立珍戩（舊名真金）爲皇太子餘俱稱王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舊名阿里吉八）之外又有錫錫太子（舊名小薛）允丹藏布太子（舊名允丹藏卜）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納達喇之外（舊名阿剌忒納荅剌）餘爲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燕帖古思）太平訥太子更以諸傳考之艾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圖類也按扎兒傳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圖類也高諾爾傳（舊名高鬧兒）從庫春（舊名闊出）太子出征其子元長又從太子托歡（舊名脫歡）征交趾蘇克（舊名速哥）傳其子長罕玉呂從兀魯赤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太子（舊名甘麻剌）征海都諸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以表傳參證之大概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冢嫡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太子而命爲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淳樸無中國繁文也莽賚扣殂於蜀（舊名蒙哥）郝經上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蒙哥即憲宗也其時尚未有謚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謚號猶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遂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珍格（舊名真哥）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爲立主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真金）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戩尤覺太無忌諱（按北俗本無諱名之例遼興宗時耶律孟簡疏言太祖之考夷離菫至今猶以名呼於是始追尊元德二祖蓋北俗淳朴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

之亦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朮赤）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至又賜按陳以可木兒溫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老溫等地憲宗之立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哈帖木兒等（舊作別兒哥脫哈帖木兒）東方有伊克托歡伊遜克阿齊台塔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也古脫忽亦孫哥按只帶塔察兒別里古帶）皆太祖太宗子孫分封於外者也憲宗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名合丹）分於巴實伯里（舊名別石八里）蔑里（舊名歡坶）分於雅爾達實河（舊作葉兒的實河）海都分於哈里雅爾（舊作海押立）伯爾克（舊名別兒哥）分於庫爾哲（舊作曲兒只）托克托（舊名脫脫）分於額密埒（舊作密立）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國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甯則駙馬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馬兒罕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曰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片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以爲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設達魯噶齊（舊作達魯花赤譯言掌印官也）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稅以給之其後世祖平宋後亦彷此例以給諸王如安遠王分邑隸建寧者七縣隸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魯噶齊是也（成宗賜晉王也孫鐵木兒南鄉縣六萬五千戶世祖諸王子也先鐵木兒鄱安縣脫歡之子不荅失里寧鄉縣忽都魯之子南安縣愛牙赤之子光澤縣各一萬三千六百有四戶又賜湘寧王迭里哥兒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而諸王分地則以流官爲達魯噶齊各位所置者爲副）海都封於哈里雅爾而內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子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爲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子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爲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之已而其黨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有海都者尤强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抱安童脅宗王以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子鎮北邊以備之成宗及晉王武宗爲皇子時皆守邊十餘年未嘗帖服也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叛王脫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爲土土哈所敗又擒叛王哈兒魯誅叛王兀塔海又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之地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傳有叛王納牙等爲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王明里鐵木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喻之明里鐵木兒感泣來歸阿朮傳有叛王昔剌木爲阿朮所敗阿剌罕傳有世祖母弟阿里不哥搆兵塔出傳有叛王曲迭兒爲塔出所敗暗伯傳有叛王哈魯爲暗伯所擒昔班傳有火和大王叛爲昔班所敗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剌等叛麥里傳有諸

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之忽林出傳有叛王斡羅斯等爲忽林出所敗失剌拔都兒傳有叛王脫脫爲失剌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剌哈赤爲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木反國傑襲敗之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於兀速洋劉哈剌八都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忽皆戰敗被擒蓋即封北平王者汪惟正傳有叛王土魯叛據六盤山爲惟正所擒忙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哈台爲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叛王塔不台月赤察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武宗爲皇子鎮北邊時出其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成宗元貞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又叛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墮祖宗之業也今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哉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來帝許之於是諸王皆罷兵入朝林兀兒傳諸王入朝大宴時脫脫即席陳西北諸王始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之義聽者傾服脫脫傳此元一代分封諸王得失之林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段貞曰諸王反由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議實爲良圖貞以聞帝嘉之其時博羅歡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地與戶以二十分爲率忙兀兀魯扎剌兒宏吉利亦其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强然則衆建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剏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爲刊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彷之各有國書今摘敘於後　遼史神冊五年春始製契丹大字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繹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　完顏希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紳舊史名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謂古紳所製爲大字云締達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能離剌等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而溫迪罕締達最號精深　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八思巴製蒙古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

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主世祖以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猶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今名蒙格即憲宗）征欽察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因之八赤蠻曰水迴期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憲宗紀）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恆山公武仙一軍殊死鬭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憲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河適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憲宗紀）世祖時遣伯顏（今名巴延）伐宋軍至錢塘江觀潮遂駐沙岸杭人方以爲潮至當盡溺乃潮不至者三日（伯顏傳）可見興王之運山川効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與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掊克斂財爲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爲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並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爲能鹽鐵榷酤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特其得君嘗拳毆參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遂以丞相領尚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爲江淮左丞烏馬兒爲參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笞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盡廢銓調內外官宣勅亦付尚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劾始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即招諭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閩廣先後凡十餘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

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閶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與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烜父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爪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紿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尙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旣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卽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卽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爲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按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阯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卽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尙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陞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爲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俱見各本傳)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爲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入學伯必卽令入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

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可見裕宗之留心學問然未卽位薨以後如仁宗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留意儒學者世祖時尚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彧爲江淮行省左丞（彧傳）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完澤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卽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字尤魯翀巙巙薩都剌等固當爲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剷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祝之（本紀）是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太廟而時享尚未親祀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舊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勅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室卽流涕左右感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卽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禖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爲君時僖公尚爲臣僖公卽位未聞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爲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勳宿望爲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爲

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舊故力辭帝乃以伯荅沙爲右丞相哈散爲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爲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尙係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彧言始設左丞故漢人亦得居之如趙世延本雍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爲之（如王文統李孟俱爲平章許衡姚樞張文謙俱爲左丞）其時亦稱宰執（如王文統爲平章竇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可爲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寧爲行省平章辭曰臣奄腐餘生何堪當宰輔之任）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二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韓元善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鄭鼎傳鼎子制宜爲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旣見太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鉅夫傳）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勳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嚕噶齊（舊名達魯花赤）亦以蒙古人爲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知永爲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幷令自用達嚕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爲之而諸王駙馬所用者爲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嚕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爲之或有冒濫罷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爲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卽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卽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爲征行千戶旣卒子興祖襲千戶劉敏爲郞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職譚澄父資爲元帥因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襲職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忙古台）襲萬戶趙黑梓以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爲潞州長官世襲洪茶邱爲高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故

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邢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爲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彧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遷調所部官（子貞傳）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就便銓注尋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名姓聞隨給授宣勅此各行省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故李稷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李稷傳）蓋是時中餉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于三品大員矣順帝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從之則併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較銅錢易賫民頗便之稍有滯礙仍用現錢尚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劉宣傳）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耶律楚材傳）此鈔之極弊也（按金章宗始用鈔宣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輕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哀宗時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其法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

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爲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曾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輸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輸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參核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應燒昏鈔指爲僞鈔使管庫官吏誣服（許有壬韓若愚傳）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鈔易昏鈔（[illegible][illegible]清傳民持昏鈔赴庫倒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滋僞鉛山多造僞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祖傳）又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者數千百家（黃溍傳）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爲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按至元中江淮頒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敕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胡長孺傳台州歲飢宣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明太祖亦造寶鈔慮其不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者即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鈔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笞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舟車等稅納鈔皆欲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爲阻滯鈔法之罪至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元年黃福奏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按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紓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亦名會子）幷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

因鈔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千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斃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疎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宗封天水郡公欽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賙濟之尋又給天水郡王子姪婿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按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等尚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謂遠族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命讐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拜畢母子皆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郛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卹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又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留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强奪也

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尙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舊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毋子田而完普尙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爲口實宜以和尙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尙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江南者輦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趙與罴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卽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罴既老成宗猶官其子孟實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卽待宋之宗室亦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後爲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遷汴崔立之變刼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三十七兩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徽欽之時(崔立傳)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耶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舊名脫歡)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耶律楚材傳)世祖時耶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耶律鑄傳)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彧言并罷各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尙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顏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爲資奩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爲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

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卽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幷亦沒入其田皆謂之官田按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由來大概明祖所籍僞吳勳戚之田卽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卽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庄等田幷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庄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鎭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又以閻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温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瑚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撒敦）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鄭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荅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魯國大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幷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等皆貧販小人以殖產爲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取而佔爲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蘇民爲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幷及富民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爲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按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

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

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按元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田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贍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

按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害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舊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舊名徹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剌赤始徙眞定抄思奈曼(舊名乃蠻)部人後家于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河南陽囊加歹乃蠻人仁宗以其家于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罕特穆爾(舊名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潁州之沈邱其父阿魯温其甥庫庫特穆爾(即明史擴廓帖木兒)猶仍其本俗名哈台布哈(舊名泰不華)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于廬皆見各本傳又有與漢人爲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本紀)南昌富民伍眞父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巴延布哈德濟(舊名伯顏不花的斤)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侁之女也見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卽可在外省鄉試如台哈布哈中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試江浙鄉闈右榜第一是也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琿(舊名賈塔刺渾)本冀州人張巴圖(舊名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刺不花)本江西人楊朶爾濟(舊名楊朶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崔彧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琿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賜名蒙古台邸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常亦

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買實喇（舊名寶普剌）賜名
多鑒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
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
哈八兒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舊名賽因不花）
王實喇（舊名王普剌）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作寶剌拔都）張惠
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扆曲沃人賜名忽魯
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作囊加帶）幷有一賜再賜者
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剌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剌斡脫
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斡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
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故雖非賜者
亦多彷之且元制本輕漢人學蒙古語本紀至元
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
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
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
命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又勅璧習國語譯大
學衍義時從馬上奏之（本傳）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
建省臣奏請詔書用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
漢語詔福建（本紀）又程鉅夫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
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字書詔可見是時
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豈可以此詔
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思巴）所創蒙古
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紀事本末）秦起
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
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本紀）許有壬力爭止
之（有壬傳）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証惟其通習故
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

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
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
詞即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
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悔
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
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
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
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既學之則即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耑以畜牧爲業故諸將多掠人戶
爲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
掠人爲事幷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爲牧場者耶律
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
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
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
哈雅（舊名阿里海涯）豪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荊
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
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爲宣撫司奏之乃
詔還籍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
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
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
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
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
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
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
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

不據爲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戸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爲家奴德輝爲河南宣撫使悉遣爲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爲奴隸雷膺爲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爲民者數千王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利用爲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裕出之爲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爲數至元中史弼征爪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敘文宗初以縉山民引王禪爲鄉導誅其爲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剌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燾嘉特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揑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奩人有詔汰去私留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令家人受財罪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爲其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刑法志又按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爲計每十減爲七也）

元季風雅相尚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史文苑傳）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皐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見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扢雅而聲氣所屆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閟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樓花

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于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爲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擣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荆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舊名丑閭)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爲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尚未備今更詳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謚之帝三及身爲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背(舊史名倍)封東丹國爲人皇王後追謚義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幼子魯呼(舊名李胡)後亦追謚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爲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哩布是爲世祖頗拉淑是爲肅宗英格是爲穆宗此猶是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嚕氏(舊作拏懶氏)生烏雅舒是爲康宗阿固達是爲太祖烏奇邁是爲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祖第四子圖類(舊名拖雷)之妃唆魯帖尼(後追謚莊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扣(舊名蒙哥)是爲憲宗次呼必賚(舊名忽必烈)是爲世祖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真金後追謚裕宗)之第二子達爾瑪巴拉(舊名達剌麻八剌)其妃答吉(後追謚元聖皇后)生二子長曰哈尚(舊名海山)是爲武宗次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舊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爲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光獻后生烏格台(舊名窩闊台)是爲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爲帝後以子莽賚扣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珍戩之妃鴻吉哩氏生特穆爾(舊名鐵木兒)是爲成宗而其長子噶瑪拉(舊名甘麻剌)雖未爲帝後以子伊蘇特

穆爾（舊名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是爲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爲顯宗。又次子達爾瑪巴拉亦未爲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瑪巴拉爲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爲帝者一，死後謚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實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順帝母瑪勒岱（舊名邁來的），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貝勒（舊名諳班勃極烈）嗣位。安班貝勒者，最尊官也。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爲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爲皇太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爲皇太子，海陵被弒，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爲皇太子，未即位薨（世祖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璟爲皇太孫）。衛紹王立子從恪爲皇太子，紹王被弒，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爲梁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爲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爲皇太子，是爲哀宗，竟亡國。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戩爲皇太子，未即位薨。仁宗立英宗爲皇太子，即位後被弒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爲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宗立子喇特訥達喇（舊名阿剌忒訥答剌）爲皇太子，未幾薨。順帝立愛裕實哩達喇（舊名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未即位國亡。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後俱爲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爲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爲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爲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爲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爲皇太后，繼又尊爲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坐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其見于記載者，程克勤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國公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世㻋）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爲妻（元史作邁來迪），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尚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舊史名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布達實哩(舊史名卜荅失里)寧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載未必無因也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計其年歲亦不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

守節絕域

元史伊勒默色(舊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彷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教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真州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己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衞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

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剌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人猶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按宋史侯延廣傳延廣在襁褓時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延廣至京師還其祖侯益此又與嬰杵臼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爲難能）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留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爲翰林學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爲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爲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廣傳廣爲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智明傳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兒爲父報仇母老而身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兒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疏放限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盤傳）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放囚還家約三日來歸獄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爲皇太子其母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爲保太后其崇奉與皇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妳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爲野王君當時朝議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尚有限制元代則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爲鞏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爲雲國公英宗封乳母忽禿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諡忠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爲營郡王（見虞集傳）哈嗎爾（舊名哈麻）母爲寧宗乳母故其父圖嚕（舊名禿魯）封冀國公加太尉（見哈麻傳）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

益稷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爲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謚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搏霄傳搏霄嘗於南皮毛貴兵猝至問搏霄曰汝爲誰荅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沖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托故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懌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懌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南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于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司理參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舊名亦黑托雅爾丁）爲建康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蹙然曰凡遠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元史褒克貝傳褒克貝年少遊學士閭寅如郭寶玉傳宋皆稱憲臺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舊名布智兒）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絶太祖命剖一牛納布扎爾于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砲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絶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刳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温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萇從簡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簡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簡自若元史張榮爲流矢貫皆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寶喇（舊名趙匣刺）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刲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即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寶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按只攻宋敘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蠭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河南行省鞫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於河間爲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爲相專任賈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東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黄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黄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稭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

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淸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王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即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爲簡要其實轉滋瞀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即附本傳此彷史記漢書之例以敘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爲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廷機及孫子燫許進傳後附其子誥讚議綸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甯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幷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

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幷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幷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槪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爲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爲國子祭酒極意嚴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誡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己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

輔四朝勳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弇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僞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瞻墡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　本朝定鼎但爲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爲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奮并將后無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　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閒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衆擾畿輔又陳玉璂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爲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爲至此聞者不敢逮遂送官云審僞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僞故卹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璂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蠛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甯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甯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龍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爲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敘入此又箸箸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璁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連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璁又疏繼之弁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

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璁桂蕚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璁蕚又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爲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此考興獻帝之說璁蕚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淸卽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旣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璁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眞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爲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爲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爲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勛以書來爲寅囑免錄遂幷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衆怒爲言帝心動特命張璁桂蕚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爲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爲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寅徐溝人張爲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詆爲僞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爲寅卽福達王穉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

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尙書家所試奇術甚衆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爲寅即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戹首告指爲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囑之先馬錄即據以定讞非逆知有勛之來囑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寅之爲福達不待辯也及勛囑書至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爲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逭原不必論福達之眞僞也迨張桂欲藉此爲勛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寅非福達爲詞謂朝臣欲陷勛而故坐寅以謀反重罪然後勛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須刻欽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寅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既敘明福達之改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誤人亦疑之迨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跟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即福達之處歷歷有據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了然共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煥之死

袁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恨其引我　朝兵脅和（時帝怒甚欲族誅崇煥以何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見如寵傳）即舉朝之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訾其賣國者楊士驄平心而論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堂薈記云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羣以爲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語皆出自內閣云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已萬口一詞士驄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　朝修史時參校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　朝設閒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爲一談誰復能辯其誣者於此可見明史立傳之詳愼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眞可傳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禎十六年我　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養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上聞總兵唐通又嘗面奏於是朝野內外萬口同聲無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爲賣國傳奇遂傳徧天下故數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爲尤甚諸臣修史尙是延儒詬詈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

傳中所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甡相軋而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即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璁尙覺罪浮於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爲延儒增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驄之論曰縱敵者必我能爲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竹雖禮拜求其去尙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書邊墻曰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爲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堂薈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斂貲遣家人送歸中途爲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衆謂北兵所貽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語遂以爲實云亦見玉堂薈記

按雷縯祚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其幕客董廷獻又吳甡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欲起之懼衆議乃引甡入閣將共爲銓地延儒又欲起奄黨張捷爲都御史乃爲甡所扼又傳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勛張道濬爲腹心攢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征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傅於城遂克之是皆敘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按趙德勝傳從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陸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即徑趨九江仍留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別故以克安慶即係于戊戌耳又張玉傳靖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朱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尙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

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孺傳謂成
祖起兵姚廣孝以孝孺爲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
降幸勿殺之是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
卓敬傳則云帝登極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
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
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按廣孝傳靖難兵起
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振長洲爲其
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既即位廣孝後至敬尚
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者
欲焚通州糧絶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
軍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
忱也而于謙傳又云謙奏郕王通州積糧令官軍
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
于謙之策蓋忱先有此議謙以爲然故奏行之耳
又王驥傳貴州苗蜂起圍平越等城時驥征麓川
回即命率師解圍驥頓兵辰沅不進御史黃鎬困
守平越半載募人自間道奏於朝命總督軍務侯
璡大破賊盡解諸城圍是解圍者璡也鎬傳則云
保定伯梁珤合川湖兵救之圍始解則解圍又屬
梁珤矣璡傳則云璡進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
越圍是解圍實田禮也蓋是時璡總督軍務珤爲
將軍皆統帥驥鎬等傳但叙解圍之功則以總統
爲主璡傳實叙解圍之人則不可沒田禮故於璡
傳見之也天啓中汪文言初下錦衣獄鎮撫劉僑
止坐文言不令牽引羣臣故少株連據魏大中傳
謂黃尊素語僑勿因此起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
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受宰相葉向高教
止坐文言蓋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使僑知之也
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營山蓬
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殺之是
甫爲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
甫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
蔭擒獲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岐誤又祖大壽
一人凡兩次降於我　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
崇禎四年大壽築城大淩河爲我　朝兵所圍糧
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
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矣其後大壽仍爲明
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爲我　朝兵所困總督洪
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尚傳語云當逼以車營
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月城
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
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
爲明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
反正固守錦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禾嘉傳謂四
年大淩之役大壽生降請僞逃入錦誘降其城禾
嘉在錦聞礮聲謂大壽已潰圍出也遣兵迎之大
壽入錦未得間禾嘉尋知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
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只此一語略見其
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傳又不錯見其事
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三府別
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慶
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

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蓋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必詳叙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叙明遣劉明善擊斬金翅鵰及勦永甯之後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鵰一傳中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鵰等來降按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鵰者有數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自成亦稱闖王也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源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閑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庶吉士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末亦有此一段文字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參訂故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爲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長傳)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卽以漢高爲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闕極壯麗卽蕭何造未央宮之例也(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爲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帝悅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萬戶於中都卽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婁敬請徙齊楚諸大族以實關中漢高從之徙者十餘萬戶)分封子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卽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弟賈王荊從子濞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卽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藍之獄誅戮功臣亦彷菹醢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甚者矣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聰明天亶然亦勤于學問所致下金華後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謁見卽留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卽召陶安參幕府(十五年)克集慶卽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取鎭江聞秦從龍宿學卽令從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遇待帷幄呼爲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卽辟范祖幹葉儀吳沉許幹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十七年事)計其時距起兵纔數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爲人也(見明史各本傳)初下徽州朱允升請留御書卽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illegible])與陶安論學術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傳)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閏所題詩大愛之(閏傳)鄱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煜傳)宋濂不能飲帝強醉之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濂傳)此皆未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爲文賜臣下者毛騏安然陶安之卒皆親爲文祭之桂彥良還晉王傅親爲文賜之宋訥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爲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爲文餞之(俱見各本傳)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詹同傳)閱曾魯文大悅曰閱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運其昌乎(魯傳)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試(三吾傳)是帝之

能爲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朝鮮玳瑁筆(三吾傳)李質振飢山東帝親作詩餞之(質傳)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韶鳳傳)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便於檢閱故好之(縉傳)帝嘗出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皆驚(彥良傳)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國公帝親製誥文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略當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稗史彙編)劉仲質改華蓋殿學士帝親製誥文(仲質傳)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淳潤色之(蘇衡傳附)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爲常侍等官自是權傾人主閱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爲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爲職則引唐陸贄崔羣李絳等爲訓諭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及各傳)命劉基子璟爲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欲汝以宣達爲職也(基傳)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傳)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多採其說(南賓傳)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相悖徵諸儒訂正之(錢宰傳)則帝昇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況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髠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閒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

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徵至京師留百餘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宣至白衣還也胡翰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賚歸趙壎陳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逢以文學徵其子掖爲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卽文人學士一授官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幄十餘年重以皇太子師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疏遠素無恩眷者如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啓爲戶部侍郎已放歸以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布政下獄死孫蕡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胡藍之獄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爲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卽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卽手刃之曰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還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雖長而恃有

弟可以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不得不爲身後之慮是以兩興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過陳甯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爲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爲草薙禽獮之計耳胡黨既誅猶以爲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藍黨之獄于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猶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明惟庸曾遣之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獲惟庸所遣往故元通書之封績二十三年發封績逆謀乃大著云見李善長傳藍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錦衣衛蔣瓛告玉反下吏訊獄詞云玉同曹震等謀變將伺帝出耕耤時舉事乃族誅見藍玉傳）今按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騏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敬坐死）楊璟吳禎薛顯郭興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坐死）坐藍黨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友文察罕（納哈出之子）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敬坐死）孫興祖（其子恪坐死）何榮（其子榮貴安貴皆坐死）韓政（其子勳坐死）濮英（其子璵坐死）曹良臣（其子泰坐死）此皆見於列傳者胡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族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二錄不可考而胡藍二傳備載其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幷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入賜死胡美因女爲貴妃偕子壻亂宮幷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捽死於階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寃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略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敘其戰功而末卽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中旣附著其鍛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爲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寃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爲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甯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甯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甯幷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是節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維庸同謀者矣蓋維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維庸毒劉基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其在江

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敕誅之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維庸傳則云占城貢使至維庸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責維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貢使而死矣二傳殊不畫一匿貢使之事維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廣洋則廣洋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又活一日（晉李）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又斟酌輕重務求至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又嘗與懿文太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爲樸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爲整頓之術繼以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養異姓爲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就惟撫之爲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姪（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無期功强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卽命偕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守甯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眞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按周舍卽沐英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與高后憐之撫爲子軍中亦呼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卽何文輝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爲子馬兒卽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爲子後立功亦復姓柴舍卽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剛欲聚兵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史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又平安傳安亦太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二十餘人今皆無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閑民耕曠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又徙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

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選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爲厲階云按黃潤玉以父在徙中請以身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彷漢晉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衞而實無事權其有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爲例其分封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衞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既困而國力亦不支考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爲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其出仕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祇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爲國宣力此法之最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橞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楧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楧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餓死閱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留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贖宸濠未反時亦强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羣盜閔廿四凌十一等刼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趆訐楚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懷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寘鐇宸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爲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今按襄王瞻墡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垍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此二王不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墡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也宏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倪岳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乃不果召萬歷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留過李太后壽節爲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太后次子神宗親弟）此可見一受封卽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變韓王子冲烌勤王赴京亦以敕止之寇入河套冲烌願率子壻擊賊亦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爲庶人錮之鳳陽是雖赴國家之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

日蕃徒仰歲祿而別無出仕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无甚蓋親王歲祿既多（洪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更定親王祿稍萬石郡王只二千石鎮國將軍以下以二百石一百石遞減）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弁樂戸之類俸餉皆支於官（楚王孟烷請納還兩護衛以省國力是護衛餉給自官也儀王祐橏以儀衛司缺額勾餘丁補之巡撫邵儲請補充者勿給餉是儀衛司本給餉也郡王有事用鼓吹與親王別城居者假鼓吹于有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戸于長史司是親王獨有樂戸也）是親王之分例本屬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潾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閑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神宗子潞王就封請得景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奪之民間不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張居正入官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鹽井榷茶銀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售賣至爲禁食河東鹽以聽潞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親王爵者即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至親王之支子孫封爲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恃歲祿爲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即無災傷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嬪限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表序謂支屬承祧者親至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以下六分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分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以致坐敝如此靳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爲盜竊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不肖嘉靖中宗室祐楒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爲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歷中宗室戴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視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行之（按陳子壯傳崇禎帝下詔授祖訓郡王子孫文武任用者得考驗授職是祖訓原有宗藩出仕之例）其後崇禎中中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賊之難雲南通判壽鉥當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鞏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爲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宗室諸王傳）又寶豐知縣朱由械密縣知縣朱敏汀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武大烈傳）此皆萬歷以後許宗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有事或亦有如虢王吳王之爲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寵傳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爲部所稽萬歷末至崇禎中積千數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寵爲禮部尚書特爲奏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其時鈔尚貴)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時鈔已賤)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故十貫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孔友諒傳疏言大小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賢傳正統以前北京漕運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賢疏言降人居京師者實支十七石五斗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顧寧人謂其弊在于以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祖遷都北京以漕運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關支惟英國公張輔以功大許北京支領其百官俸米領票後賣與商人赴領每十石止值銀一二兩周忱以江南正苦糧重建議耗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百官俸折銀之例始此)

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略也(按李長庚傳請會典國初金花銀解南京供武俸正統初始改解內庫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給銀)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卽受朝於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卽位將還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甯二宮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災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歷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啓六年九月皇極殿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宮殿又爲流賊李自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宮各四次被災(本紀及楊廷和喬宇沈一貫陳于陛張位等傳)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爲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卽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

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爲皇太子未卽位薨是爲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呂氏所生子爲皇太孫是爲建文帝靖難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係仁孝徐后宣宗母係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尚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卽位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爲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爲皇后宏治四年生武宗立爲皇太子此乃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爲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爲后明年生慈烺立爲皇太子此亦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烺二人然武宗雖爲帝而盤游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烺遇國變不知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爲皇太子（杭妃所生）憲宗先立祐極爲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載壑爲皇太子（王貴妃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立嫡建儲古今令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明代諸臣呶呶以爭國本爲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謚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按周王有燉傳有燉死英宗賜有燉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蓋本於有燉之奏也然有燉死妃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殉詔謚妃貞烈夫人貞順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爲遂爲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愼選良家女爲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孝皇后爲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明祖初爲懿文太子冊常遇春女爲妃未幾又冊呂本女爲太子妃又初爲秦王樉納王保保妹爲妃繼又以鄧愈女爲妃皆前代故事所無）嗣後則多出民間故每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謠明稗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尚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諦視久之顧左右曰曩選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溥幢小

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入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懿安妃又四友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拒嬖倖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光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還凡落選女子貴家爭聘致爲重后女弟遂爲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嫁貴戚納聘悉卻之謂母曰被選後與今元妃同臥起三月外間何等子乃議婚耶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麈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帝許后起微時故爲后從官輿服甚儉及霍后立賞賜動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勳舊則勳而兼戚戚而兼勳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爲前鑒本朝選駙馬亦然非但不由勳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云云今按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濟甯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甯人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憲宗吳后皆順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大興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漷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王妃（熹宗生母）順天人劉妃（莊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遠方恐滋擾也（陳子龍傳福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去閭里騷然子龍上疏力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諭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撙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宗之于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罣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甯稅課使劉迪結耆老請留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譴隨之（皆宣宗時事）閱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緊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為守令如宣德中先擇京官九人為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為郡守正統中擇京官十一人為郡守後多為良吏為名臣蓋朝廷既以吏治為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況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為鍾所先耳其後況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詹穆嚴懲之榮反以為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為錢塘令人呼為一葉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文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為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衷為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句容令徐九思為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一時風氣如此故為守令者無不潔己愛民恥干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

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久任爲效明太祖亦嘗彷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事民乞留乃遣還丹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正皆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並復其官惟正幷擢參議永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耆民列政績以聞皆復官幷賜耆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人幷擢郡守此太祖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留者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博野令陳哲泰安令暢宣碭山令劉伯吉會甯令郭完貴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張璟藁城令徐榮安福令何澄桐鄉令田玉（以上皆循吏傳）況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留巡按奏聞詔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乎乃請老去凡在吉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留任莫愚守常州秩滿亦進秩留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參政仍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既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項忠爲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留詔還任張瑄爲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留巡撫陳濂奏聞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民千餘人乞留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喪部民乞留詔起復（見耿九疇傳）其後有乞留不允者郭璡爲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實從之自是遂爲例（璡傳）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考老數百人伏闕乞留不聽吳訥巡按貴州將代還部民詣闕乞留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宣宗因劉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後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爲知府趙豫松江況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旻武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溫州皆賜勅乘傳行（皆見循吏傳及本傳）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李驥河南王瑩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甯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王源潮

州李湘懷慶翟溥南康（皆見循吏傳餘無考）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爲例（熊概傳）尋又遣郭敦以禮部侍郎偕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時未有巡撫官此條特敕考察官吏）吾紳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參政者黜之（吾紳傳）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辰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職者（劉辰傳）徐琦奉命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徐琦傳）段民爲左參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墨以聞（段民傳）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還幹弁劾鑑（朱鑑傳）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按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即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爲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尚書席豫等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宗雄傳）世宗即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閒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已見金史劉球所論內）所謂考察久不舉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遵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懦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元史各本傳）固亦皆能奏劾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御史之弊盤查訪緝餽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在乎簡用之得人矣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李義傳朱煦傳內）帝初即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而立（周楨傳）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謫鳳陽屯田至萬餘人（韓宜可傳）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

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後海瑞疏亦言太祖剝皮囊草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之律以規切時政見瑞傳）法令森嚴百職釐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也

按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子阿散亦剝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永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爲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也同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義爲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爲戶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朝老成接迹蓋刼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宙諸臣適當其隆故福履康强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龐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衆望者矣若專寵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爲相十九年劉吉爲相十八年已叢物議至嚴嵩爲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爲千載唾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

按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爲禮部尚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尚書二十二年王直王翺爲吏部尚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實相稱至明之末造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崇禎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喬允升傳）兵部尚書十四人（張鳳翼傳）總督被誅者七人（鄭崇儉傳）蓋國運將傾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摧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者矣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況鍾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巡按擢左參政彭勗以士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鼎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金純以蹇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參議後又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謫戍復大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參政以王翺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侍郎復尚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翺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翺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越以李賢薦由

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謫官以王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參政韓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猺肆亂王竑曰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傳史又稱李賢爲相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逋糧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爲名臣楊士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奇才之卽薦爲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爲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槖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爲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聞卽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卽令復職宣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卽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己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耆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衆賢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久所兼官屢加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鼐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援故事請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傳可見尋常入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爲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多不許既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玉堂叢語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爲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卽佯爲避倭之計買宅豫章與嵩子世蕃結姻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爲也筆塵其後亦傾嵩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

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票至乃出葉慶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明史本傳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買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無異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入閣欲分其權而故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微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廣微毋伴食由是廣微分票擬之權此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按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振竊柄時票擬尚在內閣然涂棐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傳此固東陽自爲掩飾之詞然劉茝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南織造江西窰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傳可見帝降旨即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故其地尤爲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爲司禮避忠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竅要以白忠賢議行宦官傳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忠賢矯旨敘己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傳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爲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設中書舍人取能書者爲之不由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植黨專權寵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尚書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按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者得遷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甲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爲之如呂原子常以蔭補國子生選爲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爲首輔用巳革

監生汪文言爲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用之成例也又我　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官陞降亦由內閣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卸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土地民人自岷山余熂始做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各編集所職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爲首領官選監生爲州縣官兼除教職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略也（明史陳修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璡爲吏部尚書請自布政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請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啓夤緣之漸（璡傳）是璡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辰傳）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李賢傳故事大臣進官敕二時京官保舉縣其奔競請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親用並命之例始此）時王直爲尚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直傳）崔恭爲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尚書王翺甚倚之（恭傳）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酌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尚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爲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得也（孔昭傳）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選郎各持簿任嵩填發時稱文選郎萬寀爲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爲武管家（于慎行傳）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爲至公（丕揚傳）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撫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溫體仁傳）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開元傳）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爲吏部尚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碩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其後天啓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頹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

可問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按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恕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啓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聽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知矣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與現任知府譚友德同涖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浡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葬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酋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浡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還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剌加王毋幹撒于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剌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蹤跡以重利誘諸番故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永樂朝盛事云（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幷妻還蕃可見海外番王入朝與妻偕行是其故俗）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中葉南北用兵强弱不同

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禦如山雲討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討貴州苗俘斬四萬餘陶魯破廣東賊斬二萬一千四百餘其他斬馘以千計者指不勝屈也至用兵於北自宣德以後瓦剌俺答小王子諸寇先後擾邊中國宿重兵以禦之僅僅自保間有戰勝亦無可紀如王越紅鹽池之捷禽斬三百五十威甯海之捷斬首四百三十餘石彪與楊信斬鬼力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論者俱以爲西北戰功第一彪又擊斬把禿王殺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劉聚等擊阿羅出斬首一百六十朱永開荒山敗敵斬一百六級邊人亦以爲數十年所未有此皆當時所謂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栲栳山之戰則二百餘級也姜奭昔水鋪之戰則百餘級也姜應熊破套寇則百四十級也安國偏頭關之戰則八十餘級也甚至仇鉞擊寇于萬全斬三級朱暉搗河套亦斬三級追寇慶陽斬十二級（以上俱見各本傳）較之黔粵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冊遷官秩可知北强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勦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明邊省凡有攻勦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土兵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兵八十萬（張輔傳）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王驥傳）景泰中討都勻苗乜富架用兵八萬（顧溥傳）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荔浦賊巢（韓雍傳）王越奏起兵搜套須兵十五萬（王越傳）宏治中閔珪討永安猺用兵六萬（閔珪傳）正德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兵十萬（潘蕃傳）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鏌討之用兵八萬（姚鏌傳）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毛伯溫傳）元江土舍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鮑象賢傳）吳桂芳令俞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韋銀豹用兵十四萬（俞大猷傳）曾省吾令劉顯討都掌蠻用兵十四萬（劉顯傳）李錫討府江猺用兵六萬討古田猺用兵十萬（李錫傳）殷正茂討藍一清用兵四萬（張元勳傳）張嵿討新甯恩平賊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史稱嶺南用兵從未有以少勝多如此者（張嵿傳）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訾則調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者入內地勦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土兵陳金之勦江西賊調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猺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既慣土兵皆習見以爲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

之勦㓗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弃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丁者免其糧(見兵志)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傳)左都督劉聚鎮陝西孛羅滿都魯乱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十級實止十九級(聚傳)許寧鎮大同小王子入寇寧等戰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震發之(寧傳)廣寧失事巡撫陳瑤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傳)洪鐘討川東賊不能殲賊夏民爲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鐘傳)陳金討王浩八聽其僞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奭劾之(金傳)亦不剌等入寇甘肅掠陷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文傳)此皆見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愞自言敗衂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諸將稍知儆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將帥家丁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弃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之類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蓄跳士爲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衆赴蘇松軍(卿傳)馬永爲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時時以永對且曰其家衆可用也(永傳)馬芳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芳傳)梁震蓄健兒五百人鎮大同大同卒驕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衆憚其家衆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猶得其力(震傳)萬歷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寧等後皆至將帥(成梁傳)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趙率教傳)寧遠軍變圍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憚桂家卒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桂傳)天啓末甯遠告警詔廢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關聽(世祿傳)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寧(神武傳)副總兵祁秉忠亦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秉忠傳)趙率教收復前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傳)寧遠之戰總兵金國鳳

憤將士恇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國鳳傳)崇禎中總兵侯良柱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良柱傳)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復招練壯勇以爲家丁卽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旣縮朒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怯而不敢進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豈易有此貲力惟有選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尚有可恃古名將如韓岳等旣有背嵬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戚繼光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爲急初官浙江參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形制陣法一切戰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鎭薊門又徵浙兵三千來訓薊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繼光傳)譚綸在浙亦重練兵立束伍法稗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旣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綸傳)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尚書張鏊請以劉顯爲指揮僉事專訓練(顯傳)顯亦爲當時名將所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卽不能蓄家丁尚可藉此爲爪牙也(譚綸言三萬兵歲需餉五十四萬兩則是時每兵歲餉十六兩)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黄竑之言廢英宗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己子見濟爲太子後太子薨未嘗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七月有給事中徐正請間言沂王當還於所封地以絕人望別選王子育之宮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墻垣伐去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帝大駭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遂謫之鐵嶺衛是帝固未肯聽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復辟徐有貞輩誣王文于謙謀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見廖莊傳世罕有論及者故特表出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憲宗好方技初卽位卽以道士孫道玉爲眞人其後李孜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王瑞疏所謂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堂而數百人寄俸也是時孜省尤寵倖朝臣毀譽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曉以祕術進賜號通元翊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劄實巴鎖南堅參巴竹也失皆爲國師巳而劄實巴進封法王班卓兒藏卜封國師又封領占竹爲萬行清修眞如自在廣善普慧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爲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

亦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則金吾仗呵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而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無不允迨孝宗卽位始盡汰傳奉官千百人又詔禮官議汰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剌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見成化中授官之濫也（孜省下獄死常恩等遣戍繼曉棄市）其後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秕政道士邵元節以禱祠有驗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玉印進禮部尙書給一品服廕其孫啓南爲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爲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尙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廕其子世同爲太常丞世恩爲尙寶丞壻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羅萬象之屬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尙書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尙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祕術加禮部侍郎（以上俱官皆食俸而不治事）則不惟方士藉以干進卽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皆佞倖傳）是嘉靖時之優待方技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蓋憲宗徒侈心好異兼留意房中祕術故所昵多而尙非誠心崇奉世宗則專求長生是以信之篤而護之深與漢武之寵文成欒大遂同一轍臣下有諫者必坐以重罪後遂從風而靡獻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龜靈芝仙桃者幾遍天下貽譏有識取笑後世皆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成化中慈懿錢太后崩憲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懿祔葬英宗陵乃議別葬羣臣咸疏諫帝重違太后意皆不允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衆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動竟得如禮（魏元毛宏等傳）世宗由藩邸入繼大統廷臣欲帝以孝宗爲父本生父興獻王爲皇叔父帝不許駁詰再三舉朝爭之疏不下皆洶洶會朝罷何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故事也修撰楊慎曰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謂今日有不爭者共擊之孟春等又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尙書金獻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時中等寺卿汪舉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則賈詠等二十

二人給事中則張䎃等二十一人御史則王時柯等三十一人諸郎官吏部則余寬等十二人戶部則黃待顯等三十六人禮部則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則陶鉉等二十人刑部則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則趙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屬則毋德純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中官諭退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官先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繫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愼元正俱謫戍何孟春傳而帝本生父興獻帝卒稱皇考同一伏闕而從違各異固由憲宗仁厚世宗剛決性各不同然亦以所爭典禮有當有不當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禮宜祔葬憲宗特以生母故欲別葬其事本不順於理故羣臣爭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如禮世宗生於孝宗崩後二年孝宗初未立爲子而欲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親情理皆不協故愈爭而愈激成事變也說見大禮之議條內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兩次伏闕固屬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諫南巡被杖之多亦不減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詔下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連疏諫而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疏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疏又繼之帝與諸倖臣大怒遂令良勝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疏又上帝益怒並下詔獄跪午門者晚亦繫獄晨出暮入纍纍若重囚僉事張英且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當蹕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衞士奪其刃送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耳詔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畢各杖三十良勝等六人及敘廷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夏良勝傳然是時南巡之行究因羣臣之諫而止其後南巡則又自宸濠之變借爲詞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來翰林尚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惟學士耳至前明則專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乃今歷數翰林中以詩文著者惟程敏政李東陽吳寬王鏊康海王九思陸深楊愼焦竑陳仁錫董其昌錢福錢謙益張溥金聲吳偉業耳其次則夏㬎張泰羅玘王維楨王淮晏鐸王廷陳王韋陳沂袁袠黃輝袁宗道雖列文苑傳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皆非詞館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世所稱四大家皆部郎及中書舍人也其次如徐禎卿邊貢楊循吉柯維騏王愼中唐順之田汝成皇甫涍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學佺鍾惺李日華陳際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稱稍次而亦列文苑傳者儲瓘鄭善夫陸師道高叔嗣蔡汝楠陳束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王志堅亦皆部曹及中

書行人也顧璘王圻李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則并非部曹而皆知縣矣然此猶進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黃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譚元春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則并非進士而舉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王紱沈度沈粲劉溥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穀謝榛盧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詩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迴視詞館諸公或轉不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艷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爲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爲姻好朝野異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爲贈玉堂叢語甯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佯狂脫歸明史文苑傳又桑悅爲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廷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監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爲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爲趙穆王所禮王命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俱見稗史彙編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爲幸若惟恐失之可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鄢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見嚴嵩傳張居正奉旨歸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爲之前驅真定守錢普創爲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給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

擅撻品官

唐時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權勢在手亦竟有違例肆威者王來爲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餘人來傳陳懷鎮四川笞僉事柴震懷傳雍泰爲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責之不服泰竟笞之珍訴於朝下泰獄釋之泰巡撫宣府參將李稽坐事畏劾乞受杖泰以大杖決之稽奏泰凌虐泰傳黃澤爲浙江布政使鹽運使丁鎡不避道澤撻之爲所奏下獄澤傳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撻御史諸御史共劾之遂下銓獄銓傳巡鹽御史祝徽巡按御史畢佐周皆擅撻指揮使崇禎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可撻下部稽典制御史無撻指揮例都御史陳于廷引巡撫提問四品武職

敕書對帝以比擬不倫斥之（于廷傳）是故事本無擅撻品官之例而威柄在手輒肆行之亦可見是時仕宦之橫也

明鄉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强視細民爲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爲首相而其子至爲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又梁儲傳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攄最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爲所役又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瑯琊漫抄載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磚甓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瀚墳路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勿怪也此又鄉官役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謙竄漁舟以免（秉謙傳）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爲異至如宜興周延儒方爲相陳于泰方爲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廬（祁彪佳傳）王應熊方爲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兩家爲奧主兵備馮元颺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也（元颺傳）是鄉官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爲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爲勢家所有天順中曾翬爲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爲閒田獻諸戚畹翬斷還民（見李棠傳）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奸民指爲周王府屯場獻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者幷罪受者（原傑傳）又戒庵漫筆萬歷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閱莊星卿不平糾强有力者突至索鬬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爲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因胡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由斯以觀民之生于我　朝者何其幸也

按鄧茂七之亂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儕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訴於縣官官遣巡檢往攝茂七殺弓兵數人遂反陷二十

縣州縣後大舉勦之始滅事具丁瑄傳此亦可見激變之由然惡佃恃强輒敢拒官倡亂此風亦不可開是在長民者禁勢家之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傳天順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卿任道遜等以書碑亦進秩王詔上疏切諫工匠授官已濫觴於此正德初劉健等疏中有畫史工匠濫授官職多至數百人豈可不罷健傳劉瑾擅權通鑑纂要成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張駿等改謄駿擢至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又數人裝潢匠役亦授官秩見瑾傳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擢官工部尚書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李芳傳又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請悉授職胡世寧傳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爲通事

明史外國傳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逃入日本爲之鄉導犯樂清成化四年日本貢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人爲賊所掠賣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五年琉球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爲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十四年禮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閩中逋逃罪人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番之利時有閩人胡文彬入暹羅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充貢使來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滿剌加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隨貢使來尋伏誅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悅之縞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蘇州與澄相見又琉球王左長史朱輔本江西饒州人仕其國多年年八十餘彼國貢使偕來奏明許其致仕還鄉又佛郎機貢使內有火者亞三實緣江彬得侍帝側自言本華人爲番所使後伏誅萬歷中有漳州人王姓者爲浡泥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蘭人賄稅使高寀求借澎湖爲互市之地此皆內地民闌入外番之明據然猶未至結隊聚黨也三佛齊國爲爪哇所占改名舊港閩粵人多據之至數千家有廣東人陳祖義爲頭目羣奉之又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爲官軍所逐後商人至舊港見璉爲市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又呂宋地近閩閩人商販其國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後佛郎機奪其國多逐歸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見明史外國傳是內地民人且有千百爲羣家於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日本倭劫海上七修類稿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又有徐海陳東麻葉等偕倭入巢柘林乍浦等處劫掠胡宗憲傳內地亡命者附之如蕭顯池南山葉明等實繁有徒凡十年而亂始定七修類稿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爲內地害矣鄭曉傳謂倭寇中國奸民利倭賄爲之鄉導以故倭人所嚮皆得要害盡知官兵虛實倭恃漢人爲耳目漢人以倭爲爪牙

嘉靖中倭寇之亂

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膺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紈爲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嗾御史劾紈落職時紈已遣盧鏜擊擒光頭棟等築塞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備矣會被劾遂自經死紈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朱紈傳 按鄭曉今言謂國初設官市船正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蓰之利居者得牙儈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勢豪得專其利始則欺官府而通海賊繼又藉官府以欺海賊幷其貨價乾沒之以至於亂郎瑛七修類稿亦謂汪直私通番船往來寧波有日矣自朱紈嚴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關索負突入定海劫掠云鄭曉郎瑛皆嘉靖時人其所記勢家私與市易負直不償致啓寇亂實屬釀禍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許入海而曉謂國初設官市船相安已久迨禁絕海市而勢豪得射利致變瑛幷謂紈嚴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謂倭亂由海禁所致矣此猶是閩浙人騰謗之語曉等亦隨而附和衆口一詞不復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絕然當定一貿易之所若閩浙各海口俱聽其交易則沿海州縣處處爲所熟悉一旦有事豈能盡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即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郎機併呂宋滿剌加二國勢力獨强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爲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爲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即據之萬歷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寀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諭之始去其在臺灣者亦爲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 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爲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使入貢乞於寧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僦地築室永爲互市之地
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按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踐欲棲夫差於甬東即此地宋爲昌國城明屬寧波之定海縣倭亂時據爲巢穴汪直約降於胡宗憲曾遣其子滶破倭於舟山徐海死餘黨亦竄舟山爲俞大猷所殲及汪直既降被誅滶又柵於舟山

入寇見胡宗憲傳明末總兵黃斌卿據之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兵敗來投斌卿不納先是舟山田皆屬內地大戶至是斌卿盡籍爲官田使民佃田納租蓋欲佔爲世業也順治六年斌卿爲張名振等所殺魯王復來駐順治八年　大兵攻之三閱月始遁去我　朝使巴臣興鎮守十二年鄭成功遣洪旭來寇臣興降之明年我兵復其地始入版籍可見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卽可據爲巢穴固不可輕授也明史張可大傳舟山宋昌國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嶼爲浙東要害可大爲參將條八議舊戍守皆碩畫

天主教

意大理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歷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卽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幷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算日食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衆有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奏請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泛海九萬里觀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崇禎時歷法益舛禮部尚書徐光啓請令其徒羅雅各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辰歷爲歷元其法視大統歷爲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皆歐巴羅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亞細亞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剌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臼葛達國占城國賓童龍國暹羅國眞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明史外國傳又增迦剌國馬八兒國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亦黑迷失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郭酣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見椿園氏異域瑣談外洋則祖法兒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亦見明史外國傳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鮮而已是佛教

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衆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又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川東者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剽刼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始免已而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爲降革逮問武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率家丁三百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外御史袁九皐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梁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命旁行刼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憤共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威虐誣劾知府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榜掠絕勳以示衆於是指揮賀世勛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幷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憊而歸乃劾鴻罷其官蘇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遍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寀在閩肆毒十餘年萬衆洶洶欲殺寀寀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刼之令諭衆始退此外如江西李

遼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東張曅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爲民害猶其次焉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所奏朝上夕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云

萬歷中缺官不補

萬歷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諸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足辦不增置從哲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方從哲傳）今按葉向高疏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向高傳）又孫偉爲戶部尚書時大僚多缺瑋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温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諸道印（居相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歷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臣多疑貴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既立爲太子猶孤危無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梃入慈慶宮（光宗爲太子時所居）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寀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寀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弒太子爲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甯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二人無他及羣臣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證遂輾轉不承刑部尚書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張問達傳）（王之寀傳）此梃擊一案也光宗即位甫數日即病痢中官

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即傳入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韓爌傳)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即位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李選侍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幷請帝愼起居因及鄭貴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幷及漣數目視漣毋聽外閒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爲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皇長子出一燝等即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譴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即日移噦鸞宮帝乃還乾清(一燝漣光斗傳)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浮議已息明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啓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上復讐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變乃劉廷元以瘋癲蔽獄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爲大逆耳此又梃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愼行入朝追劾從哲謂可灼非太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坐弒逆之罪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鄒元標等疏繼之黃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也李選侍移宮時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諸奄懼則揚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冤於是繼春等起用倚奄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梃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爌具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愼行獨責從哲以弒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共覺其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比鄭貴妃之在萬歷中數十年薰灼也即暫居乾清亦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尚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既移宮後自當待

以恩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侍亦未為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乃此三案遂啓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歷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為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為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羣相應和遂總目為東林凡忤東林者卽共指為奸邪而主梃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萬歷末東林已為齊楚浙三黨斥盡(葉向高傳)光熹之際葉向高再相與劉一燝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以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為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梃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萬歷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為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為高拱所使行刺者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訊廷臣楊博葛守禮等力言於張居正居正諷馮保保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處斬(高拱傳)是宮禁之變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謂王大臣徒手闖宮門則非張差之持梃肆擊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紅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時中官張瑜等以誤用藥下獄楊守隨會訊杖之(守隨傳)御史任惠又請明正張瑜及劉文泰用藥失宜之罪(惠傳)世宗晚年服方士藥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弒父律(高拱傳)是用藥致殞亦有故事然高拱謂世宗臨御四十五年抱病經歲壽考令終乃謂為王金等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帝為何如主此又一說也蓋世宗之服方士藥誤在平日故無迹可尋孝宗光宗之服藥遽崩誤在臨時其迹易見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閣臣或彷楊守隨杖責之例則諸臣當亦無異言矣而反賚以銀幣所以招物議也至移宮之例卽光宗初登極時鄭貴妃亦尚在乾清宮為李選侍請封皇后選侍亦為貴妃請封皇太后尚書周嘉謨等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日移慈甯去是移宮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係長君故鄭貴妃不能不移熹宗則沖主選侍或以保護為詞同處日久易啓挾制之漸故漣等早慮之耳然選侍去而客氏入卒至與魏閹亂政蓋國運將傾固非人所能預料也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天啓中魏閹生祠徧天下人皆知之而萬歷中張居正臥病京朝官建醮禱祀延及外省靡然從風則已開其端蓋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趨權附勢久已相習成風黠者獻媚次亦迫於避禍而不敢獨立崖岸此亦可以觀風會也按明史居正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而明朝小史所載更詳萬歷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爲設醮已而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又繼之諸雜職又繼之仲夏赤日中舍職業而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三舉者司香大僚執爐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弗起至有賄道士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本賂其家人達之相公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一二麗語自是爭募詞客爲之冀其一啓顏不旬日而南京倣之山陝楚閩淮漕撫按藩臬無不醮者于愼行筆麈又記建醮時有朱御史於馬上首頂香盒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輔官例致牢餼則大罵曰爾不知吾爲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等情狀其去魏閹之生祠亦豈有異耶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鄒緝等傳贊謂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縫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閽所以廣聰明防壅蔽也（各列傳如葉伯巨以監生言事范濟以謫戍人言事聊讓以儒學訓導言事張昭以前衛吏言事劉球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職官員如行[illegible]在[illegible]川[illegible]切王[illegible]郎中章綸大理[illegible]廷[illegible]折王[illegible]林[illegible]倫劾[illegible]修撰舒芬以翰林[illegible]巡[illegible]大[illegible]外郎楊繼盛經歷沈鍊等劾嚴嵩皆非言官明史列傳不可數計）而科道之以言爲職者其責尤專其權尤重職官志序謂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者劾凡上書亂成憲者劾遇考察則同吏部司黜陟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則同刑部大理平讞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隱又有六科給事中凡制敕有失則封駁至廷議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獄皆得預此可見言官之職掌也然統觀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宏治間朝廷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如劉球章綸等所爭國是關國計民生之大他如天順中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給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省僧繼曉御史姜洪曹璘等劾大學士萬安劉吉而薦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宏以錢太后將別葬邀百官伏哭文華門卒得祔葬英宗陵之類[illegible]倫傳贊謂是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效搏噬於權璫如末造所爲者故其言雖有當否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民）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被杖者百餘人嘉靖中議大禮伏哭左順門者亦百餘人李福達之獄劾郭勛被罪者四十餘人之類已多叫囂之習）張璁所謂言官徒結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此固臺諫惡習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劉瑾亂政御史蔣欽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燈下聞鬼聲欽知是先靈勸阻奮筆曰業已委身不得復顧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許天錫欲劾瑾知必得禍乃以尸諫夜繫登聞鼓縊死而以疏預囑家人於身後上之（見各本傳）世宗時楊最等既以諫齋醮杖死嚴嵩當國又殺楊繼盛沈鍊等而御史桑喬謝瑜何維柏喻時童漢臣陳紹葉

經鄒應龍林潤等給事中王韜孟陳瓚沈㠯才厲汝選等猶先後疏劾廷杖譎戍至死而不悔（俱見各本傳）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如沈束在獄凡十八年傳贊謂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可見諸臣雖不免過激而出死力以爭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萬歷中張居正攬權久操下如束濕異己者輒斥去之科道皆望風而靡奪情一事疏劾者轉出於翰林部曹（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等）而科道曾士楚陳三謨等且交章請留及居正歸葬又請趣其還朝迨居正病科道并爲之建醮祈禱此言路之一變也繼以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入相務反居正所爲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勢又張張文與丁此呂等即抗章劾閣臣而閣臣與言路遂成水火萬歷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部黨角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葉向高傳帝不省章奏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爭李三才之案黨勢遂成）此言路之又一變也（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謙謂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不合也滿朝薦疏亦謂是時遼左盡失國事方殷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全不以國事爲急）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共指爲邪黨天啟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殆盡及魏忠賢勢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集羶而科道轉爲其鷹犬（魏忠賢傳）周忠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即敗今則權璫反藉言官爲報復言官又借權璫爲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諸附者在閹黨傳內）崇禎帝登極閹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則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袁繼咸疏云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呂大器等傳論謂自萬曆以後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京翻案之故態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緩則鬨然催戰及敗始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則愀然者又鬨然矣又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盧象昇亦疏云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觀此數疏可見明末言路之惡習也）

明末書生誤國

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家國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爲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求和而旋諱之孟浿用兵遂至亡國謝疊山所以痛惜於兵交數年無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　朝之兵內有流賊之擾南討則慮北北拒則慮南使早與我　朝通和得以全力辦賊尚可掃除且是時我　太宗文皇帝未嘗必欲取中原崇禎帝亦未嘗不欲與我　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壽降於我　朝後雖反正而其子姪已仕於我　朝是宜按以通敵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壽爲講和地矣（見邱禾嘉傳）迨大兵入牆子嶺盧象昇入援楊嗣昌陰主互市策象昇見帝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款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議（見盧象昇傳）是和議之策帝已與嗣昌謀之（何楷傳嗣昌方主款議援引建武款塞故事楷與御史林蘭友駁之）及陳新甲爲兵部尚書以南北交困遣使與我　朝議和傳宗龍奏之大學士謝陞在帝前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諭新甲密圖之而戒其勿洩是帝更明知時

勢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禎朱徽等謁陛陛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籤和意已決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輒羣起劾陛去（見謝陞及二臣傳）新甲所遣求和之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新甲家人誤發抄（二臣傳如此明史則云帝手詔爲其家人誤發抄）於是言者大譁交章劾奏帝迫於羣議且惡新甲之彰主過遂棄新甲於市（新甲傳）自是帝不復敢言和且亦無人能辦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統當日事勢觀之我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豈非書生紙上空談誤人家國之明驗哉

按明季書生誤國不獨議和一事也如萬元吉疏言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謂不宜輕出而已有議其逗撓者矣賊既渡河諸臣請撤關甯吳三桂兵迎擊而已有議其棄地者矣及賊勢燎原羣臣或請南幸或請皇儲監國南京皆權宜善策而已有議其邪妄者矣卽此一疏觀之可見諸臣不度時勢徒逞臆見誤人家國而不顧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禍視唐雖稍輕然至劉瑾魏忠賢亦不減東漢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內官不得與政事秩不得過四品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騏鎮交阯且以西北諸將多洪武舊人不能無疑慮乃設鎮守之官以中人參之京師內又設東廠偵事宦官始進用宣宗時中使四出取花鳥及諸珍異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輒誅故不敢肆正統以後則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無處無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內官語朱象元云昔日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按世宗馭內侍最嚴四十餘年間未嘗任以事故嘉靖中內官最斂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況正德天啓等朝乎稗史載永樂中差內官到五府六部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馬皆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以翁父至大臣則幷叩頭跪拜矣此可見有明一代宦官權勢之大概也總而論之明代宦官擅權自王振始然其時廷臣附之者惟王驥王祐等數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時勉皆被誣害及汪直擅權附之者漸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馬首巡撫亦戎裝謁路王越陳鉞等結爲奧援然閣臣商輅劉翊尚連章劾奏尚書項忠馬文升等亦薄之而爲所陷則士大夫之氣猶不盡屈也至劉瑾則焦芳劉宇張綵等爲之腹心戕賊善類徵責賄賂流毒幾遍天下然瑾惡翰林不屈而以通鑑纂要謄寫不謹譴謫諸纂修官可見是時廷臣尚未靡然從風且王振汪直好延攬名士振慕薛瑄陳繼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楊繼忠之名親往弔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夢陽一言而立出之獄是亦尚不敢奴隸朝臣也迨魏忠賢竊權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謫諸人欲借其力以傾正人

遂羣起附之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號五彪又尚書周應秋卿寺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驟驟乎可成簒弑之禍矣明史載太祖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宗始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義([illegible])數傳之後勢成積重云然考其致禍之由亦不盡由於通文義也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總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一斥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然正統之初三楊當國振尚心憚之未敢逞迨三楊相繼殂而後跋扈不可制天啓之初衆正盈朝忠賢亦未大橫四年以後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相繼去而後肆其毒痛計振忠賢之擅權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而禍敗已如是設令正統天啓之初二豎即大權在握其禍更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廣樹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亂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務哉

按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今見於記載者王振時每朝覲官來見者以百金爲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稗史類編)是時賄賂初開千金已爲厚禮然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明史振傳)則其富已不訾矣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廣傳)則視振已更甚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覲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illegible])科道出使歸例有重賄給事中周鑰勘事歸淮安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至桃源自刎死([illegible])偶一出使即需重賂其他可知也稗史又記布政使須納二萬金則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計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其後錢甯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甯傳)亦幾及瑾之半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於瑾則其富更勝於瑾可知也顧納賄亦不必奄寺凡勢之所在利即隨之如錢甯敗後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彬傳)非宦官也世宗時宦官無擅權者而嚴嵩爲相二十年明史所記籍沒之數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不可數計此已屬可駭而稗史所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爲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爲慮則史傳所載尚非實數今按沈鍊劾嵩謂其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以貨取索撫按之歲

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民財日削楊繼盛劾嵩疏謂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問賄之多寡將弁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徐學詩劾嵩疏謂都城有警嵩密運財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王宗茂劾嵩謂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與其開賣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紓患周冕劾嵩謂邊臣失事納賕於嵩無功可受賞有罪可不誅文武大臣之贈謚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張翀劾嵩謂文武將吏率由賄進戶部發邊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嵩之府輸邊者四餽嵩者六邊鎮使人伺嵩門下未饋其父先饋其子未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已踰數十萬董傳策劾嵩謂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人稱爲文武管家嵩貲多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鄒應龍劾嵩謂嵩籍本袁州乃高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合諸疏觀之可見嵩之納賄實自古權奸所未有其後陳演罷相以貲多不能行國變後爲闖賊所得亦皆非宦官也是可知賄隨權集權在宦官則賄亦在宦官權在大臣則賄亦在大臣此權門賄賂之往鑒也

魏閹生祠

魏忠賢生祠之建始於浙撫潘汝禎汝禎因機戶之請建祠西湖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此天啓六年六月事也自是諸方效尤遂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建之虎邱二月薊遼總督閻鳴泰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樸大同巡撫王點巡按養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又建之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袁崇煥又建之甯前（鳴泰上疏共建）宣大總督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宏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盧溝橋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洌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延綏巡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等建之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誠銘建之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勳建之五軍營大教場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寧海縣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文煥建之河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尚書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黃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

盧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所部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尚友東撫精白巡按憲卿巡漕何可及又建之濟甯湖撫姚宗文鄖陽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温臯謨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陝撫胡廷晏巡按莊謙袁鯨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華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宏光建之河東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開封之建祠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參政周鏘祥符縣季寓庸恣爲之巡撫俯首而已鏘與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致書良卿爲忠賢設滲金像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建之內城東街者工部郎葉憲祖竊嘆忠賢閹之立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凡疏詞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如初已又詣像前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還就班復稽首如初禮運泰請以遊擊一人守祠後建祠者必有官守其孝等方建祠上梁而熹宗哀詔至既哭臨釋服易吉拜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尊並以忠賢父配啓聖公祠司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毀周程朱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莊烈帝已卽位且閱且笑後建祠者皆入逆案云（閹黨傳）

閹黨

崇禎時定逆案凡附魏忠賢者分五六等首逆凌遲者二人忠賢及客氏也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大監李文貞李朝欽劉若愚也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孫如冽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也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也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爲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寬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曅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也減等革職閒住者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本族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案既定其黨日夜謀翻賴帝持之堅不能動福王時阮大鋮起用其案始翻云（崔呈秀傳）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追賜卹典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紹言徐景濂六人贈廕祭葬諡俱全也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二人贈官祭葬者徐楊先劉廷宣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

番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雖不入逆案而爲清議所抑者亦賜卹有差霍維華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汪文言之獄

歙人汪文言有智術負俠氣入京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依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革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常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皆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遂與給事中章允儒定計囑同官傅櫆劾文言并劾大中通文言為奸利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不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僑是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已而魏忠賢勢益張盡逐諸正人趙南星等梁夢環遂再劾文言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夏之令王之寀顧大章周朝瑞李三才惠世揚等無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為受楊鎬熊廷弼賄時顯純逼令文言牽引諸人文言五毒備至終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爾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於獄（魏大中傳）

時坐受贓者大中三千金周朝瑞萬金袁化中六千顧大章四萬周起元懸坐十萬繆昌期三千周順昌三千周宗建萬三千黃尊素二千八百李應昇三千熊明遇千二百而趙南星亦以汪文言獄詞懸坐贓萬五千楊漣二萬左光斗二萬光斗等之被誣受賄也初不肯承而恐為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遂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五日一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見各本傳）

明末遼餉勦餉練餉

嘉靖中以俺荅入寇戶部侍郎孫應奎已議加派自北方諸府及廣西貴州外增銀一百十五萬（劉[illegible]傳）萬歷末年遼左用兵又加賦五百二十萬（楊嗣昌傳）崇禎二年又以兵餉不足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於是戶部尚書畢自嚴議於每畝加九釐之外（[illegible]）再增三釐（[illegible]）十年楊嗣昌又請增二百八十萬舊額之糧每畝加六合計石折銀八錢帝乃下詔不集兵無以平賊不增賦無以餉兵其累吾民一年當時謂之勦餉勦餉期一年而止十二年餉盡而賊未平於是又從嗣昌及督餉侍郎張伯鯨議勦餉外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先後共增千六百七十餘萬（[illegible]傳）十五年蔣德璟對帝曰既有舊餉五百餘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咎今兵馬仍未練徒為民累耳（蔣德璟傳）未幾遂罷練餉（[illegible]傳）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

明末督撫之多

明中葉以後陝西已有三巡撫陝西一也延綏二

也甘肅三也山西亦有二巡撫山西一也大同二也直隸之宣化亦另設一撫至崇禎十四年山海關內外設二督昌平保定又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寗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見范志完傳）時事孔急固勢之不得不然也

明末巡撫多由邊道擢用

宣德中于謙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此尙沿國初用人不拘資格之例迨資格既定則巡撫或用僉都御史或由布政使陞用至末季兵事急凡邊道以才見者輒擢爲巡撫熊汝霖疏云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躐巡撫曹于汴疏亦云邊道超擢當於秩滿時閱實其績毋濫取建牙開府熊開元疏亦云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此三疏各見本傳內可見是時巡撫多由監司擢用也今按洪承疇由督糧參政擢延綏巡撫范志完由關內僉事擢山西巡撫楊嗣昌由山海兵備擢永平巡撫梁廷棟由口北道擢遼東巡撫薛國用由遼海道擢遼東巡撫邱民仰由寗前兵備擢遼東巡撫宋一鶴由副使擢湖廣巡撫馮師孔由副使擢陝西巡撫朱之馮由副使擢宣府巡撫龍文光由參政擢四川巡撫李化熙由兵備擢四川巡撫邱祖德由副使擢保定巡撫史可法由副使擢安慶巡撫甚至余應桂由巡按擢湖廣巡撫高名衡由巡按擢河南巡撫王漢由知縣行取御史卽擢河南巡撫楊繩武亦由御史擢順天巡撫迨嗣昌爲兵部尙書建四正六隅之策奏巡撫不用命者立解其兵柄以一監司代之可見是時用巡撫之大槪也蓋兵事孔亟倉猝用人固有難拘以資格者矣

明季遼左陣亡諸將之多

明史羅一貫傳自遼左軍興總兵官陣亡者十四人撫順則張承廕四路出師則杜松劉綎王宣趙夢麟開原則馬林瀋陽則賀世延尤世功渾河則童仲揆陳策遼陽則楊宗業梁仲善西平則劉渠祁秉忠而副總兵以下戰歿如一貫者更不可數計云然此尙是萬歷天啓間事也崇禎中遵化則趙率教波羅灣則官維賢永定門則滿桂孫祖壽（皆崇禎二年）旅順則黃龍（六年事）皮島則沈世魁（七年事）金日觀（十年事）寗遠則金國鳳（十二年事）松山則楊國柱（十四年事）曹變蛟（十五年事）寗遠則李輔明螺山則張登科和應薦（十六年事）其他副將以下亦不可數計且不特此也如盧象昇洪承疇勦流賊最有功而一遇　大清兵非死卽被執蓋興朝之運所向如摧枯拉朽彼亡國之帥自必當之立碎明史所謂天命有歸莫之爲而爲者矣

明末督撫誅戮之多

鄭崇儉傳崇禎中凡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忭也（崇禎二年王元雅以大清兵入口懼罪自盡是年先誅萬歷中西路喪師之經略楊鎬五年誅天啓中廣寗喪師之巡撫王化貞九年總督梁廷棟以失事懼誅先服毒死四人尙不在七人數內）顏繼祖傳崇禎中巡撫被戮者十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

如杞宣府李養冲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中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又崇禎十七年中兵部尚書凡十四人亦罕有善全者二年王洽下獄死九年張鳳翼服毒死十三年楊嗣昌自縊死十四年陳新甲棄市其餘如王在晉削籍歸高第被劾去其得致仕者惟張鶴鳴熊明遇馮元飈等數人而已時事周章人材脆薄刑章又顛覆固國運使然矣

四正六隅

韓雍征兩廣叛猺或請以番騎趨廣東而大軍趨廣西分路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斂也不如直擣大籐峽傾其巢穴餘自迎刃而解後果以此成功及崇禎中流賊充斥楊嗣昌則建四正六隅之說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其後竟不能滅賊或咎其備多力分不如雍之扼要不知猺獞雖四出流刼而終戀巢穴故雍專攻其腹心即可制之流賊則朝秦暮楚本無定居若不四圍堵截而聽其東西奔突官軍從後追之此適以自耗其力而賊終不得滅嗣昌之策固未爲失也其先崇禎七年陳奇瑜以賊在蜀中亦先檄四巡撫會勦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而己與象昇入山勦之崇禎九年賊盡趨永甯盧氏內鄉淅川大山中兵部尚書張鳳翼亦請敕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兵近界聽援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是嗣昌之前已有此策亦非刱自嗣昌蓋必外有重兵以防其軼出而內以重兵蹙之庶可盡殄此固時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自奇瑜及熊文燦兩誤於撫而流寇遂不可制然徒勦而不撫則數十萬匪徒亦豈能盡殺是又當痛加殲戮使畏死悔禍而後以一赦散其脅從歸農者不復窮治則黨與自離賊勢孤而易滅矣赦與撫不同撫者撫其頭目而不散其部伍赦者赦其黨與而不復屬凶酋也顧非先加痛勦亦豈易言赦哉

明末僭號者多疏屬

明末自福王失國後諸僭號者多係疏屬魯王以海則太祖子魯王檀之裔孫也崇禎末轉徙台州張國維等奉之監國于紹興後遁入海泊舟山又竄閩之金門爲鄭成功所沉唐王聿鍵亦太祖子定王桱之裔孫也崇禎末以擅舉兵勤王廢錮高墻福王立赦出南都不守蘇觀生鄭鴻逵奉之入閩監國年號隆武爲我　朝兵所執其弟聿鐭復立于廣州年號紹武亦爲我　朝兵所執又唐王監國時先有靖江王亨嘉自立于廣西則太祖從孫守謙（朱文正之子）之裔孫也爲巡撫瞿式耜所誅又有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據夔州（呂大器傳）

范文光劉道貞等奉鎮國將軍朱平𣝣爲蜀王（樊一蘅傳）未幾皆敗沒統計此數人于崇禎帝已極疎遠本不宜僭號而妄冀非分宜其速敗也至永明王由榔則神宗第七子桂王常瀛之子與福王同爲崇禎帝從兄弟崇禎帝曾封爲永明王唐王被俘後僭號永歷流轉于廣西湖南貴州雲南者十餘年後遁入緬甸我　朝兵入緬緬人執以獻死于雲南

流賊僞官號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既據襄陽刱官爵名號有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武官則有權將軍制將軍威武將軍果毅將軍等名及至陝西稱僞號又設天佑殿大學士六政府尚書鴻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書寫房等官復五等封爵後破京師又益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曰宏文館太僕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今按路振飛傳有闖賊節度使呂弼周防禦使武愫皆爲振飛所擒又曾亨應傳亨應先爲御史張懋爵所劾後亨應死難而懋爵降賊爲直指使此僞官名號見於各列傳者也張獻忠僭號武昌亦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既得成都又設左右丞相及六部五軍都督府（亦見流賊傳）後孫可望據黔中凡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官（可望欲設六部等官恐人譏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尚書並加以行營之號後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欲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肯事見安之傳）李定國出師桂林有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右統軍都督王之勱金吾營劉之謀武英營廖魚驃騎營卜寗等（見黃宗羲所著永歷紀年）

鄭成功之横海上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有中軍提督甘輝左都督文與鐵騎鎮王起鳳衝鋒鎮柯朋禮武鎮陳鳳前衝鎮黃梧角宿鎮康澄援邦左鎮施顯之理餉鎮王愷又有金武木武土武等鎮又設六官分理庶事舉人潘賡昌爲吏戶官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舉人馮澄世爲工官後以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其寇瓜洲鎮江時中提督甘輝外又有左提督翁天佑右提督禹信後提督萬禮總督水師黃安前鋒鎮余新正兵鎮韓英援勦左鎮劉猷援勦右鎮楊國泰援勦後鎮黃昭前衝鋒鎮藍衍右衝鋒鎮萬祿後勁鎮楊正右虎衛陳鵬左虎衛林勝監紀推官何平等鄭經時尚有二十八鎮如征北將軍吳淑平北將軍何祐侍衛馮錫範左武衛劉國軒右武衛薛進思左虎衛許耀左都督趙得勝宣毅前鎮江勝宣毅後鎮陳諒建威後鎮朱友援勦左鎮金漢臣樓船中鎮蕭琛樓船左鎮朱天貴吏官洪磊禮官柯平兵官陳繩武等（見野史鄭成功傳）草竊奸宄横行一時嵎負自雄設官建職適以自速其斃也永明王奔安龍孫可望使一知府給其糧冊開皇帝一名皇后一口李自成死其兄子錦奉自成妻高氏降於唐王猶稱自成爲先帝高氏爲太后

明從賊官六等定罪

解學龍傳福王時定從賊官罪倣唐六等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緩決者刑科給事光時亨河南提學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給事中陳名夏戸科給事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主事王孫蕙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侯恂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郎中劉大鞏員外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贖者員外潘同春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向列星李㭿八人也其留北俟再定者少詹事何瑞徵楊現光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侍郎党崇雅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郎中衛周祚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𣏌吳爾壎（後同史可法同死揚州）史可程（卽可法之弟後居宜興四十年而卒）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鶴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頍劉廷　侯佐吳之琦員外郎左懋泰鄒明魁行人許作　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王之牧王皐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允文韓四維御史蘇京知縣黃國琦施鳳儀郎中張振聲中書顧大成姜荃林十人也有旨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汚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後又議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時馬阮專柄殺鍾時亨卽傳旨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案內諸犯多漏網一等者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法也

按福王時所定六等蓋就一時聞見草率成案其實尚多遺漏者李自成入京時閣臣魏藻德等率百官表賀坐殿前俟命爲羣賊所戲侮事見明史列傳而六等中無之他如大學士李建泰尚書張忻侍郎劉餘祐光祿卿李元鼎庶吉士張端明以及御史傳景星爲賊兵政府侍郎陝西監軍道陳之龍爲賊甯夏節度使御史柳寅東張懋爵俱爲賊直指使此皆文臣之降賊者錦衣衛左都督駱養性降賊仍原官宣化總兵姜瓖密雲總兵唐通皆降賊於居庸盪寇將

軍白廣恩降賊封桃源伯副將南一魁董學禮降賊爲總兵此武臣之降賊者事見我　朝二臣傳而六等中亦皆無之可見所定之案之疎略也就所定中一等者固隨賊西去二等中亦祇周鍾光時亨二人正法其他仍漏網三等中如陳名夏入我　朝官至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可見六等之案固不過懸擬罪名實未嘗能行法其留北俟再定者入　本朝轉多有至大官梁清標党崇雅衛周祚高爾儼皆至大學士劉昌龔鼎孶皆至尚書孫承澤至左都御史薛所蘊熊文舉葉初春皆至侍郎戴明說張若麒皆至京卿方大猷至巡撫諸人在福王時既以傳聞未確得免麗名於六等之內入　本朝官位通顯又莫有記其曾汚僞命者

皇上命詞臣以明臣之仕於我　朝者編作二臣傳其中有降賊者據事直書然後失節之處昭然莫掩此眞彰癉之大公可以立萬世之大閑矣

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員外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刼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燬其三代四棺（祁彪佳傳）

明代先後流賊

盜賊蜂起至覆國家漢則張角等魏則葛榮等隋則翟讓等正史皆未有專傳唐書則立黃巢傳而入於逆臣中然巢初未爲臣也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另立流賊傳最爲允當然祇傳此二人而永樂以後伺閒竊發者不備載但附見於諸臣列傳中今特摘出以便觀覽其他土司之叛服不常及苗猺之據巢穴爲梗者不贅及

唐賽兒

永樂十九年蒲臺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徒衆數千襲據益都卸石寨指揮高鳳捕之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總兵官柳升率劉忠圍賽兒賽兒夜刼官軍驚潰忠戰死賽兒逃去攻安邱益急知縣張旟等死守不能下合莒卽墨萬餘賊來攻都指麾衛青備倭海上聞之率千騎馳至大破賊城中亦鼓噪出殺賊二千擒四千餘悉斬之餘賊奔散時城中旦夕不支青救稍遲城必陷矣賽兒竟不獲（衛青傳）

劉千斤

成化中荆襄賊劉千斤作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縣門石狻猊重千斤通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時流民聚荆襄者通以妖言煽之謀作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衆剽掠與通共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朝命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朱永喜信鮑政等討之至南漳敗賊乘勝逼其巢通奔壽陽又退保大市官軍又敗之斬其子聰賊退據後巖諸軍四面攻之遂擒通及其衆三千五百人獲子女萬一千有奇石龍與劉長子逸去擾四川圭分兵蹙之劉長子縛龍以降餘寇悉平（白圭傳）

李鬍子

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仍屯結通黨李鬍子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縣內鄉流民附之至百萬總督項忠討之先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萬彪亦就擒賊仍伏山砦出擊忠又遣李振等擊之禽李原小王洪等又招流民五十餘萬安插著籍（項忠傳）

葉宗留等

正統中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聚衆盜福建寶豐縣銀礦羣盜自相殺遂作亂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執死宗留僭稱王福建鄧茂七亦聚衆反宗留鑑胡附之剽浙江江西福建境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陳榮劉真吳剛等前後敗沒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又與相應朝命張驥爲浙江巡撫討之驥遣官擊斬牙等而鑑胡方以忿爭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分掠浙東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驥招之遂降別賊蘇記養等亦爲官軍所獲（張驥傳）

鄧茂七

福建沙縣人鄧茂七爲甲長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餽田主茂七倡其黨無餽而要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下巡檢捕之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官軍三百人往捕盡被殺巡檢亦死茂七遂大掠自稱剷平王設官屬聚黨數萬人陷二十餘州縣指揮范真彭璽等先後被殺巡會左布政使安南人阮勤貪濁漁民民益從亂巡按汪澄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議降檄止其兵賊益熾茂七圍延平朝命御史丁瑄往招討都督劉聚僉都張楷大軍繼其後瑄誘賊再攻延平督衆擊敗之遂斬茂七（丁瑄傳）

李添保

天順中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僞稱唐太宗後聚衆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掠遠近總兵官李震大破之添保逃入貴州復誘羣苗出掠震擒之（震傳）

黃蕭養

天順末廣東賊黃蕭養作亂圍廣州楊信民先官廣東有惠政至是以巡撫至使人持諭入賊營招之蕭養素服信民克日請見信民單車莅之賊望見曰果楊公也爭羅拜願降而信民尋卽病卒會朝命都督董興來討蕭養等懼遂不降興調江西兩廣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興用天文生馮軾隨行景泰元年春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盡集諸將請濟師軾曰廣州被圍久矣卽以現兵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無算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俘其父及黨與皆伏誅（信民及興傳）

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

正德中文安人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並驍悍有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名等捕盜有功劉瑾家人索賄不得遂誣爲盜遣甯杲柳尚捕之寵等乃投大盜張茂家茂與宦官張忠爲隣茂結

之時河間參將袁彪捕茂茂窘求救於忠忠置酒招茂彪宴以茂囑彪彪遂不敢捕寵等自首尋復叛去陷城殺將朝命馬中錫提督軍務與張偉等討之諸將懦或反與賊結參將桑玉遇賊村中寵宸窘匿民家而玉受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入寵宸知救至出殺數人遂復熾自畿輔犯山東河南下湖廣抵江西又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至文安與寵等合縱橫數千里所過如無人中錫偉不能禦乃下招降令中錫肩輿入其營寵請降宸曰今奄臣柄國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去焚掠如故朝議乃遣侍郎陸完出督師調邊將郤永許泰等率邊兵入勦敗賊於霸州於信安阜城劉六七乃南陷山東二十州縣楊虎又北殘威縣新河劉六等縱橫沂莒間連陷宿遷虹永城等處邊兵追及至小黃河渡口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敗總兵白玉軍殺指揮王保勢大熾有陳翰者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甯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營各置都督趙燧者文安諸生號趙風子舉家避賊賊得之欲淫其妻女燧怒手擊殺數人賊以其勇遂奉之燧戒毋淫掠毋妄殺移檄府縣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陽葉縣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至鈞州以馬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束草爲芳像斬之副總兵馮禎時源擊敗賊賊奔入西平城官軍塞其門焚死千餘人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朝崇王宴飲三日賊得招散亡勢復振陷鄢陵榮陽汜水圍河南府三日官軍始集賊覘官軍饑疲乃來犯禎戰死此燧等之亂河南也劉六七及彥名則擾山東畿輔亦陷數十州縣官兵追及賊輒驅良民在前官兵所殺皆良民故雖屢奏捷而賊勢不衰於是朝命又以彭澤提督軍務與仇鉞辦河南賊其山東畿輔賊則專委陸完澤等至河南燧等走汝州寶豐舞陽固始潁州光山鉞追及之賊大敗湖廣軍又破其別部賈勉兒於羅田賊流六安舒城趨廬州定遠屢敗而道遇楊虎餘黨數千人又振陷鳳陽泗宿睢甯諸將連敗之追至應山賊略盡燧雜髮逃至江夏被執伏誅惠走土地嶺爲指揮王謹射中目自縊死勉兒亦獲於項城餘黨邢本恕劉資楊寡婦等皆就擒而陸完之辦山東賊也賊入登萊海套又北走沾途嘯聚益衆巡撫甯杲兵爲所敗賊又南走湖廣奪舟至夏口爲滿弼等追及劉六與其子仲淮赴水死劉七齊彥名乘舟抵鎮江時河南賊已平帝命彭澤等會勦賊猶乘潮上下操江伯趙宏靖遇之敗績完至鎮江分舟師備江陰福山港等處賊懼至通州颶風大作走保狼山完等攻之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陸完彭澤仇鉞馬文升馮禎等傳

江西盜

正德中流賊不獨劉六七等也江西亦有劇盜撫

州則王鈺五徐仰三傳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贛州則大帽山賊何積欽等朝命陳金總制軍務討之金調廣西土官岑鎏岑猛土兵與官兵合擊賊於熟塘於東岸禽仰三戡鈺五等移師姚源分命參政董朴等扼餘干等縣防其逸出親統大軍擣巢勇十瑞七等皆就誅乘勝斬光權華林賊盡平又擊大帽山賊擒積欽半年間勦賊略盡金置酒高會餘賊覘諸隘無守兵乃賂土目乘間逸出時賊已絕糧三日自分必死至貴溪始得一飽遂掠徽衢間金招降王浩八僞降以緩師而攻剽如故（陳金傳）東鄉賊亦乞降於副使胡世甯號新兵亦剽掠懼罪又叛朝命以俞諫來代金浩八據貴溪之裴源山衆又集連營十餘里諫令世甯等分兵斷其去路賊憑山發矢石官兵幾不支諫與副總兵李鋐殊死戰賊乃走追數十里擒浩八其黨胡浩三既撫又叛參政吳廷舉往諭爲所執居三月盡得其要領誘浩三殺其兄浩二官兵乘亂攻之遂禽浩三以次平劉昌二等而東鄉賊王垂七胡念二等又殺官吏焚廨舍諫又發兵禽之亂乃定（俞諫李鋐吳廷舉等傳）

四川盜

是時流賊之在四川者保甯有藍廷瑞稱順天王鄢本恕稱刮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衆十萬置四十八總管蔓延陝西湖廣之境廷瑞惠謀據保甯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東下巡撫林俊調羅狟兵及石柱土兵至龍灘河乘賊半渡擊之獲惠餘賊奔陝總制洪鍾下令招撫降者萬餘人賊又掠蓬劍二州鍾檄陝豫楚兵分道進廷瑞走漢中官兵圍之廷瑞遣人乞降於陝撫藍章章以賊本川人遣官護之出境賊既入川乞降而多所要求欲以營山縣或臨江市處其衆鍾遣通判羅賢入其營被殺鍾乃分兵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鍾所調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逃去世麟密白鍾鍾使以計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盡擒之惟廖麻子得脫偕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鍾又議撫甫聽命廖麻子忿甫背己襲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鍾傳）甫黨方四亡命思南巡撫林俊發兵擊走之（俊傳）朝命彭澤來代鍾澤偕總兵時源數敗之禽麻子於劍州其黨喻思俸竄巴通間澤又禽之（澤傳）時鍾所調永順土兵恣爲暴民間謠曰賊兵梳官兵篦土兵雜陳金所調廣西土兵亦恣橫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

曾一本

嘉靖中海寇曾一本本蜑戶糾衆橫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大猷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總兵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廣東總兵劉顯及郭成率參將王詔以師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

其妻子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一本之黨梁本豪亦蛩戶一本既誅本豪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通判以去總督陳瑞與參將黃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蛩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乃率水軍進沉蛩舟二十生禽本豪餘賊奔潭洲聚舟二百及倭舟十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沉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海賊盡平（李錫劉顯傳）

徐鴻儒

天啓二年山東妖賊徐鴻儒反連陷鄆鉅野鄒滕嶧衆至數萬巡撫趙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檄所部練民兵守要地起家居總兵楊肇基使統兵往討而棟國棟等攻鄒兵潰遊擊張榜戰死彥方視師兗州遇賊肇基至急迎戰令棟國棟夾擊大敗之橫河賊精銳聚鄒滕中道肇基令遊兵綴敗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紀王城大敗賊殪之嶧山遂圍鄒國棟等亦先後收復鄆鉅野嶧滕諸縣乃築長圍攻鄒三月賊食盡其黨出降遂禽鴻儒（楊肇基傳）

劉香

崇禎初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盜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總督熊文燦議招撫遣參政洪雲蒸副使康成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等宣諭俱被執乃令降盜鄭芝龍擊香於田尾洋香勢蹙令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急擊賊勿顧我遂遇害香勢窮自焚溺死承祖等脫歸（文燦傳）

明祖本紀

明史太祖本紀大概多本之實錄及御製皇陵碑世德碑紀夢文西征記平西蜀文周顛仙人傳此外則皇明祖訓皇朝本記天潢玉牒國朝禮賢錄及陸深之平胡錄北平錄平漢錄平吳錄平蜀記黃標之平夏記張紞之雲南機務抄黃高岱之鴻猷錄唐樞之國琛集王世貞之名卿續記顧璘之國寶新編徐禎卿之剪勝野聞王文祿之龍興慈記等書無慮數十百種類皆資其採掇然使決擇不精如南北史徒搜異聞以炫人耳目往往轉至失實明史則博攬羣書而必求確核蓋取之博而擇之審洵稱良史不參觀於各家記述不知修史者訂正之苦心也

皇陵碑

敘明祖側微時當以御製皇陵碑爲據蓋明祖自述其少日流離艱苦之況甚至臝葬父母髡髮沙門乞食江淮皆所不諱則其事之確核可知也天潢玉牒明祖母陳太后在麥場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紅服象簡來坐撥一白丸曰大丹付太后吞之已而有娠據此則道士授丹乃實事也皇朝本紀則云太后夜夢黃冠來麥場中取白藥一丸使吞之覺語仁祖（明祖之父）而口尙有香是夢中事也高岱鴻猷錄亦云是夢明史本紀從之玉牒又謂明祖兄南陽王及子山陽王先死貧無葬地同里劉繼祖以地與之時仁祖先夢于彼處築室令葬長子後果夫妻亦同葬此地卽鳳陽陵云是長子先葬數年後父母隨葬也然皇陵碑云皇考終於六十

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則是父母兄相繼死於旬日之內故劉繼祖憫其鞠凶而捨地與之且繼祖弟方不許若已葬兄有地又何煩繼祖之贈耶又徐禎卿翦勝野聞帝父母兄相繼死貧不能具棺與仲兄謀草葬山中途次綆斷仲返計留帝視屍忽風雨天大晦比明視之則土裂屍陷已成墳田伯劉大秀卽與地而棄責焉按皇陵碑云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是草葬自是實事至天葬之神異事本不經碑中竝無一語或其後因槩葬而附會爲此說耶玉牒稱劉繼祖野聞謂劉大秀名亦不同

明祖以不嗜殺得天下

明祖以布衣成帝業其得力處總在不嗜殺人一語初遇李善長卽以漢高豁達大度不嗜殺人爲勸及取和州諸將頗不戢苑常規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卽責諸將搜軍中所掠婦女遣送其家旣渡江將取太平令李善長預書禁約榜文入城卽懸諸通衢兵皆肅然毋敢犯故陶安謂明公神武不殺天下不足平也及將取鎮江先坐諸將以重罪令善長再三求釋乃下令廬舍不焚民無酷掠方許免罪於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池州之役徐達常遇春敗陳友諒兵生獲三千人遇春欲盡誅之徐達不可乃以聞而遇春已坑其兵過半帝急命釋之由是命達盡護諸將遇春圍熊天瑞於贛州固守不下帝慮其多殺先戒曰得地無民亦何益乃築長圍半年始克之於是諸將皆承順風旨咸以殺掠爲戒徐達圍張士誠於平江亦幾一年城將破先約遇春曰兵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禁殺掠故城破而民亦晏然潘元明以杭州降於李文忠文忠身宿樵樓兵有借民釜者立斬以徇建甯守將達里麻翟也先不花送降款於何文輝主將胡美怒其不先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兵至爲百姓耳何可以私意殺人美遂止張彬攻靖江南關爲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楊璟諭之亦止鄧愈之狗安福也部下有擄掠者判官潘樞入責之愈急下令禁止搜軍中所得子女悉還之徐達克元都市不易肆尤見威令之肅蓋是時羣雄竝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爲心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其後胡藍二黨誅戮至四五萬人則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定滇黔殺苗蠻亦不下六七萬則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非此不足以懲創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明祖用法最嚴

明祖親見元末貪黷解弛生民受害故其馭下常以嚴厲爲主雖不無矯枉過正然以挽頹俗而立紀綱固不可無此振作也當其用兵之始命禁釀酒胡大海方攻越其子首犯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帝曰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遂手刃之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來攻仲中棄城走常遇春請原之帝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

之濮勝攻高郵城中詐降使康泰等先入敵閉門盡殺之帝召勝還決大杖十令步行至高郵勝愧憤竟攻克之可見其威令之嚴不可搖動獨鄧愈守洪州祝宗康泰反愈不及備逃出撫州門帝竟不殺仍令往守豈以事出不意而恕之耶抑以其功大而不忍執法耶

明祖重儒

明祖初不知書而好親近儒生商略今古徐達往取鎮江令訪秦從龍致願見之意即令姪文正錫李文忠以幣聘至應天朝夕過從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從龍又薦陳遇遇不受官而尊寵之逾於勳戚後置江南行中書省省中自李善長陶安外又有安思顏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阮宏道孔克仁王愷欒鳳夏煜毛騏王濂汪河等皆燕見無時數陳治道又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下婺州後又召吳沉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等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其後定國家禮制大祀用陶安祫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籍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一代典禮皆所裁定尋以胡惟庸謀反廢丞相又設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杜斆趙民望吳源等爲之隆以坐論之禮諫院疑讞四輔官得封駁又有安然李幹何顯周等相繼爲之帝嘗謂聽儒生議論可以開發神智蓋帝本不知書而睿哲性成驟聞經書奧旨但覺聞所未聞而以施之實政遂成百餘年清晏之治正德以前猶其遺烈也

郭子興之被執

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興與孫德崖等陷濠州未幾有徐州盜魁彭大趙均用爲元兵所敗亦奔于濠彭僭稱魯淮王趙僭稱永義王部衆恣橫子興等反爲所制高岱鴻猷錄云彭趙一日執郭下獄帝力爲營救彭趙聞而釋之天潢玉牒亦云彭趙執郭於獄明日彭帥釋之是執子興者彭趙共之也然皇朝本紀則云子興奉彭而輕趙德崖等恃趙威執子興因於德崖家帝以子興次夫人往訴彭彭曰孰敢若是呼左右點兵帝亦披堅執銳圍孫宅共撤椽揭瓦見子興鉗足繫項令人負歸脫去鉗鎖是趙執子興而彭脫之也其後帝總兵和陽德崖求寄居子興至其兵與德崖兵鬭子興執德崖德崖兵亦執帝猶以此宿憾也明史郭子興傳不從鴻猷錄而專用皇朝本紀較爲確核

劉繼祖汪文

玉牒又云帝父母死無食時年十七入皇覺寺爲僧鄰人汪文助爲之禮事高彬爲師此即碑所云汪氏老母爲余籌量遣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汪文蓋即汪媼之子鴻猷錄亦謂帝從汪媼議托身皇覺寺汪媼爲少具儀物師事僧高彬鄭曉今言云鳳陽皇陵有奉祀二人劉氏汪氏徐禎卿剪勝野聞云帝念劉大秀施地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敕授世官令衛皇陵明史作劉

太祖又云帝平淮安後至濠陽故人汪文劉英來席

張士德之擒

按陸深平吳錄云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來援士德敗走遇坎墜馬被擒皇朝本記則云徐達破張士誠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即士德今）明史徐達傳則云擒士德於常熟

劉福通被殺

陸深平胡錄至正十九年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走安豐二十三年張士誠遣呂珍破其城殺劉福通而平吳錄則云帝率常遇春等救安豐珍敗走福通奉韓林兒退居滁州按二錄皆陸深所著而一則云福通被殺一則云福通奉其主居滁何舛錯如此高岱鴻猷錄則云珍攻安豐急劉福通遣使求救於建康上親率諸將救之至則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上遂以林兒還金陵云按是時羣雄多奉林兒龍鳳年號明祖亦用之令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已居然天下共主矣福通其宰相也權位幷在明祖之右呂珍已爲明兵所敗幷獲元將忻都走左君弼使福通不死必仍奉林兒據大位以號召天下其肯退居于滁寄人籬下耶是珍之殺福通自是實事福通既死明祖奉林兒居滁則已在掌握中不逾年林兒死遂改年爲吳元年廖永忠傳幷謂永忠迎林兒還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則鴻猷錄所云奉林兒還金陵者亦誤也

明祖之取江州

明史趙德勝傳至正癸卯太祖西征陳友諒破安慶水寨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是友諒不及戰即往武昌也劉基傳亦云明祖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亦見國初禮賢錄然御製西征記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我師遂宵晝弗停次日午後直抵潯陽與彼交戰再衝再折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逃遁遺將伏降是明兵到時友諒亦曾拒戰既敗而逃當以西征記爲準（按明史廖永忠傳是時永忠從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固永忠度城高下造橋於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橋附於城遂克之是不惟交戰抑且攻城使友諒不待戰即倉皇遁去又何用造橋于船尾方攻破城耶）

徐達縱元君之悞

陸深玉堂漫筆徐達之蹙元順帝於開平也開一角使逸去常遇春怒無大功達曰是常君天下將裂地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徐禎卿剪勝野聞亦謂達追順帝忽傳令班師遇春大怒馳歸告達反達料遇春歸必有譖言乃亦引軍歸別白此事謂若執以歸將焉用之云云按洪武元年達遇春至通州以八月庚午克元都順帝已於七月丙寅開建德門北走固未有故縱之事二年春達方在陝西戡定鞏昌臨洮慶陽等處遇春以通州有元丞相也速來窺伺乃與李文忠還師北平旣敗元兵遂追入開平順帝已北走沙漠遇春歸亦卒於柳河途次是開平之役達未在行遇春亦無歸朝面奏之事且達小心恭謹當平江攻張士誠時遣使請事帝嘉其忠而以將在外君不御勉之胡德濟從征擴廓違令致敗當斬達

以功臣胡大海之子械送京帝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繼自今毋姑息是違之不敢自專可知況滅國大事敢故縱其君乎明史謂上幸汴梁時達密請於帝謂元主若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澌滅出塞之後愼固封守可也此事較爲得實然達犇未追順帝也陸釴著述頗可觀此事乃繆誤如此蓋徒得之傳聞而未嘗見實錄也

新月詩

黃溥閑中今古錄明祖嘗試諸子新月詩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到團圞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成祖云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鄭曉今言則以影落江湖爲建文君所作蓋世所傳從亡錄建文竄跡西南終免於禍難似其詩讖也

通州糧運京二傳所載不同

土木之變英宗旣北狩也先將入寇朝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後令京軍自運到京不數日京師頓足明史周忱傳以爲此議本出自忱于謙傳則又以爲出自謙蓋忱傳本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謂忱適以事至京令軍士預支半年糧俾自往取何至付爲煨燼謙傳則本之陳沂畜德錄謂國之命脈在此傳示城中有力者盡取之高岱鴻猷錄亦謂謙令軍士預支月糧以羸米爲之直此各記所記者也蓋本忱建此議而謙奏行之耳

于謙王文之死

黃溥閑中今古錄英宗復辟時石亨等誣王文于謙謀迎立外藩坐以大逆將肆之市謙連呼皇天后土文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砍連呼何爲久自明白是文之臨危不懼視死如歸過於謙遠矣然明史文謙二傳謙竝無皇天后土之呼文則力辨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謙笑曰亨等意耳辨之何益是從容就死者謙而自辨寃枉者乃文也蓋又各就其平日之人品而繫以蓋棺定論耳

喜甯之擒

明史于謙傳英宗陷虜時有叛閹喜甯降也先爲之謀主嘗導之入寇邀大臣出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後隨出塞又嗾擾甯夏等邊謙密令大同守將擒而戮之是謙授計之功也楊俊傳中朝患喜甯購擒斬甯者銀二萬兩爵封侯爲都指揮江福所獲宣府參將楊俊冒其功景泰帝以邊將職所當爲僅加左都督賜金幣後事白奪俊冒陞官別賞江福是江福擒叛之功也然閱正統北狩事蹟尹直北征事蹟高岱鴻猷錄等書則不惟楊俊冒功卽江福亦非功首其始謀乃英宗也英宗在北以甯數嗾也先擾邊則和議不可成和不成則己無還期會欲遣使至宣府索春衣囑也先以甯往而使軍士高磐隨行密以手諭書木片縛磐髀股間使以示俊俊與甯飲城下磐卽抱甯大呼遂縛送京師伏誅（蓋福是擊抱寧時手縛之者）則俊與福之功皆屬倖得而又係之於謙蓋以其忠誠爲國凡有謀事皆歸美

焉耳（楊銘北狩事蹟作高斌北征事蹟作高旺）

曹吉祥江彬

太監曹吉祥從征雲南福建朝命以諸降夷之安插畿甸者隨行既還京吉祥皆結以恩爲爪牙其姪欽官錦衣衛指揮使封昭武伯欽弟鉉鐸鐸皆至大官英宗復辟時欽曾以此輩奪門冒功得官至數千人石亨敗冒功者皆革此輩又爲吉祥所庇得免吉祥招權納賄肆無忌上寖疎之欽亦以恣橫失上意別以衛事委任逯杲於是吉祥欽謀爲亂天順五年七月初二夜以明日五鼓禁門開率諸番將一擁而入吉祥於內應之可以得志會有馬亮者告變於恭順侯吳瑾瑾與懷寧伯孫鏜二鼓從門隙中密本奏入遂執吉祥於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百官方至待漏院入朝而門不啓欽知事洩乃與諸弟率番將伯顏普華等先至杲家殺杲并殺瑾及都御史寇深於朝房又刃傷大學士李賢鏜等聞變率兵來大戰於長安街吉祥欽鉉鐸鐸伯顏等皆伏誅使非鏜瑾等刺閽告變禍幾不測矣然亦有不可解者吉祥方密應於內鏜瑾等雖奏入豈不能攔截弗使上聞何以能直達御前遂至被執及觀李賢天順實錄乃知吉祥不通文墨未嘗掌司禮監故章奏不經其手也（明史吉祥傳却稱其掌司禮監然李賢係同時人自當以實錄爲準）武宗嬖江彬爲義子自通州回京彬將邊兵扈行而帝已病彬矯旨改團營爲威武團練營及帝崩大學士楊廷和雖令中官密啓皇太后謀誅之然近在肘腋間何以能束手就縛及觀碧峻繼世紀聞及唐樞國琛集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是時廷和方懼其爲變謀之於王瓊瓊請於遺詔內敘邊兵扈從南巡之勞而離家日久俱令至通州給賞散歸於是彬左右無人遂不能脫此一說也高岱鴻猷錄則云武宗崩廷和等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遂就擒此又一說也按彬日侍豹房不離左右豈有帝崩而猶不知者明史楊廷和傳是時彬擁重兵在肘腋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李琮勸以家衆反不勝則走塞外彬猶豫未決廷和謀以皇太后命捕誅彬因題大行銘旌乃與中官溫祥等謀脅司禮魏彬入奏皇太后良久未報頃之報曰彬已擒矣又明史佞倖傳帝崩江彬稱疾不出衷甲觀變會坤寧宮安獸吻皇太后傳命江彬與工部尚書李鐩祭神以禮服入家人不得從祭畢中官張永留飯皇太后詔至收彬彬遂不能出此蓋當日實事誅彬在武宗晏駕數日後初非秘不發喪即日誘誅彬而後成服也蓋彬雖有不軌謀而素無佈置是以廷和等得乘間除害耳

明代宦官先後權勢

明內監故事永樂中差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內官離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駙馬則下馬旁立今則呼府部官如屬吏公侯駙馬途遇內官轉迴避矣（陸容菽園雜記）張吏侍廷祥云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天順間李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至者以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彭文憲繼之門者來報

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太監第一人對閣老第三位常虛其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萬閣老安則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等事司禮者間出或使少監等傳命而已（陸深金臺紀聞）太監至閣臣迎之於花臺送之止中門李西涯告王鏊云此定例也（陸深玉堂漫筆又見王鏊震澤長語）朱象元云有一順門上內官云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凡幾變昔日張先生（孚敬）進朝我輩俱要打恭後來夏先生（言）我們只平眼看著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恭恭手纔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此閣部大臣與內官交接先後不同之大概也至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則有長跪扣頭呼九千歲者矣

權奸贓賄

震澤長語正德中劉瑾籍沒時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若陂繼世記聞劉瑾時凡有賄賂一千曰一干一萬曰一方後漸增至幾千幾万矣）留青日扎嘉靖初籍沒錢甯金七十扛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鴻猷錄江彬籍沒時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繼世餘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房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所抄嵩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而所估價又不過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僅估銀六千二百五兩零帳幔被褥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零則其他可知也計其值不下數十倍此外又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寄頓于親戚者十三四云（明史嚴嵩傳嵩籍沒時黃金三萬餘兩白金百餘萬兩他珍寶不可數計蓋猶少言之也）

明代科場之弊

唐寅舉鄉試第一與江陰富人徐經同舉遂同入京會試寅故有才梁儲為延譽於程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為問乃是許魯齋一段文字見劉靜修退齋記通場士子皆不知敏政得二卷獨條對甚悉將以為魁而寅出場後亦踈狂自炫給事中華昶遂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令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論不已敏政昶寅經俱下獄坐經嘗謁見敏政寅嘗乞敏政作序文俱黜為吏敏政亦勒致仕（見明史敏政傳幷何良俊叢說若陂治世餘聞王世貞明詩評）昶亦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蓋定讞時未嘗實其關節之罪也歸安人韓敬嘗受業於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為他校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之幷取中五人他考官皆效尤競相搜取共十七卷賓尹又以敬卷強總裁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榜發士論大譁及廷對賓尹又為敬夤緣第一賓尹旋以考察奪官敬亦告病事已隔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御史孫居相幷賓尹事發之下禮官及都察院議而不及賓尹給事中孫振基請幷議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振基再疏劾乃下廷臣更議時賓尹已去官敬謫行人司副（明史孫振基傳）

按竇尹在淅黨中本爲巨魁嘗把持京察以麻禧依附東林卽出之爲按察司知事卽其在闈中越房搜卷并强總裁拔敬第一廷試又爲敬㑹緣大魁居相振基連劾之而廷臣皆不敢議既罷官後猶能使霍維華疏言竇尹宜雪敬宜復官可見其權力聲勢足以奔走一時故孫丕揚以竇尹召號黨與又將圖柄用乃并其門生王紹徽亦出之於外眞所謂奸人之雄也（王紹徽傳）

明人說部

徐禎卿翦勝野聞明祖擒張士誠後斥江淅行省參政周伯琦曰元君寄汝以腹心乃資賊爲亂耶先迎之三日大醉以酬其勞而戮之按元史平江破後伯琦歸故鄉以良死初未嘗被戮也野聞又云士誠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帝亦以爲姦臣而誅之然湖州之破滿城皆降於明獨伯昇不肯曰張太尉待我厚何忍爲此不得已亦降及平江將陷伯昇又使人說士誠以保身全家爲上策則其惓惓於故主尚非恝然是以既降後命仍故官洪武七年尚命伯昇掌屯田山東北平等處後又兼懿文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又命將兵討平湖廣慈利蠻吳良傳伯昇又隨鄧愈討廣西叛蠻則伯昇初未被誅也而野聞以爲被戮果何所據耶又王錡寓圃雜記元有全某者乃宋淵聖皇帝之毋舅在元學佛於土番號合尊大師有子亦從其教後元主坐以說法聚衆皆殺之按淵聖乃欽宗追尊之號至元朝已百六十餘年何得尚存合尊大師乃德祐帝也蓋全某係德祐帝母全太后之兄弟耳而訛爲淵聖可謂屯毛不辨又德祐帝有子曰完普亦出家爲僧然未有殺害之事此明人小說中最陋者也

長隨

長隨本中官之次等受役於大璫者明史宦官何鼎傳鼎在宏治中爲長隨又王振傳英宗陷於土木郕王監國羣臣既擊殺振黨馬順又乞出王毛二長隨亦擊殺之下又云王毛二中官是長隨卽中官也（鄭曉今言司禮監王岳爲劉瑾所惡謫充南京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小沙灘縊殺之）今俗所謂長隨則官場中雇用之僕人前明謂之參隨明史宦官傳高淮監稅遼東有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幾激軍變又稅監陳奉在武昌肆毒衆欲殺奉逃而免乃投其參隨十六人於江又何景明傳太監廖鑾鎭關中橫甚其參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而撻之

明朝米價貴賤

明史周忱傳時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南京領米米賤時俸帖七八石易銀一兩忱請重額官田極貧下戶準納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代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王文傳蘇松常鎭四府每糧四石折銀一兩民甚便之後戶部復令征米輸徐淮率三石致一石文用便宜停之張瑄傳榆林水災瑄請移王府祿米於他處留應輸榆林者濟荒每石取值八錢輸榆林民皆稱便馬文昇傳輸邊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

銀一兩李敏傳請令山陝州縣歲輸糧於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糴以備軍興由是北方二稅皆折銀自敏始也楊守隨傳王府祿米每石征銀一兩後增十之五守隨入告於王得如舊何喬新勘處播州事情疏云四川布政使發銀三百兩照依時價每銀一兩買米二石五斗給築城夫口糧是明中葉以前米價不過如此及崇禎中始大貴李繼貞傳崇禎四年斗米值銀四錢民多從賊左懋第傳崇禎時山東兵荒米石二十四兩河南乃每石一百五十兩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

（印）

廿二史劄記補遺　　陽湖　趙翼　雲崧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總裁諸臣欽奉

上諭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州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爲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富察氏卽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証也間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第音譯傳訛遂至歧舛而元人所著金語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卽今貝勒爲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爲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爲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卽今語穆昆爲族長之稱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爲金與國語愛新適不相同而金國語解又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相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証不及我朝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爲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卽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爲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于異國異字用之卽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爲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淸自淸以漢譯淸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三合音字庶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玆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于漢人之手于音譯旣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爲勃極烈或訛爲字菫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官族人名爲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註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爲前人謬妄所惑特于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欽此臣纂輯廿二史劄記時第就坊刻遼宋金元明舊史爲據今蒙

高宗純皇帝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所有人名官名地名一一繙譯改正始知數百年以來皆承訛襲謬今日方得本音誠千古不刊之書讀史者宜奉爲準的第恐外間坊刻舊本正多不能家喻戶曉臣謹逐一錄出轉以舊名在前今名在後使人知舊本如此今本如此讀史者可不迷於檢閱焉

遼　邪律奴哥（今改納格）　習泥烈（今改蕭錫甲）　胡土白山（今改瑚里巴山）　余覩（今改伊都）　夷列（今改伊嚕）　臼斯不（今改博碩布）　耶律大石（今改耶律達什）　師姑（今改錫寶）　撻曷里（今改達哈拉）　遐買（今改蕭錫默）　余覩姑楚（今改余覩姑）　敖盧　斡（今改阿姹罕）　撻魯（今改塔魯）　謨葛失（今改瑪克錫）　得里　底（今改達爾丹）　紇鄰（今改吉林）　詆沙勒（今改幷索勒）　述烈（今改珠爾）　朴古只沙里（今改布固濟蘇沙喇）　普速完（今改普蘇完）

可敦（今改哈屯）　回王畢勒哥（今改伯勒格）　忽兒珊（將軍名號）
（今改呼爾察）斡里剌（今改鄂囉濟）　移剌窩斡（今改伊喇鄂囉斡）
蕭翰（本名迪里從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翰自後后族皆以蕭爲氏）　敵烈（今改迪里）　寒真
（今改罕扎）敵魯（今改迪魯）　阿鉢（今改阿巴）　郎丑（今改郎馬）　兀欲
（今改鄂約）麻答（今改滿達勒德光從弟）　白再榮貪虐（滿達勒所取之財又取之殆盡）
（人稱爲白麻答今改白滿達勒）律撚（今改伊納克）　述乾（今改舒幹）　察割（今改察罕）
撻烈（今改達嚕）　涅魯袞（今改尼嚕袞）　裏古直（今改努古濟）
撻烈（今改達嚕）　涅魯袞（今改尼嚕袞）　裏古直（今改努古濟）
兀律（今改烏里）　小哥（今改伯格）　化哥（今改化哥）　辛古
（今改鄂古）燕燕（今改葉葉）　寅古（今改英格）　忽沒里（今改華默）
耶律禪珠喇（今改耶律琿）　克沙骨慎思（今改格什古星什）
昌朮（今改禪珠喇）　撻馬（扈從官號今改達瑪拉）　巴速董（今改巴爾斯濟斯）
耶律斜軫（今改耶律色珍）　于越（官號今改裕悅）　曷魯（今改赫嚕）
耶律休哥（今改耶律休格）　夷离堇（今改額勒金）　縮思
（今改烏嚕）奚底（今改希達）　乙辛隱（今改伊遜伊爾）　咄李（今改綽哩特）
勃古哲（今改博囉濟）　蒲奴隱（今改布尼雅）　蒲古只
（今改布格齊）詳穩（今改詳袞）　達烈哥（今改特爾格）　打里（今改達哩）
黨項（勒保今改鄂克拉木）　合利（今改浩里）　吐蕃（潘羅支今改巴喇濟）
奴瓜（今改耶律諾郭）　迷般囑（今改密珠珠爾）　逋吉（今改日巴勒戩）
者龍（今改扎巴）　斷鋒督（今改斯楞多）

金

散覩（今改索都）　胡突袞（今改呼塔噶）　闍母（今改多羅摩）　特
母哥（今改特默格）　撒鸞（今改雅里）　阿古哲（今改阿固濟）　斡
布（後改名宗幹今改幹本）　斡离不（今改斡喇布）　蒲盧虎（今改博囉郭）
撻懶（今改達賚）　撒离掊（今改色勒默）　洪郭達呼布
布（今改達呼）　黃摑（今改洪郭）　星顯（今改錫馨）　三寶奴（今改三寶努）
朮虎（今改珠赫嚕）　齊勤（又作乞斤今改布薩端）　火魯虎必喇

（地名今改和爾和必喇）曷吾兒（國名今改輝和爾）　別失八里（地名今改巴什八里）
慶山奴（今改慶善努）　納合買住（今改納哈塔邁珠）　粘合
合打（今改鈕祜祿哈達）　獨吉千家奴（今改通吉察嘉努）　胡沙（今改和碩）
萬奴（今改鄂諾勒）　烏古孫兀屯（今改烏庫哩實）　唐括
合打（今改哈達）　留哥（今改留格）　醜奴（今改綽諾）　烏古論
奪剌（今改托羅里道喇）　石古乃（今改錫古納）　斜烈（今改色埒默）　扎
紇兒（今改和爾）　抹撚搏多（今改穆延靈忠）　搜溫（今改索賽）　素
達（今改阜達）　筆什爾（今改必什哷）　沓拉爾（今改扎拉）
蘭（今改蘇呼）　銀青（今改伊）　花道（今改和托）　昔烈（今改錫喇）
寅答虎（今改音達琿）　阿海（又名阿哈今改布薩安）　夾谷石里
哥（今改瓜爾佳錫爾格）　孛朮（今改當珠哩）　蒲剌都（一名窩拉替今改）　僕
必蘭阿魯帶（今改必嚕阿嚕岱）　徒單百家（今改圖克坦拜扎）
散扌吾出（今改）　陀滿胡土門（今改和卓）
埒爾錦（今改哩爾錦）　訛出虎（今改瑪）　巴土魯（今改巴圖魯）
（奮安）訛可（今改鄂和）　牙吾答（今改）　移喇（今改伊）
八狗（今改巴）　訛魯古必喇（今改額）　移剌衆家
奴（今改伊喇）　伯開（今改布木訥）　卜吉（今改博濟）　胡里（今改呼哩）
幹不答（今改台）　合達（今改哈達）　納合六哥
（今改納哈塔）移剌蒲阿（今改伊喇寶阿拉）　陳和尚（一名彝良佐今改）
連不台　兀良合（皆地名今改布特哈烏梁海）　兩訛可
（一名草火訛可一名板子訛可今俱改鄂和）六兒（今改祿爾）　斡烈（今改沃哩）　兀林
答（今改烏林答）　按得木（今改阿達）　定住（今改鼎珠）　口溫
不花（今改布哈）　別里古台（今改伯勒格特依）　兀典（今改坦）
阿里合（今改阿里哈）　納合合閏（今改納哈塔）　石盞
女魯歡（今改什嚕）　白撒（今改博索）　撒合輦（今改哈）
阿虎帶（今改阿固岱）　赤盞合喜（今改喀齊喀）　徒單益

都(今改圖克坦伊都)　豐新(今改封仙)　阿朮魯(今改鄂卓爾)　衆僧
奴(今改富僧努)　珠顆(今改珠赫)　合周(今改哈準)　久住(今改玖珠)
斜卯愛實(今改錫瑪喇愛錫)　把奴(今改博諾)　奴申(今改納蘇肯)
習捏阿不(今改薩尼雅布)　都喜(今改德希)　木甲塔失不
(今改珠自塔克錫布)　官奴(今改富察固納)　乞奴(今改齊諾)　烏古論忽
古(今改烏庫哩湖魯)　野驢(今改郭蘭魯)　女奚烈完出(今改鈕祜祿温綽)
烏古孫愛實(今改烏克遜愛錫)　拷栳(今改烏古哩鎬)　孛朮
魯(今改富珠哩)　兀沙惹(今改烏色)　兀林答胡土(今改烏陵噶瑚圖克)
玉山兒(今改裕色爾)　夾谷久住(今改瓜爾佳玖珠)
蒙古　斡難河(今改鄂諾河)　孛端叉兒(今改勃端察不)　阿蘭果
火(今改阿掄郭斡)　脫奔咩哩犍(今改托本默爾根)　畏羅(今改衛拉特)
也速該(今改伊蘇克依)　跌甲温盤陀山(今改特里袞布達拉山)
泰赤烏(今改泰楚特)　月倫(今改鄂楞)　察兀秃魯(官名今改)
(察衮圖爾)　帖麥該(地名今改特默格)　太陽罕(今改迪延汗)　蔑里
乞(今改默爾奇斯)　成吉斯汗(今改青吉斯汗)　朮赤(今改卓齊特)
察合台(今改察罕台)　窩闊台(今改諤格德依)　木華黎(今改穆呼哩)
(哩)　札剌爾(今改扎拉爾)　孔温窟哇(今改鞏根郭斡)　怯
台(今改奇爾台)　哈台(今改哈斯台)　薄察(今改布扎爾)　拖雷
(今改圖類)　肅也先(今改蕭森)　吾也兒(今改烏葉爾)　珊竹
(今改薩勒珠特)　察噶察華(今改察克察衮)　三哥拔都(今改僧格巴圖)
宏吉利(今改鴻吉哩)　塔忽(今改達呼)　唆魯忽秃(今改蘇嚕)
(呼圖哩)　撒爾塔(今改薩里台)　兀胡乃太不花(今改烏呼納泰布哈)
(哈)　安赤台(今改阿齊台)　默德那(今改默迪納)　派噶木
巴爾(今改排哈木巴爾)　密里(今改密爾)　扎拉丁(今改扎拉迪音)　密
里汗(今改瑪里克汗)　斡脫羅兒(地名今改鄂托落爾)　迭里密(地名今改)
(達爾瑪)　班勒訖(地名今改巴喇勒哈)　塔里寒(今改塔里哈)　達嚕

噶齊(掌印官)　撒馬兒罕(今改賽瑪爾堪)　侯小叔(今改侯孝順)
斡可(今改鄂科)　阿魯帶(今改阿嚕岱)　博爾朮(今改博果濟)
納忽阿兒蘭(今改納固爾敦拉)　博兒忽(今改博勒呼)　許
兀慎(今改烏新)　赤老温(今改齊拉衮)　撥里班曲律(今改都爾)
(本傳魯克即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等四人號四傑也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舊作四怯薛)　亦臘喇翔
昆(今改齊拉克和琿)　霍博(地名今改和博)　庫鐵烏阿剌里(地名今改)
(本騰阿嚕)　黑馬(今改瑪哈瑪爾)　斡骨欒(今改鄂斡羅)　速不罕
(今改綽布干)　著古(今改珠古)　蒙哥(今改蒙格扣)　木兒哥(今改默爾格)
(根)　忽覩都(今改瑚圖克圖)　忽必烈(今改呼必賚)　旭烈
(今改錫哩)　阿里不哥(今改阿里克布克)　回古乃(今改輝古納)　塔
察爾(今改塔察爾)　倴盞(今改布展)　闊端(今改庫騰)　唐兀烏
密(今改特古密)　曲也怯律(今改綽依)　欽察(國名今改奇卜察克)
寬佃(地名今改庫騰吉)　木思海　玉里吉(今改伊勒)
(台)　拔都(今改巴圖)　斡羅思(今改鄂羅斯)　也列贊
乃馬真　脫烈哥　訛鐵
鐸湖蘭　奥都剌合蠻　失
烈門　曲出　月里麻思
也可那顏(今改伊克那顏)　牙剌瓦赤　汪吉
宿滅秃里　斡兀立海迷失
橫相乙兒　兀良合台　闊
帖兀阿蘭　忙哥　那摩
没脫赤　乞里吉忽帖尼　唆
大脫　孫哥　也速兒
孛里叉　賽典赤　珊竹帶
(沙卜珠)　紐璘　阿答胡　乞石迷
(察)　抄馬那顏　密里霍者

李忽蘭吉(今改李呼哩雅齊)阿朮(今改阿珠)苦徹拔都兒
(今改哲辰巴圖嚕)脫忽斯(今改托郭斯)眞金(今改精吉木)邁鐵
赤(今改默德齊)合魯氏(今改赫嚕氏)渾都海(今改琿塔嚕)
乞台不花(今改奇塔特布哈)八春(今改巴集)八思巴(僧名今改帕克巴)
薩斯迦(今改薩斯嘉)族款(今改足克裏)朵栗赤(今改多爾
濟)阿合馬(今改阿哈瑪特)不魯花(今改布拉噶)玉龍
答失(今改玉龍哈什)安童(今改安圖)和禮霍孫(今改和爾郭斯)
匿贊馬丁(今改鼐智密迪音)
蒙古改國號曰元(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賽典赤贍思丁
(今改賽音諤德齊展斯迪音)烏馬兒(今改烏瑪喇)阿里海涯(今改阿爾哈雅)
合剌(今改哈喇)伯顏(今改巴延)博羅懽(今改博囉干)忙
兀(今改莽郭)畏答(今改鄂約達勒)遜都思(今改安塔海)塔出
(今改達春)阿剌罕(今改阿喇罕)那木罕(今改諾摩罕)合式
大王(今改和碩王)宋都斛(今改蘇都爾岱)奧魯赤(今改鄂羅齊)
忙兀台(今改蒙古岱)昂吉兒(今改昂吉爾)野蒲(今改葉普)
(爾務)潤里吉思(今改哈丹克呼濟蘇)楊璉眞伽(僧名今改嘉木揚喇勒智)
昔里吉(今改錫喇勒濟)阿麻里(地名今改阿爾穆爾)斡魯懽
(今改鄂爾坤)也的迷失(今改葉特濟丹)也速斛兒(今改伊遜岱爾)
抹速忽(今改瑪蘇庫)四集賽(分番宿衛之官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四族子孫爲之)
火敦腦兒(河源又名鄂敦塔拉今改鄂端諾爾)也孫斡論(今改也孫鄂洛木)
騰乞里塔(蒙古語天爲騰格哩謂山峰爲哈達今改騰吉哩哈達)阿里伯(今改阿勒
巴)燕鐵木兒(今改雅克特穆爾)完者都(今改烏哲勒圖)相
答吾兒(今改桑阿克達爾)納剌速丁(今改納喇蘇爾丹)太上(今改台布)
也罕的斤(今改伊克特濟)匣剌魯(今改哈喇嚕)蠻古
剌帶(今改昂吉爾岱)索羅(今改博囉)亦麻都丁(今改尼瑪多卜丹)
阿魯渾薩里(今改鄂爾根薩里)不魯迷失海牙(今改博囉哈思哈雅)

撒的迷失(今改撒題勒密什)桑哥(今改僧格)膽巴(今改丹巴)
功嘉葛剌(今改恭嘎喇實)突甘思旦麻(今改思圖克達木)哈
剌哈孫斡剌納兒(今改哈喇哈斯)徹里(今改徹爾克)燕
只台吉(今改延濟克台)太赤(今改塔齊)要束木(今改納蘇穆爾)
脫脫忽(今改托克托呼)阿必失合(今改阿必錫哈)麥朮
督丁(今改莽珠迪音)乃顏(今改納延)阿沙不花(今改阿實克布哈)
納牙(今改納哈)金家奴(今改錦嘉努)鐵哥(今改特格)玉昔
鐵木兒(今改紐赫特穆爾)阿八赤(今改阿巴齊)昔都兒(今改錫都
爾)月里迷失(又名博羅哈思哈雅今改賽音濟實)火魯哈孫(又名火魯
火孫今改和洛霍斯)土土哈班都察(今改圖圖爾哈)撒的迷失
(今改薩題勒迷失)不魯迷失海牙(今改博囉哈思哈雅)怯伯(今改奇卜)
甘麻拉(今改噶瑪拉)合剌帶(今改哈喇台)亦怯烈(今改伊奇
哩)扎忽帶(今改扎呼岱)完澤土別燕(今改旺扎勒)
亦里迷失(今改伊克穆蘇)百查兒(今改布扎爾)明里鐵
木兒(今改明哩特穆爾)阿徹忽突(地名今改哈斯圖嚕)月赤察爾
(今改伊徹察爾)亦里吉斛(今改伊勒吉台)色辰(今改薛禪)禿魯
麻(謂禳禱爲四作佛事今改多爾瑪)三不剌(地名今改桑布拉克)伯括吾氏
(今改巴約特氏)托里斯(今改托里實克)小薛(今改錫錫)蠻子台
(今改曼濟岱)阿老瓦丁(今改阿拉威迪音)萬僧(今改瑪孫)牀兀
兒(今改綽和爾)俺答(今改諳達)孛伯(今改博囉)特靈台(今改特爾
特)也不干(今改額布根)也速答兒(今改伊遜岱爾)海
山(今改海桑)答剌麻八剌(今改達爾瑪巴拉)立智理威(今改勒芝
剌綿)薛超兀兒(今改薛綽爾)忽憐(今改阿什)楊漢英
(賜名賽音布哈)迷兒火者(今改密爾和卓)八都馬辛(今改巴特瑪琳)
馬兀合剌(今改瑪烏赫哩)阿忽台(今改阿呼岱)愛育
黎拔力八達(今改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押忽(大珠名今改雅郭)完者

篤（今改額勒哲依圖）禿剌（今改圖嚕）濶濶（今改庫庫）牙忽都（今改雅呼圖）馬諸沙（今改茂穆蘇）沙的（今改錫迪）濶濶出（今改庫克楚）博達（今改巴達）和世㻋（即明宗武宗長子今改和錫拉）答斯不花（今改塔斯布哈）乞台普濟（今改奇塔特伯奇）教瓦班（西僧名今改買勒斡巴勒）三布瓦丁（今改三布特鼎）款徹（今改庫齊）三布瓦（今改三布瓦）脫虎脫（今改托克托）保八（今改保巴）忙哥鐵穆爾（今改蒙格特穆爾）不里牙敦（今改布琳尼敦）脫憐（今改托琳）鐵里迭不剌（今改班巴爾）剌失里阿納（今改喇特納錫里）鐵里（今改術郭）（西僧今改錫勒克）阿兒思蘭（今改阿爾薩蘭）旺光察都（今改察圖）曲律（今改庫魯克）旺畢（今改旺布）烏馬兒（今改烏瑪喇）木兒火赤（今改瑪拉噶齊）鐵木迭兒（今改特們德爾）只孫衣（今改積蘇衣）雍古（今改永固特）咬住（今改約珠）禿忽魯（今改圖固勒）護都沓兒（今改呼都克托里）昵匣馬丁（今改鼐智）（諾迪音）滅里吉歹（今改默爾格特）碩德八剌（即英宗今改碩迪巴拉）鼇日（今改哩日）教化（今改嘉輝）阿思罕（今改阿斯罕）脫里伯（今改圖魯卜）察阿台（今改察克台）伯荅沙（今改博迪蘇）買住（今改邁珠）阿木哥（今改阿穆噶）脫不台（今改圖布台）月魯帖木兒（今改伊嚕特穆爾）卜領勒多禮伯臺（改布凌錫都爾伯特）普顏篤（改布延圖）乞失監（改齊克堅）禿禿哈（今改圖圖哈）八爾吉思（今改巴爾積蘇）乃剌忽（今改鼐拉固）塔失海牙（今改塔斯哈雅）黑驢（今改赫嚕）脫忒哈（今改托克托哈）（爾海）亦列失八（今改伊埒錫巴）帖赤（今改特齊）胥益兒哈呼（今改索約爾哈瑚）鎖咬兒哈的迷失（今改索約勒噶特穆爾）鐵里威失（今改德勒威蘇）奴兒千（今改努爾罕）圖帖睦爾（今改托克特穆爾木圖卜特穆爾）亦咨烈（今改伊奇哩）益里海涯（今改伊勒噶雅）鐵治（今改特克錫）赤斤鐵木兒（今改徹辰特穆爾）

也先鐵木兒（今改額森特穆爾）按梯不花（今改阿爾古布哈）探忒（今改塔坦）幹羅斯（今改烏嚕斯）失禿兒（今改錫圖爾）旭邁傑（今改爾節）別烈迷失（今改巴勒密錫）焉速忽（今改延斯圖）買奴（今改邁努）禿滿（今改圖們）紐澤（今改紐珠）馬剌（今改馬喇勒）曲呂不花（今改奇哩布哈）兀魯思不花（今改烏魯斯布哈）鎖禿（今改索圖）八八罕（今改巴巴罕）阿速吉八（今改阿奇布）左塔不台（今改左塔布台）塔失帖木兒（今改塔什特穆爾）也先捏（今改額森納）阿剌忒納失（今改喇特納錫哩）鐵木哥（今改特默格）朶朶（今改多木多）明理董阿（今改恭齊托噶）別不花（今改拜布哈）王不憐吉台（今改旺布琳吉特）脫別乃馬台（今改鼐瑪岱）蔑理吉䚟（今改默爾吉特）台（今改托博台）曲烈（今改奇拉）別鉄木兒（今改拜特穆爾）王禪（今改旺辰）松山（今改蘇克散）懷王圖卜特穆爾（即文宗）濶濶台（今改庫庫特齊）鐵木兒補化（今改特穆爾布哈）撒敦（今改薩敦）唐其勢（今改騰吉斯）濶不花（今改庫布哈）忽喇台（今改呼喇台）探馬赤（今改特默齊）馬扎兒（今改瑪扎爾）（爾台）自當（今改則丹）不花帖木兒（今改布哈特穆爾）囊加台（今改囊嘉台）寬徹（今改庫齊）瑚阿不剌（今改呼巴勒）奴兀倫（今改努倫）唐兀氏（今改唐古特氏）護都篤（今改呼圖克圖）胡土欽察台（今改奇徹台）阿兒思蘭海牙（今改阿爾薩蘭哈雅）阿榮（今改鄂允）鐵木兒脫（今改特穆爾托克）輦真乞剌思（西僧名今改年扎克）懿璘質班（明宗子今改額琳沁巴勒）禿堅（今改圖沁）伯忽（今改呼圖）阿禾（今改阿喇）乞住（今改奇珠）帖木爾不哈（今改特穆爾布哈）小雲失（今改碩裕錫）八不沙（今改巴布沙什）雲都思帖木兒（今改溫都斯特穆爾）脫脫木兒（今改托克托穆爾）只兒哈郎（今改濟爾噶朗）也的迷失脫迷（今改伊蘇特默）觀音

奴(今改鄂音努)　野里牙又作野里海牙(今改阿里雅)
馬兒(今改瑪爾)　阿剌忒納答剌(今改喇納)　香山(今改布沙)
捌思班(今改綽斯巴勒)　也速也不干(今改伊蘇伊伯根)　古納
答剌(今改古嚕喇持納)　阿魯渾撒里(今改鄂爾根薩里)　燕帖古
思(今改雅克特古思)　怯烈(今改克哷)　必剌都古象失(今改必喇都古)
玉珍達入的剌板的(今改太津達巴迪爾達第)　必剌忒
納失里沙津愛護持(今改布伊納實哩沙津阿固竹)　僧家奴
(今改僧嘉努)　扎牙篤(今改濟雅圖)　妥懽帖睦爾(順帝今改托歡特穆爾)
(穆爾)　邁來的(今改瑪里達)　阿魯渾帖木兒(今改阿里袞特穆爾)
伯牙吾(今改巴約特)　真哥(今改珍格)　普化(今改布哈)　泰
不花(今改台哈布哈)　伯牙吾台(今改巴約特)　丑的(今改綽台)
壹兀班(今改丹巴)　佛家閭(今改佛家閭)　捌斯監(今改綽斯)
汪家奴(今改旺嘉努)　沙剌班(今改錫喇巴勒)　燕者不
花(今改楊珠布哈)　世傑班(今改沙克巴勒)　月可察兒(今改伊克)
只兒瓦歹(今改珠爾)　月魯不花(今改阿嚕布哈)　也
里牙(今改阿里雅)　不答失里(今改布特達錫里)　月潤察兒
(今改伊克特穆爾)　巎巎(今改庫庫)　吾者野人(今改烏哲勒額森)　鐵木
兒達什(今改特穆爾達什)　別兒怯不花(今改博爾克布哈)　燕只
吉觧(今改延濟克台)　忽都不花(今改瑚圖克布哈)　朶爾直班
(今改多爾濟巴勒)　亦憐真班(今改額琳沁巴勒)　朶兒只班(今改多爾濟巴勒)
斡勒海壽(今改烏蘭海蘇)　哈麻(今改巴克什)　雪雪(今改蘇蘇)
脫忽思(今改托郭思)　拔實(今改巴克什)　伯帖木兒
(今改拜特穆爾)　偰哲篤(今改奇齊圖)　禿魯(今改圖嚕)　禿赤(今改圖齊)
達識帖木爾(今改達什特穆爾)　寬徹哥(今改琨徹格)　丑
閭(今改超爾)　禿堅不花(今改圖沁布哈)　徹里不花(今改齊里克布哈)
兀忽失(今改烏格什)　徹徹帖木兒(今改徹辰特穆爾)　密

爾麻(今改瑪爾默)　和譔(今改和諾克)　阿思蘭(今改阿思蘭)
察罕帖木兒(今改察罕特穆爾)　晃火帖木兒(今改鴻和爾特穆爾)
完者帖木兒(今改旺扎勒特穆爾)　和尚(今改霍尚)　阿里渾察
(今改阿里袞察爾)　普化(今改布哈)　泰不華(今改台布哈)　伯牙吾
台(今改巴約特)　丑的(今改綽台)　慶童(今改慶圖)　黨兀班(今改丹巴)
佛家閭(今改佛嘉律)　完者不花(今改旺扎勒布哈)　寬徹
普化(今改寬徹布哈)　愛猷識理達臘(今改阿裕錫哩達喇即順帝太子)
汝中柏(今改汝中巴勒)　悟良哈台(今改烏蘭哈達)　褚不花
(今改楚布哈)　班格(今改巴格)　不蘭奚(今改布蘭奚)　紐的該
(今改努都爾格)　完者都(今改旺扎勒圖)　答理麻失里(今改達哩瑪實哩)
胡伯顏(今改瑚巴延)　帖木補花(今改特穆爾布哈)　兀都
蠻(今改烏都滿)　達國珍(今改達克津)　伯顏(今改巴延)　普顏不
花(今改布延布哈)　竹貞(今改珠占)　壽童(今改碩通)　哈剌魯(今改哈喇嚕)
(魯特)　燕赤不花(今改伊齊布哈)　朶列(今改都哷)　崔完者
(紇)　帖木兒(今改特穆爾)　石抹宜孫(今改錫默伊遜)　迪列(今改迪哷)
厚孫(今改和遜)　补不花(今改布木布哈)　伯顏不花
的斤(今改德克津)　大聖奴(今改達勝努)　也先忽都
(今改額森呼圖克)　擴廓帖木兒(今改庫庫特穆爾)　木兒古徹兀
(地名今改穆爾固楚)　塔思帖木兒(今改塔斯特穆爾)　馬合謀(今改瑪哈穆特)
貊高(今改摩該)　伯撒里(今改巴薩里)　老的沙(今改羅達錫)
也速(今改伊蘇)　答蘭帖木兒(今改達蘭特穆爾)　真保(今改珍布)
上都馬(今改瑪勒)　那海(今改諾海)　伯達兒(今改巴達爾)
八思兒(今改巴咱爾)　脫烈伯(今改托哷伯卜)　虎林赤
(今改和爾齊)　滿尚竇(今改瑪尚寶)　擁篤剌哈(今改溫都爾哈喇)
脫因帖木兒(今改托音特穆爾)　侯伯顏達世(今改侯巴延達什)
沙藍答兒(今改錫喇勒達爾)　神保(今改坤寶)　朶耳麻(今改多爾瑪)

迭里彌實(今改德爾密什)阿里袞(察罕帖木兒之父)也兒
結尼(今改額爾吉訥)黑厮(今改赫色)迭兒必失(今改德爾畢什)
朴賽因不花(今改富森賽音布哈)滿川(今改穆辰)阿兒温沙
(今改阿爾烏遜)卜顔帖木兒(今改布延特穆爾)牙罕沙(今改揚沙)
伽璘真(西僧名今改結琳沁)禿魯帖木兒(今改圖嚕特穆爾)演揲
兒(今改延徽爾褻之處)倚納(淫褻事猶伴今改伊納克)皆即兀該(言事事無
碍也今改濟齊烏格衣)哈喇答(今改哈喇台)加巴刺般(樂器今改噶巴拉薩
巴)報恩奴(今改報恩努)大幹耳朶(謂大家產也今改大鄂爾多)
洪丑驢(今改洪綽爾)哈刺章(今改哈喇彰)桑哥失里
(今改桑圖錫里)答失八都魯(今改達什巴圖嚕)火赤温(今改和齊袞)
絆住馬(今改珠爾瑪克)陳也先(今改陳額森)蠻子海
牙(今改滿濟哈雅)劉哈喇不花(今改劉哈喇布哈)雪雪(今改蘇蘇)
慶生(今改慶實)蓋里伯(今改噶爾布)韓扎兒(今改哈扎爾)
沙不丁(今改沙布迪里)上都罕(今改沙達哈)阿魯渾
河(今改鄂爾坤河)哈喇河(今改哈喇河皆黄河源)別篤山(今改巴圖山)
長加奴(今改昌嘉努)何瑣南普(今改和索諾木濟布)卜納
刺(今改伯納特)喃加巴藏卜(今改納木扎勒巴勒藏布)南哥思
丹八亦監藏(今改納木喀丹巴嘉木燦)脫古思帖木兒(元帝子)
孫(今改特古斯特穆爾)俄力思(今改鄂勒蘇)巴者(今改拜齊)伯顔
子中(今改巴延子中)脫火赤(今改托和齊)愛足(今改按珠)忽
都帖木兒(今改瑚圖克特穆爾)亦憐真(今改額琳沁)達里麻
(今改達爾瑪)達的(今改托迪)乃刺吾(今改鼐喇烏)劉探烏
赤(今改劉特默齊)一禿河(今改伊圖河)地保努(今改迪保努元順帝之曾孫)
天保奴(今改添保努)也速迭兒(今改伊蘇岱爾)咬住
(今改耀珠)坤帖木兒(今改琨特穆爾)鬼力赤(今改郭勒齊)兀
良哈(今改烏梁海)迤都山(今改伊都山)徹徹兒山(今改察察

爾山)索林帖木兒(今改布琳特穆爾)買的里八剌(今改邁迪
(元順帝孫順帝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哈禿兀(今改哈拉固)火真(蒙古人系樂中番將)
安克帖木兒(哈密王今改恩克特穆爾)脫列干(韃靼人今改圖哩噶根)阿
魯台(今改阿嚕台)察罕道魯花(今改察罕達嚕噶)瓦剌灰
(迤北降人今改鄂爾和)哈里麻(西僧名封爲大寶法王)瓦剌(蒙古部落今改衛拉特)
馬哈木(今改瑪哈穆特)把禿孛羅(今改巴圖博囉)煖苔
失(今改諾音什)本雅失里(今改布尼雅錫哩本元裔)別失八里
(地名今改巴什伯里)兔力帖木兒(哈密王今改推勒特穆爾)婁達袞(涼州番酋)
(今改老的沙)答里巴(衛拉特酋今改答爾巴)忽蘭忽失温(衛拉特地
名今改和拉和錫袞)康哈里孩(地名今作剛哈拉海)屈律兒河(在漠北額境內今改啓
拉爾河)也先土干(蒙古人今改額森托干)答蘭訥木兒(地名今改達蘭納穆
爾河)濶濶納浯兒(今改庫庫淖爾)毋納山(今改穆納山)
阿卜只俺(今改鄂博濟延)托都不花(元後今改托古托布哈阿魯台所殺)
也先(今改額森)喃哥(今改納格)困即來(今改琨濟賚)完
者脫歡(今改鄂勒哲托歡)皮兒馬(今改不勒瑪尼)黑麻(今改哈瑪爾)
乞兒蠻(今改奇里瑪)革于帖木兒(今改格根特穆爾)孛
來(韃靼部人今改博喇)麻兒可兒(今改穆爾格爾號小王子)毛里孩(今改瑪拉
嚕)孛汗(今改博罕)烏林台巴鞑(今改烏林台巴丹爲韃靼之始)
答寶巴(番僧今改扎實巴勒)答巴堅參(亦番僧今改扎巴勒堅木燦)卜列
革(今改布拉噶)把塔木兒(今改巴圖穆爾)罕慎(今改哈沁)阿
力(今改阿里)速禮(今改蘇勒坦)牙蘭(今改伊蘭)乜力(今改默勒克)
脫羅干(今改托羅罕)亦思馬因(今改伊斯瑪音)辛愛(諳達子今
改錫林阿)桃松泰(錫林阿之妾今改托斯齊)吉能(即濟農本套中王號今作吉囊吉能今仍
改濟農)老把都(今改巴圖爾)土蠻(今改圖們小王子後)把都
兒(今改巴圖爾)通罕(今改托罕)
隆慶初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屢入

寇乃以王崇古總督三邊

把漢那吉諳達孫今改巴噶奈濟　一克哈屯諳達妻今改伊克哈敦

襖兒都司今改鄂爾多斯蓋郎今鄂爾多斯地　昆都力吟卽老把都本諳達弟

朶顏長禿今改朶顏察克圖　董狐狸今改董呼哩　長昂今改長安

張其哈剌今改章齊喀喇　切盡台吉今改徹辰台吉　黑

石灰今改哈斯坦　委今改章徹　煖土今改諾木圖　拱土今改蘇圖

卜言台周今改布延台珠爾　把速亥今改蘇巴爾噶　炒花今改綽哈